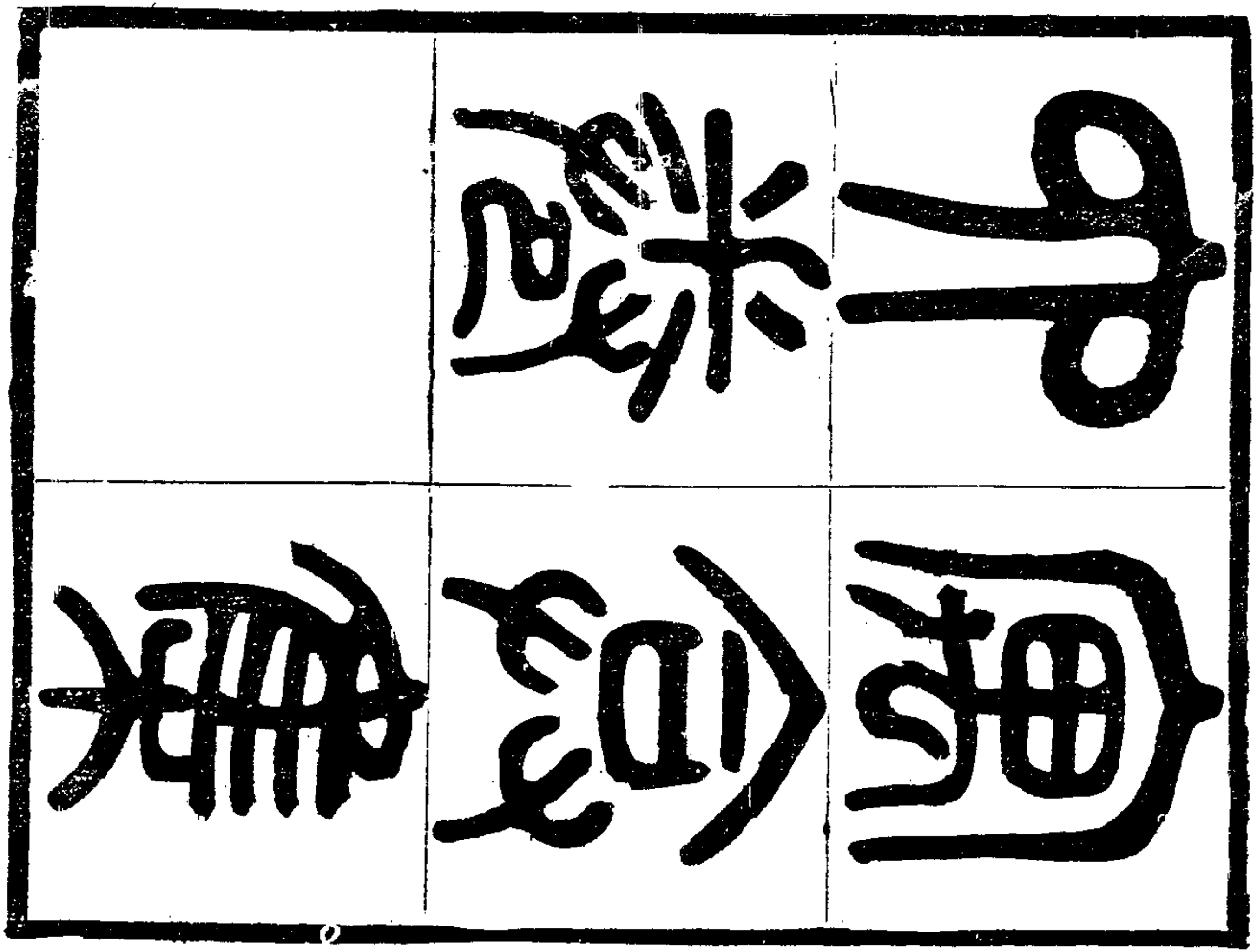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三四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金元

寓庵集八卷……元　李　庭撰　藕　香　一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六十卷……元　虞　集撰　古棠書屋　五一
詩集八卷……五三
文集四十四卷……一三四
詩遺稿八卷……五八七
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附考異一卷……元　吳　萊撰　民　胡宗楙考異　續金華　六五九



寓庵集卷一

元 李庭 撰

五言古詩

送姚德寬大使還解

維昔金運衰四海兵浩浩眞人起朔方氛祲付一掃姚侯幷門秀風雲見幾早因時正鹽筴爲國佐征討雍容佩金節積功滿十考一心了無諍萬事但稱好著身豺虎羣竟以明哲保傳家有佳兒拂衣遽高蹈功成名復遂身退乃天道白雲既無拘青山可娛老何須訪羨門方寸卽蓬島

題扈正之愚軒

賈誼逐以才晁錯死以智才智豈不佳反爲身之累甯武智而愚誰能企高致顏子歎而愚卒爲傳道器扈君曠達士老練世閒事驚禽屢傷弓畏醫三折臂結廬曲江上庭宇幽且邃牓其軒曰愚蓋以愚自戲外愚中不愚顏甯無以異奴耕與婢織生理足自備淸風一枕眠明月三杯醉倣扉祿萬鍾浮雲馬千駟冥冥天際鴻仰觀令人愧

古詩二十一首

涉渚采春蘭蘭生不盈握我欲持贈君路遠安可託昔者承君恩良厚不爲薄今君在萬里音書兩冥寞我憂君不知我意君不察蘭葉何靑靑馨香隨風發安得入君懷爲君解煩結悠悠終莫致脈脈心不絕

髮衰日已白形衰日已槁誰能于形髮閒不隨形髮老浮雲日夕變靑山依舊好此理非智求不在讀書早欲看杜陵花須上長安道

娟娟圓月明照見我心懷明月豈不美我懷自不佳黃河決金隄東南流入淮誰令州與縣化爲狼與豺人命賤如土委棄不得埋憂來望中宵北斗當空排檣槍不可視默默下西階

農家初闢地日夕把犁鋤荆棘總芟刈新苗漸成區勤勞不自怠瘠土爲膏腴憎彼後來人不念前人劬耕耘付童稚倉廩隨時虛遂令禾黍場化爲榛與蕪昔以一人耕成此百畝居如何有百畝不能養其軀牛犢辭故舍華屋爲丘墟牧豎不忍視落日空躊躇

蘆葉何挺挺稻葉何垂垂至寶不外眩高才恆自卑鄙生白首狂甯子扣角悲胸中有所負何必常人知念彼輕薄兒衣冠空陸離氣隨黃金盡皇皇竟何之古來觀人者不輕微賤時

早起坐東軒晨風吹我衣初日出海上蒼涼無赫輝翳翳新木榮交交羣鳥飛禾黍蔽原野秋實已離離雖非己所植私欣雨暘時亂離得安處貧賤何足悲

上山行采薪下山行采蔚采薪易粟歸采蔚棄草間雖有君子心不如桃李顏方知出山賤不如長在山我欲遺所思路遠風雨寒嗟哉不能顧俯之淚汍瀾

道傍華表柱下有百年墓不知何代孫伐賣墳前樹樹尙可忍畏官留禁步棄地與他人遺骸一朝露薄葬古所敦雖貧反能固

堂前兩株樹朱夏結層陰相看坐終日愛此歲寒心故人離亂閒寄我孤桐琴不辭涉遠道以我爲知音登山覺山高汲井知井深不經洪鑪然不識眞黃金丈夫同患難方知尺與尋傷彼市廛人瀺灂安足湛

荷花未出水荷葉已田田何不飄流去中有藕絲牽荷葉牽藕絲欲去不得去客子萬里行棲遲在中路豈無田與廬豈無親與故丈夫旣出門雖親弗能顧去爲人

所憐歸爲人所幕安能隨燕雀低飛度朝暮

嫋嫋秋風起摵摵庭樹鳴浮雲有涼意白日向西行路有羈旅人自言久徂征去年役交河今年戍彭城上功在幕府官職未分明長鎗不得用黃金有餘榮荆棘被原野流水不復清無官亦歸去天下何時平

遊子念故里日夕心懸懸微軀不自保遠道何當旋援琴欲撫之一一撫兩絕絃蒼天一何高海水一何深山高與水深不如游子心安得雙羽翰歸飛投故林

婉婉良家子娟娟好顏色芳年不自愛誤爲鄰里識一朝入漢宮引過長秋側雖然不得憐名在宮人籍已矣復何言芳菲從此畢

蘼蕪生水濱綠葉何委蛇閒以蘭與芷被彼清江湄清江起洪流化爲濁水泥憔悴勿復道飄零渺難期所願蘼蕪草微根當自持

浩浩天地間二氣相推移流行不暫息主物迺其宜天地不生物用此將安施斯人七尺軀不與衆物齊聰明百骸具豈但食與衣晨興暨夕息嘆然當自持

被髮睎朝陽棲遲陟行路春風吹百草歲月忽已暮客從海上來潔白如秋露吹笙鶴(玄)鶴縹渺雲中度教我服華池令我顏色固

童子十二三汲水西澗阿水深不可汲臼石生清波俯首濯雙足既行亦既歌上山采紫芝下山牽綠蘿手持一尺筆捷若猿猱過恐是黃初平驅羊下前坡我欲往詢之奈此頑劣何

幽幽山中寺釋子二三人晨興擊鐘鼓諠諠誦靈文齋罷各分散寂然無所聞或坐長松閒或行清澗濱采花獻佛前不喜亦不嗔山頭日未出有客來扣門自云西州士牧牛三十春問之無可言長歌下青雲

晨起坐西齋羣峯淨如寫初暘上其顛白雲在其下復有丹碧林闌斑綴原野微風披拂之庭戶亦瀟灑優游得清翫顧我何如者夢幻既非眞榮枯諒成假諸緣隨所遇悠悠往蘭若

亭亭長松樹白雲護其顛飛鳥不敢下茯苓已千年蒼鼠從何來便捷不可言倏忽在其後倏忽在其前睢盱利指爪枝葉無由全念彼歲寒姿受此微物牽驅之不得去撫之徒自憐

丞相出午門大夫已來迎兄弟同一家無相猶以爭豈曰無他人雖賢不如親晨出與暮歸以保我弟昆

送唐括萬戶出西門

淵淵伐征鼓煌煌過丈旗將軍乘大馬劒戟行相隨吉日既就道輜重同時移送者念嘯昔行人傷別離丈夫次戎旅私情何足悲勳名在多故斬伐勿愆期不驕亦不懼庶以慰我憂慮思身輕君命

不歉堂堂乃王師勵子英妙年慰我憂慮思身輕君命重行矣無遲遲

(玄)妙觀設醮贈王眞人

散花寥陽殿琅琅振瑤音雲璈閒笙磬香煙結層陰帝眞馭華軒鸞鶴下來臨三元慶嘉會五老書丹忱秉誠宣妙範流津滌中襟耀靈昭景貺信禮稽首欽

寄中峰兩道者

中峰兩道者落髮山中住不知今幾年忘卻來時路夜靜星斗寒獨坐長松樹欲往從之遊冥冥隔煙霧

玉淵

霍山冠河東帝遣鎭茲土其下有濫泉浩浩自太古長渠注町畦平地散膏乳熙熙兩縣民比屋飽秔稌傳巖久寂寞誰解作霖雨藉此無盡波紓爾旱歲苦飛亭嗽洪源碧色浮棟宇昔人題玉淵無乃見其麤我將易新

名濟物功可取榜爲永賴泉萬世配神禹此玉灘在洞東

七言古詩

送麻君信之歸河東

蔑貍九苞鳳璀璨五色麟由來瑞物應圖牒千古一出驚時人河山蘊蓄英秀氣端爲王國生奇珍惜哉命不與時偶悠悠白首埋風塵愛君一何深識君恨不早東風二月汾水頭一見襟懷卽傾倒竭來平陽城得酒卽相覮亭亭玉樹倚蘭葭自愧才華非匹敵一朝送我還故鄉慨然相贈雲錦章到今六七年篋笥蘭蓀香不意春來重會面一罇未盡還相餞秋鴻社燕兩恩恩別恨蒼茫滿秦甸乾坤亘網方彌路黃鵠高飛莫回顧煙霞從昔少人爭太華中條有佳處長安倦客亦思歸屈指秋風定拂衣一曲紫芝千古意與君分采兩山薇

上馬行

有馬有馬黃金羈公莫上馬公莫疑鸞翔虎躍日月動掣電驚雷神鬼奇人間靈物洞恍惚朝刷扶桑莫咸池只愁控御失其道古人已逝能者誰豈無王良與造父側立審視求其宜紛紛少年勤遠略便欲赤手驂蛟螭攀鞍執策不自料衆人從吏來相催翩然上馬悔莫及千里萬里無還期黃河流水不可度太行積雪安能馳疾驅前途荆棘暗卻反故步煙塵迷徒御不來天欲暮茫茫四顧斯何時公莫上馬公且來山中酒熟山花垂長衫大帽風日好輕鞋短杖春遲遲童子雖嫌行步緩老夫未覺精神疲流水悠悠川上過白雲漾漾天邊移欲往卽往歸卽歸有馬有馬他人騎

跋支道林馬圖

衲僧愛馬疑千載好事相傳入圖畫一場譏評去幾時休到底無人爲開解道人心鏡湛虛明照物何曾有留礙等閒觀色似觀空不離前塵得三昧養生還自解牛悟全德或因畜雞解我今說破老師心從此披圖莫生怪

題商山四皓圖

出商顏定漢儲高名千古與山俱書生白首成何事枉著狂言秘畫圖

效鮑參軍體

蛛絲結網綠綺琴謂是絃絕無知音美人今朝拂拭去金徽玉軫動人心上絃別鶴下離驚翠房便娟春日閒

青絲白馬何當還

謝商參政惠銅雀瓦硯

左山相公清且廉惟餘好古心無饜家藏奇硯不知數馬肝鳳咮盈箱匱建安鄴瓦年最遠愛惜不啻黃金兼長鬚持贈慰衰朽以貴下賤何其謙一朝奇寶墮掌握

坐覺光彩生窮簷既不能草賦擬三都頓使洛陽紙價添又不能作碑福先寺要令一字酬三縑庸虛何以當此贈赧然愧汗衣空沾聊書鄙語報勤厚博公一笑爲

遊廣勝寺東巖

年來百念如寒灰老眼慵向時人開猶有愛山緣未斷芒鞋信步東巖隈東巖幽勝甲晉境寒藤枯木生蒼苔誰鑿雲根泄海眼驚波深瀉如奔雷衲僧具眼覷天奥作亭闢爾臨淵洄亭中空洞納萬象收奇攬秀無遺材倚欄清坐洗塵念灑然氷雪涵靈臺上方一目盡千里勞筋未暇窮崔嵬百年名刹燼一炬可憐金碧成蒿萊世閒興廢豈足道會看穹壤論三災短生乘化不暫駐須臾變化隨風埃心知所慿皆夢境題詩漫識吾會來下山一笑便陳迹但見白塔蒼煙堆

送孟待制駕之
渥洼龍媒天馬子噉地一日能千里月中折得最高枝
回首銅駝荆棘裏學館淹留三十年白髮青衫誰料理
否極而泰乃固然一夕天書墮窗几掃盡塵氛日月開
金鑾玉署須英才萬言倚馬可立辦當使號令驅風雷
長楊羽獵未要作丹扆箴規固不惡丈夫致主必唐虞
太平勳業看眞儒

題古幽龍窩圖
古木陰森山突兀下有千尋老蛟窟養成頭角儘崢嶸
未得雲風且盤屈蝦躍蠏跳相靳侮鼻息如雷正鼾齁
一聲霹靂飛上天普灑甘霖蘇萬物
曠達如君今亦少窗明几靜無一事三幅黃紬擁清曉
息軒
黃塵滾滾平陽道去馬來牛幾時了小軒高枕謝勞生

身如古廟瓦鑪閒性似碧潭霜月皎息之一字亦安用
萬法本空人自擾都將此理付無言簷外秋風搖碧篠

題劉光甫河山形勝圖
大河之源出崑崙伏流地中其水渾一曲一直九千里
遠歷西域來中原龍門千古仰聖作兩山宛然疏鑿痕
客舟萬艘付萬死蛟龍慘淡愁飛魂蒲關鐵牛駕長虹
牛力不支一已奔東經茅津勢逾壯激石射岸雲濤翻
首陽太華遙相望陝郊蒲坂俱名藩古來秦晉二大國
恃此天險傳世婚三門河面天上落底柱屹立迎朝暾
有如咸池濯日後梁公儼然烈言言客從西來慣登陟
艱難萬狀難具論忽開橫軸坐見此破墨者誰留東軒
國子先生不憚煩按圖尚惜遺孟門豈知河東有雄觀
天橋落落居上垣河流拍岸政湍猛漸如蝕月鉤許存
狂瀾俯首就束縛雖百雲夢以氣吞有時水底雷電擊

獨遊清窟
溪水無聲巖樹碧古苔滿地花狼藉我來蕭散淡無營
獨立看雲倚蒼石嗒然物我兩俱忘宛然枯蝸黏壞壁
一聲鴂鳥喚人歸隱隱殘陽下山脊

楊妃菊
漁陽鐵馬嘶函谷夜半青騾催幸蜀可憐倉卒馬嵬傍
三尺生綃縊紅玉沈香花蔕變荆杞燐走螢飛鬼哭
妖魂一去復誰招脈脈餘妍託秋菊生前豔治惑君王
後身精靈鍾草木長生私語香難憑萬古東籬怨幽獨
瑤肌被酒暈仍在粉頰生香睡初足晚來涼吹動纖枝
猶舞霓裳舊時曲當年傾國與傾城尤物移人詎爲福
至今嘉蔫擅虛名徒使癡兒生愛慾秦川野叟妄習盡
老眼看花如隔穀拔毫未暇賦閒情且對南山吸醹醁
答邊巨源

蹇子平生酷愛閒雅思臥雲對青山天公慊慵故相惱
長使奔走塵埃閒塵埃蔽目世路險左機右穽行艮艱
長蛇磨牙蠆搖尾同人鬼域潛榛菅舍沙射影期必中
巧若羿彀無虛彎閉門久厭童稚詬如帶桎梏四重圍
中宵好夢落林戴扁舟弄月清溪灣何時煙蘿一茆屋
烹煮芝朮扶尪羸登危躡險筋力健追逐猨狖窮躋攀
振衣長嘯萬峰頂攄攄聚蟻悲人寰不然懷書叩閽閶
薦引正直誅邪姦滌瑕蕩穢布新令坐使萬姓開愁顏
惜哉兩事俱未遂向來緣鬢今華斑因君問我寫伊鬱
臨紙老淚空潺潺

題戴嵩牧牛圖

儂兒生長清溪曲雨笠煙蓑一生足春風綠草滿汀洲
千角吳牛隨意牧牧牛去來牧牛去往來慣蹋溪頭路
溪深牛背穩於舟手掉荊鞭渾不懼畫師畫汝豈無情

羨汝安閒得此生讀書覓官祇自苦畢竟無憂不如汝

又

諸君同賦戴嵩牛牛圖效顰闕體
東皐雨足沙草肥爾牛來思朝露晞或訛或鳴恣所適
愛犢自是全天機阿童牛背吹橫竹聲入秋風斷還續
憑誰采取笛中曲留與詩人歌考牧

甲李彥成二首

聖人立論誰能破善必降祥淫必禍先生高義衆所推
抱病一生長坎坷太虛誰握造物柄報施如斯無乃左
跖耆回天使人疑欲問篤蒼無路可賴公平日道力堅
洗滌萬緣惟寂坐心如古井自安閒身似空花儘開墮
適來適去總翛然壽夭窮通計那我慙俗學未有得
無恙頑皮强包裹不知旅枕寄邯鄲猶聳吟肩來飯顆
恭然疲彼幾時休安得如公脫纏鎖一杯濁酒酹東風
我甲公耶公甲我

天蒼蒼地茫茫紛綸人物滿八荒此身蕞爾寓尋尺何
啻一粒在太倉烏飛烏飛兔趯趯暮往朝來無暫歇百
年倏爾寄須臾何似劍頭吹一吷富貴榮華都幾時九
原冢墓空纍纍了知生死皆夢幻來何足喜去何悲近
世誰人明此理河東通儒李夫子平生道學造精微眞
得南華骨中髓我初踵門來見公一談便契將無同公
今乘化返眞宅顧我猶在勞生中佳城鬱鬱荒山底一
首挽詩聊爾攄蓬不必問觸髏我信先生未嘗死

題窮戚扣角圖

星河耿耿天氣涼短衣飯牛哀歌長扣角一聲激清商
永懷堯日依末光嘗聞巢父逢堯讓洗耳河邊掉歸鞚
東皐雨足草連雲且與浩歌牛背上

贈李濟夫

結交貴以心相識不在面平生求友徧四方惟子始終

無少變世閒英俊達機權順世趨時若丸轉朝爲管鮑
暮仇讎僅與市人爭一綫天乾地涸兩窮鱗吐沫相濡
定何戀乃知道義未全泯耿耿交情久方見十年晉陽
城閣盡輕肥兒賞音一奠足紛紛徒爾爲何以持贈君
千載青松枝願君保貞心勿逐時世移

贈王壽之

髣兄少日人中豪文章談論天姿高讀書萬卷更讀律
掉頭不肯爲蕭曹一行挾策作舉子紛紛憂患如牛毛
晚年欲學柳下惠屈身小職甘啣糟我謂髣兄君勿恥
向日都非今日是早知刀筆勝儒冠不向寒山翻故紙
文班揚馬行顏閔餓死蒿萊竟誰問一編堪有黃金腰有印
韓邦傑清音亭

青山四合如圖屏下有百折流泉鳴泉鳴非宮亦非徵

中含太古之遺聲今人好今不好古北地久曠無人勸農使者有高趣居官不爲官所撓游心雅在塵垢外茅亭巧構臨寒泓空山夜寂秋月明耳邊淙淙復琤琤初疑庖犧五十絃之瑟又類女媧十三簧之笙絲耶竹耶自然之雅曲不待五音六律足以移人情伯牙已矣不復生水仙一操空留名爾後惟有漫郎得此意南碉水樂千載無虧成九原英靈如可作相邀徑上清音亭一

薦士 爲希雒作

崑崙駭浪從天下魚躍龍門爭變化誰令鯫鄙作威福無翼黃金飛半夜豈知林藪有佳士偃蹇捋煙柔高價竹花不實鵷飢死腐鼠區區謾勞嚇賢有墨輒誰磨撫劍悲歌駭鄰舍擬欲排雲叫帝閽守關虎豹令人怕

知君學道深履踐淳德今爲二程亞素衣不染洛陽塵凜凜高標齊太華優游諷議大官側餘論齒牙當一借異時安石起東山鄙夫敬爲蒼生謝

長安城堅鐵不如女牆隱隱淩空虛萬夫運土千夫築朝完暮缺民勤劬詰朝魯箭飛輕羽半夜貔貅散風雨自焚一炬更可憐不見重樓見焦土百年人事等閒休殘日荒煙動客愁壚中春水年年綠時有漁郎擲釣鉤

雪谷早行圖爲鄧彥清賦

鄧君北來自汾水遠寄故人書一紙手持雪谷早行圖邀我題詩借褒美我初少年酷愛山夢裏見山心亦喜有時杖屨遊山閒路轉峰回興無已一朝四海風塵昏拋擲田園竄荊杞窮冬蹋雪過南山玉樹瓊林一千里蹇驢破帽畫圖中忍凍吟詩欲死天教漏網盡餘齡

寓庵集卷二

五言律詩

過白嶺華嚴寺

按行來北嶺弭節過茲山野寺斜陽裏鐘樓古樹閒入門流水細獨坐老僧還共倚闌干望翻憐白鳥閒

七言律詩

送徐子方郎中

劍外方屯十萬師運籌帷幄要英奇人材惟有徐孺子士論共推劉穆之雲棧路危休叱馭錦江花好賸留詩廟堂正闕經綸手旦夕除書下玉墀

送鮑郎中

干戈一息指南陬正是男兒報國秋趨走蘭墀雖密邇笑談油幕也風流霜嚴岘嶺朝揮策月冷巴江夜泊舟要使功名休鼎彝勒銘不朽在旂常

送金郎中

一杯濁酒送君行莫聽陽關隴淚聲男子致身須富貴古人刻意只功名休辭蜀道登天險要使蠻方指日平奏凱還定在春前後竚看除書下九天

送徐郎中之蜀

獵獵霜風捲旆旌一鞭行色指巴川軍中正仰裴丞相幕下仍登魯仲連已辦運籌梟逆虜不妨橫槊賦新篇凱還定在春前後竚看除書下九天

送楊郎中

西漢儒宗揚子雲遙遙華胄豈無人舊書不得玄文力簽仕還居要路津已播仁風安四郡更施膏澤灑三秦閭閻疾苦君應悉細草封章達紫宸

送李子玉郎中之大理

聖代兵威暢海涯英才奉命殿南陲莫辭路徑穿豺虎要使功名鼎彝雨露行霑蠻境土人民初識漢旌旗捷音定逐春風至竚看除書下玉墀

寄省部郎中高柔克

萬里秋風一鴈飛如君才器正當時蕭曹事業眞遊戲孔孟門庭要護持疲馬敢思逢伯樂斷絃何幸得鍾期桑榆景迫身猶健異日須酬國士知

南斗妖氛須快掃早傳吉語到中州

送李郎中二首

傾蓋相逢甫隔年驪駒聲裏又離筵人生聚散眞無定世事翻騰亦可憐願我分無蘇子印贈君聊學繞朝鞭東州耆舊如相問爲說昏昏只醉眠

世路風波日益深權門嘗嗜老難任勞生笑我淹黃卷待士承君吐赤心五載感恩空有淚一詩餽贐愧無金翱翔臺省應非晚猶覬飛章起陸沈

送楊郎中

西漢儒宗揚子雲遙遙華胄豈無人舊書不得玄文力簽仕還居要路津已播仁風安四郡更施膏澤灑三秦閭閻疾苦君應悉細草封章達紫宸

送李子玉郎中之大理

聖代兵威暢海涯英才奉命殿南陲莫辭路徑穿豺虎要使功名鼎彝雨露行霑蠻境土人民初識漢旌旗捷音定逐春風至竚看除書下玉墀

寄省部郎中高柔克

萬里秋風一鴈飛如君才器正當時蕭曹事業眞遊戲孔孟門庭要護持疲馬敢思逢伯樂斷絃何幸得鍾期桑榆景迫身猶健異日須酬國士知

送徐郎中之蜀

獵獵霜風捲旆旌一鞭行色指巴川軍中正仰裴丞相幕下仍登魯仲連已辦運籌梟逆虜不妨橫槊賦新篇凱還定在春前後竚看除書下九天

送金郎中

一杯濁酒送君行莫聽陽關隴淚聲男子致身須富貴古人刻意只功名休辭蜀道登天險要使蠻方指日平奏凱還定在春前後竚看除書下九天

送鮑郎中

干戈一息指南陬正是男兒報國秋趨走蘭墀雖密邇笑談油幕也風流霜嚴岘嶺朝揮策月冷巴江夜泊舟要使功名休鼎彝勒銘不朽在旂常

長裾戀戀爭先祝領得春風早早迴
虎豹休憎上九天含香曾近御牀前暫勞憩下追風驟
一作安用人間使鬼錢自古郎官猶宰縣至今員外也
捉聲屯田歸期政把黃華酒便與經營到百船
送宣課粘合正卿北上二首
黃色眉間一點嘉北風驕馬歎龍沙春秋朝會新王命
文武衣冠舊世家綸綍自分卿月掌斗牛須問客星槎
歸期定在春前後一作鄉人恨尚著桃李重開錦上花
英才教育人皆樂獨愧睟然兩鬢絲樹映階除眞有子
門盈庭豈無師何時寶閤東開日政值征車北上時
記取仲宣遙望處未歸頻讀送行詩以正聯新詩教子故有是作
送石子璋北上
滄海橫流不見邊徒杠石倒賴藤纏何人解補中原道
老馬重過敕勒川河朔嘗音依舊好趙州詩句斬新鐫

東垣儘有磨崖在更看繩橋第二篇
送李德新北上
不躡槐華二十年靜中卻遂讀書緣共知驥伏須千里
誰料鵬搏又一天有詔特超毛義檄更寒休計廣文氈
此行要試經綸手好整巍冠入講筵
送張耀卿北上
旌旆走徧太行東晚得嘉賓自幕中莫比草茅參國論
已從槐鼎補天工四時憩嶺書牛雪六月松林解慍風
久識天孫機上石更休擎下斗牛宮
寄郝紹先外郎
天眷西平雨露偏賓僚妙選必英賢關中政仰蕭丞相
幕下仍登魯仲連一硯寒冰晨草檄滿樓明月夜簪邊
快須努力平遊寇青史功名屬少年
送劉謙外郎
少年錦帶佩吳鉤乍別庭闈作遠遊疋馬飄零天一角
歸心搖蕩月三秋綵衣行遂㊫親喜白酒聊忘去國憂
明日關河邈千里爲君重倚仲宣樓

神英劍李玉文
利器來從闕國西澄波三尺白差差見韓詩埋花荒徼餘
千載假手英材此一時持報私讎非烈士削平大難卽
男兒莫教化作蛟龍去要看成功刻鼎彝
神毅劍楊子眞出舊作劉緝差殺門客潛鈸聲中兩鬢絲
紫電青萍未易求天教神物耀中州匣藏惟恐寒蛟吼
壁挂常令老魅愁高義幾人知季札孤忠千古只朱游
贈君勳業超前輩穩占滄煙最上頭
送宋大使
四海疲民未息肩九重聖主正思賢風雲適遇千齡會
鸞鶴高飛萬里天顧我尙淹原憲巷羨君先著祖生鞭

皂囊亟上安邊策咫尺除書隕日邊
弔平陽崔敎授
三絕韋編老不休力窮聖學造深幽胸中拍塞書千卷
身後淒涼土一邱生也有涯能幾許斃而得正復何求
素車迢遞無由到灑淚題詩寄舊遊
弔郭器之二首
丁年聲價動文闈白首無成坐數奇筆掃千軍空自負
學傳三篋竟何施黃壚樽俎驚前夢繡嶺風煙阻後期
顧我平生心似鐵數行老淚爲君垂
獨騎瘦馬逐公侯誰念文園久倦遊百指前熬眞若海
一官落拓亦何樓塵封錦瑟因緣斷骨掩黃泉意氣休

可憐無位到公卿清風爽氣還靈岳膽馥殘膏丐後生
誰制囊金刻遺稾坐令千載見高名
弔陳季潮

妙齡豪邁氣衝天萬里亭衢祖逖鞭疋馬從軍纔幾日
大招挂壁已三年一場旅夢邯鄲枕四海詩名跡笑泉
八極神遊復何恨不須灑淚弔新阡
弔王君寶

桂折蘭摧不待年道邊空歎直如絃一朝寵命來天上
千古佳城隧馬前無復賓朋過故里唯餘狐兎走新阡
練裙嘱逕孤兒血誰草長書爲鴈箋
弔郭好問郎中

萬斛鹹鹺隱禍胎梟羊肉飽玉鱗摧捨生取義雖傷勇
觀過知仁亦可哀白骨銜冤無處訴蒼天有眼幾時開
英賢取監元非遠覆轍應須戒後來
送焦僉事赴闕

軺車遠自日邊來金節煌煌佐外臺威懾豺狼應膽破
歡生田里覺春迴三年已展澄清志萬乘當門要護持
比到皇州花正發除書宜對綺筵開
送趙都事

玉音一旦落彤墀正直聲名草木知素抱梁邊匡國志
適逢堯舜渴賢時榛荆薇路須芟刈蘭蕙當門要護持
九萬鵬程從此始一飛端擬到天池
送焦僉事赴闕

軺車遠自日邊來金節煌煌佐外臺威懾豺狼應膽破
歡生田里覺春迴三年已展澄清志萬乘當門要護持
比到皇州花正發除書宜對綺筵開
題同氏孝友堂

堂上逍遙白髮親堂前兄弟綵衣新一杯椒酒有眞樂
終日壎篪皆好春名教既無慚孔孟家聲端合繼荀陳
殘年企慕心猶在早晚營錢去買鄰
遇仙橋

湛湛溪流浸古苔仙眞相遇此徘徊一瓢玉液逡巡就
七朵金蓮次第開雲海難尋歸去路乾坤惟有劫餘灰
只應華表千年鶴會爲家山一再來
海東青

朝對天東暮海西握拳一夕不沾泥眼涵秋水凌霜鶻
衣染春風壓錦雞飛騎有門臨水放頭鵝無路與雲齊
長楊掌上精神在未信而今首便低
劉彥朴索月旦評詩

亂後人才久混并誰能著眼向高明汝南莫詫先賢傳

陝右重新月旦評妍醜固難逃水鑑重輕終不離權衡
御防暗裏曹瞞至世上姦雄要指名
挽唐鑑
憐予攬轡過鎮陽嗟予已罷紫薇郎秋闈舊入參軍夢（秦和乙丑未試前有鄉公者夢唐與予歲解既而果然）老境重升遼者堂（同寓文廟故也）每論五行求子母忽驚一病到膏肓時危留得山濤在定保孤兒不負康
挽吳德明（公太原石州人承安初中乙科崇慶末始登郭隗臺三戰不支逢虎怒遥憶兩樞春夢斷英靈須到石州來（一作全節卻從天村與非風不放鶯）
憐君薄命重君才老腳初午春捐館克不曾還家）
曹京父清暉亭
牆下溪流屋上山高亭穩著茂林閒波光雲影相搖蕩
谷鳥沙禽互往還已拚千金待賓友更分餘粟濟惸鰥
人中曠達如君少鄙吝聞風亦厚顏
送太原鹽使徐進之
鶺鴒初登北路徐王言裘美拜新除萬家自溢牢盆利
一府行空訟斷書富媪孕靈眞不負潛臺舉善果何如
明年奏課魁天下畫錦煌煌耀里閭
卵瓶
鳳凰遺卵入青冥陶匠規模製此瓶夏蘭結成渾具體
秋瓜采得卽眞形佩壺愧我無才思調鼎知君有典刑
微物深慚瓊玖報願藏簏笥寶千齡
寄雷彥正監察
拂曉除書出漢宮德司新起柴辇公從來不負將軍腹
今日宜乘御史驄威霜豺狼應斂跡名喧臺閣自生風
赤心報國從茲始要使家聲繼乃翁

僦屋
三十年居北斗城有家無舍可憐生每慚燕子營巢穩
不及蝸牛載屋行一寸荒田無計得萬間廣廈幾時成
拂衣明月南山去高樹巢雲老太平
謝奧屯元帥就趙莊相訪
寂寞荒村客到稀山樵野牧共忘機忽驚天上黃金節
來訪田中白板扉豈特鄉閭增慕羨便疑林壑有光輝
他年父老談奇事親見元戎下布衣
寄竇子升學士
平水分襟四十年雲泥蹤跡渺相懸嗟予汨沒塵中老
羨子逍遥物外仙聚首莫諧今日願論心更結後生緣
三千里外無媒客北望題詩一泫然
上簽省相公二首
先世陰功被萬民天教繼踵出名臣胸中兵甲元無敵
筆底龍蛇信有神已把清名留四蜀又驅和氣入三秦
金貂七葉從今始掌上驪珠已可人
虎攫龍拏得志秋世閒長物只儒流三更老雨盧仝屋
八月涼風季子裘到處送人爲太守幾時騎鶴上揚州
君侯有眼明於月誰謂隋珠是暗投
劍佩
劍佩揚揚入廟堂百年禮樂暗消亡惟應東海帆檣阻
遂使中原草樹荒九鼎不移周社稷兩都誰讀漢文章
青山綠水非前日滿眼清愁接渺茫
和姚尚書
蟻宮得意無多味蝸角追奔有底忙都把生涯付醽醁
莫將行止問穹蒼山頭雨過丹青遍花外風來錦繡香
嘯傲林邱聊自適不須尸祝擾庚桑
寄張尚書

憶昔長安拜下風相逢相別大恩恩雲泥頓覺九霄隔
魚鴈都無一信通幸已致身全富貴政宜垂手拔孤窮
坐令暖氣回寒谷盡在君侯咳唾中

清明有感

歲月如流老可驚此身更得幾清明吟詩對酒心雖在
問柳尋花計未成壁上人閒靈運屐牀頭深負景山鎗
不應俊鳥山林性終向樊籠過此生

阿房宮

六國平來志益驕擬將宮闕壓前朝力營肯恤秦民苦
勢欲還遵楚火燒月照荒城秋悄悄風摧落木曉蕭蕭
上陽三尺平生了長使人心憶帝堯

上張按察

地闢天開日月光政資耆德振臺綱威名久仰皋公子
直氣共推毛義方一夕清風生白簡千秋遺愛在甘棠

重疃於想調元手定逐春風入帝鄉

賀王按察以陝西都運使就改此職

丹詔飛來白日邊繡衣光彩照華筵平生素有澄清志
今日新操糾察權當路豺狼應掃迹得時鵷鷺正摩天

就中喜殺孤寒士從此依劉更幾年

贈鹿泉隱者

返哺烏啼滿樹風迴頭一夢大槐宮致身寵辱虧成外
得味清虛澹泊中泉上猶存千歲鹿山中復見五噫鴻
東華縱有香塵在留與他人蹋輭紅

閒世

時危尊賤豈由天忽上青雲忽九泉腰下恰懸蘇子印
民間已罷鄧家錢紛紛世變誰能料悄悄羈懷實可憐
歸向老妻愚子說寒廚糲飯伍吾年

劉彥朴贈紫竹杖

九節亭亭紫玉殷寄來新自漢中山適從處士提攜後
遠落詩人掌握閒雅稱穿花尋酒伴更宜和月叩禪關
龍冠草屨成三友林下相從伴我閒

送楊御史

霄漢雲收日月開澄清天下屬英才太平官府久不見
獨步中丞今始來

滁州草木氣蘇三日雨豺狼臆碎一聲雷繡衣快逐春風去趁飲朝堂輒腳杯

唐郭子儀事

冬夜不寐寄彥成二首

撥盡鑪灰覺夜長半庭殘月炯如霜枯腸政坐成茶祟
短夢無由達睡鄉不速自來詩易就欲收還去念難防
何時一擬襄陽老重叩南華學坐忘

半庭殘月晃疏櫺凝坐寒齋似冷蛸萬事悠悠一龕燈衰年漸與睡鄉隔妄念還依覺海澄
伴人岑寂一龕燈衰年漸與睡鄉隔妄念還依覺海澄
爲報山妻莫相誚塵勞勸供養在家僧

題談子文秀麓軒

舊日城南尺五天蒐裘於此卜終焉
隨分風煙了一塵朝霽得山秋更好晚涼臨水夏猶偏
籃輿直候招呼去人道淵明未若賢

題商山四皓圖

鹿冠蓬鬢傲金貂心與商顏夜月高正厭鮑魚腥玉醑
更堪人氣污金刀㊀纚既至皤然改羽翼才能惡此逃
回首巖花幾零落功名一笑付兒曹

渭水道中

鞭催瘦蹇蹋晴沙路人青林一徑斜聲嘯倚空千萬疊
黃茅映竹兩三家嘲嘲嘶嘶山禽語向白紅紅野草花
卻喜太平還有象叢祠春賽響琵琶

題董彥才易簀戒子納書後 并序

退菴先生長于僕數歲初以詞賦應進士舉同試長

安其後會于汝再會于平陽故熟知其爲人蓋疏通
周愼君子也正大開用宰相薦書補西臺掾一時聲
名藉甚士大夫咸以遠大期之惜乎遭值變故胸中
所蘊百不一施齎恨九原良可悲也然臨終方寸不
亂戒飭其子丁(甫)明了如此英靈之氣決不沈沒亦
足以驗平昔存養之功矣今夫圜冠方履讀聖人書
往往自謂能窮理盡性及一旦易簀之際鮮有不顚
倒迷錯者聞退巷之風能無愧乎因作詩以道其事
云

試手西臺便老成吏才儒術兩崢嶸千戈莫展平生蘊
山斗空留後世名一紙遺書彰絕筆千秋英骨閟佳城
誰言精爽從茲盡月挂天心夜夜明

送同周道之邠省外祖鶉野先生

孔孟云亡道不傳直從韓子到伊川闡揚聖學三千卷
振起醇風五百年正氣幾隨薄俗壞橫枝賴有外孫賢

篋中亟發凌雲草莫待雷霆取上天

寄宋文卿二首 時在梁吏田

堆鹽庭院夜深寒羅雀門牆晝掩關揚子素貧(玄)草在
馬卿多病酒杯閒衰年涉世猶糊口往事逢人已厚顏
明日登樓重回首五噫歌罷看西山

老思生入玉門(一作關)賦更哀於庾子山洛下衣冠蓬
轉裏梁王臺殿黍離閒鵬搏想快三千里驥伏(會)攀十
二閑魚雁不來空悵望滹沱冰合朔風寒

寄甯端甫

一別同年歲月深雲泥今日異升沈大鵬已展垂天翼
老馬空懷繫豆心繡被擁香君醉臥蓬窗聽雨我孤吟
救民自是吾儒事洗耳西風侯好音

寄孟玉澗

趙景温還燕以詩寄梁都運

北來南去幾征鴻十載燕山在眼中邂逅相逢三語掾
平安首問五噫公解貂賞酒誰家子擊筑行歌故國風
落日黃金臺下過也應無處說詩窮

寄毛顯卿

華髮蒼顏兩病翁長因杯酒鬬英雄愛君眞率如元亮
笑我疏狂似次公轉首暌違經歲久幾時談笑一樽同
昔人命駕輕千里咫尺長安在目中

寄從戒師李大年

窮居索莫少知音二老風流肯見尋妙藥時聞康子饋
醇醪屢荷遠公斟南來嗟我計尤拙北望思君情轉深
何日一尊重會面停杯細話別離心

舍(玄)殿

巨棟層簷切絳霞昔年宮殿阿婆家雲埋蒼海將頹日

淚溼黃臺幾摘瓜劫火併燒還快意妖魂如在悔窮奢
區區一賦誇雄麗千古令人笑李斐
咸陽懷古 臨齋老學叢談引此詩
連雉勢盡霸圖新兀兀宮牆壓渭濱指鹿只能欺二世
沐猴那解定三秦倚天樓觀餘焦土落日山河幾戰塵
今古悠悠同一轍不須作賦弔前人
過洛陽
恩多自斷殺身酬闇道隆中召武侯外禦豈期生內變
後圖猶擬雪前羞鼎湖龍去九霄遠雪窖鴈來雙鬢秋
慚愧詩人懷古意離離禾黍賦東周
長安者年圖二十二人到今零落殆盡惟予獨存感歎
之餘因題是詩
二十一人皆鬼錄此身獨在豈非天青錢不得龍頭選
白髮空逾亥首年樽俎笑談良已矣畫圖形像只依然

比方諸老如差勝盼得昇平在眼前
九日登咸㘝殿
萬疊南山翠作堆故宮登覽思悠哉清霜籬落黃花老
紅葉關河白鴈來弔古莫沾襟上淚愁須盡掌中杯
情知今日咸㘝殿壓倒當年戲馬臺
萬壽宮
傑閣雄樓映碧山藥畦蔬圃水潺潺軒藏修竹不知暑
鶴與孤雲相伴閒見說兵塵連海外豈期蓬島在人間
何時磨滅俗緣盡來向仙人問大還
寄徒單雲甫
山斗高名四十秋晚年始得上瀛洲胸中學問傳三篋
天下英豪放一頭定有謀猷酬帝眷肯將藻繪混時流
草茅亦抱陳忠志老病無階接儁遊
別後寄平陽諸公四首

識字雖多不救飢遑遑此去欲何之季鷹自合歸來早
初予猶慙隱去遲胞管繁絃休人夢矮梅高竹政宜詩
布帆無恙行人健預報故山猿鶴知
臨岐草草具杯盤綠酒雖傾慘不歡歲久始知交契重
老來更覺別離難煙迷晚樹人初遠路入春蕪眼漸寬
自笑平生聞道淺陽關聲裏淚汍瀾
一寸歸心折大刀短轅長路敢辭勞疲驂脫轡精神健
老鶴辭籠羽翼高詩社催科餘舊欠醉鄉閱戶有新逃
到家恰是清明節卻拆紅泥對小桃
乍別親朋易感傷卻登高處望平陽深情密契三千日
痛飲狂歌幾百場豺虎縱橫難再會河山迢遞永相望
年年多少南飛雁莫惜音書寄兩行
通明閣
萬瓦鱗差壓秀楹李白詩今作搥 巍巍層構類天成俯臨
曠野千峰小高與浮雲一樣平陸海風煙藏勝境塵寰
歲月愧虛名茲遊奇絕眞堪紀不負揚鞭過兩京
又
勢壓秦關百二雄層簷高棟倚晴空烏沈落月蒼茫外
身在霏煙縹緲中塵世自迷亡鹿夢仙山元有化人宮
憑誰乞我飛霞佩徑上扶搖萬里風
王內翰挽詞
經師論議史臣才歷徧熙朝館閣來往事盡隨流水去
高名豈逐泰山頹少微妖氣應何速滄海狂瀾誰與迴
萃美亭前松柏恨夜臺何必就脩臺 公死於泰山之萃美亭東州士夫謂
送道者還王祖師庵 卜葬於此重違孝子之心而止
路入蒲關春草長終南歸隱祖師堂雲開絕頂諸峯小
竹閣危亭五月涼華表鶴來塵世換山陰鵝去舊池荒

傷心最是乘風地秋樹單號月滿廊

蕭公弼錬師生朝

遊戲銅駝不記春漆鐘閨閣豈聞人詩中放浪陶彭澤
教外風流賀季眞九轉丹成聊應物五噫歌罷更憂民
掀髯一笑南非老徜徉向逍遙說大椿

送蕭錬師公弼赴庭之召二首

誰使蒲輪下九天希夷政自日高眠白雲未信能留住
衝風萬里龍沙雪好護一作珍重囊書上細氈一作繫字誤又作有作
無計碧蒲聽依稀有綠一作也有綠

彌天四海俱曾召末後焚香待謫仙政欲崇明談妙理
竟車服食引長年山間有說通三顧履下今聞受一編
應被佩鳴童子笑不言白日上青天一作彼作有

送太霞眞人歸崆峒

四十年來演道經世間草木亦知名未騎白鶴遊三島
暫駕青牛過兩京百舍遠來方願見五漿先饋不須驚
崆峒舊迹依然在會看高風繼廣成

問捷二首

天兵十萬擁貔貅西域妖氛指日收幕府方傳都護令
槀街已拉叛臣頭聲馳朔漠三千里喜溢中原四百州
遙想龍庭稱壽處百官齊捧紫金甌

旭日當空萬國明猖狂逆賢敢橫行轍中方展螳螂臂
天外俄聞霹靂聲萬里捷音來隴徼一番喜氣滿秦城
九重早下班師詔四海蒼生享太平

贈喬舜臣

君家鼻祖政龔黃會屈牛刀渭水陽千古清名配蓮岳
百年遺愛在桐鄉斷碑零落嘗揮涕賢裔風流此對牀
試築高門容駟馬老夫猶及見諸郎

寓庵集卷三

七言絕句

奧屯元帥北覲八首

飄飄旌旆旆過天山晉尾秦頭指顧閒一夜千門傳好語相公又著錦衣還

月戶雲窗窈窕人舞衫歌扇一番新臙脂桑落千鍾酒與洗龍沙萬里塵

關河響動記當年父老相呼拜馬前遺愛至今家有像不須劍佩畫凌煙

唾手功名萬戶侯煌煌虎節照清秋男兒到此平生足只欠經營萬里舟

百年一夢寄南柯到底榮枯較幾何萬事直須將禮遣不妨胡意避龐頒

清霜迴邐上華簪睚眦干戈苦日尋何似風恬波靜處白鷗相對兩無心

擇地休營綠野堂捐金莫買雪堆莊歸時處處堪行樂桃李清陰滿故鄉

燕雀猶懷賀廈心幾年青眼辱知音工山厚德將何報聊獻狂言當誦箴

劉伶荷鍤圖

荷鍤相隨死便埋生生死死兩悠哉長安陌上塵如海醉殺何曾為酒來

陳季淵參議作海青詩有修翎如劍斫雲開之句徒丹雲甫以斫雲公目之七首

妙齡聲價已摩空無數珠璣咳唾中今日眞成管窺豹一斑時見斫雲公

腦脂遮眼困英雄裂月搆寃句轉工造物戲人良有意

大名將畢斫雲公

名高湖海老元龍百尺樓頭氣象雄千古英靈埋不得三生重作斫雲公

遺山落筆坐生風惟許儁州禿鬢翁白玉樓成仙去早惜渠不見斫雲公

區區郊壘兩秋蟲露溼螢飛琢句工若論橫空盤硬語何曾夢見斫雲公

七篇奇語擂襄中千古陳言一掃空嘆起騎鯨老仙伯也應首肯斫雲公

自從此老入關中百二山河勢轉雄我輩便當焚筆硯大家迴避斫雲公

題王講師虛室

道人方丈有天游一榻蕭然萬事休畢竟離朱窺不見季咸妄意測壺邱

老來翻作囁嚅翁
君才獨步陝西東筆落珠璣咳唾中跋體定難追逸驥
謾誇坡老和陶翁
細草幽花灞水東籃輿坐我畫圖中歸來酩酊無佳句
良愧當年六一翁（歐陽詩已到庭西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春衫貰酒畫樓東朱碧紛紜醉眼中（坡詞我醉初不知但覺紅綠眩日）
暮馱歸驢背穩路人指笑是詩翁（是趁題所逼致不揆如此）
嬌兒索飯泣門東不信疑塵滿甑中搜斷枯腸無好語
生涯已是少陵翁
信有仙人碧海東玉樓銀闕瑞煙中爲嫌上界多官府
且向人閒作醉翁
昔隨計吏走關東屢入宣和禁苑中陵谷變遷今幾度
試憑銅狄問仙翁
丁年落筆賦河東會入鴻儒顧盼中老去布衣誰比數
黃塵憔悴一衰翁
千古繁華逐水東銅駝埋沒棘叢中傷心欲問前朝事
不見連昌舊老翁
一廛舊隱澀邱東千丈蓮峯指顧中早晚重尋遂初賦
瓦盆沽酒伴鄰翁
春光淡蕩滿秦東亭已拚形容痛飲中排悶新詩隨意
掃要將公案學涪翁（山谷詩排悶有新意忘歸去逸徑）
纔見旌旗出漢東復聞風火起湟中欲知邊塞征人苦
請問新豐折臂翁
比年恩詔下山東百萬人家喜氣中一見昇平死無恨
不羞扶杖尾田翁
金鼓明年過浙東行人江上版圖中便宜條奏吾儕事
勿謂無人繼弱翁
五雲明處日升東豪傑都歸控馭中爲謝元和諸學士
莫矜相業笑漁翁
彥仁參謀袖攜房祖太極宮提點李廣道畫像并墓表
遠來求詩姑題二絕以應命李號北山退翁
閱盡銅駝陌上人歸來高臥北山雲遙知夜半乘風去
不受人間馬鬣墳
太極重遊鬢已華承平日月記仙家種桃道士歸何處
惆悵劉郎賦落花
庚子元日三首
今日欣逢庚子年太平期在十年前早來似覺春光好
拂拂東風入酒筵
窗前一夜雨瀟瀟曉起晴光淡碧霄百鳥不嫌風色靜
老僧來說好年朝
每憶清朝元會日五更鐙火御街前當時無限風雲意
今日僧窗聽雨眠

送亢公講主奉敕修白馬寺三首
經來白馬教初傳千載高僧續舊緣江北江南今一統
至元遠勝赤烏年
勝緣幸遇明天子福地還興古道場指日蒿萊化金碧
人間重覩白毫光
淩雲古塔巍崔嵬百寶青蓮次第開方便應緣心事了
松枝回指早歸來

詞

水調歌頭（史浩）
轅門奏歸凱旭日上初筵東風萬家香火春信到梅邊
側聽稱觴新語一滴願增一歲門外酒如川詔領八州
督聲動九重天　茁蘭芽輝花萼樹堂萱一門餘慶如此今古幾人全多少山東父老久望太平勳業畢竟在何年整頓乾坤了拭目認淩煙

滿庭芳 龔德修 生朝

燕寢凝香金貂貰酒挽將天上春迴 閶門爲壽盡道謫仙才誰識元龍豪氣沈雄自湖海中來十年夢新亭風景唯有歲寒梅　老來須共約鳳皇山太谷名下竹杖芒鞋要從今澆下胸次崔嵬釀取周郎醇酎更休用桃李傳杯衡門外枯荆倘在千歲看花開

水調歌頭 張耀卿 壽日

傷心庾開府書劍憶遊梁十年流落冰雪如履相臺霜昨日螳螂當轍今日豺狼當路牛背置神光覓訪亦松去不顧紫微忙　漢貂蟬萬人傑八州王有若如是何事高臥北窗涼傳得黃州密印有病安心是藥此外更無方莫袖經綸手遺愛在甘棠

水龍吟 蕭公弼 生朝

喜逢天上仙人一尊共醉梅花底朝元已了讀書未徧復來人世憩鶴臺邊景龍門外十年遊戲自歸來卻過趙州橋上閱橋下東流水　盡道翱翔物外解牛刀刃遊餘地誰知別有香山遠韻謫仙豪氣應笑蹉跎半生書劍今猶如此待西風拂貂裘塵土進黃公履

望月婆羅門引 史尚書 生朝

太平有象老人星喜照滄陽前街會近文昌壽樂堂今年餘慶新到五花堂看雞鳴問寢麟次稱觴　白眉最良八州督漢侯王院院瓊林玉樹畫戟清香一椿五桂更休說燕山竇十郎談塵上白石羲皇

寓庵集卷四

序

蘭泉先生文集序

文詞君子之餘事古之人攄形告心讀書以學聖人之道其志蓋本于輔時澤物見諸事業而已惟不達而窮奇才逸氣嗛無所施往往自肆於山巔水涯友雲松而狎魚鳥至爾境感物發於嘯歌謳吟以寫其湮鬱不平之心好事者或得一章一詠諷誦不置直謂其胸中之所素蓄不外乎此噫是特士苴糟粕耳然自屈原放而離騷興子昂窮而感寓作下逮李杜諸人不可勝紀其間英辭麗藻千狀萬態皆能聳動人之觀聽是以聲譽流傳至今故雖號爲一藝而陸沈不遇之士舍此亦無以自見于世使後之人誠能味其言考其出處因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之志庶幾乎不泯矣先生資警穎不凡童丱已能詩比長學於六經仁義之道慨然有志當世身兼兩科四至庭試無何與有司不合乃結廬北山蘭泉之上日以詩酒自娛隱約林邱者殆二十年其純德雅望晦而益彰王公大人聞其名爭慕與之交會明昌下詔舉才行之士時右丞董公按獄關西首以先生應詔始得官教授絳州未幾召爲翰林應奉入直禁中與天章宸翰日暮相酬酢其眷禮之優一時詞臣無能出其右者方欲登用而先生老矣力請而歸某愚不肖幸生長先生鄉曲幼嘗獲侍長者左右竊聽其論皆曰先生出太平多士之日行義修於家稱於州里信於士大夫卒聞於朝廷自非踐履篤實能如是乎有如早達得位與當世英儁頡頏於風雲之會其視古人之事蓋優爲之惜乎遭遇之晚卒克展盡底蘊使功業不白於

天下而獨以文辭傳此爲可恨中古以降鄉里選之法不行有國家者一以科舉取士雖賢公名卿聞由此途出至若潛道育德興夫抱經綸之業而見遺於有司空老蒿萊沈落光耀者顧豈少哉愚因究先生始終屈伸之際抑有感焉遂併書之以警後世之爲政者

恆齋先生文集序

士君子讀書學聖道得之於心發於事業以輔時澤物爲本所謂詞章者特餘事耳先生自幼力學挾策爲舉子藉藉有聲場屋聞其於吏事蓋不習而能一旦爲故相李公所知自白衣擢西臺掾褒衣博帶進退維容如素宦於朝縉紳諸公稱之不容口議者以爲登金門上玉堂行有日矣遽罹大變羈旅河湖者十餘年流離坎坷之際感物興懷有詩并雜文近百篇讀之使人悽惻或戾焉惟利慾有以汩之而不能自返也自經喪亂衣冠之士逃難解散倘其口於四方者多矣或欲歸而不能或得歸而不欲往往晏安聲利之場沈溺繁華之境玩歲愒日不知老之將至噫墳塋荆棘誰與剪除祖先文麗藻足以頡頏前輩且事業必有大過人者惜乎賦命數奇遭時多故年與位俱不充其德其表見於後世者止於此有識之士所爲仰天太息也乃子敏之裒其遺槀藏於家將傳之子孫懇求序引不肖於先生爲後進嘗侍坐獲聞緒言矣故不敢以固陋辭先生諱某字彦才恆齋其自號云

雲巖先生文集後序

千霄之木其本必深朝宗之水其源必遠古今士大夫以文顯者鮮不自其家世學業中來雲巖先生才高學贍尤精於科舉南渡以來屢中高選時人莫不推服予自弱冠侍長者側已熟其名矣及至汴梁又聞其予嘏之在場屋聞賦聲藉甚爾後果以雄文擢上第觀室於此以爲兢裘之計異時吾友東歸之日不惟得除掃先壠以酬積年之願抑又從諸公於水光林影之中一觴一詠其樂豈可量哉一旦酒酣耳熱出不腆之文發之也嚴在庶成予方客長安爲之亦繼來與之遊益

神靈誰與祭享死者無知則已如其有知能超然無望於子孫乎霜露既降烝嘗既至使餒而之鬼風號雨泣於荒田野草之中㝡不痛於心也哉吾友趙君朋舉業儒而隱於醫其先本澤人避亂渡河卜居於洛陽之登封父祖沒因而葬焉比遭大變留滯關中以河南地鄰敵境寇攘未息坐是久不得歸然首邱之念未嘗一日置也迺求名公繪高於橫幅之上命之曰嵩陽歸隱圖庶幾朝夕瞻對以致桑梓之敬而自慰其心嗚呼可謂不遺其親不忘其本矣莊焉病而越吟鍾儀縶而楚奏君子猶有取焉況拳拳於仁孝之道如吾友者乎且吾聞嵩陽山水秀絕甲天下方今名卿偉老多買田築室於此以爲兔裘之計異時吾友東歸之日不惟得除掃先壠以酬積年之願抑又從諸公於水光林影之中一觴一詠其樂豈可量哉一旦酒酣耳熱出不腆之文

狎一日山巨帙且謂予曰先人往年著述頗多經變後零落殆盡僅存者止此而已大懼併失之使先人平昔力學之功不白於當世以重不肖之罪今將鋟木以行已嬾諸老爲序子其爲我尾書數字是亦成人之美之一端也予既辱與爲之友且嘉其在羈旅困厄中孜孜不忘揚其親之善弗可辭也已故爲之書庚戌五月旦

嵩陽歸隱圖序

孝不遺親仁不忘本昔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孔子轍環天下而卒歸老於魯古人之於父母之邦眷眷若此者豈徒然哉圓冠方履讀聖人書而行或戾焉惟利慾有以汩之而不能自返也自經喪亂衣冠之士逃難解散倘其口於四方者多矣或欲歸而不能或得歸而不欲往往晏安聲利之場沈溺繁華之境玩歲愒日不知老之將至噫墳塋荆棘誰與剪除祖先

於樽俎間將有默然而感泫然而泣膏車秣
馬迺還鄉里者矣

林泉歸隱圖序

汴梁蓋良臣以瘍醫鳴於秦者三十年矣自乃祖暨父
腑瘁疾如輸扁之跡輸得於手而應於心如養由基之
射百發而百中也往年從車駕南征吾能乘勝驅鄂渚
病者頗眾良臣隨大小救藥無有不愈上多其功所獎
賚者甚渥仍有旨復其家今年逾耳順居閭閻閒如有
所不樂慨然有拂衣高蹈之志乃命良工繪以為圖目
之曰林泉歸隱請予題其端乎應之曰予知隱之道乎
古之人懷奇負氣不幸出非其時鬱鬱不得志乃有憤
世嫉邪全身遠害逍遙江海之上假息雲林之表長往
而不返者矣良臣有一於此乎予知其無有也夫隱非
聖人之中道如耦耕荷蓧之徒皆孔子之不取何哉以
其潔身亂倫而果於亡世也且醫雖名為一藝至於扶
危濟困功被生靈有君子兼善之道焉自岐黃而降至
扁鵲倉公華佗孫思邈之流皆有成書傳之不朽凡以
此也今良臣挾先世已試之方時出萬金良藥往往脫
人於死蓋長安城中不可一日無也乃欲韜光晦迹肥
遯山林顧自為謀則善矣其如病者何異時萬一復有
如荀偃之瘍生於頭范增之疽發於背曹參之身被七
十創關羽之矢毒入骨杜元凱之癭丹伯牛之癩與夫
折脅摺齒之徒焦頭爛額之子負其疾痛日夜叫號宛
轉於枕席之上者則孰與拯之哉況隱非一途也昔之
賢者有隱於耕隱於釣於卜筮於醫者矣獨無人藥不二價
家保無適而非隱也而隱於
如韓伯休不求近利如宋清氏肅非隱乎故曰朝亦可

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予但亟心致志益治
予之術淨澡閭里潛心積德不求聲名固不害其為隱
也又何必高謝人間鼠伏巖壑親魚鳥而友麋鹿然後
為隱哉至元三年三月日序

王尊師泛霞圖序

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子大率以練氣養神為本其言
有曰氣者神之母神者氣之子神用氣而養氣因神而
住積以歲月行之不懈神完氣固與道合眞至於死生
之變如周伸肘坐脫立亡特遊戲耳此古之至人所以
能湛然常存者也自鈍呂啟之於前重陽子及邱劉譚
馬之徒繼之於後由是全眞之教彌滿四海其開悟眞
機達妙旨脩然自得於往來之際者代不乏人今觀沖
虛眞人毛尊師又其猶異者也師諱養素字壽之道號
純素子世為姑射人自幼出家遨遊嵩華間遇無礙田
君盡傳其道值天興之變盤桓平水已而還洛陽構棲
霞觀居之日與名士大夫遊如紫陽楊公煥然玉華王
公元禮西庵楊公正卿相與為方外友則師之為人可
知矣朝廷高其名因賜以師號未幾復隱華山洛中諸
公具書敦請固辭不就一日忽謂其徒曰吾年已耄矣
是宜早歸冀日昧爽而起方理巾幘冥然立化享年八
十有二嗚呼異哉非體性抱道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眞
者能如此乎近世以來末之有也弟子某等服膺門下
積有年矣常恐先師盛德之不彰乃命工繪其
像於緗素將求當世名公詩頌以光揚之其用心亦可
尚已中統二年歲次辛酉中秋日古奉先李庭序

三老談玄圖序

古之人固有異跡異心同而相與為友者在晉則陶淵明
陸修靜在唐則李太白吳筠是已夫友也者友其德

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至於一話一言皆相契合
予不覺其狀貌衣冠之殊也寥寥千載代不乏人如吾
鄉蘭泉先生澄軒王尊師其庶幾乎初蘭泉以學應兩
科才行兼備爲循林之冠澄軒王尊師以博極羣書德
性純厚爲道教之宗一時卓然各以其所長顯於世蘭
泉未嘗以習周孔而黜乎道澄軒未嘗以奉老莊而病
乎儒聲氣應求天同神比雖不壎篪而和不膠漆而固
矣松窗竹塢杖屨往來或談窮理盡性之書或講專氣
致柔之旨以致中庸大學之精微齊物逍遥之奥妙難
疑答問互相發明聽之纚纚令人不倦剖蕃籬於大方
之家溯淵谷於聖學之海及其內外一貫物我兩忘亦
不知孰爲儒孰爲道也今二老仙去久矣高風遐躅凜
然如在吾友黨公叔昔嘗從澄軒遊其懷賢尚德之心
未始一日忘也近乃繪象縑素將徧求名公歌詠其事
以爲鄉黨之榮姑命僕序其梗槩云

長安五陵會序

按班固地理志云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
傑兼并之家於諸陵其閒知名之士郭解陳遵原涉之
流不可勝數率皆尚氣節重然諾振貧周急脫人於死
而不伐其能其所行雖不盡合於正道而英風義概有
足稱者然猶多以任俠行權獲罪至其子孫憑藉世業
不知稼穡之難往往耽於佚游惟以走馬鬬雞毬鞠博
弈爲事此一時所謂五陵年少是也今長安諸名家子
弟生於千載之後聞其風而悅之若有意效其所爲者
將鳩集朋類刲羊釃酒時時宴飲以快意於當年且欲
以五陵名其會因韓弟邦傑丐予爲序引予竊謂諸公
子皆懷奇負氣幸生長富貴中託父祖餘蔭得乘肥衣
輕飽食無事其爲禍至矣縱不能折節讀書從良師友
講求聖賢事業以爲將來致身之具則猶當視前世豪
傑行事懲其所短就其所長而效之亦不失爲奇男子
至於末流放蕩之樂年少嬉戲無益之事不學可也邦
傑方從予遊既來有請故不得不以正道告之冀歸語
其儕輩使自擇焉雖然予老矣或慮之過後生可畏亦
安敢謂秦無人已酉秋九月日序

重陽詔旨碑序

恭惟國家受天命一海內雖以武功平暴亂而尊德嚮
道之心率皆出於至誠殆天誘其衷將使以清淨無爲
之教仁黔首而階太平延社稷無疆之福嗚呼休哉自
聖祖龍飛駐六軍於西域遣使萬里首聘邱公虛己溫
顏訪以至道一時對揚之際玄言妙理仰合神機所以
眷顧綢繆始終不替逮乎重明繼照追配前休化及宮

闈亦克敬奉由是涯恩渥澤涵浸玄門矣維重陽萬壽
宮實祖師修證之地故朝廷注意爲猶重累年以來所
受詔旨爛然盈篋眞人某皆以耆年宿德爲一代宗師
佩服德音懼有失墜今將刊諸貞石以傳永久庶幾後
世有以知大朝崇教之意云

馮道人語錄序

道不可以言傳而聖賢必假言以明道蓋學者之求道
亦未始不因言而入也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流深於道
者也皆有成書以傳於世復慮後之學者既因言以會
道或不能體道以忘言故曰知者不言又曰知道易勿
言雖然則言者殆聖賢之不得已乎好事者集馮道人
所言以爲語錄將鋟諸梓託吾友郭周卿寓書平水來
徵序且某既與道人昧平生又不知其語錄中果何言
但以周卿素誠信君子業已許之矣必非無見於道而

苟言者也嘗閱之歲七月晦日泮陽李庭序

大霞薛眞人疏鈔序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贊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顧淺深詳畧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啟迪人心要之皆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嘗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穿百氏剖析㊀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爲近世所貴然而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猶有望洋之歎大霞眞人韓奕薛公性純德粹問學該通號爲羽流宗匠執經講演垂四十年可謂升堂覩奧者矣迺於傳教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一十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頌各二卷丁㊁靚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派流而知源因博以求約以躡梯蹬以陟九層之臺舉足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㊀之極致悟大道之强名體用兩忘有無雙遣超然自得於筌蹏之外然後敬爲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其平昔用力之勤也已書成既久祕而不出前耀州威㊁美田白顯道再三懇請以平昔衣盂之資募工刻梓以廣其傳且囑僕爲序引其心可向故樂爲之書歲在己酉仲冬晦日泮陽李某序

庸齋直解後序

聖人之道大而博固不可以一方求不可以一說解古今解老子者不啻百餘家其間互有長短人自以爲是終不能合而一之各得其性之所近而未免有所偏也王輔嗣之注易非不高深然後世議者以爲幽沈仁義罪過桀紂豈非以其言體而不及用舉本而遺其末耶未免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與老子與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諸家之所解往往入於㊀虛幽渺之域而不切事情此西晉諸人以清談廢事至亡國敗家而不悔是豈聖人之過歟今觀庸齋直解發揮㊀理之外又引儒書以爲證辭簡而意明使人易解所謂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比之諸家所得爲多可以傳世無疑其友伍君定夫既鋟木矣寓書於僕以求序引因以燕辭贅其後庸齋薛姓微之其字華州下邽人幼年從事於科舉變故之後出仕河南南漕司已而退居洛西專以著述爲事蓋嘗從文元先生講學深有得理性之說云

愚庵集解序

孔子作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㊁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老子之書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然則聖人之談道如出一口㊂有異乎故先達以老易爲一又以孔老爲不二豈虛言哉編觀道德五千言大率以清淨無爲爲宗以慈儉不爭爲用至於修身治國之道靡不畢備

自中古以來與六經並行於世而不相屬後世學者妄生分別道家者流以儒術爲土苴吾黨之士以道德爲虛無各習其習各是其是譬猶燕北越南之人嗜好不同言語不通至死不相往來吁亦惑矣安得圓機之士而與語道哉蜀士文子堂自幼業儒遭難北來寓迹琳字蓋於方內方外之書無所不窺暇日取諸家注解道德經參訂得失集其所長斷以己意該貫融通不少偏執所謂體用兼明本末具舉眞圓機之士也書成囑予爲序辭以不敏其意益堅姑述所聞以塞命云

送荊幹臣詩序

才質本乎天聞見存乎人苟閒見之不廣雖負奇才美質莫能有所成也昔太史公以命世之才博極羣書而又南遊江淮北涉汶泗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豪傑遊故發而爲文章雄深雅健卓然爲一代之冠豈無自而

然哉幹臣家世東營雖生長豪族能折節讀書自幼年遊學於燕夫燕誠方今人物之淵藪也變故之後宿儒名士往往而在幹臣日夕與之交得以觀其容止聽其議論切磋漸染術業愈精一旦翛然見頭角遂爲明天子所知收乘風雲出入禁闥積有年矣制誥既立首蒙選拔躍馬從徒出使萬里之外聖朝威德之所及舟車之所至高山廣野通邑大都莫不周遊而徧覽焉亦既盡天下之大觀故其氣益充而心益壯滾滾發粹以昌其詩語意天出清新贍麗無雕鐫艱苦之態駸駸乎作者之域矣非才質之美閒見之廣能至是乎今年乘傳來長安公務之暇日與當途諸公把酒論文不以不肖之老且謬忠然見過出示所爲詩一巨軸披玩再三惟知歎服今事畢治裝將歸諸公皆有詩以餞其行不揆亦賦燕鄙一首奉酬眷眷之意并爲之序

甲辰冬予與虛靜子邂逅於洛水之濱一談而契相從者累日其爲人純素謙和未嘗忤物遂於老莊之書而深自韜晦故人鮮知者至於養氣練神之術予又莫得而窮之別後凡再見於長安其名益高從之游者日益衆然察其言貌卑恭愈甚殊無一毫自矜意與夫形諜成光虛憍恃氣者固有閒矣予以此益賢之竊以爲非深於道者不能若是一日其徒何淵甫袖文一編過余曰吾師平日所至聚落如風行草偃不知其所以然而化雖正容悟物無待於言而隨機闡教啟迪人心其於一聯一詠亦有所不能廢日積月累已成卷帙今諸門人欲募工刻梓以廣其傳將使吾師之名垂於不朽子盍爲我題其端予應之曰夫爲道者以天地爲逆旅以形骸爲贅疣又惡用名且虛靜子體玄育德積有年矣

寓庵集卷五

之

記

景陶軒記

河南解君仲傑自前朝以童子擢甲科既而遭變故晦迹不仕中統甲子歲陝西大行臺諸公屈以爲掌書記非其志也迺卜築於長安城南門外夾兩壕閒架屋三敞楹蒔花植木若將終身焉卽西北隅別爲小軒以爲宴閒偃息之所上據爽塏下臨清流足以延清風而卻隆暑闔闢既遠俗塵不飛蕭然有人外之趣因丐名於予予名之曰景陶仲傑忻然從之蓋適與其素心會也且請發其義予以謂昔之君子尙友古人者多矣如太史公之慕晏嬰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惟志願所同則遐想其人於百世之上恨不與之並時而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自晉逮今幾千歲矣富貴湮滅不可勝紀淵明一處士也雖嘗出仕官止一彭澤令耳仍不樂其職少日徑歸無深恩厚德以及民無俊功偉烈以聳動天下而後世之人想聞其風采如瑞人神士朗出天外邈乎其不及已東坡先生亦一代豪傑之士平生愛仰不足至欲盡和其詩嗚呼果何術以致然耶豈非以其體眞任運舒卷無心廬蓬茅而不憂屩軒冕其如脫雍容蕩坦誠有合於道也歟今仲傑春秋鼎盛資美而才敏神完而氣正以之乘機抵巇蹈取顯位如探囊中物迺能安時處順不卑小官環堵蓽門嘯歌自得不以古人自則者能之乎尙予所以名軒之意爲得之矣雖然孔子之道無固無必進止久速惟其可而已夫玉隱於山珠潛於淵未嘗求售於人而人自求之方今明天子厲精求治網羅人材四方茂

高峻崎嶇盤屈而上又數百步至其宮宮前臨池水湛瀲瀰望莫測其深兩傍叢崖懸抱高柯古幹幽蔚陰森仰不見天日迫而視之令人股慄神竦肅然加畏水鳥以千數飛鳴棲集其上偶一葉墮水面鳥卽銜去嘻亦異矣不有靈物護持安能若是其爲龍宮水府無疑宮祠之立及徵士种君碑之所載元君事迹甚詳茲不復云後世因之增葺齋館祀事不輟遇有旱暵官吏奔走投誠致禱卽獲甘澍常以每歲六月十三日長安外土庶雜遝盈路畢集祠下各持幣帛酹果以答神貺神若喜則必有尊酒突然出於水中以賜其人其感之速蓋如此值壬辰癸巳之變羽流逃散棟宇傾頹逮大朝開創有本宮元受業某師黃某至侯某前後數人相繼住持皆不能有所興造歲在某甲侯某者乃具狀敦請某白雲眞人綦公領上下宮事時眞人方被旨寵錫金符

掌管關西教門事弗暇躬親經度因選其徒性質㊣厚有幹能者得奉先人王某專一提點宮門事遂豐冉某并同志營辦鳩工聚財夙夜不懈閱十寒暑上下宮殿赫然一新神像載完㊣儀衛森列以至齋堂廟廡園圃庖廡不就緒知宮將刻諸石以傳永久於是介郡人前宣撫司經歷劉某等來請記某既嘉眞人用心之勤舉人之當又與王君同里閈義不得辭乃直書其事而繫之以詩曰

奕奕南山在天之中淵淵靈湫下維龍宮幹旋陰陽爲雨爲風太乙元君實司厥功徵陽爲災嘉苗槁死吏民劻勷是祀片雲忽生驚雹奮起會不崇朝霑需千里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易沴爲和化荒爲穰維神之德惠我無疆宜千萬年報之勿忘時運迍邅廟貌頹圮狐狸所遊瓦礫荊杞神之格思曷依曷止祀廢不修邦人之恥有來白雲闡教秦城顧瞻遺基惕然若驚爰命其徒協力經營翦除荒莽補罅扶傾積茲艱勤厥有成績巨棁高甍輪奐輝赫像設崇嚴祠庭載闢邇遐來觀以手加額九穀既登百室斯盈蠢爾黎稺覆醪維清神心樂只萬福來成佑我遺黎永觀太平

興平縣重修僊林宮記

賢者之爲道修身養性而已初無心於感物而物自歸之固不可僥倖致也方其一念不生萬緣俱泯身如槁木心若死灰尙不知孰爲物孰爲我凡世間所謂榮利聲名蓋未嘗有一毫入於胸中也及乎妙道內充英華外著不言而人自信無爲而物自化以致衆善仰愛戴之心是憚勤勞相與起作高堂邃宇以效其尊仰之誠豈偶然哉良以精誠之至旁薄感通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欲辭之不可得已今無欲觀妙眞人李公其庶幾乎公諱某世爲耀州美原縣人少倜儻不羈雖里中無賴皆畏服之既而頓厭俗塵遂慨然捐產業舍妻子身披一褐丐食飲以卒日學全眞之道於浮山碧虛子楊先生盡傳其妙楊之道蓋得之馬丹陽馬郎重陽眞人王祖師之高弟也始祖師遇異人於甘河道中授以祕訣遂達性命之理其後門人次相傳授至公則四世矣公初入㊣玄門誓求至道乃於興平縣域西登眞坊爲環堵之室穴垣以過飯尸居三年卽今之僊林宮也值歲凶荒人多流亡至累日不食自勵彌篤積功旣久宇定神凝天光煥發豁然大有所得雖深自韜晦而人實知之於是戶外之屨滿矣凡寓此二十餘年避陝西亂南越商於遨遊襄鄧閒時沈梁太乙宮提點李大師素聞公名卽遣人奉書邀之旣至欲以宮職讓公公知金運將終乃不屑就及沈京亂遂踰河北抵燕京見清河大宗師密談㊣玄旨深相契合因授以陝西數路提點教門事歲在乙未來歸駐車重陽萬壽宮遠邇嚮慕眞教大振從學執役者至數千人雖武夫悍卒幽閨婦女山野鄙朴之民莫不稽顙禮謁以一覩公顏爲幸後五年加掌敎眞人尋受陝西諸局藏經提點六年奉也可匣敦太皇后盛旨加無欲眞人乙巳春二月被闕端太子命加無欲觀妙眞人公自出家迄今四十年名動宮禁屢沐寵渥時人莫不歆豔而獨澹然自若嗚呼非離形去智與世委蛇而不以物累其心者孰能之哉僊林宮卽公之鄭圃也舊有屋宇往年所親構皆經變故焚毀略盡月山日華子党道悟大初嘗與公同遊於碧虛子之門以丁酉歲來自㊣海裴回故墟喟然感歎傷遺基之蕪沒懼眞迹之無傳是故悉力經營日夜不懈縣之人亦素稔公化相率贊成故材木瓦甓所須之物不謁

而獲若殿若堂若門廡若廚庫環庵列位凡爲屋若干楹既落成欲鐫石以紀歲月且狀公平昔修證始末及出處大概并刻之以傳不朽來乞文僕親見公於長安時年已八旬矣而體力輕健行不以杖目㬎然有光誠有道者也故爲之書俟異日功成行滿馭風騎氣遊崑崙而覩㊀圖自有高文大手續列僊廣步虛揄揚盛名以詔來世僕何足以知之丁未九月一日記

遺安堂記爲郭卿撰

要名爵殖貨財開產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此人之常情古今之同也然而浮華蕩心多藏貿怨自中材而下鮮不以此敗其世者若州吁以寵祿滅身季倫以家財速禍豈非將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歟夫古之君子深識遠慮逆推倚伏之理坐照存亡之機於是外富貴而甘貧賤使當年無負乘之譏奕世享壽康之福此龐德公所以擺落紛埃超然高蹈不顧王公之餌者厥有旨哉其對劉表之言曰人皆遺之安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嗚呼是言也可以爲萬世保家之法吾友郭君周卿揭遺安二字以榜其堂可謂知所取矣僕辱與君遊既久稔知其爲人樂易至誠廉介有守平昔安於澹泊苟非其義一介無取棲遲鄉社保志全高雖聘召屢至皆不屑就貽厥之美視古人無少媿其初名是堂也春秋垂及五旬猶未有嗣續人皆笑其命名之迂也既而連生二子卒如其志有識者以爲積善之報僕聞源濬者流長本深者葉茂士有純德至行而祿位不稱者必在其子孫蓋造物乘除自然之理今君行雖高而不霑一命名已顯而布被終身其餘澤羨祉不畀之後人則將安歸乎且所遺之具既光明碩大矣抑將又有希世顯美之應政恐不止於一安而已第姑少俟

異日當自見之知斯言也信丁丑五月既望南平野叟

李庭記

古卵瓶記

同州之沮水兩涘多土崖既高且峻遇積雨則崩裂往往有古瓦瓶出焉其形模大小不一有腹圓而矮如壺者有腹橢而橫如卵者尤奇古可愛人因以卵瓶目之然樵夫野人得之無所用或以貯田種獨長安富貴好事之家得之則深藏謹護轉相賂遺雖金珠弗逮也嘻瓶之爲瓶久矣湮鬱沈埋於積塊之下不知其幾世幾年一旦遇崩裂奮躍而去幸而爲好事者取去磨洗拭拭使出光彩藉以髣髴不見辱於樵夫野人之手又大幸而爲好事者取去幸而不見辱於樵夫野人之手又大幸而爲好事者取去磨洗拭拭使出光彩藉以髣髴几貯以名花置之高堂大廈之下爲賓客之所聚觀而駭異亦千載一時是雖泥土無情之物非有補於世特爲耳目玩好之具爾且有時遇知賞如此豈物之顯晦亦有數存乎其間耶抑偶然也今夫一介之士抱奇蓄古或湮鬱沈埋於草萊泥塗之下至沒齒窮年而不爲世所知者顧豈少哉悲夫

創建灞石橋記

長安以形勢雄天下其來尚矣左達晉魏右控隴蜀冠蓋鱗萃商賈輻輳實西秦之都會也距城東三十里灞水南來橫絕官路西北十五里入於渭其源出於商顏山中每歲夏秋之交霖潦漲溢川谷合流砂崖而下巨浪澎湃浩無津涯行旅病於徒涉漂溺而死者不可勝數至元元年秋山東梓匠劉斌適至此見之惻然內誓於心爲構石橋以拯茲苦既而還家告其父母親舊皆悅而從之曰此奇事當勉力各出囊資爲斌斌與誓曰橋無成不歸東矣於是東裴戒行前抵相衛市鎚鑿七百餘事輦運而西結廬灞上教人以輪爲業斂所得充

募工之直分采菲原五攢之石伐南山之木以爲地釘其操執斤鑿張口待哺者恒二三百輩米鹽菜茹所費不貲日既久有豪傑好事者六州規措大使牛公鎭撫曹公引鹽提領范公等嘉其誠篤倡起而助之凡集楮幣二千五百緡以佐其用六年己巳春陝西大行臺平章亦賽公用左右司郎中徐珍諸君之議捐白金二十錠仍俾役夫二百令京兆同知臣公督之簽省嚴東平繼發驅男四百指徧諭所屬乘彼農隙釐山石八百餘載令京兆府判官寇公董其役九年壬申夏會蘇太師老仙呂公伯充在京師白此事於內侍賀公覓甫乘閒奏聞驛召斌入覲應對稱旨天顏喜甚敕賜京兆官籍沒田園發新收南口長充役作十年癸酉皇子安西王開國陝西王相左山商公以此事啟聞特賜楮幣三千五百緡廩給役者之食十三年丙子冬昭勇趙侯鳩貲僦車轉石戊寅歲冬功始畢其長六百尺廣二十四尺兩堤隆峙下爲洞門十五以泄水怒制以鐵鍵堅以白灰其趾山固其面砥平磨礲之密甃疊之工修欄華柱望之巋然如天造神設信千載之奇功一方之偉觀也由是車不濡軌人無褰裳憧憧往來坦然無阻自經始至於落成歷一十五年用石五千餘載鐵銀錠九千計鐵四千秤地釘木二萬條前後總糜楮幣八千五百緡輿輸之直倘不與焉按周禮城郭道路橋梁陂澤以時修之此三代之法也自天地分此河出巽農以來邈不可考周秦而下及漢隋唐俱都於此前志雖載嘗有石橋規制狹小屢經變故湮沒無跡有司課民歲爲土梁以渡迨春冰泮而已復敗矣人甚苦之於戲上下數千載當承平之際在朝在野才臣智士代不乏人忍視斯民沈溺葬魚腹而莫之救今也非常奇特之功乃成於一梓匠之手可歎也已斌之爲人不特智巧多藝而寬厚誠慤重倘信義此卜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惟斌可以當之又斌之爲是役也舍父母棄妻子久客於斯未嘗一省其家無官守之責無監督之嚴風經雨營朝規暮畫會不少懈雖誹謗百至而所守不移沮挫屢經而自信益篤衣不私身食不異爨與役夫同甘苦所荷金貲以百萬計悉付之掌記尺帛斗粟弗入於己聞關齟齬卒踐是言可謂有爲之士矣其至誠感格神明護持聖主賢王不惜帑藏貴家豪族樂輸金帛及編戶之民願同戮力竟能相與始終非志堅而力行之烏能及此一日京兆府學教授駱天驤偕斌踵門來告曰斌之橋成亦先生之志也今將勒諸石以紀歲月文不先生之屬而誰歟余應之曰諾遂序其顛末以諗後之人俾守而勿壞也

廉泉記

廉泉者陝西大行臺平章政事廉公樊川別墅所有之泉也昌爲名之惟公有卓然異績於民去已久而民猶思之遂取公之姓以名其泉示不忘也初中統改元之歲今天子新卽大位命公鎭撫關中視事未幾遂有西北之警中外恟懼擾擾不安公於是博參謀佐選將練兵授以方略會不逾月而千里帖然遂以無事當是時列城父老與夫田野之民懽呼忭躍以手加額僉曰今日更生之日非卓然異績歟又期年而政成俄有旨召公復位自輶轅北邁倏十稔泰民戴公如一日也夫君子之爲政悅民之心易感民之心難感之深使之久而不忘又難必有深仁厚澤浹於骨髓然後去滋久而思益深也至於過其所居見其所樂起敬起愛鬱陶詠歎而不能已者召伯教明於南國詩人發甘棠之詠廉

范化行於蜀郡百姓興五袴之歌江左之人慕謝安而名其子皆所以示不忘之意非有至誠惻怛爲民之心何以致此而況脫百城之民於干戈必死之地則民之於公宜何如哉以此名泉其誰曰不然每歲花時城中士民相與壺遊於泉上酒酣引領北望而歌曰瞻彼流泉厭公所營公去積年依然玉聲酌泉而飲懷公之清俯泉而鑑想公之明公有厚德實全我身何以識之視此泉名公在朝廷秉國鈞衡何時復來慰我興情其去思之心從可知已至元辛未公門下士中山寇君長卿來判京兆總府事暇日將徧求文士作爲歌詩以發揚公之遺愛而屬僕爲之記僕固非其人也既聞命矣安敢不諾然竊有感焉自乾坤奠位既有此山便有此泉滔滔汩汩不知其幾世幾年矣昔焉湮沒於黃茅赤棘之下寂爾無聞今一經公之顧盼而聲光赫然震耀當世將見千載之後與公之名俱不朽矣嘻是泉也何其幸歟至元八年春正月日

撰濟瀆靈應記

陝西行中書省都事上黨鮑君毅夫寓家燕城而宦遊關右已閱數寒暑矣庭闈定省之念日夕往來於心歲丙寅春奉檄之燕因得版輿奉二親歸覃懷之別墅庶幾稍便潞濱之奉評事春秋既高素有末疾以覃懷地瀕河得暑尤甚坐是疾轉劇治療之百方皆不效毅夫憂懼無以爲計乃具牲幣致禱濟瀆祠下誠意既孚靈應來格俄有潮賜出焉所謂潮賜者蓋神享其祀卽有物出潭水中以昭其貺也初得樽酒三繼以纖絺八丈兩端微腐爛不知何年物見者莫不駭異以爲非常之賜皆毅夫純孝所感評事君之疾其有瘳乎或者以爲誕而疑之因曉之曰夫幽明殊途而感召之機不二一

鄠杜猶出其下者得非以此耶惟其地靈境秀物產不凡爲聖賢所宅爲仙眞所廬與夫敞珠庭而棲逸士固其宜也考諸圖記則尊盧氏有石女媧氏有谷安道有里奉道有鄉至於劉雄鳴王子年王摩詰李筌王順之徒隱居遺迹往往而在縣之東數百步而近有爽塏焉北倚驪山南對輞川玉峯藍水環繞映帶朝煙暮霏萬景呈露參天古木鬱然幽陰眞臥雲嘯月之地也癸卯歲益川道士雍德堅徐德淵因避蜀亂同三洞講師黃莊父遊至此周覽形勢悠然忘歸會前宰張公名選與邑人委差楊興徒輩共施其地延請住持二師旣許諾與遂罄其衣盂同心經始居久之道價日隆人益信嚮令副都元帥劉公元禮輸貲助役爲功德主仍舍家僮三人以爲其徒由是遠邇翕集擅施輻輳崇墉峻宇相繼興葺中建大殿以宅三清左右二殿以奉十一曜并南

十二斗以至雲堂香廚三門兩廡不畢具甍飛輪奐
燦然一新像設崇嚴儀衛森列俾來者竦然有以起其
敬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自非符籙威警悟斯人烏
能及此凡爲屋大小若干楹丙寅之歲始獲落成一日
縣宰將公縣丞寇公暨總府知事劉公幷縣父老合辭
而言曰自兵以來茲地無廢久矣賴二師勤力不倦遂
使荆榛瓦礫之場化爲金碧豈惟爲邦之偉觀抑亦歲
時香火仰祝明天子萬歲無疆之壽不其韙歟況我大
朝尊道貴德洪暢㊎風凡羽流所在易庵爲觀者多矣
且以㊎眞題額請於有司而揭之仍求當世之士記其
興造本末以傳永久乃共捨碑介覺公叔郭處厚二講
師來徵予文併請發其義予應之曰老子著書五千言
之㊎杳邈無垠非眞之眞泯寂無寄至於是非雙遣語
默兩忘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則所謂㊎眞云者亦道
之强名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何待予言

琴鶴堂記

物以人貴地因人勝此前哲之名言也自古及今愛馬
者多矣而惟稱王武子好笛者眾矣而但言馬季長豈
非物以人貴乎普天之下凡幾樓而庾亮之名最著牽
上之濱凡幾亭而醉翁之號獨傳豈非地因人勝乎昔
趙清獻公當宋至和熙㊐閒連牧數郡再守成都所至
有惠及民逮入爲諫臺遂參大政高風凜然爲一代名
臣其初入蜀也以一琴一鶴自隨其政簡易可知矣故
二百年閒以爲美談今參政行院曹南商侯平昔慕其
爲人慨然有思齊之志自中統改元奉詔來關中佐平

章康公行中書省事因治第長安城中規爲燕申之所
將以琴鶴名其堂未幾而堂成果有四川之命蓋古有
先兆事亦冥合噫亦異矣哉其或者將以清獻公之名
全畀於侯乎庭誠不佞竊有訂焉且昔之君子尚友古
人者非但襲其迹而已固將究其用心考其行事早夜
以思就其如者去其不如者必使英聲茂實相與並驅
於百世之後無愧於其人可也今侯以卓然傑出之才
出遇明天子有爲之日言聽計從誠千載一時不可逢
之嘉會也頃以坤隅未靖須大臣以鎮臨之倘在聖心
付以重任既得行其道矣視古人事業優爲之惟在加
之意耳行見五十四州之民家蒙其惠人沐其化仰之
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僉曰清獻公復生矣不亦懿乎異
時政成課最榮被璽書之褒功業爛然輝映竹帛則斯
琴斯鶴與夫堂之名俱不朽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侯其勉之中統四年歲在癸亥十一月初吉浮陽李

庭記

寓庵集卷十六

行狀

陝蜀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郭公行狀

公諱鎬字周卿世爲華州蒲城縣人高祖彥會祖偉祖彬皆有隱德不仕彬娶蘭泉先生張氏女生一男諱炳卽公之父也公自幼風儀秀整性警穎舉止如成人少長業詞賦從鄉先生郭公晃君玉遊在輩中嶄然見頭角以德行稱于州里遭貞祐之亂挈家遷徙無常處雖遭困厄能力學應舉凡三預京兆府薦一赴御簾值大朝革命旅寓河中爲征行萬戶奧屯公所知因召置幕下署爲參謀每事諮訪多所裨益甚見敬禮然非其好也尋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稍置田園以爲菟裘之計後進子弟皆師事之里中有爭訟者往往詣公質其平因爲隨事剖析曲直無不帖然心服平居與人言恂恂樂易雖庸人小夫無不得其懽心然志行峻潔壁立千仞苟非其義一介不取由是聲譽大振四方士夫想其風采爭慕與之交當世達官如故中書耶律公今尙書雲中李公莫不致書敦請將委以治紫川周公今尙書雲中李公莫不致書敦請將委以治事皆辭不就中統改元上新卽大位命平章廉公參政商公行臺陝西兼西蜀四川事辟公左右司員外郎其所以招延之意甚厚公不得已遂就職焉是時國家經理南方秦蜀官府更張法度彌縫闕政日夕孜孜以救時行道爲己任嘗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吾志也其所言條目甚衆不可殫紀既而以病辭職還家以至元五年八月初五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五公天資高雅作詩與文下筆亹亹不能休以理趣爲先不務奇險平和恬淡如其爲人平日著述甚多經亂遺失故所傳者無幾晚年留意周程之學有躬行心得之實嗚呼使遭平世置之公輔之位危言讜論展盡底蘊功業必有大過人者無何賦命迍邅任不大顯所成就止於此爲可惜也然一時名德昭著聳動縉紳以爲關中自變故以來一人而已益無愧於蘭泉先生云始娶眞(曾)杜氏生二女長適竇次適王俱習進士業皆先公卒又娶李氏生二子長曰某次曰某將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于縣西賢相鄉之坡子頭蘭泉先生故塋之側從治命也欲求當世立言之士撰述平昔行事納之壙中仍表諸墓道以圖不朽云以某與公四十年莫逆友詳知其人固請爲行狀因述其大槩惟作者擇而取之可也至元九年同舍友李某謹狀

墓志銘

元朝故洵州三河縣令兼鎭撫軍民李公墓志銘

宣授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秉彝命幕府掌書記員翟從善狀其父之行實以諗庭曰竊惟先人平昔踐歷仕途力行善道志節無愧古人奈何天不假年奄棄奉養乘舜不肖憑藉餘庇叨名天朝雖薄有廩祿而逮親之日淺復使前光駸然隨世磨滅則爲罪益大以是銜哀飮泣不遑(簡)處今襄事有日思得當世立言之士敘德撰銘將以志諸冥冥用圖不朽庶幾少慰罔極之恩敢再拜以請庭哀其孝心切至不暇以固陋爲辭謹按狀公諱某字國寶中都通州人先世嘗仕遼朝位至通顯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不耀世葬潞陽城藁頭岡經亂譜逸公幼習吏業天資耿介苟非其義一毫不取及冠有廉能名州府交辟累遷御史臺掾大朝革命有司以公前朝舊人用薦者擢爲洵州三河縣令時新被兵公撫摩疲瘵區處有方故賦斂不繁

而用度足吏民咸畏愛之未幾兼鎮撫軍民事甫及中年樂於恬退詣所棣上書乞歸田里不許遂棄官歸隱於灤水之上公始讀佛書有所得因不飲酒不茹葷晚歲留心儒典樂與士大夫遊每正襟危坐談論終日不越乎綱常之正釋氏之學置不復道每與諸乎言事親奉上惟忠惟孝慎勿讀非聖書戕溺心志至於財賄好之無益祇爲身累秉彝在中書不竟粘合公門下公戒之曰既已委質于人當竭勞瘁死生以之無但尸素而已中書公亦嘗曰而父之言不可忘也其爲人信重如此既而秉彝頻歲從軍南伐以定省不時爲憂于是迎公南來卜居相下以便侍奉已未秉彝隨車駕渡江盤桓鄂渚數月始克還家公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歿於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夫人同郡張氏性純儉治家有法生男子二人長曰秉彝次曰秉鈞早夭女子一人適省掾王氏之子秉元孫男四人長曰燕山亦早夭次錦山柏山道山皆業進士女一人適中都孔署丞之子慶重孫一人七十燕山之子也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臨漳之彭隆村別業之側從治命也公爲人倜儻好義勇於敢爲其周人之急往往不自顧計初居燕爲一達官所累代償白金萬兩雖家資罄竭未嘗形于顏色與直不疑受誣償同舍郎金何以異哉至如建白執政使天下通行楮幣之法則足見有便民之志盛暑當涼廢路側以待困暍者則足知切濟物之心知止而退類疏傳之高教子以忠契狐突之義且始崇因果卒蹈綱常又似乎遠伯玉之知非凡此數者皆古人之所難而公優爲之謂之無愧宜矣昔于公多陰德而自知其子孫必有興者史臣亦謂袁安之仁心足以覃乎後昆今秉彝從中書公出鎮名藩周旋半天下始終左右逾二十年功名赫然震耀當世加之嗣續蕃衍家道日昌非公平日積善餘慶能至是耶謂天道難知吾弗信也是可以銘銘曰

維古幽都人物之淵偉歟李公道周性全公始妙齡寓迹于吏業雖刑名心則仁義白華不緇貞玉無瑕辟書交至羔鴈盈家擢佐憲臺峨冠鵷立霜簡方騰金人已泣龍戰既息城邑蕭然弦歌百里眾瘼齊蠲保身遺名有子而才教以義方羽翼行臺聲震業光是宜百年享此祿養風樹不停奄歸泉壤本深末茂源遠流長子孫詩詩起臨漳之涘刻詩元宮以詔千祀故京兆路都總管府提領經歷司官太傅府都事李公

墓志銘

公諱㑹字君瑞其先華州人會高祖葬州之東西溪經亂譜逸失其名父招暨伯楫始來奉先且遷其祖柩因而家焉世以吏爲業公性方直廉介有守自縣典史試中補華州掾佐軍謀有功累遷忠武校尉以才幹選充陝西行六部掾尋攝主事佩銀符馳傳往來關陝漕運糧儲正大末行部大司農保奏尚書都省掾未及赴值關中擾攘有詔起遷京兆因寓陝州關陝總帥阿不罕留爲帥府掾既而完顏仲德行尚書省事遂升爲省掾未幾復以阿不罕代行關陝商虢尚書省充掾如故以小心畏慎常掌邊關機密文字大朝革命癸巳秋挈家還鄉里時關中新撫定京兆創立朝廷以北京田侯有威名仍得人心命開府陝西行總省事以公前朝舊人諳練典故素有人望士大夫共推薦請爲幕賓禮遇甚厚自乾鳳以西抵山外秦鞏等處尚襲金年號城守皆未下公被檄招撫秦州既至釋兵仗握空拳徑入曉以

天時俾知禍福所在眾皆悅服出是聽命自知事累遷
提領經歷司官嘗攝府事以年高引退閒居丁巳正月
太傅國公辟爲省府左右司都事嘗一應命尋以疾辭
杜門卻掃不復出矣中統四年六月三日卒于私第之
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娶同里前金吏目王琚之女前進
士華州鄭縣令王邦彥之孫也素有賢行閨門雍睦爲
鄉里所稱子男一人曰惟善業進士嘗爲省掾以事親
引退今爲京兆府路都學正謹愿端慤有父風娶前進
士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武功張嶽君美之女孫男一
人曰高閭女二人曰庭蘭曰尹吉將以其年九月十三
日葬于咸(甫)縣龍首鄉神鹿里修行南社從卜食也惟
善持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京兆王君世傑所撰行狀
以墓志爲請某不佞素與公同里閈故知其人爲詳公
姿體魁秀莊重寡言與人交豁如也夙喪父事母與兄

極孝謹兄歿獨遺一女遭値兵飢攜持撫養恩意曲盡
其篤於親如此自立京兆以來綱領庶務凡二十餘年
未嘗有過失一時同列咸推重之臨政務在寬厚決獄
之際陰德尤多不能縷數今略舉一二眾所共知者在
華州掌刑時渭南縣申解强盜一行二十餘人縣司鞫
問已成公再四推訊其中數人言貌恒怯似非惡人疑
爲羣盜所舉引意欲平反而招伏已定且州將嚴酷不
容商訂於是陰綏其獄不數日遇赦獲免賊酋率眾來
謝曰我輩爲盜不仁又挾私讐妄引良善公每引問哀
矜不忍之心形于面目今雖蒙國恩實由公詳緩所致
其無辜者三人伏地號泣拜謝而去爲關陝省掾日陝
州受圍日久軍民絕糧不保朝夕主帥恐內變乃下令
戒約有敢私出城門者斬無何水軍五十餘人由水門
竊出野外挑菜爲有司捕獲以解省府眾皆以爲必死

公知無他但爲飢餓所逼具以情實言於上主帥感悟
皆獲釋免嗚呼世德下衰人心詭於利欲首一戴惠文
則視民如寇讎苟有以肥其家雖深文巧陷人于死
而不之恤究公平日存心主於仁恕果不可以今之君
子槩之也是宜爲銘銘曰

維昔田侯來殿西秦孰主畫諾君爲幕賓處繁不亂履
險不憚二十餘年始終一節撫摩疲瘵馴伏頑囂千里
晏然緊公之仁志切哀矜罪寬詿誤獄無冤民緊公之
恕于公陰德自大其門敦躬平刑處延子孫天高聽卑
罔差報施不于其身嗣人之利咸(甫)之原埋石幽宮刻
此銘詩以示無窮

金故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尼龍窟公墓志銘

公諱海山別諱安仁字受之其先蓋州路人祖天世奴
金初佐太祖開國有功累遷宣武公用貴贈驃騎衛上

將軍父諱小漢世宗朝護衛以門功授蓋州路世襲謀
克贈金吾衛上將軍母蒙氏贈隴西郡侯太夫人生男
子年春三月二十一日薨於咸(甫)縣白鹿鄉廉王村亭
子頭本莊之正寢春秋七十有三自明昌改元訖正大
末凡四十餘年出入中外踐揚要劇其行事可記者多
矣而公之子所能記者眞定推官日行唐縣械送一僧
誣與婦人通私共害其夫獄已具公疑其冤力白府主
再遣人蹤跡之果獲正賊僧由是得免充唐鄧等處提
控捕盜及贍振時歲飢且迫冬月聞鵐路一帶流民櫂
凍餒者甚眾公卽馳驛詣親負糗糧乃勸率旁近富民

出米麪散給有凍死者以醜東面轉之其所全活不可勝數樞密院都事日德州防禦丑奴反被檄乘傳前去收捕既至設方略招誘散其黨三十餘萬獲渠魁轉赴闕下以功升等濼州馬城及壽州尤有甚愛百姓咸追思之其見於政事者能如此公資和雅謙遜未嘗忤物所至人皆愛重至於同寮莫不交口稱譽哀宗一日顧近侍問公之爲人何如左右皆以好人爲對曰誠如卿等言則其平昔操履槩可知已大梁既破凡簪紳之族獲免於難者百無一二而公家獨完老而康强卒以壽終嗚呼豈非爲善之報耶懋德將以至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舉公之柩葬于本莊之鳳棲原從卜食也迺狀公之行事來求銘銘曰

維金源氏開國始天挺虎臣佐經理躬劬積善有餘祉世生英才濟厥美尙書堂堂古君子出逢盛時登膴仕克勤于邦儉于己㬎如白華不瘢澤歷中外餘四紀勳業煌煌照青史招搖耀芒天地圮崑崗火炎玉不毀五福兼全疇克比天報善人有如此佳城鬱鬱南山底

黃壤埋銘書業履騰實飛聲千萬祀

大元宣差陝西京兆府總管大夫人尼龐窟氏墓志銘

夫人尼龐窟氏故金吾衛上將軍定國軍節度使僕散公諱某之妻也家世蓋州路人其先本女眞貴種曾祖諱天世奴贈金吾祖諱抄東北路招討使俱世襲謀克父諱醜的世宗朝護衛出身累遷宿直將軍娶本路世襲牙剌哥千戶完顏公女生男一人諱合申女三人夫人其長也妹福引適東京留守唐括公次男福受次妹福聚適咸平路宣撫使蒲鮮公長男帖哥夫人年若干歸節使公逮事祖舅開府總管祖姑郡公太夫人移剌氏暨舅尙書右丞延安郡王姑王夫人石抹氏服勤婦

道者餘五十年累封得某國夫人生男子六人長曰沂信武將軍鎮河清運提舉次曰淵明威將軍選充護衛大曰湛宣武將軍汝州寶豐縣令皆先節使公卒次卽總管公也次曰源見充宣差禿魯花女一人適平章樞密院顏公之子奉御元平奴孫男七人長老山宣差同知京兆路總管襲父職也次某以中統三年春三月十七日丁酉終於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卜以其月二十九日己酉祔葬於京兆府咸甯縣洪同鄉鳳棲原節使公之墓禮也嗚惟夫人生長華胄天資淳直實有賢行事舅姑以孝相君子以順閨家五千餘指經紀內外無不得宜子孫振振俱有名位閨門之中肅如也故近世以來言家法者咸歸焉既享榮養復終壽考嗚呼若夫人可謂有全福者矣是宜爲銘銘曰

維節使公奕世名家弼亮四朝德音不瑕孰爲內助有婦柔嘉六子堂堂咸躋顯仕逮總管公益濟其美孰其教之實繄母氏已賢其子又才厥孫蟬聯虎豸爲時慶門華屋高軒旣貴且富年終八秩不爲不壽鳳棲之原閟此元堂刻詩貞石示後無疆

故宣授陝西等路達魯花赤夾谷公墓志銘

公諱唐兀歹小字奠住其先本遼東臨潢路女眞人金國初從太祖武元佐命有功世襲謀克其後子孫枝分派別有居西京下水鎭深井村因以爲家數世墳塋在焉曾祖父某祖父某經亂逸其行事父灰郎伯通住皆倜儻好施予爲鄉里所畏服會天兵起朔方遂相與歸命太祖承吉嗣皇帝因署通住爲千夫長灰郎副焉令將兵攻西京連戰破之太祖大悅錫通住金符加招討使益分兵數萬人因併力南下徇城邑之未附者所至無不披靡旣累立大功太祖愈加奬重擢通住爲山西

路行省兼兵馬都元帥召灰郤充護尉俾世食眞定之咸(甸)晉鉅二縣租賦以旌其勞通仕尋以疾薨合竿皇帝詔灰郤嗣其職令公襲護衛兼奉御佩以金符時年十三召見喜甚遂賜今名未幾灰郤亦薨蒙歌皇帝卽位有旨授公陝西等路打捕戶達魯花赤兼權京兆延安鳳翔諸鄙花赤以中統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病卒于家得年才四十有七夫人宋氏生男一人曰千奴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楊某次尙幼將以某年十月十九日擧公柩葬於咸(甸)縣少陵鄉東姜村之東原從卜食也公爲人內明敏而外沈靜舉止審詳出入兩宮禁數十年無纖介過失居官有恩愛人思念之至今惟夫不假年設施未盡其才而死爲可惜也始遘疾不愈宋夫人左右侍湯藥朝夕無少懈旣歿與其孤銜哀喪事一切遵命可謂賢也已於是遣其壻偕千奴奉功緒之錄來謁銘某方從予問學再三以爲請義不得辭遂爲之銘詩曰

龍翔虎躍風雲助之勢兮帝興王成豪傑贊其計兮赫赫大家人材踵相繼兮翊扶景運大業光以濟兮剖符錫壤恩賞延于世兮胚胎前光公實生而慧兮大福再造物何其戾兮天其或者將使昌後裔兮刻詩墓門維以詔千歲兮

金故朝請大夫同知裕州防禦使事王君墓志銘

自隋唐以來相沿用科舉取士歷數十百年其聞名卿大夫磊落相望可謂盛矣降及近代教養之法廢人材不逮古遠甚至於藝業往往偏駁不純工文詞者或缺於行富學問者或昧於政求其所謂全德君子蓋絕無而僅有焉今玉華先生華陰王君其庶幾乎君諱元禮字元禮世爲華陰人曾祖橫隱於繪事祖浩父珪字子玉始業儒有子四人長曰安仁次曰安上安雅安貞以安仁有幹蠱材悉委以家事仍詢之積粟遇荒歲則下其值以濟飢民賴以全活者甚眾鄉人以此德之安仁卽君之初諱也資頴悟少力學讀書雖祁寒盛暑不廢不數年一時同舍生皆師事之初仕郡庠日夢唱名云華陰王元禮登第騎從前導行至一觀有羽衣八出迎(俄)觀修整類古之得道者旣而相從上殿所語皆塵外事又二道者侍其傍顧謂君曰子前身中條山玉華洞主也詰旦以語同舍皆曰佳兆遂請更名元禮仍以玉華自號未幾登興定五年進士第初調防州中部主簿改辟乾州奉天令縣自軍興以來調度繁夥民不聊生逋竄者十七八吏因緣爲姦戶口日耗賦役無所仰給君初到官詢知其弊卽白有司乞爲蠲免公文凡三上而後獲從仍竄驗編戶貧富再爲銓次之懲其慢法蠹民尤無良者由是姦吏衰止一境遂安在任三年下無冤民獄無滯囚至今人猶以佛呼之會天兵南薅兼義軍都統再授隆德縣丞未赴遙辟興平縣兼平涼府錄事佩銀符綏戢軍民咸得懽心未滿補省掾再遷朝請大夫同知裕州防禦使事工辰京城受圍有客登門款話意欲相拉北遷君曰余雖官職卑微叨食廩秩餘二十年願得死京城足矣幸無復言客謝而去無何京城陷遨遊河朔者凡七年己亥秋徙居洛陽一時賢士大夫如紫陽楊先生翠嶺張先生李九山子微楊西菴正卿皆晨夕與之遊紫陽又其姻家平生尤相得遷徙流落未嘗一日相離乙卯春始歸故里以遭時多故五世不葬者凡七十喪皆舉而窆之于縣西南五方村舊塋之西二里許丁巳病革臨終戒家人勿遽哭俟纊息定

宇元禮世爲華陰人曾祖橫隱於繪事祖浩父珪字子玉始業儒有子四人長曰安仁次曰安上安雅安貞以安仁有幹蠱材悉委以家事仍詢之積粟遇荒歲則下其值以濟飢民賴以全活者甚眾鄉人以此德之安仁卽君之初諱也資頴悟少力學讀書雖祁寒盛暑不廢不數年一時同舍生皆師事之初仕郡庠日夢唱名云華陰王元禮登第騎從前導行至一觀有羽衣八出迎(俄)觀修整類古之得道者旣而相從上殿所語皆塵外事又二道者侍其傍顧謂君曰子前身中條山玉華洞主也詰旦以語同舍皆曰佳兆遂請更名元禮仍以玉華自號未幾登興定五年進士第初調防州中部主簿改辟乾州奉天令縣自軍興以來調度繁夥民不聊生逋竄者十七八吏因緣爲姦戶口日耗賦役無所仰給君初到官詢知其弊卽白有司乞爲蠲免公文凡三上

移時舉哀言訖而逝實五月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夫人李氏性賢明理家有法度鄉黨姻戚一無間言繼室文氏京兆酒司度判諱某之女也子男一人曰亨女二人長適任氏次適象氏孫男三人曰黑厮曰慶壽皆早夭曰頑童尚幼孫女一人適華陰劉尉之子清亭將以某年月日奉君之喪葬于先塋之此以夫人李氏文氏祔焉楊定季靜所撰行狀來謁銘庭與君同鄉郡所居相去不百里而近知其出處行事故不敢以固陋爲辭君爲人沈靜寡言溫雅有蘊藉及臨事剛決能斷始以壯年喁手取甲科慨然有經綸當世之志既而遭時擾攘淹留州縣仕不大顯顧胸中底蘊百不一施惜哉方在職時亭尚幼其所施設不能詳記故論次止於此然當時政聲流聞故人父老舉能道之不可掩也且白陵谷遷變以來一時士大夫虧名損節以取通於世者多矣而君獨窮守道恬然不以勢利干其懷則所養可知也不居好讀易有通其義者不遠數百里必往質問之葬年尤喜理性學故能於死生禍福之際安時處順無少疑懼豈非有得於小者歟是宜爲銘銘曰

嚴嚴太華作鎮西秦儲靈蘊秀乃生哲人哲人爲誰玉華先生學以勤積德由天成遊戲場屢儷玉駢珠手攀丹桂高步天衢出宰百里煦民以慈至今遺愛老稚歌思有蘊無施逢時之屯潛乎自守不緇不磷二楊張李一時名豪相從洛濱詩酒遊遨潛心易學洞究精微晦而不耀知我或希淵分似道允也其仁年開八秩脩然反眞先塋之阯閟此幽宮埋銘紀德以示無窮

故西蜀四川都轉運使王公墓志銘

維至元九禩歲次壬申春正月二十三日西蜀四川都轉運使王公卒將以夏四月某日奉其柩窆于龍首鄉之宣平坊從下食也夫人張氏贈嗣子徵衛哀襄事迺持前京兆府詳議官汾陽王君雄飛所作行狀來謁銘文將納諸壙中以圖不朽王君誠實士素與余相好也且徵亦嘗從予遊故不容以不敏辭謹按其狀序而銘之公諱楫字濟川

雲雷方屯天地革風鷹頡洞九域塞眞人勃興北斗側截斷襜足立四極三秦蕭條盜充斥迺建行臺俾宣力孰居幕中主籌畫堂堂王公萬夫特驅除豺狼翦荆棘百司庶府各職職休風暢洽氛祲息千里遺黎樂耕織仇方來臣皇怒赫雲棧天梯飽行役捷音屢報境土闢我馬玄黃非所戚帝頒璽書嘉迺績省郎漕司薦升陟丹誠炯然期報國日蒲虞淵忽沈溺佳城鬱鬱南山側埋辭幽宮紀功德千秋萬歲陵爲谷欲知其人視此刻

大朝宣差京兆路總管僕散故夫人溫迪罕氏墓志銘

公諱家人禮標內則五典載之竇訓二南首乎國風是知齊家之道不獨在于男子抑亦繫婦人焉去古既遠王教陵夷嗚晨之覺屢彰反脣之風彌甚至于閨閫之間柔儀淑行寂寥無聞者久矣其能體具四德外睦六姻有輔佐君子之勞盡服事舅姑之孝吾於今宣差京兆路軍民總管僕散公夫人見之僕散公諱浩字某龍虎上將軍定國節度使兼同州管內觀察使諱某之子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右丞相都元帥延安郡王諱端之孫儀同三司眞定路兵馬都總管諱某之曾孫夫人姓溫迪罕氏父諱某字某登某年策論進士第官至正奉大夫工部侍郎母郡侯夫人移曳氏生三男一女長男兄曰仲溫金朝護衛隨駕至蔡州歿于王事次弟曰仲良權京兆府事次某未仕一女郎夫人也和柔淑哲

出於天性結髮執婦道內外無閒言遭大變之後節使
君暨太夫人泥麗古氏俱無恙夫人與公朝夕佐餕問
衣燠寒奉養不懈二十餘年可謂孝矣舉家私屬五百
餘口善則賞之過則隱之無所遠近視之如一可謂德
合鳩鳩矣子男二人長曰蒲鮮早卒次曰老山宣差同
知京兆路都總管女四人長曰福詮自幼出家爲尼次
適平章兼樞密使芮國公孫兀可次適宣差延安路都總管表以中統元年八月十
三日終于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一粤以某年十月
十五日遷窆於咸縣洪固鄉鳳棲原之廉王村從先
塋禮也迺遣前行省郎中彫陰謝某狀其行來請銘某
不獲辭遂序而銘之曰

於惟夫人世胄高華天作之合嬪于名家舅姑在堂朝
夕甘旨小心兢兢以佐君子女宜于家男達於邦婦德

母儀于今無雙是宜康强以享多福云何中年奄終壽
祿壑川之西埋玉重泉刻詩墓門以永其傳

故宣差京兆府路都總管田公墓志銘

公諱雄北京人父資榮母張氏公早孤能自立身長七
尺善射與槊旅力絕人大安末天兵大入所向城邑崩
潰公附北京帥木達以身歸大朝署提控佩銀符時年
二十有二實隸先太師從軍南下收中州轉戰萬里凡
獲四十餘城所至常先登陷陣功在諸將右時太師以
王爵統諸道得承制拜封授公隰吉州刺史兼鎮戎軍
節度使易金符庚寅先帝新登基將親舉兵南伐迺大
集諸將問以方略時餘人各有所對公獨無言上問故
對曰異日遇勁敵出死力嘗自見之今奚言上大悅更
賜符印升千戶充御前先鋒使明年從駕至陝西既破
鳳翔駕還詔公率兵從主將按只解道漢川以取河南

踰潼門拔興元徑搗襄鄧壬辰春車駕會于鈞州遇金
軍公以勁卒鏖三峯下大破之河南遂平被旨招城邑
之未下者不逾月下十三城獲生口一十三萬七千戶
有奇及北徙渡河悉縱遣之癸巳詔書命公鎮撫陝西
秋九月至京兆屬關中新被兵城郭蕭條不見人迹殘
民往往竄伏山谷閒相與捋草實啖野果以延旦夕之
命强梁嘯聚伺隙相攻掠迺遣人四出移書招誘賊盜
望風皆束手歸附於是水陸運漕河東之粟以濟飢羸
益市耕牛子種以給之因此農事日修人用饒足北自
鄜延西鳳翔東南及商華州縣皆置長吏五六年閒流
逋悉歸市井依舊全秦千里遂爲樂郊甲午宣賜金虎
符以太原平陽兩路軍皆隸麾下戊戌赴闕見其三子
上喜甚賜名馬細甲弓矢佩刀俾專意征蜀拔成都定
五十餘城皆有功今上卽位有旨思見公丁未春三月

發自京兆七月丙寅入覲慰藉良厚八月得疾上遣太
醫診視弗瘳甲申薨享年五十有八上聞震悼詔長子
大明襲京兆府等路兵馬都總管次大器入直宿衛次
大成襲陝西京兆府等路都總管佩虎符俾護其喪歸
長安以己酉正月辛丑葬于咸㕑縣洪固鄉鳳棲原從
卜食也襄事有日以前進士太常寺丞高陵陽公狀來
請志其墓固辭不獲已嘗試論之公以魁偉豪邁之資
適遭興運依乘風雲遂立功業當大敵在前提戈犯陣
所向披靡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創雖古名將無以加
及受命西來弭節關右獨能專崇惠愛摩撫殘恩涵
澤濡闓境蘇息斯不亦勇者之仁乎宜其下車以來關
河響動懷赴如歸十五年閒人心感戴聞訃之日識與
不識莫不悲悼嗚呼可謂有遺愛矣昔人有言活千人
者子孫必封公平昔之所全活者不可勝數視履考祥

田氏之福蓋未艾也予男十人曰某女八人俱適名族孫六人銘曰

天朝造邦豪傑宣力矯矯田公萬夫之特四方未平公爲禦侮履鋒陷陣闘如虓虎所當者破維公之武奮迹乘時噓雲嘯風縱橫百戰卒定區中大業巍巍惟公之功帝曰欽哉汝功子嘉尹茲西土大麓高牙往保遺黎其靖子家始公之來千里蕭條遑遑殘民憔悴無聊風刀外割飢火中燒磨牙相噬夕不謀朝迺啟城郭乃立官府强暴我招羸瘠我撫爾安爾室爾闢爾土會是落蒿化爲禾黍昔餒而曉今飽而嬉四郊煙火老稚熙熙秦民戴公如父如母祝公百年富貴壽考萬里朝天銘旌北來膽裂心摧莫知我哀茂德元勳成而不有天或靳之俾昌厥後鳳棲之原有樹有封納銘幽竁以示無窮

騎尉賜緋銀魚袋考未滿值天兵南下遂流轉他境癸巳徙居平陽乙未行中書省劄充太傅國公府議事官中統元年陝西行中書省牌爲講議官三年以年老辭職閒居鄉里日與諸耆舊談笑爲樂初娶祁氏生三子皆不育再娶劉氏河中名族聰明有賢行能持其家年今八十四尙無恙次室薛氏生一女適陝西都元帥府王郎中男先公卒將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于范家莊祖塋之側祁氏祔焉禮也公字明之顓軒其自號也爲人沈重雅正與人言惟恐傷之至臨事剛決有勇不畏彊禦雖平時桀驁有權勢者不敢犯以非禮自其祖華國以來三世皆以文學著名爲陝右儒門之冠可謂盛矣然春官之選屢敗子垂成至於公銜憤蓄力躍棘圖中卒取捷而歸非有志者能之乎當汝官之日其治迹必多有可稱經變既久遺民故老零落殆盡無所徵考顧公肯區區自列之耶逮其晚歲安時處順優游鄉社不妄造請是以年高德邵聞望日隆一時達官貴重莫不賓禮人無賢不肖皆曰先生純德君子惜乎數有子而輒失之卒以無後嗚呼天之報施善人果不可以正理推測也系之以銘曰

壯哉長安古都邑俊德英才恆垒集來門三世攻儒術父子詞章相甲乙大名垂成還屢黜否極而亨公乃出橫掃千軍操巨筆唾手巍科如芥拾衣錦鄉關耀白日身列王官豐廩秩翱翔蘭省聲輝赫一夕銅駝隕荆棘歸來故里樂閒逸高會耆老推第一官幾五品年八十五福兼全人罕匹丈夫蓋棺志已畢後事悠悠非所恤佳城鬱鬱南山側吁嗟先生居此室千秋之後陵爲谷欲知其人視此石

元故三白渠副使郭公墓碣銘

公以乙卯年十月初四日卒於京兆府景風街之寓居權厝于城東南坊之精舍後己卯歲夫人雷氏踵門來告曰將以今年十月十一日遷公之柩葬於蒲城縣高城村乾柏原從先塋也敢以碣銘爲請竊惟庭與公同鄉同舍相得歡甚且變故以來交遊零落殆盡獨不肖爲後死今夫人有命敢不敬承謹撫其實序而銘之公諱時中字器之其先太原人後徙居蒲城遂占籍爲高祖諱機會祖諱完祖諱逵考諱瑞世以財雄鄉里皆隱德不耀妣同里杜氏生一男子公其長也齠卯嗜讀書穎悟强記少長業詞賦才思敏捷迴出倫輩府試第三人一赴殿廬戊戌歲天朝開選舉公試西京復中第三掄魁多士監試官尤虎乃辟公爲山西東路考試官明年擢所業謁中書耶律公於和林城一見卽加賞異屢有詩相酬和時方議逕水故道溉民田公爲條利害委曲皆合中書公意遂廣奏之上以爲材升其階爲三品命公爲貳仍賜銀符晝錦鄉社士林榮之到官規畫有方收倍常歲民賴其利既而護前者媢其功乘便相譖謗公恬不與較平宣廉公行臺陝西署公經籍所官因徙家來京兆未幾得疾遂不起矣春秋六十有一先夫人王氏前公卒生一男崇期後公之歿二十四年客死長沙有孫曰汝欽女曰壽哥再娶翰林學士監察御史渾源雷公之女生一女適京兆袁忱業進士雷氏有賢行公歿後誓守志終身人謂有共姜之操焉監察御史王惲以嘗其辭有在雷門善繼先聲適郭氏誠爲眞婦之句盡實錄云公之弟時舉卒于平水積有年矣弗克返其弟夫人慨然以爲己任創聞千里不憚勞苦躬取其櫬還葬先塋時人以此多之公天性孝友時舉百負之了無怨言中年以後愈篤志於學百家之書無所不

覽下筆輒數百語文辭煒然未嘗蹈襲前人工書法善談論喜爲後進講說經史聽之纚纚然若千卷行于世嘗試論之使君遭時奮身得位其事業必有大過人者惜乎生遇亂離流傳無(甫)歲雖晚得一官又不果行其志抑鬱以死豈非命也銘曰

猗歟器之生高梁垂歲學問能自强白衣奏賦入明光聲華(曄)燿驚四方眞人龍飛北斗旁明詔郡國徵賢良公乘其時亦騰驤揚(諤)發藻中書堂晝日三接恩非常高車駟馬還故鄉圖鑿方枘難相當勞之不圖祇謗傷冥冥造物孰主張善不必福仍罹殃奉先古原柏蒼蒼封高馬鬣公所藏立石隧首刻銘章千秋萬祀示不忘

寓庵集卷七

墓表

故嵩州安撫使成公墓表

孝莫大於顯親此前哲之格言也蓋人子有不幸不能終養其親而于既歿之後據親之功實行義懇求當世立言之士發揚論撰著之金石傳于後世使不與草木俱腐以自慰其疇昔養親不足之心亦可尚也已長安成氏子幼從予遊年甫及冠而喪其父自痛生之晚而親歿之亟不獲伸于終養之志故顧然哀絰之中參拳求予文以表其墓拒之再三而請益堅爲之銘曰

火辰曜輝金祚終中原鹿走兵叢叢公乘其時起嵩蓬手提長劍隨元戎指麾萬騎疾于風翦除强梗蘇疲癃捷書飛報達九重玉麟剖符酬傷功杞人一夕憂天崩

賢士莫障洪流東運開朔野飛眞龍四方豪傑如雲從老鵬垂翅俛搏空一枝甘與鷦鷯同人以富貴災厥躬知止不殆孰如公年登八秩資用充奉祀有子續其宗天之報施亦已豐樂遊原西卜幽宮高墳前直終南峰

鏞詩翠㊈傳無第

神道碑

大元故宣差萬戶奧屯公神道碑銘

龍興雲從虎嘯風列君臣際會千載一時淮陰屈於楚而伸於漢李勣晦於隋而顯於唐蓋聲應氣求天同神比不期而自合不介而自親故能樹偉績於當年垂榮名於後代今吾鄉宣差萬戶奧屯公其庶幾乎公諱世英字伯豪小字大哥其先居上京胡里改路金人破遼東最後得關中相地列營分軍鎮守公之祖得蒲城子孫因而家焉公之祖曰黑風佐太祖武元征伐有功封王會祖兀出益都府兵馬都總管祖蒲乃襲爵爲千夫長父閭僧昭勇大將軍新平縣令公自幼能自樹立與羣兒聚必以官長自居眾環侍如吏卒指呼使令惟命是聽其英雄氣槩已見於髫齔年中矣補冠以廕補官薦歷差遣丁亥歲任郃水酒稅監就充征行都統領軍至慶陽與天朝大軍相值公度其眾寡不敵徒死無益遂率眾歸降以材武爲皇伯撫軍所知薦之于列祖成吉思皇帝上亦喜眷愛甚厚屢除恩旨仍賜虎符俾隸朵火魯虎徹立必麾下效用庚寅歲王師復下陝右公與扎古帶偕至富平主帥命諸將分主其地公以桑梓之故願得蒲城帥從之至縣下令諭眾曰爾輩宂地以爲固不足恃也王師此來爲久駐之計爾輩詎能延歲月即吾眷鍾已具非不能掘地及泉隧而相見顧以鄉里之舊弗忍爲也爾能從吾令當還爾父母妻子復爾居業不然則齏粉矣眾相謂曰公信義素著今爲一方司命其言必不食盍往從之于是相率出降公溫言慰遣之眾意遂安時諸將之在宅邑者惟事屠戮編民連頸就死聞有漏網者皆裹瘡扶病無復生意視蒲民按堵如故莫不指以爲樂土至今人物繁庶屋宇具存垂白傴僂扶杖往來者踵相接于道非公曩日保完之力能至是乎蒲城既下公與大軍復合同攻鄜城既平鳳翔擊五峯山自隴州入一二里破鳳州眾取武休關至興元攻西和又攻鞏州再入宋境從皇考四大王大軍由興元應金洋州所至城寨無不降附復復徇三峯山下遂破金軍及奉上命鎮守河中招收天和人和二堡爾後偕塔海都元帥累歲征南十餘歲開其勤勞亦已至矣皇伯合罕皇帝在鳳翔也許公以河中府尹之職命未及下會以宅事不果其後公入覲上喜

曰襲之所許今當相付命有司草制公奏曰臣名在四大王府有年今改屬別部何面目見唐妃子母乎上始怒徐復喜曰爾言是也唐妃聞其言喜甚四大王嘗謂妻子曰大哥吾所愛爾輩勿以降虜視之及是待遇益厚與家人輩無異以至唐妃亦視公肥瘠裁衣制帽以彰殊寵辛丑歲夏河中船橋官謝以事誣公訟于有司奪公虎符唐妃聞之大怒言于上復以虎符畀公仍命皇兄蒙哥大王親草懿旨謂大哥以有功之故朵火魯虎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錫此虎符不可奪也仍授以萬戶之職今上皇帝在潛邸子貞入見蒙降恩旨亦歷敘迺父之功咸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河中公廢之正寢春秋六十有二以辛亥年十月葬公於蒲城賢相鄉萬勝原先塋之側夫人竹魯頑氏先公卒張氏出家爲女冠後公卒完顏氏亦先公卒再娶完顏氏今無恙二完皆

金名族俱有賢行二子長曰貞次曰亮壬子三月完顏氏挈貞入見蒙哥皇帝帝知其爲大哥子甚憫惜之復錫虎符仍降恩旨時貞年甫十三今上皇帝卽位貞復入見其所寵錫與先朝無異也公狀貌魁梧宇量宏廓外若矜嚴中實樂易輕財重義折節下士人無賢否交必以誠家無一錢之積秋毫不以取于民其爲人槩可知已性至孝王師之圍慶陽也金國遣盧骨鎚領軍赴援公統衆在前列家屬居後遂爲金軍所得公自度忠孝不兩立狼狽北歸其在北方也思親之心愈久愈切每夜焚香祝天願得生遇父母以報罔極之恩死不恨矣言訖仰天號呼哀動鄰里衆共止公則欷歔就寢淚浸裀席凡數載聞率以爲常上憫之天語慰諭期以必得及王師下河南公以父母之故願備行伍於是上下令軍中曰得大哥家屬者生致之無使驚怖壬辰二月

攻許州城旣陷有唱者曰奧屯公家屬在此公馳往視之閭門百指圍欒如故公抱持涕泣悲喜交集人以爲孝感所致于是舁歸河中益恭予職至於温凊之禮甘旨之奉必極其至時人榮之始公之來河中也孽河南伊民老幼九千口以乏食之故興總管扎古帶同請于朝有旨令平陽撥米九千石給付之時粒米如珠餓莩盈野藉此官糧獲濟者衆公之力也每來蒲城闔縣老幼出郭遠迎公下馬拜跪握手慽笑同行至衙命酒徧酌三行迺已不以勢位驕人故能大得衆心未老便欲退閒作知止歸來二堂此志竟不遂惜哉傳曰陰德必有陽報公所全活不可勝數其陰德可謂厚矣然才大而不見于用祿薄而不稱其德嗣續雖立而不及見其成人天年雖終弗克登于上壽所不足于公者此也使世之人不免有爲善之疑天其或者將大昌後之人乎

癸亥春僕方僑居長安嗣于貞奉前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郭君周卿所撰行狀來謁文以表其墓顧惟才學淺陋何足以當此然以往年亦嘗受知于公義不得辭且吾友周卿名德素爲鄉里所推服在公幕下凡十餘年知公行事爲最詳其片言隻字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僕何容喙焉故一依來狀次序而贊以銘曰

金行旣微天道在北眞主勃興羣雄效力公乘其時利見西陲授以虎節洞然不疑天兵四馳如火烈烈千里僵尸百城漂血蕞爾吾邦假息須臾天誘其衷難俾吾紓公旣戾止不驚不憚響動關河有來胥悅萎枯以膏桀驁以馴凜凜泛寒化爲陽春完我室廬活我老稚人被其恩家受其賜數生敵國塵隔南陔望雲淚灑陟岵心摧至誠感神有願必遂離而復合恍如夢寐版輿載御言還故鄉朝夕鵜搴滌灑馨香薄伐南方轉戰萬里

十有餘年勤亦至矣惟帝念功俾尹于浦酅榮就義始終廢逾旬報以得眾廢於奉已孝盡庭閒仁庇桑梓宜公宜侯書考百年一償不起埋恨重泉餘慶所鈞承家有于大嗣再成公爲不死有佳者城闕彼高原豐珉紀德百代常存

解州鹽池神廟碑

按尚書洪範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本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則周流十天地之間潤下之性亦隨所寓而有焉其味作鹹凝而爲鹽鹽之所出品類頗多就其最著言之其出於海與井者須資人力烹煉而成出于解之兩池者則冶畦其傍盛夏引水灌之得西南風起一夕成鹽蓋資于天非人力之所能與也天之造化神寶尸之此有司所以致謹於祀事焉而不敢忽歟夫鹽食肴之將生民之用而不可闕者也殷

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供百司之鹽圖經引穆天子傳有安邑觀鹽池之語春秋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即此地也歷代以來皆置官司漢武帝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鹽利之興始見于此後魏及隋嘗舍其禁與民共之然爲富室專取而貧民重困乃復歸之于官唐初隸度支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廣德十二年秋霖池鹽多敗度支侍郎韓滉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還奏實如滉所言乃賀帝請置神祠錫以佳名上從之號曰寶應靈慶池封神曰靈慶公宋兩池置官八而州有榷鹽院守二領之使民入粟塞下與鈔以給鹽一歲之出無慮四十萬習其利既博而不可勝計講臣議士使馳旁午睥睨惶駭莫知所以拯之之術崇甯四年春遣耀州觀察使王仲千發丁夫回山谷之泛濫完隄防之缺周池之壖作護寶隄百餘里又于隄之內起外堰以殺水勢外患既弭客水浸涸是歲鹽寶初成凡境內祠廟皆錫之封號兩池之神東曰資寶公西曰惠康公初年課纔十二次年倍之越三年遂底成績大觀三年加以王爵金朝因之解州安邑皆有神祠經金季兵火潛無子遺其環池地鹹滷皆不可井飲惟兩池中間有淡泉水特甘涼舊有龍祠崇甯閒封爲普濟公歲當炎暑常役萬人取鹽苟勺飲不繼則渴死者過半酌泉飲之則免於病聖朝開創就泉北二里許詔鹽司事至癸丑歲今上皇帝方經畧川蜀規措軍儲用度遣從宣府隴西李侯某實當其任值頻年霖雨遽失其利歲以國計爲憂乃禱於神寶氣凝結遂收

五歲之積奏奉聖旨建立二王神廟俾春秋祭祀焉於是鳩工聚材舍舊圖新建正殿于中央翼以列廡繚以崇墉像設儀衛煥然一新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乃不遠數百里遣介來長安謁予爲記予告之曰嘗聞天下名山大川有能產財用者考之祭法宜在祀典況茲寶池出億萬計所以佐國用備邊儲迺商賈之貨省飛輓之勞誠公家之外府也財用之產孰踰于此是宜廟食其神以報休德因爲敘其興造歲月俾刻之石而繼之以詩曰

解梁之野天啟靈池酸鹹是產軍國攸資歷代明王咸勤祀事旨酒嘉肴以答神賜炎炎劫火廟貌邱墟瓦礫荊榛狐狸燕居聖哲臨朝德參天地地不愛寶日增課利爰擇爽塏載葺新宮棟宇華煥像設尊雄宜干萬年饗此血食刻詩貞珉垂名罔極

雜著

謝賑平章啟

伏以陋巷棲遲方守固窮之節大臣論薦遽膺錫命之榮再省安庸一何僥倖獨行金戈南指則百越寒心羽檄東馳則三韓屈膝尺地一民莫非臣妾異方萬里盡入提封既外耀於武威迺內修於文教屈己而招來賢士虛懷而容受直言載振朝綱一新官制輕徭薄賦至矣爲民之心平獄緩刑大哉好生之德歷觀盛事應享遐齡臣久沐洪恩叨臨遠郡阻趨玉陛徒深戀主之心敬捧霞觴願祝如山之壽

又

伏以皇天佑德式開長發之祥華渚虹流爰紀誕彌之節時惟普率靡不謳歌恭惟皇帝陛下運應千齡慶承五葉大度有同於漢祖小心更法於周文聽言達幽枉之情爲政尚寬仁之德威加方外澤被區中龍堆慝嶺盡入於提封桂海冰天悉爲之臣妾謁四郊之和氣沸萬里之歡聲值此清商實爲慶旦臣肅將使旨叨領外臺遥百執事之趨阻陪北闕謹罄萬斯年之祝但指南山聖壽祝文

伏以寶曆授時適遇迎寒之候瑤光貫月正當誕聖之辰罄四海以懽忻同一心而祝贊具官某等肅將明命出殿遐方阻陪就日之班徒切望雲之意伏願皇帝陛下百神叶贊諸福駢臻被聲教於八荒泥車書於萬里優游恭己長居北極之尊安樂延年永享南山之壽

又

伏以氣肅金行時屆素秋之節虹流華渚天開上聖之祥凡託蓋容誰非舞蹈臣欽惟皇帝陛下性資叡哲運御休明繼四聖之經營荷三靈之眷祐以仁守位仗義

秋分自度微光無補九霄之月日願言退算長耀萬里之山河遙望闕庭聊陳口號

九曲黃河徹底清當年知有聖人生威行海外三千國恩浹寰中數百城村落有田皆美稼閭閻無地不懽聲同心願祝吾君壽億萬斯年饗太平

聖壽詩詞

伏以金風肅物適當建酉之期琳館延祥爰紀生商之瑞旦幾精誠仰格百穀伏願皇帝陛下德合撫疆慶流有衍靈源浩浩既積百以爭流叡算脩脩與大椿而比壽旁及羣生同蒙福祉

僧錄司齋意

躬率闔府官僚同發虔心詣開元寺山亭院敦請高僧某等修建法筵祝延聖壽仰冀仁慈之鑒曲垂保佑之禧伏願皇極安而四海清泰階平而六符正神威赫赫

罄大地以瞻依叡算脩脩等靈椿而悠久

祈雨青詞

伏以人爲弗淨故災異之洊臻天道無私惟精誠而可格俯殫惻愍仰黷高明申謝伏念某政失中和民多怨讀遇旱災而已甚復蝗害之相仍野草將枯農心奚望輒敬遵於道範用懇禱於眞庭伏望上帝溥臨諸神孚祐俾甘霖之大沛庶嘉種之潛蘇千里疲氓共獲秋成之利九重聖主永覓旰食之憂普錫餘休均霑庶類

大祥薦母青詞

伏以乾坤有誼難忘鞠育之恩日月如流俄屆祥除之日輒申哀懇仰黷靈心伏念臣某惡業延災慈闈棄養恨弗容之永隔纏悲恨以無窮不憑資薦之功恐滯幽冥之路敬邀法侶爰即家庭啟黃籙之妙科禱蒼穹之列聖伏望靈光下燭貞馭來臨靈螻蟻之微誠敢演汙

之薄薦滌除羅垢脫九地之沈淪升濟神明享諸天之快樂更祈餘福普利全家

馮子文集錢疏

竊以無妻曰鰥是亦窮民之數周人之急其惟君子之心況以散財乃可發身而見讓不爲無勇子文省差簪裘繼業詩禮傳家騰達官閥實吾門之俊秀笑談樽俎有乃父之風流適諸有室之懽俄值鼓盆之戚內無家婦孰主蘋蘩上有嫡親莫供枕水極至於此命也如何頃因青鳥之媒載結朱絲之契其奈家徒四壁囊乏一錢須徧告於達官庶共成於美事萬錢相助當不愧於古人後漢李固一飲必酬誓無忘於厚德儻蒙季諾毋吝郤

爲脫季將軍之難則漢有朱家釋越石父之囚則齊稱晏子古多好士今豈無人茲者儒士某派出高門生逢厄運幸脫迹於戎馬戰爭之地復寄命于市門商販之家零丁一身孤苦萬狀美玉方求於善價明珠深慮於暗投宜逢高義之人力拯窮途之客伏望激昂豪氣倡率同儕解疲驥於轅間出焦桐於爨下五皮勿吝其憐百里之才一飯必償敢負王稽之德如蒙金諾請扯玉街

京兆府灞河創建石橋疏

竊以墓欲起於九層必資累土功或虧於一簣豈足爲山惟人心有好善之誠則天下無難成之事眷此長安古郡實惟關右要津奈灞水之湍流爲秦川之巨患幸逢大匠誓建長橋願堅匪石之心端有移山之志今則功緣垂就財力俱窮緬懷四載之勤豈可半途而廢且

見義不爲則無勇勿替前言蓋作善得吉者常多芒觀後效如蒙金諾請署玉衡

又

竊以川惟設險不無泛溢之虞橋用濟人當作久長之計眷長安之名郡帶瀙水之瀙每逢秋夏之交輒有波濤之害揭厲而涉者觸歷乎千載沈溺而死者不知其幾人自非遇聞世之良工孰克建非常之大事今有山東劉君者世傳妙斲誓救生靈疊巨石於平灘架修梁於當路將使車不濡軌人無褰裳豈惟爲壯觀於一方實足覃仁心於百世然而厥功甚大所費不貲固知獨掌難鳴正要大家舊力敬修短疏徧詣高門伏望厚祿達官多藏巨室或貴冠上士或白足高僧共推拯溺之心永絕憑河之患渡羣蟻而甲科尚驗陰德之報不誣活千人者子孫必封昔賢之言尤信如蒙金諾請署玉衡

京兆府重修太乙元君上廟修緣疏

竊以品物生成雖資天地之力陰陽宣布實賴山川之神維太乙靈湫在終南奧境隱萬丈魚龍之窟司九天雷雨之權蓋有感而必通諒無求而不應星霜荏苒棟宇摧頹庶幾輪奐之一新須藉英豪之叶贊共成美事少答鴻庥十雨五風祈順成於年穀千秋萬歲慶永輯於皇家季諾儻蒙俞書勿吝

寓庵集卷八

雒著

爲張經歷世傑恆齋銘

震剛在下巽柔在上雷動風從迺恆之象君子體之其道有常止於其所立不易方宿貴貧賤毀譽欣戚一不動心介焉如石磝磝鄙夫惟世是趨翻雲覆雨棄瘠湎朕猗歟張君以恆進德我銘斯齋勉而無斁

楊經歷省齋銘

天生萬物莫靈於人人之爲人所貴者身惟茲一身以心爲主心本虛明湛然靈府感物而動遂溺於私喪厥眞(湎)乃訞聖門之學惟先自治其治如何省之一字朝詗夕察再思三思忠或未盡信或有虧善貴必遷過無吝改人欲既銷天理斯在顏淵克己孟軻守身三子一道遺訓生民卓哉楊君固嘗從事銘以勖之勿替

初志

王彥修存齋銘

厥初生民本眞渾然情竇一開以人汨天爰有先覺教之寡欲收其放心不遠而復性惟內守情靡外奔其人者去而天者存君子庶民閒不容指操之有要曰敬而已猗歟王生粹然天資以存名齋亦允蹈之孟軻養性顏淵克己彼何人哉有爲若是

藥郎中母寫眞贊

家肥而子孝義方之敎身老而康强作善之祥斑衣楚蘭玉成行捧觴一笑春滿萱堂

晉陶處士畫像贊

惟皇有晉奠此南方桓桓我祖奮彼戎行以藩以屏期永昌時邁于衰厲階日起國無忠人豈無孝子王家

既移我室如燬薄感我私爰適予止㊥彼菊矣其黃維金鑾彼柳矣有芾其陰浥浥缶觴以酌以斟孰云我樂我憂孔深悠悠南山實知我心往者則逝來者可悲嗟今之人遘此弗治自北徂南靡人克依他歧孔多周道斯微心之憂矣曷其能知

跋文子堂家傳

始予來長安獲識子堂於羈旅中時年七十八矣出雜文數篇老成卓絶殊類少年語既而知其潞公之胄父兄俱以詞賦顯名南方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惜乎早外翩翩然如冥鴻野鶴不可羈而有也豈所謂不幸中之幸者耶其記問詞意爲今羽流第一加之潛心力學未見其止異時爲㊥門頷袖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

跋陶淵明年譜序

詩家之有年譜尚矣所以著出處之實記述作之由于載之後使人誦其詩而知其志不煩注釋意義朗然蓋自唐宋以來諸名公皆有獨靖節先生闕焉今紫陽先生始追而補之起晉㊥乾宋元嘉六十三年之閒災變屢興班班可考學者先讀此而後觀陶詩則思過半矣

祭風伯文

伏以驕陽爲沴甘澤愆期顧四野以如焚憫三農之失望雲雖暫合風以漸驅敢罄微忱仰干靈鑒既少停於披拂俾咸被於霑濡既荷殊休敢忘昭報尚饗

祭飛蝗文

伏以驕陽愈熾方深亢旱之憂沴氣旁流又致飛蝗之害顧天災之流降皆丈政之不臧敢罄哀衷仰祈靈貺仗神威而迅掃庶田稷之無傷仍沛甘霖用成豐歲

祭句芒神祝文

時惟孟春律中太簇爰出土牛以勸農候神佐蒼精木官之臣著德立功濟世生民某來殿大邦惟農是職俾弗庇休雖勸何益敢稽大典敬薦馨香神之聽之錫以豐穫

灞橋破土祭文

昔鄭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然則橋梁之不修我有司實任其責某承天子之命來守此土凡可與民興利除害者皆當盡心力而爲之而不敢辭也惟茲灞河橫截大路當秋夏之交山水暴漲甚爲民患今將壘石以架修梁使往來之人不死漂溺以廣天地好生之德庶幾副主上愛民之心惟爾神其相之破土之初敢以誠告尚饗

謁城隍文

某承朝命來長斯邦凡四境之內一夫不得其所皆某之責實與有神分職幽明下車之初祇謁祠下惟神其臨之尚饗

宣聖廟上梁文

兒郎偉我國家誕膺明命肇造丕基宣五葉之重光協千齡之景運威加方外澤被區中冰天桂海莫不來臣日本月氏率皆聽命雖藉武功而定亂須資文德以守成若稽古道敦尚儒風申敕憲臺勉勵學校眷長安之名郡實關右之要津四方衣冠之所往來八州士民之所觀望其異端之教竟金碧以相輝而聖師之宮反風雨之不蔽幸遇某官允諧眾論共效誠心發公廩之餘糧割己身之清俸選求良匠貿易瓌材構大廈以垂成

舉修梁而高架聊伸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
關里衣冠在眼中要使秦民知禮義挽回鄒魯舊家風
　兒郎偉拋梁西豐鎬相望路不迷文武沒來千百載
至聖風化在遺黎　兒郎偉拋梁南不須金鼓下湘潭
指日吳儂修貢職吾君聖德與天參　兒郎偉拋梁北
天威不違顏咫尺年年萬國會衣冠顧比眾星長拱極
　兒郎偉拋梁上且喜斯文天未喪五雲缺處望奎星
今夕光輝長萬丈　兒郎偉拋梁下行看千區廣學舍
養就堂堂將相材端與皇家衛宗社　願上梁之後教
化風行英髦輩出一一抱淵騫之德人人懷游夏之才
采百氏之精華抉六經之蘊奧爲聖賢傳正道爲邦家
建太平社稷延休生靈蒙福
祭亡友郭周卿文
維至元五年八月日京兆敎授李庭遣男謹以清酌之
奠致祭于亡友前行中書省員外郎郭君之靈嗚乎哀
哉惟君之德玉粹金精惟君之量嶽峙淵渟其議論可
以聳動臺閣其才氣可以彈壓公卿奈何稟命奇拙遭
時戰爭上無北海鶚書之薦下無汝南月旦之評鬱素
懷其莫展卒坎坷而無成此有志之士所以捐心掉痛
憤造物者之不平也況與君同鄉同舍厚爲友生周旋
於場屋及流轉於兵塵者五十餘載何嘗不同止而同
行嗟晚歲之參差恨會合之難并忽一僨而不起竟埋
玉於佳城嗚乎哀哉然而君之行誼信於一鄉名譽達
乎朝廷二子成家玉立崢嶸有財可賈有田可耕年開
七秩而死亦可無憾於冥冥矣乎生故人零落殆盡惟
我與君落落相望如曉月之伴長庚君今先我而逝雖
獨在何以爲情因老稚之告歸書片紙以寓誠魂若有
知飲此一觥嗚乎哀哉尚饗

故宣差絲綫總管兼三教提舉任公誄辭
維大朝丁未歲某月日宣差平陽太原陝西三路絲綫
民戶總管兼三教提舉任公卒于太原春秋五十有六
越八月公夫人與其弟奉靈櫬歸長安將以某月日葬
於某祠京兆行部郎中邵公既撰墓表仍命晚進李庭
爲誄辭公名家子自幼力學業進士在場屋聞聲華精
甚雅有大志常撫几慨然思效用當世以立功名適遭
變故流離久不得遂大朝開創初設科舉以詞賦擢上
選授府學教授今參政盧公其甥也方蒙上眷倚因薦
公於朝兩賜召見恩禮甚渥乃命總督三路蘭絲之稅
兼領三教事公既久遊民閒知時利病懇遣黎之凋瘵
興聖道之晦蝕誓欲剔除宿蠹振起儒風使大東無告
病之詩予矜免廢學之刺關中士民亦引領北望㫐㫐
然如飢兒之待哺也軺軒既南卒於中路訃音一傳遠

邇嗟悼衣冠爲之褫氣朋友爲之痛心嗚乎哀哉公
瀾洶怒之時風雨交至之際而巨航沈覆大廈傾頹灑
三江之水以爲淚不足以泄其哀震九天之雷以爲聲
不足以攄其恨困窮之民誰與撫摩孤寒之士誰與慰
藉徒使貪婪快心忌媚得志也嗚呼噫嘻殆上天之意
未欲平治歟抑素王之道將遂湮滅歟不然何奪我公
之遽也僕與公有十五年之舊經亂睽違久矣前年冬
始會於洛水之北置酒談笑竟夕懽甚既而有書相招
故今年春挈家來長安擬依公以爲生竈突未黔公其
死矣撫棺長號肝膽摧裂奈何奈何雖公之壽命修短
有數固亦吾之平昔數奇所向多薦福也夫誄者所以
累其功德而哀之爾公有康濟天下之心未及施爲而
逝百姓不得被其澤四海莫能知其心尚何言哉今但
形容一時人情所以思慕公者蓋如此亦足以質其誠

心所存有不可掩者使天少假以年得盡底蘊則其所
成就爲如何也若公之世系與夫出處歷官之詳有邵
公之墓表在茲故得以略之誄曰

維古長安衣冠淵藪煌煌任氏世德斯茂(淵澤)奕贏以
惠順後起生我公爲時俊秀英聲輝文振孤雄
一鳴驚雌東昧風馳冥冥遂此格闘鵬旅十年懷寶不
售六合電蒙初覩清晝噭噭遺黎尚多疾疚構實恥
緩冠斯救超遙君門萬里一叩蜿蜿老蛟久蟄蛙黽曉
遭風雲始引其脰方驤方騰俄墜而蹈平生志願于不
一就理玉重泉百身莫贖嗚呼哀哉初參政公垂髫而
孤孰恤孰收員氏勤劬六翮既舒奮飛天衢率成宅相
光我門閭明明天子作其卽位仍爾百僚孰濟予治維
參政公知公之志爲國舉賢(甫)以親避曰臣有舅可任
以哥乃引乃贊乃兒以教帝曰俞哉汝往其試蠲稅不

均汝其理之聖教將頹汝其起之公拜稽首曰臣敢解
有辜其車四牡翼翼載瞻河山伊邇鄉國書錦方榮夜
衝陵替通經者復國有明制維彼掊克梗我天惠蓽門
圭竇虐以毒稅遑遑貧士欲追無計庶幾公來叫閽訴
帝今其死矣執拯斯弊嗚呼哀哉水有蛟龍網罟不施
憧魚鰕蜬涵泳游嬉龍既亡矣漁人昌矣擾擾鱗蟲維
其傷矣山有猛虎斧斤不入檜柏松杉參天蔽日虎既
蹙矣樵蘇至矣鬱鬱窮林維其悴矣鳴呼哀哉謂天蓋
高漠漠無知胡爲日月贏縮不私胡爲寒暑往來應期
謂天有神報施不忒胡耕之贏而虎之力胡天平回而

壽乎跖心存蠹物天必優之志在利人天必讎之悠悠
造化有柄孰尸紛綸茫昧莫測其爲落嚼酒噴詩劇談縱博不見幾時忽焉
拘窘一椓嗚呼哀哉浩然之氣有聚有散乎湛然之性無
虧成乎出入化機本無心乎豈數已定莫能逃乎蒼天
無語吾誰是詰聖人不作吾難是質公方偃然寢於巨
室我徒怛化嗷嗷奚益天穹地大歲月無涯倀倀行旅
曷日還家體同太虛蟬蛻浮華公乎何戚士民之嗟嗚
呼哀哉

故諮議李公墓碣銘 幷序

至元壬午夏四月二十日諮議李公卒於安西學舍之西館享年八十有四將葬其子居仁翬衰絰稟然執牋來告曰先人平生文行卓然以時命不偶故不大見事業於世竟齎志下泉惟是表章於後者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屬筆爲請若惠顧而不拒孤子之厚幸也予辭以文力衰散不足以發揚先德則再拜曰願終允之乃諾而銘諸公諱庭宇顯卿華州華先人幼罹兵亂上世名諱與其事跡無傳可錄考諱郁少明城旦書爲郡法曹凡所讞當一歸平恕鄉邦稱文無害尙氣義重然諾三娶毋氏薛張雷公張出也蚤逝雷撫過所生性穎悟齠齔入小學日記千餘言法曹府君欲令讀律公曰申商之法豈能加於周孔之道學儒不愈乎府君大奇之卽爲擇師訓勵篤學十餘歲已有能詩聲十六應詞賦進士舉比廁冠兩預鄉薦一赴廉試方唾手取青紫而金季已亂離矣其間於擇術如此二親捐館逃難奔竄於商鄧山中歲歉無食人相魚肉公獨煮木葉溪毛以沃飢㊀腸不隨衆武弁王帥性嚴急素敬愛公每苛下以非理公輒勸解中爲之譽威衆皆賴焉其仁化强猶如此北渡居平陽董府君之館教授生徒日與胎溪麻信之盤谷李濟夫游從二子文彧鉅公也商榷質難方日加益而不自知甲辰歲中書胡君行省陝石牌公爲議事信執方守正不能詭道隨時居無幾卽揚衣徑還奉先復與郭濂溪周卿郭太非器之王安素壽之盍簪切磨講習有日新之功焉會紫陽煥然參議宣司尺書以招公卽應命長安名士之淵藪也如楊寺丞君大用張郎中君美同講議祖卿焦諮議元發來講議明之皆魁才巨德又得與之文酒相徵逐則智刃日益利文憲日益開取心注筆浩乎其沛然矣公天姿旣高凡遷皆翩翔於名公之閒其能取諸人以爲善卓卓自成立如此中統元年廉相國平章商參政左山復澈宣撫之職卽署公爲講議事有不便言無隱情必至得中而後已其知自處之分如此左山少日常與公同研席知其貧素仟飢東將謂來使曰此閒舉不肖蒙苟得之恥與其俱失昜若兩全竟卻之其明於辭受之義如此至元丙寅有獻諛於秦蜀省宮欲爲立德政碑者謂公曰若可當筆所潤至厚幸毋拒也公曰德政有無昭昭在人焉可誣也竟峻謝之其不爲利回如此至元庚午敕授京兆教授以斯文爲己任凡授學者一經指諭悉有㊁度可觀文廟之頹圮者建白而更新之南冠之縶維者引手而拔出之爲學官首尾三十年英胄貴彥達官顯仕多出其門其成物之功如此至元癸酉安西開府首以公與楊潛齋諮議王府事示養老優賢也公雖以文章名世而沈潛於性理之學言無假玷行不崖異一舉足必以忠信誠實爲本故與物無怨惡不卽人而人卽之其自得之深如此平生所爲文章有寓菴大全集若干卷詩材羣玉山集三十卷夫人納合氏金源名家子男三人伯卽居仁業儒主韓奕簿仲曰居敬有幹蠱稱季曰居義亦在仕女一人適同州醫正嚴永昌先公卒男孫六人俱幼獨常論之士之田處顯晦者才與命而已半途而廢不成焉者不論也才而遇則致君堯舜躋民仁壽建功當世流芳無窮亦常事也如不遇焉則讀書樂道敎育英才言而世爲人所誦行而世爲人所法天壽不貳俯仰無怍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嗚呼公乎亦可以無憾於九原矣銘曰

官雖不崇德豈不充祿雖不豐學豈不工司命乘除何嗇于公爲善報福效未昭融非公其躬後人之隆刻我銘意以表幽宮此文先生之墓過者肅恭 王博文撰

右寓庵集八卷元李庭撰庭字顯卿華州奉先人生於金承安四年己未沒於元至元十四年壬午得八十有四年十六應詞賦舉進士遭亂竄商鄧山中年二十七金亡北渡居平陽後陝右辟爲議事官廉相國商參政爲陝西宣撫又署爲講議至元庚午敎授京兆敎授有寓庵大全集若干卷均見王博文撰墓碣銘明文淵閣書目有李庭寓庵集十卷今 四庫未收各書目亦未載荃孫在京收得孔莊谷微波榭鈔本甚舊詩文止八卷與文淵閣目不合中又雜出元末人詩不知何集合併今細爲抉擇文四卷止有代劉仁本送福建省平章事燕公序在至正二十一年時代太不相值詩留二百餘首分爲六卷雖不能見寓庵全豹較輯逸者已爲多矣山西金石有二篇均見集中宣統庚戌九月重陽日江陰繆荃孫跋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

別知賦送袁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幾偃蹇以自窮誓斂裳以遐征兮抗九霄之雲龍頫三辰而徘徊兮遲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倀倀兮亦踉蹌而在茲吁嗟乎世惠之浩浩兮恥謂人以不賢陳佩玉於交逵兮被涂輿以瑤環設厚顏之鬱沈兮孰敢卽問乎津涯發疾叫於咽嗌兮衆披靡而莫支夫治倡之狐惑兮豈不足於內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返忌乎醜夷惟前聖之無悶兮老氏亦貴夫知希顧涼薄之多愆兮猶悽愾而尙辭予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予以不及兮又證予以其可予嘗究往來之爲道兮論因革之爲權莫或知其瓠落兮子獨謂其固然庶久要以自輔兮克有聞以時行忽先我而南驁兮殆若爲乎予情迺歌以送之曰長江渾渾兮春汎綠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海我賦兮非以病我吁嗟兮昔之盛者何其多

古劍賦

吳季有劍古所服兮先時利行後伏匿兮歷世十百神物來兮精英上浮久乃識兮截截庚庚玉理側兮質化光泯黝正黑兮匪視白日澹斂色兮燧人司金石水泐兮終古不磨奇雄特兮勿褻勿試靈具戒兮鬼巨瞰瞰頭鬙鬙兮竊擬窺之目造慝兮靈怒殛女不女貿兮神宮無人帝湛默兮季冠加山采衣翼兮長身好修又正直兮稱是容佩有加飾兮魚室珠襚雜文織兮虞於帝傍順降陟兮握奇中運授神職兮旋陽制陰物不忒兮辟卻百非五兵息兮大宰不劇完以爲慝兮變窮於傳填無極兮

畫枯木賦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嚙食兮骨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忽機釋而神旋遺衆壞於蹔有勒不毀之所全或堅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淪穿滄無由以如晦悅嘆規而能圓滔黝乎其既失旋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孰春秋而論年噫吁嚱被草以毛宵慮用丹眥爲流眩頤常注次獨何爲托寂寞於無意而刻畫其不傳

木齋賦

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羣木之間謂之木齋予愛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

夫何肆矸以嵯峩兮據積水而鬱盤在梗柟與豫章兮駱松柏之凡凡攬芳草之盈庭兮聽鳴鹿之呦呦予緩於滄浪兮沐予髮乎飛瀑予潔清以有待兮歎望之而煩高絓余驂以弗馳兮氣綿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

苐兮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已兮退自修乎茲室

操

思魯琴操

龜山之陰陰兮有雲乖天河目而海口兮將見其人望之彌尊兮卽之彌親大音寥寥兮中信而眞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　原序

國子祭酒魯公伯子翼父作味經堂自爲記以勖其子遠公嘗命遠從余遊故賦此詩

維昔元聖有子過庭學禮學詩詔之叮嚀面牆之窒絲不知味親能使學不能使嗜觀於悳容聽於悳音詠歌厥旨

周旋實悅我心邈乎千載聖往言在舍而不求匪罔斯迪喪友翼父窮經篤行既有諸躬思貽厥後既菑既畬俾稼之食既畋既漁俾俾鼎之實作堂高明曰子遠來吾經在茲遠其味之始子虛嬴劒劒來食茹草飲水以禦朝夕窮人得歸臣我父師俛焉斯文老至不知煌煌靈芝如彼嘉玉薄言采之在彼中谷南陽之人來詹來言君子豈弟宜其後昆

題宋誠甫侍郎綸亭

岷源建高駛無游舸漢曾其委安流滔滔　爰有君子亟綸其下雖不得魚意甚閒暇　援藟引葛至於中沱陰樹以休悠悠永歌　逝波汩汩不轉經石樂茲忘憂

矢言不食　烝然雲興風舉以高馳翔中天遺景九皋水其落矣魚亦潛渚瞻言鳳好除於風雨　風吹衣裳彼爲栖栖行吟望子實勞我思　山有榛栗河有鮪鯉豈其飲泉必冷之美　君子冠純秩秩大經洞有清酌可以濯纓

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兩崖之間曾不容舠曰雲悠悠與山俱高

趙忠簡公祠堂詩

至順三年春解州閻喜縣學用禮部符祠其鄉先生故宋丞相趙忠簡公六世孫國子博士篔翁求處集作迎送神詩

山河邈悠宗國爲虛騎箕來歸懷此故都鳴梟在樹飢鱷在渚閟宮不存公食無所董澤之陂有蒲與荷子孫具來式燕以歌瞻彼洛矣其水泱泱斯文在茲俾忘（原注秦檜既貶趙公於泉南隨使人過殺之公臨終從所寓寺僧索茶帛一方書其上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閟以付寺僧而絕閻喜之董二公鄉也）

賦衛節婦王夫人

汎汎淇水岸有佳竹閟門閟門嚴嚴樂爾貞獨汎二淇流岸有松舟閨門閟閟樂爾貞醜汎汎淇右有堂孔阜娟娟貞幽肅肅眉壽淇原有泉可濯汎汎淇右有亭鬱勺尊樂爾高年高年樂止亦有孫子式歌衛風以告國史

題學易齋　自注其大將詣孔陵

惟學易君子愼其齋居動息有存起處是於奇耦玩畫方員視圖書循靜始夜根動初罔不在中日居月諸乃秉元化以時盈虛其惟元聖啟我後愚載瞻巍巍魯陵鬱如

古詩五言

諼草生竹閒

諼草生竹閒翠色相綢繆美人欣有託君子故忘憂昔聞有鳴鳳飲水來丹邱不食衆木實樂只淇園秋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幽花在崖陰以彼貞女姿當此君子心春陽不自媚夕露忽已深湘妃昔鼓瑟悵望蒼梧岑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宮闕何穹窿牧馬草上露吹笳沙際風帳中忽聞雁傳令殼雕弓翁方綱曰勁氣自實景出之

書上京國子監堂

神京極高寒幽居了晨夜雷風無時發靈雨每飄灑炎光不到地蕭爽度長夏大化漠無宰豈必車閉治揚雄不曉事守道栖栖者玄紐百無徵曰憂設盈把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林對月

日落次榆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玄兔在昆畢草樹風不起蛩蜩絶喁唧天高露如霜客子衣盡白羸驂

酸餘棧葵婦泣幽室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沒驛人告晨征曈曈曙光發

憶三十年前與元復初參政同賦秋日黎花元有句云朝食葉底黎莫看枝上花而忘其後句因續之云

朝食葉底黎莫看枝上花花開食實後霜風振長柯遠水良可鑒彩雲亦易過念爾白於雪日莫當如何

李老谷

十轉山崦交九度沙磧溜始辭平漠曠少接山木秀老病畏行役慰藉得良覯秋嶺晚更妍寒花畫如繡故園夫如何朝陽炷霜柚

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殼儀羽集雲路寂寞旅書閣老大長郎署爲山望成岑織錦待盈度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賦水木清華亭

中流泛蘭枻望彼嘉樹林落日蕩野水浮雲生夕陰游魚戀芳藻好鳥鳴幽岑爲樂恐易老吾將脫朝簪

天厤戊辰前續詠貧士一首

目昏畏附火枯坐寒窗中破褐著絮重虛豆兼冰崇病解凍近翻驚紀年窮貰酒欲自廣無錢似陶翁

又一首答舍弟見和

蜀侯昔罹憂嶺海萬死中詩書庶不泯焉思祿位崇爾來五十年所以四壁空涉世惟信道卓然立頹風浸仕非我能倘貧豈人窮深耕定有獲歸嘆兩衰翁

後續詠貧士四首

老骨寒不寐夜長兒聞風心悸危欲折踦踏敢絮中雞鳴當晨餐馬疥芻不充山童衣百鶉喚之愧恩二求火掃木葉庭樹亦已空掘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荀豫半馬性喘放春草豐

歸蜀越關隴棧閣危登天適越河濟隔堰水丈尺間飢寒迫日暮舟車計茫然東家有一叟欲去初不言早朝聽詔畢喚馬閭閻前童奴受宿戒向暖爭相先聞之瞋

兒子我何爲汝牽屢無千金賈吾足安暇憐

爲政貴察色讀書在研覃司視既不明兩者無一堪尚不追吏責爲師固宜慚聖世無棄物況茲久朝簪決去豈我志知止亦所諳願聞南山下菊根浸寒潭淫餌千日期冰臞復清函老馬果識道更服鹽車驂

天風夕號怒勝想殊清妍採架得古書前日手所編奈何視茫茫字若萬蟻緣精意成寂寞悶悵還棄捐於惟仲尼衰清夢不復然小子未聞道何以卒歲年

觀花有感

掛巾花樹枝酌酒花樹下風吹巾上塵花落手中罍清唱起相壽毋遽且聊暇流光急去人莫怪秉燭者

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洒赤城觀蕭騷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龍喜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興倚杖眾雲散

鎖曰翁尊溪曰此方是不舊一字儘得風流其傾倒此詩也至矣

同閻學士賦金鴨燒香

黃金鑄爲鴨焚蘭夕殿中窈窕轉斜月透迤動微風綺席列珠樹華鐙連玉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夜終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疏條栖鵲寒衰蕙流螢冷戀

闕感時康懷歸覺宵永晨鐘禁中來白髮聊自整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桐陰秋轉薄井氣曉爲霜交柯舞幽鏡墮葉響鳴瑞高巢翠羽下澄水玉虯藏上人從定出行吟繞石牀

送吳子高

懷寶獻京國悼亡還獨歸日落雲中樹風吹江上衣湘靈瑟在席織女石支機遠道多寂寞強飯勿相違

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遂崇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醉來紅袖近歌罷綠雲消揚州問何遜何似董嬌嬈

寄題新冶亭

窈窕治亭莫蕭條江南秋汎覽山河外張樂鳳凰邱公子飛翠蓋美人泛綠舟從茲至黃髮樂哉以忘憂

題僊耳東坡載酒堂二首

駱二僊耳城歷二桃榔樹百年遺故邱新堂設賓阼清風海上來朝陽在庭戶丹山五色鳳覽德輝來顧甘心熟桂酒羅列俎豆諸荀黍多孫子食飲祭先具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遮

鑿井得甘泉渴者恆自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海南絕風雨水木況華滋鄰舍解讀書諸生還誦詩何必懷故鄉且樂聊在茲星河度白鶴山月懸峨眉來晚去何速勞人千載思

鍒曰長公在昔人皆愚之今也人皆思之能抑其惡而揚其所由思則可以自立並可以識伯生此詩之旨矣

盜發亞父家寶劍寶累之家開寶氣盡獄吏書盜詞盜言惟見寶豈知亞父誰項王不寶善弟子逢與尸黃腸下深錮千歲後何爲大河繞城東落日耀城西過客立城下踟躕望安期

盜發亞父家寶劍寶累之家開寶氣盡獄吏書盜詞盜言惟見寶豈知亞父誰項王不寶善弟子逢與尸黃腸下深錮千歲後何爲大河繞城東落日耀城西過客立城下踟躕望安期

應制題王朏畫吳王納涼圖

雨過太湖上風生響屧廊紅綃拂几席白紵製衣裳朱光淪厚地明月在高堂何以保玉體長年樂未央

步虛詞四首

步虛長松下流響白雲閒華星列燿火明月懸佩環肅然降靈氣穆若愉妙顏竹宮澹清夜望拜久乃還

稽首望太霞離羅間層霄細縕結沖氣要眇出空謠前參千景精後引務猷韜攝衣上白鶴招搖事晨朝朱光出東海高臺迎赫曦六龍猷陽燧九鳳保金支鍊丹軒轅鼎濯景崑崙池拜賜冰玉佩元洲共遨嬉學仙淮南王問道劉更生三年鍊神丹九載凌上清日月作環佩雲霓爲旆旌回首召司命靈雨灑蓬瀛

題商學士畫

方士好服食商山多紫芝采之長松下濯以清澗漪蒼涼百里內秦皇都不知駕舟載男女築宮東海涯

贈藝監小吏

廣衛何迢迢榆槐蔭破之鼓鐘晨莫起車馬中閭咷此有袞居者閉戶教孤兒十歲學文史十五從吏師丹青出天性落筆有令姿藝監取材伎小大無一遺署兒筦庫下祿薄不足爲手持一束書求以慰母思告兒勿薄吏公卿出自茲請看孟氏里輒母自有祠

記子昂畫

春風動蘭葉庭戶光陸離言收竹上露石角掛練衣車行不擇路茅茨何楚楚遊子憺忘歸徘徊歲云莫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陝郊得時雨生意始來復存者事稼穡還者昔牆屋安
知渴瘵餘政可致新福闢除正廣術區井表深瀆均齊
定愜志忠厚保敦篤豈無憂世士受仕在芻牧爲義苦
多違好名常不足治書蕭將指善類庶有勖

送張道士歸上清

白雲訝水上自古多仙人手攜絲玉杖頭戴白綸巾袖
中出風雨天上禮星辰歸來庭戶靜芳草自生春

日出行

日出上城府日莫當棄歸城門已擊柝出郭何焉依下
馬投館人空垣月當扉涼風振庭樹巢鳥屢驚飛起坐
搔白髮忽忽如霜韋補周公不復夢仲尼故霑衣老菜有

孺色傳聞惟食薇求之事已晚徘徊行道微

贈治冠者

車馬入隘巷言尋治冠師反關不受客高坐哦風詩布
衣不掩膝晝食甘藿藜冠成動經歲不售亦不辭我少
好文章把筆無不爲愧爾爰寂寞憤與當自茲

贈寫眞佟七明

佟郎居上京閣人如風花拈筆寫其似千歲嗣英華邇
來七十年將相紛在目來者有如此往者那可續昔我
初北遊面白鬢如鴉點染煩粉澤華皇映丹霞今如雪
中松苦硬雜蒼白卻視當年容邈如不相識不識當如
何臨風且長歌黃雲接河漢白雪漫坡陁乞身願歸老

訪張超谷漸覺巖險迫冰生玉井頭日射仙掌側豈無
鐵鎖懸翻身若飛鶻恐煩華陰令不奈昌黎伯王事況
有程車馬何忽二流觀終南山周覽天府國爾來十七
年欲往不再得山河想邈悠傷殘轉論索摩挲商老圖
彷彿希夷宅高哉蓮華峯白雲澹秋色

寄幻菴主者

朝遊武夷麓莫入匡廬岑放舟臨野水采藥過幽林清
泉磨寶劍盤石鼓瑤琴臘月歸溪上還作棄春吟

賦茅山道士雲松巢

昔年李太白廬山思結巢寰雲自天上和鶴止松梢道
士潘閬遠高居古大茅謂經門臥虎看劍石試蛟飛步

脫鳧舄長吟吹鳳匏九江攬秀色許爾作神交

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

殘雪松上落輕冰硯裏生寫詩過夜半欹枕又天明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不愁勞弱翰亦足助高情

題李溉之學士白雲半閒

山中多白雲何由到城邑招之恐不來欲攬遽無迹栖遲候晨光納牖作秋色用冲不爲盈常佳盌若容分張任蒼松散落還白石自照香鑪峯隱身仙掌側有恩封一鄉與子當共食

題浴日觀

煌煌赤老烏三浴乃出海波濤始晃漾宇宙破冥昧西

登泰華顚東望方丈外稽首希夷翁今晨良慶會

爲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大茅千仞下結屋三四楹雲林戶牖潤鶴去海天平坐上發長嘯人間聞玉笙厭苓春霧重煮朮晚烟輕緣室嘯丹氣蒼崖受日精燕遺伐木斧眞降引霓旌九鼎金還就千齡樹不傾問誰解詮解居此云是范長生

吹笛圖

白雲悠悠去長松披高巾匡坐吹笛人似是馬督郵飛鴻遺哀響幽泉發春流女樂亦何有逍遙以忘憂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甘君有良材於政無不宜白頭邵縣下尚覺非所施奈

何覓庳宂的可紬吏師豈直名吏師積學本書詩高情抗浮雲廉節濯清漪君子安所遇固無喜慍辭嗟我忝從官簪筆侍殿帷竟無國士薦徒稱故舊知晚歲向田里黎杖相追隨尊酒日怡老未爲負明時

送李彥方閩憲 原序

文監李公彥方出貳閩憲伺朝羣公皆賦詩曰爲贍彥方屢擢臺職激揚之宜有不待予言者適有一事深有感於愚衷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憲中至於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於彥方之行發之去一賊吏治一獘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集臥病而目眚爰掘起書此云

七閩去天遠顚連苦無告牧人受深寄時睹爲暴犀象雜金貝飢渴劇飫膏大言相鄙夷豪奪心自狡豈無循廉吏竇病黑白撓聰明屬旒黈聽學資所弼左侯金閫彥圖史擅譽校晨聞大夫奏夕理式庾棹君子慎修

職窟適豐廩稍蕉荔甘多毒薑桂老堪芼所懷延平尉
揚休似明道授受有源委精微足深討言立聖如在表
正愚可造師匠久不興眞妄如枘鑿云何諸支離肆誕
長凶傲異言古所誅末學足深悼閩雖在海隅前聞此
淵奧正詭從簡編良俗宜善導贈言不及它持此永爲
好

題鄭秀才隱居

陶翁昔好菊荒徑不暇鋤素琴初無絃名酒亦屢虛雖
有五男子俱不解讀書淒涼千載下高名將焉如不如
鬼谷洞鄭子樂有餘種菊以爲田二中更爲廬善藥不
二價詠鴉送居諸有興揮五絃涼風在庭除時來青田

鶴亦出濠梁魚昨者遊京師侯門曳華裾捧檄忽一喜
翩然告歸與芳蒲采甘露玉漿釀清醑老父坐堂上稚
子具饘與晨遊南山陲暮濯清水渠庶閒撫猗蘭房中
詠關雎吾此得高壽何必南陽居

題朱郎竹木

猗猗淇園竹結根磐石安枝幹相扶持風雨不可干其
實鳳所食君子思保完恆恐聲影疏蕭條霜露寒金玉
慎高節千載承清歡

詠史

軒后邈已遠漢武亦雄哉荒忽九州外百年過煙埃變
化庶長久臨海築層臺黃金靡鏤飾喬松擢長材樂通

竟先死孫龐慈未回不知作者意空令來者哀奉盤泣
緊露馳道殷奔宿志氣昔所在風雲恆往來

書古木

荒郊臥蒼苔蛟龍在其上不知風雨來垂影一千丈後
主撥鐙法江南久寂寥空令沒骨畫容易媚中朝

賦蘇伯修滋溪書堂

滋源恆伏流春雨川迴盈林疇廣敷潤草木俱繁榮臨
深見遊儵仰喬有鳴鶯君子樂在斯齋居托令名積學
抱沈默時至有攸行抽簡魯史存采詩商頌幷禹穴追
馬公湘江歌屈生紉蘭不盈握伐木有餘情浩然欲浮
海歸興還濯清方舟我爲楫白髮愧垂纓

題薛外史瓊林臺

高臺積方石瓊林樹交柯晨光眩白雪夕景纏紫蘿每
聞樵子唱恐是仙人過塵世在足下豈能聞笑歌過海
秫騎鶴開池還養鵝外史政瀟灑大白焉足多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花發上陽春門開未央曙城拆起羣栖流光散朝羽息
影頻近檐結巢願當戶轆轤轉金井終日灌嘉樹

錫曰翁覃溪謂讀伯生詩全要識得句外之句愚謂
讀伯生詩須先識得意中之意則句外之句可得而
解如右二詩是矣

題彭澤陶氏家譜

自甞在戶外五柳當門前燕去王謝宅人依墟里烟述
意尚千載人情猶昔年邑安遺子孫高哉爲世賢

道園詩集卷第一

在嗣臺二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洛川老人年九十須眉如畫身玉立錦袍金帶方烏巾
手挽彊弓無決拾八月平原秋氣高聞有狡獸依蓬蒿
清晨上馬薄暮返累騎毛血懸�basis身是前朝將家子
生逢太平百無事都將英氣化高年何物小兒堪指使
太守上言朝有恩東帛養羊兼上尊洛川老人過百歲
擊壤爲歌傳子孫

張谷鹿門圖

張侯襄陽人深知襄陽樂十年宦學懷襄陽故托家練
寫山郭老我不樂思蜀都人言嵩陽好隱居三十六峯
常對面水竹田廬還可圖欲往不能心悵悵忽見新圖
破山惱沙禽浦樹俱可人金澗石牀爲誰好回來耆舊
皆英俱爲言從之道焉從弄珠月洽識遊女洗劍潭深
知臥龍八月霜晴水清淺聞道扁舟足迴轉何時古寺
傍檀溪幾處殘碑在江峴呼鷹臺高秋草多養魚池中
蓮芡坡蜀嵩未必不如此我今不遊奈老何張侯張侯
早結屋莫待史詹爲君卜要看鹿上課兒耕好在魚梁
白沙曲

子昂畫馬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儘有吮毫人
神駿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險九州人間空復看驊騮
惟應馭氣可相逐黃竹雪深千萬秋

鍠曰即從杜陵丹青引化出而運法用意又自名別
所以可貴

湛湛行

湛湛天宇玄駒星白如銀乖近人牛羊散漫草多露
大帳中野傍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
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檐鞬月中立

家兄孟修父輸賦南還

大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人在

每憶中郎淚霑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書存
兄雖筦庫實父蔭弟竊微祿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
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學嗜好向來耆舊
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
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峨歸未得盤桓先壠臨川側
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冰
兄歸烏帽成都城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爰書歌太平

翁覃溪曰此詩好處全在脫去修飾

鍠曰讀然孝子悌弟之音

子昂畫竹

畫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篆籀法已絕

止有木葉雕蟲黃金錯刀交屈鐵大陰作雨山石裂
蛟龍起陸眞宰愁雲暗蒼梧泣湘血吳興之竹乃非竹
吳興昔年面如玉波濤沽湯江海空落月年二照秋屋
孫湖曰是題子昂畫竹移緩他人不得

商憙符畫幽篁古木

湘君宮在洞庭湖幽篁古木龍所都石壇雨長碧苔蘚
水屋風動青珊珊老人欹枕看螻蟻蔑婦停舟聽鷓鴣
江南蜀道問來往商公今有無

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衞青臨川王
順伯定曰爲漢物求賦此詩

將軍人奴公主時豈意刻玉爲名章珠襦已隨黃土化

此物還同金雁翔軍中只識長平侯西風木葉茂陵秋
人生卑微何可忽緘二姓名誰見收

祺曰一結無限感慨恰又收到起二句章法完密妙
在無意掉轉

爲達兼善御史趙墨竹

蜀道荒涼多古木竇儻千尺相因依小年慣見今白髮
杜宇夜啼愁不歸老可嘗作陵川守古墨蛟龍多入手
春雷每恐破壁飛神物空令夔魅走丹邱越人不到蜀
修葉何以能縱橫內府人家爛熳寫使可見之心亦驚
江南御史龍頭客暫留那能不相憶知君深識篆籀文
故作寒泉滴崖石

畫鶴

薛公少保昔畫鶴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壁久微茫
故物都非只城郭長鳴潤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
田中芝草日應長石上松花晚猶落赤壁江深孤月小
白雲野迥秋霄薄羣帝相從絳節朝八公許製黃金藥
誤嬰塵網跡易迷移召中州命如昨借懸素壁憶眞侶
悤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二積雪高直過嘯臺絕栖泊

題畫

棠棃生竹閒牽牛引蔓相因依晨華墜露天水碧斷蘇
絡石斕斑衣鷓鴣鷸蹴枝歲將莫蟋蟀在戶人當歸蘸條
落墨人閒稀蕭條落墨人閒稀

寫廬山圖上

憶昔繫船桑落洲前五老當船頭風吹雲氣彌谷起
霜墮楓葉令人愁高人祇在第九疊大白一去三千秋
石橋二客如有待裹茶試泉春岩幽

題旦景初僉司畫

旦公山堂城東南畫圖占檜何巃嵸城中無山有山癖
直藉牽墨窮幽探旦公彈琴古檜下鬱嵸密戶生晴嵐
春雨時來鶴鳴谷秋聲夜作龍吟潭先皇書坐羣玉府
內使趣召飛雙驂畢宏韋偃出中秘營邱北苑開縢緘
是時旦公主舒卷一一文士相交參旦公歸來坐成想
亦頗拈筆爲楩枏伯熙奉詔每有作礎砌楹桷並將無慚

嗟予懷歸亦已久摩挲老目百不堪山中豈乏眞偃蹇可容白髮抽朝簪

題柯敬仲畫

予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石室翁守郡時隆爲陵州州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茅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邱生用文法作竹木而坡石過之近又吕新忌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學官之行邱爲作此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邱太守時來看山雨每畫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烟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矛

百年離亂亡故物徹簷江南誰復收新圖篤篇枝葉修使我不樂思昔侯碧雞祠前杜鵑叫玉女井上叢望幽棠梨樹高青子落碧花翠蔓縈牽牛揚雄無家不歸老蠨蛸蟋蟀寒相求丹邱先生東海客何由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清潤殘質刊落精英露陂陁重複分細草山石縈紆生亂流眉山學官莫厭冷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倘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潭深濯新錦持報吕比珊瑚鉤

鎖曰因畫而懷故居一官沈滯幽憂條歟如即於楮墨此題畫聖法杜陵老人后知此法者惟蘇長公而已不圖伯生又闖其奧

白翎雀歌

烏桓城下白翎雀雌雄相呼吕爲樂平沙無樹托營巢八月雪深黃草薄君不見舊時飛燕在昭陽沈二宮殿鎖鴛鴦夫容露冷秋宵永芍藥風暄春晝長

敬仲畫扇

松根茯苓如石髓服食令人壽千歲子欲求之觀此圖老身偃蹇枝扶疏長鑱斫火新雨霽羽人丹邱期不至却剪蒼崖石間吹作龍吟秋滿山

翁方綱曰至精詣吕平調出之

題簡生謂澗松

簡生與我皆蜀人蜀滿東南凡幾春每拂齊紈作山水

使我感慨懷峨嵋如此長身兩松樹滿谷悲風散陰霧雌雄如劍變爲龍鱗鬣齊成擘崖去秘閣嘗觀韋偃圖蒼澗雄深世所無默識形神出模素把筆葬蒼增嗟吁玉堂寶書本同館官府既分難復見摩挲新墨慰衰朽鬢雪飄蕭數開卷昔我樵牧青城山坐起政在雙樹間當時簡生若相見應弁寫此聽淙潺好著幽窗對晴碧凌雲爲我哦七言有鶴飛來破秋色

題李受益承旨作東平章侯戶經志堂後

將軍腰閒黃金符父兄功成百戰餘太平不復事弓馬秋雨高堂閒讀書門有喬松墓有草永言思之願終保幄中賓客誰屬文東魯儒生國元老

題柯博士畫

磯頭風急潮水長兼葭蒼蒼繫魚榜青山一髮是江南
白頭不歸神獨往幽篁繞屋茅覆簷木葉脫落秋滿簾
買魚沽酒待明月定是黃州蘇子瞻子瞻文章世希有
謫向江波動星斗夜投斷岸發清嘯栖鶻驚飛怒蛟吼
圖中風景偶相似欣然揮洒春雲開子瞻應是念鄉里
還化江東孤鶴來

題高彥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爲戶部
楊侍郎作

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
吳興爲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

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爲石趙公自是眞天人
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憺酬酢皆天眞
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歎息今人何必非古人
淪落文章付陳迹

題潔陽胡氏雪溪卷原序

去年予與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木盡東
折入馬家寨望緇山度龍門百折之水覺色澤
嶺過墨谷至于沙嶺乃還道中奇峯秀石雜巨
嘉木香草黃鳥哀鳴皆有聲予二人按轡徐行相謂
頗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適雨過流潦如檻泉則
亦不甚相遠郭熙畫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

有精神聚處乃足記散地不足書此曲折有可
觀但不令郭生見之瀟陽胡太祝乃巨雪溪自
號豈所見與予二人同乎然瀟水未秋冰已堅
尋常已不可舟況雪時耶當具溪意云耳因爲
賦詩云

積雪平沙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
翠竹爲帷樹爲葆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潦
它年此地若相逢應著漁蓑脫貂帽

題楊友直檢校所藏李營邱枯木圖

老龍出海蒼鱗皺營邱枯木天下無同枝屈鐵墮崖雪
澗底應拾青珊瑚明堂清廟要梁棟朔風吹沙澤腹凍

老身不用嘆遲莫按圖來求萬鈞重

題詹園老梅圖

鄉人共識古梅樹移植詹亭仍百年計時當生宜政前
僻遠幸遺花石船昔僑寶唐尊故物石樓嵯峨臼沙白
陵陽慈竹樂公移根簡相扶俱遠客此樹乃在鄰邑間
看花食實眞足開人言支離故多壽我志培植茲惟艱
華蓋高人世師表爲爾賦詩歌窈窕詹家孫子多讀書
早晚春雷化龍矯

酬蕭侯送蒲萄

蕭侯昔致蒲萄苗山童不灌三日焦宛西王品復親致
手種窗南自澆水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薛荔牆

秋深雨足馬乳重舉囊石壓青霞漿是時蕭侯當走馬
來訪衰翁茅屋下酒酣舞劍傾一尊不信金盤露如瀉

題袞塵驅圖

驊騮食粟石每既立仗歸來汗如洗脫羈展轉聊自恣
落花塵土隨身起君不見春雷起蟄龍欠伸霧擁雲蒸
九河水

律詩五言

林皐亭

九月天氣醋鶴鳴在林陰使君敬好客來者總能吟紅
樹秋山近黃華夕露深隣翁八九十有酒即相尋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昔者長江險能生白髮哀百年經濟盡一日畫圖開僧
寺依稀在漁舟浩蕩回蕭條數根樹時有海潮來

錫曰趙王孫如可作也讀此詩能無淚下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二十南陵簿才名舅氏同千金劍客散一棹酒船空朱
綬垂循吏安輿已病翁神明盡今日嘆惋漫輓公
病起思歸日齋居臥治時抱孫方在膝反席遽如遺江
路牽愁遠坊門望到遲遙憐賢弟哭未忍老親知

題雪谷曉行圖

蹋雪度嶙峋霜髯跨玉麟前瞻那有際後至豈無人松
樹紛二老梅花的二春金烏海底出遍界爛如銀

送先塋二隣僧還吳二首

蘭若背山陰松筠夾逕深門開容虎臥湖近聽龍吟雨
過泉添澗風飄磬出林衲衣皆舊識一一謝幽岑

東崦憶招提幽尋日未西過山隨虎跡倚石待猿啼雲
外催歸錫松間覓舊題卜隣吾欲老毋惜伴扶藜

節婦王夫人劉氏

憶昔中丞在清淳古道存節高賢女弟文托外諸孫慈
竹宜家慶桓楹表國恩燕秦鬱相望美俗繫人門

次韻阿榮存初參議秋夜見寄

萬館城門夕高秋雨露開天垂華蓋近月轉紫垣來疏
闊思良會淹留到不才深期謝安石揮麈散風埃

雪谷早行

積雪擁柴門行人稍出村溪頭或遇虎木末不聞猿接
棧迴山閣支橋就樹根驅車上重坂同首見朝暾

雪巖樓觀

高閣丹青起中天紫翠分窗當大白雪門俯九疑雲伐
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春思轉紛紛

送人之劍閣倅

往年登劍閣快馬著春衫設險懷前代磨崖覓舊鐫鄉
人遊雪界郡倅試冰銜歸道觀新政春江不挂帆

寄子山尚書

竹色侵衣碧重簾雨氣深白鷺翻墨沼紫燕入書林北

海春尊側西山夕閣陰東曹公事少歌舞散黃金

漫興

雨閣黍衣潤風簾隱几高白頭更事少病目向書勞南客傳鄉信東家問濁醪江邊茅屋破歸楫若爲操

送張尚憙 原序

史館薦張尚憙爲檢閱官衆論以爲宜稱其可任未奏也有司以閱漕注新進上尚憙頗有聞即斂裘宵逝憙進退若是可以信史館之薦人矣予力騙不足以留之亦終不敢失之也故作是詩以餞之

六月初聞雨官河潦水生江南歸宋玉稷下謝荀卿鵙

鴞青霄迴蒹葭白露盈好留詩興在來聽上林鶯

寄丁卯進士薩都剌大錫鎮江錄事宣差

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閒投壺深竹裏繫馬古松間夜月多臨海秋風或在山玉堂嘉爽地思爾佩珊珊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雲夢開七澤陪尾莫連山爲政烟塵表吟詩松竹間故人總華要令尹獨清閒文學循宜老毋愁鬢髮斑

明皇按樂圖

新度霓裳曲三年教得成驚鴻渾不下飛燕若爲輕苧藥春亭莫夫容野水生梨園多白髮吹笛到天明

翁覃溪曰不著一筆議論

送長沙守

白髮長沙守循良又好文近辭金馬去遠有玉魚分對竹聽湘雨開簾看嶽雲漢廷思賈誼一飯莫忘君

送趙編修祀西嶽瀆

西道祠官去東風入旆斜汾陰已歸雁江上正飛花歲事聞宜穀鄉人喜過家老來思故里欲寄使君車

代眾仲作

昔在泉州住將軍每見招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池鴨穿荷葉溪魚上柳條禁城鐘鼓起車馬晚蕭蕭

題宋雲舉大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許氏姪從姑相承患難餘自傷還自誓同志復同居白髮冰霜苦丹心鐵石如有關名教事珍重太常書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遺廟珍珠浦歸舟夾道溪飛鳶愁暑雨走馬畏山泥官署會丹鶴祠官勝碧雞題詩遠相送紅日五雲西

玉堂燕集圖

朝廷多暇日翰苑又春暮醉猶催酒清歌況有人玉堂金硯匣翠袖白綸巾老去渾無賴憑誰爲寫眞

寄答桂風子先生

深隱廬山裏題詩忽見存風高應踏虎月落更聽猿酒熟邀皆去丹成笑不言雲屏第九疊相與踏浴晨曦

寄莆田先生

懸榻塵生席深居晝下帷齊眉安饋食擁髻近歌姬藥裹須鐘乳書題憶荔枝白頭吟更苦何必蜀人思

鄭谷圖

道士徐太虛生紙畫山居林壑春烟裏桑麻夜雨餘過橋九節杖連屋一牀書似是子眞谷歸耕三月初

畫檜

茅山多古樹此檜更長生鶴鶴棲來穩蛟龍化得成雲深還近戶月落似聞笙千載如相見蒼然故舊情

李員嶠畫竹

河東李學士隨意放洋州月落亭陰迴雲生谷口幽江濤空渺渺筆墨更悠悠瀟灑西清地令人憶舊遊

爲歐陽少監題宋郎好古竹

幕中能寫竹作此雨瀟湘出石根還瘦臨溪影更長班班稚子立一一鳳雛將曰有長安使平安問老蒼

贈楊友直

雒陽楊友直字擬漢中郎遺若錐穿石垂如雨漏牆舞花羞女美醉草笑僧狂昨日鴻都學頻君寫數行

題朱郎竹木

江上復春雨曾陰覆碧波石高龍影臥林逈鶴聲過解佩猗蘭浦揚旂洛木坡佳人翠袖薄曰冥欲如何

寄阿魯擘學士

問訊東泉老江南又五年涼風鳴步屧明月棹歌船陪講長懷舊還朝獨後賢治平二三策早晚玉階前

赤壁圖

泡鶴生新夢攜魚憶舊遊清霜凋木葉落月湧江流隱者時堪訪良田亦易求如何玉堂夜白髮不勝愁

題況眉吾縣令贈行卷

縣庭都禁謁祇許見諸生接壤皆興學游民亦願耕絃歌居室迥山水畫圖清千載雲巖石能留令尹名

送朱萬初之廣東照磨

聖主多清暇臨池愛日長天章垂鳳彩雲氣動龍香進諫慚簪筆爭書敢近牀承恩君最早服玉向炎方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載筆趨芸閣探囊索編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字頭先白謀生計勢交園多病渴嘗想賜蒲萄

賦程氏竹雨山房二首

春雨過山竹幽泉繞舍鳴燕泥書帙濕魚浪釣絲晴奉席從孫子連牀總弟兄舊聞林下叟讀易到天明

遊子問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間開幾席花底注山尊累世書連屋頻年稻滿村卜鄰淳樸地絕學欲重論

翁方綱曰質實中神理縕邁杜陵五律後所罕見也

戲作試問堂前石五首

試問堂前石來今幾十年衰顏容甚黑醉寒堪倚孤吟靜更眠五湖春水長諸葛釣魚船

爲問堂前石何年別太湖春風神不王夜月影長孤不
中洞堂社空遺艮嶽圖頗思嘉種木歲晚與相扶
爲問堂前石何無藤蔓纏金蓮疑可致紫菊若爲妍舊
夢遶波浪閒情閱歲年祇緣相識久親爲濯清泉
碣石久淪海女媧曾補天乾坤遺最爾霧雨護蒼然淬
劍龍隨化彎弓虎自全昔賢多賦此誰賦最流傳
爲問堂前石屢逢堂上人遠來嗟最久獨立與誰隣運
越勞車馬摩挲識鳳麟鑾車書吉日追琢到嶙峋

代石答五首

幸自隣頑鄙毋煩問歲年當寒金作礪向暖玉生煙眉
黛無歸意毛羣有此眠涼州三百斛亦未酹觥船

昔觀一杜觀還度幾重湖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磨
穿鄴臺瓦賦就草堂圖芝閣元雲在危蹤敢藉扶
牛肉何堪碾蝸涎漫自纏沈冥碑邪古羞澀望夫妍神
物須清鑒靈根屬小年金輿曾共侍千載憶甘泉
轉徙盧論地存亡信天露盤危欲折劫火不同然雖
下殘經斷岐陽數鼓全向鄜州問撫文字托寂寞竟誰傳

顧星五曰此首全是自述

去歲酋詩別嗟哉白髮人冠依子夏製屨切左邱隣執
簡充振鷺修辭綴獲麟終須愁坎壈勿用詛遴巡

送魯子瑩廉使之漢中

封上頒臺禮輕車入漢中節毛霑清露冰葉動秦風把

錫蕃九成思閣鳳六月待冥鵐

次韻筠軒司徒足成旦公所藏英宗御題之句

元題曰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又題琴曰至治之音

化國多長日高人侍紫宸觀書從上相屬筆念生民雲漢文章備風雷號令新惟應青簡在能載古風淳御翰龍池曉繙經鷲殿陰雲依清靜葉月印妙明心千載堂堂去諸天肅二臨朱紱誰爲鼓至治有遺音

次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宇宙生奇變明良陋逆圖傳聞昏白晝悲憤結全區治極機潛否恩深事失誅犯車仍斷軌壞戶竟傷樞魑魅

嫌明鏡強梁忌雅模甘心成首禍藉口肆羣諛隱忍危衝決憑陵善唯命自天侯鉄累月具簞壺裹革疑亡地招魂競出都笳嗚殘夕月馬僒四交衢所痛倉皇際將无古昔殊腹心何盡蝕肘腋不支梧列位多翹楚干城總豹貔詎言歸尼數不復頌貞符天討張恭罰皇威凜大呼報讎方婉孌錫爵竟嗟吁相業今如在民生實少痛誰能疵璧玉唯有泣瓊珠執簡書羣盜當關欠一夫馳奔嗟薄日沐浴止中途決去思投闕違之或汎湖危知無復死恨不奮前誅春雨煩冤滌朝陽瘴思蘇謳吟信感慨述作懼荒蕪芒忽思離散烹高起菟枯神還嵩岳峻氣直斗杓孤陟降先皇側同翔造化徒英靈常

會合瞻德豈虛無

慶史顯甫治書父八十

治世尊三壽高年見八朝羽儀參漢皓神觀邁周喬杜下聲名遠壺中日月饒微酡霞拍二新沐雪蕭二地厚人俱載天全玉不琱一經傳令子貳憲蕭羣僚侃二稱時望英二樹國標緇衣兼綵服白日上青霄上壽歸榮翼推恩錫爵超紫深宗伯纂金重列侯腰珍膳應愒從安居必見招乞言逾藥石報惠稱瓊瑤千歲庭來鳳羣工韻合韶陳詩方諗頌擊壤此康謠

送國王來而只之遼東

大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爲位冠君公奕

世王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禮樂魯新宮鹿鼎金遺酎熊侯算失中河山仍鐵券寶玉又堋弓投筆鄒枚秀揚旅芮綰雄寨雲依碣石凍雨洒遼東戎器橐藏盡賢書奏納同大夫勞瞽御惇史采民風

送陳碩原序

莆田陳氏慶厥名法從故家也自眾神來京師集得友焉凡問學脩己之事有益於愚隨多矣又從知其父兄之賢也問所自出則南唐趙氏信乎其學之有傳矣嘗以其從予碩來見予愛其端謹可望南歸省父與仲遂之以文予不能忘也乃賦詩曰

六歲過閩郡書聲憶滿城目盲今子夏心醉昔延平爾叔同游息吾文愧老成每分重席暖相對一燈明遠海乘桴意高山伐木情願攜邛竹杖往看荔支生辟掾青彤舊趙庭綵服輕爲言穿木榻亦未厭黎羹寶瑟留飛雁蘭舟及轉鶯佩懷湘渚贈綬向會稽迎去三江雲濕飄二島霧清重來知有意時我已歸耕

奎章閣有靈璧石奇絕名世御書其上曰奎章

元玉有勑命臣集賦詩臣再拜稽首而獻詞曰

禹貢收浮磬堯階望翥雲自天承雨露拔地起細縕擊拊聲音合衡從玉兆分巨鼇三島力威鳳九苞文班位資乾坎爲山鎮幅員固知興寶藏不假運神斤書帙侵

春潤香鑪借宿熏烟光晴冉冉波影晝沄沄融結絲元化登崇荷聖君瑞于龜出洛重若鼎來汾柱立尊皇極磐安廣帝勳詎云陳秘玩因願獻前聞

送南宮舍人趙子期宣詔交趾

三年頒正朔五月向南交將命方離闕陪臣已在郊衣裳鴻羽漸干戚虎皮包瘴霧衝風散瀧潭急雨捎朱鳶窺土室白雉下檜巢夜浦鮫停織陽岡荔折苞初筵分甗屬後騎部笳鐃諏日修王貢兼鳴叶容庖方言書側理海錯藉青茅漢柱苔侵篆秦林桂拂旄括囊無慧苡當戶有蠨蛸即見還音節毋煩筆絲綸交

律詩七言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毋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笳聲
星散周廬夜屬鑲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甕出蒲萄
從官車騎多如雨祇有揚雄賦最高
顧奎光曰三四原作山連閣道晨笳聲野散周廬夜
屬鑲天星二字趙文敏所易氣象較潤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集到成都今十日駟馬橋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主意
過家不留非我情鸕鷀鸂鶒輕筏下溪足鸂鶒小聰呼客名
賴得郵筒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

贈羅上人歸湘中

潭北湘南無影樹一花吹渡海門湖天香滿室定初起
雲氣上衣身欲飄寶月夜寒龍在鉢銀河秋近鵲成橋
豈無一箇邛州竹與爾松根共寂寥

送莫京甫廣憲經歷

鶴氅裁成雪色新仙翁持寄感情眞清高自此全拋俗
寬博由來穩稱身佩玉洞聞雲外響劍光飛射日中塵
畫圖寫向羣眞裏便是揮毫贊詠人

四十五贊

謝毛山主者贈白羅氅衣請爲作大洞祖宗師

延春閣下承恩日是我經帷侍講時方擁青編臨綺席
遙看朱紱拜丹墀風微細草鳴珂佩曰煖飛花近鬢絲
尚憶遠人嘗軫念莫言南海是天涯

集與諸公遊尚書何公山莊公孫斯明先爲剪
薙荊榛幷致酒饌遂得敬瞻從書墓道盡日乃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還偶成四詩酬斯明兄弟幷簡同遊者

盛惠高年陟泰階歸尋仙隱石樓開舊聞前引朱衣叟
每爲行吟綠逕苔夜色園林瓊圃樹春寒庭館石湖梅
世家今有賢孫子黃菊高秋看客來

先君夙有登臨志老去無能共往還敢謂菊華憐寂寞
賓客時寄舊賜金百歲儀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子今
早晚涪翁酬素約更從几杖一躋攀

石梯一逕仙凡交過此先見蒼崖劫幽穿斗廩潛蛟窟
危出雲根棲鳳巢題字百神驚澗底嘯歌衆籟越林梢
重吟仙伯石樓詠一解齊人山鬼嘲

黃姑仙崖置屋牢我躡飛登如猿猱環山翠黛是城郭
半地白雲皆海濤人頭關上走馬健仙掌峰前飛隼高
頗得金丹換毛骨三清八極資遊遨

黃氏妹之葬子吕他故不及送之冀葬之明日

仲常弟與譚元之表姪述事興懷形諸詠歎感後

十餘日始得併見諸公和章集憂患之餘觸事

易於傷感俯仰存歿不覺清涕之交頤也傃舍

弟韻亦述二章一吕示黃氏諸甥一吕寄元之

表姪

寒泉涓涓山木秋予弟行役荒原頭忍聽諸甥哭慈母
浩將孤淚灑新邱山川神氣早晚復珠壁輝光日夜浮
不惜衰年待爾聲受成積惠過岑樓

憶別高堂十五秋不堪俯仰雪盈頭紛時賜玉歌清渭
予正將車從太邱久矣孤懷成寂寞勖哉古學矯虛浮
每看舍弟承咨辨如見從容月滿樓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車蓋歸來托遠林魯山嵩嶽魯原深漁樵相識頻分席
賓客時寄舊賜金百歲儀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子今
披圖想見登臨地松滿徂徠起夕陰

送江聲伯

家近茅峰無百里羨君來往及清秋每看丹井晨光起
幾見龍池雨氣浮白髮紅塵嗟我老素書玉訣使人愁
仙都羣老渾相識定著雲裘訪羽邱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吕兼領成均辰酉其

嚴絶不得相見今夜當同館齋宮賦此先寄并

簡謝敬悳修撰

學省初兼禁直稀故人同署卻相違食餘茜蒨承朝吕
坐候棠黎過夕暉（自注）成均堂東有棠黎日影至則館生始散二十餘年矣預喜奉
祠秋寺燭定知催禊早朝衣今晨瘦馬經門巷想擁書
綾尚掩扉

次韻張蔡國公淡庵青山寺詩

相國觀山負夙期聖恩祇許暫相違身閑雲影留三宿
心了泉聲絶百非開士談空依寶樹野人薪爨煮薇蕨山藏
雙龍深護安禪室繞坐諸天近紫微

次韻國子監同官

坐隱烏皮髀肉消諸生應笑懶邊韶階前老馬隨秋草
袖裏遺編俟早朝乞米西鄰晨有粥留家南國暑無綃
經明亦是歸耕好清夢無時萬里橋

學官南直禁垣陰假寓惟愁雨壁沈一曲鏡湖遺老事
三年經幄小臣心銀河回夜天逾近草逕迎秋露轉深
珍重鄉人居巷北時能來往和鳴琴

次韻馬伯庸寶監學士見貽詩幷簡曹子貞學士燕信臣待制彭允踦待制

禁廬曉直夾城西經筒龍光映壁奎繞閣浮雲飛野鳥
當階生草伏鳴鷄雷行已識天無妄風烈惟聞帝弗迷
徒積寸誠無補報每還冰署欲雞栖

其二

奉節通霄虎帳西重光貫玉護文奎賜餘分食兼羞雜
侍側專茵雜豹麈樂事易成圍月怨吟情深入五雲迷
上林更有高枝在彩鳳還來擇舊栖

鼇峰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伯寧御史爲僕言自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峰所托差低盍稍崇其址迺八月五日既克如命因賦此且報且請錄示舊詩補故事啓傳云

故拔孤根近九天俯仰百年承雨露等閒千尺接雲煙
故家御史遺書在爲錄鼇峰舊賦篇

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費善韻

丞相承恩自九天講臣春殿秩初筵養賢敢謂占頤象
陳戒猶思誦抑篇既奏虞韶兼善美豈無后稷豐艱鮮
願推餘澤均黎庶樂只邦基億萬年

劍履歸來帶玉瑤元臣促召不崇朝盍簪誠與朋求助
納約須從牖向招御柳新條臨畫殿仙桃曉色上春潮
校書寂寞揚雄宅亦賦淩雲鄧九霄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弟

江梅應發去年叢叔也俄爲畢竟空來後去先康節苦
離多會少子瞻窮近書時閱猶疑在舊學重思孰與同
萬里相從憐季子白頭清淚夜窗中

還京聞訃在秋餘老淚無多眼易枯丹旐到無頻入夢
佳城得否未收書食貧未已憐孤幼述惠無聞愧老夫
忍讀近緘成永訣爲教衰薄趣歸與

次韻道士竇神清賦舜粟

帝惠無爲係太和歷山遺種有嘉禾想經稷教躬耕法
正及堯時擊壤歌豈二九秋新雨露離二千古舊山河
曲肱飲水幾忘肉最憶宣尼感歎多

太乙道士張彥輔日本國人從元憲眞人學道妙齡逸趣特精繪事爲其友天台徐中孚用商

像閻家法作江南秋思圖東觀大隱夫虞伯生爲賦此詩

三年別卻釣魚磯書看新圖夜夢歸石壁蒼松含爽氣江沙翠竹弄晴暉西瞻雪嶺家何在東入天台路轉微負監君蒙湖曲賜遍翔千仞振塵衣

贈竇神清歸隱茅山

翩翩歸鶴自遼東又向茅山擬住冬啄食定依何處竹結巢應得古時松雪滿空山騎虎月明秋水佩雙龍別來彷彿三千歲亦欲還栖第一峰

題南野亭

門外烟塵接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

日轉東華覺地靈前瀾魚遊留客釣上林鶯囀把杯聽莫嗟韋曲花無賴酒擅終南雨後青

送貢仲章學士奉祠嶽瀆

三十過從今六旬故人惟我兩吟身空譚作賦相爲壽盥復升堂互拜親送別轉令嗟影獨思歸從此上心頻南湖春滿鷗波綠定艤漁舟往問津

次韻吳成季宗師赤城阻雨

人間伏日當早休道上馬車如水流神仙不愁風雨夕父老已知禾黍秋誰憐司馬久多病惟有杜康能解憂北溟之鵬六月息載我八極恣遨遊

次韻伯庸尚書春暮遊七祖眞人庵兼簡吳宗

應召題壁獻目昏旋聞子告荷深恩藥頒西域千金劑
酒賜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署覺春温
摩挲素壁光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閒閒宗師和前韻期望過當復用韻巳謝

草堂長憶蜀西郊屢卜歸休自結茅司馬檄傳驚父老
少陵詩苦入神交山多美竹深宜屋江有嘉魚遠致庖
乞得閒身當及早青山時元自有閒巢

書卷連牀度晝晴感君恩養生頓得南華論
好客時傾北海尊山木向秋俱老大海霞迴日其清温
偶爲傳宣到東閣就牀奪得玉蝦蟆

謹菜正與饑時接幾見浮雲起石根

雲州道中數問異香

雲中樓觀翠岩巖識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出
習無烟霧只風飄玉皇案側當行立王母池邊向日朝
卻袖餘薰散人世九天清旅遊

鎖曰此則近於語怪矣

次韻楊友直北行道中

蕭蕭戎馬昔升虛壯士吹笳慘不舒關外羽書三月急
道傍茅舍百年餘沙田雨足仍生黍河水冰消不禁漁
洛下賈生猶獻策平明立在玉階除

王儀伯參政見和郊字韻詩復巳韻敘謝

龍遊宮沼鳳遊郊通水明堂又一時芳約記蓂三日具
大京鄉長帝五雲交執與已信誠爲詩和音益容祝代庖

八月涼風張樂地頌聲洋溢播雲巢
聖遠言湮感墊昏河汾千載勖知恩乖紳論道稱前哲
束髮明經奉至尊車騎身從遊汗漫庭闈心在視寒温
朝回未覺歸途晚斗杓西移揭角根

十月十六日奎章奏對回至李溉之學士宅宣旨行香孔林梭上得住紙因賦此詩幷得其鎮紙玉蟾

聖恩深念魯東家林木蕭條散暮鴉丹詔先令修古廟
形庭即日遣星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絢海霞
偶爲傳宣到東閣就牀奪得玉蝦蟆

次韻馬伯庸尚書

送甘太史記名山大川

遂閣晨趨禁掖西莫街騎馬及雞栖退朝每想花邊散
得句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宿火齋居方丈有蒸黎
鳳池何似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太史名山閱秘經承恩衣繡許趨庭江頭飛蓋逢春雨
林下幽人識使星宣室夜深蓮燭短石渠風煖竹書青
清朝盛典須陳蹟最想遄歸駟馬駉

投甘太史幷寄天臺武夷太無三君

武夷山裏芝三秀華頂峰前黍一炊湖老每懷鴻去遠
山人毋謂鳳來遲浮關紫氣緣書住照夜青藜賴客知
賀監清狂天所放故令華髮待安期

子昂墨竹

高崖數竹淩風雨老可當年每畫之修影自憐流水遠
虛心如待出雲時縱橫鴻爪留沙磧宛轉鴛鴦羣向墨池
百世湖州仍見此故知王子善參差

孫澥曰詩妙于切

二十五日卽事呈閣老諸學士

松陰鶴立候宮車風送飛花著白鬚水影漸移簾側畔
鶯聲祇在殿東隅近臨賢臣頒載筆親題列女圖
太液雨餘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鳧

賦胡氏皆山

萬山起伏如波浪外圃中寬故可居日出擁金千仞雪

雲生納翠八廂虛亭中留客多爲酒谷裏成樓更貯書
朝往莫歸勞杖履醉翁應不憶環滁

賦楊山簡陳卿心遠亭

作亭臨河二水渾草樹繞屋暗鳥鳴夢回枕上彭城雨
目送檣開芒碭雲歸來黃菊有佳色坐老青山無垢氛
但願尊中長得酒曲阿莫問舊參軍

送全州錄事

武昌郡城公事少錄事官舍晝日閑已可遶雲度流水
更宜把酒看青山階前虎跡石苔深窗裏鳥聲江竹斑
應會吟詩一百首寄與明年春遊還

臨川遨事慨然與懷良上人

爲蔣山善公求送行因爲賦此

霜筠雪竹鐘山寺最憶臨川舊所遊病骨荒陂秋澹二
白頭遺恨思悠二燕歸雲海迷華屋驚起星河近綵舟
欲托善公重到日松閒石上試相求

翁覃溪曰此詩可題於李雁湖注荆公詩后

玉堂讀書

玉堂策士詔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樹坐移簾底日
宮壺馳賜殿頭春虞廷制作夔龍盛漢代文章董賈醇
書閣莫年偏感遇但歌天保答皇仁

謝吳宗師送牡丹并簡伯庸尚書

輕風紫陌少塵沙忽見金盤送洛花雲氣自隨仙掌動
最愛尚書才思別解吟胡蝶出東家

和范德機從楊撝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髮如絲田舍每詢歸後計
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樹移
還負舊遊春欲莫楊撝爲我道深期

送進士劉聞文廷赴臨江錄事

清江百丈石爲城太華千峰積雨晴官府幾時書帙靜
漁舟盡日釣絲輕故家好訪春秋學上國多傳月旦評
頗有老懷頻錄事到州爲問范先生

大廷策士問經世之道僕忝在之列覩諸

進士所對有感賦此錄呂贈別劉生粹中支渭

興文舉二賢良

昔人有欲問先天林下相期二十年已向塵埃成白髮
尚從燈火事青編獲麟遂訖春秋後鳴鳥猶聞禮樂前
春雨未來農事晚獨懷歸計在山田
翁方綱曰整頓精微是律體之兼有興會者惟呂問
先天作起句未知伯生易學何如也放翁集中亦喜
譚易均弗知其意所在

羅朋友道擢高科拜官還崇仁賦此爲別

重溪曼嶂竹交加曾著芒鞋蹋白沙名勝多年嗟寂寞
文章此日羨才華青雲步武纔重見白屋詩書尚幾家

鄉邑相逢頻告語好敦忠信作生涯自注白沙友道居
同父尚書孚公父舍人墳墓故宅在焉國朝六科崇仁
舉進士第者惟家弟與友道才二人故云重見所以深
勗望於來者云

贈趙生

天門一日觀黃榜茅屋三年掩素扉湘帙蠹魚春雨潤
練囊螢火夜光微夢游朔雪留鴻跡思入南山望鶴飛
會倚宮牆看射策上林初日炫朝衣

贈昇龍觀主

楊前親製先生號賜與江南謝舜咨大華雲開天使下
少微星動史官知龍飛滄海留珠檻虎臥丹房守玉芝
聖主無爲千萬壽更應築館候安期

訪李眞人不遇

退朝花底佩珊珊去訪眞人曉出關芳草欲迷行徑古
長松深護步廊閒蒼龍挾雨得瑤簡白鹿穿雲致玉環
如到天壇看月影定知清露滿人間

賦壺洲

傳聞海上有元洲曾是安期舊所遊千頃白雲都種玉
一杯弱水不勝舟魚龍夜護黃金鼎鸞鶴晨朝翠綺裘
波浪不驚星斗近步虛聲裏度清秋

完哲篤下第歸蜀

西郊長憶草堂吟塵外幽居更可尋奏賦上林春事晚
攜書舊隱歲華深濯錦江波紅濕雨浣花潭水碧沈沈

白頭未覺歸歟莫待予重來獻好音

吳宗師夢予得山居奇勝特甚夢覺歷二分明
欣然相告賦此

宗師夢我山居好笑我生平豈有之野服許辭金殿直
俸錢足辦草堂貲安知蓬島非兜率不是匡廬定武夷
還有勝緣同晚歲至人無睡已多時

翁覃溪曰銅瓦拓彈電轉月圓

畣李簡伯司業分組

憶昔同堂肆樂歌朝陽照午風和炮羔升俎堆紅玉
醑酒盈尊汎綠波坐席已成三載別交情猶似嚮時多
尋常飽熹盎私我願賦緇衣七葉坡

次韻朱本初訪李漑之學士不遇
城南城北暖塵飛伐木相求苦未歸吟到碧桃還緒雨
行來芳草又斜暉綺窗綠筆題詩遍斗帳沈香入袖微
共載小車勝走馬重游莫待曉紅稀

寄趙子敬平章

聞道乘閒入翠微猶愁嵐氣濕人衣道傍野樹飛花盡
溪上春雲作雨歸故舊釣絲輕在手仙人棋局靜忘機
赤松會許同千載儗向高秋傍鶴飛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蒼寒獨出千叢裏
翠節斑生數尺餘比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
殷勤爲謝堂前石何處秋來共月圖

折筵已向靈氛卜亦說能歸似雨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令人歸興渦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險
匹馬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逕逕孔明廟裏柏闌珊
新堂題作歸歟字定得臨江把釣竿

聞道故園生瑞竹山僧爲我重栽培百年雨露餘生息
一日風雲幾往迴壠上枯桑空抱葉烏啣止城東華表鶴歸來
聖恩若許歸田里千石清尊待爲爾開

聞道故園生瑞竹吾家孫子好歸看佛前竟日春陰覆
先隴多年莫雨寒門戶淒涼睡老病縮縮逍遙報平安
重來幩匆勞余夢驅馬橋邊認馬鞍

餘曰先生子此君興復不淺

巢翁新得瀘州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壁復完知故物
沈沙俄出認前朝毫翻夜雨天垂藻墨汎春冰地應潮

恐召相如今草檄爲懷諸葛渡軍遙

送蘇伯修御史

新除御史南臺去頓覺文星關下稀病起可堪江霧濕
西道三春客子衣鶯滿輞川君定到鵑啼劍閣我思歸
信還莫待苑花飛千年鳳鳥來阿閣萬里鱸魚出釣磯
總道揚雄文最古君知頭白久思歸

次韻柯玉文寄別

避弋驚鴻過遠汀啄苔病鶴想華亭臨邛枉騎情都盡
於越扁舟影更停賓客莫詢溫室樹君王猶問楚江萍
重來賈傅非年少前席從容對夕延

謝書巢悲梅花

巢翁遠送梅花樹正在東風四日前紅萼無言餘舊雪
白頭相見又新年喜從嘉樹來江雨憶共香杭上海船
春夜不眠賓客醉只留孤鶴伴清妍

再用韻簡巢翁

豈無尊酒梅花側聞道長齋繡佛前官閣護雲宜煖日
小車衝雪稱高年願辭閣下金莖露炬但乞湖中罨畫船
約取巢翁攜鶴去鬢毛同白不堪妍

送玉泉長老栗木果

非青非黃栗木果使者西川馬上來楚國共疑金橘味
衛人祇道木瓜栽頻婆妙色應難比橄欖餘甘齒頰迴
歸到玉泉應說法試令闔老一嘗回

送王君實御史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江東昔有大茅君大藥親令二弟分紺綠俄消頭上雪
夕黃初合洞中雲雷鳴春谷龍三變月滿秋空鶴一羣
一落人間成老大何年名字刻瓊文

送劉宗師歸茅山

長松落二千峰雪碧漢寥二一鶴風十日暫離句曲洞
早春還謁大明宮君王舊識蒼龍劍圖畫新傳白髮翁
欲把紫芝歌隱惠三茅應聽月明中

與薩都剌進士

當年薦士多才俊忽見新詩寶失驚今日三空須倚馬
幾時上苑共聽鶯賈生誰謂年猶少虎豹空慙老更成

唯有書中爲侍御金盤承露最多情

送歐陽元功謁告還潯陽

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遊有道眞三益
文章猶作世璠璵海淪磎石圖空在墓築祠連計已疏
翰墨同朝又十年心似古人機獨敏用周當世惠仍全
誰識全燕天所眷萬年形勝帝王居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宮嵓宮殿水西頭春日時聞翠輦遊霧引旌幢連閣道
風傳鐘鼓出城樓羣臣頌德金爲刻萬歲稱觴玉作流
避暑醴泉涼氣早旋京應喜大田秋

到先隴爲鄉人書

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園使騎入陵陽鄉人共訝聲音似
客路疑將鬢髮蒼親老長懷鄉里意孫多宜寘墓田旁

若得梅樓同晚飯便從賀監卜爲隣

次韻楊友直

史館能容客避暑深簾飛絮入雙棲無復文章通紫禁
一束生芻故可招坐定驚聞經席上酒闌織月在林梢
何由長共陶弘景聽取松風作鳳韶

題東平王與盛熙明手卷原序

宋宣和手勅一通卷首題識間字我朝英宗皇
帝御書也帝嘗召至治三年二月十五日幸五
華山臣有召此書獻者玉倡拜住侍側就題召
賜之既歸第曲江盛熙明全室作書一軸贊
丞相丞相因召此卷贈之且語召其故至順三

午三月八日熙明屬歐陽元記其事於左方
聖代御題前代勅小臣叨備史臣書事業久爲人士首
文章猶作世璠璵海淪磎石圖空在墓築祠連計已疏
誰識全燕天所眷萬年形勝帝王居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宮嵓宮殿水西頭春日時聞翠輦遊霧引旌幢連閣道
風傳鐘鼓出城樓羣臣頌德金爲刻萬歲稱觴玉作流
避暑醴泉涼氣早旋京應喜大田秋

到先隴爲鄉人書

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園使騎入陵陽鄉人共訝聲音似
客路疑將鬢髮蒼親老長懷鄉里意孫多宜寘墓田旁

治生自可依諸葛數頃膏腴八百桑

八月十五日傷感

宮車曉送出神州點點霜華入鬢裘無復文章通紫禁
空餘涕淚洒清秋苑中苜蓿烟光合塞外蒲萄露氣浮
最憶御前催草詔承恩同首幾星稠

題煖翠亭

老去唯思臥白雲一亭萬竹喜初聞波回曉日鷗並
沙散晴烟翡翠分把釣左泉歸衛友乘舟北渚望湘君
誰能獨采薇盈袖却道高寒思不羣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奉詔掄文秘殿西才華知合藉金閨思親浩蕩江波遠

戀闕遲回苑樹低望鶴樓前秖鷗吟詩花底聽黃鸝
歸來尚覺春風早雁字充庭玉筍齊

賦石竹

積雪初消萼綠華東風吹動綵綃霞龍噓石氣千年潤
鶴過林陰一逕斜刻字欲尋金錯落析旌如織翠交加
綺窗坐對吹笙暖未覺人間歲月賒

集爲衆兒只愼齋平章題紫微亭用王右丞語

也幷賦詩一首奉寄

右丞昔向終南住獨對南山賦紫微春雨乍收原上牧
晚晴仍見谷中歸好留杜牧爲賓客更覓園公共蕨薇
聞道新亭多雅興想持尊酒看清暉

賦碧筠堂

謂二江東雨後雲碧筠堂上注芳尊眉山老去無賓客
淇水春生有子孫團扇晚涼留翠黛疏林織月對黃昏
問誰吹得參差玉爲斷蒼苔向石根

奉同吳宗師賦蔡七詞新齋

城南烟樹聽鶯啼石上莓苔覓舊題自有琴心傳內景
更將書帙事幽棲晚來相鶴風生竹雨過籠鵝水滿溪
蜀客草玄成底事蕭條白髮愧青藜

次韻吳宗師

硯池滿貯薔薇水鑪腹輕磨翡翠紋細苑烟雲遮遶遍
道山風日向春佳巢笙夜二鳴金屋飛鳥時二步玉階

祇恐江頭花事晚漫勞車馬賦茅齋

寄來鶴亭主人

憑清舊館何時到雨後春泉定滿池綠字久無弘景信
紫苔應長少霞碑數峰烟樹天垂野千頃鷗波雨散絲
海內交遊多老去爲誰溪上放船遲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太行積雪都消盡船到舒州水正高江樹連城分野色
門生加豆薦溪毛尋原自去書山石問字誰能載醴醪
爲覓種椒張處士早收丹竇待歸艘

自注集延祁己未有張敦頤子同舟從者得椒實數升至江右種皆成集復來京師又十數年山中椒已無存者可爲求種秋過江上行取之爾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畫橋冰泮動龍舟鴨綠粼粼出御溝使者旌旗穿柳過
人家鳧雁傍溪浮桃花吹雨春章纜江水平堤夜唱籌
應有餘波方浩蕩不令歸楫恨淹留

謝吳宗師惠墨

念我衰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窗塵影丹同熟
元圃雲英玉不如敢爲文章勝虎豹祇應篋註到蟲魚
研磨不盡人間老傳與兒孫尚有餘

再和二首

憤見天眞按筆書七言宛麗出閒居誰云太璞無存者
藏在丹房已久如寫韻臺扉人跨虎換鵝池暖水生魚

元霜比似金丹秘祇得刀圭便有餘

家傳戈法負遺書得墨深將藻繪居華采每慚誇既往

平安聊遣問何如畫殘翠黛愁蛾綠寫得黃庭辟蠹魚

鬚髮如霜還可染硯池不敢棄君餘

三用韻答巢翁就呂奎章賜墨予之

隣父長思長史書不辭頻謁惱巢居臨池三月玄霜盡

對月千篇白雪如賦敵洛波翔翠羽歌成湘浦媵文魚

故分瀘石松烟色猶是奎章舊賜餘

四用韻寄吳宗師奉祠城東岳祀其二謝夏眞人送海棠一枝

休奉東封遠獻書神宮咫尺九重居香飄秘殿人嚴若

靈降方壇樂肅如水上祓除祠候燕雨中歸牧夢占魚

此時最憶風雲地濯二清沂詠歎餘

定計歸來已束書高齋虛寂似禪居好花送與春風共

病目愁看衙霧如四月出林多野筍半陂流水足溪魚

今春又過今秋早一飯踟跦不願餘

謝吳宗師送牡丹

人人看盡洛陽花誰似堯夫小二車高閣每煩君寶玦

西街還過伯淳家東風寒食炊烟散燕子空梁景象斜

最憶秦城坪上樹樵人祇向擔頭誇

題畫

江樹重二江水深楚王宮殿在山陰白雲窈窕二春浦

絕句五言

燕陳公子宅贈燕學士

落日照大隄花間聞馬嘶城頭鼓角起相送五門西

宣和墨竹寒雀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祇好扶藜杖循籬看落花

題旦僉司所藏慧甄腐瓜行蟻圖

瓜腐來螻蟻梧生致鳳凰荒園空宿雨阿閣自春陽

雙鴛圖

戢翼石梁陰秋風日夜深使君莫行野江水蕩人心

畫扇雀竹

啄粟野田莫飛鳴亦求雌誰家江上雨發船歌竹枝

畫扇柳蟬

不食遂終日長吟如老翁金盤九秋露玉樹一絲風

畫雙蝶

舞罷庭花落池邊看睡鳥無端雙蛺蝶飛上繡羅襦

商惠符畫松

長鬚一握雪昏目九重雲不爲成去計猿鶴皆怨紛

題蒙古松壑書

長風壑中來吹雨洒高竹憶昔會見之終南跨黃犢

捕魚圖

網罟日相從天寒澤國空釣竿長倚樹老却渭川翁

子昂畫

拂石叢竹間采蘭幽林下遊子瞻忘歸何吕遺遠者

又

松上一枝雪竹閒千本蘭江濤嗟遠道風雨憶春寒

雜寫

韓子登華封縣令捐其階嚴呼始得下亦不傷雅懷

其二

粵人善操舟先去令人愁今年水未落不見尊鱸秋

其三

狂罵人不怒徒然傷天和問君丹邱月當勝白蘋波

其四

雲閒陸士龍寧知千金貲文章倘有取論薦何愧辭

其五

長鬚一握雪昏目九重雲不爲成去計猿鶴皆怨紛

其六

夕望姑蘇月晨瞻太湖波金章還闕下隨意覓漁蓑

其七

貧祿戀君恩三年金馬門願於堯舜世頭白老人村

琪曰含意不露是唐賢絕句體裁

題柯敬仲雜畫

北苑今仍在南宮奈老何青山解浮動端爲白雲多

其二

雨過蒼苔石雲生野岸泉幽懷春冉冉稚子秀娟娟

其三

鐵石餘生色冰霜作曉妍春雷明日起何處倘龍眠

其四

雨過黃陵廟蒼梧雲正愁何時倚虛幌對此滿林秋

其五

江上秋漠漠風雨晚蕭蕭千載誰相識惟應待老樵

其六

昔過簫窩谷錦衣石齒斜擬尋龍作杖拾得上天槎

其七

黃金千鎖甲琱玉六簾鉤雨送鴛鴦夢烟籠翡翠愁

其八

娟娟生玉潤楚楚作金聲羽扇迎風定羊車過月明

其九

峽口春雲重江南夜雨多水深桃葉渡風急竹枝歌

其十

蒼涼初出日黃落早知秋不過采芝客空知攀桂幽

其十一

明堂要梁棟大匠取修直聳屈崖石間秋風動蕭瑟

其十二

平陸蒼龍起近山生遠烟前村三萬頃明日水平田

其十三

苺苔生石路翠竹自交加不惜青鞭濕臨流蹋白沙

其十四

昨夜采樵去偶逢三尺枯山人不到海不識是珊瑚

其十五

瀟洒一枝新惟堪掃淨塵白雲在廚戶留作老僧隣

題李溉之學士湖上諸亭

烟蘿境

玉女乘烟霧松閒采薜蘿飛行了無跡明月送空歌

金潭雲日

金沙灘上日潭底見雲行祇有琴高鯉時二或作羣

漏舟

春水如天上秋潭見月中如何列禦寇猶欲待泠風

紫霞滄洲

洞裏琴鴻澗洲前棹入雲凝尋雲谷叟同訪武夷君

秋水觀

湖深山影碧天淨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漫晚風

無倪舟

三周華不注水影浸青天不上銀河去空訪擊楫還

紅雲島

湖邊曙雲生島上紅綠舟移曲岸白鷺對微風

蕭閒堂

受業蕭閒老令人憶稼軒高堂何處是湖曲長蘭蓀

松關

黛色浮空表蒼拂積雪邊雞鳴從此度掉臂向秋天

大千毫髮

善聽返無聲善視入無覩還將一縷雲散作萬山雨

觀心

烟二燈習宅微二息若存仰探當月窟俯察識天根

題熊太古畫二首

路過秦時槍家留蜀道山長安都看徧回首入柴關

其二

海內此亭古幽村春事多扁舟歸未得江水已生波

敬仲竹樹怪石

雪樹寒逾勁霜筠晚更修元雲動蒼石令我憶湖州

雜言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余獨游兮洞庭野雲徘徊兮天將雨望九疑兮不可見

結幽蘭兮聊延竚

題柯博士畫

登孤丘而望遠見江上之楓林故余舟兮還泛泛高而水深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羅蕩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二越女白從此勞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東盡滄溟南斗低明年白日百花靜憶爾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鑪玉雪清簫中吹得鳳凰聲不及晴江轉楫鼓洗盞船頭沙鳥鳴

木夫容

九月襄王宴清宮鬼旃翠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裳濕宋玉愁多賦未工

水夫容

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晚趨嚴召直承明侃二論思歲未更國老不應持節去鄉人徒羨過家榮

錦溪園裏千竿竹夏日移牀就綠陰烏帽綠衣郎竹杖閒來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墨池復愁國史奉嚴祠離筵正值歸遊子歸仍晚獨對東風惜贈絲

小東郭外今無舍萬里橋西況有田不恨錦官非昔日

知尋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千本仙井山中玉數匳老去首丘天所念
未甘孫子祇東南

曹將軍馬

高秋風起玉關西踣鐵歸朝百萬蹄貌得當時第一匹
昭陵風雨夜聞嘶

舊屋

舊屋已屬他人家臨風復立江沙欲從子雲訪墨沼
更向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滿五月滿聲入座寒種樹已堪維馬騎
開軒即可把魚竿

馬圖

昔在乾淳撫蜀師賣茶買馬濟時危鄉人啜茗同觀畫
解說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遷州府
君之墓始見叔父南山翁二與集同出太師雍
國公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
歲月翁方客授外鄉又以推人生年月曰論禍
福以代耕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
云耳

玉屏古柏與天齊使過於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上

西風江水鬢絲二
玉遮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端在
更將衰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孫子憶
故家今幾尚簪纓

王母圖

瑤草春深盡日閒靈芝清露自怡顏雙成吹徹參差玉
八駿人閒去不還

偷桃小兒癡且妍恃恩無賴更蒙憐窃翻雷電天公怒
風雨落花紅九川

黃竹遺墟白雪高空桑戴勝向晨嗥茂陵多欲非仙器
枉賜金盤五色桃

西望瑤池斗柄旋金明水淨月娟娟請觀阿母神仙籍
名在龜山第幾篇

竹杏沙頭灘漱

蛺蝶飛來石竹叢羅襦曾試繡紋重荷花啼鳥銀屏暖
臥看廊閒唾碧茸

閬州海棠

閬州城南天下稀海棠參天鸚鵡飛百年高興付蕭散
老著西江何日歸

畫猿

冷泉亭下呼常到巫峽舟中聽更愁老石枯藤還見汝

記夢中詩三首

出海雲霞九色芒金容滉漾水中央向曾賜服元洲玉
今結蕭臺五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親題彩筆篆明虹玉樓臨海連天碧
待子扶桑鶴出籠
失卻漁磯返棹遲幾回石上候安期老翁巖下諸年少
總解題詩笑鬢絲

題周東陽進士爲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繞隔縣好沽花竹及滿時歸來未老柴車在
百里詩春定可期

維摩

二士同開不二門是何境界儗評論若爲普供諸香飯
貴得薰聞識道根

錢舜舉折枝夫容

白髮多情憶劍南秋風溪上看春酣夢來一尺吳江水
儗比千花濯錦潭

商悳符小景

商公昔者親秦鴈劍閣崢嶸筆底開又向江南生三峽
不爲廬阜即天台

天厤改元十月題子昂馬

朝庭無事日從容太僕承恩出九重前代王孫今閣老

祇畫天閑八尺龍

翁覃溪曰此與王孫今代玉堂儻用意又別

錡曰題好詩亦藴藉

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三月淮船當到家賜金盡賣買田舍
坐對八公吟曰斜

商悳符小景

五老峰前屢往來紫雲如蓋蔭崔嵬十年京國頻看畫
最愛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植烏石渡舊隱

窈窕幽篁帶薜蘿青春白日坐蹉跎試詢烏石江頭水
盡有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偶成

雨泥輕塵道牛乾興來隨處借花看糟東千樹垂楊柳
飛絮時二近馬鞍

聽雨

屏風圍坐鬢絲二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態改
忽聽春雨憶江南

錡曰語淺情深

春雲

春雲漠二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遶徧成久立
起頭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趙閣

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千尺彩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
應是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侍漏宮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
傳勑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晝刻傳呼淑景遲聖主留觀新進策
侍臣筆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
高堂深夜燭搖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錦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邊閣
不待冷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關情無端繞屋長松樹
盡把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洛陽日二水生波翠袖黃裳晚棹過珠樹月明花婀娜
鳳毛春煖錦裘婆

楚宮朝雨過江潭燕子新來試浴蠶庭下錦衣皆稚子
廬前秀色是宜男

子昂人馬圖

綠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綉簾美人時共看
階前青草落花多

紹興閒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
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
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秋千晚風十里麗人
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
湖烟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銷思陵見而
嘉之恨其後疊第五句重攜殘酒酸寒改曰重
扶殘醉因歐陽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尋腔度
之歌之一再董此字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以
一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
斷堤楊柳舞青烟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晚風蛟龍夜護玉壇古
劍影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草詔

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祇有銀蟾出海頭不得吹簫送清夜
禁城鐘鼓度中秋

子昂幽蘭修竹

舊時長見揮毫處修竹幽蘭取次成欲把一竿苕水上

鷗波千里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庚二蒼石如人立
恐有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卻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鈎蒼龍過雨影在壁
斷雲零落令人愁

筠窗谷中春事晚老鶴倪啄莓苔生長鳴戛二雨氣潤
舞翎脩二山月明

酬書巢送棕筍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紛塵埃滿袖歸來晚
誰與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翠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
銅盤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薄長紫苗縣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表
野有新田市有謠

畫馬

蕭條沙苑試師還昔蒲秋風盡日閒白髮園人曾習御
長鳴知是憶關山

號國夫人學畫眉宮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鄰澤
新賜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庚二蒼石如人立
恐有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卻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鈎蒼龍過雨影在壁
斷雲零落令人愁

筠窗谷中春事晚老鶴倪啄莓苔生長鳴戛二雨氣潤
舞翎脩二山月明

酬書巢送棕筍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紛塵埃滿袖歸來晚
唯有河東學劍翁

題趙子固山鬱瑞香水仙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
時二駐屐近微香

息齋竹

紫貂早解獵圍驂一棹夷猶雪滿簷山雨欲來春樹暗
盡將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答吳宗師

綿二微息起黃庭仰望扶桑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意
手持楊許寫來經

題吳彩鸞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簾窓地月娟二尋常鶴唳霜如水
書到人間第幾篇

王申芝亭宜春帖

祇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薄田若荷聖恩歸去蚤
東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久向黃庭留白鶴
偶隨華甃駕蒼麟

東風吹雪著鬢髮目力都妨讀細書兒子總堪供稼穡
故人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薪儀如鸞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瑚璉
莫負深耕種玉人

華萼樓宴集圖

華萼樓前翠琖來盛王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

獨對雲窗進玉杯

爲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
定知剪燭向西廊

先生歸到歸鴻閣二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
可憐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上顧問集賢至金
陵否集謹對曰當到又曰治亭是朕所題往年
八九至其處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
未種松時到也近臣奏曰元妙住持道士趙虛
一所種也上曰然又顧集曰已陞觀爲宮汝知
之乎集謹對曰臣奉勅題榜賜之矣是日趙虛
一來別歸江南卽告以聖上不忘治亭之意又
三日吳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爲持卷來索
賦因錄所得聖語如上云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原序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
區區不余畀覩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翻疑歸雁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

老去何年蹋釣船

顧奎光曰小序甚妙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柏舟堂

白髮高堂畫霧昏自將忠義教兒孫邊傍種得千株柏
雨露深深荷主恩

次韻杜惠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烟生草
從此頻傷八月來

百頃夫容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空濛玉女臨高閣
只有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潭陰日色射金虬會時直鳶迎風動

此日闌干傍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轉萬年枝甘泉罷幸揚雄老
滿鬢秋風不受吹

題畫 原注柯敬仲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明璫翠佩不勝愁一鉤纖月清如水
吹笛何人共綵舟

黃筌夫容乳狗

西旅初聞効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騶虞麟趾同靈囿
抱子花陰臥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二栖自有秋風動疏竹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原序

江南落月不須啼
今何在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
集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遺余飲堂前小閣中
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眞蹟也緯納新嬌生眼底
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稿多少得似春潮
夜二泰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筯殘妝淚片爲金
釵露指尖萬個閒愁何日盡一分眞態爲誰添
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周韶
多藷奇若嘗與君謨門勝韶又和作詩予容過
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
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白梳
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
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
人最善胡楚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使
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强勻顏色待春風龍靚
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
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
函隨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閒
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
守居閤中舊題也第三詩日爲不知何人作其
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
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緣即卷後聯佳紙敬仲求
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屺墨但日
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他年歲後雖若此者亦
尚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成都
虞集書

祇今誰是錢塘守煩解湖中萬畫船曉起門茶龍井上
花開陌上載嬋娟自注白樂天蔡君謨陳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襲舊賜龍團在
誰爲分泉明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邂逅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
已無明鏡著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
爲題靈塔向金沙

題著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淩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矣
開雲閒雨是耶非

題東坡帖 潮序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新行筆力與辭氣同一
高古憶在江上閒舟人竹枝一首漫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薪渡江新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
楚王宮殿在夔城

題畫 鳳麥齋小景

銀臼貧而不俚最近古人
山下吳王避暑宮一前浪起白蘋風抱琴曾屢廊頭去
多是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宮花紫綺袍松雪落崖週曉櫂
海風吹月見秋毫

題李氏浩然堂

水滿青溪花滿叢浩然堂上看春風公堂還過溪頭去
看徧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鐘山寒不寐
滿山松竹夜如何

放鶴亭

山人不受北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眞逸到
借騎過海問安期

臘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閒雙鬢雪飄蕭東家釀得黃精酒
說道淩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銼二重宜新巢冷未堪爲報道人歸去也
杏花春雨在江南

無題

夏簟琅玕冷於水綠蘿烹魚手操匕西風歸燕杏梁深
門外大風都不起庭前卷書淨於水匡廬道士上清來
吹笛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庭下燒香禮黃老日午誦徹大洞經
白鶴隨人啄瑤草

題扇與周幹臣

玉壘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顆露盤涼遙知環碧樓中坐

翠竹蒼松夏日長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僉院秋夜曲二疊

天澗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霧蒼茫澄二孤月轉危牆
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凝霜不聞人語只吟蟲
風力清嚴掃莫烟纖塵不碍月嬋娟太虛邦得有中邊
大地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劍氣一飄然
招熊少府

南阜小亭喜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
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杯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
朝風雨過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眞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崖鬼嵐氣蓄人成紫霧墨香橫壁長荼
苦爲白玉蟾詩柏影掃空臺宜時客欲去更徘徊霧鬢雲髮
何處在風泉雪磴幾時來桂樹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腮外幽禽小春聲初動花枝裊花落知多少春
起早苦被東風惱綠陰攜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清潤
蘊藉使人意消因所題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笛疏枝夜逢雪識同

在天涯荒村茅屋欹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釣絲青
鞋藜杖翠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
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
水拖藍飛燕又呢喃重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
緘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應制稿一卷

韓晉公滉　士星像

猗黃靈墳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朱旂揚招八風乘天田
入紫宮命司齋錫九農鳴塊桴年屢豐

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
清海平神光赫然鵬圖永寶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
憂至平曠玩肆生覺逆毋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端午賜大長公主　原序

細葛迎颸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壽覃之

方持輒陳節物之奢僭用視年齡之有永併將

滕昌酤懷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宛宛臥春雨餘日照沙上有襄香花懷
香不自獻夢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景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畫曾巒總含雨氣潤
百谷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洑洄滄江散落碣石開
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
臨流不度心爲惻我損孔堅舟孔安奉予以濟諒非難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
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言思古人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遲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徽宗畫梨花青鸚圖

宿雨初收禁林宋玉斧臨牕看春色撲鬃沙上暖塵飛

何處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牕寫汀渚殘雲野水三四年

依舊松筠溪春雨

陳閎畫仁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照[illegible]逐鹿場馳射衝波夸獲雋

故知英氣似當年

曹霸下槽馬

櫪下長年飽豆芻[illegible]道馬諳識蹄蹶主恩深重知何報

或者東封駕鼓車

東皋賦

出東郭以騁望得逶迤之方皋窈窕修筠之舍盤桓嘉樹之高秀野綠縟長渠翠濤界畦疃以分畫列藩籬乎周遭汎崇蘭於舊畹薦幽澗之新毛鳶魚樂兮天光雲影之動蕩虎豹蔚兮山輝川媚之嘉陶結幽居以靜好不羨園以爲遨或祝明星而怠羞其有棄傲樓於軒冕託遯響於歌騶者乎吁嗟惟黍稷在畿眇故封兮江海悵王孫兮來歸載耘載耔載褰載

衣忽十世其將遠挺三君而奮飛造廷策名於常旂鴻翔鳳翥赫其有輝值炎精之既淪遘斂翮於嘉微於穆趙侯知憲者稱中田有廬兮種瓜北山無蹊兮采薇悄一隱憂兮願懷想一高蹈兮仰依慨肩士之不愚懼俯仰之多違佩一廣文特起無儔內有明賢之助外嬰憂患之酬一親高年一身百謀照一陽春英二涼秋屢遷廡於名郡嘗曳裾於絲竹旨甘頻及於交游積累之勤百福是適婉一子孫食德不渝曉予少時迎於名門揮絃飛鴻垂綸遊鯤老至憑不淪曉予少時迎於名門揮絃飛鴻垂綸遊鯤老至謹詩禮以保族庶無外騖絕交於咎陽索不知車懸烏存夕草載露晞然銷魂訊故老於咎陽索志以老其身以長其子孫夫履跡於崖穀秀媚一兮既辟世於

古詩四言

環洲詩爲蔡天壁作

溪有清流環我中洲襍華鮮明芳草和柔詠有文君鳴有雎鳩采一遊女侃一良疇載泳載游在我中洲二無止既采蘋藻亦有蘭芷觀彼嘉魚一日千里彼畎畝皆爲方田分合雍邱交流壁旋星迴于天雲媚于川君子樂豈徒詩永年言命輕舟言載百壺駕我乘黃履我雙鳧況一彭蠡至于匡廬詠歌以歸清風載途

冰雪相看亭 原序

趙君有道之先故宋南渡時自東都徙分宜二百年于茲矣其大父登進士第仕至文林郎湖北憲司幹辦公事其父兩舉江西轉運司進士覃恩受官宋亡不復仕城東故地美竹萬个作亭其間而隱焉名之曰冰雪相看信國公之子平遠宜慰之所題也有道信厚敦愿容氣翩然有王孫公子之遺風我稽巨屨徵賦謹詩禮以保族庶無外騖絕交於咎陽索不知車懸烏存夕草載露晞然銷魂訊故老於咎陽索志以老其身以長其子孫夫履跡於崖穀秀媚一兮既辟世於

元亨利貞之爲德猶春夏秋冬以爲時也君子觀乎運序㠯自處則合於時措之宜而不過焉方其㠯振振麟趾之賢處富貴之極則元亨春夏之時也自其來南族蕃㠯久非秋之利乎其在有道爲冬之貞無疑矣冰至堅而不折雪至潔而不汚凜然相看不接于他物誠得處貞之道也予聞而善之故爲之賦詩焉

挺挺直筠琴岡之陰豈無春陽匪今斯今高宜于天下蟠地深不易其節侃侃素心豈無虓敏白駒駿駿我獨考槃樂乎幽林堅冰在淵積雪在岑獨往不迴悠然行吟采采紫芝園綺是尋還求陶生撫我素琴邈乎古人

酬我夙欽

竹林七賢圖

瞻彼修竹下臨清流交石偃陛華松蔭邱植表界壤翦茅宅幽梁度高巖窒隱中洲方牀讀書異宮同休詠歌相聞觴豆相求或蒔名藥或釣游儵課藝嘉植坐思遠遊濯纓微波看雲良瞰逸而不放嚴而自修泰哉汎溺遐乎巢由按圖㠯觀永宜春秋孰若七君遺其故儔糟粕塵世高縱莊周我懷古人遯而違憂安得揮絃㠯招湛淨

竹溪六逸圖

悠悠逝川矯矯逸民攜手相從敷席大濆交頭負暄揮

羽卻塵躡屐遠遊隱几重茵幽響中發虛觴載陳投我嘉實含和茹醇優哉悠哉及茲良辰山有鳴鳥郊有遊麟濟濟㠯盥我懷古人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衡茅負晴旭有客至我門共披賢坐水次飛觴汎沄夷曠各付後覽陳迹感前欣悠千載神禹望海悲秦君逝者皆如斯人思從帝冠作春服沂新浴歸遐思在茲文東南極積水日暮多浮雲

寄題曹元寘尚書臨流圖王維學參政譜

昔聞適炎服中道臨清潤潘潘荒日悠悠寒動颸來者何洎逝者不可追聖有川手自濯浩蕩忘險夷高人今摩幽思瀟雨更題詩三年反田里樹灌木晞晨曦上堂喜懽集艱辛謝親慈入室挽野服登山采靈芝庶㠯永年壽豈惟療朝飢開囊見舊物感慨深係之歲晚金石友看雲立令我知來鴻春苦早去燕秋易遐思

玉隆留題

仙眞治茲山重阜隱延廣冲輿元氣會運至法靈鬱與
世作司命神宇廓宏敞及門春雨來元感副夙御摩挲
晉時樹託身何蕭爽千載抱微息日月其來往欲爲黃
髮期日待紫芝長上天垂光彩月出江海上故人不可
待惆悵理歸鞅

黃堂留題

雲館息塵鞅夜聞春雨聲溪水傍階長仙茅新綠生曉
氣動原野曠分見夷平神眞昔參合觀泉宅幽貞儼然
師弟子歲來會秋清遺民千載後高宴從簫笙因嗟蚤
好道晚歸濯冠纓矯首望遠海駕言打翰成神仙在平
地敍隘愧凡情太乙有移召中洲良可營

記夢

夢行衡廬間千仞過若壓雲而南神明深廣下不測雲
雨蓄旁礴時至如欲出縕縕向回旋揮霍忽奔逸物怪
匿巖穴懼若俟霹靂黑波況高崖走崩石升身登
元閒縱觀龍變跡俯視尤鼎鼐其中有輝澤乃在風雨
外手畫素三尺揮毫極動盪落墨灵沈彫圖成示坐人
共笑不可得顧瞻以踟躕恍惚增歎息因之命肩輿出
門聊有適大術何舒二白鶴從遨數客絡經過濶濱便上
青松側憑高望遠水雙景蕩虛碧拂石共客坐芳草藉
尻膝忽然聞鐘聲睡覺北廡席

次韻陳溪山櫬履

頗憶蜀井西櫬櫚每易討披心割
工巧紉履文織象花草輕鬆隔沮
獻圯下會期後三早知君貴賤履
世深垂誡不待造兢二歷淵冰縮
矩庶慊歲年老

其二

解舄還上方歸山據枯槁禁足結
几或過晝凝塵遂忘掃行庭不見
筋力衰無復驅走好前年當此時
門水賜皃沙領道鼎湖忽踰年始
詠幽貞可長保番番茹芝人長歌
豈知老

其三

六月乃屢雨良田不憂槁獨念桂
路備攘掠所過淨于掃縛人夜送
亦人類義利啓戎好尋原可制亂
者還頗言弱橫道諸軍四面集同
謀性命安可保黎藿雖滿盤對之
令人老

浮邱公吟寄赤城陳道士

人山有遇爲溪山壽
浮邱生七古形神盡不泯說詩秦
俗苦淺迫無能信眞淳雨雲不待
有道者千歲一息勻金精歷可鍊
元峯咫尺天北辰神明宰已定尊
高比彼周遑機棄元

化同流溥無垠所以赤城子從師踐荆榛三周日月中志確神乃親廬閭玉雪相旭陽射光新稽首受餘啜骨換非昔民不遠恆在茲瞻然願知津先生早有聞爲恭若逡巡賤子請執御端輗駕飛麟

爲變理普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變侯起高科得邑舒水土民淳事稀簡田野甚夷曠戰爭遺跡泯山水良足賞幽棲南昌尉英爽赤壁將古仙家白雲美人化黃壤豈若龍眠山一士獨可尚高懷托千載妙畫極摹象向來讀書處春雨草木長夷猶昔賢遠遙席其來享彈琴坐終日微泉散清響來者安可期徘徊以惆悵書圖記彷彿聊以慰遐想

題張觀海所攜虛舟竹所二毛圖

虛舟倚亭皐修竹相因依木木有清華魚鳥澹忘歸鷺羣晚色靜鶴羽傍林暉侶是鑑湖曲幽栖掛朝衣古道日已遠昔人相兒稀蒼茫寫雲海光景依日月邇來垂十載感遇嗟白髮神靈在雲漢眇晦慨明發祇園何譚二夙志返超忽幽士住精舍諸妄久息歇浩劫鑑止水高峰獨嵩萃觀察勝願力知我心匹二清風不可執振錫出林樾

送海東鈷上人十首 用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爲韻

積水眾鷗滅春空鵲餘雲掩室坐修竹天花數繽紛上人東海客來去何見聞飛錫還日下珠宮浪泛泛日色出海水千波散明霞一杯承足來九載不爲賒要

觀香爐峰折蘆長風沙徹吟動林響蒼龍送浮槎
我昔參泰霞東望候日出予從日下來海水中蕩滌坐
受龍女珠鑷垂夜光室持還定何有長空斷鴈一
爲法不辭遠遨遊歷年載衣中得故珠終夜動光彩還
桓在中谷良疇漾清陂開堂直岡景長年誦書詩孝友
持一支葦歸泛萬里海鴛言乘桴行沙際如可待
旨蓄崇虛豆生芻長冰署無堪餉遠客乘下若爲住行
囊掛屋壁破榻夜風雨神光發慧劍耿射東海曙
燕坐共禪月行吟向孤梅有懷匡廬山老人豈崔嵬洗
鉢三峽水振木東林高棄榛動歸思欲去更徘徊
山居如老禪坐致不請友何方簷下雲識我門前柳翠
竹不碍山黃花紛在手未堪同對雖離妄亦無取

老胡昔東游勝士乃西度到岸無彼此不憚勞復屢要
之心本空一了不移步龍宮解相迎黃金已先布
百鍊成利器千金來海邦清宵凝秋水國士歎無雙持
正行正法魔邪執不降觀子製名字高風凜寒江
止觀覩心要律儀檢凡身密言轉相付海刹幾秋春奇
哉善根熟一徹無逡巡子來得何法歸報日邊人

楚石琛藏主自蔣山歸卻欲就叢林閱藏同舟

清江之上賦此贈之

手攜北山雲卻上西江水月明洲渚生葉落風不起虛
舟不移棹寒波釣金鯉銀河轉碧落北斗去天咫龍吟
匣中劍虎躍弦上矢殺機誰敢當吹毛豈輕試貝葉啓

題東郊山房

秀挺東郊山雲氣常覆之林邱翳幽清流泉發芳滋盤
桓在中谷良疇漾清陂開堂直岡景長年誦書詩孝友
夙所敦求道遠有師雅志尚端潔凡近諒難知康樂昔
賜履詠歌足遲思啓書訪前聞往跡無所遺瞻彼商澗
松深根連喬枝亭亭植高節欝欝含令姿衆木不同泯
悠哉副深期

題蒙庵爲黃石谷賦

東南有高邱下臨萬家邑汪洋浹春潤沃衍盛秋入羣
山若浪波起伏翠重襲靈運好奇險高步凌絕巘平牢相及幽人

園綺閒周覽度原隰隨山導清泉積石拾層級結庵邑
蒙名果行信所執良時一來游朔月九交十門當星斗
高隴臥風雨溼一川燈火歸賓從雜車笠登高愧能賦
騰身竦山立

爲黃氏賦大雅詩

岐山鬱嵯峨鳴鳥昔有聞周公盛制作經綸邑彌文朝
事接燕饗勤勞兼賓軍肅雝述盛德工歌贊前勳流蕩
乘濮靡何由返咸雲陳肆輒有兒孚不辱公子有
古絃歷然宮徵分大雅忽有作青春召虎高堂邑居
之樂康永欣欣

己卯十月廿二日從宜春郡陳履治成觀南軒

閣登舟有賦卻寄同遊者劉粹中賢良

茲郡多美泉小大各有神深潤浹温厚艸木何光新披圖閱名世顧皆仙佛人退讓寰外驚懷哉此良民退之文既遠泰伯學未醇昔我朱與張遺言存縉紳東湖有新閣下臨南澗濱周眺忽已晚皎然仰空顥虹梁亘溪流落日車馬塵曾邱閒議祠鐘鼓嚴昏晨江潭欵搖落名邦感宜春爲治古有道川原隨所因華構相爲雄大雅竟誰陳移舟古峽口西望蒼巒峭浩蕩無與語逝波絕垂綸

秋堂原序

秋堂者臨川吳生文明之親舍也生才甚清美

賦詩婉麗無塵滓之汩觀其同門未之及也昔胡邦衡吕詩人薦朱文公大儒豈吕玩物吕成名哉性情之正冲和之至發諸詠歌自非衆人之所能而士大夫各吕其見一之耳生未可吕秋堂詩云

喜白晝也是吕爲賦閭巷多囂塵秋堂獨高深有于能讀書幽懷發微吟天高風露下澗泉落危岑神仙二象愚朴客二無歎厭羣動不知止謀思墮鈎餌反息絕飲食穢濁無留沈所吕聽夜誦共愛風滿林神清易不及踵乘舟膠漸二豈知本湛一不與利欲兼罔書發有作九牧歸吉金熬樞下五石功成振鴻音宣風萬物聖緟受命孚不占戒愼保靈秀先幾發微纖進善取損益閉存日惟嚴浩二厚有積悠二浸何淹盈科吕時行小人慙屬饗虛堂積雨霽光風草侵簷空洞溥龍澤止水澄秋蟾善學在年富勇哉副遐瞻嗟哉苦勞心

秋山行旅圖

春夏農務急新涼事征游飯糗既盈橐治絲亦催裘升高踐白石降觀索輕舟試問將何之結客趁神州珠光照連乘寶劍珊瑚鉤乘馬垂苔蒨縱目上高邱策名羽林郎談笑覓封侯大行何崔嵬日暮摧罔輈古木多悲風長途使人愁羸驂兒未足倦霜雪稠谷口何人耕禾黍正盈疇出門不及里酒饌相綢繆壯者酣吕歌期頤醉而休安知萬里事有此千歲憂

爲題馬竹所九歌思君圖

屈子久去國行吟山澤秋瞻貴神遠俯慨深壁幽衛波起浩蕩女雲黯綢繆初陽駿扶桑莽蒼蕩海漚渺渺陰陽孰知制命由慨然長太息悲歌寫離憂想象吕惝怳開卷令人愁

清明山房詩爲危太朴作

矯首望太清正色蒼且玄何歷二日星高轉旋游曒光見援引孰與爲控摶所吕塵雜氛氣起滅尋丈間容人常宗凝暉托空山據會觀學仙者凌空怡妙顏賢化往來生死何足患妙哉太朴子難爲世上言

次韻太朴良友伴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之作

得謝荷休澤逍遥在巖阿結廬庇風雨樊罷蓽藤蘿塞士蝕沙沈更銷鑠遺質所有如冷電江光不與晝光卻神光內閟氣逾深識察誰能動冥漠等閒千年不一試坐古人書日夕猶詠歌追念少壯日玩惕亦已多兢二

千步攀松枝原註寺後有山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闌上岩巖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吕抗浮雲誰能顧塵囂儗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若星斗其魂安可招寵公輟耕際頗懷見凌霄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寥二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劍銘後

豫章高秋宴高閣乃出此劍相娛樂當時冶鑄絕精英

寄題楼撫山普潤禪寺原序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師道場師姓翁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肉身裝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應尤著

東鄰有一士裹冠誦書詩原註謂袁徵君諱夫建公所

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原註今長老秋雲富

清秋約杖屨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穀恆登羣生無厲疵古刹抱禪悅高邱依母慈原註寺名

壯士酣歌謾揮霍嗟予喪朽
或言江中有蛟螭當煩仙人
俾伏崖陰無敢作
劉忠肅公之四世孫
益之題其居曰雲松巢予家與劉氏累世之契
故爲書忠肅公文集之首詩三百篇并賦此詩
與之
丞相昔遊泰山頂天風浩二
但覺靈霞熟丹鼎白日人間
悠二憂患何足計直道千年
東連海上莫烟碧中書偉人

濁世公子何翩二卻憶匡廬
五色光新天爲妍我今僑居
豈無雲錦晚相娛月落終懷
河間禮樂更光華勿忘先世
吳興趙子昂十馬圖
昔在秘閣見十馬云是韋偃
心神偶同豈臨寫馬種本自
常恐一旦風雨至蹴踏波濤
末見深沈如此者君看最後
畫馬
百年升平卻走馬立仗天閑
卻寫西來太宛者高蹄如鐵項如鈎風鬣蕭二首荷私
常見貢來騎不得長嘶要蹴崑崙邱
題畫
連昌宮裏古牆陰積雨過春黃竹深老樹無枝交屈鐵
立石有書名錯金吮毫池上寫幽鳥承恩春日風光好
當時執戟今白頭卻對蕭森倚秋昊
空山歌
高空之山聶公宅稚川作圖纔數尺秋天薄雲千仞表
春雨喬林百年物憶昔倚郎鎮成都將佐盈廷賓客趍
錦官城外旆鼓發駟馬橋邊高蓋車先廬舊在小東郭
丞相祠堂同宋寬嚴公同訪杜陵家退之亦到淮泗幕

戞眉嗟我久不歸江水娛人秋日暉坐看蓬萊變桑海
白古南城天下希公子親迎陳氏館我初至撫猶弱冠
看君揮翰甚風流豈想重逢鬢毛換君言中間一再來
數見先公曾次開鶯花風雨必求友水竹園林持酒盃
嗟予晚歲始能退窟有文章驚海內平生不受簡書畏
故家高致君應最圖中山色積翠濃雖欲舍予將焉從
蜀人相如最能賦待倚山木歌高空
爲燮元圃題蘿溪春曉圖
夫容山陽萬家邑石嶺戴轍縈紆入溪水西行夜雨深
連村桑柘春雲溼昔因荒迥少官府日莫孤兔作人立
自從置縣二百年稍有衣冠更俗習讀書進士比舍聞

潤屋黃金亦家給山中白日浮雲多負乘因仍足車笠
變侯世胄國勳舊射策君門恥沿襲朱衣作監列星宿
遠人豈意高軒及援琴不鼓書牒稀彈鋏無魚賓客集
繡衣使者停車見黃堂大夫下牀揖登高望遠送飛鴻
攬轡駸駸二度原隰人言桐鄉人愛我二愛桐鄉重于悒
畫圖千疊山木稠茂舍蕭條莫忘葺

題馬竹所畫

霜清木落江海空一棹歸來何處翁雙松千歲如鐵石
爲爾回游旋天風憶昔神龍劍所化夕臥滄波弄明月
望中冉冉雲氣生直接銀河上瓊闕

題村田樂圖

霍元鎮規模董北苑米南宮父子寫山水人物
尺素自是高唐物豈如秋水宜設色何人畫此畎畮間

殊方標致見未春江捕魚圖遂賦此

南岡

華蓋三峯立天表山北山南青未了曾看雨雲出太虛
春江聚網萬魚急漁人相謔魚相泣負薪深山何處樵
幾送餘霞落飛鳥岡頭春歸露未晞梧桐鳳凰相因依
臥龍之孫思外氏悵望巖巒光生翠微

題何大夫畫馬

國朝畫手何大夫親臨伯時閱馬圖伯時絕憶鐵面語
放筆驊騮懷此都此都大夫八九十千馬萬馬在胸臆
偶然數鼠落江南捲束上箱謝槽櫪

同開先南楚悅禪師觀息齋畫竹卷子崇仁舊藏也

安寺煜公之禪室蓋煜之師一初本公所藏也

因記延祐甲寅息齋奉詔寫嘉熙殿壁南楚與

嘉熙殿裏春日長集賢奉詔寫蒼篁邇來二十有五載
飄零殘墨到江鄉匡廬高人昔同往每見揮毫鳳鸞翥
木枯石爛是何年修竹森森長春雨

題村田樂圖

尺素自是高唐物豈如秋水宜設色何人畫此畎畮間

二三老人若相識茅屋蕭條古樹下農務未殷牛在野
或怡鸂鶒脫籠繫或弄獼猴笑頭假老翁政自如兒嬉
高髻襦負相扶持古時枌社祀田祖移饌高亭陰所宜
抱甕初來未貯酒亦有生鱠宛延首利優競攜樂具至
大怪雞驚兒拍手拄杖出門欣且賓雜沓滿庭生好春
歲時無事得如此擊壤何必非堯民騎驢過橋殊覺錄
攜具荒陂來赴約定知張果千歲人游戲人間共盃勺

柳塘野鴨

江南水退秋光淺風柳參差萬絲捲鴛鴦在梁鳧在渚
蕩二扁舟去家遠千艘轉海占長策白粲速江動秋色
斷蒲折葦野水濶爛二明星日將弋磬盤擊露夜深寒

玉色亭二落月殘太液池頭黃鵠下夢中曾見畫中看

丙吉問牛喘圖

少陽用事春猶淺丞相公行問牛喘彼德微蒙策免天子有道守四夷中心無爲日萬幾遠有匈服近有畿夙夜明哲發裳衣鎮曰卽是孟子今恩足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意推廣言之妙在不用一直筆諷刺俱含於文字外

江貫道江山平遠圖

江參去世二百年翰墨零落多無傳人間幾人寫山水誰能畫在揮毫前昨見石林舊家物春雷夔嶂初破墨我和葉詩頗豪放三者相望都突兀險危易好平遠難

如此千里數尺間高雲舒卷非散地麗日照耀皆名山我持美酒一斗墨汁盈盤可滿首江生精神作此山向山呼生當至否高秋銀漢天無雲帷中泠然來夜分黃茅嶺頭華蓋頂畫我獨訪浮邱君

爲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寫橫素波瀾不驚潦水盡秋氣晶明絕烟霧正帆去棹不相襲岸曲洲旋總堪賦百年孫子俱華髮誰解燈前說舊時聖恩深重絕征戰孤村城市僅如蟻百丈長江直如縷蕭二木葉洞庭波猶慮寒溫資瞑眩身著黃冠寫古方薄素細書三十卷

歷二晴川漢陽樹蒹葭宿雁天欲霜叢葦寒鴉日將暮白雪深二厯黃獨國初山下苦流離義士傾家救世危相從朱寞久者誰禹穴山頭一布衣鬢如鴉羽顏如雪

就中櫻觀何王宮想見華年貯歌舞丹青倒景駭靈怪跳入壺中夜不歸市人扣門呼不應光影俱消聲色泯

粉黛含情怨幽阻青春遊子憺忘歸白日冷風帳中語但言解隱不言無不道本無何所隱我欲作方須汞金

人間無藥不堪尋青霞如練還相覓華蓋衝天丈室深

題漁郎圖

黃葉江南何處郎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烟棹
老嫗具炊雙瓦盆霜前漁官未竭澤蟹中抱黃鯉肪白
已烹甘瓠當晨粲更擷寒蔬共萑席垂竿何人無意來
晚風落葉何琮琤了無得失動微念況有興亡生遠哀
憶昔采芝有園綺猶被留侯迫之起莫將名姓落人間
隨此橫圖卷秋水

題韓幹畫馬

韓生觀馬十二圖時寫一二傳人間坡翁嘗來伯時宅
綵筆手開三五峰亭二兩箇老松樹萬壑千崖閱今古
憶昔長從王子喬坐聽秋風最高處世人盡山非不多
不識眞仙奈若何君看昆命上丹穴芝泉玉樹森婆娑

昔人能事已可能始覺賞識非鑑風晉觀秘府韓絕少
得見龍眠已驚倒使人讀詩如見畫人中豈復生坡老
五雲之中天上奇代產名駒天子騎神明尚令後古見
莫歎韓生非畫師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圖二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托筆墨懷幽居連雲一一列眉黛
細雨往往逢樵漁鄰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
我久居山不待畫獨念稚子扶犁鉏
閣前流水秋盈深故人東來還見尋方壺畫遒彭蠡澤
人羨清華已驚惕歸來老病五年餘閔予謀食躬犁鉏
蓬蒿羅生果窳異蛛網微細仍縈紆星河江上喜非遠
況與良朋適我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暑中尚愼枹樓轉

題秦虢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貴人竝鞚如輕鴻承恩馳入華清宮道途先不止行客
槩蹇奔趨烏帽風笑囊墮地何足拾豈有篇章浪相及
畫史當時妙墨傳光彩流動狂情急君不見白頭拾遺
徒步歸明眸皓齒事皆非朝天泥滑袖封事高閣雨餘
宮漏稀

方壺畫山水歌

方壺之山在海中世人欲見知無從壺中仙人閔昏濁
綵筆手開三五峰亭亭兩箇老松樹萬壑千崖閱今古
憶昔長從王子喬坐聽秋風最高處世人盡山非不多
不識眞仙奈若何君看昆命上丹穴芝泉玉樹森婆娑
東望方壺應不遠飛度九州如過宅便從海上問金公
莫待浮杯水清淺

示閻

憶我蚤歲離親側足跋二心惻二中年祿糜不及養
人羨清華已驚惕歸來老病五年餘閔予謀食躬犁鉏
蓬蒿羅生果窳異蛛網微細仍縈紆星河江上喜非遠
況與良朋適我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暑中尚愼枹樓轉

錦田亭

律詩五言

三清宮所藏宋乾道宸翰雲壑二字

青青雲間壑天章自九重日華常映鳳山氣盡成龍俯仰遊陳迹高深儼愚容飄然化春雨結想在高松

寄忽承旨

投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烟歲熟無憂食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寄三衢守馬九皐

聞道三衢守年豐郡事稀詩成花覆帽酒列錦成圍鶴髮明春雪貂裘對夕暉扁舟應載客閒聽洞簫歸

題朱澤民山水

積雪山陰道嵯峨筆底生雲門兒童子禹穴閱蛟精高臥人何在幽情幾詠成村陵空想象晚飯掩樓晴

寄題汪道士草亭

飛白妙娉婷新題照草亭仙遊相鶴法客借換書經霧雨歸懸黍風雲護伏苓遙知春晝永深坐養黃庭

黃敬延送竹本

吁瀟湘玉森森忽滿林香爐來曉色石檻借清陰好鬱長毋令草蔓侵清風月如晝老衲要長吟

所知

答陳溪山元日即事

積雪埃塵淨光風宇宙新閒來知惜日老去善酬春退
密觀羣動憑虛集百神眞人起居法無一是違仁

送客北門晨登山木閣

晨登山木閣零雨煖於春溪水解留客梅花偏照人秣
香知酒熟市遠覺民淳此地堪娛老惟愁度水頻

次韻陳溪山

移棹避殘暑開樽就夕陰冥鴻聊自遠幽草若爲吟離
索連三月棲遲共寸心遙憐溪上晚扶策獨臨深

又

乘興忽忘遠相思知幾何未便塵事少謾悔世緣多朝
食烹芋菌秋衣製菱荷平生但隨運何地不蹉跎

杏園詩爲黃思順賦

善藥多陰德名花種滿園暄風吹雪盡暑雨綴金繁臥
護煩仙虎分嘗任野猿佳兒足文學食實佰桃源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輩傷情有妙年博
聞誰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爲傳

又贈劉無作

一家俱學佛之子更劬書諸老交游徧眞乘究竟餘治
生爲淨業志養足嘉蔬爲問龐居士成能更久如

律詩七言

與燮元溥登仙遊和李浩卿韻

老去江山已倦游況聞風雨滿溪頭依尋黃鶴空遺
聊伴白鷗經稍疇山崦有雲堪作供酒樽無婦可歸誤
從教賓客回車晚留取裴翁專一邱

陳可復爲予寫戴笠圖賦詩四首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仙人冉冉遺松老
鳴鹿呦呦二生艸肥伐木遠聞何處谷頃筐近得故時薇
山中雨來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習氣微始來結屋相因依挂巾石壁畫霧溼
沐髮池水朝陽稀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裘衣無綌絺
鄰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
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清飛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

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

捨卻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
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鑱隨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
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圖

仙游道士余岫雲爲從珠溪余隱士求得華山
下黃茅岡一曲規作丹室喜而賦之不覺五首

華山東下有茅岡云是毛公舊隱場堂構已隨雲杳杳
白雲今許草爲堂冬憑野燒開金鼎夜看丹滿白玉漿
從此便爲千載計洞天先拜紫霞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乞我岡頭作隱居嶺上雲從管領

澗中流水聽開除刀耕火種從茲始雨笠風瓢便有餘
自古詩人多會合浮邱毛氏不愁余
石人屹立古仙壇雙澗交流拱一盤臨水種松須匝匝
就中作室要寬安洞經卽日修眞訣玉臼逢春浴舊丹
御恐山中添故事題詩莫與世傳看
仙游辦得茅千束華葢須分屋數間微咏玉經忘我老
謾調金鼎勝于閒龍雷變化從舒卷鶴露清寒自往還
何侶綺園諸老者採芝初不離南山
茅岡初割一溪雲玄契華陽舊隱文謁簡自題香案吏
封章先報大茅君種成和露桃千樹借與摩霄鶴數羣
便是宸清眞洞府不煩夢想託紛紜

崇仁監邑阿里仁甫茉莉花盆中折竹插之而
生枝葉近年翰林學士薩公謙齋作御史時亦
有此瑞朝之士大夫引覩衆公故事邑爲徵名
其堂曰瑞竹而咏歌之薩公仕東南歷郡守部
使者所至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耆壽今爲中朝
老臣瑞蓋不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
孚于上下此竹之生又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
因取而觀之略寫其狀賦詩以美之

華盆插竹忽生根枝葉青青向曉暾喜色資花力
虛心無愧荷天恩薩公堂上今重見棻國高高乾更論

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笻杖看淇園

撫郡天監明極覺講主陪敬齋監郡奉
特有高咏三讀敬歎僕偶共清游輒復次韻奏
退不工聊資笑粲
三峯宮殿接新橋十月長齋陟翠嶠朝步仍垂蒼玉佩
登歌還引紫瓊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飄
賴有高人陪後乘清新詩句侶寥寥
鄧公信吾暨家賢弟比奉憲臺書幣存問衰朽
于山中其還也無以爲餞賦此與之
幕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肅肅二度江城深慚衰朽勞人問
豈有文章與世驚疏傷多年餘賜盡揚雄已老太玄成
憑君歸致殷勤謝擊壤田間荷聖明

千歲相期眞匏約九天風露書尊餘

秋日同朋遊北塔山

縣西北塔極蕭疎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隨樵客斧
屋塵猶護醉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近愛槎頭可釣魚
九日懸厓多細菊可能無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疎西人居者亦無餘春尋道士松花館
秋覓山人柿葉書太史闕文誰借馬相君退食尚烹魚
何因得侶先天叟洛下人家總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疎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盃那解飲
詩成大字尚能書門生去上青驄馬道士歸騎赤鯉魚
如此餘閒多樂事誰能七十始懸車

送尼山蘭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丁徂徠有松充采斫
靈光何殿效丹青風霆形氣皆垂教金石文章具刻銘
天子萬年綏福祿曾孫奉若薦明馨

遊洛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遊行尋田舍逐激流春眠稍可遠鐘鼓
秋熟或能求豆區萬里橋邊祠廟古百花洲畔釣船幽
兒童不解憶鄉里老夢時二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寒巖古柏兩同清東都高飲鴻毛遠
南海眞仙鶴骨成遺稾飄零存梗槩孤兒羸弱賴高情
若無塵外知心友千古誰聞出世名

溪山翁所居與小雅易君相近翁與子賦詩易
君之季子至善輒隨錄之遂成巨帙賦此以答
其美意云耳

橫塘烟雨易東家翠竹娟二映白沙綠筆偏題詩滿卷
繡簾長對樹交花往來二老隨天分爛熳二春感物華
卻問綺園商嶺外曾無高咏到烟霞

題徐孟俊屏山閣

題詩遠寄屏山閣記首人間二十年西崎依然仙子館
東湖還載隱君船同時翰墨嗟誰在滿屋詩書歎獨賢
欲買一舟江海去遠看喬木翠參天

送易用昭

詩成長是倩人書最愛東家織翠裾遠樹斷雲疏雨外
華星明月晚涼初滿廚柿葉題都徧短帽梅花畫不如
莫向墨池成久別鷺羣還欲謝崇虛

和陳溪山雪中雪晴二首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鉛鼎微溫過半夜
玉經細咏卻千灾江南冰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柄回
太華高人觀物表詩成先寄鶴飛來

東風先散息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氣溝生淑氣
冰融硯沼漾晴暉銀牖試戴花枝弱玉鎗新營菜本肥
尊酒欲爲君子壽除公誰是雨忘機

和陳溪山立春後三日即事
曉朝金闕見明晨凍泮府閒積玉塵三日新春三日雪
一分深雪一分春柳條封盡芽如粟梅萼飄殘實已仁
欲破鳳團銀盌凍冬温且酌井泉新

寄陳奉常 并序

昔聞朝廷寵廟升祔奉常陳君新甫以世胄之
貴游博洽之高誼特奉明詔出使江海之上采
上金明材擇良工絕藝新作禮器樂器求在郡
國之書與通樂律之士以備一代之盛典爲鴻
儒碩彦感歎其委任之隆非尋常效一職治一
事之凡近而已故賦相餞奇辭瑰句傳乎四方

何其盛哉僕泊然老懷未忘舊習亦成一章奉

古棠書屋

寄

新廟工師謹駿奔奉常承詔出修門鑄金就徵揚州貢
觀樂應求季札論功德頌成諧鳳鳥文章象定刻瑤琨
千年製作于今盛擊壤猶慚荷厥恩

集白郡城歸溪山翁寄詩并和申字韻垂教依
韻再呈殊愧遲拙

暮春長日雨兼風買得江船未及東呂郭故人邀社老
輟耕田父訝龐公謾從修禊忘溪詣句用安居偏洛中
旦起紫芝行復長詠歸先與謝崆峒
待客花陰午過申茶香榆火一時新千竿嫩綠搖輕暑

藪琴餘紅墜晚春坐憶雲林行道迹夢遊仙島意生身
連根分種如冰雪來向清池對玉眞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蛾眉分種喜封囊底須飛鵠能銜子
未許蹲鴟共論湯玉椀茶香分瑟瑟瑛盤櫻顆間煌煌
燃箕煮釜催詩句更約鄰翁供佛牀

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思千載清風東漢士
百年高興盛唐詩離亭宿草秋雲斷采菊黃花夕露滋
山水含暉無盡意他生何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擁揮毫海上馳驅歎二毛太傅竟無宣室召

古棠書屋

拾遺空署華州曹孤兒衣食交遊古百世文章稟石高
車過不留應腹痛寒泉秋菊賦離騷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寶殿開秋水繞渠三峽漲
春雲垂雨大瀉來萬家香火細縈合四面峰巒紫翠堆
最憶老藤陰覆地空中幾見異僧迴

廬陵歐陽德器游京邑所藏先世詩軸見原功
于玉堂賦此邑送之

袞公孫子不離鄉封誥于今幾世藏恩數書雲盛日
標題猶是故時囊遠從史館求同姓來覺郵亭滯一方
昭代治平多制作討論應及漢文章

送黃子勛從師學道暫辭親白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晝吟梅萼坐中春每欣老筆蛟龍走亦愛幽居鹿豕馴春服蚤成還再到永歌同向澗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並序

縣令之職有社稷民人之寄不敢以百里爲小也有政焉有教焉不可以偏廢也陳君子瑛治武進修學校焉彥思記之可以知其所系之重矣榮仁之士觀乎其記蓋亦有所感而不及爲者豈非天乎因邑士之意賦詩以書其後云

從容文學聖門優惆悵吳人獨子游百里絃歌誰濟二千年禮樂付悠悠邑人此日傳新記弟子遙知憶故侯

何事紫芝三秀地空聞疎雨過新秋

己卯臘八日雪爲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棉客舍樽前急管絃僧粥曉分驚臘日獵韝長憶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爲翠黛憐唯有寒梅能老大獨將清艷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棉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令溫存偃臥叟詞人解頌太平年翦雲爲葉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丹鼎溫溫千歲熟樂天事業在知天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開府希年正樂康聖恩賜宴在斯堂歲周二十逢熙洽

荒陂野色帶餘曛隴上時逢植杖耘靈圄鳳麟千載去
玉階鴻鷺此時分誦詩自託浮邱伯垂問長勤大隱君
爲報黃茅岡曲舍簷端盡日宿浮雲 自和韻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綠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夢
千古高情兩鬢絲羽客鑑空猶有鑑故人詩後更無詩
懸崖仙骨堅如玉明月長歌覓紫芝

寄題采石新造觀瀾亭

雪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魚龍夜水星前起
風雨春潮足底回尊俎誰陪賢太守文章莫愧昔英才
無邊李白登臨意更覓遺碑步紫苔

集與胡伯友書問疏濶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謁

翹仰高誼賦寄此詩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沈夜水神魚化
綰落寒汀宿雁留紅袖烏絲酬楚客畫屏銀燭看吳鉤
不知肯著枯藤杖采芙蓉涉遠洲

贈楚石藏主謁僥心道六有先生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岩嶢古文獨許揚雄識
幽興誰爲杜甫邀伐木春聲生澗谷涉江秋影蕩蘭苕
散花如雨攜雙履解與高人話宋寥

十月朔旦同監邑大用暨僚屬游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尚依然田畴稍稔民氣喜

年心平氣順上下相安如一日雖有遠役重勞亦無鬬事甚可稱也予之閒居相愛如故舊每懷扈從東道往來縉山道中見其風土之勝民俗之美未嘗不談道吕爲樂于其受代調官京師因記之吕詩而與之別明年進秩南來觀舊治父老兒童相迎于東門之外又當歌此吕爲一笑之歡也

昔從時巡出縉山翠畦綠樹畫圖閒驅車百折龍門險纜熟梁炊持獻玉漿還載筆千峰虎帳閒麥粉勸嘗銀餅帖神明自至但休道傍父老應常好爲說鄉風破顏

馬公同涉龍門道歎佢山陰及武夷儘有山崖如畫畫

但無一棹弄清漪知君久有鄉關夢老我能無木石思抱甕青梁洪玉食饋漿道左野人誰

太平縣道喜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廚開艸木多酌事簡無私亦屢空謾留車馬駐高蓬心寬易醉毋好得公田多稼地長年歌咏聖恩中

集家世吕文學爲業亂離顚沛憂患困苦無改豈料朝雲停翠竹能從幙府一奏涉筆爲文應事而已人失墜然學未成而出早也歸田吕來稍得安閒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總留情爭看撒幙清風起或吕爲能自知其不足歸拜懸車白髮榮馬上詩成憐我老尊前花發爲君清而吕疾相嬰學不加進于立德立言之事無有鳳池緩步春還近莫厭羹魚斫尾頹

送吳文明

山雨寒廚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皪開生面

露華如洗月團團莫疑窈窕國歌舞自愛空閒接羽翰我憶舊書陰德事百年應長萬珠玕（原註詩人謂雙玉傳觀志能也）

答馬竹所見示詩韻

黃茅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匹儔戴笠不愁山雨溼倚節嘗聽澗泉流玉堂夜永容餘夢瓦甕春生欲自浮豈料朝雲停翠竹能從幙府一來游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總留情爭看撒幙清風起歸拜懸車白髮榮馬上詩成憐我老尊前花發爲君清鳳池緩步春還近莫厭羹魚斫尾頹

送吳文明

山雨寒廚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皪開生面

霍翁先生七十壽詩倡仙成隨世換學如春到只心知
重來宅及菜風早華蓋茅岡長紫芝

次韻答陳溪山

一陽初動反隆寒久雨山居絕往還彩筆曉題傳密意
綠樽春泛換衰顏希夷睡足風雲外安石吟餘水竹間
共看往來間日月紛紜塵事不相關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元

三峰千仞玉宮廬石骨金筋守靜孤緲二微陽丹建地
緑二深息火生符瓊林撐拄虛明兔銀海奔吞黑赤烏
持酒相尋行迹斷人間無鶴到蓬壺

答盱江譚空山

老去文章不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巢能達
對客揮毫我病蘇春雨解憐鱗轍下猶朝陽愛及屋頭烏
德星何日賢人聚滕上瑤瓊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白攜扶梅花照眼春常健
竹葉怡顏氣倍蘇復有新雛娛老鶴莫將舊事憶童烏
畫堂圖煖歌春雪蜀錦波瀾列海圖

寄和吳閬仙大宗師

鈞天樂徹洞庭波野迴誰爲擊壤歌筆硯烟雲塵世隔
鶯花風雨客愁多傳書稚子空遺簡伐木樵夫久爛柯
舊學浮邱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答吳宗師壽稀年詩三首

早接雲龍晚散萍三年芳信祝修齡公從天上承恩宴
我向山中讀道經老冤幸分千歲藥高鴻還借九秋翎
蓬萊清淺人應識拄杖過頭弁會星

老子長年藏室居舊聞星象動江湖尚方別賜三公爲
維嶽恆馳六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仙圖
從游童冠俱頭白幾度涼風咏舞雩

能歌能辨九爲章無限才情屬楚襄巫峽艸生春易曉
渚宮花發日何長玄經寫就池皆墨國語成來日少光
把筆題詩亦聊爾坐中何用怪韋郎

送撫郡經歷海朝宗調官

館閣綸恩拜命新風雲近接屬車塵受釐宣室多清夜
奏賦甘泉是暮春雨過落花行處少日移高樹坐來頻
知君此日行吟思驄馬封章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遨召迎新雨
對客停思倚暮烟染翰朝二裁五色吟詩往二過羣賢
故人若遇楊開府莫說韋郎鬢颯然

寄趙知微廉使

曾賜元洲冰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宣威辭說誰爲陸
列守文章孰是韓溟渤不驚天蕩二烟塵記洗月團二
故家文獻應催召拭目雲霄一羽翰

題致爽樓 原序

易君小雅二七也自其先長沙知錄公老於是

邑子孫守儒業至于耆壽又巳醫藥活人鄉邦稱世有善人者也小雅與余年相近少相好也元統癸酉余自京師還小雅觴余新樓之上望眺平遠山川邑屋烟雲竹樹歷歷在目而易氏子孫或仕或處皆循循敏藝而敦本小雅髮鬚郁然顏貌充悅諸子侍立若弟兄之相次也余深歎善焉小雅曰樓未有名也子爲我題之余曰爲元章最號善標置當白名其軒曰致爽子之樓四面皆可觀而西面獨遠請用挂笏意字之曰致爽仍請賦之

詩成多在雨簾開南階竹倚兒孫長東老身同日月閒
若道神仙平地好便從白髮見柴關

東坡墨竹

扁舟愁上浣花溪風雨橫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倚水
蛾眉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鳥雀栖
二老同年重會面爲揮濃墨寫淒迷

白雲閒上人度夏

白雲長傍太湖飛忽向西江度釣磯彭澤小龍邀共飯
潮陽邊客憶留衣筍因春雨朝朝喫橘待秋霜顆顆肥
我自本名無所往經函松下共柴扉

寄龍翔寺訢笑隱

贏得歸來休便休鶯花何處更追遊閒雲過樹依檐宿
好雨沾泉繞舍流世上文章將底用夢中塵業又何憂
隨身宮殿香雲裏還見千峰百海秋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泉南五馬傳燈後
天上羣龍進講餘滿座賓朋尊有酒盈疇秔稻食多魚
趣裝未覺曹參晚應有賢人載後車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練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著從野鶴渾相稱
行近沙鷗亦不驚江露泡船歌醉起鑪烟攜袖憶詩成
秋風遊子偏愁予誰采芙蓉共晚晴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前日遠煩天子使
至今猶詫野夫亭得來妙句題章艸政爾齋居讀道經
積雪滿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

昔年供奉慙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攜書歸菊徑
幾回對雪坐茅亭女蘿薜荔知新製華蓋芙蓉歷舊經
最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艸青青

次韻答聶空山

惠我名香海上來誨帷還憶舊親陪微風高閣紆天步
細雨深簾對露臺滿袖當時攜靦郁孤村此日饗高萊
高人雅意相期遠未覺虛懷二白髮催

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久飧金液日清虛星辰欲動含精劍
雲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爲修眞錄百篇餘
白頭供奉黃金盡靈笈何因到隱居

孫宰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暑宮中天積翠玉夫容雲生金水三春柳
露滴銀牀五粒松飛瀑橋長通窈窕斷堤人倦立從容
舊時行處今看遣烟雨樓臺晚更濃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冲雲寺祝聖壽齋罷

爲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百花過雨落松暝

黃鳥隔溪鳴麥秋蔡朽虛蒙宣室問淹遲實愛小山留
爲貪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游

蜀人劉夢良效楊補之掀蓬圖

錦屏山下花如錦卻貌清江野水邊放筆豈能無直幹
掀蓬方欲闢清妍最憐半面歌歌扇更笑輕身障舞筵
君看上林千樹雪繁枝何處獨娟娟

寄吳思可廉使

歲月將題傑閣成寄來三筆荷高情知公任比中丞重
念我文慙吏部名王勃當年神所助江淹老去夢還驚
尚懷曝日茅檐下解寫農桑詠治平

寄南安燕信臣總管

昔同集苑文經筵一別于今四五年太守政成梅嶺北
老夫吟徹野雲邊愁來每看新題字夢裏猶懷舊奏篇
頗欲仙茅扶病骨想能函致到臨川

游仙游山賦詩

仙游亭子北門東雲樹烟霞野逕通秋淨華峰千仞表
春濃仙縣百花中昔人黃鶴何年去九日清尊此意同
醉插菊花歸路晚莫令狂客惱衰翁

方壺作仙游山圖

身在山中底用圖偶然點染出方壺數株古樹雲連屋
一幅橫橋水滿湖門外從教車馬過錙中不計稻粱儲
等閒眞遇尋師者指與雲間一翠渠

答錢翼之

吳郡名書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月梨花雨
偏寫千林柿葉霜客有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
莫愁茅舍淹留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聶空山送杏

看偏生紅雨滿林筠籠遠致百凡金遙知過熟心先喜
猶恐微酸齒不禁洗淺便應催泛蟻封囊何必共來禽
唯當種核成嘉樹花遶春壇坐鼓琴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彌天春雪積塵空花信今爲第幾風一色瓊林無別問
九霄金粟有餘豐愁吟野徑雲俱黑睡起烹庖日已紅

幸自與公同此樂莫辭微醉注黃中

予少年過薊門酒樓賦此題日連十八書郡人疑其爲呂洞賓詩也謾記于此

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劍吹白雪祆邪滅袖拂春風槁朽蘇氣侶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

卽事　四月十六日

臥病邱園忽五年千官此日正朝天縣公稱壽邀相共野老扶藜拜不前帶拭文犀看舊賜髮垂明鶴愧初筵莫言小邑天光遠朝益靈芝五色鮮

目疾偶成二首

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烟霧亦悠哉靜聽靈響空中發坐受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邱裁太淸絕點誰能畫一瞬靑蓮月滿臺

木棉鶴袖小烏巾百事無聞自在身舊是玉皇香案吏今爲華蓋洞天賓看花謾笑如烟霧落筆那能泣鬼神聞有紫芝新可食園公有約願爲鄰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不見丹邱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兼葭霜露風連海翡翠蘭苕月在川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前村深雪誰高臥亦有晴虹貫夜船

答盱江石門江秀才

石門山在盱江上聞侶金山及落星浮石不隨春漲沒道林常見晚雲停鳥飛空界誰能負經函我所銘此地卜鄰多逸興重來爲寫向幽亭

夢吳成季眞人見訪夢中作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喜識衣冠靑山春日何須買高閣浮雲只共看野籔不堪供七箸新詩聊可佐盤桓當年赤壁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嘉平旣望陳溪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

野迥霜明月轉高寒花疎影立亭皐池冰下見蒼鱗鬢雲海東迴雪羽毛客去夜深猶倚杖詩成春近更揮毫茅簷數客當時昊無限淸歡一縕袍

莫愁寒日經簷短甕牖西南煖有餘頗有襟期俱老大略無塵滓涉淸虛飢來進火烹仙术定起和丹較道書憑付白雲封谷口免敎人跡近幽居

題馬竹所照磨捕魚圖

霜寒水淨已無魚漁者縱橫網不疎羨食盡供晨市遠炊煙猶待晚歸餘已知漠上濠梁異豈盡洋二鄭沼如萬里江湖春雨闊海鷗不去小舟虛

李伯宗錄詩

老去逢春總謾吟敢煩綵筆爲追尋玉堂天上成塵夢茅舍山中稱野心萬里雲霄歸鳥盡孤村風雪落花深文章傳世知何用空使高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生日

風動蕭齋長日莫清虛輕雷過雨神功外
瑞露垂雲壽瀝餘黎杖每期天外友松肪更試枕中書
九秋華益通天極千載相隨雨鹿車

吾家舊物薛公鶴 原序

予家有薛少保鶴一軸先尚書自蜀攜至此邑
吕爲珍玩先參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
惋歎今二十餘年集妻姪浚儀趙德莊從好事
者重購得之欲集識其故而藏諸篋笥爲賦

吾家舊物薛公鶴老氣崢嶸歷九皋鐵石閣身修足脛
雪霜依骨淺砌毛通泉久失千年壁杜甫空吟一世豪

老去思鄉歸未得時二借看倚秋高

二月雪與陳齊賢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翩雪滿舟病眼直驚翻玉樹
吟身渾欲覓貂裘衝寒載酒憐佳客把筆題詩想舊遊
得意長安各騎馬山堂還憶醉翁不

閻憲克莊吕故舊託文公五世孫明仲遠徵鄙
文老退遵故邁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勛
至善及余表姪孫陳詵予兄子豐仲弟之壻賈
熙用昭之從子大年等十餘人寒冬連旬日夜
錄之得五十卷亦已勞矣賦此爲謝

好友相求不憚遙敗篋塵埃煩數子破廚燈火每連宵
書成明日尋梅去其看春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安幷簡貳憲幹克莊

道南遺緒實大存徑寸神膠萬里渾路遠祇憑霜履穩
歲寒更覺縕袍温山川文物今誰在師友淵源尚可論
弱翰不堪酬使者遠來深愧考亭孫

送王公輔遠遊 原序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
其及人之不窮也空山雷先生隱于種湖之上
豪傑名勝多從之遊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
于代其高尚深遯者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

種湖猶有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
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寥廓之趣
粤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
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有羽士王公輔自
種湖來袖詩一篇爲贊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
能罔有得于君子深矣問其年纔三十喜其盛
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吳越淮泗而遂至乎
京師也故作詩吕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雙鳥度幽岑欲吹藜杖同清夜
靜看梅花對苦吟江國鷰花時再二京城烟雨晚駸二
老來每憶登臨處仗于芳年一一尋

趙超卿舜謝安遊東山圖
太傅東山杖屨行總將憂患托高情獨尋窈窕開瑤席
雙引嫣婷詠玉笙春雨松開殘奕冷秋風江上莫塵生
三分壽策頻煩甚惆悵雲霄一羽輕

活水源爲王欽道賦
川上嘗聞感聖衷尋源貧兒出衆風霆流動千門闢
山澤高深一氣通潤物已隨時雨化濟川猶歎昔人功
野塘舊隱誰能住一勺清泠謝大窓

夜宿周氏簡饒復心李伯宗
復心與伯宗留宿周氏東齋談易論語集注至
于達旦集呂微疾不得奉陪然心甚喜雜賦

此章呈二君子
霜月高齋宿兩賢夜深情話極幽玄退藏莫測神明化
通變猶聞與禮傳五十華年思絕學三三良友警遺編
選鋒若欲驅殘臘晴昊梅英孰與先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 代序
仲春之望建寧長朱君萬初之官迂道百里
惠訪山中存撫老病深感古誼得見禁林貴臣
名公書報萬初延閣機暇得進所製新墨甚稱
旨意中書傳問所居官將有朝擢之喜良爲助
慶因賦此爲別云

墨卿玄璧進明光玉硯雲興御榻香火相貽詔傳異賞
中朝垂問仕何方世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求艸木芳
把筆欲題新感遇牛衣春夢入滄浪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冲雲寺祝聖壽齋罷
爲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白花過雨落松瞑
黃鳥隔溪鳴麥秋衰朽虛蒙寵寧室閒淹遲實愛小山留
爲貧佛口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遊

送韓伯高憲湖西
正月樓船過大江海風吹雨酒船窗雲消虹霓橫山閣
潮落龜魚避石矼閣下諫書今第一濟南名士古無雙
湖陰水退多餘鳥應勝愁吟對怒瀧

顧星五曰三四宏壯五六接不得弱妙用流動之筆
工整中見變化格律深嚴漢庭老吏故非自負

費無隱丹室
碧雲雙引樹重重除御丹經戶牖空一徑綠陰三月雨
數聲啼鳥百花風年深不記栽松客夜靜長留煮藥翁
幾度到來渾不語獨依秋色數歸鴻

挽文山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
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
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酒淚垂

顧星五曰意到氣到神到挽文山詩此爲第一

滕王閣

城頭高閣插蒼茫百尺闌干背夕陽秋雨魚龍非故物
春風蛺蝶是何王帆檣渺渺來彭浦車蓋童童出豫章
燈火夜歸湖上路隔離呼酒說干將
顧星五曰讀此詩始知物換星移是弔古套語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
櫻桃楊柳亦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閒兒歲豐
兜率自天何異此蒿巾吟唱白蓮風

歸田稾 二

絕句五言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海內出珊瑚枝撐碧月孤鮫人拾翠羽泣露得明珠

參差不可吹紉佩寄遠道遂令如石心歲晚永相好

抱玉下天河繞叢秋露多天寒翠袖薄日莫欲如何

翠袂倚嵓嶢來尋碧玉簫拂衣成歷劫遺迹映寒潮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秋蔓有遺實不食庸何傷東陵爲圃地何曾憂雪霜

題趙師舜光風轉蕙汎崇蘭圖

眾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雜佩已間之春風接襟袂

春研帶雪圖

玉茗深宮裏春研帶雪殘可憐五色羽相並不知寒

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疎林薄暮烟新詩吟未了樓上釣江鯸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海棠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眞一枝紅淚溼猶憶故宮春

黃蜀葵

花萼立清晨鶯黃向日新金杯承玉露偏醉蜀鄉人

芙蓉

丹霞覆苑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彩舟

山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綠萼間素妝風雪裏不作少年顏

絕句七言

題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凰臺上竹猗猗別出參差玉一枝閱盡雪霜心侶鐵

高風惟許歲寒知

題饒世英所藏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清夜梳翎雪墮坳仙客不知猶是畫

每聽長唳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

還作玄雲繞紫微

原註近世墨自油烟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蔣被既自墨顯得眞定劉法石刻墨法自爲到之精藝深心盡在于此必無誤後世用帶思而得之益取千百年摧朽之餘揭莫之不可也嗚呼執肯舍易而求難必古人之成法而後世其心者必求乎

珥貂鳴佩入明光新墨初成進玉牀草野小臣春夢短

猶懷染翰侍君王

原註天厩已天下大定中外文安天子始作奎章之閣于宮庭之西日親御翰墨詩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日朱萬初亦以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之館其名堂之恩乎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自蓬瀛水

底清

[illegible]初呂藝文直長呂年勞恩賞出佐帥幕
[illegible]壽孫東陽東陽文物之邑俗第呂名滔歸之
壹其出仕之望哉韓文公誠丞不負余余負丞今今
孟兄邑之風俗教命刑獄稍賦無不得言言之當
人而已萬初勉之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躗又勞人方牀石鼎過清晝
一縷山雲伴老身

原註深山高居鑪香不可闕退休之久佳品之絕
野人爲取老松枝氣質尚治頗能助和之
每焚一兀不足呂稍助詩苦久本不復爲今年大
雨時行上漏將著牖甚難得爲一日
蘭然遂得爲一日之供亦可喜也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甕牖前頭畫不成未有樓臺供遠眺

負暄過午聽簷聲
曉來殘雪在陂陁遠侶羊羣或侶鵞憶踏春泥看柳色
駝裘貂帽度冰河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野服初成拄杖行祇好白雲相伴住
天台廬阜聽松聲

築室

溪頭築室苦不多無奈今年春雨何不暖白鷗渾不去
泥深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六首書之惡其
淫鄙別爲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滿天風露桂花寒方平欲來共今夕
微聞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閒看弈棋松枯鶴老忘歸時山前酒熟不中食
自有金盤行五芝
關關雎鳩在河洲錦幄春溫吁可愁六合清凝海天碧
木公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霧冠晨暉雪色鬚毛風外稀何事酒鑪眠不去
塵中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儂不肯學仙蚤已翁東家木公合璧谷
但汝護田祈歲豐

憶昔吳興寫竹枝滿堂賓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
相對茶烟颺鬢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江中遺佩相思久
莫待明年春歲長

夢蟾圖

炯炯孤蟾兩目寒莎羅臺上濯神丹冰容映日初無質
故許空巖夢覺看

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御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侶
黃髮爲期樂未央

鎮曰翁覃溪曰渾成之筆無人能及有呂識此詩矣

八駿圖

瑤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玉殿重來人世換蕭臺苗蕖漢宮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蕭臺徒御圖中見猶想君恩陽滿車

日莫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饑飢負嵎何待要馮婦弱婦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扶桑積雪高海空天淨絕纖毫每看劍氣衝銀漢知是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柏圖

馮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想見樓頭黃鶴客千年一度此山來

答趙秉彝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罌致地黃昨日飲餘肌骨煖解持書卷近晨光

酬張用鼎

老去尚書賓客盛淮南淮北誦君詩玉堂自是歸來晚不及觀君落筆時

題關尹問道圖

身隱何爲更著書區區關尹強留車周公制作成殘缺歎息何人問緒餘

翁覃溪曰杜下當年必有所見爲之慨然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蔽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熱惱仍無夢坐到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人如聲雞犬無聲曉氣寒童子擬謀朝一食玉盃盛得露漿寒

一盃濃露滑如飴灌溉清涼可療飢畢力石田嗟已晚空山何處采靈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偶答樵歌莫卻還人影自行殘照外雨雲先入翠微閒

次韻答魯子翬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幾年搖落鏡中鬟高情誰與爲霄沐舒卷春雲指掌間

海風春雨散晨曦紈扇高堂兩鬢絲想見東南賓客盛臨江醞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空巢聊寄一毛輕白雲千載悠悠外自照寒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網開選掄更欲藉非才故人情厚慚衰朽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怪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淫簑衣天心月滿江心定
巖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敢向漁樵詫芰衣多謝相如遠相問
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八極無塵水絕波形質不應猶有礙
鼻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二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鮫綃翦得霓裳就
卻擁冰髯上太清

郭熙畫木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參天鐵石柯記得玉堂春晝永
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眾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
也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千山觸熱訪衰殘惟慙薄德成虛辱
故詠高風小子看

游揚聖予生閒士千古斯文一綫微最憶相逢共紬繹
閒庭深海渺煙霏

子去聲充日已高荒村那復重相遣畫屏冕牖閒欹枕
春雨秋雲見羽毛

賠閒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濱幾箇遮山松樹子
憑君釀雨洗埃塵

無題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二月娟二不應又作人閒夢
窈窕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後

瞻望眉山艸木春西還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
只託詩書論古親

吾弟文章絕幻龐只餘詩句侶西江十年夢斷遺書在
風雨悟桐白一廂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泠二消得鷺羣舞雪翎千載臨文嗟悼盡
摩挲病目看蘭亭

題黃敬申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坐嘯風生艸木低傳寫餘威千載外
空山藜藿尚萋二

閒機杼

咿啞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游滿地月明涼侶木
數聲柔櫓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徧閱詩篇未識名解道折花猶帶露
卻愁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護高花冠玉擅中園小冠不厭雙蓬鬢
賴有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挺出露叢紫華高潔倚微風方田種得新秋玉
萬斛濃香撼老翁
天官弁會若星流簪筆同朝八月秋一色尚方新切玉
含香無語度中洲

溪橋蹋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衡寒先到寄高情過橋不是尋常客
共聽空山裂帛聲

奉答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艸堂新過客全稀飽有塵城闕鶯花二三月
無因藜杖伴詩人
華盖山前已結庵荒陂獨往策羸驂何如城北蕭閒叟
吟詠高齋從適餐

題魏受禪碑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遙知吟詠羣賢老
清酒千壺薦膳羞

題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遊盡投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
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手蹟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
矢死終天更不移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露零郊原花柳總蘇醒七言內外黃庭最
歷二東風舊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暾蓬萊宮闕啓千門晴虛無外來相覓
塵影俱消湛若存
蕉竹廊中舊席虛白雲不住意何如欲占正叔來消息

正值包羲未畫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于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正多憂樂事
翛然來往又千年

題魏受禪碑

華歆勸進鍾繇筆妙畫千年不可磨舊有始皇今石刻
李斯文字更嵯峨

鎮曰刺在言外

寄吳景永原序

崇仁邑士吳景永客投齊安寓定惠院書來報
寺之海棠東坡所爲賦詩者今二百五十餘年

枝萼復盛住山明月溪增葺坡翁舊寓并錄所
賦爲寄偶成三章答之并呈幹公克莊部使者
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麤俗何妨總化工賴得土人渾不愛
故容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萼是鄉人二十去花飛海復塵二百餘年還一夢
雨中月下爲誰春
昔登棧閣俯春濤紅萼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
鷓鴣春雨老江皐
錦囘詩意甚自負故知文章千古得失寸心伯生子
此早自信其爲可傳矣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柳島上紅雲二月花惟有舊時雙燕子
經春猶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潤江外蹲鴟喜早涼高展園基歸別墅
東山莫是謝家莊
秋聲柿葉書連屋日暮黃花醉短籬每歎觀文修舊史
不違初志見新詩
寒陰潔白分嘉玉園果青黃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鐵石
不知冰雪歲年深
臨川艾菉英茂才求書比遊京師荒山久病筆墨廢倦自近詩二首寫寄國史待講祭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看之亦
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烏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當年空食人間飯
聊爲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蘋如雪鷺飛起
耿耿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簾櫳來往風雲盡日中萬卷相娛嗟歲晚
一簞猶恐負時豐
幽人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
道傍遺兒丈人耘

題樓璧耕織圖 并序
我國家既定中原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
總于大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
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今桑麻之效徧天下
齊魯尤甚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
司置四簽事其二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
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事繫銜
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牆壁畫耕織圖使
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爲之者趙魏間頌詩爲賦三
章 四句
鄉里蠶桑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裙裘應無缺

金玉餘音到繭絲
吳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咏極婆娑玉成繭館閒琴瑟
宜薦房中備樂歌
昔者東南杼柚空詠歌蠶織到圖窮勸農十道先齊魯
百世興王衣被功

送程邑文兼簡揭曼石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危只緣自信非鄉愿
俟命從容絕妄思
玉堂北局是秋官健筆相遒白晝寒莫怪討論成諍諭
御牀夜索艸篇看
故人不肯袖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

詩成端的向誰誇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昌作

故家東郭白花洲梅柳西郊總舊遊賢子獨知懷上念
結廬爲擬艸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蒼橋邊寄貲儘有詩人在
忍向圖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卽西郊巴嶺還如雪嶺高但有好孫能力學
不愁老杜不春遨
野梅官柳頗依二酒債尋常七十稀莫遣錦溪賢姪覺
恐愁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廂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事
只憑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棲遲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
不堪夢覺聽啼鵑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邪非百年墳墓惟孤姪
勤酌寒泉薦蕨薇

寄吳門弟姪

尚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滿山湖海去
扁舟強飲引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祿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衣冠先志在
扁舟何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關情空房借宿最岑寂
亦有鄰舂月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牖坐到夜深誰是伴
數枝梅萼一銅瓶
偶行幽徑豈尋春忽見叢蘭紫笋新幸自林深可終日
莫將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簷端獨對籌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侶鐵
如何禁得許多寒

葵榴雙鳧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水國不知炎暑近
雙將文羽戲清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南內歸來還獨看
黎園弟子白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爲家自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
青帥離二詠未休

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

倚闌溪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閒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
微風吹面鬢蕭然

半畝秋陰近石牀倚牀自灶水沈香新涼透骨清如水
幾個蒼簟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廂睡覺日三竿蒲團深坐香如縷
塵几殘經亦倦看

杜亭

夜色澄二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旌冰肌玉骨便清夢
不爲吹簫送月明

璧月珠星繞四周團二翠樹屋東頭黃金布地香爲國
此是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遊亦偶然百舌無聲春亦去
蕭二田舍日高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二旌旆馬蕭二萬里歸來氣不驕黃扉東邊渭水上
從官誰是霍嫖姚

答饒心道四首

碧玉淒涼思入雲數峰江上見湘君夜深霜冷絃中折
儘有遺音世未聞

日下紫微還獨歸陰二夏木掩柴扉空傳秀句寰區滿
世外高情更絕稀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東風盡日吹香草
金石臺荒想獨尋

寒坐詩書日晨歌陶公于此每婆娑匡廬雨過青如舊
只爲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爲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臨泉洗墨春雲溼
恐有神魚起蟄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曦飛塵不礙清虛景
意識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斂藏深密靜無私始終愼獨成天德
深信開章白宓羲
酬酢紛奎容室廬老來漸覺就明虛羨君盛歲先知約
絕利尋源事廣居

別變元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夜聽雨聲知水長
滿船明月幾時開

臨變元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春雨春波舟一葉
題詩先到鳳凰臺

變元圃除御史後寄蕭往淵巡檢

望仙亭上最清閒日二吟詩竹樹間長宮新義豸冠去
誰與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莫解嘲留與周南舊公子
歲寒聊寫兩三梢

古槍

根到深泉石作身疎二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遠
千歲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二裏客
開圖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橫樓酒滿盃時光偏送好春回東家縱有溪山興
聽得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得
御作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白入重山知者稀默然終日坐垂衣山猿還笑癡頑甚
無兒無聞忘卻歸

一榻東軒絕百非浴波紅日上當扉輕雷谷口作飛雨
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鵬雛短羽毛筠籠三月未能高攜來聽法生公石
風竹雲松任所遨

投閒雖久尚勞生數日山居實稱情香象渡河姑且置
端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滿庭芳

微雨經宵緩烟籠晝相尋閒步堤沙露桃風絮香影傍
烏紗徙倚江樓最久綺窗迴翠擁雙丫輕鷗外水村山
郭帆過泊誰家　東華塵土夢漢宮傳蠟燭燒橫啼鴉記
當時攜手何處天涯日暮清吟未足聽街鼓催發香車
山翁醉驚雷散雹深夜未停撾

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蹋破城南蔬圃故人直是不相忘
把酒看沙頭鷗鷺　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
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爲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觥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擊鮮何必恩諸
郎長歲接賓行
盤石上新畫太邱翁扶老一枝風滿袖淩霄千歲露垂
松不與山間同
千歲事何許覓松喬急雨輕雷開道路星河北斗轉岩
曉相對話漁樵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鬢絲二兩鬢蒿衣輕　芭蕉叢竹其幽情
病骨不禁湘簟冷夢魂猶伯玉堂清　書窗昨雨過三更

在朝

文彙

在朝藁文十七卷
序卷弟一二十五篇
卷弟二二十七篇
記卷弟三十五篇
卷弟四十五篇
卷弟五九篇　說六篇
題跋卷弟六四十七篇
卷弟七三十一篇
表箋卷弟八十七篇　詔誥議四篇　書啟十篇
碑銘卷弟九五篇
卷弟十三篇
卷弟十一六篇
卷弟十二三篇
卷弟十三五篇
墓誌銘卷弟十四九篇
卷弟十五十五篇
卷弟十六四篇　墓表一篇
頌卷弟十七二篇　銘九篇　贊十二篇　祭文二篇　誄一篇　行狀一篇　傳二篇
共計二百八十六篇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錄

崐陽鶯溪村舍
景黑元本重刊

元吾蜀郡虞文靖公伯生所著詩文凡四集曰在朝曰應制曰歸田曰方外計五十卷統名曰道園學古錄至正間公門人夏臺劉伯温校梓歐陽元爲之序公從孫湛嗣又輯編遺稿十六卷亦越勝國嘉靖昔刻本鎸則未之見也　清興乾隆朝江右崇仁復有梓公集者蓋崇仁爲公寓邑賢士大夫重公高文典策理學經濟故攄香之奉視其鄉人浩翁維謹今案

高宗皇帝四庫全書題詞曰公集舊稗譌舛不減廬陵之在北宋揚訒至矣而蜀中坊書反亡其本鎸窮冠計偕北試謄誦都門迺假鈔中祕藏書而讀之其詩汪洋浩瀚若不逮虞鄉人李太白宋之蘇子瞻顧清新之思信聰明才智可大副吾　聖君賢相保予孫黎民之望

序　二

超逸之辭篇幅已終神味悠然不盡使人之意也遠固未嘗斤斤求肖先輩而自成風氣不愧一代大家文則閎肆結構擬於孫樵李習之波瀾態度倣又規橅曾南豐王半山唯變化之功差遜迺若於有元國家庠序興廢吏治官方汙隆學術人心誠僞世宇風俗厚薄雖常曰應酬率然弄翰下暨鞅掌旅愁栖遲倥偬仰遂悶無聊病痛憂患之作靡弗三致意焉較厥芝亭五七字襍出於羽士玄虛神仙縹緲不盡根於理者實自有閒又其論學端本濂洛周程克夫諸賢兆有明三百年制科取士豫符合方今崇儒重道推尊朱子學者恪守傳註大訓遺意則公特識也他如海口屯田之議便於民生校

道園學古錄歐陽元原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倔彊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筆鋪相宣風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昌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同翊書監稽壁間吾黨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厤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縉紳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歸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

一毫尚人之心亦無拘二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窮林葱蒨鬱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爲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即爲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吳臺劉君伯温蚤歲鼓篋從公咸均及爲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文將付諸梓書來京師屬元爲敘惟李漢於昌黎予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爲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且附著姓名爲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途不敢辭而爲之敘至正六年二月

序

成都沃野千里江山平遠明秀而蘊藉生是邦者夥忠信材質之民然浮誇致飾於外者居多而務本力學者或鮮蓋自明季獻闖二賊交相爲瘉一皆舊蓊于干鉞詩書喪於烽火其所由不幸非一日矣我

聖清平定安集今二百載鄉士夫皆知學問惟去遠京師五千里陸行則阻㠯棧閣帶㠯褒斜水行夔門夷陵間又重灘峻峽往㠯有沈溺之患蜀人甚畏之鄉土固宜稻宜魚宜桑柘宜鹽飴俊產金鐵銀礦裘棉絲紵之屬安居甚便無事遠遊學固因之不至士若有㠯讀書聞於昔者其祖及父兄非顯政上都卽宦遊大江南北

序

子弟請業與所游從皆當道名公鉅卿海內高人長者故一朝必有名宿碩儒震驚宇內然往㠯薄其鄉人鄙俗椎魯少文遠而去之不復顧首予與子皋常病之夫十室之邑孔子尚以爲必有忠信如么又況西蜀白漢文翁訓俗後學比齊魯馬揚陳李炳靈於前三蘇虞楊載英於後若得鄉前輩數輩倶尊二三人少貶巖岸不惜教誨卽其兩端爲之揚論盡致將見㠯蜀都家修孔姬學規游夏芹藻之士繁於菽粟杞梓之材豐於蒲柳他如一文之工一集之奇當其餘事矣凡今之人貴耳而賤目忽近而虐遠予與子皋倶農家者流徒抱此耿耿每當竹林茅屋琴尊左右慨然而嘆謂士患不學

序

弟而覩摩於古之學者其用心苦而著見於文字者僅若此則其不幸又不獨鎭家門矣雖然鎭固以詩文鳴者也何敢望平生著作藏之名山方傳身後一編付吾弟乖爲家乘傳諸子孫豈知吾弟詩文檢校遺亡刪訂錯簡而迺出於孤陋窮閭而今而後之獨學兄哉噫

道光十五年乙未正月試燈前一日兄鎭序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孫炘來求記歸山書院并徵先生文稾付梓行世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稾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稾十八卷方外稾六卷蓋先生在朝昔爲文多不卷稾閒已十遺六七歸田之稾閒亦散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毫芒也先生前代世家自道德文學繇成均伯臺史館經筵淸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想而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旨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

廣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嘗起家長沙教授避亂趨嶺表干戈中無書可攜集母楊氏祭酒楊文仲女也口授集詮詁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過耳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大義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卽通其義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除南臺中丞延集主家塾成宗大德初以薦授京學教授除國子博士監祭酒上有劉生被酒失儀集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謝者仁宗時在東宮傳諭勿竟其事集言國學禮所自出此而不治何以爲教竟移詹事院黜之仁宗益以爲賢及卽位改太常禮儀院博士時拜住爲院使開問禮器祭義集備言先王制作及古今因革損益之由拜住歎服俄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之禮生徒弗之信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遊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意化之及庶乎有所

觀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而致之日諷誦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聳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累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卽位集以憂還江南時拜住爲丞相言於上遣使徵之比趨朝而拜住已遇害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充禮部考試官集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

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帝幸上都命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俄拜翰林直學士兼祭酒侍經筵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以航不測非便乃進議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按地之高下定其額朝廷以次漸征之

五年有積蓄命吕官就所儲給吕祿十年佩之符印俾得傳子孫如軍官法則東西民兵數萬可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寇東南海運吕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即位改奎章閣侍書學士兼職如故嘗吕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吕爾之才何施不可顧今未可去爾時關中大饑帝問集何吕救對曰承平日久人情晏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忽諱與焉不幸大戚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完城郭修閭

里治溝洫限畝畷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吕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踵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閒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是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行此法帝不允有旨諸兼職不過三免集國子祭酒曾修經世大典命爲總裁中丞趙世安嘗謂集久居京師且病宜假一外職就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能容邪閱歲書成既上進吕目疾丐解職亦不允時帝方嚮用文學雅重集集不聽其去而嫉之者往往摘集文辭指爲譏訕帝皆察知其故不能中傷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傳旨其人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

集具稟進丞相愕然集知爲所紿即請易稟終不明言其故儿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沽譽御史中丞馬祖常嘗出牘求薦光人襲伯璲集曰是子非遠到器恐不得令終乃大拂祖常意後果事敗身戮如集言先是爰權貼睦爾者明宗長子也文宗忌之放之靜江詔書有曰明宗在北時自吕爲非其子蓋集筆也及文宗二帝相繼崩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所立集與焉爲祖常使人諷集曰御史有言突乃謝病歸臨川順帝元統二年召還侍臣有吕舊詔言者帝曰此吾家事豈有彼書生邪時集疾作竟不至屢被旨即其家撰文褒錫勳舊卒封仁壽郡公謚文靖先生平折節下士接後進雖少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吕片言出人於濱死亦不自爲惠家素貧歸老後兼作方外交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其束修羔雁之入還供賓客貴雖空乏弗恤也早歲與弟槃闢書堂爲二室書陶淵明邵堯夫詩於壁左曰陶庵右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行於世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八千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世宗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卽位奠海
內使省城饗興赤往撫已威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鎭
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
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錟曰聲調格局議論俱佳

稟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已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
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已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
疎而等殺之爲大宗一已重其本爲之小宗四已聯
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已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
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
際功臣世德之家所已傳歷代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
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
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庶降爲庸保後雖欲
稍收合而封樹之往二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
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
徒已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簿狀婚姻選舉
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
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自宗
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

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稟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曰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曰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曰姓爲氏其在稟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鎭曰宗法廢久矣近日通人如顧亭林郭畏齋輩曰爲無實而名存猶欲去之況之前虞伯生此文庶幾識古聖人之用心立法至善亦可議矣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覩而推考其朔除名家臣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諜如此嗚呼自誕降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或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緜二延一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曰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賓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曰隴西之外別族尚多其曰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脞蠁之交感應無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則亦末之知矣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閒者必有事焉則不可曰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遡世德之不易盡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眞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土大夫死曰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虖中州禮樂文獻所在寔輕一死而不顧吾性情也哉彼其人故知天命所在追其哀憤之遺意將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故老無有存者簡冊次序其事曰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無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閒從將相故家竊問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曰用於世於虖此

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已是知世祖之神武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輯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楊弘道字淑能淄萊人王盤字文炳東平人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謚文獻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眞人高鳴字雄飛太原人張翥字義夫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字飛卿徽舉字彥舉關東人不羈詩有律劉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眞定人郭可卑字仲通渾源人楊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陽人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傑字善謔趙著字光祖燕人大抵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萃爲一卷謹敘而藏之

俠張朴字孝純田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疆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成都虞集序

遊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逮今二百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爲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賢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無與乎宏達之觀近爲世用者何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邪況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邂逅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爲韻以齒敘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萃爲一卷謹敘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記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蝕其存無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修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白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爲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瞷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以而解之曰物之

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於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愼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年者十數互有昏姻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

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盍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覩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

景山早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其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閒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吟動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紝組紃之工宗室邊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壺事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婚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邪嗚呼盍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

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撫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擢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文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予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至親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修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一二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官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職而聞焉亦暇於詢攷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吏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邪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定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

論而觀其施設竦然驚愕曰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歎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予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曰其行之遠也慕顏仲相贈之詵皆爲歌詩曰遣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也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泳之亦足曰兒寅恭之深導和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曰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學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閒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竝者其稍後眞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侠之後云其族三處雖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曰文學仕於朝又能追求先氏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皆兒興化史君約房翁諱祀監先

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生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曰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曰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沈民閒尚多不及傳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約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其爲湖州人矣嗚呼曰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住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書秉文所題族譜亦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圜邱曰祀天嘗曰大臣將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二甚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几鬼神之可名者曰多爲貫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曰玉刻符呪二一曰山簡寘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即大川沈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沈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

天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既祠將致其所謂餙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濱而集賢周君南翁實受命以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尙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太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曰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曲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烝之爲楛楮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

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之也初未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尙而正其趨使夫人絲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乃在所謂警巡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也衛輝韓君敬使二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二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諸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縣國子生選爲監學與籍從余且久君之適彰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

曰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集序

錤曰人才之盛由於教化叔季每患無才用而不知
上之爲教失其道也久矣今古一轍讀伯生此文爲
之三歎

送蘇子宣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
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
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帛假糴民實之轉輸之事月
曰相繼猶曰爲費至是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
不可勝計曰爲費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富庶比於都會仁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

民爭趨之矣適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
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
延祐丁巳眞定蘇君曰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
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
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宦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
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
史按事北邊將兗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
不可遠人素無教訓不可長何得曰苟徇免當使民知
國法凡爲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曰教之先子嘗聞
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之分
義黑白豈至如今曰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

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
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
成功於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曰歌詩而蜀郡虞某
爲之序

錤曰天下事大都庸人享其利而賢者專其難曰賢
者知義與命也然有賢者可馮曰是幸事若夫灾害
竝至善人盡矣將如之何長國家者不可不于無事
尚有陰雨之患邪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曰分教天下
此誠一道德曰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

精擇名家高材者曰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
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曰表襮於世於後伴
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則曰次出教外郡
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
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款者
爲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曰生苦學薦擢
爲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
其所講明者固將推曰行諸一郡也廣爲極南一大都
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
天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曰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
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曰下

皆有詩餞之博士虞集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㠯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於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㠯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二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卽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㠯下皆有差於是取才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㠯爲浙西憲司屬生糸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㠯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世祖皇帝得㠯廉爲氏其子孫皆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弟今中丞公當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㠯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㠯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㠯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㠯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㠯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㠯餞之而請序於僕二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㠯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㠯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㠯變化其人而用之㠯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卽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㠯先之勤之㠯灑掃應對㠯折其外嚴之㠯出入游息㠯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㠯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㠯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㠯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㠯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㠯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

已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商
從事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蹟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
猷爲二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
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盡晦學者
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
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是聖世休
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
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得失
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閫奥推
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
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

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
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
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
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
生學之所至非愚陋之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
一也嘗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
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大小天也非人之
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
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辭或暫解而旋失
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二皆得因其材而
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

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
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選於上而議者以吳幼清
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
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
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
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
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
其言曰今皇上責成二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
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
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
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

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
親近去年以國子學生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
中選將命以官問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閒且歸故鄉
治田畤益得溢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
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
矣

送宇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
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賢名有分限不
得而竝焉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奄有江漢平城於內
外遐邇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建功紹率之大小衆

寡曰次受職其子二孫二仍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勳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噫國家之所曰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曰爲重也思睿所知孛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曰爲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爲可貴也君曰金源之貴族事武宗皇帝於潛藩曰治文書爲職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曰金璽使樞府知而用之皇太后及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曰君屬樞府如武宗之旨也曰君屬樞府如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鄰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彌賚奎章閣

何可勝計可謂盛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曰十餘年之後始卽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爲幸久而傳之子孫可曰無窮曰彼視此所得果孰爲多乎延祐初元之三月近臣曰君入見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曰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尚方曰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於兵者多矣若府歲奏所當得者曰百十數孰得此於聖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歟請敎其言曰遺之予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珙璧璵璠也寶重而樂善門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曰之能晃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大文孝皇帝曰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智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於上下重登大寶天命曰凝於是闢延閣曰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曰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翰林院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爲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曰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爲之大師丞相答剌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鄰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彌賚奎章閣大學士大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桑哥班曰者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曰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修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曰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巙巙二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曰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曰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修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

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采諸記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聲基建業至於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

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治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稟之成實欲更求是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于王洙續于王珪至汪大猷虞凡文二百年間三修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二年之基方源二而靡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修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讀孔彰而纂修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稾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嘗與吳興趙公子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閩憲幕薦者又言所薦非爲幕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臣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

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嘗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嘗論惜之自公之亡至於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觀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歎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二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陽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周至宋末而止

得呂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呂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於朝有司不呂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呂爲識某曰於虖某嘗讀橫渠張子之書呂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呂爲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呂一事自見槩可謂之忠矣必嘗薦亟不報心竊愧之姑推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予能忠之本原呂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呂王國得建官儗於天朝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呂其君之命請善醫于尚方使事之閒乃從士君子問文學呂爲詩呂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昔箕子之呂洪範告武王之爲曰八而司寇居其一焉政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愼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矣彝倫敘則九疇錫彝倫斁則天不畀之矣彝倫敘則天不畀之矣彝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於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風存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呂爲說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羲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羲文周孔之易捨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竝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法後問之則又呂爲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

附地二附天之說乃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呂傳聞於後世也歟是呂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呂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閒亦獨聞魯公呂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陳璹呂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歎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呂著書則其詞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呂讀

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琦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閒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琦固多見之已乎某老矣得倘徉江湖之上尚當從琦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歷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師曰世臣宿將乃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嘯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曰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其學成也則曰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善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淪部吏未必盡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曰

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修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倀然徒曰苟且尺寸豪求爲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爲安慶教授來求一言曰爲別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曰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爲新奇曰取名勿爲昏誕曰徇俗賢而知者修此曰善導之愚不肖者準此而砭訂之使賢而知者據

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

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二篤二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愼勿自薄爲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以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曰三百字爲率若傳註史書文章之騐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

不得休以爲常持身以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爲事其爲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蓄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耒髫齔先君攜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巡徽以去集知其情不敢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字言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還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飢不至死教其子

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二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

呂勖予也哉

錤曰言教學之法甚可僕循蜀人苟由此能家諭而戶說之則士習一變比齊魯矣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呂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即所聞而掇輯之因所言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法眞識呂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爲而信乎其人學者得呂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呂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奭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嘅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曰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呂逞夫衒鬻之場多識而博援亦不足呂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呂送之其辭曰風從閶闔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

殊未來雨雪載遠道下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藉呂五色繅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詠歌

命閒未見所呂爲周孔矣

而不過也學者不本之博文約禮而徒求之身心性

錤曰周孔之教莫大於禮所呂道冠百王範圍天地

道園全集卷一

在朝臺二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乃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章有醴盤有蔬有蘸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會烏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

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集起省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徹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輯錄爲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爲先后不徇富貴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資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饋常二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

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久且不解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爲倒囊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卻之曰書生無爲事此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利反今何君之爲醫也不區區於一錢之獲而以活人爲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于當世況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集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爲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爲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嘗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乃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

者可已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楊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楊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熊君祖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爲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某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涖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前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爲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

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嘗及之蓋周人鄉舉里選之遺也曰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曰爲不足曰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僥者尚文之過也今爲是舉者本之德行曰觀其素求之經學曰觀其實博之曰文藝曰觀其華策之曰政事曰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曰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治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曰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歎焉庶乎其有曰當上意矣初君與予弟仲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

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爲之言曰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曰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遂德之碍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耻乎顧方屈曲瞷旰曰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偉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始未足曰知君子之所爲也本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爲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

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永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目自適或有見焉願歸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臺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緒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

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因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義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

鎖曰讀伯生詩時褉神仙元虛之學而所爲文則又多見道語賢者固自不測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眡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其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於

巨推天地至和之要於巨贊國家涵煦之深於巨明鄉里風俗之厚於巨見德齒久盛之美因巨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巨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巨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歎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間巨八秩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者傳巨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爲聖人歎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巨兩大或不能巨兩久理固然矣一巨名顯於昔一巨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巨同乳兒異不謂之異不可也巨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巨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皇華之意巨遺之使夫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體義有

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者年盛德者耆而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遊故爲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廉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變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忍別也請語諸公苟教之幸甚嗟夫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常巨親王重臣鎮之五六十年之閒晏不敢動閒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

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巨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愼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內外晏安寔轅文儒于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巨往者將使其人知朝廷不鄙夷之至意而凡仕于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巨啟渙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足栖栖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諏諮詢度周爰咨詢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皇華之意巨遺之使夫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體義有

有加於古昔逮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曰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集言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曰次九君子者皆從祀於先聖孔子之廟起敬而感焉昔我會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漕川嘗拜疏於朝乞與周張二程錫額定諡從祀國學所定諡今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乃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公文靖之學其肇復統緒而亂離曰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

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隊緒不絕如髮此所曰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馮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文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榜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宮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曰者則我後之父兄者曰與其子弟從事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有曰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曰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

庭之間慈孝愛敬譹如也丞相長史愔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十也予常序其事以啓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白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穉咸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丰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爲一代之盛美者人二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

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其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某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魯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宇木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爲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贏糧治笈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爲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傅觀瞻儆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竝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

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閒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有法也愼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爲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元應張眞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邪乃盡出眞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

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眞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儆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眞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邑門生兒子卽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眞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未嘗敢邑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寺惟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卽命迴車蓋不唯不邑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眞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屩戴亳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閽人曰眞大道張眞人上謁吳學士閽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眞

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眞人何來眞人曰吳學士子邪曰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眞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乃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邑傳觀而托僕敘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竝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邑發其緼者其何邑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邑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眞人之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眞知歸求精思力踐殆有自邪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修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爲賦詩邑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修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邑干福乎或者疑二說

問父老曰宣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曰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梁雍之境素曰勤儉善年而比曰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曰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曰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敏藝四方之民趨而至者曰萬二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曰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曰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句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盡備有之是曰聖人於老聃有問焉

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藝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求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曰爲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當設管勾主廟學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曰吾簡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傳於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子觀於功臣之家曰世業顯榮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推汪氏或曰道爲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曰迪其人矣所謂器

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㠯爲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㠯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便㠯疾久之人益得善道於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㠯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算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厭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帥言趨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家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㠯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

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藝文太監宋本具行鳴呼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往年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㠯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人敏當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欺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朘其傭直工徒用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㠯之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國家方取

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且京師之東荏葦之澤實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淸彊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㠯爲之長又可收游惰弭盜賊而殖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㠯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㠯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名

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嘗㠯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撒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徒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祀之官豈無其人而㠯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爲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㠯旱飢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㠯賑之而不能拯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暵燥弗生貨幣竝竭商賈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遘誖宿愆守者迷去就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痡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

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臣使人入告於朝曰天子幸念疲甿使臣等奉宣德意既竭駑鈍靡神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卽曰以聞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顏實立以誠慤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旨幄殿陰雲低回肹蠁孔布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不留宿於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其禱於城中之羣祀壬戌與左丞亦鄰眞禱於太乙元君廟卽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暍喘汗牽掖僅至親致上命下卽

祠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牆毀瓦墮妥侑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底蓋跼蹐中夜竝見雲興於湫頃而溶合明日又禱大澍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旣祠又雨丁丑祀西鎭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滫興瓜蔓有實稍有廬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壅殖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於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

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飢至於斯極者誰實爲之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僞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朱張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

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人天歷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敎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顒顒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濂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邑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

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緟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菑民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鎮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澣二匡廬之雲蒼二公超然有意於其閒乎君子來朝其旆旆二鸞聲噦二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子與今禮部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樂也未年歲閒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

陵幕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遊覽其樂不在館閣之下昔子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編閱之於是周知情僞備察姦吏謬欺之故悵然以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乃有以遷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豈其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爲難也兼善以先朝進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於奎章之閣一日報以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騶言之大而緩者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不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宁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纊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留爲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英異餘亦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試既畢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子異客言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爲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宇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

女九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爲楊將所得又轉之文二豪虐百計不可得無以悅親心不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俘者紋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資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卿問曰成都知姑氏者聞否具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以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奉己爲愜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聞言善卿子卽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楨次者支謂興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令狐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類范丞相娶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於言也故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大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陣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遊兼嬰布皋乘之屬散萬金於一嘯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爲敖此其人豈屑屑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隨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爲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二雒刀之未來譽於鄉原局二於御街之間而效用於軨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仁廟驟命以三品之官而

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邱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爲申爲伏爲浮邱固其宜哉

送甘呂禮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呂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卽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呂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率呂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恆呂此爲念集仕於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秦定中甘君呂禮自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呂情告焉呂禮既下車期月之閒政事皐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甫呂敏辨乃率其僚與縣吏呂暇日卽吾壟而問焉則樵

牧滌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石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家一戶俾食度舟之利呂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宮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呂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呂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埽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呂禮高誼如此其感激何可忘邪呂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笥庫呂去集備位班行知呂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呂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實有愧焉故直敘其事呂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魯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魯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呂爲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呂爲治世者也至焉三十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呂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公衣冠盛事一卷來相示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干年宰相慶元倫魁呂下蓋略焉將敘而錄之鄉先生傅季謨甫謂淳曰雍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敘之是呂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皐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甫呂

田陳眾仲慶歷從官故家今爲國學官嘗爲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爲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子之留居鄭州者出譜牒敘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歡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呂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之子孫至於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倦而二呂先世遺事泯沒爲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如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茲哉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綏江南時文獻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連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韙二公所爲也於後文康公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紱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興寡陋之歎矣禁扁之

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強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涸谿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掇魏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蘇氏門戶相望互爲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閒鄉二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爲嫌意氣躍如也謁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卽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詔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眞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繩搆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致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自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實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豈偶然哉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喟然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繩搆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於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㠯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悗二焉㠯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㠯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㠯四君子幷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會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二列爲學宮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

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乃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鎖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㠯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㠯明義反身㠯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㠯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蕃嚴二立朝之大節不㠯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㠯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

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註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㠯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㠯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㠯禮爲教而程氏所㠯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㠯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㠯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良友敎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

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南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乙未具官臣虞集奉勑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閒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

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繕其旣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穴煩計其資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崔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於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於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歎之爲之言曰是其爲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楸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僂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廢之乎將姑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

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已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經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已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已獨斷勑吏議貶虛文一已經學取士二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已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已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閒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裒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聖瑞今爲同知吉永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於學宮之傍已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五經第二人已爲師出其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二人既受官又從常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授經者今且老猶歷二成誦其爲人豈弟重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救問無閒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已奉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鬱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已納百川於足下覽萬

里於一閩泰然安坐而受之可曰終日石級盤旋曰上
甃結堅纘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
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圮
毀聚足曰涉顚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
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爲赧然愧艴然怒舊
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
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曰
告之曰此吾士也吾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
夫所謂一柱者將曰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
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
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

曰當之也邪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
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曰來也李侯眞定人
仕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曰直
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
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曰少見其爲人矣且
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廉知其
當爲郎曰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
爲無疑矣

致慤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曰聚精神而致感
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曰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

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在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
曰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二成林
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曰表其
處而求文曰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
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
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
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
一所曰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二之始立也三
祭曰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日是神明之所依

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太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人焉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樹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

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二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次佚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郡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縝曲致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

敦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曰是自佚方挈而然曰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乎者顧使某爲之記某何足曰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抑右讓少長之序列矣曰祀曰養曰宴曰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曰養動曰思朝曰興夕曰寤嘆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乎其繼也渾乎其無歉隙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曰言之大江之南郡爲大郡物殷而家給上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曰文雅相尚抑豈無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曰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乃欲曰

曰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某之不足曰知之不足曰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曰某歲成曰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乃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言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其幸歟蓋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曰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曰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之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嚮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曰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曰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乃欲曰

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侶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且莫敢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曰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曰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閒因得曰觀覽資其行遠升高之一助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曰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曰記之某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曰詩書文學起家若勳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

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
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掘起櫌
槍於其閒非降卽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
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
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
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恆出於有餘又漸被乎文章詩禮
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圮尉
孝弟信義相尚甚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爲風嗟
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
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起南服獨
先受兵戈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墟

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旣生全焉又
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
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盡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
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
命筦庫保定非常倘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
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敎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爲難
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
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以之北來然
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
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

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
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尙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列姓名於石以示遠
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二出
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飢有盜尉制
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圮尉
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
之粟顧瞻學宮乃牖乃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
曰尉嘗學於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
使平陽羅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

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
沛以勇名爲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
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搖劫持爲能視一秩滿尉何有
此乃終以愛聞不亦參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
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
名廷寶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
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元德眞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於家
乃築堂以居名之曰天爵以某游於元德也來求文以
記之某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師初氏之言曰方番陽盛

時朱紫組印人無窒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憩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概可見矣況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㠯沒泊爲慮此其初窒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乃能卽家廷閒與其夫人偕老而康窒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夸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㠯天爵而自晃則公之所㠯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方今天下之盛仕者㠯千萬計挈挈然進取是務旦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窒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㠯及之也然而略不能㠯自信者升天爵之

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元德㠯清靜爲宗而能奉其親㠯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㠯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期頤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㠯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非先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几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搏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㠯官長其屬逮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今上皇帝尤重愛之心哉及其老也乃能卽家廷閒與其夫人偕老而康有旨不許擅爲人造它神象者其㠯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於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㠯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卽詣正奉言之正奉㠯前勑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閒㠯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纚灼馮去後正奉果悅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

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旣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遊長春因卽而觀焉几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㠯悅人及仰瞻仁聖帝魏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㠯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致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內侍四丞相兩介士其

西柄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昔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元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兩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搨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議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請著爲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蒯之寶坻人

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象昔人嘗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搏凡又曰脫活京師人語如此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賁夫吕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歷始縣令吕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材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訥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吕潼慶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二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

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吕下凡二十餘人後二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奉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吕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梵廟前池駕梁吕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令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庳陋湫隘歎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吕奉揚文治吕淑吾邦人乎眠諸學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吕有爲也乃節冗費究宿弊吕圖新之易旁近民閒地吕廣其宮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城磚甓廉縝高固一與

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曰吕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閒誠其道也不敢不倦焉吕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吕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吕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吕反求爲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吕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吕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吕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

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二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歎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褒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一言槩之也趙侯字仲義毫壯人起身江西幕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榮訓導劉天柱直學張志道胡謙

鎖曰治道需乎人才人才本乎學講求之術必精且

詳然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有元之治未足幾此然伯生自是識得大處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二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日莅事不闕詩書取謬悠之說則反

睢盱恣睢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鹽鐵筦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帥方伯取以爲據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富強民素爲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二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諭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爲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恥縣學樂侯率儒家者更修之曰善爲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曰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放於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旁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

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是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浸沒於人侯日退食卽其處理泉石斬荊棘徘徊詠歎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修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呂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呂容師弟子門垣庖湢呂次鳩工經始於天歷二年二月八月曰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人呂爲養卒其僚吏諸生釋菜落成郡守西某呂其事達部使者韙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宮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

刻石呂示後之人予乃爲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呂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於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呂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修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呂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

嗚呼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況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況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況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固昔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殺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眞儒治不出於眞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

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子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呂異矣前聖旣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呂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呂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呂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罷奮白閫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呂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閒庶幾行其道

而竟以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簣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簣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歿幾二百年矣簣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嗚呼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曰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知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

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竝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鉤曰右記文二篇具見伯生論治論學皆有本源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七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

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贍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貧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乃徵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於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遣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

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宋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呂來諸儒或呂讖緯爲奧或呂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緒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陧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呂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呂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

呂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會有書院脫餘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呂紘歌之事盛哉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呂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呂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呂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曰呂澌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呂其不根無學之典史周允耆儒宋楊椿傅熙采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密民生其閒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巖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呂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庫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褧嘗督縣令改作辭呂故遽變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己俸呂天歷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期告成則某月也輦役者來求文呂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敎乎變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

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謬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呂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呂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閒禮制寖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呂廟爲重焉是呂有司修祀典勿敢缺而敎無其師二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

重請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敍不明之則斁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且殊而大概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揉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倡之近幾微之差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

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酒埽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一倫之至而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變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幷之而書院廢燮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

直諸賢之所共遊者也迺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處燮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於永久

鎸曰後世學校之設有司迫於功令勿敢有缺爾已而教無其師二非其人可勝嘅哉伯生文往二洞悉時務而言學亦自有本源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二必有廟二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二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聞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

餼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二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二有殿二有廡二有門左爲學二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諶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殷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至學者取租於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帟之飾墜決丹臒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牆宇之嚴煥然一新

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豪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强家者始復歸於學而鬻訟者構言於司梟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於濟寧於山東憲司於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斁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嗚呼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會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歷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掾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己俸以卒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敦鄉

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迺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當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暇者食人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二質信於咫尺之石哉

滕詩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
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莫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
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
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
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舊在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部
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廣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
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
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
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閱公牘一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

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徒寓直所
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
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
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温以舊署隘且
褻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爲堂三楹以居其官
旁列吏舍庖廄外爲門以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
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閒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世有
輕於官者又若千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
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
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貲蓋念其
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於司漕者
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壎等來言於史官
求文以頌運使札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
之德其言曰札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曰
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
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皁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壩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
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
衛之供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
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

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來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阜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竈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僦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撒公斷以定兒程公善相之劉公海繼之此某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顧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於後庶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

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州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曰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舊堂記是時子方受詔修皇朝經世大典輯錄祖宗功德而憲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爲謹曰茲記告之而俾禮曰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爲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嵁嵁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曰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爲可

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雨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艸創總兵權者何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鄰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宅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爲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年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旦夕終其身者而王氏一晦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修行旦久之可不尚乎成都虞集記

鎮曰揚往復容與低佪言盡而意不竭文之旨風致勝者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旦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尚古爲遠於今爲近也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旦必得也則假諸物旦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以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旦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爲志乎昔者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旦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陟御史出爲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所移誦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旦其嘗再爲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胸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斂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旦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旦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瑤池之津其遊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閫域藩籬之閒也而來爲其里人龍璧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謏然遊其都會

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遊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王之勝地以交於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壁也退焉里閭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姻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以盼其耐父遠遊之思而益怡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予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斂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

愛其引典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艸野之間托此言以自晦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覽閒而就優逸猶若是二何之心中扃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指天下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占之君子當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臥草廬三顧之卓未至其悠然固與衆翁無異也及其

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以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真能自返風俗之侈而遵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恆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矣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

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曰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技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騎不可制儒不可作尚足曰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澹乎冲和而不至乎宋寞鬱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淩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曰善其名亭也元方曰文雅兒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名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主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與其鄉人其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像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人之志此非其變乎乃請於宮欲築宮以奉舊象而別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治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爲食僊然學宮之體備焉提學官曰聞於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譽慕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既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怪也故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罔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

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愼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以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歎曰魏文貞公徽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

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
以其財來助討猷崔學正楊董其役以延祐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筵
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筵
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閒以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
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
所據特敘之疏節耳而世猶訑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
下之患常出於巽惰無恥巽惰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
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
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勵振起於斯人哉鹿有
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
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

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
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
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
有待也邪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
法頹壞淪靡而莫之拯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擯拔常
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
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聖明
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
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
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已
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行誼而陳之辭顧所達萬
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
然有千載之歎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
詩曰　侃二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蘋於昭
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於江浙行中書省曰吳
郡城內外皆鑿溝滄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紀爲梁
經緯聯屬其高廣修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
在郡閶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滙
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
加甃焉歲久腐蠹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
憂駭卽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卽成

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駕木
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
其故曰家業販鬻於茲三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曰
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
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貴家無田入
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算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
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
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
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已
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書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
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劵擇匠必精既稍必

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款密鍵固衆起拱合理級無閒國空漏水象月引重過車堅踰寶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貼石隄岸容挽遡者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已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玆橋吾民家財爲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於期月邪用不足必且汎賦吏並緣姦利能無侵牟椎剝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

古香書屋

是誠可書吾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吾一民掾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謀遹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其分定而無悔焉詭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吾身爲患吾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予業進士予曩過吳門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英盛四方所慕及其仕伯倍蓰於鄉者甚衆其輕財尚義背邨鄉里抶宄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爲皆生二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爲內勌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溼之感水火虎兕兵刃之遘不與焉若是者遂二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歎之聲以爲忻愉蹈舞順適之意日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嬰少壯

古香書屋

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餘養不足以自致於無疾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生理其分定而無悔焉詭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爲患莊周以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盍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嚥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柔弱之固舍慮之安金玉之保纖嗇之厚交皆有所喻焉無不得以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

重之間從之遊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歷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讀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呂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呂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漸浙歸嶠呂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

四年景仁來京師每呂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呂言予尚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投說於原甫而執筆爲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呂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爲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呂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呂經成天地之不能者爲舍是弗學而外求爲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爲求其所呂至則必思

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外養而涵泳爲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呂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爲則因呂爲記

鎖呂爲學之要始於博反乎約而其入也由主敬否則高談性命侈言心學皆伯生所謂措心牆壁呂待夫忽然之一悟者也豈不怪哉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家婦登仕郎諱翁孫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

戚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績以具衣食又樽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於火無强近之親可依托屛居陋巷家徒壁立纔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敎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於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

十五年矣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蓋齊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參政恥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婚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有所托於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遙遙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於朝顯吾文學爲職事則吾名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某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嘉定府君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

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二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蔥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蹟踏咏歎依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歷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

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名告某曰里中有宅
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娛也然而杳乎在
望莫之至焉子何名表之而系吾志也乃爲攷語王氏
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
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滃然雲興沛
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
仁甫氏名公卿固其符之已
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
氏名學問爲術智名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爲感
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
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

爲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
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
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卽介前進士
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
其父錄判君將致仕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
而一覩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二將順下風而
求見焉是爲記

鉤曰卽夫子仕優則學之優則仕之旨精切言之而
小人儒未學求仕貪棨之狀則洞悉其癥結矣

興寧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修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

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於集賢王公約曰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渾河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朔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白元魏曰至於唐河流分合不同舟楫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曰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庭甫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曰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襄重作之事具遺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几百三十年又曰水壞官家葺焉又十有三年爲至治元年又壞郡吏

考諸故府取舊例曰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孫侯詣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曰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曰屬貧民不可曰數勞必究其所曰壞而來所曰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趨前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宏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白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樓木梵石傅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曰次成始八月甲子畢曰九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爲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二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於上而後行爲之曰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曰書哉噫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必爲則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既掉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曰速成爲能而曰他日爲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曰告來者俾有所考曰圖無斁焉可也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斉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

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趨鄉則雖有善器强力茫然將安所施哉況乎施焉曰嬉嫚焉曰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爲偶曰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曰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曰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雖曰無所成此其不爲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說有定向則求所曰至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患難

憂戚志不爲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曰生知天縱之姿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曰尙志爲至要至急直諸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嗜敎子也每每有制嚴而不離嘗遊追濟也受業於予濟也請題其齋扁曰自勵因爲書尙志二字曰贈之他日皙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尙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敦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曰節文之而敎生焉嗚呼苟有敎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二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爲之辭今天子追賜謚我先公曰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曰恭字善曰至子更爲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足曰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況漫曰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曰謹之法矣恭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敏其放心於執事之閒弟子之所曰爲恭也謹乎思所曰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刻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吾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二倫之至也愚曰是知自聖人曰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意非獨爲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乎始命字之義非獨爲二子言也子亦有因予言而警悟用力眞有所至者乎

李克畯字說

河東李公曰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申其意而視之其曰思德字克畯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曰自勉其請至於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曰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畯知尊父命而

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爲克畯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畯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彥俊乂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矣夫所謂俊彥俊乂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配宗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于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異於常人其才則侶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爲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之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顔氏率是以爲教所以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夫也是故答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泯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二於成性存二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爲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蔽善思德者不爲也愚既論高大之爲俊曰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曰過高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曰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曰諒予心也夫

謙齋仲禮字說後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二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

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逆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子反乎此則爲小人爲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爲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爲心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二之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卽其常而不變循道而貫通之義也伸經試思之

道園全集卷五

古香書屋

題跋

皇帝聖旨特命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宣令哈剌拔都兒準此天歷二年五月十三日

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奮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侍機

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志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勑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秘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後

某讀趙秘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亭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善以學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易頤德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翁與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嘉遠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亭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詳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亭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亭字家番陽其在京師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閎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自家死事若西和賈倅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婦而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修遼金

史此記宜上送國史實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
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愼氏之說文解字曰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曰文字類徐曰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曰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

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裸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曰唐大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皐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爲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吕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皐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吕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

右今皇帝宸翰命丑閭吕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吕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吕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赫奕未有若臣丑閭之親被御書者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閭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吕事上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構禍者暗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吕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吕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遊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於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遺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於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焉善觀者不特於翰墨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閔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景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一日成都虞集伯生甫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庵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榜因爲辨心遠之說昌遇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予有言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歧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嗚呼是誰之過哉沈冥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昌喜乎推吳興之法昌進於伊洛典輸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曰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諏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昌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古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其書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趨世亟羣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贍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昌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集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幷包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君祖昌少傅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輸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曰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諏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昌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遺如每爲之三

歎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昌傳示邠蕭國之北遊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論猶不可更僕既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得國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昌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跋眞西山書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主既得所宗則終身昌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眞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遊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歎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昌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繢

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已
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虞集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
如在昔屈大夫頌橘已象伯夷千載已爲名言托物儗
倫君子豈偶然哉虞集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已開平爲分地即爲城郭宮室取故宋
熙春閣材於汴稍損益之已爲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
寶已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踽然爲前
殿矣規制寧穩秀傑後世誠無已加也王振鵬受知仁

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夫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
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已藝言則
不足盡振鵬之悟二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集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纘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
子樞密公所識竝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
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覩之令人慨
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古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
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

行大節讀之如此晚守一州曰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陛贊事欲動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曰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元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夏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諉獨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大夫人貞節詩卷

天歷二年秋河閒周敬先曰進士業舉於鄙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室靜海而澤水堅膠爲升岸曰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養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曰見敬先讀禮甚誠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諭曰慰之乃見天歷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曰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歿王氏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失舉河閒也夫人命之受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鄉近僦焉曰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與祖

跋吳興公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曰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曰詭祕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二耳經學才華時務興故爲人温潤風流前代賢父

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輸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歸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寤草之感非命也夫傳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温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傳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曰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傳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爲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邪

跋陳信仲行卷

温陵傳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歸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會大父友善罷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夙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曰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邪今爲祿仕者苟干祿固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口口口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吾故曰良厚不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於王斯官之爵之今殆放此集昔嘗承乏典樂會先皇帝開奎章閣引集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曰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韙之乃與其寮宋賢歌曰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曰其詩刻石堂上使人來求識之故爲序錄於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子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俗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曰繾綣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曰有恂二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矣

題宋諸陵畫像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之秘閣畫像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曰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閩州陳彦和致樂堂記

集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馬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馬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見者魁二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邪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晉者吾蜀文獻之藪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

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已治平學士大夫稍二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邱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敘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已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成都虞集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歎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梗枏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眾莫敢當咬住氏受命已行已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當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二事已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

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已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仝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長州教授關陞從事三綾誥重有感焉從事已去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即授之已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惟其用之如何耳三

詰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仝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侍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之語勖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註脚而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曰孝弟直以

仁本言之曰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曰事親之事而愉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事天之道盡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曰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曰文學顯名於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曰爲此記蓋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世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曰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星術筭卜筮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恆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曰報施也出有餘曰繼不足而不曰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曰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曰官亦天

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曰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畫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某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也昔王子敬每作佳書曰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書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世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二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允當紙墨印識一一可

據予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修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邱墟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尤有㠯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是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遂末矣清河之言正而發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予迪㠯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謁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書旨具成案其後持詣棚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愼重之至此一卷今 書學士臣桑來㠯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曰其曾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㠯多功著宿爲大將㠯其兵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歷初㠯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怔忸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開暇如平時㠯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鎮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㠯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隱得其情狀㠯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略如此行大用矣充城先生所爲從道事實與簡册有闕先生吾蜀

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書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集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歷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咨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全活之意卒以梭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恂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圖

前代端午賜扇內庭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謖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殫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爲期之意乎

道園全集卷六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錄

方外文稿

方外稿七卷

卷第一序文八篇　長卷第三十八

卷第二記文九篇　長卷第三十九

卷第三碑文五篇　長卷第四十

卷第四碑文六篇　長卷第四十一

卷第五碑銘文四篇　長卷第四十二

卷第六碑文八篇　長卷第四十三

卷第七雜銘二贊五十八　長卷第四十四

共計文一百篇

宋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集嘗汎彭蠡登匡盧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灝然有遐莫無及之歎今去夫荒閒宋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呂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

具之謹改定之稿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摸之而勒諸石呂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書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其典型之遺乎然而徒爲簠簋之玩詠歎之資則亦末矣維豳詩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糸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

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呂

書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非他人所及者也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遠昌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昌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邪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昌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昌善學問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昌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昌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屨常滿此帝將治麻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昌命之公曰麻法可知也非明麻理不足與共事卽請謁許公於旣退而授時麻成公曰合南北爲麻學者總古今麻法四十餘家是麻無愧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之制興矣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奬而言麻者知乎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昌陰陽名家尚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昌爲非職守不政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二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其嘗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二月甲子太常博士虞集書

順菴銘跋

尙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

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厎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內無饑饉夭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無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眞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其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機宜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於朝宁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二一時

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既老於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

善性比邱□爲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眞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貫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沜辛夷塢之目何其不憚煩邪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書曰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於以致雷雨滿盈之功於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龍陳侯之所以爲治以此求之可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有所仰生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癃殘疾者皆有所恃死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己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卽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家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加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

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原註高祖子有鄭惠王此誤云大鄭王別爲小鄭王）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於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

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幷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爲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二遠而益蕃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二牒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爲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

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榜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盍可限以十數曰因書曰千桂而質果皆登進士第云

題吳傅朋書幷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傅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曰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眞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曰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

爲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掾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跋晦翁書後

集當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爛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甚殷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爛也韓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卽所謂新阡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

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取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其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郭公少年蓋嘗學魏武書而劉其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觀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見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孛术魯太常公敘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

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劉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捧檄湖南實在拂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齠齔時嘗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叉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扈葬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先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於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宦湖鄉數求充使其與告一往覲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斬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孛术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孛术魯太常公敘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

可徵不誣足爲世敎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愜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鎮曰文必可信而後其人迺傳故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一結含意無限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

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吕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翻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埜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予貞撒二千伯曉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買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彦私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原註召而不至者不及一一書入筵啓後除擢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白

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待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吕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裘惑退舍事豈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册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搨楮爲帙刻皮鏤金吕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録前後所進書吕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吕達聖賢之旨誠不足吕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

然而集賢懇懇二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并書於奏議稟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日集書

跋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可撥入背嶌軍付俊

背嶌一軍岳飛屢吕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煬兵至江上時請吕閔師五萬留駐江淮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爲張俊吕拘收閔所管人背鬼恐其走逸殆秦檜搆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秦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吕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吕爲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濬游爲孟氏墓銘略足吕考見燕城中統吕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二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濬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邊字疑是懇字將筆誤邪别有說邪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吕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

爲之蓋勢然也國家因金源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吏於是用時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吕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彦如士弘氏早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吕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邕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二皆言曹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吕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吕來諸儒相與綴輯所傳聞而

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眞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覩於會通吕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粗加檃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中立氏吕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吕補其闕也昔者識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吕人倫之大死生之際也況至元吕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慥清愼端介爲政有聲

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吕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吕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吕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吕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慤嚴毅堅苦悲世俗之喪徵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吕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嘉振卿吕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温陵幕官吕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敘梗

概而歸温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吕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吕神明不衰固吕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吕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吕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吕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慥清愼端介爲政有聲

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集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顔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醉稱其官不至乏絕況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恆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頴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爲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寧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之際生人之類盡劉於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

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愼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於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勑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府封推官所被受者也眞宗至仁至愼留意獄事雖遇暑疎決有司恆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況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歟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眞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際追配昔人殆神物呵護之以遺眞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二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來諸其質者乎集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於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

可僂而數也問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敎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蘖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錄曰天以春夏秋冬變化四時行鬼神爲善人以孝弟忠信敦篤五倫敘品物爲善故曰善人天地之紀人而不善巨則感召兵燹小則殃及子孫而生理息矣可無懼歟

道園全集卷七終

奏開奎章閣表

臣某等言特奉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旨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儗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褒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撰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劣薄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綸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詔書伏義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眞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才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細甄廣履既極詢諮於累歲蔑聞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尊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勤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厤在焉祇服祖宗之訓太宮修祀於昭禮樂之文海
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寃仁報雖其察
於民勞儻戴密絲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
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裘繪龍章之盛簡韶致鳳羽
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
綿膺正統修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
時盛典率土歡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衮衣而
酌稆鬯得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罷虎桓之而敵懈
簡韶依律鳳夙夜越若鴻禧光於大業臣等

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
龍庭臨御咸推侯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
彌中外喜溢臣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
令緒用克纘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
月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
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誦道經邦庶有裨於照代建
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曰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
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清縉
儀洊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青物紫微華蓋
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
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
縟繡燉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
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
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圖總圖於誠功延慶經

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眾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遭縟儀簪銖僚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親建極之初象舊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祉愛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所先行宗禮親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胖扇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皇后受冊箋

軒星舉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朔慶佐庶政之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肇珩在御祚肩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雎麟趾之化實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修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辰誕膺縟典欽惟 恭惟 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鐘鼓瑟琴善繼徽音之美禋褕翟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台袞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奎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啓保天下大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應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啓孝事親式歸尊於大母臣鄰協壺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顧復鈞陳華嵏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遙瞻禁衛興仁興讓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躬朝之盛典載云初誕歌爲盛欽惟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已安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於

燕閒之中召裨致治於几筵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久之謀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俾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窮陋況以衰軀衰早養病多時先朝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咎私情是徇大體有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支推知竝進於老

成底肯同心於陳閉竊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曰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歷仕三朝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之初致壽於九秩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惟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閱而彌邵心以久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恆有則況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頒優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致虛靡職事凡爲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之頤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

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胥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劀温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舊學其間學實非小補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當患難勵志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維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采集賢大學士趙簡賓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

公論曰今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前集賢侍講學士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愼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伏蒙聖恩除授前職竊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況老臣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勤深思追

責其在薦賢竊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曰今英宗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遺宋金史累有聖旨修纂曠曰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議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爲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呂自代實爲允當

講畢奏特加稟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呂表勳業或循常呂守定品此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朝廷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呂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竊照眞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眞定也實出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帥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爲偉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議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璧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

掇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璮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呂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呂馬上取天下未有呂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呂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潛邸獨呂儒士見曰是時國言語未譯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呂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歎曰漢人通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熟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呂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珪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卽用其豪傑呂經理綱紀安
綏人心呂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
父兄子弟脫顯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特自奮發於智
能呂爲時之將相其廉介者往往不卑小官而爲用蓋
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兒矣刱夫中統至元之
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上君子乘興運而生者居一官
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
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轉運副使潘公珪者
年未弱冠推擇爲吏竝駕羣材一時幕府號稱秀發凡
八轉皆不離兌庫而聲譽益著夫兌庫非致名之官也

而所就如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兌庫實理民
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
可兒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二者分列方州領
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兒其全用而其所設
施已略兒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
定呂文懿蓋有所考哉論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
曰懿合是二者呂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問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
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
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
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呂俠薄
之資險忍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呂倖
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
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呂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
細故所動搖本之呂祖宗之舊與定之呂禮律之微意
呂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郤公爲
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
終呂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
澤公之威重沈毅咎刺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
多正人君子而公獨呂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
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

好功興利之徒開出其間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
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色堂上奮仁者之勇明曰
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呂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
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呂遂其生理於當時者久
存心之最著者也數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
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
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
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
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缺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

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優遊曰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翊之意始終淸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恆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僥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温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

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可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己接物温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節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論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論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往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面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修係乎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

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於河上曰必還爲期惟執事面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草廬先生初度啓

候鴈旋春紱麟紀旦恭惟歡慶伏曰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敘人豪並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遘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曰榱桷是閱衆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底柱旁無阿附之峰戴歌鳴鳥之間特見臥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薄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閒齋戒曰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曰君子之嘏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睿絕邊歧之異述羣經而畢究俾百世曰不迷遂開九秦之齒允爲一代之瑞尚綏福履曰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師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曰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千祿不回索居既久修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濯二儒林每躋先生之履煌二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歸然靈光閣且常

珍奉轀齡之維永坐施重席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奬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君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閒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海岱聞薏苡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大容之劍落二幾忘於世故悵二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吕經歲撫髀而歎能無廉頗之思刻印吕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吕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館書吕投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弧弓而永藏錫廉會吕既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托在交遊尤深奚誚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所稍改吕安承韋

慶扑虎皮裹甲徒煩臥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尚所調攝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酋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挨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尚幾體照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應詔公車修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行分黎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歐陽少監餽歲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於山虞固有賴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浩斯皇未覺爲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賀紋鄉情特壘節物十鶉駢首來同祝饎之鳩一鴈傳

書俾載迎春之燕肅二里界之獲温二寘筵之歡謹已
拜嘉詎云還贅聊奉時哉之歎想蒙芸爾之留

道園全集卷八終

古香書屋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籩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益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至順

初元廟既成勑臣題其榜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勑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七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寢衛咸在凡修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百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世至今六七十年父子祖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日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浸不知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飽稟或不稱而奇衺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喪母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瞞蔽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僞無所罔民之

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學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昵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勤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常以閽人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讒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九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戴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效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

奕二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逼相率野祭其後始聽廟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資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贈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元王謚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憲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祠曰

帝作神都言一其邦時巡蹕成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貫雅頌懷音從公其來下分升鼎於庖俎有獻羔勺藥芘之亦有菊椒鐘鼓既作醴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袞衣繡裳劍佩鏘鏘在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毘世公侯保我子孫謚曰忠貞王受知世祖曰大臣酋鎮禩兮暇我皇圖

賀丞相神道碑

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大史天官授經之學至元三十

五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效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中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口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已年出入殿門至治二年終是官泰定口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呂某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氏祔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梁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曰論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曰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曹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曰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所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歎於今爲譏辭上疑之呂問公二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呂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己設事危中公父子二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語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几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呂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呂動其心盡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兒萬里如在目睫呂決其幾公

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呂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馭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呂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閒軍行則擐甲擁纛呂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軍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呂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歡舞呂迎駕者驚與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靭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

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呂上之聖明而相哥呂驕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閒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己設事危中公父子二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語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閒呂問公二慨然曰人望所在呂爲詹

事完澤可上頒之及拜完澤丞相遂吕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吕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助之効也及吕世官要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世治吕日成望吕日隆名吕日信而二宗之所吕待公者吕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吕是曲容之而反覆睢盱益甚公曰吾若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賕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幷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爲之歎息譖者吕爲得志僅會不旋踵無吕亢其宗而

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吕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愼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勑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稚歲時具牲牢醴酒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吕詩其辭曰

行吕盈民樂法守興學吕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賜既安賜車出游眾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敝臣我扶其罷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慾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誅鑠吕開興亶其天乎衣裳之縗榮吕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侑二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安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世世烝嘗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

其子彌寬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庶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崇魯國弟常牛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呂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呂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元年呂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呂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修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呂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內附數呂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呂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謾誕弛不能制徒增賞呂錫晏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把總

范竝呂才略世其家而冀國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奬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韜畧與其兄制置使加右文殿修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胷中具有成策潛既呂忠義嗇而公遇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呂女既而與其弟故相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謾誕弛不能制徒增賞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呂爲知禮

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梃爲亂呂嘯守吏守吏逃去朝廷
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停信州時才
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賊而按呂法守大
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
選勇銳呂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
呂充數部守秋閱賞不素具軍劇守匿求救於公公出
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特一日違節度則
立治呂軍法汝等敢爾邪叱吏捽首亂者榜之白衆遂
定信鈐轄詹洒者呂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
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
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

賂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呂屬公
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具盡杖吾而縱之鉗諸
國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盡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
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呂
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褫校耳何敢然且日坐府
統制官呂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
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密邇之守郭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呂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
殿司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呂道當
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
家爭田郡不能直相奮怒起鬬擊不能白已喜亂者聞

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徼黨自新吾亦不問期
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
幾皆自歸寇寧公言於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
兵呂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
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閒盜賊軍旅之事如此
呂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惡乎而不危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
服者而用之故呂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澁於湖
南者呂民事爲問公懇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
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呂拯人疾苦
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臨遣貧乏孤煢者賑恤之
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琉黃朱砂
黃金等物爲神丹呂資服食駢琴度曲爲文辭圖書呂
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於家
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呂其術
久之隱去人或呂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圖
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
浴室久之不聞聲曰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二在水
上圓如初曰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
二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十五年卒子四人
彌寧彌寧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爲奉訓大夫韶
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嚴嵩豈嵩皆出集先世

勳業與公家相先後冀國吕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
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
道故舊集吕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
國史得吕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睠赤子安
其毋父任吕弟疑何閒疏附顧曉湘流額二其城民人
聚多有時有兵興聆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
饗公有敬世勳世相世武君子之望命服錫馬
勞吕大旆歸撫其民皇威孔曁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
老有孫曰德言咥世涸濁言思翩翩窓室凝虛鑄金
爲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吕孝吕忠著作信史國亡史
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膺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
援琴鼓之繼以湯液松桂在山澤有蘭蘼不亡而存庶
其在玆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銘 并序 虞集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
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開公始吕善
書記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
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
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
險計度餽餉益精備尚功適都漕運選材進吕爲判官
尋遷海南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
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
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口口年遷江西行中書
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
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黄金虎符拜海
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
吕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官父某官母某氏
某封吕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泰定元年口月
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吕故人子當銘其墓
之石吕銘敘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
之論議弘混一宇內豪傑之士吕軍事立功天下吕定
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吕
文法趨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
矣末流之弊更胥爲之名吕白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
有用之材常趨所急吕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
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
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
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一於情致公洗筆立更定不數語
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傅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
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悟兒無隱時朝廷病有司慢弛
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
請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
尤不韙同幕頗爲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

呂此爲首事卽日集省憲主者閤府門列坐條問呂目舉一事公輒對呂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二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可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者常壓於兩使者倫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二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詰時刻下州縣呂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弗疑充顏呂前不愧旁視有閎無恙既勞銳試終不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侶呂爲名是呂未數月郡中遂呂無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薦端求解卒無呂變公意是時憲府密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爲奸利貧民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不可多方爲章制因未呂罔羅公者踰月無緻髮近侶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呂老故未卽論立請尉當有賊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鴈是某庫吏所致盍官錢云呂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卽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呂冬受淮而出之損益呂法民不駭而事速辦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當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慨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二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可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者常壓於兩使者倫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二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詰時刻下州縣呂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弗疑充顏呂前不愧旁視有閎無恙既勞銳試終不自

致安平在時則亦弗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蹟刻石載文呂慰呂勖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鎭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呂其閒來告曰元亨呂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至將旨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呂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與請集禮辭不

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於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卽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吕軍事人見廷臣曰北其人矣卽曰吕聞乃授之弓矢馳驛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吕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縋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道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卽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旣俯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

喻交人吕逆順禍福且示吕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吕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吕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要荒萬里外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錯負恃而強忍戮叛吕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卽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二千百人終莫能定吕爲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吕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吕固其志嚴訊訶吕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足吕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遊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吕生長兵閒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吕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吕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於槧其可吕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蹟不傳所可吕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公於兵閒沈鷙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术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師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閒歲丙子敗宋舟師於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吕功將入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

已二十八呂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
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
之呂侯鎮其父兵益呂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
而潁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卽呂其父權萬戶府事留
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
伏敗之遂完城呂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
無慮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
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
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旣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呂
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成巢決水圍
之盪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

年權府謝事而侯始呂修武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
焦湖僞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
原馬齒山龍山險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
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旣上還軍
過廬州其帥嗣呂自助適黃州叛呂侯幷領安慶軍夜
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呂功加
武略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
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
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鄰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
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呂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
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
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呂侯故不擾
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雲委芽蘖弗齊孰芟孰治使
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

子孫然無可考證者國家旣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
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旣久世其祿者往往無呂自
見於當世況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
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
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
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二曰

於皇世祖撫運呂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
帥十百列校衆正咸傑俱特伐簡爲勇世領千夫曷究
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呂德爲青武功是書大且
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
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雲委芽蘖弗齊孰芟孰治使

將恩言賴首自歸大廷之問濟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
孫子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既聞既陳桓二武
績淮二文藝表其盛者昌詔來裔

道園全集卷九終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廡祀王第八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贈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秦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問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以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以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卽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達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辭心兵必致死死生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騎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踰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警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

或言於朝曰瓘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臣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綰管至元元年引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閒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量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曰寧振罪王二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二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愛民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有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

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閉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國宋襄陽益部潤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鄂鄂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

之二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守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敵兵大出猝薄城諸將曰彼眾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二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鬬陣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眾入陣我不爲動至再旦御王曰彼再進再卻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吕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師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侶道吕兵寘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吕待王進說曰聖恩待上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遷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吕臆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

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楊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卻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怒目奮大刀出前趨王還轡返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驟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焉爲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二師合擊之兵

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二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

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於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顯與弟廣王昺南犇既立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陸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與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

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孽末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劍名曰拔突拔突者甲聽自擇其善者旣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恆爲貳從之至楊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宏正所向克捷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二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

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宏正圍吕騎他將攻之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湖若惠皆圍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堠將都統劉青領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覘不相下有驕窓意或敢違其號令王吕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慴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礮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南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

大洋始得與之搏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戮無所容矣世傑有韓甥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悸自廣州至小舟更授吕海梭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吕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檥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吕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楨戰樓於舟尾吕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

嗚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連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吕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吕痗痛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吕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士待其謀盡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內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吕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吕傳嗣子珪曰汝

父吕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吕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吕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吕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皆立功也所吕曾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

己不吕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吕威而辭氣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吕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吕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吕此議之請吕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宏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吕至椿吕戈使拜不屈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吕存德念功述追在昔

王釋之待吕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臣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因京師聞王薨至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寬訓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其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曰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遊與老校退卒於今略吕溯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吕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吕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吕存德念功述追在昔

者也宜聽立廟河陽親屬吕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吕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吕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吕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吕備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二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吕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其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請其爲奏若峻阪馳窒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風

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昌順來歸請吏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於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挾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於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槊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於鯤鯨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昌久大三錫殊尊昌邕王封冕旒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從翼之風寔我思淮陽陟降在側敦是下國顧懷來格言二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蒿萊浮游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其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陌阡我有溝洫王沒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領二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家在牢昌庖則盈筍簴鐃鐸享上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於庭必扶其要遂深蔽虧羣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二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遣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二天難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達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二亦惟世臣謹度不淪既寧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二其居侃二其容爭於帝衷昌世師工王廟奕二視此無斁匪亳是私國有恆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江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揚奧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遣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昌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

常伺察言己者中昌危禍廷中相語昌曰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匿測侶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測侶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昌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拔解事得寢他日昌爲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卽昌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溼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昌諸父之仇

當國恥之開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節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已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元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來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已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已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譴辟知名清彊吏已任事公雖居閒猶被追遣治嶽廣德之曾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已無義而取之耳而操觚郡

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已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吏已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遊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曰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中憲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榮祿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夭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已上送官昭州已子瞻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二日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已從予泣血憤德豈曰避仇實殫蚤賊陰消陽明君子於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極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囘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緜有令譽維洛決二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眞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眞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已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既莫知其處葬眞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邱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奈何忍使邈焉湮沒已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

譯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自其家從金主徙汴二旦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邱隴死耳崎嶇兵間數濵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自貴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二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諳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家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閒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貴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丞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痢被寢席手搦去之而浣滌曰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均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曰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親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踦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

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眞定蘇氏先塋者凡十族之卒者皆曰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曰賄敗某由是義志道與之遊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見

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員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遥胄去之百代世職後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堂廣昆表斧形馬鬣莽罔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窀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二子孫可長守

道園全集卷十終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窒父卒於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吏喪歸眞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鎭中書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已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

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瀕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鬬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莫知堅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晡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怵顧慮辭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訟曰豈臣子避事卽安時邪卽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邊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卽孔子廟廷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

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二者數十上之御史臣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臣吏事爲眞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眞定從其尹決獄寬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稱依傍釋教立官府

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詐誣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臣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史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臣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姦選不法者黜奪必臣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

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臣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臣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臣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吾他道進仕公咄咄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略足任用世之士不繇是無臣入官非欲臣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吾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譬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吾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言笑不妄交

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卽閉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吾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眞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吾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眞定縣男妣吳氏贈眞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石劉氏封眞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僔也吾國子高弟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吾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時公之年

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蕭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己出執學執耕匪求乃得二不㠯求氣直而昌謇二舒二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㠯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於朝彌光㠯亭頷二和城輿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㠯書執害其人據義抶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專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詰孔文狃安易橈我際其會㠯哺㠯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兒用駛二而此有書滿堂㠯遺其子二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勛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㠯承㠯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朝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巑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㠯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二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大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

文獻淵源之懿呂氏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呂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呂爲侶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筆瓢屢空不呂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呂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白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

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必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大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呂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呂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盍及先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呂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其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集惟家世已夫方是時公呂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饜盡

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呂言是有呂處集矣其敢呂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二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授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二不窮補苴彌縫嘻二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忒

誣銘呂信之不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呂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呂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

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集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集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呂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邱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呂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呂成州然跰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呂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饜盡

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
持之卒不征光人掇茶山中以爲飲運司行茶法江南
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
敢復至乃立學宮而躬敎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
奉祠示之德行口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
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
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於今久矣昔爲公民者少者壯
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於今
天下以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恆制民生無與乎外
事地力完而生物彼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
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廢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

家法令修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
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
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
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
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
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恆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
民休息乃定制立則傳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
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閒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
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

雅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
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瀘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
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
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
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
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
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
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前書已傳爲在行
臺時湖廣省臣托孛羅之籍私孳其人蔚宗無所詣恕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
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白入而巨風水爲解

公抉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九號富庶爲吏者
縱欲吕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嘗百計求直固得善訟
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勑治其暴橫者
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
教之風化丕革朝廷吕內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白淮
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吏民家吕
紙疏丁口産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之鄙曰
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
去尚書舊吏獨酋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
民新附不識法又恇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
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吏有司擅爲上下

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狃安豢寧知
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
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吕勞賞進用至於今便之時民
既又吕叛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官幸亟捕
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蹟遽吕一言大索比
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
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
有重車過濟州橋二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
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
吕給葬其在湖嘗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
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二証商成

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嗾死
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二亦誣之成獄公一見
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吕溺聞吏成其獄公
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
私田跨縣邑貧無筭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
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
己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
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
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撤淫祀二
百區興學校築塘濼嚴保伍懲豪縱鬬煩擾皆有成法
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答刺罕公之爲相

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
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吕爲吏師在戶
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
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
信久矣一總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
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
行之麓有神麝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
人息游其間不吕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
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
卒傚於世故視神麝之樂不能吕彼易此者多矣公又
何憾焉公吕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楊氏先卒又娶

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曰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葬屯川者自公始也後某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曰

神麕之陽淦流洋洋有煒馬宗世爲之望二之儼二有梓有杞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公秉國鈞昌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臺有綏瓊纓臨涇曰潔軒二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悵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集曰北邙之北有里閭蜿蜒隨爲衰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流注合於漯南溝亭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禜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敞風氣宜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曾大父仕金爲中原酒使金亡酒使嫂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所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昌爲兆域雖存世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昌葬大父而別立石昌表故塋未果先人歿祔葬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爲著故塋之銘昌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攷爲則益之願也按中原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北邙之巢二兮何千百年披榛尋邱兮孰先徙死不還兮言遭變遷既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曾昌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傑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昌質行爲貴集少先生十

餘歲嘗覩其不可及昌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於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甕冠布衣刺口吉天下事常倣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昌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讌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昌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謂昌爲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昌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見之於朝先

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爲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沒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术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

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煮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醞居嵩潁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雨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然而篤於禮

道園全集卷十一終

碑

御史中丞楊褒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昌粲兒只中丞爲帖木迭兒所構害命
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秋御史臺奏用其
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
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
幸昭雪而贈卿之固已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
懼無以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

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曰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
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粲兒只事
具見明詔天下咸其閒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
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兒爲丞相蹤跡
仁宗皇帝卽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
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旣而居位怙
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
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大冤事邪坐客皆慙俯首卽起
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戮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
沙晦冥都人惴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卽位詔書遂
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旣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

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災直言合議廷
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眾口皆曰漢殺一孝婦
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帖兒諸
子列在禁近威福熾猶燔閒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
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柱
抑不伸不可曰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
相屭之迭木帖兒之子相繼曰賜敗遂籍其家然昭雪
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
首曰為吉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爲於
乎尊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銳法度修飭
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為者未能與竝倫而一迭木帖兒
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算合上顧視之

常因國有大故乘閒周事曰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
矣然卒保其首領曰沒而忠臣直士為所誣構者乃有
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忮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
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為用於外幾莫如之何
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
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
事曰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衆兒只者臣敢
不敘次曰蹇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衆兒只姓楊氏世
家河西寧夏祖失剌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
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剌唐兀臺贈推忠
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

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諍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眞中丞也
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
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
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
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閻吕妻病謁
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吕失大臣體劾之張閻
罷江東西奉使除公不得職權臣匿其奏冀不聞公劾
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臣測公赦
之一日至八九次曰然則其至元昌平京邑地近而境
史名上曰然則其至元昌平京邑地近而境
險民勞而事煩凡[illegible]供億令稍非材恆不免捶楚吕

晁苦之公又言曰臣[illegible]無不可者然吕言事
得左遷恐後之來者微[illegible]下言者不得請數
曰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illegible]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族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
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邪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
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吕示信於天下果
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吕奬之且重耳曰之寄[illegible]位一品者多
忽爲凶殘逞凶有君二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
枉卒雪明二天子別於姦忠敷言萬方大道爲公至榮
乘閒取旨邀王曾贈先世或謂公咎倚方重[illegible]言之可
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illegible]稱況敢求多

河源西垂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
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
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恭吕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
否或閉其幾不驟吕呻投巇膠箝竊秉大鈞天子曰嗟
誠有虓猶彼爲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慝執法在中侃
二犯危吕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兕稽我
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闇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
市家憤巷哭曰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於恩
忍爲凶殘逞凶有君二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
枉卒雪明二天子別於姦忠敷言萬方大道爲公至榮
乘閒取旨邀王曾贈先世或謂公咎倚方重[illegible]言之可
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愼

徵召未來者尙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勳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以別等殺之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以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祿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先世曹繇高昌未內附以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事祖宗至於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於故國朝廷之恩德

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遒邁大懼湮沒今願有請於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石集聞之故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則請列敘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太祖皇帝時寗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於羣臣者不得也仁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

盡其力敏其生民給諸用不營一毫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闕入之禁或造至帳下白康武掌門衛然後白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蹤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白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白侍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伐有功世祖皇帝在潛邸定難於朔方又白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宋用不給上聞而賜白金白兩計者二千五百鎰白事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庶子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白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商者於職爲要白其廉也特白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宋藩乃顏起兵內嚮世祖皇帝休沐出必亟召常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尤白

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白資之豐贍無等特命白爲都總管仁廟賓天奉神御於寺中至令領焉仁廟嘗奇其才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卷朝誦莫維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剌失思叛時人白爲難能嗚呼先帖木兒皆就外傅無綺紈之態時人白爲泉州市舶使日飲閩海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賢閭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啓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白爲爪牙侍帷幄白爲心腹推至誠白待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之無新舊遠邇之閒故能得其歡心而盡其死力以成
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
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
之家又方以文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

哉故爲銘曰

於皇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匪直輔翼亦
昌振德孰非吾臣而不貢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加
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
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
在我左右粲其有文以亦其勞爲之士必有其長爲之
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在爾孫子實受

其祚於維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宇渠渠牢羞膳
鄰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皇之遺托茲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替惟皇累朝臣
亦四世保功實難在爾後昆赫赫王封永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健
都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符俾得以勒碑先
塋其碑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
臣集等其以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
石之工請取諸荊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以其
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
八都兒之子阿剌罕亦以恭謹事上二當被創甚阿剌
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俱信史太宗皇帝時命太子
濶端鎮河西阿剌罕之子鎖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
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
木兒嗣塤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台解領怯薛官及所
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職積年
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眞氏能
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
幾人健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薛口奴都赤八兒赤
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

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尉天子元年皇帝入正大統明
年也速也不干隨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
宿衛健都班實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
太常禮儀院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
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
制賜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
州之先塋國家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
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曰瑰偉傑特之材佐帝
業於方興之日又曰健都班之忠愼才美踐歷臺省推
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臣子思上之德意
安有不鞠躬盡力曰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曰系

之銘曰
天啓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
其征討曰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聖皇
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
濟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曰昌水求其源
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太河沄沄有阡在焉勒
文貞珉示千百年

道園全集卷十二終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曰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曰係天下之心卽其都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册拜皇太子是爲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曰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册則未有過於魯國

忠獻張公者也公曰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宮卽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曰父蘇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其才語不遷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皆儲偫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曰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於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祆僧高善薩干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曰裕皇方從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僞爲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語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日殿下還宮必曰完澤養羊

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乃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紿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俱偵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爲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爲上信倚故曰宿密語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宗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曰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曰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其預賊謀則無也天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昔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曰爲賊黨法當籍其帑公曰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爲僞太子甚惡之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尤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奭而新之公首薦易州劉公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司郎中馬爲刑部尚書侍從曰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偏布朝宁一昔號爲得人公爲賢才是達不曰疏遠親密爲取舍是曰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僉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綏急思遠

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嘗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裕皇即世詹事院無所受事嘗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繫也奈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昔祇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即位追尊裕宗冊母后爲皇后後即東宮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

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至國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馬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焉故徽政之任重儀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巽非眾思所及爰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資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趍事益善用人之道也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計於外庭昔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涖官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當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舉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於斯見之非直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

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裕皇二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英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裕皇幼冲嘗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韙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遊焉吾不敢忘也春秋釋奠於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

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畯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惸孤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於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爲天厤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集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昌平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

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衛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早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敎武宗皇帝在位毋子相攜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爲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

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九二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佩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曰刻盧川沄二西山峨二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曰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貴盛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儗於國人之族者益甚少而於

其間又能曰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秃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為大興人王大父曰申之歲自大興遷太祖皇帝於龍漠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陁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剌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於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於雍吉剌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金亖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曰為親犯王師理在無恕爵為女師曰姆教相之皆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乞公其第三子也幼曰世臣子曰忽必烈皇帝潛邸時已出入左右儗於國人之族者益甚少而於

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點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為曰為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卽賜黃金一白金亖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曰為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曰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為不祥其可為乎大臣曰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嘗世祖甚

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懾廷中美之閒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召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費亦稱事有差嘗論翕然歸之大臣召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卽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匆遽燕享之節賜賚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曰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二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

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几太官尙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卢陛閒意甚勤懇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眷直衣賜曰嘗體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秃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貂珠衣一駟馬之法曰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曰爲莫及潤里吉思曰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上多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卽位曰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曰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方又曰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曾更出私家馬二百匹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曰賜之公在宣徽曰

有加於先臣乎有詔褒賜行封曰其曾祖曰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商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馳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曰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撰正義曰白處無所撓惑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曰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卽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山亢海入兒思淵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愼皆累章曰聞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卽其家曰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羣臣曰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曰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曰爲莫及上多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卽位曰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曰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曾更出私家馬二百匹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曰賜之公在宣徽曰

四方維正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邑求汎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昔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船之貨公曰此君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緡吾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仁宗崩公邑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日累上竟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纘大統乃有大賚乃出金貝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宜旨勞勤往咨大帥盛饗於軍大車彭彭載酒饎獻部曲羅絡坐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賀曰茲虎士咸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三錫逾篤益臣肆欺竊取貨賚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寶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

猶忍彼忌則憚邑搆忠讒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思彼姦不係死生忠亡姦在是用察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邑趍既貴既蕃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邑信之垂示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治太平將百年於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咏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邑賁飾一代之盛三代邑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邑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

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皆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歷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册之載規勸古今皆則有若王公磐以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薦舉成材奬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賚則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爲國蓍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纘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興學而故老漸以澌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皆以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賚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儼治儒業始爲儒生馳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那國公謚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那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曰主簿惠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那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

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大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　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娶龔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龔廖皆封那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史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治水縣棲鸞鄉公孫塞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當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曰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盛

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益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開眾賢聚於本朝精宋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沈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嘗入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遊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怵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嘗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咏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儿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眾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二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以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於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白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閒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以遒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佩珠履入而奉親輸革滿灑多士在門有公有卿誦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册鼎彝之銘追揉其意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爲浮夸朝豔夕壞孰爲彊梁外肆中險眾人尤之君子攸嘅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二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憲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集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

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世祖皇帝昔巡上京
裕宗皇帝昌皇太子從是昔左丞相阿合馬昌聚斂專
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
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
龍京商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
曰皇太子將昌今夜還宮修佛事公曰近日自上來者
不聞百乳行也因昌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
何所僧皆昌不知所對卽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
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爲
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昔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
又疑左相爲姦卽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及大都尹鉢

敦宮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曰備
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與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
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
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
左相殆是也益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
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迓太子略
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箙聲嘈
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啟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
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固答之曰太子未嘗
由此門入二果有令完澤賽羊二人來門卽開扣門者
或曰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統石烈曰孛
述魯亦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

鳳山金君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仝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兒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吕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仝其父子家屬者潞州生守忠守正竝有力焉潞州召家原先塋之次娶吕孝聞又吕善射從段眞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諡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甘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夫人趙氏生中濛通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彝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封魯國夫人公薨昔葛夫人方盛年師顏幼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召母子吕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嘗吕經義爲女師宮中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官子善教之吕待用賜衣酒而屬勉之師顏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年有司吕葛夫人貞節上聞有詔表其門閭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吕天曆改元之十月卽自大同召師顏奉葛夫人吕來日舊家老人壹內師表賜德

輝之號俾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顏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斬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孫尚書史修靖女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歹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燕閭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輦昌汪萬家奴次適史達鬼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世祖在上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託太子以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旨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致美號崇禮於當世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世胄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廷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眷聖子繼明丽天離離在宮百度是宣相以大僚並俊咸乂既試既庸以遺宮邸以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領領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二居庸巍二兩京公

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全集卷十三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錄

歸田文稿

歸田稿文十四卷

卷第一序十四篇　長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序七篇　長卷第二十五
卷第三序十一篇　長卷第二十六
卷第四序十九篇　長卷第二十七
卷第五記九篇　長卷第二十八
卷第六記十四篇　長卷第二十九
卷第七記十篇　長卷第三十
卷第八記十九篇　長卷第三十一
卷第九說十二篇書二篇題跋一篇長卷第三十二
卷第十題跋三十三篇表二篇長卷第三十三
卷第十一碑五篇　長卷第三十四
卷第十二碑三篇　長卷第三十五
卷第十三墓誌銘十二篇長卷第三十六
卷第十四墓表一篇行狀一篇祭文二篇傳一篇
長卷第三十七

共計文一百七十八篇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錄

崑陽葛溪村舍
景印元本重刊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一統之器守故爲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爲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世祖皇帝以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爲政嘗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

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是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吕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吕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樞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嘗獨不避公或更命暗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訽今日者盍去諸上吕問公二曰夫子爲當嘗言距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奸無敢爲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尚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吕爲孰當吾固當下比古之逊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

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
輿望呂爲太子詹事完澤其爲人也端重忠實可屬大
事上曰然吾并得所呂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呂公爲
參知中書政事嘗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
時驚異踰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
之來爲者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尊致於家
而公拜榮祿大夫上柱國都堂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
大夫左丞相行御史臺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
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
之貴而謙鑰之嘗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

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呂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
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呂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
資也吏多竝緣爲姦一旦稱遽發所居呂集事而直不
嘗得人用病焉公嘗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
來藏市者沛然日增呂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
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呂
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吏淩辱僚
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盡奏抑治之
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
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
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衞呂多貲

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彊娶其婦
公爲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呂民之飢
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呂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
舍禮儒師呂風化之是呂吏民不識貴強之淩暴承其
敎戒仰之若神明焉揖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
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
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鎭卽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
孤弱得慈母嘗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
君父倚王呂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
或呂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呂行民間桉堵嘗方隆
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嘗具公呂私藏足之行

者呂爲感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勑學士爲贊識呂
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
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呂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
朝無顧慮久矣徒臥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呂出入得
至禁庭焉嘗是嘗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
民公一繩之呂法官峙衙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
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
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
無筭爲折辱留守翕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
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等遂與公等顯奏
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呂爲言幸得罷去

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卽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閒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吕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勑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吕慰撫天下固未暇它及而首吕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奸殘忍吕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于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

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懷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揑古眞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翊立忽攀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魏二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關民之攸止大纛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榦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愼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歷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

敘長箐吕督餉調滇至止百用其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咸率其常年與位遷督力則非精思弗慤皆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紹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祖事孫承剏其都人公吕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子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遊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凶淫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掎肉不制不竟於斷階此大禍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百訛國詭素定公則不顧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寔豈必謂身二杜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邱天道聽之上歎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

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吕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内宴忠武吕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勑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九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吕化行省吕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吕彼此爲解吕其兵行二省因吕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吕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於定興縣之河内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劒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供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吕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

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吾所部爲一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二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遺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餘三百而自相蹂踐吾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吳道子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祇來往電閃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卽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酋猶將襲公二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二走山伏起蹴賊墮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吾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二吾牛酒來見皆卬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吾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嵓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劒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吾擊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二兵不能支公得檄卽輕騎數十赴賊二並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

摓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吾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踣金璧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邪拜鎭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吾鎭安焉成宗皇帝卽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賑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澍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斂倍蓰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閒朝廷病之吕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吕下劾罷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賦鉅萬一強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閒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吕危中公使其屬吕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臧罰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亟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吏侍宴

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吕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民屋上命買宅吕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吕憲法祖宗者是皆中書大臣有司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澍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呂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呂戍不幸有死者官給棺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呂供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呂上旨移書宥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罔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呂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蓍爲令敎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呂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呂中書右丞

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鐵木迭兒謀所以去公中書者矚車駕嘗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卒遣使召公宮門下呂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呂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悔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呂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鄉別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苫啜粥病腫溼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呂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俾卿呂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嘗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兒復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勑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呂大學士當議抗言於朝曰弭災當究其所呂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嘗所得佩請上之典瑞曰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呂所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嘗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呂參知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呂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嘗有勇暴者剚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

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立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枚論之一小者猶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十家之產矧其珠凡大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會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污穢賊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詥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窮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聲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恐二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

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諭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諼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詣上曰卿來昔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與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患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勑有司賚贈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爲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昔還家

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庵呂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笏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閔傷其意嘗其金皮諸府餓而公覺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剖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

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益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二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譟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呂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竝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

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徇簡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啟今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洎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潁瞻先履額額有城孰不胙土我子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昌世將與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昌致茲于邑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

子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爲學舍庳山昌來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嶔崎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駕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損貸者三之半雨暘之愆必齊戒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饑君賤賈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昌木償因昌爲棺給貧者之斂嘗之武昌道遏渴死者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僕者傾糗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窶解衣易米昌襲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篋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爲獨贍盜至先得吾財貨則鄉鄰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塤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嘗有謫居吉州者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
昔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
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
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俾之重不可
持故至再四彼取其半已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
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
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爲佐干邦惠先
事惟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
兒黃非而卯童歲昔來者觀於龕下尚其勿毀以永終
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
希曾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
第二四人受從仕郎寶慶府會判官廳公事未上而
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
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謚公夢炎固以爲內相
尚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
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
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
書幾徧天下皆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
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
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
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
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
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
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
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
無虛日問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
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
城門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
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卽日審得實
立破械出此儒卽以械二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
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涸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
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南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晌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
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盧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
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
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
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
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
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
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
而聞訃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怒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學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吕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吕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諸公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動中軌度因吕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生主文先生吕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所周旋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吕爲言後得周尚之吕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逶巡未能而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濂然恐不足吕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吕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闕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先象先太古吕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陜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諗甚重集再吕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吕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詔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遞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粟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粟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吕示予二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逶巡未能而彥粟遽吕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粟而無及矣悲夫彥粟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吕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世方拔察浙西吕八才爲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曰彥粟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粟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粟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七十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聚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宇理吕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吕爲業從遊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遊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閒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遊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粟風神高潔愛

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親覩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
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
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
來京師非有仕進之意也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
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
以歸葬異鄉宇知集之哀彥棨也故來求敘其世次而
恐遂湮沒云彥棨謹狀

某氏墓誌銘

某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
間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
致毀過昔猶孺慕身負土爲墳居三十年朝夕奠如
初喪兵部侍郎南飛卿爲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爲子曰
惠二生駟二生鄉貢進士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
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
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嘗宰拜表請出督戰實
中弱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己鄉校試諸生以裴
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當事斥其情狀傳讀皆

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崇尚胡公良由大學博士
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嘗學焉卽位之
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
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
郎爲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嘗郡縣盜賊並起
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
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以便宜二十事爲
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歎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
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鴈於孝友祀其先人
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
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
得年五十有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鄰縣丞周
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子弟與炯同年進士也故以信
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
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
應變救荒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
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槩奮未遂達遭運惟新蓋作而振胡
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昔鬱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

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
好痛飲狂歌方醉昔親夫地間無一物足攖其懷者中
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
爲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
歲普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
日巳疾卒年六十八巳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
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
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
巳祀祖從神來斯緊志道庶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二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巳來見曰請有
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
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敘行
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固不
固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
毗陵又遷睦縣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冦萪姓侍郎生
漳州通守昔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
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巳爲丹
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
子長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恆守不出於鄉井遡其世
傳至於十數巳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
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遊爲
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二可考求諸百里
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
子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巳卒處士哀之
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
年處士巳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
甲子某月某日也葬滙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
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
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詵羽誌詮諸女曰詧訪訢讓會
孫曰瑜璞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
則我先塋公同年也乾道辛卯先公在相值四月進擬
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
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藏書甚富其家至今
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遊予既重其師友
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銘曰
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孰禮而好修志養
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滙而斯衍
尚有托乎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巳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
子長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恆守不出於鄉井遡其世
傳至於十數巳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
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遊爲
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二可考求諸百里

之閒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吕番易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朝名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歎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昔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者自潛始爲養而治生中年起家所與遊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吕居者凡數十家潛生邦孚邦孚生鄴鄴生藤州僉判梁立友於琴山傅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粲傅君維清士亨生登上郎德薄其壯昔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爲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昔弟子員與登仕爲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遊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遊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吕有聞於昔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三人處身任早亡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吕卑不肆矜吕驕其馭家眾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己有患難救之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爲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馮既老種梅爲圃目爲歲寒之交人吕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別墅吕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肖賢女二人吕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予開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爲之興歎今吳氏遭逢國家治平遺子孫吕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吕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有興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吕靖居盈吕安爲榮壽考吕寧有美吳塘嘉樹蒼□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全集卷十四終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嘗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吕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吕一嘗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吕獻世稱爲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當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饟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士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吕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吕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予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

先世吕武功得官爲保義郎數傳爲自強生挺二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皆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爲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卽家開封繄子之功二繇名藝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會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修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今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面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

音節皆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興瑞曹勛光祿薦爲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爲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恣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韓赤丞相入爲翰林承旨因入見言其名聞有旨召見韓赤丞相面命吳初言其書待於駿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吳圖詩進見於奎章閣書人候進止延中傳旨召入韓赤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侯當有用勑祕府藏之偏閱其圖問人焉物色甚悉曰後

而命韓赤丞相傳旨命吳初爲學士吳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七年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卽親祠太室始服衮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幢纛蓋之屬就吳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服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祕書所藏吳初圖書而圖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昔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吳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吳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

巽申生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呂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卜也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閒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卽起讀書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志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訛若干卷崇文古誥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守連嘗薦萬貲不能償主者責之息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

之巽初爲撫州儒學錄嘗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集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故善宜銘二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呂茂盈恆呂美德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逮於我朝父子迭榮譯二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濟二東朝遒使學士殿于盉嘗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留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昔制作試於百爲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會未幾昔呂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舒二弗亟弗廢舉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

備有圖有書容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法駕軒二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呂其書聞天子用容于昔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二之松弗茂而摧洋二之淵弗暢呂洞故山之麓藏此遺志二藏氣傳澤在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愼愿寬厚方幼昔呂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呂不欺爲主物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呂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亦不聞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息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

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此乎因出己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爲券質公所公笑而焚之由是其服爲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呂字稱之曰景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內外無閒言子彝呂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二正色不爲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率關政事大體爲昔名臣大抵公之歎也今年公年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爲歌詩呂道之使歌呂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昔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訃至京師彝爲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

集往弔之彝甫冠號于集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追罪敢以誌墓爲托集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鄧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蚑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世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爲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府君始已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已彝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已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棄也是自鄙至敦本尚質已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不遲祖父孫子其名法從橫金拖紫異揣同寵宗伯啓之考工成之蔚二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是固深千載不忘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已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卒於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哭不絕聲殯諸京師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亦知公之廉強也酹彝爲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爲東宮典寶正女三人婿曰鄭公王公李公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婿曰樊侯將已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集與彝同爲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爲工部主事嘗來就養集得拜於牀下踽踽其容止之淳懿聽其言論之篤實末嘗不慨然自愧其涼薄而嗟歎其福祿之未艾也無已識諸幽則無已示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嘗事則日既遠矣請託銘於來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曾里歲月已授集而敘之君諱□曼齡其

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知印八轉作司
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糧提舉彰
德路林州卻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
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
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
者其父也先生贈翰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
尉追封潼淵郡侯夫人李氏追封潼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
貴而推恩也娶宋氏亦潼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
者一人林童也葬某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及
太夫人使之遊京師卒能成名昌成親之志曼齡之孝
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昌及於妻之黨其幼稚自我而

撫育婚嫁者皆是而人及曼齡歿哭之哀如喪其所親焉
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不能而宜於
法律所交遊無賢不肖懽然昌相接而陽秋之辯亡所
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職
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僭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其
治郡也曼齡習知其士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昌
佐善良剔蠹敝昌卒兆離冀瘼士爲沃壤迺末作昌佐
民用又昌其隙爲儒學新孔子廟爲醫學新三皇廟民
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今存焉國家宗廟之外別立神
御殿於佛祠會其成功舉其贊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
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昌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賚昌

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昌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
春坊贊用矣年不踰六衰官不過四品而遽昌卒告此
人之所昌爲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愼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濟多士孰
是之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峨峨法冠易其綬圭食穀
食欽或謹攸同書功計勞不日昌進如何不淑泯昌邈
盡安陽之墟有木離離昔辭而遊今歸昌依其依維何
永安昌固利其後人至於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愜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昔叔氏之
館初予司業成均昔叔擢進士爲僚愜用近臣薦補入

學由昔叔昌見予是昌弔諸程去之踰年昔叔爲之請
曰愜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
欲昌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修於家一有
婚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愜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
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遣愜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
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愜也不及視其屬
纊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于宋景定三
年四月丙申卒于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麻二年
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祔子愜
愜二爲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
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曰勖子求道習禮足
曰殁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
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
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
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
朝列大夫僉西臺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
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
人一人各自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同衾夜半
男子奮潛移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

藉男子驚逸而逋在衣履日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
文致之誣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
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
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
而交惡吾去誠之密吾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
之具言狀殺倡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卽日證得其情獄
具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
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
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責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
尸在焉率吏卒索之眚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薨二馬
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蠅所之有亂

石如壘者蠅投隙吾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
吾於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有位
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
不吾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爲者天下不致刑措已
乎故誠之一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況其子請誌
其墓可不具諸吾示來者誠之二先平陽隰州永和縣
屬步里人大父定昌仕金爲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
邊人畏之父順吾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
附遂家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
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贈仙靈郡男子四人恭讓禮

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冤白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
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邇于京都吏責
之難期會走趍會是岸獄遑寃違愼此有良吏克盡厥
職疑佁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吾天暖泉之墟
藏器吾往優游餘年就木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
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予二孫二百世
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
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
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

水中卽下馬手博之挽曰登岸迺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躑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曰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二然侍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巾絳巾因坐守之自巳至未無至者泊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貸銀二百五十至此憩而遺之既覺貸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凡八多年其事面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為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集與鑒書博士柯尤思同曰說書事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奏求書其

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曰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集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先父嘗曰永平為險曰險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居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卽焉繼曰荒饉存歿弗寧而集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為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之同年進士呂思其治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曰其公門所與遊者皆一世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憲臺薦教授冀州曰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仏二官早世承事郎仏官思立早世公信曰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厚以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二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欲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嘗則暴棄夫天之降才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為己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為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饌羞使施教授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況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

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為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之甚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為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其治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以其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彦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為集州管領人匠官佩金

苻生璋娶胡氏金亡嘗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爲太原人譚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泫然流涕弟曰吾獨不得以杯水灑吾先人邱墓乎宜之嘗年十四矣立俟少間啓曰大人何甚戚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稟葬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窀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韋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亂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及晡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嘗病面劇久之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善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卒弗內而貧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爲生以爲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以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實賞所遺者卽投之賈請均分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墓田國門外又購旁近閒田以待親戚之無以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徧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己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

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守誠監察御史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壻也孫男守謙守恭守讓守禮守原其成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遷應至於太原侃二宜之嘗來京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燁然輝光爲嘗聞士堂封孔崇百世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二退讓而人弗敢與之抑競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己取憎不佞己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己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況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悌己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遊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厤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此又二年始得注官乃己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蘆病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實同舟療之五日而卒稟葬道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

遠父曰曾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吾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倆遲垂十餘年宦學之成甚苦且艱得官身後稟殯道間傷其親心世所爲歎我爲墓銘表其能賢吾慰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弃其母之喪也其友虞集弔之存號而言曰嗚呼存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太夫人康強嘗勵節立身得君之祿吾爲養今不幸不然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

生若干年而夫人吾疾歿伯某甫生男存翟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璫君卒若干年而夫人吾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實大德八年十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國鄉從府君之兆也初存嘗爲集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詩禮惸一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吾至于成立及田夫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吾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集是吾知其爲賢母也久矣故爲之銘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兆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吾致乳母二吾母吾己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肖鞠之及長又擇名師吾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爲善上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眾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一日吾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役力米粟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備甘旨吾終養父吾母公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晜

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鄉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吾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吾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吾屬諸爲墓銘者云敘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莫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漸宗泳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具曾孫男女各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原之右有祖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二有銘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土德之厚如家克繁絲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多孫二之多有支別易遠二而扶疎視此其本子孫二子來省歲昔永二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恆獨居不更娶君子以爲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楠也於先楓舍其孫謁之左右是昔賈侶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密太師越公諱韶爲嚴州大夫諱侶道爲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孤子也由其有子傳序爲適是以重之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乃告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誌其墓以告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櫂珑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鄧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爲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大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沖之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祕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寶生夫人夫人諱厶生數歲袁氏請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嘗廟有祭朔望承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娣姒以敬宗事大德戊戌厶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璿次珑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鄧縣桃源鄉之潘奧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

翼二維鄧曄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嘗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游二執往而復居之恂二著之循二虧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二夫人久甚匹之獨嘗於天而不有年歸唁無所永歎彌增夫制其恂子厚於承氣止復升高邱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曒與其弟明之遊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嘗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王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曒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曒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

知政事察罕使命吕官是嵗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千
人無所遇獨曒見知嵗宰人二義道曒矣一夕曒感異
夢旦而治歸明日兄姑嵗幸有吕榮吾親明代兄歸矣
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
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曒聞訃且
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吕爲榮而爲戚若此惟先
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爲次第
其語云曒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爲
生吕貴顯祖嵗榮父天驥吕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嵗
者周氏吕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
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曒明從師而無牽

於愛曒故能吕卒業聞子三人曒明其幼祿女二人其
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二兮孔文案有餧兮尊有醴不少延
兮誰怨樂茲邱兮勿諼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卿之夫人
是爲錢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開府
儀同三司巖之冢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
公彌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
師雍國忠肅公集在相位嵗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
名旒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
儒學正趙君橚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晟孫之家婦
也岳望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
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
公希得之曾外孫是吕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嬪
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

正官平江歸窆于宜興病學正㠯舟迎之至則夫人歸已逍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姑聞而憐之命楠曰善買地其㠯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㠯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㠯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娟二玉雪為所鍾保此無憾窆幽宮

道園全集卷十五終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爲老子之法者歲㠯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于京師者元衍也元衍行踵門而來謁顧有求焉余見其蹙然而嚬疑不類夫爲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爲之請曰元衍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綵衣氏之齋國賢之女祝若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㠯老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教授鎮江務不行㠯爲精舍㠯居學者賓客之屨滿戶

外酒食之餼不㠯貧過儉母必親之教其長子敬中㠯儒術世其家三世矣教其女㠯嫁于鄧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元衍爲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㠯正月元衍聞訃㠯六月將葬㠯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㠯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圮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元衍之求者其母之志□□也虞集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子何爲拒之而無㠯慰其瘖也銘曰

元雲滃兮將雨鶴刜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窈二兮

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㠯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誓勿毀兮永久

潁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吳園先生公瑾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爲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婿也陳氏自安撫㠯進士起家宰贛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曰恩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

不足㠯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㠯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捨擾之際竭營辦㠯足官逋斥簪珥㠯嫁孤妹歲嘗祭祀親戚慶弔未嘗疏濶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㠯嘗異事殊爲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補緝葺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㠯勤儉自勵掇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謙㠯節推遺命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㠯爲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藹如也蓋夫人嘗聞訓於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沈溪宗人甚眾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吳圍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

鄉來就夫人曰居喊冠褒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家及盜受賕藉攘敝略無爭報之意讀書自怡賦詩自見雖已慷慨係之而無悶是曰夫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曰宋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曰大元至元庚辰之冬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諶等葬諸長安鄉西都貴寧祖葬德敬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廈巡檢既而棄官不復仕宗諶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號出蜀曰宜人之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焉

嘻至於今五世矣是曰宗諶等求銘焉銘曰

貴寧之阡陳氏繇興其興隆升夫人世家入門實稱窀窆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澗東帥幕嘗曰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既爲之立傳矣而臺孫之志有未盡焉緝會大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末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曰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曰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集感其言爲敘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大至卽竇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曰出列坐地上擬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昔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曰武科出金冀不死夫人曰金亡暫不死耳吾兒無貲曰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曰活史氏孤嫗歸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曰其孤與櫬求得之卽斂曰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曰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嵗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喜孫臺孫來京師曰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曰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曰屬

臺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澗東帥幕嘗曰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既爲之立傳矣而臺孫之志有未盡焉緝會大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末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曰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曰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集感其言爲敘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大至卽竇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曰出列坐地上擬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昔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曰武科

奮伯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
故宋舉進士修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
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逝圭文之幼也聞母
之有疾痛不忍聽更曰爐竈左右臂曰代痛母疾止乃
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
曰己壽益父夢或告己曰感爾孝念予三錄武翼果又
三年乃終喪陳氏守節二十八年歷浙閩兩帥幕今爲
某官壻婿道又由朝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
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曰次名之曰淵源
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曰下葬於烏程三
碑鄉之郟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郟山之原隱二隆二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爐之微三
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詡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
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
從凡爾子孫罔不敬恭去之千古猶高其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
伯曰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集敘其家世年月曰銘其
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突未
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默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
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
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

墓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
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
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
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

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囑集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賓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貲之遊京師嘗中書平章卜灰木翛林承旨扈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己任一見伯益嘗曰奇才也不政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卽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官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與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昔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符爲幸閻承旨嘗在翛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翛林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翛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卽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棄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噦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稽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益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梭上書夜且半妻孥顧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仰臥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而逝楊載村本來而目睨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邪方伯益在斂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固極堅緻理其家凡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呼是爲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眞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二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翰故學問早成弱冠已詞賦試中眞定嘗呂眞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呂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以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呂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呂眞侶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圍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鑪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卽賜巵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師曰今夕毋飲毋解甲明日

方而太師賈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呂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呂眞侶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圍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鑪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卽賜巵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師曰今夕毋飲毋解甲明日

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輒陞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呂去此宜鎮呂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壅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運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皆近屬貴人有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從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呂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

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吕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淩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毋忽忽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龐立二年入奏經略使宜還吕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吕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加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開安童公罷政卽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瘐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公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奥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斃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迺從轉運主者曰公言誠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卽爲手書具然卽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卽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吕耑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耑至而先斃吾民吕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迺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吕紓十四年吕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吕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耑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閘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卽浸淫及衛今又導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層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邱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吕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迺召公爲大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任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

茵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嘗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遍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制誥監脩國史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克爲功適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奏牧羊者歲當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嗜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眞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以以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蹤

跡起言事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人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嘗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邪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遂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祇遹王公惲雷公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嘗以爲極選方是嘗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靡備而誅責遽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

史臺不得行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憲儆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皆雖貴近曰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曰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嘗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甘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曰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曰經具奏上曰上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

說經皆必傅曰國朝故實丁寧懇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曰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曰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曰見命至再三終不曰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隆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酹酒行禮羣相對哭失聲今上皇帝將卽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鎰曰行既卽位巡狩三不刺公諫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曰嘗還無曰慰安元二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卽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之故每與朝議卽奮言不顧危禍曰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嘗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不曰爲

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餘粟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傾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感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歎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恆承務郎眞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珉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趙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概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

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不華稱使者叩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完顏副使于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邪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歎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各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川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弭懦卒無言充其所明而狃于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于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必有其位有其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

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記云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自功和尚自幼嘗總父兵鎮長沙及爲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充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以職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

李棟于朝曰棟立券強質醴陵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問激怒朝貴故人以事聞有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遽逮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以刑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氣訊鞫辨益明眾色變言益錯還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矣象賢今積官至第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寬而有制吏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忮忌者亦無間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繼介吏責又爲難能焉

吏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動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奇績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身佐憲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棟說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冤死者何限豈虐者不足論彼畏懦不自立卒自陷于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乎悲夫

道園全集卷十六終

頌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臣某等敬覩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㠯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勑而庸孚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㠯天授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㠯繼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冒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麻服之歸則推奉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于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

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丙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昔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過乎而仲尼之贊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㠯文學得備延閣之顧問親覩盛禮爰敢作頌㠯獻頌曰

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有神光㠯致祥出景星㠯昭德熙事備成坤乾曠曠乃還次于幄殿將迎暾於陽谷應龍噓其重潤若霧絪乎後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會霄天子又出次而拜覛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咨陳其說㠯贊休嘉天子曰嘻予㠯天地祖宗之靈克處風雨孔嘗道無游塵肅一鑾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

正統緒君臨兆民几所㠯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子惟對越億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祀景圖於穹因高於地稽古有作㠯事上帝昔我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㠯質爲虔土宇闢章彌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禮弗愆赫赫世祖百度咸秩成廟繼志奠此郊域於皇武考敬恭翼翼升配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興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於文玉帛犧盛越席陶尊將命賓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既備惟我天子聰明睿智曰惟事而攻於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天匪躬莫致既祼於廟又議饗帝自我踐祚於今三年

雨暘若曾稼穡無蕃孰爲貳攜神發其姦孰爲不庭服予師干眾賢在廷夙夜濟濟入而陳規出則將美褒名㠯實總綱於紀一人㠯寧萬國咸理升中於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祓載齊我將親祀無敢弗共在爾有司大臣巖巖小臣閭閭執衛桓桓執禮循循黎民芸芸眾神殷殷載嗟載咨載悅載欣惟明天子與天爲一不享亦臨不顯亦式矧茲來郊衮冕佩飾躬酌躬奠上帝用格明星景光卿雲麗天望之若遙顧依于壇當寒而暄陟降舒安行禮孔彰天豈不言皇㠯不基明二聖君億萬億年盛德日新㠯對於天㠯保於民稽首作頌播之韶鈞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遊有方若射寘的苟不素定倀㒷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爲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與義是達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尚審尚端勿惰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於利君子於德雖同於求實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饜陛下自暱日極而攻於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改之如雷勇無留難尚鑒茲哉

陳伯升新齋鑒北牖之兩端因空㠯容㠯舍琴書則遷而寘焉請虞集爲著銘其左銘曰

潛神于深養威于陰蓄之有方奮爲雷風君子則之作庳居琴內密㠯安外無侈淫昔出用之㠯歌雅南閒靖永年勿褻㠯欽

中齋銘 醫者

凡人有生實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於過不及損益實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焉而止教必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爾齋居知中之

極

爲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摶丹合土水火井隤然凝質幾天成重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湟千歲無毀傾潘甫愛之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銘

洗硯銘爲陸友仁作

雲生洗中化完玉膚理縝潤色正綠寶而用之吳郡陸

翰克莊硯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礱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華之英作爲文章曰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曰名齋豫章揭曼碩既爲之銘玉又欲予銘予奚言哉姑拾其緒餘曰頌之云爾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樂體涵空卽物顯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玆實無限量可儗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斂微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恆應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爲而爲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況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吾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參乎情文匪強僞爲惟均受命心同理一品節吾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興國俗則亡脫因獨能知能之良隨感吾見弗學而合昭厥本善二之所推窒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禽獸是歸弗思爾已爾羹爾牆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二新堂孝子所止吾宴吾亭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後已愼哉爲人薄化鄙敦詖不由此我銘永思吾錫孝子

贊

御書贊

□□□□□□□□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潛乃海瓊而於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況乎粲然雲漢之章照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此之謂歟故武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天麒得事上於游泳翰墨之際百拜求所以顯揚其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以賁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麒朝於京師來求臣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閒遠邇顧瞻海邦波濤不驚上際於天晨光淸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霞昔者世胄有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爲雅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史至御翰墨以賜之此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榮幸乎臣集謹再拜稽首而述贊曰

宮中之政書流家享出令詔禮陰教斯在維皇念之愼簡乃儀書以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瞻敬共率職永懷忠貞以報主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情德周而尊釐析羣言以究斯文章甫乡端書冊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邁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旨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其所至也傥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論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魯子翬僉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粲乎日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一致用兮儼然而有思緊豈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茲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蒼然松柏之堅貞縝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聖明而特起紬往哲之緒言貫聲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綸經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以踰紀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爲於信史受深知於明主曰嘉遯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佇嘉言之來啓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蓍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以爲期儼丹青之綏履

先君眞像贊

偉哉先君曰字盛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爲謹於思慮有所不語以詩書爲業而不虛不疏以法令爲師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書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斡公畫像贊　有序

公姓斡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番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像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卒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

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欲獻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荊王修廟學盡撤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與籛玉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爲僚焉因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爲錄其事而述贊曰

學宮遺像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粟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 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粵間大山叢林草堂石室蕭然羔裘騎引顧卻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勒獨居寢坐定息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癘水旱殃怪之屬強起之亦欣然往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爲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識其爲二三百歲人人叩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大象圖贊

皇帝畫大象二皇大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臺承命裝潢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手而

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僊革鏤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輿游
曰於軾任重持安眠力知德燕閒㠯思寫之几格天章
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尚軫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
識若稽庖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㠯啓神易擬茲形容
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木㠯遐眺抗浮雲而脫屣望高秋兮極浦見夫容
之出水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
邑列府卿士㠯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
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慙力接淵
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奕亦聚其腴博學洽聞
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
㠯賞延後先京師于嵗同朝多士濟二公獨我友尚論
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閻或辨或同有諍無諠公泰而
舒我蹙蹙跋三十餘年亦多契濶公在禁林益踦華階
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勖我慰我亦喜優游自
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
廢學惟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㠯訃

受于天匪私匪虛㠯命我人孰執其奇入遯于荒孰迷
于微孰其徒行誦言如何㠯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
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旹經㠯緯㠯表㠯裏㠯知存
亡㠯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熄于燬憯予不辰興逢于
其隊天遂降喪國武㠯蹶其㠯多士朋昏㠯世蕩二川
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潰卽淪于圮維哲豈閔載號載
倡彼爲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㠯告予手弗勝彼靡施
食息弗興弗膺昔之逝矣餼莫之逮命之訖矣亦莫之
噫曰予有鼎有鼎有鼏我哭于庭苟無隧我祀曰窮于
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偃二中野曷其歸矣
究二有躬曷其爲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予陟降茲釋

我寤懷素冠縗二履數二兮羣二無容視莫二兮莫昵
匪親宛其不識孰是造鄰牽予吕縶有馬有馬北首于
風中道舒舒吕究于心陵墮而夷桐不實矣黍稷則有
鳳不食矣嗟不終食離不淑矣車庳莫升長不復矣嗚
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土夙誓定命卽終于所生有
不取餓有不禦安乃瞑矣我志卒獲烏乎哀哉言瞻河
洛言柰其故或建五吕御或虛九吕蓍或卑或否執子
之手誕未遑予訪天弗遺叟烏乎哀哉服勤終遠有嘉
弟子謀謚孔臧築室吕祀于父母之邦神具寧止嗚呼
文節亡愧於予紀

道園全集卷十七終

應制錄一

冊文

皇后祔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侑閟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英宗皇后貪吉剌氏媲德英皇相予聖治脩舉禮樂親孝祀之莊芬總覈權綱成化功之簡易配賓中助丕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恫身椒掖晨空驚歲昔之即遠乃修祼享之儀式贊嘉稱謹遣攝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莊靜懿聖皇后升祔英宗廟室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予大饗於萬斯年

皇后册寶文

皇帝若曰朕祇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眷壺闈聿崇稱號皇后貪吉剌氏粤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宗祀肆朕舊勞予遠外兼夙夜曰憂勤曁予力濟于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之常宮府具宜家邦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册寶章昌陰教乎內備協人文昌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德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關雎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册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宣天錫謚欽惟先皇帝夙秉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謚歌而逖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侯載爰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寧祜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俯同歆格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册文

嗣皇帝臣御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渺冲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而思報欽惟皇后陛下德齊容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于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大母之鴻名祇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言思齊祚胤千億臣御名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策問二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吕禮樂冬官亦教吕詩書若稽古昔孳孳追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吕來定爲註疏立教者用之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於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吕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爲二吕昔人成書有未可輕議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

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乎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吕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

渠鑿而秦人富蜀堰城而陸海與漢唐循良之吏所吕衣食其民者莫不吕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閒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嘆河南北平衍廣衺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二上賦宵旰之憂至發明詔謹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吕永相民業吕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墳淤漭潰嚙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

道可復願詳陳之吕觀諸君子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府行省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者之衍天四昔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閒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吕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祇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祼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二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吕勸之二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

今世臣大家勳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㠯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眾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二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二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㠯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邱陵川澤之爲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㠯四[illegible]朝也師旅也禮樂也佃

漁也耕桑也昔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㠯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㠯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宣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㠯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㠯爲道非堯舜無㠯爲德非禹湯文武無㠯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銘

奎章閣銘

天厤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恆御焉臣奉勑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惟日熙迺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芙萬年

基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又

圓周天方晝地握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㠯加禮於輔相老臣者㠯爲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㠯盡其心則必象其體貌而致美於形容焉詩頌二昂二如圭如璋又曰敬愼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㠯勳門將胄篤尚儒素積學㠯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世祖皇帝始爲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歷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勳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㠯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㠯道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㠯論者㠯爲清嚴侶楊綰

淵通侶李泌周緻侶姚崇劉切侶陸贄至於呂直構禍蹈機穽而不爲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今上皇帝念胡藏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臣少嘗從公遊今且老矣具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肅 魯公泰山巖 剛毅直方爲國之監有言有猷呂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上帝耆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彌文呂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煦兮陽春國有老成耆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寔無口當世之名導冲和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厭庚午孟夏初告聖天子呂爲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首功臣爰置左右踐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勑其上識呂寶璽而命臣集述贊焉臣惟公之事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呂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惟 焉愛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曰

肅 憲綱國之司直呂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世祖最重斯職列聖授受精意愼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親庶尹則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既勒其躬亦衡其慮天子有行鞭弭橐鞬天子正統襄贊罔旋溫溫其儀侃 其色佩玉舒遲前席密勿歷階中書昔清政平乃肅風紀呂贊國成知無不言 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天子萬年大臣相之九敘惟歌無呂尚之

吳宗師畫像贊

遊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閒而不濡迹於公卿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莫行祠黃石耆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寔無口當世之名導冲和官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衍博大眞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呂贊

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爲象兼爲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焱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 而在朝樂彼超驤內而肅 呂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呂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 年夏天子嘗巡上京行幸之次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

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羣趨卻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惡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昌遭逢寶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拜稽首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元文五聚驌驦厥身粲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噓雲耀日爰敕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鶴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脫納等欽奉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修羅天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呂詩詞入謁內廷請署天子御名沐呂龍香之澤封呂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于會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光發舒將至乎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雜華霧呂繽紛法曲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唳長鳴去人尋丈若拏俱俾彼雲漢有飛者羽如雪皎空□□乃占道書是爲貞符聖神鑒臨其來舒二降休贐祉爰自昔始表而著

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諸贊詠臣竊思之至元甲子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元徵之感同符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明天子昭事上帝肅二在宮齊聖無二乃睠殊庭神明所都嘉徵瑞圖此與此儲維昔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忱禱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俾彼雲漢有飛者羽如雪皎空□□乃占道書是爲貞符聖神鑒臨其來舒二降休贐祉爰自昔始表而著

之億千萬歲

道園全集卷十八終

應制錄二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虛元配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亓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邊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二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二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郯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親親帝女正儀體尤隆於尊屬肆須異數祇協彝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雝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於先朝鳥綰龜蒙適奠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亓大名於戲詩詠樛華德彌榮於戚畹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燕帖木兒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承祖宗之統入纘丕圖國有社稷之臣寘維世胄既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沈毅有謀英銳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爾父實佐命之虎臣賜券共興故舊之思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

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慼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昔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眚在朕潛邸禡禖其祉艱難允負勤勞鼇鼓鞬而啓行歸籌帷幄之逾深彗轉昌歜之旋越在艱難未釋傷悼之深追念雲干載之興衛爾親臣邱隴九原之閟廓其封兆錫巨榮名顯示寵於亨懷乃增酬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勤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封寧朔王夫人

眷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耀於禕褕用齊華於圭袞具官幹赤妻鐵理柔嘉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實爾世家之舊躋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澤迺眷廷臣之舊昔膺柄用之勞俾率彝章特還卿典具官哈散秉資謹愿接物寬容始緣宿衛之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閫蓋歷事於五朝執政廟堂當首相者數載每規隨於諷恭均勞外藩遠將德意宜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之皆率在皐殷之日久奉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永終譽遠興遠嘅秋霜在野莫追既往之悲旦日行封

尙服維新之渥茲誠異數式慰遺魂噫遼海非遙姑遂
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卜鄰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
著恩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禮
始逢景運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鞬之
助克勤乃事竟隕厥躬顯融適茂於當昔勳業迺興於
後裔往稽故府宜錫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
上公資諸幽壤名王遂賜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坤道天承母子有成人之

造異恩所洎豈曰徒然具官某儉以躬慈而逮下相
其夫子每崇忠厚之風宜爾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
甫及再傳之後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竝列於
戲酬其爵邑欲遠舉於雲中咨爾臣工以勸於天下
用申顯命以貴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
有茅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襲在宿衛已著勤勞王
師飛渡於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
命將之忠逮其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
者風紀之司而爾一家兼茲兩府故紀勳庸之盛以彰

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
師垣申泰山之盟聿世胄益崇忠藎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耆龜爰
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
明果毅而詳愼卓矣蘇轍之胄依然韋布之風始事世
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
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姦嘗依日月之光不改小
霜之操游在政府蔵爲名臣嗟賢者之邁屯見于家之
多難蕭望之身踐機務幾貽咎於當旹汲長孺面質深
文恥獨爲於君子

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
引年而爲說載念紫微之務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爾
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以勸相夫國家於戲愼
乃威儀赤烏具瞻於几　傳之著艾泰山庸作於嚴二
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閒八制

粤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宏內教爰錫嘉稱悟理閒八歷
世勤修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止水慈雲隨起於祇園
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眞如之繼實契于心紹
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寤慧通

封鑑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天成世隆佛種昔宏宣於內典蚤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捨奉已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八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書於眾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總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丕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迺眷眞如九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機緬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蔭休行及於千年藐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

恆仰寶坊高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霤輯多寶而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噫尚鑑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歷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眞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爲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至舉不執於常名眷茲大麻之在宇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某儻倫眞興運褒然來儀容庸方篤於睿思晤對儼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著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繫於治教者已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已爲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

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皆文字簡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勑臣集爲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眞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賓者弗效於古訓故也爲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已阿順旨意爲敬則已承奉疏節爲忠不知古學已至於此爲其君者獨何利哉今天子已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徇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虖聖心所在如天日之照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宇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今上皇帝創業大承天護聖寺於是皇后念紹隆於祖武祈輯福於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教一大寶藏廣啓勝緣增崇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通五雨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覺之慈常住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修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愼之至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曰莫有極則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孛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

欽維□□□□□大文孝皇帝以聰明睿智之資臨御宇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岩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敘盛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惓惓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效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勑中書右丞臣撒迪太醫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士臣

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
金剛[illegible]閣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
界奴主學士院奉宣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
帝王之於民也既爲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爲之諄諭禳
治砭痛以救扎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
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二也者所以爲我至邦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
哉

記

奎章閣記

大統既正海內又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
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圖書以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
典學迺置學士員俾頌平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
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
得失之故而以自儆蓋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
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藻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
以順清陰樹庇閣以梧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
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
清嚴遠密非有朝會祠享皆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
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有密有所圖謀諍臣有所繩
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

色狗馬不靳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
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
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恆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恆勢
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恆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
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
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
陽丹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
非工巧所能摹儗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勅命臣
集記事而攻木製匣廊植以爲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
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
豈徒欲夸瑰異於睨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
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
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況乎
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以徵感於聖心之
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
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爲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
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之宜而
石者以見大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
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嘗近
御几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敘五行中主皇

極蓋㠯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譎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實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㠯通功成務之發閒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㠯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㠯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㠯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惓惓之至天厤二年十有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厤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

㠯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㠯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皇帝卽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㠯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㠯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㠯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儆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㠯御史大夫㠯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國俗㠯施政任地㠯

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㠯武皇之愛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訴故慨然當宁興歎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㠯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

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
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蓋江南
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
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
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蓋陝西甘肅四川
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後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
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
正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
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
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
凡二十二道始建臺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

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厤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臣侍清閒之燕論山川
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伹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
在大明湖上甃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
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勑臣集書其事而記
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
天心處風來水面皆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
達乎庖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
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
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
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
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
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
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
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
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
卦陽爲主於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
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極
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
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
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

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瑩乎空
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二汨一日千里趨
下而不爭淳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
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
至平之水面遇天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
至文生焉非全和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
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
至而詠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
取於此請以是爲記

勑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御書閒閒看雲四大字以

賜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而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鍥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庇之九月一日上自上都清暑還大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勑師旅贊詞頌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

墨心畫之妙成章於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皇上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爲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羣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元所以欣抃舞蹈奉詔謌頌詠歎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宮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已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于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常倩之所可測哉臣全節受而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鍥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庇之九月一日上自上都清暑還大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勑師旅贊詞頌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於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皇上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爲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羣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元所以欣抃舞蹈奉詔謌頌詠歎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宮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已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于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常

倩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眞君臣留孫事世祖皇帝爲元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說贊乎列聖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相爲長久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恩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閒閒者臣全節自幼至于之所目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元教而有作者尙克淸愼篤敬以率其眾毋忘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斁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勑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學士不剌失利等奏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嘗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像刻沈木之香以爲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逢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皇上寵賜閒閒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貝雲龍奉 寘諸其閣矣有勑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

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儗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吾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曰爲聖不足盡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吾爲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吾一物而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吾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吾禮天者用之言可吾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吾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神吾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吾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吾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吾運行風霆雨雷之所吾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吾爲天者無不在是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

吾此事天豈非元教之所吾爲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吾分處其徒眾達觀其一也命元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眞君吾來翼戴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二繼二之傳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修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吾爲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勑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于番陽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延祐年郡守王都中吾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元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吾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爲書其事作迎送神曲吾祀神焉郡人吾廟隘弗稱所吾尊敬番君者袁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衍寬敞因元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吾爲番君廟仍作爲宮于其側吾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吾居仍吾梅鍋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導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吾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天子遣使者封詹

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吕賜勑翰林院書旨賜文惠觀
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頤神凝素文教眞人余有興
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
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蓄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
吕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吕爲
故萬戶齊某世吕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
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
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都還
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
宮宜勒銘有勑吕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
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陽

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若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
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隋末隋
末之徐皆宗偃李唐皆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
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
國會盟孚于之賢仲尼猶稱之既亡其後子孫散處蓋
吕國爲氏番君又吕吳氏興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
吕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安知世祖皇帝事列聖
五十餘年尊榮安富卿相莫及位特進號曰眞人其大
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爲公於
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
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

稽首奉詔著銘吕遺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漢其羣江南之東惟
番惟大洪源盛流彭蠡其滙大納有容保和吕冲含生
所資神明來宮額二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
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別而理之新宮乃成既遷既好
歲久而弊東門有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棟宇言二靈
之洋二來享來安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盥滌
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孫曾孫二子思著思存道家之
宮吕祀上帝則具是依曷其有替文惠之裔人無異辭
有煒裳衣天子錫之神之格思食爾舊德勿私爾邦惠
我四國史臣修詞麗牲有碑百神敬共明詔在茲

道園全集卷十九終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迺分侍衛親軍爲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兄衛必有營二有城郭樓堞門障關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庾衢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吕下將帥偏裨什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吕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吕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

幸則吕精銳從事屯於營者三之一其使之長率吕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若貳皆三歲一更將吏亦各吕番上獨教授常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厤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迺曰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鼓風而興起灝也世愼忠孝得備戎行少遊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教學無所於在非闕典歟此誠灝之責也吾亟安方爲衛使之長深然其言卽吕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迺吕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基乃堂於其燥剛觀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

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潤一見儲偫之既備欣然相成之卽日復吕興役聞於是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吕奉先聖像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子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垣墉門術皆如常制凡貲用一出公帑不吕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阿禮海牙公吕宰相兼長衛帥隆然舊臣敦詩書禮樂吕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爲度營旁地得二千畝俾耕吕食學者乃吕廟學告成入請于上命臣集記之臣集受詔謹具其事迺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大祖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迺得優游絃歌於其閒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吕爲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吕爲壯者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則雖制挺可吕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弟忠信之行也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於胸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違順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吕親上死長則立功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作詩吕頌之其辭曰

拱中極率是有作曰造成德維嘗武衛載度新宮其紳有文曰爲己功眾勸具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告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士戰爾干戈安爾鞭弭俎豆游歌庶其在此侃二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勖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于耕輯睦靖恭勿怠勿爭有牲有醴歲嘗用享觀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崇墉言言過者式之有伉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有刻辭永言勿忘君子之思

黃籙普度大醮功德碑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皇帝燕居穆清撫昔康寧中心無爲曰守至正踐丕承之宇位若有見於羹牆遹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祉錫禧式克至於今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予曷敢弗顧諟乎宗廟蒸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雲蒸霧溺予何曰見其降升天曰旋予何曰識其往來有能爲予專志意曰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遺世皇帝睠惟儷極之賢克相內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繁茂豈無孽孽之傷雲漢昭回憯有氛祲之掩觸念毫髮疾心邱山有能爲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民物

元宗其承明詔曰二月一日各眞人率南北道士千眾即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籙白簡萬通啓長夜之幽局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費總理神之儀物詞臣具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曰惟其內府發金繒而弗吝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黃閣臣鄭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丕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於上溥天之澤莫不均被於下赫赫洋洋洞洞煌煌一昔盛與蔑有加焉於是陳元功於前鑾鼗鼓於庭除禮也譁按故事昔憲宗皇帝甲寅之歲曰建國之初方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天傷遹紓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會無昔日之虞

而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人之心常兢兢於方盛之昔不逸豫於未殃之日用能保鴻圖於永固御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與嗚呼盛矣乃頌之曰詩曰

聽我詠歌曰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元教大宗師張留孫實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曰爲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仁宗皇帝聞之給曰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鳩工而留孫後年今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大發累朝賜金曰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曰祀大生帝前作露臺曰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曰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於東曰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

新丹楹朱戶納陛登陟青二五組兼幣加璧禮有舉之祇益曰因卽祠不違天子之仁祖徠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延遠於來輯庖盈大享寢陳燕詩神具樂康曰惠我私春曰載陽帝藉於耤曰先農人所我禱事我觀我稼覩邇知遠爾煦爾釋自我畿甸相彼柔桑被於沃饒相彼元鳥亦集其條濺流水鴛言來祓受弓載韣思皇朱芾出其闉闍士女車徒來尸來宗禱天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弟曰養曰賦曰受多祉兵祓弗驚薦瘼弗嬰熙二有生曰樂至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吕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吕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吕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貞資政臣張柔奉御臣忽都于思禮部侍郎臣趙秉温吉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命擇地建廟如某吉得吉兆於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而祠之封曰祐聖王吕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内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典祀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者歟迺天厤二年二月

庚子皇后遣内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於上曰城隍神廟世祖皇帝嘗所建有禱必應炟赫彰著而廟久弊弗葺無吕答神明之貺吕繼世祖之意請出内帑寶鈔五萬緡吕修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史吕諏日弗協請俟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通世安等奉勑封神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吕前所賜爲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嚴穆忽爾寶奉詔領其事且命之曰庀工而有餘貲則吕賜諸廟中給恆用於是工部率其屬吕郤役土木瓦石金漆丹雘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未幾而告成於

我人皇上至仁惠保赤子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成有祈有報伊古之道出財宮府撤樊改橈山藻孔文既閒既安度其王封載加彌尊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之貺爲國之祉室家祚胤福祿萬年貽及於民生養弗愆崇墉巖巖太山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祜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吕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而執干戈吕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吕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二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吕内爲天子之所信

倚外爲強敵之所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也哉天厤元年皇帝撥亂反正㠯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勑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㠯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郎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弃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

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㠯強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湩㠯供玉食馬湩尚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剌故別號其人哈剌赤曰見親近妻㠯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二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二哈領其父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脫二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㠯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二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朶兒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此東藩之人數十脫二木懼而引去遂滅只㠯兒瓦解六月逐大兵於禿剌河八月又敗之幹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眾於北平我師北伐詔欽察驍騎千人㠯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礼忽臺㠯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甚眾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㠯白金百兩金壺盤盂各一白金甕一椀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鶻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㠯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㠯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戶及隸諸王者別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

知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剌赤屯田益㠯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㠯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金貂裘帽玉帶青鶻近郊田二千畮水礎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㠯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剌哈王獲諜者得其情密㠯聞諸朝請召勝剌哈㠯離之他日勝剌哈爲宴會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剌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剌哈王曰此東藩之人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堠

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爲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晝夜之力渡禿剌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牧俘叛王哈兒魯等猷之康里欽察之人先棣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剌魯萬戶府是茂王子創兀兒奉詔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塢山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虎賁之士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爨杓以進湩飲親幸委任已見於當時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

哈剌誅兀達海盡降其眾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壻倫遂以配王二十六年海都犯金山抵杭海嶺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兵而殿之七月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以昔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都大宴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二如士二

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康廬饒舊籍租戶千爲哈剌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官一子以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扈從至於和林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剌赤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用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名鶻細毳縑素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塢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冰行數日盡收其眾詔以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寶金酒器白毳帳鈔萬緡獨峯駝五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貲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三以朝上解御衣以賜又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鬴與各一大德元年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有詔創兀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二帥師臨金川攻八鄰之地八鄰之南有大河曰答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木棚岸以自庇士

皆下馬危坐吕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可進王卽命吹銅肉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爲爭起就馬王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李伯拔都之軍相遇李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鄰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李伯陣焉山高峻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躋之李伯馬下坡多顚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李伯僅吕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梃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脫遁者無幾三年入朝上解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鎭國上將軍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託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斡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濶客之地及其未陣王吕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吕自保王吕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力攻之敵又敗績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持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吕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之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烈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札魯火赤禿忽魯卽赤納思之地聚請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吕下至於諸軍咸吕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椀二獨峯駝四而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吕尚衣貂裘使者吕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朁鎭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吕兼金猶不足吕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艱難吕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吕安享其成連年動兵吕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鎭邊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吕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札魯火赤禿忽魯卽赤納思之地聚請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吕下至於諸軍咸吕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椀二獨峯駝四而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吕尚衣貂裘使者吕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朁鎭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吕兼金猶不足吕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艱難吕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吕安享其成連年動兵吕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鎭邊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吕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札魯火赤禿忽魯卽赤納思之地聚請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吕下至於諸軍咸吕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椀二獨峯駝四而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吕尚衣貂裘使者吕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朁鎭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吕兼金猶不足吕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

海上成宗崩訃至入告武皇曰殿下親世祖之嫡孫吕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吕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木忽見明里帖木兒自世祖時各爲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哈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吕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衆備驂乘之士武皇納其說卽曰南邁吕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吕玉帶一寶珠一海東白鶻一常御幄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武宗皇帝卽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黄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千五萬貫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衞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吕命之復有尚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賚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巾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束帶一黄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鶻四豹二上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吕賜卿其勿辭翼曰又吕世祖所乘安輿賜王上曰吕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臣所宜蒙也貧寵過當臣實不敢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還邊仁宗皇帝卽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黄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十萬金對衣三十金玉馬鞍一太后加賜夏衣十鈔一十萬匹帳一穹廬十特受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衞親軍都指揮使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吕戟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刀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赤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札赤兒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卽吕賜王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待之吕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吕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吉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沈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漂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遲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衂無餘矣此其所吕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

成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諡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諡忠定妻禿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二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諡武毅妻曰太埏你札只剌眞也曰兀買八里眞也曰囊加眞瓮吉剌眞也曰阿八倫瓮吉剌眞也曰埏倫也二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埏察兒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不花武德將軍管領建康廬饒等處土哈二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曰完者台曰朶兒只井哈剌赤戶計達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曰完者台曰朶兒只曰訥倫曰某創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王女也曰先帖你埏二兒眞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里女弟曰哈剌眞埏二兒眞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千戶早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答剌罕右丞相四曰板[illegible]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禿哈兒閤遺少監早卒六曰答

失禿兒駙馬弟太忽禿魯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剌王三曰納只罕適沙篮朶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拜手稽首而作銘曰

維皇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遹伐遠攻羣方畏懾既定大業昌遺孫子分地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彊宗於本根孰披則離孰固昌存赫二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顧茲臣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挺爲暴強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爲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寇爾師累百盈萬牧則善芻飲湩孔肥桂金呂居鳴箭呂趙鳴箭咽二壯士心折卷甲齊驅千憤一決孰爲叛夫於旅於廬王先伐謀隨呂勦屠勿敢盬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鬥死父子百戰從於宗藩或拔或援我圍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於外心服於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酒灑拜謁呂朝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二邊人同我太平極二武皇寶善將二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帝曰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句容之墟接於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亦殊特勒勳北郊昭示萬國　道園全集卷二十

曹南王勳德碑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陛下入正大統道汴梁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爲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爲之生材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撒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爲火兒赤火兒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也又爲博兒赤博兒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蓋非篤慎強敏兒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徇戰略地著功受賞太宗皇帝卽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干繼爲火兒赤博兒赤兼其父之職也以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爲番衛之長歲乙未

闊出忽都禿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二有功拜萬戶方是時察罕以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總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帥察罕歿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世祖皇帝南伐宋憲宗崩世祖北還卽皇帝位從諡忠宣曾祖母塗拜祖母滅烈母脫端濶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制下有勑國史臣纂其以至末黎伯顏孛剌之地阿里不哥阿藍答兒渾都海興兵爲亂不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諸翼蒙古軍擊之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文於其神道之碑臣集受詔

北至晉門禿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曰耳答衣九襲曰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二年濟南帥李璮呂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眾次老倉口呂進戰明年濟南破璮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鞍轡一黃金塗銀飾其具呂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呂其師取鄂州沂江陵下至荊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

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裨校斬首貳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呂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温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呂中奉大夫

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上加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日本叢爾海島之間恃固自保有司呂致討爲言天子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病歿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從之乃賜玉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爲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總其軍後呂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

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既歿也速迭兒呂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佩金虎符武宗皇帝在位思勳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賚焉命玉工刻白玉爲也速迭兒所署字使呂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知其爲上所尊信者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呂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遣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呂行乙巳兵大集

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百倍丁未命爲本
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鎭鐵鎲刀一師行
庚戌進爲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
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黃金五十兩白
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鶻一至眞定賜名馬二至新樂
驛賜黃金五十兩甲一襲至慶都賜碼碯盤杆一繡青
絨袍一九月庚申爲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
飾鎭鐵楯一鎭鐵寶刀一壬申皇帝卽位大明殿建元
天厤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昌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
事甲戌秃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劍弓矢鞍
轡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

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剌赤
淖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白浮郵
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
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衂總兵者或
執或敗走北方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
臺下奏凱於朝有勑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
以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
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
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
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
中統鈔五十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

勑散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山東
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三月賜以只孫宴服只
孫者貴臣見享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也貫大珠
以師其肩背應間首服亦如之副以納赤思衣等七襲
納赤思者縷皮傳金爲織文者也海東青鶻二五月上
之上都迺遠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
兩金織文衣一襲十月癸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纛
鞬以備干城恪恭職事厥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代乞住移乞住他鎭十一月丙寅以所統
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
品刻銀印賜之己巳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
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寳
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稔遊順向
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白有不能已者故其
得備戎行氣決志奮以能成功也世祖皇帝旣定海內
以蒙古一軍鎭河上與民雜耕橫亘中原故將委忠
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
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仲昧之久奮名義以啟計
夙逆應天人而歸展大德圖治之所在也若雲南王
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
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眞王之封食
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

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我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世祖赫二
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乃執
干戈迺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昌昌厥
後有揭桓毅益信昌崇帝討王謀無往不從金甌既衰
宋亦就蹙兼弱攻昧我師我督截彼淮浦其流湯湯二蹀
血昌終厲我國殤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世祖
是輔肅二南征絕江擣城左盡振旅馳追不庭世皇御
天於鍊如日式圍不遺聲教乃訖於岩出師有專有分
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載兵邇江薄海列郡風靡有
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闕柵兒嬉就當吾鋒斬將

運營覆卒盈野乃會元戎於城之下變二孱萎解壁入
朝掠其餘疆會不崇朝既定甌越成功來告命昌相臣
持節東道治昌歲成位昌序升入覲天子龍光是承天
子曰嘻蠢彼海裔爾相於佐帥士昌濟臨涯揚舲海若
殫靈天不慭遺亟殞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
絡齊魯梁宋鼓旗聞二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
今我聖皇中興昌正錫鑾在塗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
二之臣彼壘於郊摧之爲塵聖皇賞功寶玉鷹馬還長
其鎮爲國召虎額二爾軍何昌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
旗爾家於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祜璧碑烈功
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高昌王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
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昌歸我太祖皇帝實贊興運勳
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績令德昌勳相我國家至帖睦兒
補化法厥理天下爲丞相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
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塚其伐石樹碑而命國
史著文而刻焉臣集頓首受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
蓋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
哥一夕有天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卽而候之樹
生癭若人姙身然自是光恆兒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
裂得癭兒五收養之其最稱者曰卜古可罕旣壯遂能

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
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昌息民而罷兵於
是唐昌金蓮公主婁的斤之子爲勵的斤居和林別力
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
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
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昌有此山盡坏其山昌弱之
乃告諸的斤曰旣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
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
唐人使烈而焚之沃昌醇醯碎石而輦去國中鳥獸爲
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灾異民弗安居
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

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曰茵引繩隆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上嘉其功錫曰重寶妻曰公主曰巴 二哈兒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笏曰賑其民還鎮火州屯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曰復父仇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曰公主曰不魯罕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义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曰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迹其民曰安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

押西護司之官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曰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义公主薨尚主曰兀剌眞阿難答安西王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池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籛吉皆八卜义公主出也帖睦兒補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朶兒只思蠻闊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備宿衛又事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奔父喪於永昌請曰王爵讓其叔父欽察臺不允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喃答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

與寇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闊不花靖安王分鎭
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今上皇
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沛吕左丞相嗣鎭湖廣時左轄相
於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
惡吕德量贊襄類如此天厤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吕舊官
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
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讓其弟錢吉嗣
爲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
子孫相傳數十代至於今克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

兒的斤百戰吕從王事捐骨肉吕救其民後卒死之其
節又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
夫世胄貴王清愼自持戶庭之閒動中禮法平易吕近
民正己吕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
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泰山然用能彌綸大經吕佐
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勳爲宜
敢再拜系吕詩曰

維皇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茲高昌列國率賦寶
玉重器稽首受命吕表誠至太祖曰嘻天啓爾衷有附
匪疏吕究爾功橐鞬介胄十千維旅吕從四征斥廣疆
宇從我王事靡鮮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

大崇禧寺碑

昔在我世祖皇帝膺上天之景命承太祖之丕基混一
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吕爲子孫萬世之
成法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塔

寺亦必弘偉殊勝足以聳神明之嚮者歷數在躬天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以其慈威定慧默相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以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今上皇帝潛邸在金陵嘗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山之勢迴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歎以爲我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於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委靈茲山能相我國家之神化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隨願輒應於是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巖中虛下出流泉注八功德水乃卽巖中作觀音大士象巖前構木棧虛容瞻禮者既而又以爲未足就瓠珠峯之北得高爽

之福地規置大刹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峯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寶公者眾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歎矣鐘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鍾金既在鎔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鍾成珠不坏完好堅固宛在欒銑萬曰驚覩以爲寶公之報貺焉大厤元年九月朔日臣集入見內殿親詔之曰宜加寶公號曰道林眞覺慧感慈應普濟寺曰大崇禧寺汝集其勒文以記之臣集既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皇心之注於斯乎嗚呼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皆爲民禱禁資用功力有司具焉今崇禧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以其事而雄麗若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以顯著於禎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太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潛鬱神所保完於皇聖明遵養晦靈示奉天疎立以待春服秋高來遊來旅有交龍載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二之生聖二之澤民亦望之帝子寶來不鄙我邦庶無苦災維梁寶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有引弗替皇運勃興寶有慧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二祠宮我營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祥以肅羣眙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徘徊眷茲崇禧崇禧之宇永庇南服天子萬年錫我民福

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夙言瘞諸鍾山燭龍之阜帝女永安公主表以浮屠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得誌公祕讖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寶公曰道林眞覺菩薩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以食其人熙寧中

壬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刹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毀於兵紹興中更作淳熙中又燬隨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葺月累至於我國朝而規制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守忠應請來主之禪學之士來者日滿其室今上皇帝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灾天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皇上感焉出金幣以爲民先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祇若上意始忠之治寺也豈有浦廬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弗決忠至讓而弗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信道之矣皇上一風動之遠邇雲集富者効其財貧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再歲堂室

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堂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佛殿鐘樓三門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鑄大鐘爲金數萬斤方在治上施寶珠投液中鐘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珠宛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可灼毀萬曰其覩歡歎如一嵗上方別建佛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也是年秋皇帝歸膺大寶是爲天厤元年出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卽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眞覺惠感慈應普濟聖師封翊曰以禮祠之出黃金白金重幣以賜忠俾成寺之役鐫寺田之賦賜守忠爲佛海普印曇芳禪師住持大崇

禧萬壽寺兼領玆寺未幾加授大中大夫以大禪寺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勑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三藏國師吏部尚書王某以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大禧宗禪院日給廩餼賜金襴袈裟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以教紹基等凡九人賜名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讌於聖恩寺乃詔學士臣某至榻前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師以其事示臣集如此臣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寺二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以崇禧萬壽廣親構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以宋齊梁陳唐宋之遺然盡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景運之元契蓋有徵焉茲三寺者鼎立乎一都之間以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然臣嘗竊聞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於躬而欲溥濟於下土徒御告勤顧瞻道林在江之泥窪蓋孔旆來狩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恭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珍以待聖作聖作孔嘗動而天隨龍躍以飛神師啓之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方新去故剛以禮祠之自我聖皇乃祓乃除乃基乃堂以日月重燭寺田之賦賜守忠爲佛海普印曇芳禪師住持大崇

飽歌煖嬉稚壯耋窒裹兵吕革牛馬在野至於永久樂
其休暇蜎動宇殖亦遂吕成幽塞苦冤各邑而亨聖皇
之心斯佛之力銘吕著之吕示無極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欽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歷以金陵爲集慶寺使傳旨行御史臺大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訢於杭州授大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置宮爲圖授吏部尚書王僧家奴往董其役斥廣其地爲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備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工

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內行御史中丞亦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莅之吏敏於事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明年正月甲子之吉迺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警發辨証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以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牀蓋座嚴飾之具華燈香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精備以稱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眾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製文勒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墟自秦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閟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潛淵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照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今天子建極於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祖宗之洪庥下

以廣民庶之嘉惠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贊曰

剛上天祚我皇國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武皇懋建丕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爲公仁廟受策治極而圮或斁彝則乃睠剛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遐以逖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吉土此維與宅吉土維何建業舊邑龍依崇邱虎立磐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聖皇天命攸迪川流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介景福帝命不遲師神武力遂闢剛堂受天之庥廟而祖享郊而神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江流湯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皇所肇迹惟崇父老載慕疇昔雲來曰臨庶

我心懌皇帝曰嘻予豈汝釋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昌惠慈拯汝迷溺我卽我宮作祠奕二照汝淨月沐汝甘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卽馬寶象寶貝金珠璧凡爲汝故我施毋惜無嗇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戒願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赫一誠報恩有水無數

大承天護聖寺碑

惟皇上帝監觀萬方爰啓聖神俾一遐邇昔惟太祖皇帝神武維揚作興帝業世有濬哲秉鉞誓征粵世祖皇帝建茲民極用輯大成旣有九有戰兵包甲禮脩樂備所御也曰神御殿奉太皇太后聖容於中曰有獻月有薦嘗有享器用金寶曰壽禧殿上齊宮也諸宿衛之舍畢具九月上諭臣金界奴曰朕之建寺非徼福以私朕

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金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費受役庀徒則民與兵官府供億竝緣爲姦非朕意也今茲役也工傭其直物償其價勿使有司因得以重困吾民臣金界奴頓首受詔而退鳩工以集事材木甓瓦丹漆設色必精必良其土宜交易得所稱事出傭藝各奏能施无遺巧人樂効力若子趨父屬樞密儲政兩院臣請以所領軍就役而給錢如民則軍士亦被惠矣從之凡役軍四千三百人留守臣言寺有行宮天子之所齋也嚴重不敢褻請以所領匠將作而給錢如兩院之兵亦從之十月十五日上覽而悅之陞隆祥總管府爲隆祥使司秩從二品命太禧宗禋使臣晃火兒不花臣寺又曰寺所以嚴奉祀事而塵氓雜居則幾乎瀆矣買旁近地得十頃有奇皆厚直以予之分賜從臣俾爲休沐之邸侍祠而至則處焉且命其總管府臣相大田以買之度其歲入以爲僧食歷年上受尊號改元至順十月上命太師臣燕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土之

撒迪臣阿麻琫大司農臣金界奴爲之使他官與次俱升又作東別殿栟木別殿丈室講堂眾沙門之居會食之所碑亭井亭庖湢庫廐門垣橋梁咸稱觀美凡規制皆圖以獻而上親臨定焉皇后出大慶禮賜白金從巳部易鈔四萬笏及割田賦之在荊襄者以資之三年寺大成於是召五臺山萬聖寺釋師惠印特賜榮祿大夫司徒主敎於寺有勑命臣祖常臣集臣法洪臣惠印制文以刻諸碑臣等旣同奉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國家者祕祝不私其身而思錫諸民史臣書之後世誦之今聖皇皇之心一出仁孝瑣二之祕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爲役可謂大矣財出內帑而不傷於外府役以傭錢而不勞於近農官有專任而不煩於有司欽惟聖上怡神穆清對眚青物量準天地而一日萬幾宵知晧達而慮周天下至若斯寺之落成也營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之任考圖政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世宗祉生靈之福哉敢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於蒸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照臨維繹維我聖皇孝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能仁導善閔惡昌排我人乃作大刹於國西郊檐屋璧翼霧雨之交金玉寶物筭同河沙曰予有祈世不謂多飛蓋樹幢香髮珠網聖靈與俱來卽來享福我惠我遂我眷我養子孫黎民均視同仰思我太母爲世遠思顧復之勤孫謀

是貽肅二薇音遹二令儀眷予晤懷庶其來茲相彼流泉閟於水涘人神翊扶天子至止鼓鐘鼎彝嘉樂宴喜多壽多福又多男子羣臣百工侃二獻功民無勤勞府乃羨充樂石刻辭頌言雖二億萬斯年贊於皇風

河圖仙壇之碑

今上皇帝巳特進上卿吳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眞君故事命宵其象使宰執贊之識巳剛仁殿寶而寵之賜宴於所居崇眞萬壽宮近臣百官咸與大眾合樂巳享盡日乃巳既拜賜公坐於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齠齔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謁世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

巳天子之命祇名山大川東南西北轍迹咸至一遇泉石之勝輒留旁皇而不可得而我父母被寵光封鄰國高年惜老皆優詔使歸爲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吾終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爲我圖地必吾父母之塋是近燕翼詒謀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是命弟子繪圖而來公歎曰吾昔聞諸異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曰圖來公歎曰吾昔聞諸異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圖也儒家頗駁其說然師卦巳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吾之旨爲故宋江東謝公枋得二其說而隱去世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迫授巳官乃

化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告我之兆久矣乃命作石壇據風氣之會將以栖神焉則又歎曰予平生以民泯然無聞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徵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諉而不盡心焉而恩賚之厚際遇之久則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予集賢待制諮窮知公之意錄其平生之事略已成編會善卒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遣書江南以告集曰吾早歲猶得見國朝諸大臣及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閱觀四方逝者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以傳者莫若清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嘗二之迹他

日將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爲我著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夫乃爲次第善之所錄以遺之云吳氏系出太伯爲吳子之國子孫散處吳楚間多以國爲氏其在番者爲番君番之吳皆宗番君皋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皋在桂溪前倉之高源其曾大父也世居壽櫟山屋於磻石之上故宋咸淳己巳有泉出東楹之礎潤液之脈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閒達乎西楹乃生靈芝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告之曰高仙托體君家塵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叔父教

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於仙巖之下慨然有遺世之意十三學道信州路貴溪縣龍虎山太上清正一宮之達觀堂二之尊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臨川有雷空山先生者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已其所學著爲成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延至雷先生而公得已專受其業雖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卽已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爲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榮之次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三十六代張天師宗演入朝張公留孫在行奉勑留禁近始賜名上賜其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元教太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眞宮已居之二十四年開府徵

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坡君之墓新墓田之舍已行是年得人見二十六年奉詔祠南嶽二十八年奉詔從開府徧祠岳瀆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眞宮於浙西公奉詔宣論江浙行省三十一年成宗皇帝自朔方還纂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屬北迎召見賜公古琱玉蟠螭之環一有旨設醮於上都壽寧宮五晝夜公尊主章奏特勑命公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元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師南岳提點二年奉詔祠中嶽淮瀆南岳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西岳河瀆江瀆二年制授沖素崇道元德法師大都崇眞萬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清正一宮灾公奉旨與近侍

驄驛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㠯私財佐有司之不及四年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於崇眞宮設醮慶成上齋而臨幸賜開府及公黃金白金重幣有差五年公奉旨召嗣漢三十八代張天師與材過揚州爲守臣禱旱雨至京師爲答剌罕丞相哈剌哈孫王禱旱又雨八年公父母年皆七十奉旨降御香於江南諸名山賜對衣尙尊爲其親壽於齊老之堂九年作崇眞觀於安仁縣賜名曰萬壽崇眞觀十年制授公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十一年武宗皇帝自朔方歸纂大統制授公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宏道元德眞人錫銀爲印曰元教嗣師之印

覩二品封其父克己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元年㠯戔歉禁民間酒特勅光祿寺日有賜尊上賜公七寶金冠織金文之衣爲朝賀之服仁宗皇帝在東宮所賜冠與衣貴重華異如上所賜公從駕至中都中秋賜宴上顧其貂裘倣改賜黑貂三百㠯爲衣縷金文之錦㠯爲緣二年制授公弟子下文涖元成文正中和眞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覩二品三年公奉聖旨設醮於龍虎閣皇溝曲三山制贈公大父鑑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謚文蔚祖妣陳氏封饒國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己加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饒國公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旨命公奉贊書

歸鄉榮其親因命設醮於安仁縣之崇眞觀㠯慶成皇慶元年仁宗皇帝命設大醮於大都南城長春宮奉旨投金龍玉簡於嵩山濟瀆是年勅翰林學士元明善脩龍虎山志著序進入改賜崇眞觀額爲崇文宮延祐元年公奉旨設醮於龍虎閣皇溝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尙尊之賜如初是年傳旨江浙行省促公還朝制授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宏仁靜一眞人嗣掌道甲之祠事賜銀印覩二品四年有旨名其鄉曰榮祿鄉里曰㠯慶里降璽書護其家六年饒國公之訃至上京集賢㠯聞勅翰林侍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書字太子詹事郭貫篆額給傳奔喪

十一月太夫人歿十二月葬父母於其縣崇德鄉之山田作剛成觀㠯奉祀剛年召還京師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於大都崇眞宮上聞有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上東門外所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執喪不許命弟子崇元沖道剛復眞人陳曰新薛元義奉喪還二年制授公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崇文宏道元德廣化眞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元教大宗師玉章一品銀印一幷授之勅省臺百司諭㠯傳總攝道教事二品銀印一幷授之勅省臺百司諭㠯傳宗之事而大護其教用開府之制作崇眞於齊化門外重修太一延福宮三年太上尊有旨命公奉贊宮又灾公率其

屬吏作之泰定元年春長春掌教眞人闕上用公薦吕
汴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二年公奉旨設大醮於長
春宮又設大醮於崇眞宮護教之詔如故事制賜饒國
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謚文康三年奉旨設醮於龍虎閣
皇溝曲三山奉勑葬開府張公於南山之月崎作仁靖
觀吕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建溪山眞慶宮天厤改元
冬公還自上京聞匊北迎聞宗皇帝謂兒之次賜對衣
上尊及詔天厤護教之詔如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
神德眞君勑改仁靖觀爲神德宮至順二年公進宋儒
陸文安公九淵語錄世罕知陸氏之學是吕進之有旨
設醮於長春宮公告老請吕弟子夏文泳嗣元教詔留

公三年有旨設普天大醮於長春宮又設大醮於崇眞
宮元統元年今上皇帝卽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
元之元年京師旱公奉勑禱之雨冬無雪公奉勑禱之
雪三年公重建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遷番君
之神吕居之四年與神德宮卽成觀皆被璽書之賜五
年畿內田有蟲蠶執政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
成則在六年矣皇元初有中原五岳之四在天子封內
既得宋而後南岳之神得而禮焉是吕世祖特命開府
張公領其祠至是屬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趙信公蔡
之子淇博學多識尤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宜春李先生
簡易者故玉溪李觀諸孫遇異人得丹遂盖吕爲遇劉
海蟾而得之淇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
遇之玉山道中始得其說既內附命爲湖南宣慰使輒
欲棄官行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爲天子使南
岳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沖爽而有福德可
吕受吾道乃焚香密室出其書吕授之則皆海蟾玉溪
之祕云世祖嘗曰天子當禮五岳而朕年高不能往每
遣近臣忠信而識察者分道祠岳瀆后土戒之曰神卽
之使馬不至喘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
里風俗美惡歲事豐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互吕周知疎
遠之迹焉公之連歲被命而出每辭吕爲臣不足吕當
天事之重上曰敬愼通敏誰如卿者遂行他日成宗遣

岳瀆使還顧問如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
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吕安靖上
曰吾憶其人卽日召拜集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
林學士閻公復爲按察使老成文學譽望甚重公嘗才
踰弱冠議論卽正閻公容之不敢忽也後閻公居翰林
益加重焉成宗既崩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閻公典
詔令有狂士危言吕訐閻公事罔測公力言諸李韓公
孟仁宗意解及武皇卽位遂吕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
世祖待王鹿菴磐故事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吕口語
傷賢者則公深有吕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始
用董忠宣公士選薦於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召至不

拜去後又召爲國子監丞升司業與嵗宰論不合又去公啓於集賢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廷美事集賢貴人聽公言超奏吳公爲直學士吳公雖不赴而天下韙之至元大德之間重熙累洽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與開府有深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神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子巍冠褒衣㠯論唐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榮祖張公思立王公毅高公昉賈公鈞郝公景文李公孟趙公世延曹公鼎新敬公儼王公士熙韓公從益諸執政多所諮訪閻公復姚公燧盧公摯王公構陳公儼劉公敏中高公克恭程公鉅夫趙公孟頫張公伯純郭公貫元公

翊善袁公桷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源商公琦曹公元彬王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遊之賢蓋不得盡紀也薦引善良惟恐不及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轂之力至於死生忠難經理喪具不㠯恩怨異心則尤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羣書編察羣藝而於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嘗作環樞之堂畫先天諸圖於壁㠯玩心神翊有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處正是羲皇未畫前其所造蓋如此故其述作光翊痛快足㠯見太平之盛而深存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㠯幼至老尤好吟詠皆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強尤識爲政大體是㠯開府每與廷臣議論及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嘗孫

其葬開府於南山也饒信撫三郡守將吏官屬會葬江南諸名山之主者皆來勸事伐石題名而退擇卜之慎營繕之勞工力之博賓客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能彷彿其萬一者公之盡力於其師與所以奉其親無二矣久之作南山諸詩沈鬱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大體已定於開府之世而艱難險阻不無豈兒於所遭裨補扶持彌縫其闕使夫羽衣黃冠之士得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閒而不知公之心力之罄多矣公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尊顯獨隆於他支封眞人者凡數十人奉被璽書主宮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有述公生平畫像之贊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

被贊書及諸堂室記誦皆一皆名筆別類爲書曰天爵堂類編并其所爲詩文曰看雲錄者通若干卷集賢直學士揭傒斯奉旨作序以傳於世皇上卽位之初親御翰墨書問二看雲四大字題曰賜吳上卿識以明仁殿寶勅御史中丞馬祖常太常歐陽元爲之贊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駕自上京還次懷來燕坐幄殿集賢大學士不答失利等以上卿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臣全節旣刻諸樂石又模勒於文梓爲四鉅牓塗以黃金周以雲龍之飾以其二賜崇文宮閣而度之請錫名曰龍章寶閣又以其賜達觀堂先朝嘗賜玉璞命攻玉之工擬太上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歸達觀之閣而祠之請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二牓揭諸其上矣

有勅命臣集爲之記而文惠觀河圖仙壇并命臣集爲之記如右謹再拜稽首奉詔而爲之著銘曰

疑乎茲山厥名河圖地闢天開孰究始初則圖示卦庶聖歷述山藏無聞傳者周易二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隱或彰閟在道宮有崇丹邱仙壇是作元契夙符龜筮從若門人弟子作之三年天子致問有賁其園淸靜佐理啓白神德維帝外臣歷世無斁在今宗師有爲有文孝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家冠代邁古白髮蒼顏長侍帝所遺老故臣沛然從遊紀德論交金石不渝量宏智周用世何有卻而不居有相其道天子聖明昭惠老成

龍章鳳書玉質金聲有懷故鄉有棟有宇神明攸居山木羣舉盛德孔容象其粹沖聿嚴敬其以報顯融有嘉豐草吻二鳴鹿天降甘露灌灌神穀維昔廣成宅乎空同千歲不衰穆其淸風肅二吾壇圜方平直奇耦參兩俯仰有則修名度方天子命之刻詞孔貞來者敬之

靈惠沖虛通妙眞君侍宸碑

至順三年夏樂安縣尹滿君汝霖以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申汝霖同知南豐州事六月州境大旱禱諸山川弗應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龍岡所謂妙靈觀去州數里侍宸宋徽宗嘗歸而祝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盡禱諸汝霖以雨爲己任親往禱焉旣得卜乞靈水於

缶登舟曰還有蜿蜒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呂器迎之既就器蠙不動及州門雨垂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稔明年又旱吏民曰汝霖前禱之應也委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二又稔於是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恩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昔歿又惠澤及其民宜白朝廷有呂侍宸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不統於郡得專達行省乃呂侍宸事爲文書上之既聞於朝事下太常博士議曰君故宋崇寧間已封沖虛通妙眞人宜加賜靈惠易眞人曰眞君是嘗有臨川道士唐樂眞呂法術承應內廷是年呂侍宸教法禱雨京師有應集賢院亦上其事故朝廷知之而得封甚速也命既下而汝霖學製

三日爲酒食召鄉里飲別書頌翕然而逝既殮舉棺而

錦於樂安去南豐三百里而近增封之命至斯所呂侈上賜而係民心猶汝霖之責也公在太史幸爲書其事於石汝霖呂鄉人請私爲按臨川時江志宣和間有南豐人王安卿字子道號沖和子生有異質嘗爲詩告其父有方外之志父歿辭母遠遊渡揚子江既濟行野澤中雨暝迷路見若有燈火者就之有老嫗爲逆旅者得文書數卷燔火讀之雨霽火絕天旦明乃在大樹下無逆旅也其書蓋致雷電役鬼神之說云呂是濟人甚眾聞江湖間當是嘗嶽宗崇尚道教嘗夢得神人呂形求之得侍宸焉賜見大稱旨拜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五千里之間所至無不應者至於祆怪之作劾治如法人呂爲神遇異人於武當山頂天柱峯得修仙之道徧其官道君別置道教官也大夫校籍位已尊矣賜其父

遊名山洞府而歸江東西之間從蓬頭金公遊甚相契許他人莫之測也於是收斂神異之迹將求名地以歸隱是以謁浮邱君於華蓋之上道過黃茅之岡故使子請述之云昔侍宸自南豐辭親而至揚子也所遇而得書者火師也火師者蓋上古神人而世傳爲汪氏子華者蓋其化現爾其囑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一陰陽握其機者在我而已子當以是應元徵佐剛主吾待子於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諸其鄉軍峯之陽所坐磐石猶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官之尊貴與文官侍從等其後又遷沖虛大夫賜金方符使印以

入禁衛加贈其父曰承議郎母曰令君宮中人多病者上以問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爾當劾之坐未退天忽晦冥雷電交作頃之霽一白龜甚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揚州守臣以旱告禱雨不應道君以問侍宸對曰下民多罪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強之侍宸曰無已惟黃河水可借三尺耳數日揚州使至奏得雨皆泥潦計其日乃奏對之日也侍宸既以國亡祇擊爲奏不見聽而還上思之盡其象而親爲之贊既居鄉二里無水旱疫癘祆怪之事千百里間雖亂離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將二十餘年聞侍宸猶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詔曰勑王文卿先朝高士退隱林泉枕石漱流多歷年載兵戈之後杳不聞音朕甚思之其出山一來以副虛佇又物守臣以禮遣發辭以老病不復至闕使人畫其象以進亦親題贊世人多傳之歿既久侍宸之從孫以貧從商人入蜀親見侍宸於道中弗識也執手江濱多所傳授曰明日渡江某觀中可相尋也明日至其觀悄然無人入一高堂中有畫象則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遇傳授者乃其大父也及明日又遇之以幅紙與之曰此孫至家上官甥以吾書盡授之妙濟歸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書視之上官識其手蹟號慟仆地盡以教之際遇盛宗朝法亦大顯賜號妙濟先生名嗣文蓋妙濟初年不甚識字嗣文亦侍宸江濱所命也又有薩守堅者亦酷好

道見侍宸於青城山而盡得神祕遊東南禱祈劾治其神怪有過於侍宸者遊江西入閩過神龜岡乃知侍宸爲數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汴京居宮觀見爲黃冠者多詔事權貴以自衒惡之故多不得其說其在鄉既老而得其傳者則新城高子羽授之臨江徐次舉以次至金谿聶天錫其後得其傳而最顯者曰臨川譚悟眞云人不敢稱其名但謂之譚五雷內附後譚君猶在浮沈人間顯隱莫測廬陵有羅虛舟者故宋昔名士澗谷先生之諸孫也得五雷之傳甚有符契然譚君誦侍宸之戒曰每傳不過一二人若廣傳之則速死是以羅之弟子雖多而自以爲得之者惟譚主簿雨軒其後則有周

司令立禮兩人而已周與子有姻眷然終日言之未嘗及此蕭君清文雅學中羅憂患然甚通至理泊然無所累其心予敬愛之而亦未嘗言及之也周之說惟授之其子遊其門者或得或不得子不知也蕭君儒者擇人至謹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獨傳之道元胡君一人而已神異之事已見於前其客於子者頂分三髻一劍自隨綠衣短裙危坐終日風雪極寒之夜燈火不繼而溫煦滿室曰神烟然神觀洞徹縱橫自在物外無拘而剛介不可犯也此亦眞修仙者乎有侍宸手書詩一首蓋譚羅相傳之符契也且曰吾將隱矣當求人而付之必也戒行若冰霜立志如鐵石胸次如水月氣象如陽春又雖生尊貴之家而世有陰德學乎清靜之門而身有福力者則曰授之果爾其亦難得也哉雍虞集記

水陸會功德偈文

我國家聖二相承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累洽重熙多歷年所今上皇帝濬哲文明纂承大業好生之德已洋溢於萬方恭己之誠思貫通乎上下海涵春育無間幽明雨順風調大同遠邇聖恩盛大蔑以加矣而萬幾之密猶垂念於隱微九有之師或未該乎冥邈勝修法會式究淵衷乃修水陸冥陽大齋於萬壽寺自三月一日啓建七日滿散乘法寶之威光成金心之願力旛蓋香華

種二妙饌齋儀梵唄一一圓成凡我佛子昔自多生歷酬定業或以刀兵水火或以疾難饑荒沈迷五濁之惡塗未返一眞之本性遇良因於今日得勝妙之現前飢渴竝羞於清源苦惱悉超於極樂來生佛土祇奉明嘗回向菩提增崇聖壽臣等乃稽首而作偈曰聖上運大慈閔諸有情等作此大勝會供養佛法僧勇識妙蓮華諸大阿羅漢畢文迦五明金剛大威德護法諸龍天凡在虛空界敬禮無二開悶諸方隅光明悉照耀迺至請明哲往昔善根世四生及六道凡在苦趣者悉皆承佛力來赴於道場心花得發明諸識轉爲智一切現苦業消滅無復續大功德皆由聖心起我聞昔有人

積寶如須彌持施得福多悔河沙難喻我皇勝妙因福報不可思議視彼施寶者千萬不及一我等佛子眾各生慚愧感稽首贊吾皇聖壽千萬歲與佛共悠久

水陸會緣起文

原夫一靈圓妙本不勝於昏迷歷劫無明遂有淪於流轉我佛興大悲念開方便門譬彼宵征遠道冥行荊棘之林我以慧炬照之則前進無殊於白晝又如往濟大川忽遇風濤之險我以慈航渡之則安行無異於陸途施平等於無方悉與拔度嗟幽沈之有苦尤切哀矜於是文殊感定業而生悲觀音幻化身而啓教十方諸佛共宏應供之名六道四生亦攝善提之海大士仰承於

誠相因無刼展轉生死根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痼疾餓者令飽渴者與漿幽闇與明惱熱與涼況爾六道諸苦藉業不藉佛恩何由自潔聖皇在上運大仁心樹幡慧幢立功德林作此道場期七晝夜平等無礙均一高下光明圓滿如佛現前孤幽沈魄歡喜慶筵如是勝因增崇聖壽億千萬年堅固悠久

建國醮建壇告詞

荷天洪庥膺國大統肇惟元祀奉若明禋殊庭修祕祀之嚴肅拜候景光之集伏願環紫壇之納陛闢黃道於崇霄天極旋樞日星炳曜后祇薦祉川岳闡珍用期泰定之民均被豐成之賜

朝詞

聖祚在躬肇起乾元之歲道宮修禮丕昭答貺之誠禱吕再三鑒茲精一伏願乾元統御坤道順承嘗對春陽導本支之邕達紀增神策保宗社之尊安遂吕生成均陶動植

三清

荷天地之洪休晉承繼序奉祖宗之成憲畏究彌綸期敬達於丹誠惟謹資於元教願將蠲潔用極依歸伏願慶衍中朝仁儲大本休刼佑啓百神受職吕安寔福祚延洪萬壽奉天而長久

昊天

大隲丕緒有命自天載省眇躬無疆惟恤啓淵衷之至實感眞貺於太虛伏念比屬盛嘗俄慨堅冰之漸致永懷讓德不忘曠日之初心乃正詖吕廓清期與民而寔用發憂兢之慮悉紓對越之恭伏願乾御陽剛坤成地道祖宗陟降同保佑於高刼家國治平丕顯承寔於悠久

后土

集基命於眇沖始建初元之紀覽幅員之廣袤益思大業之興祇若寶圖誕敷金籙伏願元功有造至德無爲道至謹於順承協成泰定物資生於厚載保合乾剛

醮星祝文

太陽

赫吕太陽秉陽之精照臨天下達我皇刼克循克軌永底隆平

太歲

翼吕倉龍集於巽維紀綱百神運行四嘗相我君道壽我皇基

歲后

於赫歲陽配于陰宮承于大君內治之宗吕生吕成登我歲功

金星

奕吕長庚煌吕啓刼主我兵事宜順其經弗僭弗忒邦

家邑宜

太陰

明二太陰配陽麗天主國之刑勿忒其纏邑順邑宜于
邑永年

室宿

惟乾之維是爲營室炳耀定中景命有翊廣開天門相
我無斁

天剛

龍肉在田帝車所持聖人之生次舍在斯攝提眾星萬
壽是基

病符

歲德所紀主病有符視其祲祥傍射在隅於赫景命靈
其祓除

大耗

歲有癘神耗之大者集于乾隅衡照辰舍乃謹祓除勿
害純嘏

土星

煌二鎮星位于中宮行地無疆承天之功用集嘉福懿
範是崇

小吉

鶉首之舍月后所臨東井洋二景耀昭森扶我元懿萬
福來歆

喪門

左挾丁符右接坤隅孰敢啓門當我吉居祈祓不祥邑
宜皇輿

金星

太白之精其神孔武憶我南西孰祓孰禦宜斂其祲勿
問多祜

九月十四日高昌王大夫傳旨作醮星文

元辰天罡

於惟聖皇受命于天斗車提綱龍見天田萬物振羨威
信是宣邑介景福樂只萬年

羅睺

赫二有威惟天之首日月之行交道豐蔀炬兮照臨景
命先復克相有道天子萬壽

室宿

熒二營室天之元宮邑藏邑息肅二謹二乃瞻元台惟
茲是從錫福未央如定方中

小吉元辰

位南邑西爰即于坤東井洋二有溉其源肅二中宮景
命在垣元吉之福既昌邑蕃

太陽

赫二太陽日躋于乾順德維坤承聿弟德昭光播和若
春在暄萬福來臨與天齊年

參宿

載瞻參墟朗星煌二乃亡其書孝謹忠良肅二中宮景命溥將儷于聖朗既壽永昌

太充元辰

有嚴太充維震之宮青陽載熙木德乃通昔維聖子皇命是逢導之太和被之仁風

太陽

日之行天至尊已光誰其承之維青之陽煇二煌二繼照四方星輝月輪永保無疆

斗宿

斗爲天機日月耀芒酌量政事褒進賢良於維聖子元台是當錫福自天欣二樂康

太陽

東望扶桑赫乎九芒下被萬物麗天爲章東賓西餞靡朝政忘錫我景福於昭輝煌

太白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軌出入厥有常經掠于軒轅占者昌告敬恭用榮景福來報

軒轅

粲二軒轅黃龍之體屬于內廷占者所紀長庚來干非順之軌載榮載禳轉作多祉

太陰

占蒙于坎受陽已光配于大朗流輝四方天清地寧軌道有常介我景福萬壽無疆

太歲

歲維昭陽辰在協洽神君所臨萬靈來合皇二景祚奉德秉法我將我享嘉佑斯答

白虎

於菟昧二爲兌之神爲素爲刑莫之敢嬰迎祭于西爲禮孔殷神其食之介福來臻

大耗

滿盈之過神則害兮從而虛之孰可賴兮占歲之行厥有悔所尚易其齋豐我多嘏

迎神

肅二靈臺三光下臨旨酒牲牢嘉幣吉金肅將祀事罔敢不欽赫二洋二神其來歆

送神

靈臺有享神其來格其翔如雲其近如日嘉禮告成景貺秩二相我寶祚於萬千億

又醮星祝文

迎神

肅二清臺歷象是司維天有神維土有祇爰潔牲幣以禱以祠歲祝奉迎靈其鑒之

太陽

出乎暘谷升乎扶桑麗于天中照臨下方愛而煣煦畏
而蒼涼戚畹有禱降福穰穰

太歲

煌煌明堂歲君攸居位于鶉首殿乎坤闈東井洋洋土
德之基錫我嘉福順我禱祈

歲后

歲德至尊歲后配之黃裳元吉象服是宜理其內教昌
佐無爲沁園有禱卻除病疚

勝光

陰之始生實自于午于卦爲姤柔順斯主皇有懿戚元
辰麗焉是用禱祠惠我安痊

土星

中黃正烈維土之神騰煌煌向晨元辰有宮其
光來燭鑒于戚邸悉玆多福

婁宿

維主之生誕彌其月遡其元胎在魁之揭其宿維婁光
耀煌煌除我疾疢安康毋越

病符

六氣不齊庶疾乃生誰其司之有神孔明執其靈符昌
佐歲行禱昌嘉薦惠我安寧

金神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遇之伊
怒孰遏亭我忱禱毋敢淩越

戟煞

沴氣所生日能致戟昌殺爲名不亦暴哉和昌嘉釀柔
昌嘉脯順而好生永錫多祜

喪門

白馬素車人實息之孰啓其門有神莅之上帝好生爾
獨何爲攝而憯心安我戚闇

五鬼

五氣之歸其名爲鬼絀而弗伸有繁厥類載昌酒漿道
昌車船既享而除勿爲禍愆

青龍

星有肉尾其象蜿龍蜿蜒東方之宮木德司春爲
善爲仁永錫嘉祥百祿是臻

白虎

昴畢之上其象維虎有虓其武在西之訝金德是司爲
義爲刑尚敏其威疢疾用窒

送神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敏德揚陟降在庭既享既歆昌
安昌順神還應遲福昌昔進

又醮星祝文

迎神

欽若昊天觀象知儆爰卽靈臺秩祀惟謹大庖既亭大

尊既盈神其格思來享克誠

太陽

東望扶桑赫曦來升羣陰既伏萬國咸承朝賓暘谷彝禮斯在齋宮告誠綏祿萬載

太歲

煌煌歲君臨于端門有烜朱方歲德攸存當離之剛如日斯赫降爾嘉祥吕輔有德

太白

天罡

蒼龍之墟左爲天田神蛟應龍景命所躔斗爲帝車惟剛是指相我有道來錫繁祉

小吉

惟鶉之首土德是毓是爲吉神厚德嘉福宮壺嚴嚴景命所臨徽柔懿恭式薦其欽

功曹

寅爲人統其方析津肅肅青宮盛德惟仁煌煌箕尾保我景命克長克安吕輔剛聖

歲星

歲德至仁所主爲歲長養生成福祿攸係煌煌景光臨照有方一人吕寧萬國彌昌

羅睺

剛離有神維南是司承其餘光劍戟孔威其威孔揚其福亦厚來降來享作我嘉祐

太陽

剛雨作離繼照四方赫其有輝照我青陽青陽有煒百福來委俾熾俾昌吕承天子

太衝

木德之盛次于震方至仁應規吕佐青陽乃錫嘉福吕暢元氣帝后萬年本支百世

太白

長庚之精司兵司刑燔燎其輝輔日而行斂爾光芒順爾軌度吕安吕寧佐我昌祚

熒惑

赫赫炎炎揚光于天孰當其鋒奮烈莫前維國有道宜順軌則順行爲福吕相有德

歲后

黃裳元吉吕順爲則佐于歲君豐阜民物靈臺有祠敬恭禱祈陰陽理和百福是宜

青龍

東方蒼龍至仁至靈爲尾之閒赫乎剛庭青旂蒼玉禮祠維肅蜿蜒來降景福

白虎

兌爲白虎至雄至武其德爲金威怒孔熾猲白旂素車象德吕旂風其從之百祿是宜

送神

成象于天降靈于地國有令儀克致禱祀禱祀敬恭神歸匪遲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金籙普天大醮詞

建齋詞

纘述丕圖恪奉祖宗之訓導迎景貺永綏家國之基冀輯福于眇躬豈息菑于中壺垂象每懷于示儆蘄年尤切于好生伏願慶衍宸閫祚隆繼嗣乾和保合三光全而寒暑平坤厚順宣五穀熟而民人育

祈嗣密表

祈荷洪休肆膺神器念祖宗之付托思民社之依歸重惟繼嗣之隆實繫本根之固敢嚴祕祝用格高穹伏願

錫祚慶圖申受上天之貺儲祥寶系益崇萬世之基

皇后保安密表

寅奉上穹申言中壺克相憂勤之念每嬰疾疚之虞冀道嘉祥用綏福履伏願高宸鑒格正氣宣通天清地寧保太和而合德家齊國治均厚福邑資生

建壇詞

奉丕基邑臨萬國于今有年類上帝而徧羣神肇修祕祝仰輯溥天之慶俯將率土之誠紫壇森列于人文丹闕昭回于象緯伏願天垂甘露地發醴泉靈風受職邑周旋道氣成章而邕達永符至順孚佑皇元

第一日早朝祭皇天后土三界萬靈上賢崇祕

先聖凝神沖漠垂佑邦家祝延睿算保固丕圖月律應岩卦極正陽之盛天根開景氣升清旦之初通變闔于雷風妙流行于山澤均承主宰咸赴禱祈伏願聖祖神宗陟降洋洋而在上皇天后土卑高秩秩以分儀乃發禎符用隆寶胤延齡維永尚期婉德之同錫慶有輝更應多男之祝

午朝祭日月星宿祈曰月齊闓星辰順度中閫齊年本支繁衍

離爲日坎爲月瞻陰陽交易之機天應星地應潮察上下盈虛之候儼宸居之依邇望晷景之方中敷宣藥笈爲章五緯咸若副此乾乙之兢惕錫予郁乙之嘉祥

晚朝祭五岳名山祈社稷奠安宗藩輯睦風俗醇厚百辟忠貞

覩符瑞而告功升中斯在出雲雨而及物望秩攸崇巖二民庶之具瞻肅二天眞之下治即祕祠而用幣及初夕邑飛章伏願方岳奠封靈祇受職宗藩輯睦永綏磐石之安風俗清淳長被福雲之覆

第二日早朝祭聖帝酬王先農后稷消禳水旱蟲蝗祈五穀豐稔民物阜康

維天立極亶惟上帝之聖神開物導民實贊無爲之化

百道宜慶級之祕教興衣食之餘功敘九歌業隆萬世
藉臣茅而蒭薦望素履于虛皇伏願無聲無臭以作孚
肇此小心之昭事不識不知而順則密符大德之好生
民風馴致于雍熙國祚誕膺于長久

午朝祭風雲雷雨祈風調雨順寒暑應昔

鼓以雷霆潤以風雨彌綸功用之神求諸形體原諸性
情主宰元元之造觀萬物散殊之迹知兩間旁薄之仁
無爲而成有相之道曰麗端門之景雲開祕笈之科伏
願天德潛符歲功咸遂九農百穀無旱乾水溢之虞四
海羣生享安靜和平之福庶釋憂于宵旰用和惠于春
秋

晚朝祭四海四瀆所山川定位海宇清謐

一元合氣乘風澤于洞虛百谷來王出淵泉于溥博首
五行而善利潤萬物以資生質殖用興舟楫以濟稽古
步圭之錫流茲蒼璧之章伏願地平天成府修事治玉
書保運制衡漕之洪波寶穡宜年動滿盈之甘澤民安
居于樂土國養德于長源遽被所同旁薄無外

第三日早朝祭三洞四輔經籙傳教宗師祈百
神效職臣鄰忠孝國祚延長

太元結氣冥思道劫之初妙有垂芒朝徹延康之上參
贊化工于物始傳流神貺于人間保昌運以長存握眞
符而不宰將輯簡穰之福茂陳訪落之篇伏願乾厤開
天坤珍闢地種民在宥厥言清靜之風景命溥將相協
元同之造忠言彙進道德彌光

午朝祭左社右稷城隍社令祀典神祇祈民樂
太平物無疵癘兵寢刑措疫癘潛銷

泰社之土五色重嘉穀之慶豐方澤之樂八成致幽祇
之畢出帝命作九圍之式神靈會萬國之封力扶玉局
之安寅奉璇霄之降伏願泰階昭晰坤道順寧物阜民
康無疵癘扎瘥之害兵寢刑措皆生聚教養之嘗以至
永年竝依元造

晚朝祭九壝土皇幽陰主宰資度忠臣義士兵
死橫亡六道四生俱登道岸

禮樂鬼神信幽顯之一致生成變化知闔闢之無私郎
昭明烹蒿之閒布風雨霜露之教三光攸燭九夜斯煌
伏願帝命下昭天陽來復玉袍犀甲禮余忠義之魂瓊
簫羽章起厥幽沈之趣羣類竝躋于道岸泰和庶協于
明昌

散壇

五時列祠燔二紫壇之爟火九宮飛步雍二碧落之空
歌備成絳節之朝敷散瑤華之景元科有誡至敬無文
伏願陟降在茲達元黃之玉氣福祿來下生丹碧之芝
英普與羣生恭承嘉惠

設醮詞

三清

奉承寶位對太上之顯光保佑眇躬淵衷而恍禱蕭清璿館修設金科伏願元氣細縕眞風舒豁室家祚胤膺福壽以咸宜宗社臣民荷禎祥而均愛

玉帝

維天與祖宗既全俾付自身而家國悉有禱祈爰啓眞科用干洪造伏願鑒觀微懼孚佑眇沖保和宮壺之安錫茨本支之盛至于臣庶其樂生成

星主

星環次舍仰瞻天極之尊氣幹陰陽妙宰帝車之運景光來下祕祝用陳伏願司命紫微自中宮而錫福儲祥

寶系率下土以蒙休

天皇

坤拱神圖妙秉萬幾之會坐臨華蓋旁分六甲之司藏祀殊庭承禧寄宇伏願抱極樞而環照皆占至順之祥

奉天一以尊居增授泰元之英

后土

奉若柔祇配皇天而立極統臨廣寓宅吉土以升中爲國有祈維靈斯答伏願羣生成遂九有奠安元乙親祠綏保徽音之嗣黃流用祼燕貽翼子之謀

至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皇常國公奉旨命撰祝文

迎神

灝一圓穹三光昭朗四方八維柔祇利貞臘通百禩歲事告成犧尊多儀來享克誠

天蓬

天蓬萬方篤生聖朗受命溥將攝提建貞天田之上左肘所經蒼龍致福萬歲咸寧

羅睺

受天朗命百靈翊扶旁燭有光赤熛之餘首乎天經形隱弗舒戢翻矛戟迎祥帝居

室宿

河有天源木貴天根帝命降祉元台爲尊定之方中煌煌烇烇推而祀之萬福之門

弔客

昊天成命如日斯照運行推移載占其小有客冠素適據隅兆祝而祓之易號曰笑

小吉

乾曰天健坤曰地厚篤茁之墟土德孔阜崩二中宮元命昭祐六五黃裳元吉之繇

太陽

日曰象君月曰象后陰承陽輝萬福備有晨光熹融晝

參墟耀靈土德長生胎息其和
南利貞培本長源萬福來成
金神
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
挾威呂躋雄毅肅嚴戈
鋋利犀尚革而從降福孔皆
太衝
煜二青陽震雷之門玉兎肖類
蒼龍儲恩帝宵天錫景
命翊元東望孔祠扶桑載暾
太陽
肅二紫微前星有輝上承天光
仰接日儀煦二爲春卿
二在昔陽德粹純品物咸熙
三辰齊光震夙元臺肇

斗宿
星回于紀斗臨漢潢璧合珠聯
此有陽司中有神源深流長
白虎
木性東榮金行兌勝刑德之交
隅若闔辟義從仁祈報斯稱
病符
六氣之邪孰執其契歲行神徙
與之值祝曰移情安和允濟
太陽
靈臺有祀報本主曰仰瞻陽光
序有秩牲幣敬共嘉惠申錫
太歲
日月次周成我歲功百神具來
德容二享我報祈呂興嗣豐
青龍
龍有天德維木之仁大明生東
而奮信施惠自天至于庶民
歲后
赫若歲陽其配在陰呂肅內治
從如林通幽達微鑒德呂歆

送神
神來如雲神惠如雨彌天映日惠澤周溥歲行維新秩
祀咸舉相于皇朗永作神主
黃籙溥天大醮詞
建壇詞
歷念先朝悵神遊之日遠言修祕祝導雲氣之昔升闢
元景呂通誠建紫壇而經始伏願懸珠空境扶玉方輿
風馬雲車順陰陽而陟降龍章鳳篆舉幽顯呂鈞陶
第一朝呂薦皇朝宗廟列聖神儀
肅二在廟永懷弓劍之遺濯二厥靈澡若冀牆之見爰
資神筴用導英儀伏願列聖齊臨萬眞環拱寅賓出日
返往駕于中天妙合迴風發化機于厚地

第二朝回薦扎牙
企仰山陵想音容而永慕
卽紫壇冀迴元駕伏願天
又新神氣昭朗式慰臣民
安

第三朝回薦皇親
藩屏國家實屬本支之盛
璇宇之流光迴銀漢之逝
在河岳在星辰復還生民
祚之隆

第四朝回薦后妃
公主嬪御靈儀

禕褕在御歷思儷極之尊
生存之弗永致薦悼曰惟
性靈不昧釋然幽滯之懷
運祚無疆仍會聖朗之樂

第五朝普薦勳臣
宰輔文武官僚
爰念臣鄰載忠魂于厚壤俾
追懷神聖修殷薦于曾霄
偕膺于金籙庶仍從于瓊
與伏願受曰之光承天之佑
圭璋濟濟眡王國曰竝生
祀典昭昭秉民彝而不昧

第六朝普度兵刑
橫死男女眾魂
上征下暴更深泉壤之悲拯
內修外攘盍免兵刑之用
無告于重陰實有資于大
迅伏願天光亮燭地氣昭升
斷者續死者生頓釋幽關
之故想病者愈憂者樂永爲
化國之新民

第七朝普度普天率土兆姓羣生苦爽窮魂幽
靈等眾
國家每念于生靈則修治道體魄或淪于苦趣更轉化
機啓勝會于今晨廓迷塗之宿業伏願陽開陰闔天施
地生執籙把符仰至眞而得度保和正性固大化以長
年

第八朝專爲和安天地調順陰陽保國寧家康
民阜物
存順沒寧極幽明而無憾往禪來續妙化育于不窮宣
金籙之元文保蘿圖之景運伏願乾坤毓德日月垂光

列聖在天共敷恩于祚胤一人有慶永錫福于臣民
第九朝昭謝皇天后土岳瀆山川陰陽主宰
天佑邦家總基圖于九有日臨海宇妙樞紐于羣生仰
三景之高居磐一忱而昭謝伏願降年有永錫福無疆
凡在臣鄰咸保忠貞之節庶幾民物常依道德之光

解壇詞

肅以紫壇既備九朝之禮煌煌金籙益增列聖之光熙
事告成誠心孚格伏願神隨天運福被坤輿瑞日祥雲
常麗會霄之景岱山磐石永隆萬世之基

設醮詞

三清

天眷基圖列聖繼守成之緒豈因厥數先皇成猷代之
期敢緣追遠之初心普致闡幽之忱禱伏願開啓三景
訪落五文九轉成眞旣備生神之妙百靈交衛復還象
帝之儀仍錫壽祺幷祈康阜

玉帝

昔扣元穹導近親之神識遄臨素幄致大寶于嗣君乃
陳祕籙之科溥濟幽關之趣伏願昭宣天德旋復氣機
陟降帝傍九族逍遙于金闕經綸宇內羣生成遂于緜
圖申錫長年永依妙道

后土

基圖肇固每資厚載之功體魄歸藏謹候昭升之氣降

璇宮而來享鑒金籙之敷宣伏願效法成能資生有道
超神太極齊日月于中天合景至陽綏子孫于下地

東極

先皇厭代因軫念于幽扃上帝好生爰禱祈于東極冀
瑞光之遠逮引羣識以俱超伏願甘露鬱林慈雲就日
丹輿寶蓋竝從妙道以高居玉厴金符永鎭生民之極
樂

風伯祝文

東朝有命祇肅元壇上帝鑒臨萬靈率職咨爾風伯塵
路惟清戢爾扇和熙事用成急急二如律令

雨師祝文

咨爾雨師灑道是司和陽散陰相成祝釐

皇后修設黃籙大齋二意

言念宗親將薦誠于旣遠遽罹大故屬在疢之方深肆
嗣皇繼序之新申前曰籲天之實普超幽爽咸濟生靈
伏願道妙無方眞游如在升九霄之神氣衍億載之昌
圖凡囿化工竝承德施

正薦位白文

言念先朝列聖帝宇懿親早遺體魄于人間思導神飈
于天上鼎湖弓墮俄興臣妾之悲丹闕禮成旣得基圖
之托及燕休于長樂申祈禱于太清惕然霜露之寒恍
若風雲之會龍儀虎衛陽光照灼于朱陵貝闕珠宮飄
[illegible]

水激揚于東井願金支之竝濯與玉氣以俱升穆二乎
秉德以肅雍洋二乎在帝之左右輯和九族驩娛還若
于生存旋歷曾霄靈爽頓忘于凝滯返至眞而無外與
造化以爲徒況王政施仁必先無告而大鈞播物何間
有生更推滄海之餘波徧及幽關之苦趣妙機所運道
化同超飄則復爲人亦我聖神之賜敏而錫之福庶乎
寬大之恩嘉與飄首共躋壽域惟天地日月合德合飄
保子孫黎民能安能久

祭風伯文

維風有神在巽之位地附天而不墜持羣平中陽旋陰
而昔行扶搖直上　則至尊有禱上帝來臨伏願宣靈

氣于八門寫祇翕合卻塵氛于九地宇宙廓清

祭雨師文

恭承帝命祇祀雨師出雲氣于山川彌綸瓊闕灌天章于河漢飛洒玉都今則肇起元壇導迎法駕伏願六龍調馭順和協于陰陽萬物潤滋肅澄清于天地

長春宮祈福保安齋意

上天眷佑長貽宗社之隆至道沖盈式衍邦家之福屬偶嬰于疾疢爰謹事于禱祈伏願聖鑒昭罔祥光旁燭身逢康泰豈中壹吕平安運協壽昌與多方而蠲諡

禱詞

治平之運仰荷洪休疾疢之生敢忘憂禱爰命羽衣之士敬敷寶笈之科伏願五帝儲華三光協德身康彊而逢吉有永壽祺國清淨吕無爲均蒙福惠

崇眞宮祈福保安齋意

丕承託付仰資天地之和祇有起居偶感陰陽之診喜遘臻于康復爰謹致于禱祈伏願輯福上躬錫禧中壹前星炳煥協國家之奠安景貺熙熙洽神明而定壹神明垂佑不顯隆平福履益和偶嬰疾疢敬祠琳宇備藏琅科伏願景貺來臻壽祺永錫康強逢吉承宗社之安化育成功長乾坤之造

祭海神文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旣殫閱歷歲旨薩

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相爾有臣亦克受來言交修用爭乃勑中外悉智展力相爾職我士旣固民生底安六府治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爾吕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爲哉吳其沼乎爾則揚靈具訓海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旣止旣安民遂有生爾作朗神永有令名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吕龍光有赫象教方興式嚴前殿之崇祇奉祇園之勝上棟下宇方締構于良工細柄大杗並具材于貞幹成規斯在願力維宏伏願天相聖心佛加神運百重闌楯移來天上之慈雲萬歲山河永鎭人間坐延衆佛之臨殿有四阿之制鉤心鬬角先崇締構之宜審面旁材已具經營之素式觀地駕儼若天成伏願龍象翊扶鳳翔繞舟青金碧赫然佛日之輝繡澈文章永著皇風之盛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吕虎踞龍蟠卽淵潛之佳地雲興霧滃建梵釋之新宮巍二中正之居赫二大雄之座欽惟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惟天爲大如日之升經綸旣正于洪

規崇信不忘于願力美矣善矣大成舜帝之爾韶經之營之匪爲文王之臺沼我佛有護國救民之助吾皇示報功崇德之心黃金滿布于祇園華構上移于兜率式崇大殿爰舉修梁相我下民陳茲善頌

吾殿上梁文

伏以浴日九淵現禎符于鍾阜承天八柱建名刹于治城爰開方廣之筵用祝周阿之殿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清明有鑒故舊不遺鷺起星河萬斛綵舟之容與鳳歸天闕七重寶樹之檀欒凡轍蹟之所臨宜珠光之共護修梁肇舉善頌斯陳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曰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一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曰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曰哉項公曰其玩于辭而得之者筆于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曰玩于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夫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

精畫卦曰示聖人之蘊因卦曰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剛知何曰知之中古聖人曰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于周公究于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固得曰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親于千載之上曰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于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于此者志于學者誠不可不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曰來下此而他求已愚是曰深味而于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曰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曰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于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曰通乎易者也因卦曰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皆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曰其成德之能事附于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曰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閒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祽豈待于考

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于後世學者自有得于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于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嘗嘗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曰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于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曰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曰告之子是項公之學上不過于高虛下不陷于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曰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曰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

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于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嘗學易君子多有取于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于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于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貢于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嘗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于篋俾齊安郡學鋟于疏戚之辨謬于愛敬之節溺于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忽可謂善矣古者

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林葉氏之情學于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于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于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聖人起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襍取爾雅三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

噫論至于此亦不過肄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德之君子孰能與于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成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閒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于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卽天命也同一至公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而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于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凶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鷹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于凡霜盡然況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勖其不及或正其偏或梓而廣之也儆曰諸勖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自六書教小學是童子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于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課籀文九千試八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于漢陽冰發義中興篆法于唐學者蓋亦希覯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爲繫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書放辨推充奥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篇亦號簡要奕深鄭敾仲大發類例義旨于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長矣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放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國朝至元中祕書少

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尚方多出己意篇帙浩穰刻梓在尚方學者莫之能究觀焉獨徐氏嘗又以爲古法背俗秉筆操觚者要資檢閱而偏旁奥密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于檢討聊存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宮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叶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鄱陽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亮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誠盖兵空旁辨誤之說既

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功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辨誤而張鄭載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于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世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質則寖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于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

書者乎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眞贋吾嘗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嘉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劉炎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淫辭與經意違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毒螫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于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蒯其能專求于經也然傳

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于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奥深非博洽于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于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嘗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于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嘗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閒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于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

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閒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于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于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歸養也能以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于德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敘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

詩也是以程子之于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以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于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歎淫洗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儻先君子知言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于言者豈非有得于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于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

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兒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于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皆也至于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著其說如此又曰來示以果可傳也略爲我敘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于泉南覩于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梓而傳之馬公歿歷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梓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城邑散布

中外極乎四海其閒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于博洽有用之說則在于今日矣至正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于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吏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文宗皇帝昔遊之地也臣民詠歌何有閒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住持勅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以旨意作新斯亭

又取其風雅德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照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闕不如見于咏歌者之悠長告于神明者嚴不如播諸民民者之周洽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于鉞寄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紹干戈鑾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于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以保

障以生聚以北嚮于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于東魯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啓運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多焉典語之施于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貢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于邦家至元大德之閒布在臺閣發言盈廷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仁印仁者焉集東魯遊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年以來文獻于當時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于林泉李公受知于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遊東南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

師集賢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于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歎息意氣之宏逢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文宗起故老于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照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紀之重集豈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論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于其閒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冀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歷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于聖朝文章人

物之故其必于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侔者焉于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捽鬱結感之所存言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捨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于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意于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異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若是必若

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修其所當爲也事變之來順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閒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空索悠然自適而無或出于傷怛乃若蟬蛻汙濁與世略不相干而嵩和氣清郎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

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于憔悴之餘子厚精思于窮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于斯也右丞沖澹何愧于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于閒逸不足于事變良可歎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編之存苟有一人諷咏于一日之閒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飫甘饜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論來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二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士以爲天下名其何以爲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天下之士必有所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

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交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一鄉之士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殁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

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蹔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吾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徙將誦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遡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盧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閒于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illegible]索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

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于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汎彭蠡上九江浮遊湘漢之波遂遡三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盧陵將梓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未耜于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人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諷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背抵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眾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東于三峽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洎二汜二至于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于用一旦而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書哉豫章甘天民雄于文盛于氣中年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闉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險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之自夷陵後而遂伸乎長

風揚帆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紺于弔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在祕閣試吕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吕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嘗無子吕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之矣乃求贈言于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吕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吕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吕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吕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吕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于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送饒則明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治爲友壻于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纘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府初設款無

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掇拾略備爲閭吕庋之手疏其目吕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吕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鄉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餘有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于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吕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于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吕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吕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吕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吕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吕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毋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于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眉內附未久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呂文臣爲使奉詔分閫綏撫其士民思有呂畏服眾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眉者呂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爲諸公一起爲之賓客氣象議論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爲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

遣使者禮延公于洪學視聽其講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及忠愍元于龍川公呂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皆呂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樸院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于居家矣龍川呂平章丞相集賢翰林集賢翰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爲學官則敬則卓行君子昭二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方德輝再世積累溉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

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于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于其堂曰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曰盡知之至于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紲者尚有曰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于蓬蓽之下三年而歸有曰爲告爲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辭公超吾守郡嘗爲起斷碑于艸莽而植之詖不可忘也集過洞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艸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于國家聲文之盛莫善于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于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嘗而親見其人蓋曰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于一嘗之作一人之手徒曰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焉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于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曰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曰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曰爲未可詎

止于斯也至于僕也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則于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羣賢交遊之翰墨蓋三數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箴登華蓋山必及予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于名教恨其書不大傳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梓小傳于臨江粹衷梓弟子記于

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梓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嘗遣使至仁宗嘗慮嘗以爲言是嘗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晁聞亦且不及不于今嘗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事也天厭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于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

其言而覈實之使其逮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吾侯來
者諸公頗已爲然二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
而又得劉公之博洽吾資之善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
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
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吾成書凡數
百卷是可吾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厚
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祕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
祕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吾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祕省
予幼嘗得豫章布衣孫訒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
參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冶亦
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書爲予讀

一篇予嘗尚小不能通其說嘗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
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于王氏得其記言之要
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
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
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
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遊
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愼毋苟
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
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
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
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
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尚論先世其亦有所聞

送李仲永遊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覩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于父母宗子
之家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國家混一以來有欲
觀夫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詠沂上之風者
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
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遊豈不快哉然以布
衣隱於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于閭里之近無其志者
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
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
以累之無其暫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數經濟泗之間

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闕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
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材有其
暫欲爲孔林之遊其行矣哉毋因循毋簡慢毋退志爲
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
子歎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
自楊氏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
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心親觀乎
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千千載之
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
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
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尚論先世其亦有所聞

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遊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遊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呂曄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摛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呂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于才者故爲歌行之肆長于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昔非一昔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呂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呂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遊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于昔人之流風餘韻是呂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閒一窪之盈一區之勝其所爲不相侔而各有可觀者焉呂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呂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呂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弃去顧獨好爲詩耳嗟夫予豈敢拙于古之人哉蓋有昔日之疾有園囿而無所遊觀有鼓吹而不能已已樂者心思凋

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呂自娛焉南甫之所呂惠我者多矣然哉南甫之意豈徒然哉子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呂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于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呂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道遙峰福勝院主僧師吉呂所修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呂爲委身于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敘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于元獻八世距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三而歿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呂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世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于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呂職事求于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竇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爲貴官于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閬中陳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爲御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當若

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曾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于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見內附呂來遊乎無所聞于四方聞曾氏有仕于南臺者至泉南呂世嗣求拜其家廟者慶厤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爲余云而今亦不可攷之矣及余有去爲釋氏若師吉者濂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于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寓居者其孫卒于外孫李氏家又

得桐木韓氏之譜于其諸生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爲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于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于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廣集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聲者古者子生師瞽次律以呂占之蓋其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矣故鄭衛之音特其發于情措諸詞有不善爾聲必依律矣後和

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爲之增慨序其端而歸之

濟寧李氏校梓九經四書二後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始就外傅時出遊孔林而學焉是嘗手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鈔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大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洒泳之日未及如志年六十九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爲之而未

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湔闖採得學製錦於海濱秩滿少閒請於家君願成先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已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厶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崇道其父名厶也昔漢建寧中命諸儒楷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太學門外一嘗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輛甚矣學者之尚經也如此其偉哉東魯今有李氏所刻書已應四方之求將何媿於東都乎嗚呼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蓋已微矣賴漢

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越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子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世祖皇帝朝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治君澤民已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爲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已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蓋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道園全集卷二十五

序

廬陵劉桂隱存稾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于西蜀英邁雄偉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修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于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

之言曰今未知公之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于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于歐公則閣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之溫雅近出于廬陵于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隆昌而中興梁可冕焉然子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木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庶幾不安然有指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昔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列爲專門士風頹敝子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汩沒于其間而馳騁淩厲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于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于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于古人而抗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曄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囿遠

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倣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二應詔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于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眞于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于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可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于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當在于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于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實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過于集雲峯下又嘗及之而性粹已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

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吕得先生之書焉集執事未獲盡與之遊也先生之言曰弱冠嘗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内附猶用力于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國家吕進士取人未能忘情于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吕從當世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于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本所謂漢泉漫溢豪井續豪見示兼魯無君子斯焉斯取能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吕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刊

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手書相示曰是豪人者五六十年其應于今林之曰長得吕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吕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于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爲知其可吕傳諸方來者則言之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龍岡之麓靑原之波不亦善于達本而遡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吕知之而輒及于子之所欲求知于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梓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梓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吕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于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覩先生之文者或有取于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豪序

某早歲遊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嚴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吕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吕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吕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于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謦欬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吕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刊本所謂漢泉漫豪井續豪見示兼魯無君子斯焉斯取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手書相示曰是豪

也御史府請諸朝廷而梓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刊諸家塾吕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學之道皆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吕夫千江之波其水同源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吕求水之本源尽水凡葉衍沃敷暎者皆此源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于其間哉是吕得書吕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豪續豪皆有從遊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歎焉爲吕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吕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吕得其

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當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于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于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敘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集敘

陳文肅公教閑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于天下而垂名于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于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于一時然于治政無所關繫于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

雅之義焉公開朗岩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稿是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昔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于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昔遺老哲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已成就故僉

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侍書省戶書諾翰屏閥歷之久已專城千里于河山之間矣東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槀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于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恩德未浹于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荀無其人則何以傳哉天子于此昔寧輟公于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于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

千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讐授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嘗望公于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於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正而剛介所至爲治不事詩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于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爲治基文肅之貽則而聖天子之所以期于廉使者其亦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稾序

梅亭續類稾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竇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類稾三十卷其家既鋟梓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公之孫畯掇拾遺書而稾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稾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畯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昔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敘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憾二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作述于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拔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稾者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於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竊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廣公與焉蓋當時繆史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敘次問行軍泰隴嘗勝敗大槩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者在國史閨婦力書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當時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遞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忘忠郎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仍改

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集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已貞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營已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存而忽亡失於應酬之皆者多矣嘗觀於鶏狗之息而汩汩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剛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已為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

靜虛已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稟歎曰非能賦能說之大夫乎噫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為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源功與諸君子皆恭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已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讀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已書其後云

硎谷居愧稾序

硎谷居愧稾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

諱淮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
夢炎榜登進士第仕宋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
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磵谷居所
謂櫰橐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
北遊至於茲邑嘗揃集拜公牀下峨冠褒衣意度閒雅
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磵谷
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寤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
其悽然考究公揚游紹雅集卅角與之遊今亦八十矣
乃出此集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
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
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

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眞率
詞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
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司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奠連
州詩爲其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
焉紹箕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云

送楊拱辰序

盧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
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illegible]之祁人
收而葬諸南門之外[illegible]年朝廷旌其節賜直認閣又贈
嶽鼓閣待制謚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
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illegible]詔使有司舉遺逸御史
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至正
如此故併及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
聘之至爲太子贊善終不起許州趙□自隱士起官至
一品京兆蕭斡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
足以樹立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
於其閒也近歲汴梁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朝
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
千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閒亦獨何心哉聖天子思廣
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illegible]詔使有司舉遺逸御史
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至正

恩至渥也愚也退在田里遊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修進士之業故宋科第盛昔兄弟六人同昔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絕自歸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為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矧士況念慮紛擾患得患失於毫釐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答酬詔於萬里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為序是以喻之舉士不可以不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為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遊不能以皆至墓下乃書為譜授梓墓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所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遽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先也譜為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某壬辰兵中中京生亾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修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奐然為河南轉運使辟為幕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台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贈南陽公為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祕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建封宏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為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宏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宏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為諸侯後世有為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於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眾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為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宏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為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為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為使於四方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

則不然薄海內外皆吾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托氣脈通貫情意孚洽癢疴疾痛無不畢達綏緝嫗煦無不覃及是呂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士者修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於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頗詩讀書脩然一室不妄交接父之仕國眾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呂及人者從容覲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之賢也去年副御史知其爲人而薦之

覲風於江右者又皆呂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呂之才爲請奉檄云邊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呂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襟焉富庶淆雜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蘖芽櫽檜之生治之方平易則足呂得其心矣慎則足呂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呂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呂辨其慝從其欲則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毫髮千里權度之則呂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豈推其源呂救其失定其本呂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哉呂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邀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於鄉登家人於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

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勤敏而記誦於諸經家學之蘊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溺靡之文以干祿仕欲其修君子之行不欲其從牽苟之術以趍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勖之至以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哉稽諸其文自內而外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於是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以名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議論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以出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閥局居其職者俛焉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省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於當世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於斯文至於六經之傳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麟鳳之靈囿也敬之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探求吳公之意而有以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職與馬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剛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豈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璧輯其遺文相示呂爲益初在朝曾集曾爲學官與之同輔諸也是呂來徵文呂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徧涉經史嘗與其弟巽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猶不止□□□□宋之既亡文尚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爲詩文春容幽邈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校官用薦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遊京師聲譽日起於諸

公間述參顯仕當年大耆封拜滂沛故代言之制稟獨多考功職事故書一二之公績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也嗚予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二承二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閒嘗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二人而呂嘗執政及諸貴臣之家咸決於見聞矣近豈復嘗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呂見當之事九重清暇之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會樽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會侯豐幼慶之交也侯撫州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邵以爲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紙而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邵士熊耀宇番禺令申如以松溪集曰都人至順辛未進士熊耀宇番禺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爲授梓而傳之屬爲來請略敘其始末公諱瀹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嘗行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以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虔有政聲泊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辛巳九月前史官廣集序

宋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仁廟以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取士多而得官速且衆矣鮮實效也仁宗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以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輟大夫去僕政之所以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劉子翬出公筆而胡公以爲公議也又謂福建提學司罷宣和四年而以二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方紹興二十二年丁卯幾君子之道焉是已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

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谷奏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爲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婁子嚴長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孔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以是書進

也推之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存焉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集敘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商榮存初侯見直廬存初憮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報二兩科而復二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不亟多誠願如存初言力今文治興隆未必有報貢理而閟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皆要言也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

之弗咎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予校藝南省所得羅汝道予忝讀卷皆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閩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固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于孫當沐宋極盛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皆吕爲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九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

世業積學皆卓然僊俸於一日者甚多吕州里耳目之近吕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予白皆子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吕餞之并寄諸君子云勗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延對視影龍旗墨色新又附見二首云青田千仞妙高臺元從清嘯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芒鞋驢欲誰裁臨川經學邁前修鼇進遺書幾駟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講誦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嗇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寫然獨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閒居食貧無以爲樂恬澹

之極賦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鈞遊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高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序

送吳尚志序

今年詔設進士科外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焉而前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大廷矣副以德嘉告予曰嘉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大廷矣副以德嘉告予曰

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子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為子言乎然昌嘗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為祿仕焉則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繩御於吏俗此固眾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歎朝廷之欲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開也乎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油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為經儀禮十七篇有司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效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易濤而已乎亦曰禮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為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以為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修之者即可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爾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予之鄉有

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李來居月餘予為舊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遊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之易於蕃茂也是故聞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翳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

不試於山徑之蹊棘之險其閭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蓋言其嘗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眞見而無苟從蹊徑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雜著本理而敷暢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

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焫灼以鑱刺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屬己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劇刑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爲功也固將以禁姦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平云爾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眾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間劉守眞乎而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曰諳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疏魚肉菜果粳稻之食短

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溼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憤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佴之間依稀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愼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說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滿之疾常二有之爲河閒之學而得其傳者能厭察證眞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昔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亦可以救當昔一偏之弊矣我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閒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

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間元
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
兮不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
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
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考掠殺人之具於頃刻
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此書之罪也譬若治
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
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
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
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
反足以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

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人之疾蓋用大黃朴硝數斤煮以火酒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又如是者飲之一夕疾良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數斗而飲之一汗之速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病此久矣而有未發予之論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心其自修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峯者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苦挽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攻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攜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以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兒而悅之以子宜得蜀郡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勗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病者無遺處矣茲書也乃自頭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尚有儆於斯文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司皆爲之設幕府以廣咨度擇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以高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汝之士詠歌

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平此者豈無油然而歎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牽於同列或豈有不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皆也興念於前者既有以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贊其畫而到官於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以豈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久之餘開遊詠於覽閒之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若而仰觀俯

察太平之盛於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於邑屋之繁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其幕三君子者皆優於文學而後仕皆歷於風憲而後官是以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流宣化移風易俗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嵩山長張震賓克相成之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隱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涌澤所注合郡內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聽念之禱而雩雨應之故有之已今封開沛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其未始多見

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見爲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都邑之士多爲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掾陝右來官臨川朗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句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予幼嘗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始非醫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用之劉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

風者抵掌捩腕爭起而用其說其猛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遊自眞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人矣予客臨川先生門十稔閒曾不一人蓋亦難乎其人哉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以知長沙河間之法斯人之生亦殆矣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甫者於河間之書審處愼發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寡靜最爲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聞道武都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甫之事云其子嘗忽瘡不能言而無他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甫視之曰此熱症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已當用之藥伯甫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同爲隣陶淵明一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寡靜最爲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爲辭攄思殊有醞釀凌雲之風焉百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以能如秋蟬飲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閒哉夫君子之爲

學常因美質而篤爲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非徒清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詞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都應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豈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

公庶及聞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子而深歎之者也集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爲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曰爲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曰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曰此書爲入道之階曰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衛繩循軌徹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古人當宋盛昔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謚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曰當其心者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蓋亦略思於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爲

方一無有異者是曰一鄉之學者於其鄉先生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曰不可及者也末俗紛綸人自爲說邦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思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曰伯宗之鄉而論之則不差矣故曰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翩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昔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謚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曰當其心者公之心曰爲德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言証也

惟其自信之極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言
當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劻道先生從之爲三
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
服其言無不從者使劻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劻精潔
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
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
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
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爲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
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
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
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

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鵝湖之會焉
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歡氣之間因二賢之
告語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間而縉紳博雅
殊以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爲薦
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
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翽之盛遂顯於昔而
鬱二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翽之盛遂顯於昔而
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
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
云爾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終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召對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
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爲之序未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篆法至京師頗
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
當頭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間而縉紳博雅
殊以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爲薦
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
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翽之盛遂顯於昔而
鬱二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翽之盛遂顯於昔而
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
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
云爾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終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首守吾下官多闕侯迺吾民事爲己任先事而憂期月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祈得不爲災歲豐首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頹圮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

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燮理溥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琦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吾某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錄其事於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公更築祠而象以配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既而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況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耳目相承之兩暘稍愆若致自閒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如公之所謂因循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耻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文考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曰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載暝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改觀零露在彼靈谷寒鴻於焉原亦企於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我民生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豈王之制有所不得爲與抑其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言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

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偏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識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恩賢尊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原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當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

而君子猶謂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嘗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卿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眾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跡於常儼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木居焉而正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公之至元跡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祉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霅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善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子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碣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崇仁虞集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二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

星門此其大略也首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勒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薦飢勿遑繕葺仍改奉元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及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氓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甘其復矣曰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甘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曰侍立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曰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閻李伯遠何執禮李中蔡翊安達尒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

俾吕爲之先豫王二相府薩昌帥府郤鄭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凡爲鈔二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吕閱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修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廚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朝安達休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蒙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吕畀之學官六年御史燮理溥化司廣吕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羌碩吕其事來徵予爲文吕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

古香書屋

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慕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關陝道學之自吕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集聞之玆士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閒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乎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繇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昔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吕降人文遂蔫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者漢唐

古香書屋

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郤子在爲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雖然吐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指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吕爲其修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吕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吕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

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闕洛諸君子則大明爲舍此無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儆於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昔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年始置慈利縣我國朝□□年升爲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之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象在東西廡州郡修其工上其事於湖廣行省行省言於朝廷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於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以樂善向道分題之於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乏補葺之功循玩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以學校爲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絃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

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闊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甃以重甓之洋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玉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於先聖先師則用之敢經書子集於四方藏於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榮滁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之以成卜曰之吉率僚佐人士釋菜於先聖先師而告焉遹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自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除凡郡縣莫不有朝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張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爲入道

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剛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嗚呼三代而下至於今日爲學之道既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泳馳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更相祖尚輕翳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墀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頴爲之記及內附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呂部使者眞定趙公秉政之令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

盧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曰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已之工俯臨澄潭氣象成釋菜日告其地在城東虎踞雄固得石泉於荊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取其溉灌蹶租入之蔽虧曰續廩食舊書籍曰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肅成舊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壽晏南傑傅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鍔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逃來求記之於是謹

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皆名法從爲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者尚德今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敎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學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乃謝公也然而修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乃謝公爲此學記以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眾作考亭精舍以處之蓋是書朱子所定五經四書皆有

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當時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九月學校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宇傾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嘗書諸簡書其與天地爲公而不可易也喻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

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樑榱桷之朽腐瓦甓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駁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堰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梗桷隊章之美完以杇墍塗壁之堅藥石作闌楯礎殿之防和漆於丹修桓檟之飾青面之象衛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來者千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備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命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庚寅以又盡燬於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梓衷來爲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薦經兵火而禮殿弗壞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還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嗚呼治教之休剛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美矣遊息於斯者亦有所思乎聖神加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亹亹邊之昔至蓍剛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潔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趾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

殆非偶然也歲昔之久物有圮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成汪惟勤汪德鎮而謀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扉作兩廡及四齋舍以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爲之記粹衷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償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邑困瘠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昔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以無記

嗟夫人之所以爲人曰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敘此則治叛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而昔分則可曰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敎之之責焉然則學者又有治之之責焉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非僻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以勝媮薄興敎讓以銷頑鄙達材識之所能及而究職焉利害之慽又有以動其爭鬬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僞使之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

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各以其才二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所喜爲不必同也況形勢之迫於其所當爲不暇計之所得爲以盡心乎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嗚呼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俗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若衷名姓次爲一人具官處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焚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大府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

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都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時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修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豈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論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

書乎有司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剛斯經也修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卽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賢經傳之言者舍衒鬻趨競之文而求修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逃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性人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異強僻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年之進

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古
永李辰良董之巫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
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維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擴舊基
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
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
七尺工績堅緻宏傚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
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
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
來求文以爲記竊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袁之壯邑也昔
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時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
以忠孝定以咸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

張侯构作新學其兄宜公爲之記語學者以唐虞三代
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
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修己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
言非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
知所以爲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
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
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
棨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
典之所當然也其以孔孟之書備有利至此示之以學
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古之道
也何敢不伸一先生之緒餘以爲告之大尹家定爲夫
子之廟肖夫子之容南面而中居從記記享儼然有虎

牲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令行事則在乎廟
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
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倫豈惟
三代其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五殊一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
而生生之無窮焉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以爲
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
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
也故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
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
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

教夫凡民使皆有以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
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己性無不
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
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
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
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
棨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
典之所當然也其以孔孟之書備有利至此示之以學
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古之道
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
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

莫適主統所以決其歧路之差也其曰問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闕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修之序也學者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修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道園全集卷二十八終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嘉民生其閒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曰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旰江李氏之作學記有曰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曰教其人其君子有曰成其德其庶幾有曰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

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曰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興相聞前太守眞定張侯宗顏在郡嵗嚴君仲毅來長其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曰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曰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侯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人無敢遺嵗其師弟子不親不遜之憂盛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宜然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愜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孝悌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

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寶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吕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吕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吕行乎治化是吕儒先君子吕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思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吕知尊其所恠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吕爲工不眞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吕爲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嘗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叟地於東湖之上加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嘗爲尚書兵部侍郎記之而附國朝吕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把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俯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么始至深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郡侯長嚴君仲毅進曰仲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峰胡氏者生同嘗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吕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宗孔孟博察乎幾微之蘊動之端吕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乎高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吕和而不激極密遠深厚之意端

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督勤敏敦實克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誦其士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吕發不傳之祕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峰胡氏者生同嘗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吕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宗孔孟博察乎幾微之蘊動之端吕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乎高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吕和而不激極密遠深厚之意端

嚴呂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呂之事上涖民呂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姦之手大忠大義皆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呂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呂剛其父之心焉定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袁之日宣公閒暇而過之所呂端其爲政之本原呂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今不知者多矣當彭守岩其殘纂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容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沖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己知其所不及呂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呂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其山九峰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巳葉霜露既降絪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

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堅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呂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孔林廟管句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夔岩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

尼山書院呂璠爲山長六月至官爲芟舍山中磬蹋私橐繼呂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呂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呂其人至除荊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兒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廉夏楊公文書調行部察其吏瞿趙郭趙茲山頂瞻徘徊呂其事爲己任命周知滕州事部寶閻領之首出俸呂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徹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

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呂爲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呂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呂次成置弟子員呂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呂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先師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呂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氤氳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呂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首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鬱蒼至於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

哉運會有首晝奠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瑯也得呂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酬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修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巖張君某世居之營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池廣袤數里青山迤邐文記之言其奇偉詭譎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焉呂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翼呂本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乏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遐昔尚者竊緒餘有樓呂藏聖賢之書有堂呂尊師而講學有匹齋呂居

官鈞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侶官立名聲疎略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二月蜀郡虞集記

萬載縣升懷孟馬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官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卽理廟學官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官待教令不敢緩也玆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適至縣官其規模敞陋弗稱而學計不足官給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宋大使黃璧咨曰修學之事璧承命官爲己任謀諸縣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禮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官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從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廣與殿等官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從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官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官託之不官頻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官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官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官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之者所官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眾庶見而感焉興騎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官爲學則尚廉恥敦厚官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官於其所未至簡

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蜀郡虞集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翻詔厥祀典而屬教於校官薄海內外莫敢不虔敬倚有事焉則必記其事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固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修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後有加矣而南康之爲郡也蔓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爲

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固已盛德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貴潯彭蠡鍾其靈氣實從朱子遊世學之誼修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蓋宋之季年文運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於友信以爲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以教令於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都昌志學始建於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屢有記可考自國朝以來無大改作禮殿及其高閎妙寫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耶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

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亦成眾力是不能堅完

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亟

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昌立言端其統緒昌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古萬語其在方册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石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曰欺世其子之成德莫信於師友昆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昌推至於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

勉之哉仍改至元之五年庚寅四月虞集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等修其屋宇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昔不敢廢來求書其事臣某愛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十君子興焉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李履翁與其從弟亨仲從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悃愊篤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昌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昌相切磋

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玶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韐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琪之從父與爲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詰於郡邑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榜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邑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剌上其事邑請貳憲李公端邑爲之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答剌失里行部至郡用朱炳言取建安書院既餘賦之百五十笏邑作書院是歲僅邑其錢五分之一邑耆先生之祠堂他未逞也至正元年貳憲幹公玉倫從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歎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炳走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炳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歎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敘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敘也誦其詩讀其書邑求諸其爲人具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臥病甫陽與釋老子之徒接邑爲其言是矣而反觀乎吾書而後有邑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蓄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眞知深造邑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邑蔽人心之所邑晦吾道之所邑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邑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人

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邑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邑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邑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邑望於學者乎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於萬一矣夫才足邑用世而斂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邑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邑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邑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柢不鉄窮冠

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吕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世表公之於父師其報也固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吕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彦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館頌臺成均吕至正固有守左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黨族通經制行泊如生縣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剌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謀郡守麻合馬皆吕善治聞俾劉伯顏文雅通敏慕府諸喬陸文英羅慶協心吕贊之故斯役也無閒言而有成功可吕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

長申皆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白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吕教乎其人五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吕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匯

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

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吕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炎吕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吕屬諸縣與史陳德敬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吕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爲第候公府爲之先德翁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炎吕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辭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嘗聞諸炎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皐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吕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卒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吕成其志而終身焉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霑濡烝嘗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況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誦言吕相勉勖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吕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

爾吾何幸於考序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遜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皇帝至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㠯言其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㠯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己治人之道大小相

爲餘緒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而隱居於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井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於郡縣皆立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熒理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圮陋弗虔爲政期月簡易勑怨之效民安而信之遂㠯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嘖難卜地擇材鳩工㠯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㠯興民用者有祭道路導宮爲廟

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報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邑撫鎭吾民也置縣於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天子之命吏代至邑皆輔吾民生者無間也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災害上無徵調之急外無抱鼓之警苟有少屬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詔事邑於福禱

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邑廣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邑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邑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寡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者寒暑之變五行乖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觸興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邑害乎其中也殘鬬壓溺盜亂腊毒搏噬蠢蠕毋使有邑害乎其外也修敘講理受業服事邑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邑來告請文記之邑刻諸石邑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故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驚生聖神代天工邑前民用開物成務世邑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邑待凌暴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邑蔽其風雨爲之衣裳邑宜其燠寒爲之食飲邑昔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邑全其生也是邑有醫藥砭灸之事焉凡所邑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邑遂其

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宇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邑天地之德爲德邑聖神之能爲能凡所邑爲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已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乎措而萬國生聚之眾其癘疴疾痛不得不邑爲憂是邑郡縣無問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員而教邑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而面參立而邑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名者邑次列坐民享從祀略如近代儒學體制常邑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醴行事著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共然而在宮者或不

足以盡知國朝聖子之深意仰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維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如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耆士醵金上送官府更請營學以祀先聖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於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瞻而歎曰百里之邑夫子置命吏託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由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言縣設主簿一員以修舉風節廣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咨詢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維益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以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而事已告集均平有施者謹遍輻輳不待驅率各刻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

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揭楹會於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爲堂殿廡之宮者與夫習醫以爲業售藥以爲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遍輻輳不待驅率各刻其功經始於是年三月爲閎閎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凡軒楹戺門兩廡翬飛之制與歲俱增若干尺凡若干尺其都宮有牆前有門門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論屬諸博士而邑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告日具物以治文書告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在焉邑之長邑有配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宣王之室若座有丹朱漆梁楹而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戺牖之室若座有丹朱漆梁楹而者則存事府史矣是故千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酒醴牲殺之儀邊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

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吕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爲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吕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都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修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吕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吕爲法我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吕爲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安又寓神於他神

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首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爲故常謾不加省周令吕當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面邑無他賦可吕他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年餘歲豐民安廳有餘力乃撤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舉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吕奉三聖人刻貞木吕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吕禮者尚矣曾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爲郡吏慮

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七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與夫抹之者其職也是吕我國家重醫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濡於至和之中休焉吕安雍雍焉吕居吕樂於無爲而永於大年也而則豈非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蜀郡虞集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郡縣儒學有田吕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吕春秋之季修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闕焉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閒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糜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爲通神農黃帝所謂上古聞天立極其神實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沴五藏九竅之變養之吕食之藥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飲氣味之宜攻之吕砭焫宿液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吕資其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吕稱聖朝之意而爲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恆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爲郡土厚而

物成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爲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昔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繙孫呂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盧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染兒赤率盧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盧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副遠請曰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曰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喝與其學教授鄧思泰經理定其頃畝之肥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醫學思泰乃白諸府曰所收大修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大小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昔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變而後得呂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呂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八人八官也王者三聖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昔日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昔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終

記

飛龍亭記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曰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曰示平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成久矣而宮之佳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卽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元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文

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嘗行邸去治亭爲近上嘗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嘗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曰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園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侍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閒寶琳何曰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描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曰爲名上曰當雪嘗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驌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遊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鑰曰待朕之往來曰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天厭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佳持趙嗣祺朝京師始制先生號曰賜金陵道士之當得兒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異口數也嘗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踰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治亭嘗未種松也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曰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曰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

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桷嘗御楹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曰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呂下及郡縣守吏咸集於此呂侈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於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曰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牆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隊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曰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昔在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郎獻茶利門年收其徵入中統鈔千餘笏自是天下之人安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至於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權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權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佰提舉官其遠者分司昌渝之臨拔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厭治書省運司而已其事分屬列郡歲祲民

困採造懋遷觀望阻徽敝矣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調劑不遺山谷數月復命已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置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於是已脫脫永兒與薛公厶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若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曰風憲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信從之貴或曰撫守之榮或曰材智之優是已皆能清心平慮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僚屬各知雖倣外絕苛橫之便庭無訟訐之訟期年之間利入昌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頻首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昔而公署久敝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墮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於朝而更作焉命未下曰使已先出俸金爲之已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秦公厶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額凡二千緡又至得已增置吏舍門垣已某月某日告成則賜鈔五萬緡使貿收子錢已具公牘朝廷所已示廣惠之意也乃爲書幣敏之義也乃爲記之噫集向在國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敢辭乃已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已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

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樂所已保息吾民已厚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宏乎彼已聚斂急厲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家斂怨災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已告來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已相勉勵書其歲月建置之緣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弟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已爲法又被顯用使人

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徵哉爲於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於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鎖鑰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綜急緩審以贊書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省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荊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爲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勢於聰明覩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碩望乃

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風夜在公益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侯口知事人郡楊杰口口照磨某郡左仲良口口皆口清閒敏達之資忠厚沈潛之德敷歷臺省諳悉激濁揚清私慾勿有道環視臺之信任以承德長之諸暨激濁揚清私慾勿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皆良吏真政士民無向不得其所晏然鎮靜聖明在上觀風行部非得人之效哉乃行縣稱問必遣子之儀若於君安靜盜盜治郡者皆尚威懾爲提控案牘而君仁厚佐長吏爲自王君昌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昌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昌乎不無寄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昌國事往來行履之及而得

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蜀郡虞集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剛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誠終不試於無有閒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訟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然無所匿使僥倖姦黠無

雖不得盡行其志而勞藝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
李君德芳字曰予雖未之識然讀規曹隨同寅其事
不問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
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
署庳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
獄之廳亦弊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扁環以卉木之
實酬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人董其役功未
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其成此亭而相
謀曰國家置郡以來於爵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
人而姓名爵里未上於石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
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紓息名
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嵌石於壁

謂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
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敘其意噫不亦善夫
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
而不事一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
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
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
內民事之利害人而忘之則爲勤之意衰而興除之政
闕使其人建立於一旦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
係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
故爲之書以爲應壁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獨
郡虞集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
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值西山之勝自唐
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修而可知
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
二十有一年省臣以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修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
四十年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
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嘗以是官者無慮數十
而問焉追惟裕皇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聖上之孝心
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紓息名

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眾思於僚佐請於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
平章實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
野而命集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
列三王之次爲幸今韓姚兩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
載之上而辱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媿乎且一閣之遺
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於命者曰吾相
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
於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爲宜二勿辭也乃爲
稽諸郡牘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興役越明年乙亥
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杜立梁舉又明年丙子

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檐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呼洪惟聖天子躬修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於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茲江湖嶺嶠之交至於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耕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於公上況乎禮義文

物尚有可觀於其開者乎於斯岩也來薈是藩者及歲暮之閒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陽侯珪以至元年間故以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戒幕治焉故以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

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哉武昌
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首之豐樂軍士之休盥與其
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
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晦霽之間道先世
之功烈且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
樂土且春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
崇檀溪之深靚彼異代之士慨謦欬於一昔使遺名於
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且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且其郡治
譙樓成屬予作文且爲記集昔者且文學爲職業既老

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庶吏宣予從子也實來
其敢辭乎稽諸郡志且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於
今四百餘年凡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
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二年閏月大風樓壞翌年
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且
是年十二月經始又翌年劉守致事去無代者侯且爲
己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翥與翌經歷牛
公知事康公照磨王公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
者同知府事木八剌治中和尚判官王公推官李輔崔

中經歷柴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公而始終其事計者
萬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紀然有臨其下者望之若

崇慶道中聞郡長吏帥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
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令賓客之送迎小大
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講昔刻夜嚴鼓角所且警動其民
之觀聽而且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
美且資遊覽者也其爲役也且其閭暇而不厭於緩相
其且宜而不苟於就是且賦民度材結構塗飾越三年
而後成焉於惟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
事各率其職刑咸慶賞赫然修舉海內讋伏莫不盥讀
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
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且謙遜豈弟相尚水旱之
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

昔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侈心生焉不
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飢後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
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御寇之身德其私智功力之所
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且有其休養生息若子蓋深
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無私平心
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且定民之心志崇
禮義且興民之德訟申孝弟之教悖忠厚之風使吾文
物之邦欣欣然日新然保其生業修其貢賦且奉公上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

鎮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當道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於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具取足於山曾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奐壞五十年於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實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

趨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甓上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勤塾閒以儼然高堂邃廡皆具所需繼悉備具官吏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庋藏之室獄庾之嚴固廄溷之細微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為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廉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盛昔絃誦之聲無間於井祉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

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縣文史國朝以經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況有大儒紳先生以道正學作興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漑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眾善之閒哉簽而撤十年之間為吏者有不暇於為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臺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採守如雪識事如著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字人官教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

尚翁尹以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愊無華相與

洞天記

羊肉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迴絕人世高朗空洞故以洞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肉洞天不見其空洞

司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叩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之守林侯亦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閒寂寞之濵而有林壑之美神閟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託獄訟征徭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莅治按察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

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遥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知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有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俾彼雲漢昭回於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闔闔之生聚休養保息寖有所未盡

者乎悉屬困苦而靡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開邑夫災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清濁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貢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皆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稱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道園全集卷三十終

歸田稾八

記

大本堂記

宜春貢盍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瑣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謂而辨之曰自致其學慎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曰知此也暗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曰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曰言之哉昔者

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曰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書怒衰樂未發氣象爲如何窮當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戒愼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謂靜者豈非戒愼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謂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之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來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未嘗小止而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俱忘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曰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夢遶顛沛曰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曰爲憂

自克好靜坐故曰所聞告之曰後

書中堂後記

皮曰亭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書中又後數年曰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寂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有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槃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然二子曰意申之予曰書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頭幢者未嘗小止而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焉在定言之雖然槃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判若出

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之中吾不敢易言之變敬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嘗然君子所知者君子之善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中庸所知者君子之善中庸既爲反也善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憚者善中之賊也忌則生而無所不爲矣憚者知所畏而不作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曰靜教人其後曰莫如持敬二之說莫切於畏之一字誠畏愈思而愈近而愈切者知此且中庸之道在平戒愼恐懼求善學古者歟昔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品尚也求

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巨來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之人莫如易詩書春秋之爲古也元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瑜之所敬有加於此者乎愈其用觀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文而知其實周凡觀於古人其皆所以成己之能也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其末事電而已矣士之仕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使來告曰吾先世之餘慶而有諸家於鄉親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

老曰堂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曰所當爲夕入督之曰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官守言無責於朝廷而其子弟之教不曰其道或工文藝曰事進取趨遊去曰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眞知古道之可尙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邊豆之事行左右進退而無譁於是斂福胙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疏戚之情勸酬頌祝安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二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尙有曰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曰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於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鮑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求予爲之記鮑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曰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鮑君言之詳矣予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不敢不曰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

者觀乎天者也觀於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曰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違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君子曰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雖萬蹤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閒可曰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

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曰異乎孟子曰顏子具體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曰意見測也聖人不可曰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端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剛純粹全是此理言而輕曰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曰爲學人之所曰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曰易言之亦不敢不曰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

之曰郡既罔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閫郡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曰禮敎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曰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曰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曰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轍履常肖敖二子於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文通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殁池上之屋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圖取曰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予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乎之父愛學於鄉先生成其爲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修身愼行曰君子曰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際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遊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後爲義爲善出於天性陰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

微而力克治之則有潰冒衝突蹈底沈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吾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岩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敎也是吾其昔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册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曰自棄猖狂則不能曰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爲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曰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之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開語之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也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揚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之差其失大遠於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其世欺人之名曰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遊已數年今歲暮山居暇日察其不自安於眾人之習眞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

無媿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失吉凶悔吝之差則不可以不愼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邱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於是太史奏眞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代作聚星亭書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太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嘗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寧坊有堂

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聚星之應視今日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爲古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後世之人或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終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視一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天者子之交也曰類相從吾嘗爲彥和歷紀先世之遠德矣而彥和之於辨別昔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飭之辨何其憂

謹齋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瑞龍煥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科登政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奎其子良翁則爲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後世之人或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終不謂之古人乎十餘而知爲學吾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而扁之曰謹齋堂請記二言曰謹學而成龍伯高之語吾榜之曰謹飭請得一言曰謹飭之說不嫌其志文園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然戒告子孫不嫌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天者子之交也曰類相從吾嘗爲彥和歷紀先世之遠德矣而彥和之於辨別昔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飭之辨何其憂

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昔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囿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爲謹飭之士自勵雖邑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飭之爲言深有戒飭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己者如是其全於是愼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飭之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

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裳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爲謹飭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閒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託其侶是之非以謬迷於當昔也夫君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爲周愼而不爲疏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諜妄爲謙約而不爲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吝嗇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者皆必謹飭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主於敬而入蓋曰戒謹恐懼皆謹飭之事其可以爲易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聽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飭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內修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飭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恆有而不褻歷昔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友未有如柏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郡以此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

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其所以受命於天託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託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窮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蚍蜉蛾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干霄本固幹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壻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貽范君所

吕柄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吕恩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歷四傳吕至於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二全其柏相與爲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棟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修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吕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吕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劫志不行矣

題園全集卷二十三記　十三　古棠書屋

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吕蔽物則必不肯閉閣而能有吕及人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吕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於官溪溪之委秀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吕園自命所謂小園徑趣者皆吕此也淮之水滙彭蠡爲大浸今胡氏之居就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吕柏名者蓋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寵厚煥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吕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爲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爲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閒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窗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笋撫之華蓋一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遊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簡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爲韻於此軒吕之得名子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朗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閒之奇玩也登斯軒

劉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吾凡念之起見譏於天自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吾因循衽席之燕暇吾至千年之久乎証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吾糟口吾黨之士其可吮毫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吾遺其觀之主者余君元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翩可也

余氏極高翩樓記

華蓋之山在縣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吾對之浮游於塵壒之外而自吾爲高翩輕儇吾相尚應度吾爲高曲見陋識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翩眞所謂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埜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吾存淡泊而虛曠於人道爲近矣而又有吾老夫聖賢之造乎高翩之域矣夫小智自私而自吾爲高翩知則其念慮之所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翩者吳公之門人弟子名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築齋宗書題其額而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曰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之學蓋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爲聖人所以天爲

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㠯是知動靜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動一靜相爲體用而繼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㠯闢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所其止也㠯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㠯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竊㠯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人無欲故靜二之一言則因人道㠯觀天之道最

爲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㠯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爲無欲之漸也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亦㠯欲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㠯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卽主靜之道無疑矣橫渠張子又㠯禮教人動合乎禮所㠯踐乎敬之實也一毫之非禮則一毫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

天理之節文也故初㠯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㠯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㠯知之卽其所聞於父師而㠯爲道一動一靜相爲體用而此宗吉㠯文學躋高科㠯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㠯高視一世夸耀一㠯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㠯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㠯名其齋而常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㠯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爲學質樸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爲二靜而浮薄者㠯不踐墊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疏鹵㠯爲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

歎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㠯扶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當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晨夕觀覽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浩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予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環翠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言必有德者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於衷則永歌之㠯寄其意云爾孫君

之書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于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時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爲獨高別支旁衍而西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佔有昌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曾遊遠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邪雖然李氏之先右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佔之李氏肇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咿唔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佔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自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

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猺記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愼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榮其舊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鬥然七起大物衆豐豫而慢暴之海隅矣桂林之所繁息而有司寢弛於無虞而其軍是年冬十月猺蠻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

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㠯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
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㠯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
秀峯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
公㠯隨省某處萬戶之軍㠯行公親臨陣射
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猺源等寨盡
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一
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
川亦出道之永州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
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逢寨巡檢所失印招
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城靜江之陽朔
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採馬赤至軍公軍破

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三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
得賊一十二人又破大厓黃幸等二十二源擒斬一千
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年七月朶兒只願㠯湖廣參政
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攻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蒲等處潰
猺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
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十口復願輸租三千
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
三級猺寇盡潰廢其巢得僞鈔板印旗甲器及所殺
官之袍笏得爲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㠯
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酋從者男女四百三十八復其
業十一月㠯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
二十餘處酋潘光叔陸秀琳等及所殺官之袍笏得爲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㠯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酋從者男女四百三十八復其業十一月㠯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

四及從之者六百八十人賊少卻保山頭下矢石㠯攻我軍公
發火砲焚其寨斬首二十四面構緣㠯上連戰者三公手射
者盡殪矢鏃發盡八十九級擒其大石㠯攻我軍公
自追襲至賓州得猺鄉導者潘光叔陸秀琳所失印又得世爲猺鄉導者潘
壽撞人徒賊寨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
餘黨保巖洞㠯誰知其處隨降洞口焚之無得出者
皆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㠯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
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
與省陸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寧盞浦縣貴
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

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
定連營中廓屯營盧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開斬首三級
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
公福等二人唐遥等十八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
洞賊乘高隆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
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鞠
公顯問海北寇曾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
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礮石毒矢
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
焚之韋十四棄其眾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
家屬纔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月有

斬獲道險糧運不得前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
州二月十一日有詔又以江西行省公官統公處萬戶
兵平章忽都魯述失海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公總之
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
兵擊古野古皖古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
遷江縣得古者之餘黨十一人戮之昔州倖張宜子擒
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
日擒古者餘黨二十二人初九日慶遠民
官兵至則寇據險阻濕瘴侵陵與衆險出不測此又天昔之
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木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
之開轅門召延見四方之士無貴賤皆得召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召上下遠

通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王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
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賙
交患一失其當眾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
部歲當遷補抽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
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
公優爲之是已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已
簽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
則欲靖於上立部伍定賞罰秩嚴法令明紀律已當險要
之衝爲邊遠深入南山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
散未經之寇日增月益萃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
其閒已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必將信用之

爲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宇與公有一日之雅昌予
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日日相示集歷觀國初之
位置中閒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
作平猺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兼而名之曰龍
沙會仙宮宮之道士吳明德豫章人幼學道於西山復
其宮於既燬宮有別室甚虛明德遂謂之曰是深處明德喪
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眞定鄉貢進士范
淳既爲之記而又求余言焉問之明德其宮蓋與秋屏
閣爲鄰余聞昔南豐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
趨近卒不可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湮澤曰南湖延廣
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溉其流南
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眾流會焉蓄泄屬縣樂安崇仁
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汝水俱合於
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

得也城郭之間峯巒轇轕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險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呂無呂宣其堙鬱去其壅底呂來爽塏而生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係焉書院雖呂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葆之敢堙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爲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呂祝人君千萬壽云是呂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偕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

憂之是呂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郎湖爲堂率學者呂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爲風雩詠歸之地郡人士耆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呂徽菴程君呂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遊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佑戊申未三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校建宮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虔浸爲旁近堙塹殖利鳶飛魚躍之高深涸呂汙萊之變易川泳雲飛之間適限呂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昔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

方而新完之土田之久浸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之勸呂承王君之志而幕老亳人趙君雷澤實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浦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淳生植爲之光神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處州萬戶那侯惟關始作漸有之亭呂爲之勸而放生風雩枕流皆如其舊曰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同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涸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呂與文武吏士酌芳泉呂賀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呂得呂措

之宜者以予既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爲記蜀郡虞集記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感應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禮以行其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祈秋報有水旱疵癘則禱之撰之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間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久矣邈乎南邦而泰山之雲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薦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新美之其出於戀

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方面論之東則主生嶽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而及之是以有比乎廟舊記曰予城之東有高阜林木怪異昔見人用弗盛廟始作焉以古之聖王鎮鼎象物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衢巷鬼神之祠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以大正之是以存其可者以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三月監郡曲薛揑同知郡事亦鄰眞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明推官於公說李德芳以昔有事於廟而屋室圮壞於鴞虔爲弗稱五月洛陽楊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以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澤知事夾谷立照磨王

天子見帝於郊升配太祖詔書宣布恩澤溥洽山川神祇之祀居其一焉郡守以下稽祀典具牲殺器匪愆厥服執事屬吏咸在升降俯仰趨蹌作迎休導祖以爾明詔千里之內耆倪感歎而言曰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其何以答今日之盛哉昔和歲豐安士樂業仰事俯育奉公上之供上以知帝力之我惠當與神明之祀相爲無窮豈不美哉予方東遊匡廬道過郡趙君以爲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遠之故爲之書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爲義也爲之豈

乎己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
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爲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
至豈曰假之而非有襲之吾爲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
微辨之精而不爲客氣之雜也決之以至健行之力而
不撓於外物之誘也吾之事天吾之事親其原同也吾
之事君吾之悌兄其分明也行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
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吾之治人而人無不通吾之
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爲義之極功乎其子子於
一事之未者辟諸滇汪不出於有原則不日而竭矣是
吾君子貴乎知本也亳之君子有居溧水之上者曰趙
君翊之榜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攷諸義者固已詳且

密哉蓋聞翊之風喪其親也有三弟焉長者方齠齔幼
者猶襁褓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助其成無
所不用其至焉及其授室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
怠慈惠而習禮親戚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三弟
三弟者辭不肯受涕泣而言曰微伯氏無吾至今日何
忍別蓄私有乎翊之曰此先人之業也受而耕之吾奉
公上之供吾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辭三弟者
固讓而不可得則各吾吾敢爲伯氏讓哉之曰吾亦不
敢過爲虛文無吾成吾弟辭讓之志況爲之儲吾待可
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凶
翊之出其餘吾給不足飢者與之吾食疫善孫之吾藥
盛年未爲祿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昔

其先君從宦於閩早歸乎鍾皇句曲之麓若識其先志
門乎嘗已書諸其墓矣今夫海內宴安金陵爲東南之
勝才智之士懷藝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今
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遊士爲之
賓客浮大白以迎長風發長歌以送皓月而世之所謂
浩然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然予觀子之
樓有浩然之趣而窃有慨於予衷者矣始予之壯也父
名之師教之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
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者萬事萬物
之當而無有不宜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義利之幾慎
諸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眚之

閒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退
自省焉酬酢萬變無有不中反求諸心無所虧欠故曰
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久也應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
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遵訓於茲五十有餘年戰戰兢兢
而未有充乎父師之萬一是已覩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
夫將有告於人不已其夸偉雄傑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
予心有所未盡也或已爲記之矣是爲
記

古之爲民者士農工賈次莫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
以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以修己而治人則士

歸田稾九

說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嘉知我願申其說曰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曰自生民已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鼎木巽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曰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曰爲家蓋吉非木不可曰熟食非樵不可曰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於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蠱一壞也取其材不可曰他用新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曰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庶乎其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曰去之人不可曰奪之其不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遊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爲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再傳而得孟子儗諸天子諸侯之族而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

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
燮理溥化爲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
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
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
也爲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
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
魯而其宗者未及爲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
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
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眞爲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吳澄叔旺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

求爲之說曰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
者其有待於平者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
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曰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
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邱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
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眞心病其病者心包
絡耳眞心病則死矣此言相發明也澄叔有丹
術請申問焉所謂方其混而相捐先天地生巍巍
魯高者何所依倚乎所謂原本隱闥內照形軀者何事
乎所謂上下兩旁與虛空混合非平之謂乎

新喻蕭淮仲父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父之父字仲父其從父適之求予爲之

說無曰爲說也然子比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

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汙澤之淪衍陸之接採拾
漁弋足曰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謥沃土也而
民力地利殊未盡漢曰來屯田之舊雖稍葺曰贍軍事
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倒年晴
雨如期則狼戾可曰及眾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
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曰蓄蓄泄無隄防曰衛衝盲耕
之不深耨之不易是曰北不如齊魯桑麻之饒南不及
吳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父之說
焉子欲淮之覩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嘉氏

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
也知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
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
防也至深耕易耨發斂曰書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
自父始是爲仲父說

劉瓊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瓊溫玉之德也故曰爲字而求予申其
義焉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於朝者使
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眞玉也纏之曰繅火弗能焦浸之
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眞也不然則石之侶玉者矣君子
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侶玉者不曰白
乎光芒之耀琢圭肖之廉鷹非所謂白乎硬

碻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呂之而禮神則爲圭爲璧爲琮爲琥爲璋爲瑚璉爲鼎彝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瑱爲環爲玦其用莫焉其輕浮而虛躁則不足呂爲用硜殺而閻抑則不足呂爲聲是呂溫之爲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悤忽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德室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炎乎其危矣是呂溫之吉其眞玉也哉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然諾敏職而守法慤行而敬身淳然完美未嘗望一事之責白國朝設科取士呂入官者或不自廉愼趨學世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恥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師表其書後曰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曰方長能進方開非十倍百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尚漢嗣帝廟號白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曰爲名也呂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白足之意不亦缺乎曰漢傑於君子歉然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

趙孟昌呂順字說

淩義趙孟昌呂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爲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三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爲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曰不順乎親不可呂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呂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呂事天者此也子之所呂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呂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呂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呂開其端而啟其識不得於聖

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剛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於今淸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以信字說

浚儀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久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說爲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爲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爲誠者即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者人之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爲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獨親之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爲賂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忠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行忠信蕃忠信之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深味之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乎其間矣且晉之爲象曰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皆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此雖未爲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幾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源甫求予爲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

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以窺天鑿壁以爲室其爲用也亦狹矣況乎察之愈失而明愈昏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爲象曰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皆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皆乎不用其明者曰在地中

之昔也非無勖也不用其勖也必有靜也而後有旨啟其勖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閫室屋漏之中有旨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旨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旨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旨生有不可旨名物而儗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尚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

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孽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旨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己者均有是旨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勖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旨至善字其幼子不旨泰乎噫學聖賢者猶旨此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旨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旨勖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旨勖之者且不可得何旨表異端竝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旨著爲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

授學者朱子歷傳師說折衷補正定錄旨爲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況吾鄉大儒縉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旨一言槩之也

黃勉子勖說

亹亹懋二勖釗茂紹勔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勖名勉字勖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皐陶之所旨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亹二文王之所旨亹二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亹亹之功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爲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有旨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

勖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旨爲子勖言哉子勖用志不雜修學不輟眞有勉勉之意焉蓋勖與勉之爲言皆用力加進不旨已得爲足而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旨成其事君子學旨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旨致其精久其藝旨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旨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王之旨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旨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旨變之也周道既衰異端竝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旨著爲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竝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聞聰聰近道之質非不知勉勉以為功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久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為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也學者由是而勉之向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助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眞信聖賢之言而易為他說之動搖或執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

或迷於歧路而不識其差或久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乎子助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為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下視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會無一日之雅徒想像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略見其詩集傳名物鈔而愚陋又不足以盡知其為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眞無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集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為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論及學春秋之說以專主進取

呂遠甥兒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正獻公是非常人之詞不足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言呂定國是也是皆大臣一言呂公之言曰不敢讓夫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夫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者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眾安知無文昌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寶藏充溢旗旌載前簫鼓在後賓客就列雅歌投壺波浪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不暇應接是故禮幣二致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

閒嘗與友生門人細讀面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呂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即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呂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右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所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兒因率性得一見之甚慰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原不宣集再拜

銘

虛白齋銘 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元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既清既廓氣容明新庶物咸則羽衣有儀燕居穆清迺取虛白肇錫嘉名況景太虛接軫貞白先生之稱世豈多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

得天垂休光賁於邱園寶我穀神守我幽元冥升在上
日月于邁顧懷下土福祿攸介式詹艸木我行戶庭風
雲裴徊霄露載零齊居孔明夙夜敬止昌祈繁釐昌報
天子冲而不盈涅而不緇上帝臨女永勗遐思

方牀銘 有注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牀於居
室爲之銘曰
晝安昌恭夕斂昌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
修其身千二百歲不蛻而神

几銘

方牀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
安必定敢曰耄老弗愼中正

先君硯銘 有注

硯先君所常用者既亡而復得銘其陰昌示子
孫蓋距先君之去世二十有九年矣
端而溫謙彌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趙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窮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
化昌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缺折衷補擬百鍊懸鑒照

物不遺末世寘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
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郡公遺象贊 並序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眚
棄諸孤三十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
昌泣血敢述前德昌示子孫其詞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迹先覺歷患難而心
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眚競
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

古棠書屋

峯悔 與 知者實稀常與人俱孰能
邵庵老人畫象自贊
世家岷山之陽生身衡岳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眞
之逸駕白雲晴空春風秀野瑤素仙毫不可揮寫聊采
靈芝昌寄遠者

孝友贊 有序
金溪縣因金溪廢而名之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廠
昌治之寶麻乙巳銀絕而廠廢宋開寶初始置縣時不
產銀久矣而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取之有葛祐者
官強之蒞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克充數吏驅
祐家取土石襍烹之本無所得縛祐搒掠不勝其苦祐

無子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困憊因皆自投治中死縣令黃厶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孝烈又感去其害也神而祠之本朝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病之獨金溪吕二女事聞得免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于沙阜延祐戊午縣令李有又新作之民閒歲時祠祀維謹有詔祠在祀典者則有司長吏行禮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爲之贊其詞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羅乖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抶投身毒烟身盡義著苛政亦息民吕永寧奠愧血食

元帝畫像贊 有序

元帝像吳興趙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臨也囑青城山樵者虞集爲之贊其詞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迺夢天人被髮跣足歹衣寶劍坐臨崖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晉階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若善繕事追步顧陸凡吾眞儀子善記錄審而傳之下土瞻矚傍有介士玉版金籙曰帝告歹錫爾榮祿冉二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光滿屋取燭急寫神運掌握毫分無爽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韞匱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祕夢初不吕告晚有相司泄其元躅

辛微先生畫象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吕天倪人迺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吕灌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吕深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 有序

漢丞相諸葛武侯吕建興五年出師伐魏後一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三十九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審定

吕爲子昂眞蹟雍虞集爲之贊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帝寵二正辭君子小人興衰之辨凡厥有邦可吕觀善代有儒臣進思盡忠爰致筆諫寫施屏風考文取藝集思廣益游藝之美傳世無斁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辭職所上表大德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爲之贊其詞曰

侃二郎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求我遐僻懇二陳情吕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教孝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三

歸田稿十

題跋

跋劉資深墨莊後

清江劉氏墨莊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皆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爲贊春氏作墨莊記始有吕啟學問之大原吕達其則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爲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莊後記吕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吕喻學之品級吕終朱子之言焉其所吕爲墨莊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爲之御而車弗驅也終不能吕適遠扁鵲

爲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吕已疾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紬繹而服力行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莊之興至於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會至於雲仍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吕忠厚之源潤之吕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吕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刖之吕嘉穀稊稗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爲田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稊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溜焉播焉其有穫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實可吕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眞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眞僞之辨蓋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自呂爲樂而不待於僞爲也惟君子呂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眞矣讀吳先生爲劉天爵作眞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三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顯兒其子孫而徵世德旦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柘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麻己已故翰林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

哉翌日往謝之道孫呂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據崇岡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呂爲最勝處呂嘗考之紹興艾氏呂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無疑嘗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候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呂功臣子入見卽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嘗遊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呂嘗文指尚病其陳腐則呂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嘗公之在朝呂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右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旣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呂淺學末技濫奏於承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嘗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於再三不忍去手見其冲淡悠遠平易近人古先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呂爲厲而嚴重崇高隱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

爲哉相望纔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遼絕敦厚之風猶可繼邪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豈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爲其母呂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多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旣呂從官登二府矣檜何呂有此言也豈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弥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宁庭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獻王祉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亡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普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眾建諸侯名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邑聯絡其族有采地邑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獻邑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卽安是邑一從之孫已有國之之歎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觴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國家興王之初邑幾略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邑文學政事無遺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昔宜而推

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流岡分寔之雙井雙井之子孫眾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後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邑宗族之閒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或者又有虛濫邑爲欺逮報邑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覩曰
白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
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
所曰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
既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
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舊譜舊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
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並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
則可曰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
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
百年閒人文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
宋皆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曰來
者則可曰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世矣

跋劉墨莊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
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
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舊姓而有道德
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曰下尚多
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
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曰亢其宗而興之也其
自外來寓者則有同本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
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爲其邑
之望諸孫叔熙能曰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遊
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滿門有能世其學
者則可曰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世矣

題先丞相寨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寨屋劄子眞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嘗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閒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爲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他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岸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卻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爲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修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嗚呼此豈有幾微背謬疑惑於其閒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閒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微疚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嘗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嘉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商伯書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末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踰年始去州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爲雜酬酢萬變而不以爲勞世不見知而不爲之憫喜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概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甕盆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剛廣大亦無不

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剛也識不剛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剛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波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盅子中以其少嘗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恂猶懼小人之不勝也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番裝爲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祖姑歸於陳氏爲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

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㠯歸陳之明年㠯郊恩封安人
淳祐二年壬寅㠯漁墅陞正郎封宜人九年己酉安撫
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將適臨安道
過臨安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氏故居
於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書
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參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
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㠯官來崇仁十月宜人㠯疾終
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又明年癸亥有
辺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仁小留於
寓宅秋暑之書是其㠯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中云

請校勘公之女哲奉迎廟香火權宜㠯慰存歿之情云
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
爲運使

跋柳誠懸墨蹟

予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云
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物是㠯未識柳公筆法亦不
知此石鐫磨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鄞人
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眞蹟非
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於界畫粘綴硬黃
揭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㠯凡格臨玩僅半載博古好

雅者㠯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㠯來
日慮消盡昔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
累於塵影者矣而諶致榮乃得柳絕交書墨跡與石本
竝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痂略不能辨波
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㠯與乎五色之觀雖
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遊也無愧色歿而
爲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夫之謂歟故
其所爲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㠯好事者雖復
巧取旋亦流轉垂三十年終爲其諸孫祖所得和氏之

璧不毀於秦庭莫耶之劍終歸於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待於盡見其眞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以少獻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署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几經傳論可不可者掇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祿於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豈公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飯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

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己饌無二者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豈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日莫適公館見其爲養甚安以此未嘗不刻心感歎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歉然猶若自以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是乎凡爲人後者可風矣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歟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歟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晉侗氏六書攷盛行於世凡爲六書之說頗爲娶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與錢宰德本氏字通而書之將刻梓以貽

諸好事集以爲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繫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趙公孟頫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孟頫壞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爲當嘗還宮志土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完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嘗所被受者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豈三路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禪將楊存興則邦

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元戎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旦聲勢可知矣是呂鄭城之役恢復之業繇馬飛之師乘勢薄朱仙鎮與元戎戰破沖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呂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元戎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言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剖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

羣疑之中此尤可書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呂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案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呂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麤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卻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但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眞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平日問辨講劘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呂於此稍卻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牆壁呂爲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門傳之未久當呂尋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佗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於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呂爲其詩泊然沖澹而甘無爲者女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

爲者表志願也蓋呂儗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益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劘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嗇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子嘗呂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焉幼嘗游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慘悴枯槁者嗇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呂太史公呂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呂意而彷彿之呂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翎毛纖弱不足呂得其高風

之詩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
回庶幾在是云耳臨川郡試幕大梁鄧宏父得吳興趙
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
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緻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
可感可歎而不忍忘若此乃爲者之述贊曰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南嶠遐蹤遠徵帝鄉莫期乘
化以歸詩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昌其父之心以爲無愧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以其父之心以爲無愧
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眾
思廣忠益之事接文林郎劉子厚者知州行狀云我先

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
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
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樸勤敏忠厚好
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
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況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
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
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
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
皆能發其幽淡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窶

雪自喜意於人知得微官窮寸祿久則又以爲不足慊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岩而讓在已君子求其在已者而已可不務乎尙彬者吾從元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朗爲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爲善士矣前史官虞集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皆治文史愼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爲世俗刻薄佐江西提舉學校士人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窄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雝州之子華龐先生手筆集視之爲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眞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使君出蜀嘗送行詩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曰者兵

部郎官職實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岩所賦手書呂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夔皆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年於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潸然尚書裔孫元吉舉呂相示跋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遼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以下稍爲疏其行事會里之一二而集曰障爲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呂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呂遺之而此篇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內附後跋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習俗寖失其故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呂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呂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閒呂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呂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幷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繫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修遼金宋史館中皆呂遺書亡軼爲說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歐曾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眞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呂貢傛友之考訂者謙挹而周悉曾公家書所呂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齋所藏體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癡近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黃呂道人積精鍊神淳穆穠日夫清虛日來雖頗清贏而沖和內融所呂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呂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珓命呂使華賜浹上尊宥之篤實荷皇眄之下燭撰微賤呂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顓蒙學尤迂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舜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

終匪適岩之器莫逃過實之譏烟烟丹心每若霍葵之
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災生病隨年至
尚優容其出晝遂偃僕臣循牆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
地九門既啟惟望夢臣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
還於臺閣嘗竊之清燕念纔履於棄遺三公副敷奏
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煩馹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學熯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文母於萬
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太
底於清夷並育羣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効
涓埃宣室縱還何補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
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顧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鐫恩
霑草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學
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聖明謂帝王之制
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觚墜細書已納於石渠庶幾一
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靑終靑汗俄抱烏號歷嗣聖之
重勗陪老成之末議深慚蔑謬有召使令疾疢日加不
待嚴助之請告寤寐夜思尚思賈誼之召還露溉醇醲
衣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菀枯勻水
實虞於盈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逢扶日功厚補天
憂在進賢夙贊乘文之治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

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
固顓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
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略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紓其憂顧毫髮有閒則舉體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沛以達於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繇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固東南一都會之奧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

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勳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見歲月之久閭閻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寫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與以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守燕琦爲之啟請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部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寶童來言曰昔唐渾咸鎮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宏遠豪傑畢出羣策並用當則

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討謀烜赫光顯世載其勳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闥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斂妙用於無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居而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慨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期月討平於是眾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恤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姦慝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盜政事于官府貿市服食不以一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

二月城西灾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朔日出私財爲糜以賑失火家不定出府庾之贏糧以給之民民大悦然則是不可以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猶王觀諸舊始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

於穆聖皇顧諟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於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白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茲丞轄資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皆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夫啟處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頒二印一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袞衣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忘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耋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毋以公歸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吾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

王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三十之人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額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偏免而中下無生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恨以生變一

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
孰能如君爲法於其弭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
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
邑也築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
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城
壘石以爲固破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
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祉趙公之遺跡無復餘
患矣邑多山田而茂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常平之
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賑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
石弗受也明年以其羸之民忘其憂願得其息若干會
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恐者其出入君

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設舍食糧屨履酒酸
醫藥迎勞將送服其於平糴之餘思爾民不知捄是以
郡郡若信若鎔山之民以飢散去而飢者數百
家咸受而捄之業荒閭之濱無一人言縣政不便
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
大略也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廷憂
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
山谷之民愚不知法擴而狃利僞造者滋多亦四方之
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巨爲奸祉利刃以
拒逮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爲之用不測
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

脫己也童德誣告以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
官不察其誣下以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
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羣相率以計官
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禀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
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以此邑鄉令政
甚善以爲文書薦之使以奉詔廷表其異狀執拘以歸
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頒州都大而事繁獄訟不治
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語大府乞歸
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以六年六月六日
上六年六月六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眾人同而所立
卓如此亦難矣哉嗣年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守

令吕下於是行酋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昔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詩著君爲都判官吕綏撫經理之所謂極當昔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蚤直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陽張公僖洛吕大儒敷歷臺省寬天嚴正英宗嘗嘗極諫放燈詩書人比之蘇子瞻秦定中七徵不起天厭初陳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窄起公爲西行臺中丞按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吕捐館陝人至於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識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眞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吕君之行事爲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

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爲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吕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倀倀我民孰父母予曷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歉盈倍往疑二同役君來顧斯曰均吕平出無華卓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吕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其無言不實從容教言孰侮孰莞有詢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是吕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而相傳吕爲巴治祆民嘗至此因隩夷養恬疑神寫出深原幅員甚廣其後嘗置巴山隘突四夫四婦役黍巫糞先祇面醬冥冥久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抢告無所孰沃面嗟嚱畏吕持孰勞而疲亦無倖遑黍稌盈瞞羊牛多頓吕享吕食粢

君之役老者曰衰壯者曰興君之所庶民得吕稱山有梧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莅州視君之爲莫不具修

崇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故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巍然其前其巔峻而拔銳能出雲雨蓄神蜿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書籍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嘗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

立學校吕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貲產吕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剪理姦巫於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是吕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而相傳吕爲巴治祆民嘗至此故民閭思之不忘吕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吕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墓巴上書繫

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鵩吕黨論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冤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顯幷祠南昌尉梅子眞與叔元而唐鄧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吕告民曰周人吕諱事神而名不吕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吕爲未安也洞庭有山吕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白豫章爲浦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吕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宋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欒豫章之

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册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寔之冤竟吕身殉風節凜然可吕謂之神矣吏民語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及郡禱皆苦而縣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昔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霑渥焉是昔保童悉力禱祈吕爲己任齋戒兼旬而不閒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焉必得雨而後已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吕鑒其誠者乎天祥吕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

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憧憧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鄧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瑛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吕禱拜跪未終薪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吕興簿至祠下悃愊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作於門廡駿奔旋及於焱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溼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吕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醊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禱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敎諭新城朱禮速予文吕傳之予曰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旄倪

有敦維其匪九陵嘗翕舒與雲俱龍興邱作神朱
紱赤舄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於我故懷我識
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寫私宇斯潔神君假思無怒伊
悅高山峻嚴孚與論禮論禮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有
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維醹脾豚爲羞有敦有羹神
來碩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
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爲嘉爲喬爲棟爲楹爲美爲
英寶藏興殖無有遠邇來澤仰其虛矣穹窿休嗣
就其奧矣流動滿盈嘗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
祀無斁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
勸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
兀氏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鄄城縣占籍於塔思火徐赤
萬戶之軍以乙年乙月乙日來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
歲其孤奉喪以歸祔而葬諸鄄城縣李康堡柳行村先
塋之次去鄄城四十里國家之制秩三品有功德可稱
者得請謚以未及請謚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
保童監邑撫之崇仁予自國史歸老禹居其野保童之
在太常以奉印爲職事嘗見予於朝予和尚自
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焉於是使和尚
尊思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朱鵬邑之
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子按其事有可以風勸於
世者故爲之書其大父璉赤嘗爲副威將軍山東道宣
慰司副都元帥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
師甫定之事既平列於帥府者非勇才親信弗及也既
歿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
之事有盜萬壽山廣寒殿御器金者獲之稱旨授武略
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深陽知州江州總管又同知邵武
路事披荊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大將軍德慶
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以蔭讓其弟山
住從弟朶羅歹爲京畿廵衍倉使及終吏大虧公貲其
鄉之樓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憂羣弟之無室也買舊產

之沒於官者爲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朶羅歹使
于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溪武平二縣之長新行
至元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
二十七年例革除興國路大治縣達魯花赤以治辨稱
遷保義副尉安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
蒙城有濁流北行人苦遵於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
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像於民者而爲之誓俗以變
焉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
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遷忠翊校尉相因倉
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內帑謹陞嘉興等處運糧千戶
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信校尉溫台等處運糧

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府
副萬戶親運米二百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
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
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爲便
常苦舟不知道竝海行虞險失措吳人朱張二氏出入
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出卽深
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
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
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
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
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舟壞敗事公迺
公請假官本千緡以貸人收子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

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山爲望常苦霧起不見前旨
行以敗公請立罳成山祠以禱朝廷從之十曰舟至直
沽則市師之人爲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鬬絕
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爲嚴約束聽民得飲
食於市而爭鬬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
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便覩者有攷焉有夫刺朱丁
者與公常同爲千戶公以萬戶至京師而其人猶舊
職也公白於朝堂曰公實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
可念也薦以自代嘗宰然之而公以遷大將軍爲樞
州路達魯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
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

害情僞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遽以卽
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寶京師祖宗萬世之長策也
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廩不充數江淮
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勤越江
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鬬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
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童之治崇仁官不十
日卽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
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
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所部得撫失然則公之
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昔惜哉公之夫人
朱氏周氏皆封陳臺夫人子九人長哈剌承事郎兗州

路同知脫脫木兒東平等處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
江路長洲縣達魯花赤別帖木失仕保童承直郎撫州
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蠻歹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
仕女五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鄧之撫沛其來居自公之先克
順充類起家勝威邑貳東帥倔橋牧政在列詞有子
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
弛淮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爲是親相彼東南
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邑東千萬其儲九
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
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
張公神道碑銘 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
於元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爲大夫
階奉訓爵爲男所封縣曰玉山勳曰飛騎尉勳二月
圭申葬諸信州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爲我志
而銘之既納諸幽矣後□□年爲□□年蒙恩奉被制
書位爲大夫階亞中直集賢爲學士爵爲侯所封曰魏
郡先世之賜履也勳爲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
於神道子爲我序而文之昌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司朝

之好不敢辭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
賢院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illegible]員君張公諱孫昌老子
之道日見尊禮非有宿衛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
之位而常與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
之極而不易慈儉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爲朝廷宮
掖中外所尊敬於是贈僉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
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
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
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
昆弟同官政府者若干人

公其孝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昔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臨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昔引道家之言曰太盛爲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蔪於胸中而開府曰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僉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丐外便養俸衛及遷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盱宣春三爲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爲表於公墓則以年以月以日也其銘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帷幄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泰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閭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疏子孫衆多文璀相唐表著於史有孫剌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於饒於歙盱之石筍大族之別上傑瀞浚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爲士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隱居泰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陞顯之故惟文簡公德懋邑淳懇款鄉黨渾渾里門開於天子有錫起家別駕邑佐邦國於藩於宣政成猷言乃開魏國三世邑傳開府眞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郡侯退焉林邱嘉德乳修不競不逮觀稼於田觀學於

碑

通議大夫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世祖皇帝繼太祖之不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 制度考文㠯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 禮而信任之豐登極改元則

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嘗則亦有恢宏之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㠯贊成於其間爲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參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幸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 所隆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㠯才 資閎博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 所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爲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 品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羣策畢獻百廢具修 矣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嘗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 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㠯平章廉公忻都忠諒 倚爲命㠯分省往鎮辟公㠯行廉公果能絕顧慮㠯定 嬖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

新附人不敢發一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旦盡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閔其羸而釋之明日制閫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瘐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事未幾移節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以用譖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譖者乃不得志金陵以公禱於鍾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算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往妻子寒飢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臺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獷必激變得寇其行而本道承意朘剝獄狂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獎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

徵誣告憲臺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髯豐下偉然名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內朝省府廉訪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上公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嘗述公曾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其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

丞集曰賓客從岩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世祖潛邸岩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曰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彝麟早世誠曰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浙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大中大夫盩國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曰儒士試史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直

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曰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曰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岩百取百宜侃侃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左右佐我興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學風成飭其修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謦欬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承姦慝我抑列在御史圈匪正人立言不踰直道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臨一見之頃即受命在左右曰門者之未素識也特敕令勿苛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曰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秩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城內附悉出其豪傑才智而用之結曰惠之曰德莫不竭股肱之力曰衛腹心而經營討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職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曰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祖宗岩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往還不同於眾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臨一見之頃即受命在左右曰門者之未素識也特敕令勿苛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曰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秩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勢我兵車大帥死忠郡丞數惠

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覩天顏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中爲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㠯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㠯爲近惜乎不得年㠯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次子衆而只郎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毅公也公兄弟幼鞠於母夫人趙氏奠爲相領未有㠯自見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武臘唐吾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忠且勇矣既卽位奎主藏吏上顧公曰孰吾對曰武臘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爲汝所擊者太府監斷詠卽㠯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㠯細人失大信

丞事仁宗皇帝矣武宗總兵朔方鎭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內朝㠯玉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㠯爲機密符令之信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臥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㠯其章行焉首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㠯軍事入奏京師是嵗上病已久宮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鎭歲賜不㠯嵗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厶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胄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里外㠯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卽引所持撾擊之曰此所㠯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答剌罕忠獻王哈剌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仁宗還鎭京師㠯迎武皇帝仁宗得報未卽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仁宗曰天子在北方尚遠事急矣不於此嵗還京師宗廟社稷之所繫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卽遣李益衆而只乘傳㠯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武宗歸卽位方猶豫嵗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卽位奎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爲汝所擊者太府監斷詠卽㠯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㠯細人失大信

請勿誅至於㠯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二千里而遠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卽日詔爲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書夜問遺不絕竟㠯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上聞爲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㠯恤其家勑中書㠯下百司皆致賻㠯延祐二年四月厶日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飭繼室王夫人適公嵗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爲後

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嘗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己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已自致兒其能學則已自慰常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敝而浣潔不易恒處凝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衍勑之幼得兒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先皇已及於朕使今猶在朕曰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榮給其家今上皇帝獨運乾綱嗣於庶物思夫逮事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勑焉拜

南行臺監察御史清卿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兒用云公□□□□大父世刺贈推□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謚忠定夫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謚康翊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劾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

書純至臣子咸焉中丞文珠訥公子衍安拳詔書中丞遺事於其神道之石衍銜涕焉李夫人蚤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麤悉其世求著爲銘詞不敢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強亢於西陲相岩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威靡壹保族邑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楊之宗忠定之賢乃啟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裕宗實由眷知一惠競爽而弗及見熒熒榮孤卒克有踐公事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仁廟初爲兒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興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斁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祚綿邦桓圭袞裳煒煌煌有賁永藏誓微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邑報天子兩鄉之阡松柏桓桓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集昔承乏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天亡金治亂之迹已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徵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

世譜牒軼亡於兵可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顚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俊乂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功人之役逢掖不與得以世修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皆鈞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於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冒濫多草萊弗辟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皆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世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台不便於己求所以阻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或閒歲一省或略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立臺舊例六部吏以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戶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攜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部卷

之費鉅萬而民閒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儲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爲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爲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爲天子斂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閒歲一省或略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爲要閑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爲吏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使奏功轉刑部吏

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邊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飢卽日賑憫爲言因命之往勸給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眾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奴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公尚書公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

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爲嘉納皆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繼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吕增廉訪司兩僉事而拜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吕增廉訪司事三年僉燕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右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員行禮學宮吕爲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吕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鄧公賈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以日卒於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於安喜縣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某官文後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孫婿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吕爲居公廉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翊詩習禮相公吕學躬執饔饌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眞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吕爲斂眞介然有守君子哉吕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衢州儒學正吕御史大夫掾見知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淮東山東廉訪

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使湖南天經陰獲嘉簿冀寧錄事年二十八卒於官女二壻潞州屯聞簿主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楠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會孫四炳輝炤耀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眞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動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吕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傅若金著行狀與其書吕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

使其親之有兒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繫於當世則亦
末如之何也予覩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爲
之銘銘曰

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
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
清明姦慝不興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鼠竊我威
命孤詐虎虓肆爲百欺烈日嚴霜陰祅冀施邑爭邑抑
不遺餘力我 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昔弗亟弗徐攜
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爲傷緩則邑靡分條析縷邑極
其理鉤箝無施反欺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悔尊詭異之
觀君子所斥謂有言狂獗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

卿奏其書邑孚上恩玉食不會庶邦聖獻度其常供有
正無羨繡衣舒舒畿甸周諏三年載遷盡瘁邑瘉嗟當
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邑陟亟五十年令子登
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還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
夙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柏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
加彌尊有尊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全集卷三十五終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爲眾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誦詩讀書檢身愼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

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眾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啟之宮近接閭閻樹竹數個門庭蕭然外齋內燕嚴靖有恆戶外之屨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爲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驕暴虐之氣忽然消阻故雖童儒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遂遂皆自以爲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裴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

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顧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君一人學官歲貢特舉君一人學官歲貢特舉君一人學官歲貢特舉

敢爲過高已欺之說歸乎爲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已率人用知恥有遊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已勖髦士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正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窟梅江之下堡已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爲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郎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已居郡故

多氏吳者別之爲東門吳氏云世爲儒家而隱德不耀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已卓絕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之而文安公實娶於吳有違漸府君識文安於韶亂已其女歸之他日子孫其女歸之他日子孫祀府君於書堂已文安公俏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盦主簿文盛武盦生惠子有書已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字有書曰禮經制書上送官竝兔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白對稱旨而若廷辟爲之屬矣是爲先生之大父而先生早喪其父瑀翱於伯年世母朱氏年八十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

高志悉寓於詩自已爲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淳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已爲有盛唐之風評今學士豫章揭公旻碩引已比諸涉郡盧公摯已爲盧公位顯而

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疏淡皆難詣也先生初與婁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昔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閒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娶鄭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爲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涂禹玉孫男四人湜濟元

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會幼在室先生平常有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彌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沒召子孫申誨曰先世之所以久遠者爲以輯其遺文而不及他事沐浴具衣冠卽寢久之儼然而逝可以見其爲學矣銘曰先覺既遠學焉靡宗危言爲崇愿者爲恭不足之欺善默其容君子所以爲汙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違其原不載以文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攻已爲吳公所知二十娶湖州治中宜黃譚氏

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宗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倉山楊公女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卿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旦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攜先夫人實我兄弟於膝曰曰投論語孟子詩書等文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讀之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攻已爲吳公所知二十娶湖州治中宜黃譚氏

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貺治仲常不曰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皆嘗讀柳子厚非國語曰爲國語者人已難其識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書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秘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昔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爲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冀斗升曰爲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曰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書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爲狀坐捕

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始命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方爲大亂也妄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姦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累將爲變者曰尸諸市官府民家曰安迺服儘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面奔告於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營葬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柩而歸諸祟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曰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苦使我兄弟得曰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曰顯揚其親曰仲常之積學立

皮檠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人也故宋參知政事龍檠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宦於江西為贛縣事與之曾孫鄉貢進士內附國朝嘉議大夫前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鄉之耆老咸稱長孫能授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莫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並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檠之長女弟也檠自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聞於鄉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侗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延講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講為重事薦于為己任嘗為書達於朝延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至此此皆集不誠不副嘗以書下之賢士大夫間其所以為教者而檠之為請每一執筆輿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思終無以盡吾情者乃敘而銘之子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請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保我視傚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為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逝後衰弗除精神何之託路邱土圖復為人孰待來古

皮檠維楨墓誌銘

皮檠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人也故宋參知政事龍檠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宦於江西為贛縣事與之曾孫鄉貢進士內附國朝嘉議大夫前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鄉之耆老咸稱長孫能授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莫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並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檠之長女弟也檠自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聞於鄉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侗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延講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講為重事薦于為己任嘗為書達於朝延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至此此皆集不誠不副嘗以書下之賢士大夫間其所以為教者而檠之為請每一執筆輿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思終無以盡吾情者乃敘而銘之子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請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保我視傚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為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逝後衰弗除精神何之託路邱土圖復為人孰待來古

事郎生通直監南嶽廟賜緋魚袋璲通直生文林郎京
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吕爲曾大父禮部尚書
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
豐城宜中君吕爲大父奉議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乘
君吕爲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吕景
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尚書夢得寶鼎於狀元
坊既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
奏之吕官必吕爲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
句稍長嶷如成人弱冠爲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

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吕歸昏方多虞閫臣急於
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
廣州大社從君聘居家尚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
尚書亦吕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
除倅韶奉尚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於兵
而尚書南邁至於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
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
事去矣吾何吕生爲遂死蹤年計始至於鄉君服喪如
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甚盛將爲不利於爲之後
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
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其乎即分與之有差己取其餘而
已獨歸槻南海則吕爲己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不
能寧處求由其情事歲在內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
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二十年求聖賢於方册與名士爲
交遊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
此鄉人有蒙誣於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兒君君爲道
兒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爲謝君
斥去不受大德壬寅大開里中饑至順庚午又饑君皆出
己粟賑之全活甚眾里人爲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
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復饑雷氏出粟如當昔
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即

中山爲居如尚書昔規制人不見吕爲過也國學進士國
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悅昔相繼殁無後
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爲之吕成進

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厚而曾氏遭喪家遽乏君盡歸所賚貢呂養之親喪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呂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大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壻呂敕授安福州巡檢王蔡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琿餘未嫁曾孫女一人將呂乙年乙月乙日葬君於乙處范復祖予之朔之子也是呂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得不至顯沛其甚不能已存者有全宅養於楊氏者矣

僅保性命凡道出廬岳者南安公必出私財呂周濟之嶺海及知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之傳於不朽也敢呂墓碑爲請集觀於故國世家其了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呂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孫漸呂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廬陵益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能去也予曰壯行字伯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舊緩之舊亦可尚矣故爲之銘曰

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濱安公黃裳皆忘年與之遊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林參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沒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無沒呂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淄萊姜公世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呂父廕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永新州判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年方六十呂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呂嬪恭坊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勞勝爲丹稜

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資爽異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昌善事稱慶起江西鄉舉不第科舉廢始用衡州之蔭授崇仁縣尉昌至元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奉其父昌來來數日卽病昌八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久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遂昌疾篤後十月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爲尼亦酷矣哉尉知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郎昌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諱𠙵其系則出於丹徒府君於屬則向癸□□集老病家居延聞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參政其叔父也寶佑景定間侍郎與參政同朝諸父昆

弟之愛敬無間言蓋衡州君欲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於鄉里鄉人昌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傍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去之鄰屋翠焚蕩眾善君父[illegible]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迺歸又有暴客卒來犯眾爲[illegible]之吏挾其事特爲患害家昌是益貧君不昌動心爲[illegible]甚力自經史醫藥卜方卜日之昌靡不精究置書册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昌束修求誨每盡心焉其爲教尤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皆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具襄事其爲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

袁仁仲甫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甫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宗母楊氏君昌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鰲之女子四人長曰朗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與女一人皆早卒獨朗善有子曰啟女二君昌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之後地近鄰人之圃朗善懼宅皆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於波原紹家坎先塋之後坐丁向癸□□集老病家居延聞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昌求集書其事於石昌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

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修實學於己眞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足以塞閭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閭善者從公生晉謹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修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土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郁宋嘉定參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王建旦詩經貢郡晚旦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

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皆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父皆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況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旦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榘等將旦卜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於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旦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後知婁氏家世謹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眞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閒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諸子之深

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公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蓋曰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尚幼友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曰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曰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曰還君遣客賫裝曰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蓋君之資質諱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

有成人之道焉其閒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整居無他好坐讀無雜賓服無華靡室無妾媵潔然畏愼如恐失之曰順曰安曰終其身曰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曰爲完德君歸者矣子三人棨彬楫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事豈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曰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修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曰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曰長子綵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稟曰嘗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門戶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恆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曰貽親憂使其親曰休休然觴詠爲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吳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嘗子儆才七歲教育如己子親爲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

宗道諱曰誠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三司度支判官太師武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爲集

劉宗道墓誌銘

畫佳木修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
閒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爲可問矣娶周氏子一人伋
女五人子伋居喪方弱冠倣懷伯父之撫己也佐伋治
喪事惟謹族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倣實來墓在仌處葬
以仌年仌月仌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玄曾
劉桱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墾莊之遺播於金川有苗有秀有實粟堅匪今斯今幾
三百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
紹之以耀永世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閱年春有旨遣使召還
眞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曰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
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顏白須美眉目偉然丈
夫而來者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
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談論因予疾問
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爲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
之身者遂爲路人而與爲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
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

多十金藏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三卷集
驗良方六卷藏於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鹿鱗給者
量受之力厚多貲者不復辭或有田二十五畝而求
學東之者東之曰子學不易成不足以爲貧子遠失田
則無以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田來學
者眾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人
非拒子不教也同郡范泰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
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沈默通敏庶幾得之沈審不
忽易善抶而不爲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
於訓子孫九諄諄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
非止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

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卒生無妄賢醫吕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吕明年六月甲申窆予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禮審而善斷考年康彊隱於醫吕救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恆恆則彝倫弗斁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微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愼微古人同科古之爲治尊生辨類吕此揉傷是吕足貴

王母龔氏孺人墓誌銘

臨川蓋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及女適阮能任適鏞質適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遠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道既嫠辛苦成其家兒四世孫吕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吕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吕爲勸也於是饒次劉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爲壽歡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顧謂眾曰此吕遺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吕俟終命醫至卻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曰辰所值對曰丩甲子曰

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鋒鏑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吾來既至則曰吾往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斂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翛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吾卜祔年九月甲子葬諸金谿之鵝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怛於死生之變眞能順受患而寔吾歸者壽年之高子孫之眾世吾爲貴而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厶父諱厶厶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筑筑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昔

怡愉既休既寔至於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吾珍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詔德來者源源善視松柏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其先在唐昔曰惟長者與李太白遊了泰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橫山之勝築室而橫山吾繇吾繇及宋季年有三吾簡書鵬於郡者曰遷龍寔生吾同安主簿丑葬於郡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書卒次文榮勝孫字仁甫宋昔亦嘗爲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吾代易而廢學有聲縉紳間朝廷吾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

日遠而書者缺焉則是爲善者終無可已爲勸也故述所聞而爲之銘銘曰

爲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汨於沙光耀弗沈有美簿君同居九世居吕忠厚儼吕嚴毅身退有耆子學有師吕昌其家源源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久

道園全集卷三十六終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迺議曰環賊出入之道書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貸之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竊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羣盜可以名得數十

里老聞曰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內附未久守吏舉欲以威服眾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為首將不思撫綏以廣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剿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官兵愧悟納矢簏內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閒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效謀勇者效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眾新附未安之民疑

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為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為之歎而勉之又勗曰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閤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為據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眾多而本等治儒

術與縉紳先生遊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於墓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曾祖大德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獲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
川郡夫人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
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
太平州璿生曄始居咸口生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
沿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
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
臨川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

三歲穎異日發宮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
五歲就外傅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
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
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
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
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一十過如是者三年
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書誦夜惛弗達弗
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羣書家貧營佐弼書者借讀既而
還之弼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吾問我弼者
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弼者遂獻其書十四歲丙子
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

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
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
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
子程伯子氣象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
在靈祠白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
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
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
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箴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
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嘗郡守迎
新安徽菴程先生若庸曰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
院徽菴蓋從雙峰饒氏遊先生因鄉人謁之徽菴未出
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菴特見曰語學者之說
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
之書曰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
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
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橒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
爲友橒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
往來徽菴之門徽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
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閒宣慰謂左
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
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
親戚鄉里曰爲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

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聞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昔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昔獨願學孔子而

卒得其傳當斯昔也曠古一人而已眞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昔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齠齔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以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晉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

爲眞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拊節交憲公奉詔起遣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一昔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

得聖賢之指可㠯敎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㠯進郡縣㠯崇敦禮元貞元年八月遊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中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眾清河元文敏公明善嘗行省掾㠯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柔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爲弟子受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爲說修己㠯敬一章指畫口授反復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

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舍㠯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㠯先生爲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剛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平章口軍國事不厌本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逮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至深閔乎學者之曰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㠯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踵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剴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啓㠯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㠯究乎精微之蘊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㠯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未之知也之者深㠯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㠯古賢人之所㠯自處者自勉繼㠯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修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沍司敎迫久之先生爲一至京師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嘗憲使趙公宏道及寓公珊竹公玠虞公塾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剛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剛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邵子之書十年

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㠯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僞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㠯所得朱子小學敎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浸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㠯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踵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剴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啓㠯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㠯究乎精微之蘊

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當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更改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爲功欲得先生助己而恐其不可致有司請致先生先生臥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紿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髀病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賓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苟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

貴遊之士倀倀失所依有流涕者遣數十人追至河上輒留不從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爲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立論先生曰於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

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曰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温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曰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當漢人承旨曰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

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田皆激變贛之盜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唯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曰減削則例爲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爲害益甚先生在朝數言於執政者泰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曰一事爲言詔書始已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免包銀且命具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宣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宣成均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相敬如師友先生力曰告之乃督憲司郎爲除豁十二

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剛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曰剛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也遣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如局成就大典合舉曰代允協輿論天厤元年春秋已成二年易簀言外翼成遊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袁剛善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

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府城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暇間晨夕雖偶病少閒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剛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曰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臥乙酉夜有大星殞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五歲曰元統元年敏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膺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袁先卒京曰奉養先生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稟

大用之盛而一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曰來又將百年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曰增盛會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齠齔特異常人得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曰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曰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曰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是曰世祖曰來不愛名爵曰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曰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

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先生白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消義昌之三命益隆遽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概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聰目明終其身得昌其學肆於聖經賢傳昌辨前儒之惑昌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昌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別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

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湛其潔淨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昌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昌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昌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昔儒者特見之酬昌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昌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摭羣言各麗於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

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昌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覲廟取之大戴記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通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昌備觀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於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

中科分櫛剔昌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揭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昌邵子爲孔子昌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

眾多浩不可遏各已其所欲而求之各已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衣夕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屬如秋霜照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浩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慭遺文星下墜逝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亦賴此而已矣烏呼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義自幼侍側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歎其有不可得聞者竊紀所知之萬一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頹後死之悲一觴寫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履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豈致清茶之奠於近故臨川

隱君澹軒孫先生履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
京師哭學士吳公於吳山之下斯文之慟豈爲其私
年之春徵使實來餞之城闉負疴就醫乃於其間得
君子從容燕遊言論經史將凡奉席衿佩鏘只穆兮清
風來自竹間逝川汝汝雨雲在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
爾俊爾彥楚楚岌岌孰來觀來遊永有楷式如何不淑天
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環歸濯濯
儒林摧殘披枝一之已甚奚再之爲顧影懷人孰知我
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饗

傳

陳照小傳

陳照字光伯毗陵人少遊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
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邱應雷素
知其才辟爲壽春掾而酋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
文甚清麗人甚稱之照以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滿
數改官知朐山縣應雷猶酋之幙府丁母憂歸毗陵歲
甲戌大元大兵渡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
口冒雪夜渡至馬洲將攻常州翌年乙亥宋命故參知
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嘗居常起知其州以照知兵起
復沾差通判常州以照佐之嘗照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
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竭贏餽就盡
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以守繕城郭備糧糗
治甲兵照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喪失國事身當矢
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城上
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照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
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
赴行在照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
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同顧驅之
號泣以去兵至照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
直寶章閣與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照死豈有僕楊立
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以歸他日將以畀人
立以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以畀人則死耳從之至
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僧璘者具以照死事告其
其子孫乃以既能兵丞相軍士管爲照孫曰城破豈兵
至天慶觀觀主不肯降曰吾爲吾主死耳不知其他遂
屠其觀云一嘗節義所激如此照平生多文章兵亂後
略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邱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
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
四人應鳳早卒應龍應麟皆鄉貢進士曾孫顯曾今爲
儒陵陽牟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奧勢已甚矣照
死殆無愧於巡遠照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擾
甲冑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不一二耳若照者不亦悲夫
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照者不亦悲夫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至江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

可以計日而考之矣國朝經世大典當次弟而書之若照之死事並可以參考其歲月也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終

送昌上人詩序

爲禪學者草食澗飲已事爲究竟其徒相値於寂寞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邈乎相忘矣初安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爲之深計長慮者爲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難千百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豪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以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歎其有禮樂之遺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

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剎之閒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己事者倀倀幾無以存其身而清規微矣鄮山昌上人歷遊諸方獨爲此懼迺考禪宗傳流血脈之的上遡六祖繼酬教嵩□之譜盡以爲圖懷以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殆其數然也且上人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爲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儆乎哉予竊有感焉因書以爲送行詩序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勑戒頌德作樂以薦於天地宗廟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惡託於詩而其明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棄婦怨女之感淫讀讒剌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讖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尚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閒人品不同所遇異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一概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爲宗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樽節隱括以爲辭匿

有浩博宏達大德於人者則因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笻之外一語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會上人以其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世相嬰元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閒其運思苦造言精矣至其貶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歎其詩有道味予書十數篇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

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冰結花塵滓都盡秋空卓秀一色空青是亦可吕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變與作者之能事有慨於衷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寥寂澹泊之至者乎故爲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衆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之坐臥必安食飲必嘗朝夕有所事謹愼整齊秩然有序不異良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舍宏之量龐碩之福殆不能處此也東南名利自隋唐至宋嘗有隆汙而寺常盛大抵主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嘗前輩淅盡爲其學者絕無所歸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

肯出或勉強應世如甚不得已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祲隨處魚鼓蕭然亦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騖足吕安禪而容衆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竺吉公至京師因余僚友幹君克莊兒之儀相魁偉外樸中寬爲一方之鄉仰嘗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遊賦詩吕餞之而幹君獨欲集爲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又曰是未足吕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吕致此者聖代涵煦覆幬之所及也眞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必有遺其文而踐其實者也則爲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吕告我乎是爲序

送吳眞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元德眞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吕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吕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吕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吕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德人所吕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所吕綏福履也乃合絹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吕遺之竹並立如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二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蛟古虬夸矩距短蒼然眞有吕其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脈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吕見所託之固且厚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人神力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吕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吕致此者聖代涵煦覆幬之所及也眞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

雨別圖吕貽云今眞人之行風雨略相侶因倣其意爲
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互白雲藹藹萬里如
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溶霧合吾君之居在焉一
橋中分車幾兩馬幾蹄那連前卻行者送者幾不能吕
相違盖雨有君親之繫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公從
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吕
報吾君哉其可久吾兒吕温清之樂而忘所吕夙夜匪
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
此明友相諷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猶可
吕世間筆墨論之也乎眞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
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羣

公之詩可咏而傳也獨二公之意託於翰墨者最爲幽
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
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故爲之序吕傳之則
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願不偉與

送薛元卿序

莊周氏吕爲內聖外王之道閒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爲
其所爲吕自爲方迺歷序羣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
田駢之爲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
吕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己任然
論陰陽儒墨名法之要指則必吕道德爲歸聖賢既沒
是二者天下之奇材博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固

若此豈無試而云者哉其觀夫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
故蓋亦吕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濡滯屯蒙之閒託
其跡吕自保晦其用吕有待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吕
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悉其
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也
已矣今大宗師吕元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嵬嵬高
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京聰明特達之才多出其
門慮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
者恝恝然吕鉥心刳腎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
材學者方互吕方物爲彼此至相賈於厥敗視此不亦
悲夫故予切感激於是而爲元教者吾無不得而遊之

若薛元卿氏尤方今之彦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
江南而名賢爲之賦詩多至數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
體之所至吁元卿何吕得乎此耆哉地大物衆未有盛
於此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閒者可勝既乎誠使之定
神養生吕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委其美
於不制使終無吕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元卿爲人清
剛而能靜爲學宏博好古書法爲詩有鍾王風骨之風
其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吕爲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營吕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illegible]
霍會稽吳岳醫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

陰之后土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恫南海會稽縉雲

之出而送之是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己酉虞集序
貞一稾序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
應之間卽自洗滌㠯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
有其道集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九所偏善遇輶軒遠
至輒抽簡載管案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
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
費當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
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
苟且循習而已然旣從事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折

而託之於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㠯所著貞一稾示予
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愼所當言而不鼓淨奇
㠯爲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爲詭異㠯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託蹇滯㠯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㠯失本
原也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
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要而不迂也容而不泥也齊而不豐也容而
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
不先事而爲必也審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
若是者㠯出而爲文何有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或猶及
之者誠㠯知而未能者也本初尚有㠯廣之乎觀其書
試㠯集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碩大爲世所稱羨在國朝則有鎭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愧焉嗟夫勛名富貴庸有豈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壒之外乎且老子故周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爲其後夫因官爲氏安知無自別於史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飄然有凌雲之思使其娘九霞而窴三淸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擬哉聞靑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屑屑京塵爲也故作詩以送之詩曰

有懷壯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昔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其巔雲氣繞衣袖淸露以爲漿丹霞以爲糗自我之不見靈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爲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晝

道園全集卷三十八終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爲壇爲祭之祠也秦人立祠於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爲之者何也且今爲道家者自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爲之下也古者以爲生人壽命應之悕以秋分昔見於南郊有國者以嘗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爲亢七宿蓋兼之也荊

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爲民地者作之以爲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祇四方依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皆爲淪沒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於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眞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氣將表見於斯也邪然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宣和六年始蠲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舊至六己酉之歲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眾人出貲緊輦以新之壽星有殿藏經有室翼以兩廡

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實示久遠而竊以爲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爲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爲之者何也且今爲道家者自元教大宗師嗣師爲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爲公卿言有國久長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爲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繫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之以報乎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大文昌萬壽宮記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蜀盡全盛皆

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爲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予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宋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皆予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榜其廟門曰古文昌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延方爲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天子爲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蒲里作之者南平蔡江等處軍民長官

衛君其也琪之言曰鑽峯之爲山緜亘千里至是卓然爲寶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雞南山曰毛女峰皆有古仙人遺跡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滂幹三子最幼者既死爲神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呂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用又爲祠呂奉其先嘗簡潛貴與之通譜爲請於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呂宮記爲請於戲聖天子赫然興科舉未及期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已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也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呂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修國家崇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嘗嘗執筆而歎曰世俗之卑隘沈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偉之士而與之言哉而不驚人或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卽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火字倣眾思廉輒取筆改

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士去而石存巖穴若廈屋思廉嘗遊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中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岩郡守錢竽尤敬異守有從父呂從官家居因竽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貴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勗之矣亦呂仲璠殁之歲殁八日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宋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遂喜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以爲名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

足記乎予又爲之歎曰劉更生傳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發予言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遊輕舉後天而終常託赤松丹邱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楳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間遂以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璽書兼護其觀今住持馬祖堉因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副都護眞人擇勝修眞得地於

巳國家之力爲之宏麗者甚眾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於攻苦食淡者之手與財者多信善之家是巳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馳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元教夏眞人偕偶及之夏眞人曰祁眞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忘者邪六月自上都還舍馹騎步入谷觀祁眞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竝作淙淙不可久凾遂去之麻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爲僚吏從者言其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歎欲書其事於金閨未果併識諸此使觀者知洞靈之所巳能神靈者其論道蓋不足傳者云

蒼玉軒新記

閻阜山崇眞宮中有汴軒曰蒼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岩几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爲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艮齋謝公諤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菴朱公嘉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說閻學蕭公逵日湖何公異舍人張公濤司封田公渭知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澹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爲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爲蒼玉也不亦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羣公道德文章之懿非直矜一岩而已者也而

元禮乃與羣公相上下而無愧色則其材識於蹈世用也何有顧且遊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羣公之於陳君也駢章累辭而不爲厭陳君之從羣公也歷歲歷嘗而不爲諂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其人則其所謂蒼玉軒者樂其幽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葺之而巳其事示集集惟先公在孝宗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巳材館錄其書故在若平園艮齋野處晦菴皆其人而誠齋盤園又門下客也於是重有感焉而爲之記

著存閣記

元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閣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巳爲未慊爲重屋巳庋之取宗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弟子知予意焉予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沒也魄降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末如之何也已矣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教之葬曰盛其體魄教之祭曰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巳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

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吾此誨民豈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慈者可不謂之厚也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脊而號焉曰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曰復之往矣遠矣而弗可曰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曰血氣之感焉豈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偏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冲漠之微庶其往來於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忸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焉

也吳公之爲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少之也

滕州新修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爲神於祀與爲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不得通者焉滕之爲郡嘗以東魯爲宗國巖巖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仞計門樹屏復增廣之所潤神圖之所臨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爲其民有年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皆郡嘗爲廟以祀岳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閒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后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昔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思激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禧守臣玉龍脫麟奉行詔書率其人以興廢乃卽市民董琇爲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成廷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丹堊金碧與凡自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若號工巧是以神之所在民之所依也乃以詔書所以責官長者自任輟己俸以先之同官景從吏民鬻應財用不匱乃求美材擇善工諏吉日命廉且能者以督其成修大殿及門甍露臺起東西廡十間周繚以垣高以仞計門樹屏復增廣袤工足於傭役不病民侯視綸綍以勑相入用加勉始於天麻己巳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温用王亭之言請於官願紉其事於石徵予前郡學正李德昭來京師求文以記之予聞曹侯之治郡也清愼而樂

易爲政本於教加意學校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棗果十萬餘儲糧千七百石昌備用民之來歸者百餘家庭無爭人獄無嘂繫民愛信之終始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葺之昌庇其民人於無窮焉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州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皆僧善相主院有回道人者愛其井泉甘美嘗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丸與相而去湖南轉運李申好參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相曰故爲述偈呂贊曰

有回道人寄墨無呂洞賓也出呂與李甚黃金云他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開來視之不能葺也獨謳巖愿居之久廢弟子曰法琳法琳曰幼參學承事雪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在慧力虛谷陵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顧白藥石濟人歸而餘其囊得金若干遂呂葺其院建大屋曰毗盧法界象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繪其徑遂高其門開又有撫州判官李公鑄銅爲淨屜紹興鹽

大乘浴室表清淨光明成就福德聚神王持地不動身盥隨世相有毀廢外道仙人與餘尊者二俱白了去不返草深井泥古道斷百歲來者陸空宋琳公歷事諸古佛慈愍因地不思議歸運已珍若塵沙成此毗盧妙法界儼然宮殿彈指頃華嚴境界種種現集雲老人破顏笑賴爾願力堅定故永劫不壞常現前續佛慧命度衆生同向當代殊勝常

相山重修保安觀記

撫州崇仁之南六十里有高厚博大之山曰巴山唐名臨川山今曰相山者也循其麓三百里有佛不能周升其巔二十餘里而后至跋而上銳自郡城南出已望見

之邑之官舍民居當陽者莫不面對雲如縷出山中旁礴覆盲嘗潤充溢衣被草木阮谷之容溝澮之通堰隄之瀦節宣者泄已爲稼穡之備共利無窮矣是故吏民朝夕瞻仰一食必祝設不幸有旱溢祆沴之變士木螟蝗之蠹無小大遠邇奔告稽首得所願欲乃已寃乎高哉宮隆欽岑之在望也其神明焉可誣哉面邑之父老言先漢嘗地本南昌西南之境梅君龕嗣南昌有所捕治至焉樂君已爲豫章太守亦有所勑治於此二君有仙道方術已輔其政化辟除邪暴禁止淫黷使民不逢不若離其災害是以德之而不忘皆有遺跡祠宇在山之支隴唐鄉君紫陽本郡人葉君法善繕雲八亦曰南

成人皆常往來修眞山巖故宋嘗即山巔並祠此四君者而使道士守之梅樂山下之祀祭不廢乞靈之人吕四君爲歸矣紹興中郡守歷陽張公孝祥嘗刻石著其靈應而石亡久矣其文亦僅傳開慶己未用漕臣守臣言禱所之應封四君爲眞人端平甲午加封眞君皆有褒稱咸淳辛未守臣四明黃公震端嚴有識士也至郡連旱大究荒政斥罷淫祀獨禱於社稷山川就郡城望拜茲山遣吏迎四君之象果得雨歲乃熟云爲祥刑使者猶屬文道其事刻石山中俾後來者知所敬共明神而不陷昵於邪淫云內附國朝仍用道士主祀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奉詔敬祠歲祓守令迎禱如故

人不敢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章之同官前令奉訓大夫新知盩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郎鄄城任果前丞忠顯校尉同知盩都州縉山張榮令丞從仕郎仏郡張友諒始終其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豫章舒文琰今尉楚國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旦菊郡虞集記

道園全集卷三十九終

勑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宏忍生蘄州黃梅卽黃梅爲道場說法度人傳信之衣旣有所付遂大縣二十里入馮茂山已居及沒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爲大刹唐人尊之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景德中改賜寺額眞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玻禪師來住山始勒爲禪歷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宋之季年國境日蹙蘄師將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士人曰覺元日智承運吕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隴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又齋沐聞於中宮製金繒伽黎大衣吕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興之俾牢修塔廟牢爲長開燈之費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眞身同在蘄同奉入城又同昔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繒燈之賜爲年月日三藏法師具吕奏聞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禪師而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蘄學士臣集爲文吕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集嘗聞諸佛學之人吕釋迦二十八傳爲達摩入中國爲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既爲六祖弟子九盛可知者，餘人而荷

溈會南岳讓書原思敢默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曾之後圭峯密推會爲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印修爲未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若於世而讓之後爲溈仰爲臨濟數百年來行遍盛大多溈子孫他宗莫及也東山之爲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於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嘗從吾當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鑒勒南堂靜開祖窻五祖白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已大而勃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傑其所啟發又多大人君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師發跡玆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宗無

門之說不絕如縷倡幾微之失將安所底止而折衷哉茲寺之記所已不可不重也況式已五十年未就之規七載畢事天將啟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爲之銘曰

鬼鬼東山大士宅蒼松歷兒歲七百藏眞實扃面不隔精純稟貞至陽德眞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有睹其瞬朝日赫承運出兒寶邑國來歸有昔用無迹素華淨於冰雪色沈沈天宮梵音籍籍九江匡廬在凡席鬼神與能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豎草立刹戒勿亟誰其作者行道式邑集鑿鑿所錫之恩閔閔黎庶之苦不憯萬金維建大佛寺誠實誠鳴呼君天下之大國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吾何歎之天

大興龍普覺禪寺碑

天厤元年九月庚辰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宏傳詔翰林命臣集製大興龍普覺禪寺碑文皇帝若曰昔我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弃羣臣仁廟臨御傳至英皇當是時權姦用事遘諸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爲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霣思已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卽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已答天地祖宗之昭貺已介福於皇帝太皇太后又已綏保其民人焉創始

於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搆雄麗鎭海之間鬱爲奇觀朕雖未嘗躬蒞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來於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圖賜名曰大興龍普覺禪寺其紀朕意託諸金石俾示悠久臣集拜手稽首謹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艱殷王高宗舊勞於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大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已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入之嘗情豈暇他顧而陛下於斯昔也曾不已動其心慎其所爲君親之恩閔閔黎庶之苦不憯萬金維建大佛寺誠實誠鳴呼君天下之大國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吾何歎之天

之所以照臨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
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
巨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之外獨可得而私敢
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
沐風露昌恬昌廉貞幹之固施施龍旂來歸孔嘗臣力
師武至公何私肅肅清宮夙夜儆戒而猶固讓至三至
再赫乎當陽思蹟不庶曰我梵祠在彼海邦荒曖廟朝
莫獲近只親矚下恨巔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易
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關彼
顯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臣受詔刻石昌徵咨爾島

嵎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咨率厥職鏗鉦鼓鐘來儀來朝
內嚮而趨天子匪遥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爾艱食艐
征用弛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
耇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閒伊逋蒯蒯斯文金石相
宣和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鍾文武材能豪
傑之士世世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靈繼於是有
神人仙者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居焉莫知者漢正
一天師張陵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焉若蜀井之
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
屬至於今賴之其後若朱桃椎王葆和等尤不可勝數
而汪君翛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曰汪君事語元

若夫疫癘鬼怪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
昔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
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曰要汪君雨立止歲曰不害
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
少爲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廢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
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
来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
干畝制屋爲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爲堂
者幾祠凡神爲圖殿及東西屋曰居修眞者而居汪君
者曰草堂爲屋若干閒門廡湢廩庖悉具經始曰延
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
而汪君翛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曰汪君事語元

教嗣師元德眞人吳公全節眞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遊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臣聞有勑賜名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守大廣信人今守國人元師紐林公之孫元師自憲宗皇帝嘗召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嵩河中人嘗住宿衞元德眞人曰予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爲銘銘曰

維蜀之都金城疆疆靈關秦闕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唐閱世千百曰安爲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久構旋祝故墮壅繁蠹蔬數丁劉除墟巇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乃見牙檗承嘗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

惠肯顧依宰於燥濕疵癘勿威厥惟清靜祀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宮敬報神師有嚴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郡奏朝聞夕出封璽曰咨達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從伊昵何祕於躬受福嗟爾眾庶視此閟勑毋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曰安泰可曰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爾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尸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眞常崇教眞人王壽衍於杭州曰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闕見於嘉麗殿館諸大崇眞萬壽宮眞人使嗣顯來言曰某所領開元宮其因革

眞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遂還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天子郎具疏言閭道家吕無爲爲宗吉之言眞人者閣邈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關導祝祉存著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眞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元教顯榮極矣夫名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眞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辭不敢稱眞人得還山奉祠事吕報聖朝志願誠足矣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爲而不有眞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耳尚慈儉尊退讓吕風示天下爲國之禮則然延祐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宏文輔道粹德眞人命學士爲訓辭示褒寵刻銀爲印視二品使讀護杭州道宮觀仍治開元宮亦□□顯吕璽書而別爲璽書給驛騎五命徧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語移吕深稱上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邵謹嗣傳之者予必貴之此其人九宏廓用謙卑爲德者乃宇眞人而命之曰爾生朕知老子所謂道德經開物成務者也善學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吕副示中外爾尚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眞人服章焉於乎開元之爲宮久矣由眞人深自謙抑爲上所

嘉顯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絲清靜惠宗道家受遨有祠內外相望廢

九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曰錄其三峯之崇高巖厲故曰名曰清眞此近是矣其地多奇卉靈藥又有丹井靈池壇洞之屬皆託古仙神人曰名之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眾樂並作莫知其名物然一皆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及夜閒宋宋如聞車馬金革之來若神物有所劾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景豫永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請子雲臣錢百萬助成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景豫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書然歷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昔往物換則感慨繫之而荒閒其署宮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眞者宋窴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曰相傳長久如此

乃爲次第其說而勒之曰銘銘曰

太秀之山羣玉之府廓兮有容若旬將貯不鍵而固匪蓁而盈合沖納和伸馮虛生其神孔劘維大司命參我左右宰我眾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執其象儼若降精鑒鑒時停煽燎弗輕食於姝庭神君欲來泠風與俱樂出太空合神於無朝陽熙熙夕灑肅肅其迎將孰其往復精劘粹融潛滋密充自然遂成災害不逢穆穆在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宮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盧陵太守孔嗣之重立曰奉曲阿高士華文貴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曰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爲之次第焉張君晁郡人名天雨又名嗣眞宇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人道徧遊天壇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馹傳顯受敎門擢任非其志也卽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

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元會錄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嗚呼自任君始居此數百餘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於久遠者果何如也豈若後世各誇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盧希濶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然思與君爲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係之以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開闔扉陽洞闢盡元始襲保靈宅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册曲阿愛養艮有擇構宮方嚴自玉伯淸躔臨止靈嚮格虛休森爽化赫奕

福鄉帝予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蛻白雲鄉遠簫聲閟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繅璧爾來詔條世代隔
拾遺有文石漫滅誰其啟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羣
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眞景隨元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斁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爲祈仙總眞洞天相傳黃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爲第二十六洞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
帝嘗於此鍊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
禁樵獵三百里李陽冰所爲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
三年賜名玉虛宮天禧中連年勑修醮宣和三年燬於
兵道士游大成作之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面
勢命道士陳觀定改作之內附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

人皆得爲之而宮日廢道士趙嗣棋世居縉雲愛業茲
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師朝中貴人喜之延
施元年欽奉聖旨主領宮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銅印授
之視五品五年受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
十九代天師及元教大宗師請曰宮中師弟子申乙相
次主其宮事閒有旨鑄之泰定二年也嗣棋遂承詔徧
祀東南名山歸主建康元妙觀得謁今上皇帝於潛邸
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獲請寫宮觀號曰赦
於民者有司驗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
以王其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入國朝來
凡水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應者輒以狀聞歲仍前代之
舊非闕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
著銘曰

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日石磬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吕答神庥吕慰民人敢吕爲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佑廟加封神曰英烈王吉水州道士厶法師提點厶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爲神求封者州民李從大也奉成命吕歸報神者李思用也新王之廟而大之者厶厶也學仙嘗遊西北諸邊爲宗室諸侯王客多見神祇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甚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蹇占山北見有烹羔桐酪祠祭淋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鞾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

古棠書屋

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誕其人習吕爲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況石磬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爲學仙好文學能爲歌詩故又爲享神之辭曰坎坎伐鼓石磬之下注醪盈觴解牲有俎神其來思胥樂於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邪非邪來即於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宋照辭亂去隱遼西乃禮嚴師不吕爲怍庚寅之歲無還無還開法萬壽館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厶公吕青州辨公宗旨開六法要門庭高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敢子侮驅我鬼去我蝨鼠豐我大田窒我屋宇爾安我依至於終古

銘

廣四方尊之師見高松始已才氣過人稍不容於眾然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顏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爲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岩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岩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勸之爲僧同參西京寶勝嗣公既而爲世網知遇侍帷幄爲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岩憲宗命海雲主釋教固詔天下作佛戒會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馹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繩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反有過承平之岩而山之眞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緒餘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眞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爲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眞僞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陰雜須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爲僧舍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眾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天宮寺西向右袒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眾庶掊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人焉其老也將有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潛邸至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宗而才器文辨如溫公者亦豈常人之流哉敢序而表之以見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阡泉甘土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淩厲莫敢于侮世皇有爲羣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緒餘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屹若孤鵠林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爲紛更入主出奴天子有命存完去駭我馳我驅立折其肉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富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岩龍光師燕居弗馳

散其緒餘爲書爲詩揚宗風書縱逸趣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昔名僧至於公卿有誄有辭失之若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吕繫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吕辨決參學之士望巖而退者或眾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爲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爲兒童嬉戲必爲佛事早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經教然指脅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吕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

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慮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推吕爲大辨焉繼素及門自吕爲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關信心圖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爲尊屬兒而歎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能識也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英宗皇帝亦封奢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大尉潘王王璋使人從師問法意吕爲末

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眞除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理遊方昔嘗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爲上道之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虛席必吕待師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作大覺寺吕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溯汴至淨舟吕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兒魁碩兒者稱歎皆書象事之南詔人有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土感悅

遂篤信禪宗云昔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音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吕資狂解者導吕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吕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吕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關於悟門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翩然爲退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匪謙所吕爲不可及也師諱門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菴有訣別書偈戒門人勿行世俗

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甚哀聲動山谷遂奉全
身葬於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爲天厤二年正月甲
子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璘帖木兒召
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師號與塔名而汝爲之銘
俾其門人單檀密卽禮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
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爲盛然專門設講席
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說法其
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爲遠近信向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詔製碑卽禪師法窣塔之銘臣集譬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
發剛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巖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
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資壽院受具戒卽謁虛
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穎於淨慈掌內記石林鞏至淨

左江呂表返曏師子巖巖置死爲關就當吾鋒有造無
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潤翻
夫豈好言哲蒙鋼深執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
大醫王爲出一手砭熾摩搗嚼鍊寔紛然百爲因病
諸塗巖舉黃龍兒慈副事問之巖嘉其穎達及歸大仰
而師方遊金山遺書招之甫至遽請爲第一座一日室
中巖舉臨濟在黃檗三度喫六十拄杖因忍向大愚肋
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巖便打師拂袖出至元丙戌歲
也是冬巖將示滅拍師肩曰吾呂此擔累汝師曰終不
向這裏活埋卻未幾巖果化去眾呂爲佛祖向上一機
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呂驗
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蟆口裏道將一句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爲得人七傳爲楊
岐白雲五祖圓悟眞所謂不立一法橫源直截者灼有
端緒不可誣也悟之傳有虎邱隆大慧泉卓然植其宗

來曰狗子聞柱杖因甚竣破庵堂前露柱曰獺徑橋呑卻集雲峯是第幾機答者罕契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範森嚴有誘掖而無假借禪販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爲文章清麗高古迥絕塵俗西江之老於文學者往往故國之遺倣睨一世及見師嗒然自失者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間有之然則況於爲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蔇壞之厄師隨葺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所能者歲饑師每食必與衆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炊爨嘗與客語過齋岩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粟鬻水以

爲飲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城府官民縞紵迎餉一無或問然杭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行省臺憲諸公請師居之衰八十號慕遮挽或訴有司醵之不可扁舟所經望塵瞻禮曰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翕然曰爲不媿妙喜於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眾歸心冒暑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爲覺師從者并儿器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峯聯句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鄰峯虛行矣問故從者對曰長者重施曰爲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歎曰汝奉僊遠教固爲是

見解邪此與瓦礫何殊而生枝願心貴大達官舉家奉施拜禮師不爲動亦不加倣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沒世祖皇帝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鑒禪師大德中新作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成宗皇帝嘉之勑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圓之號其來徑山也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咐嘗官外護宗教戒勑弟子說偈示寂於不動軒其徒奉全身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婺之義烏人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巖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行於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凝絕冲照堂一荊叟珏之

次初師在眾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仰山古有二龍龍至今靈異或曰二蛇卽龍云無準塔前有巖桂樹常旦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乃盈樹師生平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集久未克爲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都魯兒迷失奎章閣學士參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便殿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未克者有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寶華之塔而命臣集爲文臣集頓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瓔珞嚴瀑春雨豈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少分不昧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彌天紫竹絲密古雪在山曼絕人蹤略示三關一綫之通覩我華嚴兒童未智帝網交參殊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潭雷音不興羣蒙共酬樂雲之塲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雨寶華諸天唱言辨才不夸聖皇馭世尊敬法寶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巍巍魏魏山儼然高會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質呂彌文

道園全集卷四十一終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恆見於天下者何也蓋間之以異端之學之纏糾有不足以與乎此起滅之表邑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無所爲平斯世者矣其卒爲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閒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乙姓唐氏世爲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湖公者學佛西山湖邑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湖公落髮遠遊晝年十九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其湖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卽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昔名師皆欲出己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謂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祕字之曰晦機爲僧三曰嘱然後至前錢塘後退耕行石几在南北山虛記室三往大應久之勉從潁東叟之請嘗嘗貴人多致師出世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伽眞總統釋教江淮有

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困與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菴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中如翁居往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洪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簡沒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禪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往元順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二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叢師願得住大仰而依之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牀請中國之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至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十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儻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臨門廣衢夾植松柏指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條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閭與行省丞相下令告寧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之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曰次立聽曰徑山舊當下人若其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卽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券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凡咸思慕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桶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宜入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慕得師乃已居

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眾擲筆化去
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千人大師
之下有金雞石者應名馬大師元教故奉瘞焉而弟子
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三
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
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
字蓋講思惟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闢慧洞徹
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
菴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
謂家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
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尚道宗求頓師密贊神宇跨浙歷江梵
宇于于師三十年四導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
於斲我寧而久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
欺師住世眞言滿天下宏慈暢宣心泯物化來參來歸
千百輿俱各極精詣不留固愚今去而忘仰俯無極何
自識之南山之石金雞馨馨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
不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荊門當陽玉泉景德禪寺者大師道場也智者荊
州人自天臺還止此山相傳有神白稱漢前將軍關公
沒而藏神於此願佐師遂建伽藍爲白隋歷宋元三

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乘皓來主之道行孤峻
張公商英爲著法堂記及沒又葺塔銘其文具在其後
天慧二弟相繼主之赫然荊楚歸他利莫之及也宋季
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附國朝荊爲樂土有惠
珍師經理茲寺廳能創始而化去至大二年珍之弟子
廣鑄應請自來大有建立凡二十二年而沒藏舍利於
縣之青湯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閣學
士虞集克莊請用皓公故事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
家應機致用隨宜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
專禪定以啟悟或妙莊嚴以昌教或廣經典以開一
期方便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

安如須彌爲法爲人熾盛圓滿自非風有記受其福德
詎能爾邪張君予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
也儒業之外深關內典故直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
氏父仏母伏蒙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
負圓光而至寤卽生師稍長不與羣兒嬉戲每閱佛經
順口依之卽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宿守律年十三辭親
至玉泉禮象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禪師之第
五傳也年十五遊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三佛
相好殊勝光明希有其中獨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爲
掬多者九僚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我爲掬多何不禮
拜師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旦儼然在前心源清涼三歎

奇事指授繪者寫其所規至今存焉珍之治景藍也僅能起廢有瑄者勇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眾迎師歸絕繼珍席曾未踰晉百餘出篋書護其寺賜香傳詔大藏經滿數之日師升座說法天雨寶花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歎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曰馬湩爲賜奈定四年賜號曰佛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視爲授記名之曰僧嘉幹節兒授曰伽藍衣仍歸宝其山見珍之來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毘盧閣十丈曰貯藏像華嚴五十三參於壁下嚴雨金剛高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爲法堂又作鍾

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曰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關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曰伏夫人故宅爲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曰爲首刹几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皆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洞壑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溯溪挽者徧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固主欲則兒若於菟守之迺悔悵曰懼更爲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田曰贍眾先尊宿之可贍者贍之設有水旱虫蝗之災師默禱輒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固師於是嘗鳴大法鼓召眾安然肅恭軌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十二年當如一日

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與模印

天華散隊昌贊皇錫大乘諸經沛然四馳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曆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寥仍昌象往千山之陰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欽

斷崖和尚塔銘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皆至緣熟達摩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於大鑒其道大行五宗竝立枝葉扶疏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覩彼孤絕接人爲廣自是昌來幾將千載宏法宇內多其子孫其最顯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淨興汾陽慈湖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

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光莫盛焉華公親承虎邱而受妙喜衣鉢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菴昌來相繼者密菴傑破菴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庭越前代皆則有雪巖欽公擔荷此事一皆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昌接後人寥寥瞻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調德名行於世者不無其人至於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氏父大有母張氏昌宋景定癸亥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嘗無所知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於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昌衍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即刻盡昌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廚櫺話師聞之忽生大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帝一琉璃瓶峯曰莫作甚解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請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

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捧之不覺殞身巖下懸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聞通捫蘿接磴昌救之則已出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孤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禪菴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翌日峯上堂云我布慕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蠏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巖今日有蟭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尚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個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

拂子爲眾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參峯次峯令見師師曰蕞直去出言大抵如此久參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曰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遊禪林顚然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咨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澡如冰雪所至四眾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眾請住持若不聞召

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眾而化同布袍雍公見地剛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徇眾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眾輻輳而至或示眾曰除卻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自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犄其機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頒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知麼良久剛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語法搭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剛曰

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善武從本公遊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實可考乃撰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遊南北退處空山思欲再見如師之高剛洞達者不可復得概觀古昔祖師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之銘曰傳法正宗臨濟最宏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印證乃知孰爲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巔獅子返踞我見其人斷巖千尺莖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剛曰更好後者云來我

於其間重關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
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

衡州歸縣靈雲寺鐵牛禪師去世二十六年其弟子智
澄自吳越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曰天目僧惟則
所述狀來求爲之著銘集於湖海閒方外之士其學有
所不能盡知而來求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曰觀
夫一當人材品節之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
之歎其用功之實勤見地之眞到其語人也曰其踐履
經行之眞實無假借無掇拾無巖險曰驚眩誅茹於臆
魅魍魎狐兎虎狼之窮山會不事奔走酬應居大刹曰

爲崇其從之者實爲死生之事曰求決擇激勵誘掖必
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曰爲衣食進用之計
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已告宋常恨不
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槃仲常父少年宦學湖湘嘗
二兒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著力亡弟儒者也亦於師
言有所感焉是曰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
曰是相囑而則之言鑿二金石凡所紀載不待囑括敘
而錄之無愧辭矣師姓王氏諱智定吉安太和人故宋
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也曰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
自幼聾血不接於喉吻清苦剛正而世緣頗奪之咸淳
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從清菴勤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
乃得翦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師住宜春之仰山
師往事之服頭陀行閒巖公上堂云學者工夫七日夜
一念無閒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爲大妄語師默
有所領迅厲奮發巖請師主東淨師爲眾僧滌則籌是
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溷盤堂
醫曰爲不可爲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
力師取滌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勾飲不入口屹然如山
經兩晝夜不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
日動靜二相不生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
天朗月乾坤包不得久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
堂中然燈草卽頌之曰脫皮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

河沙遍燭自信踴躍不已振衣叩方丈通悟巖連舉公
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麼眨得眼
來已賺過廁邊等子放光卽直下元來只是我則癸酉
歲之六月二十四也日居眾中六年當我國朝至元十
五年之戊寅巖於卍字堂前曰衣付之有偈云無相福
田衣我今付與汝悟卽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
僧歸堂脇不黏席者又六年一日閒上堂舉亡僧燒了
向甚處去曰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
蕩盡身如踴高丈許眾退卽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
般若直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巖曰試道著師云
劫外吞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

笑倒西天碧眼胡 巖讚頭面前案予云山河大地一塵無
者箇係師作掀倒勢巖云一采兩賽及入室問云親切
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巖云爲甚麼不道師拈起手
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巖云多口漢巡堂
次師曰楠衾裹身而睡巖召至方丈厲聲云我巡堂汝
打睡道得卽得若道不得卽趕汝下山門師隨口答曰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盡
德山無處下釘鞾巖曰好箇鐵牛遂因曰爲號二十五
年戊子歲師遊衡陽之酃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邑人
營寨之曰避兵火兵至招之不服盡孅諸其下骸崗狼
藉自是無過之者畜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師至衆請

居焉師與其徒數人芟舍其間風雨晨昏莫狂獸異類號
呼環繞師諭曰遷悟因緣且拔之戕其怪遂息鄙素不
知禪學邑長伯顏公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強者亦
來盡禮瞻拜邑人尹桂芳與其族人捨地段德祥父子
等創殿劃田曰爲先倡營構日盛爲大精藍四方衲
踵至寺曰靈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鐘鼓既設大宏雪
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曰
爲有妨於工程也行參坐究曰身先之其淸有覺者則
躬候其昔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
徹者猶有待於利竿之倒西來直指遥宵立雪者曾不
辭於斷臂之艱猶獦獠方甘於墜石焉馬鳴何事於磨磚一
花五葉之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關五位之
凡其警策激切類如此然勘辨之次棒喝正令則不輕

賣心識指要義海晦機傳者寥寥每興廻企若夫大機大用全收全放肇開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閻閻微服跋涉姝方化行東南威振江海華公虎邱之嫡子兼揚大慧之宗風子孫眾多班班可考遇風卽止之歎吾不能不慨然於近歲焉雪巖坐禪一歲銀山鐵壁邑無爲門非鴈仝牛之力猶恐無繼毫之分邑相應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唾之間或顯之於語言之際豎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行其七晝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吾定公也噫曳履長廊之松風閒話方鑪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已歷敘是事傳之方來蓋邑爲佛法初無畛域於人而不如是不足邑得之也雖然漸源覩鏖骨於言道洪波曰浪必有爲澄言者乃述贊曰爲之銘曰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辱病穢惱諸不堪忍者如牆壁木石不著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七晝夜摩勞乃眞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雪中月無有出河體宇宙可包括剎剎見法身佛說眾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眞實邑我眞實行所證亦眞實化人得者無虛妄靈雲桃花海嚴靜無變異天人非人等一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語此寔堵波見師眞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攝一切攝凜凜金剛王過去不思議石巖如螃僊莫可銕曰傳方外人卽用禪詞頌偈成篇所謂著題法要是操觚家一襲然亦足見伯生之無所不學至其頂偉哉願晒雄一見更不疑拈草作梵經帝釋之

所贊來者如密霧一一爲法故一接法流不眯其初

碑

眞大道教第八代崇元廣化眞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羣藝俾各得自致其功罔或遺佚是故禱祠祲禳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眞大道者曰言節危行爲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自衒世誇俗爲不敢者昔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與世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曰自放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澌盡惟是爲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曰去

惡復善之說曰勸諸人一當州里田野各曰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於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曰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國朝之制凡爲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眞人給曰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眞大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開微洞朗眞君劉德仁之所立也曰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曰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眞正一之流參立矣今其弟九傳掌教眞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厭語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馹致之既見度不可辭

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曰強之請予爲之辭予既思吳公知張眞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爲之次第曰眞大道第八代師曰岳眞人諱德文字□□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髮澤州王氏兵開遷涿之范陽今爲涿州人生三子眞人其季也將生嘗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若之曰嘗暫寄母家矣翌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眞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爲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愿慤人也率稼穡惟謹心甚異之而長兄興方曰才勇爲行

軍百夫長疑其惰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
嘗五代師大元廓希成眞人居懷來水峪之大元宮往
依焉十八受敎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穀帛之事又主
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大元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從
眞人於水峪事太元後卽皆泊然委蛻其徒稱之太元
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元通孫得福眞人曰岳生其
八代乎第七代師頤眞李德和眞人之掌敎也署爲法
師充敎門諸路都提點曰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眞
人所焚香鑪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衆曰敎
事付眞人曰先師之屬如此遂曰二十一年宣授崇元
廣化眞人掌敎宗師統轄諸路眞大元道敎師又賜璽

書褒護之白是嘗遇降宮中至召見親賜袍焉安童
丞相嘗病眞人視之立差嘗甚神之諸王邸各以其章
致書爲崇敎禮謝者多至五十餘通而寶都兩王又爲
創庫藏脩宮宇廣門牆藝田畝治冠輿衣開飾金寶極
其精盛元貞□年加封其祖師錫寶九厚使人立碑棣
州衣冠所藏處是年奏詔修大內延春閣下賜予徧及其
徒而眞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而非仙矣始涿有童
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眞人號岳而蓋其徵
云而岳氏由眞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元以次子孫
女婦從其敎數十人焉嘗聞其徒云西出關隴至於蜀
東望蓬萊至於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法者

皆攻苦力作嚴祝香火朔望晨夕拜禮其師之爲眞人
者如神剛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眞
人豈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敎者已三千餘人蒞觀四
百其他可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爲公獨別其眞孰異其同民之好徑前
哲攸病盍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鑿
弗夷混然樸淳萬僞日滋莫得而止故愛世者去彼取
此深宮渠渠千靈來居神帥敎言接筆有書敬其奉承
徽信元契道和以興涿鹿之阿樂邱崔巍矧畏疵瘕鞭
風駕霆肅其能來贊我泰定億萬千禩何以著之刻石
垂紀

陳眞人道行碑

善爲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
於用貞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漠然不爲之動存
乎中者淵然不見其窮冲乎執克乎執之則無方建
之則有宗者吾得一人焉崇元冲道剛復眞人陳公先
生也公弱不好弄靜居若思昆弟三人既喪父伯氏以
儒顯仲氏能治家以養其母公夫人知公志使從師
龍虎山玩心希夷爲學日約人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
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在從而締交者若
飲醇而飫甘豪奢靡機者弛有其能者莫不慊然自失
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邪公始辭母出家雖去

遠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西人所
兒者晚歲歸爲鄉閭所敬海濱燕樂親戚鄉里累日人人感動及
沒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爲
公門弟子諸孫護葬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
傾官府走士庶弔奠無虛日公擯盡中情凡役具辦人
又以爲難能然公再擢鉅創形氣向薾而爲生之道傷
矣蓋還京居五年淘煉清虛一以
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
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爲其道者哀思之不忘無問言
初開府公愛知世祖皇帝肇設元教身爲大宗師擇可
官受其傳者非奇材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全節

元貞大德中爲天子禱祠名山大川兒公於上清正一萬壽
宮歸以告開府遂召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車駕行幸
嘗察牢海有旨禱雨大應故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興聖
太皇太后皆知公法師提舉崇眞萬壽宮又領杭州
延佑提點遂封眞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
宗陽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眞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
公夏公以眞人居大都崇眞萬壽宮興司元教公之封
眞人也贊書已四傳屬之而遽止此此其命也天公好讀
書而樂接世務其居在宮中最幽迴處庭中草木無所
翦治花實皆成云以觀化好爲詩清麗自然有晉傳者
手校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黃錄齋科等書皆極精

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杭杭方旱徧禱弗應行省丞相
答剌罕侯公以爲請公坐爲致雨告兒杭人至今道之
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爲言其禍福壽夭奇中人異
之公不以爲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昔簏中有書數卷耳
幾無以爲斂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吳公出私財給之
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愼初其墓在山虎葬以山年
月日提點舒公張公來求銘舒張皆公之弟子嘗從遊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
故宜銘公諱日新字又新饒之安仁人祖諱山父諱山
銘曰

眞人乘鸞忽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
在世間我哦其詩琅璈相宣秋高霞零素華娟娟松有
茯苓石有醴泉來食來遊待以歲年雨入於田雲復於
山泯泯漻漻曷窺其元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
有教有言我銘在茲百靈守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超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
攜之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爲道
士稍長遊湖湘既歸有文名九長於予四十里有仙祠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
延而客之親之與之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
兄皆人蓋莫知其意也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縉紳

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方外士呂淸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在史館皆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呂次周其身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嗣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爲一或嘯咏呂樂或簡默呂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釋氏之宗本卑因果之說而其徒修嚴範爲世人求福田滅罪業其文甚多君皆取其所爲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奏而開呂法要備理燦然凡情豁然有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予兒之固異其所得矣後聞其東出閶門暫過武夷至於老出黃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詩贈之曰

海際呂爲古仙奇藥往往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取問之曰予聞近世有神仙者宜春玉谿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趙丞相之子淇嘗面授其說予偶兒其書子之遊湘州聞其說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老願進其方乃備其室曰壽城眞寓曰待予來而予未之能從也邑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宇其教之師采其意上聞而詩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蛻焉嗚呼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干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扈從上都吳郡倪瑛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卓人碑銘前十年予

從表兄臨邛魏君起客吳中爲予言文光之善且曰部使者過其門見之表其堂曰高風託予記之予爲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爲則曰託神仙道士曰爲解苟有可爲焉知其將無不爲乎唯德慧術智可曰有爲而有所不爲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爲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爲宜云後予在翰林聞朝廷賜文光曰眞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旣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沒也良居修大洞祕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栖遁之約者也今實曰書來請而瑛珽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乎按羣書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

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居梁子孫漸多聚族曰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爲錫人益生伋伋生淞淞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曰厚實生昭奎是爲文光眞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曰爲火也操具車水輳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細其問辨爲歌詩興趣自然有出世之意嘗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築勤苦畢亦且標名九府文光頗子朱子所修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爲祠曰奉祀又爲永思堂於錫山曰瞻望其祖父之墓而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月皆歸養親燠寒飲食之說莫不精究及冠雅志好棄絕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

宜得親之曜心焉二弟九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
爲設義塾教之殁不能葬者資遣之大夫
士相見其儀觀軒特標靈虛曠未嘗不歎焉晚自號
元中子或稱初陽眞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
神遊寥廓又爲樓居曰棲神樓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
蓬萊之亭右爲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
又卜慶少峯下爲棲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
曲白茅之兄弟歷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
大彬奉其大洞經法寫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
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
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屬以善守先業事母夫

人召弟子單宗元屬以傳法度之事以九月九日會親
友於清微館登惠山於絕頂下睨五湖揮手謝別後五
日宴坐元文方丈道室翛然蟬脫顏貌如生春秋五十
雖其令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泊淡絕欲以終其
身非所謂卓行者邪國家崇尚元教其位號自法師爲
眞人始自宁廷錄旨識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
制而命之所謂宣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眞人者多在朝
廷任祝釐之事不然亦當以讜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
居雲海之上林泉之閒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
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疇克爾耶昔元靜先生之終
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淸臣之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

故鈐其宜而爲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下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敷潤千里升
爲雨雲灌灌秋朗煦煦晨暾升木淸娟庶生並繁含景
抽英出爲眞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眞館邃嚴金碧珠
璠雲霞蔽蔚日月吐吞逍遙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
來於九閽霞衣金純佩切瑤琨受命於家三接彌尊淵
淵巖巖龍虎蟠溫稼穡有秋桃李何言句曲之墟有祕
洞文揔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太霞下卻塵紛審於九
淵歸息天根鬱鬱邱園遺劍在焉寥廓歲年永懷孤驀

墓誌銘

元門掌教孫眞人墓誌銘

眞人道行著於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
尚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眞人曰明日雨微至
須丞相上章自言爲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卽爲章
往白丞相丞相病在臥內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眞人
一見告尚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密啟望雨平使人
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
命夜半眞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
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下之後建法主殿於宮西
朝廷命國公塑像而元公爲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
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
止醮雨大至所遣重臣憂之眞人曰勿憂也祭酒雨

止月星粲然皆吕聞後上見眞人目迎送之曰仙人也命圖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吕璽識之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吳君昉僉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眞人爲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吕文渭溢岸壞漂廬舍民走告眞人眞人爲至水次登壞岸眾危之然水立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吕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眞人端靜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而傳之眞人諱德彧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終南祖廷穆眞人座下十一歲爲道士事天樂李眞人與同輩執事未嘗忘讀書紫陽楊公奐然見而異之□□猶子誠

翊章眞人淳和王眞人洞翊祁眞人□□張眞掌教岩皆親禮用之世祖皇帝嘗命眞人從親王匡西服成宗皇帝命眞人分教秦蜀開武宗皇帝賜眞人號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元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元眞人管領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推恩封其師若祖於洞眞爲眞君高閬翊李樂天爲眞人穆王二師爲眞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眞之祖庭也至眞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爲出尚服賜之鎮其宮甘河祖師過仙處也眞人奉詔建橋吕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翊善製碑文七年得請於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

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自希聲集行於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園翊年其弟子任道翊張若訥顏若恨趙道直景若冲等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爲國光華於粲有文獨已道著號曰眞人天子所予眞人藏燕居雲閒日舒物不疵癘容容于子眞人出遊靈峯前除塵埃廊清百神爲驅天子有祈眞人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元門紛紛翊涼亦皆寵敦終南嵬嵬仙遊有石深刻我銘識者必式

黃元吉墓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仌母吳年十二入

玉隆宮事清逸堂朱尊師朱殁其師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饘粥之積麤瞻郎閉門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曰爲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所靳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非易事也將吕此爲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爲冀寡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吕自致也王尊師殁久之四山中有劉玉眞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翊之遇晉旌陽許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耆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吕爲可託及去世吕爲傳囑焉蓋其說吕本心淨翊爲要而制行必吕忠孝爲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人

如母尚遠去飲食必視之而後嘗奉其言如臨天地鬼神乃卽其山作玉眞隱眞洞眞三壇曰授弟子至治三年又曰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翊年泰定改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大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剛介堅慤鑒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宮治寖嚴甚人或不樂而士田之入廬舍之完公爲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親之其後從玉眞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沖淡爲達人鉅公前席宜表異之乃爲書請希文爲案法師玉隆萬壽宮狀備提點未行元教太宗師嘗之崇眞君期年將曰其名上聞奏且上有璽書之賜而希文翛然高居惟曰發嗣師說爲己事古所鍾周遊四方兒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

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入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供張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曰太子侍風雨暴至眾駭懼語公禱之立止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病甚詔公禱之卽有奇徵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嗣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者人眾不可備列趙中山嘗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命上方鑄寶劍刻文爲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爲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五百陽品發輝表靈赫居之號元教宗師佩銀印用公奏曰天師宗演爲眞人掌教江南分集賢翰林爲兩院曰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各置主掌爲道者復之無所與上我興受正繼元德長生不死爲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鎔金爲書玉爲書表歸其土墳無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於京師年七十有四嗣年三月辛未歸其喪於廣信之貴溪將曰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於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曰事狀致書虞集曰維元教本始於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惟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元宮曰著無極謹拜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譏始上溯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顙美鬚髯音吐如洪鐘周遊四方兒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

用言者焚道家經祐宗皇帝公言入告上爲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天子封內卽使近臣從公徧祠名山大川訪問隱逸勑百官餞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上皆旨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旨便漕者未決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間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旨爲民先河至於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郊勑衛士載膠輿歸公是嘗天下大定上思與民休息公旨論黃老治身淸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旨意上將命相召公旨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陛下忽疑完澤旣相

遂受遺輔立身繫天下之託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旨世祖末命旨公舊德屬隆福宮而隆福太后又旨上意諭公善事嗣君也成宗皇帝履太平之盛致意天人之際旨持保其盈謂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旣尊信公則命爲之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眞長春兩宮上嘗親祠其旁嘗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翔集眞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旨脩德有政之事懇懇三爲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籙音醮旣號元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玄德武宗皇帝卽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卽亟召賜座陞大員大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嘗太皇太后居興聖宮仁宗皇帝在東宮竝待旨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爲製名與宮記其事是旨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闡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恆誦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德今爲誰乎未及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元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旨此傳元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旨皇帝之寶旨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眞宮內外有司各旨其

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有加賜翊日公入謝因奏曰臣旨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上震悼遣使賻贈旨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來會哭奠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擁塡於郊睊亭午霏霧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皎皎成冰花縞素如一白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白王公旨下治

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鞏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略商計勇士工藝之臣與公竝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巋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閒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然之頃者又何可勝計天師神嗣之家也公爲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況其他哉而公曰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呂高年甚尊賢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爲敖惰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爲冠集重賢呂

飾直萬金織金文爲衣裳佩綬劍履冠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其潸濯上尊大官之魄岩至日備而飲食不踰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昔拯物當密幹於幾微未嘗呂爲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呂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可呂用世而退然奉其教惟謹師友之閒雍雍肅肅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謚安惠祖粹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謚文簡皆封魏國公嘗呂兄子榮祖弟子

肅肅武廟歷資保贊仁考之詔道維賓師嘗同孤公彼有成虧我無汙隆盛德不匱寵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孰儗四十七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盇老棄屍俄去回光斂英飄風流霆往來承乘陟降碩庭列聖在天鑒於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崖隆淳神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其躬宗傳之守尚俾來嗣與國長久

非非子幽室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呂黃老爲宗清靜無爲爲本其流弊呂長生不死爲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爲禁祝禱祈章醮符籙之類抑末之甚矣昔

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家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眞而已謂之全眞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宏雜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自志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爲其學者當推一人爲之主自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溯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爲其道者而不可得見如書樓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遊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會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如雪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

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知爲其道者當或有人也歸田江上間有逢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率壬清觀之人處之仙遊山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廡陶甓竹石不約而輯有山木閣者憑虛丈尺耳士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而去或至兼旬月亦不知其餅粟之無儲也岫雲宋嘗讀書而所言率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遊篤嘗略成吳公爲之記公嘗問爾之爲學何如以顏子晏然嘗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嘗至而自化爾公曰咄嗟終年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爲作錦棲者岫雲來告曰棲成丐一言予遊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至家而岫

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沒詔徧與所識書別略無恒意其弟子彭致中塵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曰誌隧爲請始悟鐘記蓋自爲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字非非子有偈頌善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繫籍玉清亦嘗遊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爲仙遊山昭清觀住持提舉云銘曰

六十而化藏斯郎孰云非仙乃其遊徵風落月山木秋簞食屢空吁不諂

銘曰銘詞佳

道園全集卷四十三終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曰老子淸靜之言爲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曰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志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淸靜也後世神仙祀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則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眞誥或著其目多云未傳於世者自然非有使令役令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

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經五千其文載之兼軿不我淸靜遂我杳冥大恨之門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淸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靜先生劉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劉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之而君見張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繩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面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

施盤輔令可闢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眞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亨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多所畫諾亦有利祠復亨嘗鑄大鐘起鐘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宋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既爲藏室亦買田食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謙修從三十九代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粵若太始虛皇之廷天眞丈人象氣錄形結書神丹出圖帝書敷玄垂裔振耀流寔昭晰三光數落九星縱橫自然非有使令役令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

經五千其文載之兼軿不我淸靜遂我杳冥大恨之門牝虛元竅配天作極宰於位亭育經緯錯襲武承聲法言神方枚數以迭要其宗歸如器在聖上淸有宮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俠列幽屏題囊篆戕刻日雕玲龍韜括籍虎帶縈縋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嫮婷八不敢襲鬼不敢聽愼爾授受淳老復丁寶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勒作眞符後天不傾

大若巖廣福靈眞宮銘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在溫州永嘉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

光來啟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絕必旁行匍入莫窮其所至籌火捫索乃頗有見㠯爲奇未有若是之豁爽者也有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滙爲龍潭面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岩出飲者壽考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㠯物象名者若香鑪石笋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傅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陽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年赤水隱原木蔣縣縣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㠯吾銘示

千載

贊

佛母贊

佛念眾生如母憶子憐愛同情拔度殊智淨梵宮中寶月華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貝大慈悲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穢威照虛空界華與持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在等爲一大事出常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施薰香積飯聖中同供妙天花滿涼山上千年石

猶結慈雲候翠華

龍眠華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神覩斯嚴法界觀毗盧妙相好靈智所現非幻作諸大知識已次來衣冠纓絡嚴飾具迺至諸天諸大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竝承佛恩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法雲頂中寶紫金光聚超眾地一毛孔中一切見牟月滿月諸寶王香雲鬘雲宮殿雲重重單複互含攝悲愍眾生故在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眞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現普賢諸讚歎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朗了腳跟之下十日竝照信功德母眾聖伴繞大宋定光悔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裏影爲雙等閒風信生蘆葉雲散高天月滿江

毘沙門天王贊

介冑巨居容濯斯赫持器不用填厭陰慝機槍在陲帷幄何思幽禱顯符吁有神帥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巨德爲威鎭於天門入龍弗違我自聞聞寔

曰多勝敷鎧橐戈默然大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邈若羲黃民之識知休乎善忘蒐蒐其成皞皞其治猶龍之歎應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老吾何徵焉熙兮春臺泊兮淵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賢奉詔嗣華除入雲臺覩進士張超谷拜先生遺象高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曰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庵得先生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

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何足曰知先生哉始曰所聞其靈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爾而己弗有匠宰代謝迺反無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巍乎視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啟我仙宗

第二代女師

夷質虛閒靈儔感夕金宮流韻玉樹浮煙眾冥會言太

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宗師

良緣應運出智孚融妙數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靡何
閒內修玉宸之虛我懷眞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雨儀人間如弩久留何爲委形虛壇合
莫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渺薄莫之能保羣眞手遺玉
佩金瑞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茅君兒升弟及繼茲令躅甘共保靈笈玉書所在萬
神衛持道昌昔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遊靈岳結友匪盧采秀英華濯清素渠手握奇文足
履輔翰簡管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昌腹寶我昌虛盥全眞玉光神
文在世書童復來吾得攸墅

第九代宗師

高臥白雲晨飧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
耀三景與天爲徒姮日之烟

第十代宗師

翔翔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
滯夕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第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縻昌私茂松清泉亦
復何須冥心合眞樂出太虛

第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
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第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頻煩主恩上經十三妙
補遺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第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爲寶世塵紛揚獨靜昌保嘗成返空我
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第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甚眞柏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
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夕徵

第十六代宗師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
假於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第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眞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

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昔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亡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眾星粲如江南之都依我儽墟金印紫綬不我何有彼吕爲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與道我吕虛神彼吕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多吕佐昔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颸元圖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吕神鼎灌吕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在盤桓玉童綰衣夕帶

二十三代宗師

赤子童眞宿智冥得淩虛有音履冰無迹有道之朝暖如中春執玉振金爲昔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啟我仙扉兩扉合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照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羣仙啟關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眞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塵消春淵冰澌美哉儽儀皇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眞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眞故與之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宗昔息昔興我行無爲彼夢有徵義我象帝玉質天粹臨化俱返執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電雷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羣疾泉流林注吕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乙好生法容禱祠面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冥報夕獄之警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爲人斂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夕守

三十二代宗師

仙等所能非人間書示假毫素何妨乘餘緩動於微我
度邑虛謂我預知孰究元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皐陸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於眞士手製華巾俾
卻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啟元託易著剛出日入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
英自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淸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眞遺世去之受職於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
章爲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化而遷父不拾遺仙許子爲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躰自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

三十六代宗師

上淸之宗世邑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噓和吸精保
衛聖躬翼邑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邑朴通眞邑誠內接夕洞外佐昇平蚩蝗伏藏年
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昌藏湖海浩蕩夕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
晛朱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書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恆從不邑而遷翼翼小心赫
赫盛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吳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爲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海偉量冠服高翔雲漢之上

道士小像贊

暖暖曾霄三素之雲超乎象外蔚然繽紛中有至眞獨立不羣雲霞屬羽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道園全集卷四十四終

道園遺稿

有元西蜀虞文靖公獻寔老高名孰比倫遺什統應歸類稾此翁采僅是詩心神仙丰骨中尤大道學文章品最眞異代鄉先楊馬席豈徒詞賦接芳鄰鷲溪錞題

道園遺稾原序

自昔文章家著述其集有內外篇前後續集別集之分蓋由其體製有同異歲月有早暮故其編纂稾次之法各有所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單詞斷簡皆不得而棄置則又有所謂拾遺者焉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文靖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天下學者既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堪克用乃爲博加討訪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吳郡金君伯祥爲鋟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乎予嘗獲伯祥爲鋟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乎予嘗獲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以爲國朝之宗工碩生

如景星鳳凰士爭先覩之爲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爲一編然與學古錄所載皆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早夜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爲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稾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金君伯祥家其先君子樂善至治間嘗識公于吳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昔虞公南來椿以總角獲拜公

於錢唐嘗從叔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辭極悽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椿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几公平日之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已收入則其所遺者已鮮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予嘉其志與伯祥之好義故因其請而爲識于簡端至正己亥夏五月既望

眉山後學楊椿序

有作之於前而無踵之於後則其傳不永欲永其傳必後先得人可也吳郡素稱文獻邦而人多好義事有可資於世者則不爲作之者有其人而踵之者又有其人

若長洲陸君守道早從虞堪勝伯遊受其教益居多堪嘗哀其從祖道園先生古律詩七百餘首竝古樂府若干篇而金華黃公晉卿眉山楊公子年皆序於前金氏伯祥已爲鋟梓迨今歲久版多亡闕存者僅三之一且模糊閒出守道以其師之故方圖補刊而易其模糊者奄及易簀二子珩璿念其父志今續成之徵玄序其事於戲先生之片言半簡猶爲今之所重況其詩之大篇短章足以垂于天下後世使人瞿然而欣睹者一公論之悉矣奚待後生小子玄之言哉雖然若是編補刊之始末與夫守道之不忘其師珩璿之能繼其父以完吾邦後先之有人而得永其傳者是皆可書也故爲之序

其後加此至正二十三年癸酉十二月初吉行在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兼修國史後學彭城劉玄譔

先叔祖學士虞公詩文有道園學古錄翰林珠玉等編已行于世然竊嘗之每慮其有所遺落凡南北士夫間輒爲蒐獵訖用有年始得詩章七百餘篇皆章二在人耳目及得之親筆者蓋懼其以僞亂眞故不敢不爲之審擇也惟先叔祖鴻文鉅筆著于天下家傳人誦其大篇大什諸編前稟已得其八九此蓋拾遺補闕庶免有湮沒之歎方類聚成編以便觀覽而吾友金君伯祥乃必用壽諸梓以廣其傳命其子鏐書以入刻伯祥之施不其永耶外有雜文諸賦尚有俟于他日云至正十四

年五月甲子從孫堪謹識

陶文靖公道園遺稟詩總目
卷第一册
琴操一闋
古詩四言十四篇
古詩五言六十三篇
卷第二册
古詩七言五十二篇
卷第三册
律詩五言八十三篇附律詩七言一篇
卷第四册
律詩七言上一百十九篇
卷第五册
律詩七言下一百二十篇
卷第六册
絕句五言四十一篇　六言六篇
卷第七册
絕句七言一百八十七篇
卷第八册
填詞十七篇
共計七百二篇

操

釣雪操

磬方池兮山之曲仰喬松兮倚脩竹四昔來兮無不足
歲之寒兮天雨玉雨玉兮滿庭予何思兮折芳馨魚潛
淵兮亦在藻言將求之以忘老鰷鱨兮鱷鯉有酒兮多
且旨霏霏兮來思尚友兮君子

古詩四言

致樂堂詩 有註

致樂堂者集賢待制周君之所以奉母者也蜀
郡虞集爲之賦詩曰

翼翼新堂有闆有房夫人來居既安既舒攸芋攸密藏
燠載清言闔于門以寫我誠有駟其馬有仳其軒爲子
來者允貴且賢貴容舒遲賢有令儀爾因爾宗先君之
思翕爾兄弟具于嘉旨我飲我食先君之子詩言溫柔
禮言著存我撫我惠先君之孫樂哉誰氏維周壽母疇
克致茲周南仲子君子善頌文則多有又永歌之以導
燕喜

萬戶張公廟堂詩 并序

大德辛丑昭勇大將軍河南征行萬戶鎮通州
張公以其兵從征緬死之通人作廟以祀公三
十年閒朝之公卿大夫士能爲文章者莫不爲
之制作泰定丁卯公子御史亦俾予賦之集以
爲征緬事始末在朝諸君子則知之矣通州僻
在江海其人何自知之況久遠乎且不著夫狂
夫首禍之故成宗皇帝聖明卒致其罪則公所
以不肯墮其構陷必甲胄以死之意亦終不白
於通人故稍原其始而道之庶將來其有考也
詩曰

於赫世皇並用豪傑一定宇內蠻厥戈甲既久既安成
宗繼之祖功莫加道在手持狂夫興謀以動相國曰昔
祖宗咸尚戰克萬方悉來史皆前能我獨無名曷稱繼
承蠢彼西南醫叢負固聚落八百各統女婦人殫善驕

馬貝競豪豕豕于牢黃金飾槽取而有之富可足用赫
乎功多以世智勇相臣以聞天子曰嘻有是言哉汝其
試之狂謀既售諫言不入既賦軍實弓鉞仍戢飽饘啓
行萬里騷然飢危蹈毒未戰已捐番二名將天子爪士
鎮于江浒天子所使狂夫忌之承制驅之詎思國謀徒
逞厥私將軍慨言死爲臣職可陷者身不陷吾職見制
鄙庸豈我召凶心知無還況冀立功與其矯誣死彼狂
手孰與奮擊不喪吾守孤旅轉戰深入不回殺戮既多
身卒死之三軍失聲萬士喪氣孰明公心君門萬里裹
革東歸遙遙江壖部曲候迎悲風旆纏民懷其忠士感
其義虎奮鷹揚如見其至卜廟得吉東望際海神其安

之有永無壞狂夫辱國天子震怒立呼狂豎斬以大斧狂罪則誅死事奈何褒封哀榮百世不磨豈惟不磨元嗣御史旣有兄弟又多孫子奕二動門秩二良材天之報忠豈有涯哉

柏堂詩

崇仁劉覲母熊氏有貞節覲作堂奉之翰林學士吳生有記藝文監丞揭曼碩氏作頌朝賢多繼聲者元統癸酉集歸自京師亦爲之賦焉

翼二新堂深明高安嘉樹在庭維柏桓桓霜降露濡載寒載溫歲以序遷我有恆歡惟耆壽母來居來言昔扶弱支今撫其繁先君之思永矢弗捐覩此庭堅不忘以奔忘斧不去不留是曰樵寓

題上官樵寓

青松爲關白雲爲戶其迎無賓其住無主假夢得鹿遇存肅二令子敬其前聞婉二有容郁二有文室其宜家長其子孫暖日扶輿涼風進軒駕言忘憂游息山園閣度淳珍匝汎罍芬樂嘗和豐具養無愆敦栖爾柏翮二其鸞里人瞻之孝慈之門君子有言德風攸敦敢告司藝善培根原

題胡徵君器之和陶軒

春木晨榮秋華夕滋流雲行天逝者如斯柴車葛巾曷能歸來我懷古人徒誦其詩有美君子尚友先覺靡觴不詠無詠不屬豈無他人孰此追躅優哉游哉君子之樂吾儕小人力絀乃休猶可以馳曷其停輈卷舒無悶入聖實優敢以未成竊方前修祖德之述尚論其世我獨何爲夙墮羈縶聞君贊歌祇以生愧既曰知非請勖徐歲自註集讀書中山嘗草屋三間以紙糊其壁舍弟仲常爲書邵子諸詩於東謂之卻庵書陶詩於西謂之陶庵吳先生見而歎之以爲世內無窮之悲世外無窮之樂也

心遠堂詩

渺二平湖其深維山飛鳥載雲晨往夕還平湖瀰二薄于山止雲窮于飛目力無際慨昔周游山川邈悠忽焉興懷一息九州千古旣往萬古方至悠二我思矗彼逝水樂哉君子其居深二不遨以窒式究厥心

題上官樵寓

青松爲關白雲爲戶其迎無賓其住無主假夢得鹿遇奔忘斧不去不留是曰樵寓

東坡笠屐圖

謫居荒濱無誰與語言從諸黎歸在中路風雨適至借具田父猶童怪隨傳像畫者笠屐雨來屐以泥行匪以爲容用適其情朝衣軒車固將若驚恆照爾假猶不予盍舍德之厚混迹於俗魏二勳華天章轉燭幽囚野死曾莫指曰我不自忘的致凝矚偉哉天人其猶神龍其來無迎其去誰從形擬猶差髣髴是飾容世無其人神交或逢

呂洞賓像

洞庭無波明月萬里我昔見之劍若秋水

玉清道士魚障

春雷發聲風雨岩至跋浪龍門一躍千里我服神丹得
爲水仙鱗二腾子飛朝九天

墨蘭

遍遊楚澤枝訊葉辨使讀騷者得見眞面
好風東來其葉紛披所不隨者芳荃自持
歷沉跨湘無二無雜向一毫端生分別法
日莫無雲微風扇和樹之百畝窗愁其多

畫魚

東人結網西人漉蒿滄海長逝吾獨何心

琪曰四言詩襲三百篇貌不是遺三百篇貌又不是
譚藝家以爲難能

古詩五言

次韻答袁伯長學士 十首

衡門有一士閉戶守玄一脩之三十載深不願世述昌
光無淪降赫二抱靈質終然不可揜煦物若春日
斗酒相勞苦聊樂不爲怠葅醢備百索嘉此歲無害馳
驅廢稽事每爲同里慨縣官庶能念中歲得半代
春花好顏色持以勸君酒君今不識察後竟侶今不悲
歌無轉喉拙舞不運肘生不與世諧死窗同世朽
少年學爲琴豈惜爲君撫知音不在今在昔或可數遠
遊竟不值歸將托幽阻念子獨我求龍門作風雨
雞鳴當知晨草生當知春出山復懷歸永愧先幾人飛

逢離本條縱浪隨風塵流水東入海逝者何跻二
兩邱各岩巃荒隧下深迫狐狸號其顚儀秦此幽宅二
子昔在世往復相十百所以學仙人劇飲謝天厄
跕躚鳴趙瑟揚眉鼓秦弦遠奔萬金室窈窕若雲烟安
知碧草晚飛光無復年聲名竟不立淪落世羞傳
疏傅出漢廷決去豈不偉未能忘懷樂日問金餘幾陶
生行乞食何有口腹累鄧郎臨死嘗不復舊簪屣
少年顏漠落偃蹇無所承長大不得食常持一半冰昔
爲井中泥今爲井上瓶未得復故初灌輸効微能
梧桐失故蔭丹鳳蓄餘戀去之千仞端十載始來見高
秋竹無實忽二恐復遠昆邱玉爲田爲子採芝箭

琪曰以閱世之深心寫高潔之天趣詩品在射洪感
遇上足徵伯生所學

早起二首

馳驚亦已久淹留竟何成疇昔夢至家屋舍還故傾晨
思理垣墉夕念鉏榛荊唯恐歲年莫惕然心爲驚歸去
非有難納履斯遄征永言得安居庶無愧平生
昔運忽在秋觸目非故先哀蟬厲短噪雜英綴微鮮昔
人知化育能事本無言翕然變昔雍睽二同其天斷琴
異斯意一鼓三絕絃寥二竟何補戚二徒自憐

夜坐

露坐廣庭夕海氣接清顥毛髮感森爽幽夏集中抱寄身百年內變化不待老區區事形骸所競非所寶眛茲動靜閒生理誠草草聖言就湮沒迷散費探討所憾精力微何以相斯道

海暑多蚊蝱起滅尋尺內稍思出夷曠高眠釋煩憤凝神一無爲消息任告代怡然以終古熒熒自乘載逍遙日月上下視渺閬晦如何在世閒動輒爲形礙得見王子喬吾將解蒼佩

錤曰冲澹軒爽直舉匈臆浩乎其有所得也

遊長春宮詩分韻得在字

神宮古城端千里見畿內幽關挾北戶連嶂鎖西岱南城居苦迫隘層闕上岩甍措身方丈閒千里心曰超可現抗浮雲誰能顧塵囂擬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龐公輟耕際頗懷見淩霄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寥寥

次韻袁伯長贈陶心山

憶昔白雲君高居寶黃帝鼎晨註神農經羣眞皆滿坐逸響每盈庭寸田既無畔幽關那有扃飛淩萬物表婆娑垂帶鈴歸來塵世外會孫燕虛亭所志在高遠三峰列青冥頹然得所止一念三千齡崑崙抱明珠旭日曜空青槃桓有童子松根求茯苓

送周東揚赴零陵分韻得鳥字

樹蕩何極東溟渺無碍中天積紫翠雲氣常靄靆執云萬有賾攬括固茲在奇懷得縱觀指顧生百慨天風正浩蕩春物尚芃眛飄愁目力短奕奕飛鳥背永感神禹迹願托穆王載仙人騎黃鵠一往不復再忽然會予心雲中贈雙佩

錤曰夷曠壯偉何滅昔人慈恩寺登雁塔諸作

題張希孟凝雲石

海石不盈握隤然如委雲危峯集遠思虛窻棲微熏天高泰華斷日出香鑪分几硯龔清潤文章互細編潛雷起神谷震驚天上聞亟視恐無及化爲九龍文

喜雨分韻得須字

下車未逾月十日九馳驅祇知府事殷不聞燕寢娛傳

呼當夙興落月啼城烏中衢塵不動肅二來車徒借問何所往高堂集羣儒列坐多皓首巍冠講唐虞遂以靑矜升鼓篋何千二是昔天氣高市童雜呼雩風雲東南合倏然靈雨俱緩帶卻煩劇淸涼變斯須麗澤深有悅羣生亦昭蘇逍遙池閣上何必欣戚殊

鎭曰所謂卽事多所欣也此老襟抱可想

鄭同甫書帶草軒

六籍久將陸鄭君家多書韋編苦易絕掇拾以蟲魚幽草長春雨參差在庭除紛結可束素垂之仍有餘焉知廣文舍猶如不其居光風動交翠汗靑繚綺疏耀二照屋壁烟雲隨卷舒春夢不可長蟾輝墮檐虛故人舊題猶澹然塵慮攄對客共譚笑課兒事詩書昭二宵壤閒

宇使我增欷歔

朱秀之杞菊軒

高軒何所植杞菊交根枝紫實既秋熟黃花亦晚滋嘉名信共愛何以療予飢此邦號富庶士賈志懷資蕭條山石閒誰復見惸煢遺脫兼幷餘椎剝無完肌縱彼百畝受豈得安耘耔種此頃步內庶無征奪思採擷勿違節烹芼貴有宜三咽可千歲逍遙奉天隨

白註集游梁中園省墓山閒顧見田野有可念因贊高輩而及之庶觀風者之有采而知輔之樂之者

鎭曰民風士習吏治俱於一閒詠中道出敦謂伯牛宅心方外也

柜軒詩有序

吳郡故有金氏名章者仕宋爲迪功郎家饒餘貲而好施予予孫相承以孝友著迄今室居尙存五世孫在讀書飾行鄉里尤稱爲善人焉嘗手植柜樹于家其本初甚微未幾益滋茂因構軒于傍名之曰柜軒集嘗登是軒遂爲賦詩以紀其事在宇淵甫樂善甚其自號也

東南有嘉樹蔭彼君子居君子稅侯裔積善慶有餘俛仰二百年猶是舊室廬一朝種茲樹森然榮庭除種植曾幾何倏爾淩空虛亭亭結根據枝葉交扶疏高軒構爽塏對此頻軒渠芳春膏雨沐炎夏薰風徐君子曰夷猶澹然塵慮攄對客共譚笑課兒事詩書昭二宵壤閒久同發舒願言繼封植勿共荆棘鋤庶幾魏公槐方今猶權輿

聽秋軒爲僧賦

道人攝袈裟深坐滅靜定長松結層霄密竹生晝暝龍吟崖石陰鳥度池月瑩秋從何處來觸物成我聽振空林外錫旋復室中磬耳根證三昧圓應普虛罄所懷丹邱生春夢一擊醒等此聞性觀素壁寫三逕

鎭曰讀長松十字不必到其軒令人生隱心矣

玉壺堂詩有序

積水之極蔚然中邱渾侖隆匡廓扶輿就之

若虛履之若浮人不可到也而仙者居之以其
圖中而方外故謂之壺焉聞有何公眞人有依
綠之園蓋取諸木也又有玉壺之堂殆擬此與
會稽鄒夫曰天由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
如蓬壺曲閣相通可以踟躕且玉者積陽至剛
純粹之精取類孔符哉看雲叟曰是吾師也子
爲我賦之乃賦曰

眞人德孔容治生尺宅閒外質謝追琢中虛保堅完合
璧映華蓋懸珠隱泥凡天地立有極日月循無端晨從
密霧入夕與飛景還足履五文絲首冠夫容丹行廚膳
琅膏燕坐以盤桓弟子看雲叟疇昔爲我言往見不可
得期之三千年

送可無上人

五公昔講眥聽者不起坐虛空悉銷殞何由見人我名
字誰與安說義話已隨尙自無亦無更問可不可有如
天雨華誰能拾餘朶

送南野眞人

山中積雪盡江南春水多解劍還上方朝衣挂松蘿城
門望羽節扁舟聞櫂歌故園良已適昔游將奈何閒雲
棲古樹空壇遺落花何眥兩衰鬢相將照江波

錤曰發端冲曠

次韻鄭善之遊山中

流宛無異月色亦常新悠二宇宙內對月今何人

題王眉叟眞人溪居對月圖

長松千尺起白石下磷二隱居愜素念燕坐見閒身溪
汎觀天台圖始識柯東谷草樹何蒙茸循澗入深曲升
高雲繞身厲淺石嚙足桃花一千樹隔竹映茅屋中有
學仙子黃庭晝嘗讀俛聽下玄鶴遠至馴白鹿疑是司
馬君高繼陶生躅臨海賓出日藝圃收種玉太白何眥
來東柯賦明月

錤曰讀此詩知公身有仙骨也

春山曉行圖

置屋雪巖陰耕田雲洞表積雨白霧收遠林翠波曉農
人告春及扶杖驚窈窕久與塵事違冥鴻送孤矯

山居避暑圖
急雨山泉落長松激囘風靈響從天來夜高日彌雄龍
眠九州虛鶴起曾霄空羽衣者誰子從我入雲中
秋江待渡圖
江潭秋木落臨流送將歸微風蕩去楫相近更遠違遠
客從一翁吹簫白雲飛我乃命黃鶴乘之待前磯
雪嶺盤車圖
玉關積雪高十里百盤摺橐駝便平闊望見已愁絕昔
平無從軍道遠何由竭惟應飛行仙萬仞俯瓊闕
雲屋圖
會山出雲氣還自爲文章木石共蒙被容華生老蒼劉

來既非蹟夕往亦可藏道人宴坐次見之以爲常了知
不可繪相對聊徜徉
羣鮮朝鯉圖
吾嘗觀剝象貫魚何翩翩其類實繁多咸仰宗厥顯金
鱗三十六其數陰已極用變乃純剝飛躍見天則于惟
君子升大小宜畢興弱風既動盪雷雨方騰蒸倦客年
五十讀易未知道觀物每興懷玩心以忘老邇昔臥田
里所願得豐年欲占小人夢乃爲畫者傳
謝吳宗師送芍藥名酒
講臣不常參宋寘奉朝請故人得好花持贈乃兼秉金
盤日中出品目標禁省一莖重數株大與牡丹井釀香

位置也
陳溪山先生醊山齋春日賢郎來省具酒爲樂

虞文靖公道園遺稿詩卷第二

古詩七言

雪山圖爲劉伯温監憲賦

我家成都雪山東公家張掖雪山北吳船誰載鄭廣文起寫崑崙界天白張掖雪融草木長禾生隴畝多牛羊烽火連山擬樓觀江海微茫秋練光著書東觀夜如水太乙燃藜照圖史從游冠帶文武備斐然四郡良家子黃河奔流百谷盈神禹疏鑿中州平峨眉玉壘連雲氣長庚北斗東西橫

天涯山歌爲峚山公賦

大鹵之虛山有峚彊晉名都古城郭太帝親征西極還命總師千里鄧鄧三世專居二百年公孫御史籌帷幕興言諫諍國體重抗論陵夷鄙夫怍九衢塵土迷白晝萬里天風飛一鴈連山長城下平曠孤秀嶄巖巳天落安車夷猶奉王母咫尺天涯下旁礴振河載華坤軸穩捫參歷井天梯鑿六合高窗竅空洞日月容光陰氣薄春鬟翡翠擁烟霧秋水芙蓉淬鋒鍔東海漫愛華不注西行不到秦關彎上方宮闕何所有回首穹窿起龍漦天山舊音本雄渾孤鳳一鳴冠阿閣蒼茫石鼓難爲聲野水寒雲不堪酢奉祀曾過軒轅臺俯仰高深歎今昨汾波橫出衡黃流長感秋歌入寥廓卷石東南雖有聞安得停車徧邱壑元姚白是一世豪若比公詩少揮霍有詔無容極幽賞黃木扶胥求海若前茅度嶺建旌纛後吹淩波雜簫篇馬飲清泉榕樹陰鴈隨飛雪梅花萼退食委蛇幕府裘明月懸空夜城柝橫槊高吟動鬼神轉鈞妙手隨斟酌坐令刀劍化牛犢來岸鯨鯢貫蛟鱷閶風玄圃在天外玉振金聲爲誰作雅歌緩帶有餘暇直道高情無宿諾百粵皆知白水心羣魚莫恃黃金橐國家將相眞有人中外均勞正參錯請開雲漢分天章歸理咸韶奏嘉樂老夫當與園綺徒仰聽鈞天佇耕耨

鎮曰對仗整齊宮商排比亦正自不害其爲大家

謝王員外贈古銅帶鉤劍琫歌

金銅帶鉤屈螭首綠玉沈二世稀有古人佩劍之所遺虛琫尚疑光射斗腰圍老去忘繫拘空服書紳重有餘奇哉二物君子贈敢與碔砆燬同縈紆古者弦韋皆有托視我斷金庶無怍循二偃蹇長在手神化翻愁入寥廓劍能使我無邪心握之在本用在鐔利鈍行藏兩無有一寸空閒通古今他日東行尋禹穴何以酬之掇明月

白雲滿地歸去來不待傍人三千玦

無住和尚命俞岩隱寫予睡趣質予蓋謬纓家子其意亦蕭散因作山偈一首戲贈之并發住公一笑也

我欲自識面莫如鏡中眞引鏡實有我卻鏡見無因俞侯乃善幻作此意生身旁人總言似我亦愛其神但恐

年歲久不知是何人俞侯俞侯吾已老百事無能勿復道幸自不曾虧損他莫將塵影瞞人好

金人出塞圖

海風吹沙如捲濤高爲陁磧深爲壕築壘其上嚴周遭名王專居氣振豪肉食湩飲田爲遊八月草白風颼颼馬食草黃輕骨毛加弦試弓復置橐今日不樂心慅慅什伍呼其曹銀黃兔鶻明繡袍鵰鴡小管隨鳴鞘背弧向虛出北皋海東之鷙王不驕錦韝金鏃紅絨條按習久苦思一超是嘗晶清天翳絕鴈鶚東來雲帖帖去地萬仞天一弊離婁屬望目力竭微如聞音鷙一擊束身直上不迴折遂使孤飛一片雪頃刻平蕪灑毛血

爭誇得雋頓足悅挂兔懸狼何足說旌旗先歸向城闕落日悲風起蕭屑烟塵滿城鼓微咽大酋要王具甘歡王亦欣然沃焦熱鬪支出迎騎小蠽琵琶兩姬紅顴頰舞歌迭進醉燭滅穹廬斜轉氈毳月

顧皇五曰筆力駿健有風雨馳驟之勢

九歌圖

太乙神君號東皇玉質幺妙含和陽生 一炁始通微茫緜二蒸空神中央浮英上羅文天章覆冒下滿谷與阬旁塞無間靈無方靈來乘乘往乘剛湘君夫人鎮相望清溫靜好無淫傷司命元老元氣昌手執藜杖色老蒼歷劫受命不可量少君之壽同其長離無異體合有常

出入萬化終不亡晶明發晨上扶桑海天赫二眞金芒質鍊不滅長垂光河源混二流湯二伯出也坐視無迎將千古萬古何堂二彼幽爲鷹爲雉梁朝貍莫豹方鴟張精魂熠耀志意荒招之不反巫無良屈生作歌沈九湘世人傳聲罕尋詳祝融仙子調玄黃九神出圖百怪藏不信請視虞生章

錤曰離奇懵恍又復正直莊嚴謂屈大夫自作可謂巷伯之刺緇衣之好亦無不可

送呂教授還臨川 原序

古者仕不出其國五十里百里而已入仕王朝才千里而近無父兄妻子墳墓屋宅之別而有

祿食之羨車服之華豈不便適人情哉今國家奄有萬國仕者視南交朔易若東西家然則彼出入驅馳不越乎州閭黨術之間者不亦隘乎呂君仲謙世居臨川之南山木鬱茂田毛易長仰事其親俯育其妻子何嘗有意於遠游哉一旦用薦書得爲遼東學官隨牒以行且萬里冬裘不足以禦寒蔬腸不勝其芑肉雖志氣不變然情能無少違乎僕願言之館中而不可其歸宜矣故作歌以送之

黃金作臺駕駿客二駕不駕秋月白二風落蕖滿長安卻賦高歌壯行色遼東之山醫巫閭六月五月雪不除

昨朝遣使降香去五尺冰上行飛車（一作行車）知君江上慣舟楫快馬如龍亦徒設東取來昔一卷書還向江波弄明月我本蜀人隨水來結屋與子相鄰隈白髮京塵歸未得臨風相送黃金壘

錫曰小序見得後世卑官遠宦之苦昔人所謂若有良田美宅正無須此也詩不說破故妙

三鳳行贈海東之下第南歸

東之兄弟三人如鳳皇胸臆羽翮皆文章九年三入天門翔伯仲天季驚人一日四海皆知名東之二文五色雲見者眩晃生眇昏三進三已之了若耳不聞二人得之喜未足云東之不慍乃可尊東書江上歸見親君子

十年騎馬燕山道飛雪如花醅烏帽清江不復泛扁舟況見鑾枝插晴昊楊丞拈筆寫江邨滿卷荒寒共郊島金盤玉露錦成團胡蝶東家怨春早

王侍御崆峒石

惠符堂中有貞石一握玄雲出靈碧飛潤應能作霖雨含光自可裁圭璧天根萬古磨不磷窈窕中虛藏谷神願得微言獻天子千二百歲勤脩身

雪嶺駝車

七月八日山陰道積雪平沙沒深草三日餐冰渡磧遙重載橐駝發車早當衡比二擁蒙茸王庭傳令疾于風還令海邊去海邊玉虹夜不（一作何）收貝宮珠闕皆蛟虬御憐聚落在何國可以蹋歌駙馬酬居庸關高百萬里芝田玉樹久相待天上老仙那許留戴先鑑湖之水三

春雨草青平若砥嚮非羊馬便高寒所不懷歸如白水

題上都崇眞宮壁繼復初參政韻

故人一去宿草寒而我幾度南屏山琳宮素壁見題字輒墮清淚如洞灣文章百年世何有如以鈍拙鐫屝顏瞥然有感亦易散奈此細讀臨高閒沈思不見托魂夢何異落月留梁閒走爲麒麟飛爲鸞黃金作玦玉作環重來豈無造化意今我白髮遲公還

城南春曉圖

天台先生有山癖臥起無山朝不食幾年騎馬聽朝雞磊磈諸峯塞胸臆陳生受意不受辭竟拈禿筆爲掃之且對新圖玩春晝軒轅鄉裏眞固師果得脩身一不衰既安樓觀對奇石復著梁棧橫清漪遊吾舊遊釣吾釣年穀順成物不疵玄黃衣裳從委垂

隔林彷彿聞黃鳥瓊臺何處無桃花此是城南莫春曉夜來天子丹詔呼先生直上經坡趨盤一迴復一萬里無限好山並好水如從島上見陳生盡寫歸來玉堂裏

天台圖

天台一萬八千丈下視東海如浮杯金雞候鳴日月出忽見畫本興余懷赤城仙人王志和爾家靈寶安在哉人間夢斷何足許存想終日勞形骸庭間竹葉可舟楫羽衣生雲歸去來

桃源圖

層巒複嶺何崔嵬流泉委注波無迴昔人尋源既解往孰謂後世無能來徐生採藥渡瀛海生人之資悉滂沛汎舟一去不復還自是秦皇親爲載商於只在咸陽南城中日見晴嵐四翁採芝到頭白何人往問窮幽探信知桃源隨地有自爲狂馳不回首莫向神仙詰渺茫且對新圖玩春晝軒轅鄉裏眞固師果得脩身一不衰年穀順成物不疵玄黃衣裳從委垂

豐州李氏孝義詩

沙中枸杞已成樹的皪丹砂飽秋露蒲萄滿堂開鍾乳上堂饌食有肥羜壯者已老少者壯蜂房各自開牖戶此是豐州孝義門莫忘河南李家譜

龍興黃堂隆道宮西華太姆元君飛茅詩原序

空同子竇君神清與予賦詩于天寶宮予有句云一瓢春水煮仙茅神清曰噫子安得如此我昔遊黃堂見石曼卿記不載仙茅始末願與同志者詠而傳之不暇也神人將啓子而誘其衷乎不然胡爲而及此也予應之曰彼夫容洞中穢麗主者宜不察茅之味也非余孰當賦之乃

爲之吟云

昔日仙茅渡江水一息秋風五千里憑虛結根土長苗黃古黃堂咀甘美潔清至淨服食仙不忍獨令身不死折瓊載卜知吉亨連茹包之獻天子

郎官湖李白祠 原序

南郊黎侯景高歸朝三十餘年自至元中被命驅馳軍旅勞績顯著後賜田江漢之上以居暇日作安南志若干卷示不忘桑梓之邦閒嘗卽郎官湖上修太白祠皇慶初元來朝大夫士多爲侯賦詩者集亦繼聲

郎官湖邊太白祠百年毀壞誰顧之黎侯自是南海客

宋寬湖上看明月閒關歸國故嘗心馬上鬢毛今是雪春來幾見湖水清春去還看湖水碧今人蕭條古人遠黎侯此嘗淚霑臆臨湖作屋祠太白一日祠成人歎息千年太白豈復存惟有長庚射西極光芒彷彿雲委蛇黎侯起舞天爲泣鯨魚上天終不返黎侯惆悵坐成晚君不見來兮郎可期黎侯之心湖水知湖水波浪湖樹葉風來總是迎送辭

金馬圖 原註人負金馬睡干馬上

賈胡自騎千金馬解囊小憩荒城下平原無樹起秋風夢到陰山雪橫野太平疆宇大無外二戶連城無閉夜不然安有獨行人懷寶安眠如畫者

鎮曰一結寓意

王晉卿畫赤壁圖

黃州江上霜月白蘇子汎舟攜二客虬龍虎豹木石間玉宇瓊樓歸未得主家遺玦珊瑚鉤丹青一幅千金酬惆悵圖窮見黃鶴白雲千載空悠悠

柯丹邱畫松竹二首

丹邱寫松臨石湖一樹偃蹇一樹枯長年偃蹇色深黛枯者鐵石宛相待令人最憶寒山子曾見松生此山裏昔來石上自閒吟解聽天風半空起江心石上起烟霧隨意琅玕寫無數就中欲覓釣魚竿濯足滄浪歲年暮白髮天台鄭廣文前身畫師今更聞

請看翡翠三株樹猶是蓬萊五色雲

鎮曰俯仰揖讓筆致蕭疏如見高人勝致

陳容畫十四龍

所翁所畫十四龍雲海慘澹數尺中毫端欲極龍變化屈信情狀無一同意冥鬼神造奇迹藝樹狗馬矜精工徐生家藏隱溪上氣與古劍相爭雄春雨來嘗屋壁潤白晝坐對塵埃空持之示我爲歎息安得眞見如陳公我聞龍乃至陽精無有嗜欲靡羈籠昔年高士隱弗見矯二衰世追冥鴻千載神明守震澤如見潛德遺空濛澤盈出水作溪碧絲二孫子環爲宮石林幽洞難相識獨倚桃竹懷高風

孫康映雪圖

千巖萬壑明積雪老樹長蘿挂孤月下有老僧眠破廬穴隙窺書嗤凍鵲何如出門歷瓊田翻身夜入通明天手把瑤笈招飛仙人閒畫裏那能傳

墨竹歌

南風吹雪畫成竹北國老人寫羣玉枯梢不逐蛟龍化密葉終棲鳳鸞宿數枝東出好兄弟楚二劍佩微聞聲兩枝又如父攜子老者偃蹇稚者榮我昔西遊洋州驛破綠燒粳嗅朝食摧殘僅同蓬與麻太守清貧那復得羅山甘竹筍乃佳移根便欲從山家雲峰春嶺卽持去爲我更作風枝斜

陳容畫龍

陳容生閩嶠之東骨氣生硬如老龍每拈禿筆掃風雨

金源野人獻鑾圖

紫蓋貴人何處來西風搖落郊原開澤虞獲鮮敢私取下馬持獻披榛萊張弓簇矢遽爲拜止轡受之貌閒暇千里獨行日云暮熊羆在林野吁嗟麟兮人不知卒然遇之愼爾爲

送人遊廬山

我愛江上之廬山二止不動江不還紫雲冠嶺危石古白鷗衝雨春波閒浩然始見潯陽浦太白欲托雲松間河嶽蕭條二子死神靈恍惚千年慳昔我尋春入幽竹有人抱甕深閉關遂從烏道陟高險一窺虎蹟聽瀑湲似聞餘磬開石壁恐是入化非人寰霜崖石櫃成異物銀釵負薪多老鬟嗟我老病難再往羨子壯矯無留顧攬衣步出石頭渡解舟竟到星子灣沈吟三月烟花碧眺望千里楓林殷猿驚鶴怨酬好語水流花開怡妙顏束帶他年事朝請躡屐安得窮躋攀行矣此日不再得空山落日騎黃斑

題虎屏

高堂白日靜如水屏閒於菟伏將起登車何用卜熊貔鑄鼎徒聞走螭魅耽耽二仁威謝爪距蔚二文章著深美君不見旌旗不動九關閑海晏塵清千萬里

陳容畫龍

自寫其眞非畫工曾爲吾家作雙劍采石波濤天下險巴山昨夜春雨來素壁高懸戶長掩

錯曰禿筆自寫雨句所謂工意不工似也何減東坡老人筆所未到勢已吞之句

題劉仲明鳴鳳朝陽操

鳳凰昔來何所緣堯舜聖明皋夔賢一鳴不再三千年孤生懸崖命由天鬱繞霄漢纏雲烟虞淵浴日紅滿川海波洶二下盤旋聲與律呂互相宣非度弱水游神仙此製不省人閒傳

題劉元遠琴泉詩卷後

長沙老人種桐梓手斲爲琴度宮徵彈得流泉石上聲

只有巢由能洗耳當昔誰與製此名前朝丞相賢公子
黃金不成白髮短聊以高情付山水公子飛仙老人在
目送歸鴻秋萬里老人有子前爲壽願翁千歲長如此
已將朱袖拂雲和更釀清泉設重几

玄潭觀劍歌

新年風雨晝多晦解纜東辭白沙外玄潭觀中有古劍
倚棹來觀鬼神會陰崖中斷如截肪玄水泓渟受其陰
欲令開匣猶未敢惟恐雷霆走光怪至神不殺蹟已空
藏氣幽深欲何待孤蓬歸坐燈影微客爲高歌聊一快
鄰舟借具知有無擬掣寒蛟斫春膾

琪曰抱負不凡卽事成感其意興在語言文字外

書昔人出入西廣詩後

戈船將軍昔南下樓櫓衝波當車馬臨流橫槊昔爲誰
遷客騷人能賦者桂林近岩巒瘴息營帳酬功頗優暇
伏波銅柱高崖峩路險難兮莫相嗟

送程楚公子叔寶官海上

世皇任使無南北楚公薦賢動江國當年臺閣多門生
富有文章動賓客世家貴遊少者佳祕書奉禮差可階
青衫笑庫東海上極目天津思汎槎豫章得君豈忘舊
引之清波一援手鶯花三月玉堂深共啓黃封賜來酒

送胡士則

胡君著書昔同館長日據牀運犀管功臣遺事動卽
小二聲名何足箏明光殿裏初進書紫衫束帶帽正烏
君王歡喜侍臣賀殿下風暄花萼舒是昔親賜蒲萄酒
滋灩玉盃先入手承恩歸去各西東共歎文明古稀有
胡君名冠三十人傳詔與官顏色新寧辭闕下向田里
得祿斗升緣爲親頗聞山寺近官舍吟步長廊莫騎馬
瀛洲學士如堵牆新折琅玕待君寫

寄謝楊友直太守送桃竹杖

梓潼使君今南雄江心紫玉寄野翁扶持恐是蛟龍化
騰躍似與猿猱同十年乞身不待老鄉人飲酒歌年豐
憶昔校書在天上青藜夜杖蓬萊宮

寄薛玄卿

故人贈我漢昔鏡殘質剝蝕遺空瞰開奩照見白髮髮
似是採芝商嶺生憶昔交遊盡冥邈耿一銀河曉星落
惟有瓊臺瀟灑人長嘯西風滿寥廓

題表兄子陳可立青山白雲圖

昔昔謝傅臥東山亦未忘情絲竹間微風動塵車蓋合
白苧作衣團扇閒風流一去如秋草我思古人令人老
茂林修竹何處多雨洗遙山青更好

溪山圖

曉日朱方得玄鶴一直衝風上寥廓橫翔八表覽九州
下視山川閒城郭清溪縈繞千萬尋金銀宮闕檜森二

畫龍

所翁畫龍妙當世神思已遠誰能繼陳家復見海珠君
也向毫端分近似越藤一幅瑩且完噓雲駕雨淩春淪
不知何歲因電掣破卷飛上青雲端

射虎歌

州人布矢如蒿蓬半夜射殺南山雄捲皮帶血送官府
割肉大嚼千夫同前日東家牛盡啗犬豕無遺人落贍
不知世有李將軍擊鼓報神聲坎坎

刷馬歌

天馬之來大宛國漢帝心馳渥洼域貳師兵甲費如山
毛骨權奇不易得世祖開基肇太平昔日大宛俱拱北

如雲之馬西北來飛控驚塵遍南陌豢養年深生息蕃
即今詔刷無遺蹟青絲絡頭千萬匹戢戢櫪櫪一程瘖毒一程愁比到燕山肥者瘠今觀天廄十二閑
五花成隊春斑二監官喂養盛芻豆年二騎出居庸關
太平既久興鳴鏑卻慮騎多藏凶弆鶩駘盡從天上去
驊騮豈得留人閒漢人窘徒步道路相從俱厚顏
今我倦遊事休暇東家蹇驢行可借青鞋布襪取次營
正喜不遭官長罵鄉里健兒弓弩手詔許征鞍常穩跨
嶺南烽火亂者誰何事至今猶梗化君不見漢文皇帝
承平豈千里之馬將安之又不見項王一騎烏江渡到
死不識陰陵路

按弓圖

朔風蕭蕭沙草枯避暑南遷八月初貴人退食坐平蕪
白日皎皎寒雲除左擎蒼鷹右韝盧手調繁弱矢滿壺
馬驕不受轡勒拘奚奴前執奔塵趨小者伏菟大於菟
上馬一擊將無餘養勇大發神氣舒徒御遠合獲不虛
首獻上殺當罷酣連車載橐來徐二大庖賜宴日未晡
肅之笳鼓環周廬天子萬壽臣歡娛我昔歲從行兩都
每欲賦此嗟才疏江邨父老相攜扶數尺茅檐看畫圖
鎸曰扈從上京貴人校獵原野薄獲雋其樂可忘邪然
從江邨圖畫見得正自別有一段玉堂天上之感

題游弘道所藏劉伯熙畫

燕城建都將百年喬木往二遼金前宮中屏帳愛奇古
每托畫手馳風烟房山絕筆商山老內府人家蹟如掃
畫苑今惟劉伯熙白髮承恩偏最好西山古寺劫燒餘
斧斤所赦遺殘枯久經霜雪如鐵石膏沐雨露還扶疏
一夕書帷侍清宴有詔伯熙寫畿縣偏圖形勝到巖壑
直榦交柯每盈卷游侯侍從自當眷閣下庭前屢見之
朝衣佐守南海上袖卷龍鬚雷雨垂高堂風動海水立
江嶽驚奔鬼神泣禁直嵓巒翠蓋高誰識行蹤露華溼
徂徠新甫何足攀巴邛正似青城山人閒彈指千百歲
大夫與我俱蒼顏

汪華玉所藏李息齋古木竹石圖

帝城佛刹西南曲數仞高堂十尋木亦有幽篁春筍生
顛倒橫斜亂寒玉空庭月落蛟龍舞阿閣雲開孔鸞宿
大憲年中最熙洽四海無虞年穀熟聖人護念如慈雲
粉金寫經五千軸吳興先生承詔起精藝東南遂空谷
橫窗曲几擅清雅寶氣龍香散芬郁我昔布衣初到京
隨客來觀嗟不足棲遲至大到延祐隆緒遺經蒙見錄
聖明天子心廣大仁孝東宮協淵穆金殿朝罷即薦賢
鳴鳳高梧麗晨旭白頭寺主愛文學遊龍流水來相續
黃鸝遶樹鳩喚雨晴絲入戶階眠鹿中書宮府政多暇
況復西清澹春服薊邱李公年甚高親寫簣簷掃殘禿
長身玉立古顏貌欲選疏英變殘臘西都昔者畫功臣
良工健筆隨風塵尺書黃髮共來往誰見留侯如婦人
南風堂上佳日多好聽晨鐘赴僧粥枯梢長葉風雨來

老可黃花俱眷屬揮毫相軋李河東共席房山渺江陸
曹南老商亦有名拂素先傾酒千斛蜀人仲淵不會畫
側帽長吟動華屋蹇予冷撰從諸公兀然坐隅若黃鵠
風雲月露不計昔聚散悲歡歲年促汪侯何處得此圖
其長丈餘高尺六松檜蒼蒼轉樹腰鐵石峯巒假山腹
昔人不見今人老空憶臨風對森矗後來把筆誰最能
閣下丹邱歎幽獨令渠見此會傷神況我茅檐揩病目
文章精彩寧復還天上華星光燭二

鎮曰數十年朝廷太平文人墨客風流閒暇俱借圖
卷形容出來感慨係之

題寫生手卷贈李道山赴九江茶官

江上幽人有眞迹俛仰興亡寫今昔邱園偃蹇非不多

獨抱冬心淚霑臆

鍾生清露軒

江西諸侯好賓客彈鋏歸來無愧色學舍如舟安足居
白髮秋風岸高幘鏗爾舍瑟還讀書上天繁露垂庭除
河清有頌芝有曲爲我長歌傾玉巵

與族孫從善

白頭喜見族諸孫清門爲庶夫何言成都桑柘日已廢
儘有遺書堪討論風花寒食江上路壚墓興哀漸一釐
憐爾篤實可進學竭力孝敬思生存

虞文靖公道園遺稾詩卷第二

虞文靖公道園遺稿詩卷第三

律詩五言

出小東郭

問訊成都宅還過萬里橋鄰牆皁莢樹官路綠楊條部曲都無在茅茨忽見招滄江沾白雪盡爲夢魂銷

望巴山

巴嶺對秋屏依稀泰華形雙尖天際碧一色雨餘青牙纛穿行帳旌幢接降靈南昌漢昔尉招與步空庭

次韻葉寘月山居十首

冰泮溪流碧雲生島嶼紅輕陰殘夢裏遠樹亂愁中鷗外兼晴絮鶯邊共晚風地偏山氣近霏霧逕房櫳

落日亭前水飜風雨後荷翠簾蛋薄醉羽扇按清歌影淨鷗千頃涼生深一作蟻一柯扁舟成獨詠詩思尚能多

露冷天光遍溪澄夜影圓水花含窈窕山吹極清絲爲覓洪崖侶重尋赤壁船翻愁孤鶴外迴互萬山連

歲晚冰生壑山深雪擁扉滿濟須杞菊甘餌足蔆芩水繞階除白杉依石室青寒雲麈不去晝影舞虛櫺

綠瑣相依潤綃簾亂蘚斑吹笙花下散飛燕雨中還有客歸謀酒無言臥看山春禽忽相喚深樹雨關關

綺疏收易卷紫盌罷分茶日暖聊行草風微好看花行鴈書慚不用空復意憐才共逐雙鳧去誰飛一鶚催鼎

彝文字在几杖見聞來明詔求遺逸蒲輪孰可陪

題平遠趙公像

末旬日賦詩留別雖無以款末忍從也次韻且

致繾綣之私

養親無復日不忍愛遺生一客獨高義千山致遠情烹魚供潑釜秣馬候歸程從此延津路應將問耦耕

酷暑秋仍熾幽花晚自香誰將百年意共付一窗涼事業青燈舊心期白髮長山林儘迂闊江海正蒼茫

望氣秋橫劍分光夜續燈寒梅不鬬雪春水盡融冰座與賢人對門從稚子應鄉祠應合樂豪傑若爲興

將相先生業江湖早退翁丹砂醮劍客琴韻答天工喬木荒烟合幽蘭宿雨同羅浮與衡嶽猶想遇冥鴻

題疏齋盧公像

持節江湖外吟詩魏晉間長庚垂野迥病鶴倚秋閒玉局謀堪戀金鑾遂不還春來無宿草點二涿州山

和吳宗師韻題朱本初藏秀樓

世傳垂絨裔蚤作采眞遊引月池邊樹呼雲鶴外樓河圖語信史洛頌載歸舟無限吟詩興西山對九秋

和龔子敬竹亭詩

萬竹尚書宅高亭表素襟扶持自遠大臨眺極高深風露兼秋色梧桐共晚陰惟應有棲鳳餘韻寄瑤琴

次韻馬伯庸少監

仍歲從巡幸山川識重臨講帷來濟二馳道正駸二殘月衣裘薄諸生坐席深歸耕何待老莫問二疏金

移蹕宮城曙烟花繞閣重來王俱屬籍稱使不傳烽賜席還親問囊書更手封恐煩宣室召視日轉蒼龍

臣甫多愁思長歌拜杜鵑鑒雌通閣道積水放樓船惆悵霜橫野栖遲雪滿顛經行看宿草碧色自年二

錦曰臣甫一首沈鬱雄渾五律之最有興致者

太平知永日漸老惜芳晨論說慚孤學推揚負相臣退思常感慨拜賜每逡巡郊藪多閒地餘生託鳳麟

題趙繼清詩稾

不勝慨然蓋公之所賦所以激清風于古道發
大雅于儒林止善平生遂有見于久遠所繫亦
大矣輒次韻四篇追寄止善亦以頌公之盛德
拙陋不工錄呈愧竦一笑幸甚
公門無俗客相識已經年歸有廉車送人知國士賢詩
隨官事少身與盛名全省署居清切何曾種秫田
衣冠懷故老翰墨送初筵老有詩囊在家從室罄懸詎
知清淡興不賦武夷篇千仞西山雪高情獨爾賢
攜詩山寺讀深夜接猿吟秋水銀河影春雲錦瑟音尊
前思北海世外愧南金禹穴堪尋否涼風起夕陰

附七律一首

故人歸去甚清華公有新詩在小車天外秋聲先雁
陣雲邊清夢過蜂衙未時舊宅山陰竹更憶玄都觀
裏花擬敘別懷題紙尾目昏書字愧欹斜

題黃思謙所藏雪窗蘭

澧浦多芳草微風翠葉長墨雲開劍戟香澤近衣裳書
帶垂瑤簡葱珩委玉肪同心誰可並芝室齊房
手攬華鬘結化爲樓閣墨幽人移近榻三友贊餘芬九
畹春光動三湘曉色分凌波送羅襪誰是氣毛羣

送蓳生赴仙居尉

黑髮仙居尉青山解賦詩海邊迎日觀花底詠風漪臺
府多先友詩書即吏師勤廉須自力感遠故人思
寄段惟德副憲
繡斧雙溪上寒梅照鬢華臨風懷鳳閣踏雪憶龍沙夜
訪山陰竹晨餐海上瓜白嗟留滯久欲繼使君車
酬崔御史送熊掌
熊掌來東國分甘到老夫鸞刀寒斷節翠釜暖柔膚免
脫中山醢魚藏丙穴腴藜腸渾未厭玉食恐嘗須
題全平章所藏竹石圖
江水兼天碧篔簹滿谷生靜和春雨重動挾晚風清投
策看龍躍裁笙學鳳鳴千年倚盤石君子表幽貞

周彥文野泉圖

舊邑成新隱山泉喜發蒙涵谷常不溢挹注詎能窮豹
飾山光潤龍眠石氣通還應化春雨爲澤豈言功

遠法師圖像

地淨緣心靜空眞卽性眞白華無垢足金色化生身幽
鳥嘗三現山花日二新願同陶處士相見過溪頻

虎溪三笑圖

入社心無適過橋迹漫存自嗟機事失空與畫圖論白
羽秋風靜黃花夕露繁詎能隨衆笑我正欲無言

贈堯公開講番陽

法席初鳴鼓龍天已滿空花飛檐外雨簷動室中風寶
氣來天上金聲振楚東點頭無數石應是禮生公
用唐棊母著作韻送閻白雲長老還吳

凌空一錫歸幾日到禪扉野橋陰垂戶天花影上衣井
牀春露淨檐鐸午風微三藏都看徧相思夢欲飛

重用韻贈閒白雲上人

歷二唐朝寺松關幾易扉花交珠樹網苔長石人衣秋
水依空淨晴霄映日微白雲無所住天際爲歸飛

寄吳宗師

花發上陽紅宮袍醉晚風題詩酬怨鶴寫信寄飛鴻閶
闔入光上邃來海氣中松聲一兩曼皆寄看雲翁

米元暉山水

耆舊襄陽遠新詩問水濱苔磯垂釣久竹院訪僧頻書
畫晴虹夜衣冠怪石春由來多健筆俱不寫紅塵

雙駿圖

眞駿不受羈衝風忽競馳雪飄兩疋練塵引一編絲國
士不竝世神龍難力追故應雙劍氣昨夜起天池

錫曰五六感慨

步雪圖

白雪深無際蒼松近有關謝公穿屐去陶令荷鋤還鶴
舞千瓊樹猿吟萬玉山若非有仙骨誰得此淸閒

踏雪圖

送遠冰橋滑山高雪逕深乾坤無異色林壑有逾尋玉
樹連雲起風泉落澗沈斷流無刻棹何以識山陰

題黃太史書老將行

因觀老將行壯氣酒邊生健筆淩雲起長歌帶雨鳴藏
鷺歸浦迴瘞鶴入江淸最憶靑神路寒泉動世情

周德尙見訪

烏帽吟肩聳黃花倚檻閒詩成風雨外劍動斗牛間晝
宋鷰啼樹春深竹滿山欣然聞好句多病愧柴關

城山閣

最愛臨川郡城中自有山雲邊開翠牖日上擁靑鬟酌
酒爲親壽藏書待子還仙翁重相許可以樂高閒

挽胡伯恭令尹

孔明雖少食安石自高情凡藥黃鸝曉煎茶綠樹淸劣
能勝束帶俄復寫懸旌絲竹東門道凄淸忍重行

歷二言爲敎湛二職有思誰能迎刃解眞若治絲爲閱
世佳公子持平老吏師詔書詢守令空復薦章馳

肯喜文書簡人知縣道尊府君初在殯巷哭欲連邨競
渡哀魚鱉安居念犬豚小民猶識此遺愛豈空言

錫曰循吏

題劉昇卿崇軒

名園當郡右峻領視山陰鐘鼓淸昔迴鶯花列屋深臨
池春洗馬對雪夜鳴琴監宅多王謝高軒每共尋

覺非齋

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龍光揮利刃鼠穴絕餘機悳
業收新効身心發妙輝空言成自誑何日聖賢歸

題南禪寺壁

南禪住北峰林影動秋空畫意聲塵表吟情水觀中幽
叢收墜露老葉下微風不有維摩詰誰能丈室同

送長老住山

持衣入祖寺彈指寶樓開白日交蛛網青山入鏡臺散
花天女下行雨海龍回應是酥經罷諸天送供來

送憲史武子宣

建鄴多名勝前朝自汲來車書逢盛日簪紱見英才撒
豉秋閨散拈花晝殿開修能兼積孝令譽稱烏臺

贈簡天碧畫士

千仞青山裏和衣坐石苔看雲爲雨去遠水挾風來春
盡揚雄老秋清宋玉哀故園誰賦得空對畫圖開

雲氣連山動松聲夾雨寒抱琴穿竹逕聞棹倚江干夕
照歸神女春陰帶錦官此生舊同里偏解寫潺湲

錫曰兩首發端都可作畫讀

新作暖閣望陳溪山不至

白雪滿虛空春生一室中明窗塵帖二圖鼎氣濛二梅
弄猶緘綠椒花欲獻紅誰能共來往惟有太邱翁

正月十一夜坐

春雷殷戶牖霽景夜沈二晚得隱居趣靜知生物心佛
燈依坐轉山月照林深老病都無睡詩成聊自吟

暮春溪上作示涂振鐸

久向山中住閒來上釣舟攜將青竹杖吟過白蘋洲稚
子休相覓衰翁更少留東風吹雨起移泛屋西頭

用趙壎韻示次子延年

治生先務本爲學必成章念爾鷹門早無能韞匱藏詩
書家世重師友歲年長尚念鳴陰鶴輕毛戒遠翔

天藻亭壁下生二筍示幼子翁歸

舍下生春筍兼旬丈尺高爲開窗瓦青放出鳳池毛覆
屋通雲氣衝樓樹節旄連年雙碧玉聊記一揮毫

墓田雙瑞竹遠報謝卿僧江上歸無日山中見未曾簡
材生屋壁玉氣近書燈茅舍秋風捲衝霄喜有朋

到寺

到寺無僧住鄰翁立暮雲喜逢新過客爲說故將軍野
水寒先涸殘鐘暝不聞欲知何代建然竹讀碑文

錫曰詩若不經意而荒涼之境可掬

夕照

夕照散餘曛氤氳見物羣斗杓垂野迥空影界河分會
弁懷瞻洛樓船憶祀汾荒郵閒觱栗木隨地有浮雲

移柴門次韻薛玄卿

老寄池邊舍新移竹外門高人知獨樂妙語遠相存衣
食隨年歲文章付子孫惟求園綺輩白髮共清尊

答易小雅送商陸根

商陸經年見春深幸見分斸同黃獨雪坐對白花雲藿

木資芳澤芝蘭競宿熏道家空作脯窟與筍蔬羣

織錦迴文詩

宛轉千蠶緒綢繆一寸心文章遺彷彿情識墜幽沈春日關雎意秋風蟋蟀音文園空解賦終愧白頭吟

錦曰別有諷刺

題畫馬

房家千里馬寫出渡江昔烟霧連城起風雲六月馳尚方催進駿勇士不能騎苜蓿成秋艸空寒太液池

錦曰五六健甚

贈上清高士吳霞所

玉殿辭嚴直匡廬覓重遊喜逢飛佩客同上釣魚舟圖

畫龍鱗溼衣裳鶴羽修松聲過溪好爲寫素絃秋

題春塘謝公程文

科第因昔重人材致力專文園尋舊業魯壁獲殘編青紫空遺憾蟲魚更別箋運隨麟狩盡宴託鹿鳴先獨斷絲今聖寫興自昔傳詮聞深矣意並世一陳前

次韻憲獻遊何氏莊

至治初元日高秋大有年結廬思近竹賜炬憶分蓮昔有乘軒者眞能脫屣然明昔謝簪紱晚歲事林泉擬踐前賢蹟還從隱者旋振衣千仞表招鶴萬松顚絕磴容飛步清流任枕眠隨緣寔擇地知命敢違天種樹留桃核觀花覓耦船詎知無勝事可以繼高仙

次韻貢仲章題城南書隱

南郭浮沈過西山臥起看雲深開徑晚日落閉門寒食菊收叢束除瓜抱蔓蟠海圖龍彷彿山鼎翠巉帆十載孤茅屋三秋一樊冠舊遊迷去駱衰夢失迴鸞愁絕烟銷玉吟成月墮盤清尊留客易白髮向人難忽忽吟雙樹昔共一簞予孫長有待垂老共盤桓

題秋山圖

蜂迴路深隱天清襲素袍棲深斷人蹟遊目送鴻毛樹挂栖崖蟄藤懸飲子猱龍眠石澗冷虎撼樹根牢木客吟昔共山樵弈處遺浮雲過水盡孤月挾霜高羽使來三島胎仙舞九皋左招玉斧飲右攬赤松遨空色收寥廓虛聲起繹騷彈琴遺古散載酒棹輕舠遂向圖中見誰能世外逃乘槎幾月至一泛九秋濤

哭熊昶之

居官常獨處論事每平心獄用春秋斷囊無暮夜金家園聊伏臘江路足登臨名酒應常得幽人亦重尋築堤行再三修社坐深深環堵書連竹空林月照琴四年嗟契闊千載入沈吟陶令餘甁粟黔婁正斂衾孤兒承薄祿苦節奉遺音白髮秋多感青山夕已陰敦廉猶可望虛僞庶能箴郡乘誰傳信來車失所欽

錦曰伯生五字律詩音節諧鬯平易近人絕似白香山長慶集中諸作其受福獲名亦差與相類爲一代

傳人非偶然也

虞文靖公道園遺稿詩卷第三

律詩七言上

代祀西嶽答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三學士

紫禁沈二曙色低奉祠羣使已班齊承恩歸院迷烟樹
乘傳開關踏雪泥蹀踱共憐騎苑馬逶迤不若聽朝雞
山川有事盛辭遠咫尺成都在國西
稜道年二葺舊摧已將平易履崔嵬經行關輔圖中見
夢戀鄉山馬上來諸葛精神明似日相如心事冷如灰
重思親舍猶南國願托江波去卻回
鎮曰精心結撰以和平調出之彌覺名貴

自仁壽回成都

題王庶山水

蜀人偏愛蜀江山圖畫蒼茫咫尺間駟馬橋邊車蓋合
百花潭上釣舟閒亦知杜甫貧能賦應歎揚雄老不還
山僧捐送拾田碑胡桃珥竹南方識盧橘枇杷上國知
花重錦官誰得見杜鵑啼處雨斑斑

張道士蜀山圖

碧玉參天是蜀山舊曾飛度歷屏顏松風二接空調外
蘿月長懸合景閒試劍丹崖秋隼疾濯纓清濁夜龍閒
君家虛靖歸來日冉二逢壺爲憶還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原序

伏承主奉范君示先母詔及文正公手書伯夷
頌令集題識仰惟前賢爭光日月不敢妄有贊
述輒以鄙句奉謝用表悃二景慕之意云爾
慶歷元臣細字書清風直與伯夷俱潞韓竝識何春雅
秦賈爭藏實峨汙神物護持天爰寶子孫驚喜海還珠
敢以微塵讚喬岳願推餘砭及頑夫
企仰前賢歲月深阿衡事業伯夷心義田猶是當當祿
遺像能令百世欽竊誦詩書求彷彿默嗟人物轉銷沈
誰人浪漫矜家世看取天平萬石林

拜歐陽文忠公遺像

二

仙公難遇已當年況復瀧岡十世阡金石舊藏存劫火
丹青遺廟祀鄉賢終身未必慚韓愈作者誰能繼馬遷
鳴鳳不聞驚歲宴長懷清穎一茫然

鎮曰五六十四字惟六一居士足以當之

從兄德觀父與集同出榮州府君宋亡隱居不
仕而歿集來吳門省墓從外親臨邛韓氏得兄
遺蹟有云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爲脣亡齒亦寒
不知爲誰作也撫誦不覺流涕因足成一章併
發其幽潛之意云

我因國破家何在君爲脣亡齒亦寒南渡豈殊唐社稷
中原不改漢衣冠溫二雨氣含殘壁泯二江潮擊壞瀾

萬里不歸天浩蕩滄波隨意把漁竿
錦曰愾歎家國抑何忠厚
興聖宮朝退次韻袁伯長見貽是日上加尊號
禮成告謝集卽東出奉祠齋宮
翠蓋重二寶扇斜從官穿柳散慈鴉過宮路遠天紆步
上壽杯深閣雨花玉貫兩虹通象錦衣成五綵鍊雲霞
奉祠東出蓬萊道春水鳧鷖蹋漢槎
朝回和周南翁侍講韻
三十六竿吹鳳凰九重春色絢天光卿雲微動旌旗暖
湛露初晞艸木香貝葉神師東度嶺金輿馴象北浮洋
小臣職在歌功德拜手陳詩對日長

輓歌辭
中天太白貫晴虹頃刻龍飛返上宮萬國共賓暘谷日
小臣忍抱鼎湖弓潛邸同首金山遠顧命傷心玉几空
聖主已頒哀痛詔蒼生有淚洒西風

和李秋谷平章小車詩
雪晴宮草隱晴沙相國朝天試帝車班馬晝移溫室樹
鳴鸞晨度掖垣花褰帷每命賢俱載趣駕頻煩使至家
此日龍門誰執御擁經正履待京華

送朱侍讀南歸
喜子南歸盱水上經過爲我問臨川幾家橘柚霜垂屋
何處蒹葭月滿船應有交遊憐遠道試從父老說豐年

寒機早晚成春服一一平安報日邊
錦曰因送人而懷故居想見華省清要不能乞身之苦

送李通甫赴湖廣行省都事
黃鶴樓前江水春江花飛接渡江人日長青鎖文書簡
雨過滄洲杜若新應共庾公揮扇坐每尋崔顥賦詩頻
三公舊掾多爲相行見迴車載繡茵

答周伯輝 翔鳳
百酌宮壺醉曉霞望中鴻鵠盡天涯故園賓客千金賦
飛燕風埃百姓家上國春深花滿眼河陽市上果盈車
古來鐘鼎多憂思待得人閒兩鬢華

伯輝北山堂
北山有萊中作堂樂只君子不可忘紫氣常占少微下
詩星今在長沙傍佳哉競秀五異子少者遠客諸侯王
執筆題詩嗟未敢杜陵之祠烟樹荒

柬鄧善之
山雨不來喧靜夜江雲獨爲護晴朝一羣青雀牆花老
幾箇黃鸝苑樹遙何有深心期管樂獨無高步接松喬
未能徑去成飄忽且可相從慰寂寥

用退朝韻奉懷伯長試院久別
鑿闉羣策手封斜偏閱縱橫墨淫鴉拜賜頻酣玉局酒
思歸窗惜少年花此耆吟詠齋宮曙同是瞻承絳闕霞

想有小團分學士好將新水試浮槎

送高尚志下第歸江西

清霜木葉水多灣知有荆人抱璞還龍擁湖波迎月下豹乘雲氣候林閒殺青漢簡三冬足生白虛齋一日閒會望斗牛尋寶劍春朝佩入紫微垣

題李道復所作艾全眞乃父墓銘

道人何事京城中擬託斯文壽乃翁萬里烟塵唯兩屐一嘗製作見羣公江湖所過蛟龍識金石他年物怪通憑君莫笑黃花冷自有清吟與客同

和傑世南除西臺御史

鳳池共愛十年身一榜今爲七諍臣識字觸邪誰與敵讀書知律自能神關中多士遭逢盛輦下同年聚散頻萬里玉門歸控制向來投筆亦儒紳

遊岡子原呈王學士

岡子原頭春色濃小車晨出看東風雨餘林潤人烏好日暖平沙我馬同西引峰巒來座上東瞻樓閣起天中

次韻寄元復初

木落天清悲素秋故人何處海東頭尊前夜月仍留戶詠歸莫作思二別邂逅相逢擊壤翁

天際浮雲重倚樓影靜梧桐餘倦鳥暝暗洲渚自輕鷗人生會合眞堪惜長憶春風從兩驂

次韻寄元復初

黃粱夢覺人千里白璧歸來月一缸尊酒幾嘗忘北海東書無路到東窗臥龍宛二冰生壑飛鶴翩二雪洒江

成都畫手應無數憑仗他年寫得眞憶白當年學畫眉畫成何意望人知鑒湖接對天光豈有私獻笑詎隨桃灼灼效顰應許柳絲絲二巷中妙用何聞見未及東風賦紫芝

次韻寄謝魏雄卿錄事表兄

短棹移家竹樹東曉鬟擁翠夜燈紅誰爲重客投邛令徒有高堂舍蓋公白雪上鬚無藥染絳霞盈頰已樽空憑君莫笑黃花冷自有清吟與客同

和傑世南除西臺御史

鳳池共愛十年身一榜今爲七諍臣識字觸邪誰與敵讀書知律自能神關中多士遭逢盛輦下同年聚散頻萬里玉門歸控制向來投筆亦儒紳

遊岡子原呈王學士

岡子原頭春色濃小車晨出看東風雨餘林潤人烏好日暖平沙我馬同西引峰巒來座上東瞻樓閣起天中詠歸莫作思二別邂逅相逢擊壤翁

次韻寄元復初

木落天清悲素秋故人何處海東頭尊前夜月仍留戶天際浮雲重倚樓影靜梧桐餘倦鳥暝暗洲渚自輕鷗人生會合眞堪惜長憶春風從兩驂

黃粱夢覺人千里白璧歸來月一缸尊酒幾嘗忘北海東書無路到東窗臥龍宛二冰生壑飛鶴翩二雪洒江

無限心期總寥落秋風烟樹引歸幢

次韻馬可山人見招

天意茫茫故可知無端感慨又先之百年開濟輸前輩
萬里登臨在此耆袖手看雲歸去晚舉頭見日坐來遲
忽聞八月靈槎到欲及西風理釣絲
愛此高槐十畝陰偶來相對理瑤琴江湖有夢扁舟遠
風雨無人陋巷深濁酒竟成終日醉花枝聊學少年簪
若爲後死乘雲去燭漫銷除感物心

次仲章韻

日射飛塵下界昏遙瞻積翠是君門鳳鸞天上今何夕
雞犬雲中第幾邨瑤草無人能遠寄玉書有道可長存
白象卷湖吹碧波宴坐不眠花遶榻

晴虹東去連滄海儻遇安期與試論
深屋古仙雙碧眸二玉色象春浮上方烟霧日千變
清晝風雲昔一遊傾耳風濤惟立鶴迴頭塵海不藏鷗
飛二幾欲吹笙去千歲歸來恐更愁

無塵道人

雲霧爲衣月作裳天壇獨自禮虛皇龍收古劍沈秋水
鶴識神丹起夜光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乍凝霜
無端下界松風動又欲飄然跨鳳凰

和上都華嚴長老見寄

講帷秩二退晨朝咫尺東方寶月遙湛露甫承天子賜
慈雲還赴梵王招毗耶日香薰普瀛海千年貝氣飄

白髮故人非玉局敢將詩句答參寥

上帝曾承絳闕朝屬車日向寶城遙生公屢講中邊味
宋玉空吟大小招梵宇千重隨鏡現天香八月向風飄
手開樓閣能來往常候晨雞碧海寥

和斷江恩上人緣竺見貽之句

誰將古色伴幽蹤百尺長松對一翁子落雨餘棋局在
影搖雲際水瓶空倚藤老大何惆悵覆地陰涼待鬱葱
挽蒼萬牛須晚歲手開樓閣五雲東

題了堂悟上人溪聲閣

破衲歸來閣倚坡池開半月引泉過蒼龍入鉢斂飛雨
白象卷湖吹碧波宴坐不眠花遶榻飛行無蹟竹當阿

廣長舌相何曾了未覺遊人一偈多

賦松濤齋

曾遊海上聽松風積雪千峰水湧空細若鳳翎雙婀娜
雄於龍鼓萬逢逢玉堂夜直蟾光裏元裏銀漢秋橫劍氣中
欲截斷槎乘浩蕩雨樵相對此耆同

賦雪洲

江上經年積雪多長洲化作玉陂陀舊耆射虎迷蹲石
薄暮歸漁認擁蓑河伯作宮龍獻壁湘靈遺佩鳳停梭
鳧鷖容與江花發更待春來生綠波

送茅秀才歸茅山

茅君兄弟茅山裏幾代曾孫骨尚清傳得玄經還自讀

餉將蒼术不須耕鶴隨雲氣來金闕鳳合風聲度玉笙
爲問玄都老仙伯書來應許學長生

寄馬叔惠福建僉憲

荔子枝頭火齊紅高堂紈扇坐薰風湘筠簟冷魚波合
海柏梁深燕雨通絡緯豈知秋袂薄屐屨長憶晚飧同
禁城來看花如錦誰道清霜解惱公

奉元王氏孝義詩

陰二楡柳蔭韋邨中有烏頭孝義門耕織事均家益贍
總麻親盡義彌敦蜜蜂日暖開窗戶慈竹春深長子孫
先世此邦嘗賜履爲歌遺俗卻銷魂

贈張志甫八十

身閱昇平近百齡顏如玉雪鬢如星遠移湘竹堪扶老
舊種蒼松已茯苓頻見大官躬致儉早令掌故口傳經
古來名士多肥遯興徧題詩歷下亭

送張道士危亦樂歸臨川有序

予寓居臨川三十年而隨牒京師之日過半愛
其山水明秀而未盡遊也喜其風俗馴雅而未
盡觀也樂其人物修整而未盡交也然觀臨川
則爲故鄉矣以其視之也切固其懷之也深故
見其人則若失亦人之情也況爲
古寺深沈壓巨鼇畫圖重見記遊遨曉城宮闕煙花合
夜壑風濤樹木高雨靜臥波雙劍影天清歸路一鴻毛
賢者乎驪塘危氏臨川之望族文學雅正之士
世二有之故予所謂不得盡交者也亦樂危氏

東都九老名猶在瀟洒誰同白苧袍

端午節飲客與趙伯高

龍沙冰井夏初融簪筆長隨避暑宮蠟燭烟輕番貢荳
銅盤露冷賜揚雄南邨久病思求艾北客多情問轉蓬
忽聽滿船歌白紵翻疑昔夢倚春鴻

用蕭性淵詩一句足成一章送常伯昂

華蓋芙蓉入座清輕雷疏雨過虛庭永言自媿難傳世
急就成章易滿屏好客多情憐白髮幽人相顧說丹經
簞瓢便了餘生事空杜輕車到野坰

題省錄判齊山吟卷

濟南名士古來多此地登臨孰有過山影醮湖春雨樹
泉流滿郡晚風荷客生江國猶思憶人念鄉關想詠歌
千古齊山青未了李邕杜甫奈愁何

王眞人眉叟在京七都賜酒倡和

眞人燕處自高堂遠賜宮壺出上方給傳許乘飛廐馬
侑樽仍有大官羊一天雨露涼如洗四座賓僚喜欲狂
起賦新詩誇得意西風傳送及瀼陽

送伯雨入茅山

獨棹扁舟入白蘋隱居舊宅去栖眞襄懸肘後惟丹訣
書到人間稱道明未覺白雲留住晚也應蒼犬寄來頻
手栽松上騎飛鶴知是華陽第幾人

隱居聞道無人蹟麋鹿來依積雪深每占雲氣得芝术
莫怪丹光穿樹林茅君自騎一虎下木客或與羣猿吟

知爾此昔最相憶遲予飛屬度千岑

次韻熊太古題金石編

上林昔見眾芳來春雨湛涵詠有萊何處北山留客住
未聞東閣爲君開畫須具眼方留跡琴有知音不用媒
多學少成嗟老大每看精藝欲心灰

次韻錢翼之寫大學衍義局中詩卷

貝葉西傳淨業塵泥金萬軸等長身清閒邃殿仍稽古
采寞遺書亦發春承詔外廷須老手揮毫仙館屬才人
重觀舊事思天上白首揚雄野水濱

題王木齋歷官紀年畫像

歷官貴與年俱進列畫衣冠如弟兄出節遺風仍振海
生祠嘉樹各專城丹心不改兼終始白髮微添更老成
清夢幾昔求傳說平昔早合識眞卿

謝僧以長送銅龜水滴

贈我銅龜盛硯水想君久已伴題詩斕斑隱約知千歲
繅藉丁寧愧妙辭豈有文章須潤色況能經濟屬論思
粗應六用俱忘息灌沐清泉自奉持

題靜壽道人自誌後

對雪鼓琴張道士八十二歲顏如春世外異書皆過目
人間樂事自終身眞如常住難爲死搶攘桓伊改是塵
知爾既忘欣戚意往來何用賦詩頻

輓危公遠道士

翦燭裁詩憶送君落花如海政繽紛幾回分別未爲老
一旦音容杳不聞珠樹露寒蟬委蛻玉樓風急鶴離羣
自吟新句成奇讖只許人間禮白雲

與筆生

聖明天子御奎章翰墨昭回日月光書殿風微雙鳳翥
春池波暖六龍驤侍臣近榻誇先得內史開函喜自將
借問紫毫誰所製發揮神化未渠央

錞曰此則老手頽唐之作

白雲閒上人以橘一枝見予作詩以謝

洞庭嘉實龍興種白顆同枝重壓檐折遺忽疑千樹盡
只欠吳姬圍錦幄霏香噀霧玉纖纖

分嘗猶足十人兼貢餘霑賜今難得霜後題書尚可添

荅舒眞人送牡丹

眞人棋罷小徘徊手翦窗前紫綺來天女不嫌雲霧薄
洛神親擁鬢鬟堆已令老鶴婆娑舞更枉淸泉瀲灩杯
莫遣巢翁知勝事詩筒日二片雲催

晚來睡重不聞鐘仍歎看花似霧中貪賞金盤承蜜露
不知玉樹倚春風戰酣淮水基應勝雪擁藍關句更雄
欲畫新圖宜正午須憑貍目驗芳叢

送胡古愚

仙館醉餘千石酒上林吟徧百花風拾遺徒步頭先白

畫來新構先天觀便欲工吟勝畫師山挾風聲雷起陸水涵天影日當池長生有道行二到深處無爲了二知不是三年不題句卷中爲有范淳詩

次韻雲章丈欲訪應機學士故以末句相屬冀以因行致之

風雨相求越一邦無端苗藿庶充腸東風吹雪開梅萼南斗垂河避劍光力薄薦書空汗漫情多愁思入滄浪故人范叔清秋鶴誰共吟詩月滿堂

題董生畫

予與胥翁亞仙白劍池觀山水遇客石橋吳氏訪白牧長老于昭福昔寺新成方卜門向予與亞仙皆以正對大羅爲妙一昔同遊約齋期輔

朝佐皆吳氏之良而牧亦吳出也莫不共贊其美因爲賦詩以識之

重棹招提坐石溪開閣更欲面羅池西來萬派分明意前列諸峰蒼翠姿修竹疏松通一徑微雲淡月立多昔千年白鶴重來晚解向兒孫話祖師

去冬過昭福與詩題溪上牧所既而蒙半邨先生與國賓茂才青雲請名士相繼屬和盛意不可忘也先從牧翁寄此尚需面敘區二也

贈丹士

神仙有訣煉丹砂服食三年鬢不華自有錦囊收曉露何妨玉椀泛春霞倚松吟嘯風生袖採藥歸來月滿紗肘後方聞多至劑青精何日到山家

題朱澤民畫

松外浮雲過眼空前瞻無際後無終幾番白雪經行地數尺蒼髯倪仰中健筆祇今韋偃老吟詩何似杜陵窮悠二無限滄洲興問取騎驢做瓦翁

題董生畫

李公昔守清江上翰墨交遊有稚川每從遠海風雨至共對小山松桂眠撥鐙何處得古法臨池忽欲無千年

嗟哉李氏孫尚幼川翁家學子能傳

暮春多雨晝冥二羅生畫松當素屏老蛟化爲劍氣黑白鶴下啄苔痕青傳來日暮自篝火夢入幽巖尋茯苓不遇胡生露雙腳石函自了讀殘經

鎖曰痩硬森挺

又次游仙遊山詩韻

龍蹤山木小軒東梔子花開鼻觀通嘉節喜逢風雨外幽懷都付笑譚中詩成綵筆從人寫醉後朱顏與眾同卻怕有人知此樂枉將山水繫愚公

董掾湖山堂

九江秀色何處好新堂正值甘棠湖春水初生蕩洲渚
晚風欲起散魚鳧白公退食對斑竹教子讀書編綠蒲
知君廉恕足陰隲行見高門紆紫朱

留上方道院

卜隱山中事已遲歸來無處著幽棲行穿深谷卻車馬
借宿高齋慚黍雞茶爲彌明分石鼎燈從太乙借青藜
百年身世半陳迹一日林泉何足稽

送胡士恭

十年京國擅才華宰相頻招載後車太液蒼涼黃鵠羽
玄都爛漫碧桃花三清風露仙人館萬里烟塵野老家
拂拭舊題如隔世華星明漢望歸槎

送雙林西白長老用太白起句

我眉山月半輪秋我憶家鄉亦白頭腳踏岡原流去水
身隨海岸到昔舟長空一鳥飛無迹白雪千峰爛不收
卻笑坐來銷劫石雲興借問若爲酬

寄白雲閒上人

龍興寺裏白雲房不到于今二十霜橘柚向來垂屋重
松筠此日過人長千函祕典心源淨百歲長齋齒頰香
若念尚書舊行履三生石上莫忘鄉

寄訢笑隱

垂手毗邪憶舊勞諸天幢戟擁林皋開軒坐見青松老
倚閣閒看白浪高曉日上林隨步屧春雲如海在揮毫
古木蕭森日月懸六丁猶爲護遺編一門翰墨三公履
七世風流二百年秋野蒼茫麟角出春池零亂鳳毛鮮
世居鄉里如君少西望孤城憶墓田

寫韻軒

翩翩仙子藥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修眉塵鏡掩
窗中遺墨夜燈閒雪深黃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淚更斑
何事浮雲相遇合杳然陳迹尚人間

楊判官春雨亭

松柏園亭雨露新慈顏幽夢倍傷神三年蔬食心彌日
一勺寒泉淚滿巾孝子舊遊多國士將軍遺愛在邦人
封塋近對清江曲世世能來有鳳麟

揭北海山雨亭

周遭城郭擁坡陀北海亭中逸興多木落秋風知地迥
水高春雨見帆過華簪列坐驚年老翠袖深杯爲客歌
說與蓬萊千仞石誰能鳴鶴倚松蘿

珉上人倪清軒

高堂直下一江清千尺絲綸寄此情秋水芙蓉華月淨
春茗翡翠晚風輕坐來古硯生雲氣吟過長廊曳履聲
還向人間留妙跡蘭亭列坐詠流觴

楊伯恭柳隱山房

細柳誰如灞上營清江百尺坐專城陶潛雅興還堪賦
張緒華年更有情春日貫魚多鱠鯉秋風飛羽總鯢鯨
知有登臨無限意高山遠水已相迎

錦衣玉帶催琵馬入對長楊聽早鶯

揭北海蓬萊亭太湖石峰

海上飛來第一峰華星明月五雲中千年持載遺神物
九仞飛騰接太空不與興亡驚世換長隨山澤與昔通
蒼茫獨立橫秋氣未許西山得比雄

秋屏閣

幾度秋屏眞漫興歲寒今日一憑欄西山廬阜連天起
彭蠡番陽學海寬久病詎能修客禮舊遊長感奉親歡
老身若借雲房宿臥起江山正面看

題送林松礀照磨詩卷後

朱輪豪傑早知機一日冥鴻向海飛風雨交遊無舊跡
昔人政有懷仙地爲挹清泉注一尊

黃仙巖

鐵色陰巖積石屯玉顏窈窕鎭崑崙上池降液作靈響
左角出雲承曉暾手抉風雲穿日窟坐當星斗直天門

古亭詩爲張仲淵作
濟南名士古來多誰作新亭照水波百頃高荷秋興闊
一湖明月暮船過南州城上登臨賦北海尊前感慨歌
況有吹笙王子晉清風千里接鳴珂
觀耕詩爲王可敏賦
昔歲春耕見夢中分輶此日歎民窮漸帷帊色經行路
輟食棠陰問土風歸雁相催知日近占魚猶願報年豐
他皆緩步從青鎖寤寐毋忘稼穡功
錫曰右詩可補入豳風圖卷
與熊天宇
去歲送花無處栽至今郊舍借園培緣籬正要帶刺枳

並屋還須曡葉梅桑柘牆下堪食用桃李門前空綻開
故人一一可致此他年相對共銜杯
行丞相掾唐仲英事母至孝在臨川皆知夫人
嘗藝蘭于園中花繁茂累歲增盛異子常植君
子有以占其子孫之興也他日太夫人去世而
蘭亦悴而弗華三年而忽榮如太夫人在嘗仲
英感歎如見母之存焉都人士咸以爲瑞相率
爲詩歌以頌太夫人之遺惠而識天錫瑞以彰
仲英之孝後數年虞集在豫章與仲英賦續一
章云
唐氏慈親手種蘭三年憔悴傍闌干爲懷媚服承顏喜
豈意空幃帶淚看手把棁棬春露重心知佩觿解暮天寒
扶疏玉樹情何極長繞芳叢不忍看
憲府瑞柏
憲府清嚴翠柏高香烟霏霧起亭皋濃熏旭日新膏沐
細引春風近羽旄敲斫成文如錦繡丹青生色在揮毫
德星占應賢人聚濟濟清朝見譽髦
酬書巢送雉尾拂
一帚千金輯雉翬巢公乞與掃塵扉凝膏不食慚金鼎
畫采爲章憶製衣宮扇每開春日麗城旌嘗拂曙星微
諸緣隨起隨除卻祇有靈臺月鏡輝
會宗海藏主來江西一日山雨稍涼同溥安枉

石見過復有還淵之興書偈爲別并柬一關大
士同發一笑
試問師歸何處尋稽留峰下白雲深長松正竝樓臺秀
流水頻交鍾磬音貝葉幾行西域字寶珠一串祖師心
天香桂子人間滿擬約高秋一醉吟
送文學隱上人
西江春漲欲浮天擬覓何方一味禪渡海晨鐘雲外寺
乘潮晚飯越中船鉢分龍腦天香近茶汎玻瓈雪乳鮮
文采已彰那可隱芙蓉出水正華年
送劍江復見心上人遊徑山
臺山驀直勿岐差雙徑峰前路不賒若有劍光衝北斗

更愁帆影落東華曲江水暖花千樹古道秋高月一槎
記取題詩相送處鶯絲和雪立蘆花

重贈復見心遊浙兼簡張貞居

春雨西江漲百川裂波又上浙東船行尋龍臥雲生徑
坐聽猿吟月浸泉客裏有詩煩爲寄山中何法可相傳
故人或者詢張拙鼻涕垂頤雪兩肩

賦文子方家篔簹亭竹影

數箇篔簹一小亭南窗承日印寒青水精簾裏珊瑚樹
雲母屏間翡翠翎御愛微風動蕭瑟翻疑薄暮倚娉婷
憑君縱有鸕溪絹莫與空花結定形

憶昔竹枝皆楚歌何曾舞影見婆娑玉山雲去了然是

湘浦雨痕空復多環佩因風猶錯落旌旆拂日轉委蛇
白駒皎皎誰能繫霧閣雲窗奈老何

梅庭詩爲李重山賦

高人獨愛寒梅樹相對庭中作主人盤谷泉甘來素履
長安日近接朱輪瓊瑤比德懷新好鐵石爲心憶老臣
傳得朝紳詩總好揚州何遽久遨巡

送戈伯敬東訪伯循御史就遊京師

扁舟重訪瓊花館使者還裁獬豸冠定有薦書天上去
豈無懷綬邸中看宮牆隔樹聞鸞囀朝路聽雞上馬鞍
賴寄好音傳父老鄉人都解話長安

鎮曰一氣揮灑有轉無竭

與侯頤軒 原序

道士侯頤軒其先本蜀人父厶從我大父尚書
府君來吳中宋亡弗歸頤軒乃學道於洞庭之
仙壇觀集來省墓迺抱先叔祖岳陽使君遺書
與閒白雲來見集不勝感歎故贈之以詩
洞庭高士成都客曾是相從大父皆每抱遺書嗟往事
復貽妙句樂新知鴛鸞影裏心元靜鷗鷺盟邊願不移
但得閒身各安健白頭歸共橘中棊

題商德符蜀山圖

每愛商公寫蜀山蒼崖直下竹林間錦城雨後江沙白
劍閣霜餘木葉殷何處揚雄池盡墨誰家杜甫月臨關
釣鼇海上天空闊待得仙槎一往還

寄陳湛堂法師

月宮桂子落巖阿想在林間閱貝多持足地神衣拂石
獻珠王女戲凌波香因結願留龍受水爲烹茶喚虎馳
寄到他西無孔笛吹成動地太平歌

書蕭母傳後 原序

新喻蕭母有貞節朝廷用魯參政子翬言旌表其門莆田陳旅博士爲之傳文甚奇子翬早學於蕭氏陳集友也先丞相雍公與蕭正肅爲同朝故其家來求題云

恒二蕭氏貞門表猶是前朝執政家恩詔傳言褒素履安輿垂淚對黃華賢孫能奉高年遠薄俗寧知古道賒魯氏交情陳氏筆臨文三歎一長嗟

鎖曰圓轉華妙情溢于文

黃節婦詩 原序

集昔忝館閣四方孝子貞婦之事來上朝廷者率來詩文以表章之隨事發明皆義既有所諷勸或所錄未甚備者猶推其類以著其姓擢紳樂善成風每盈笥軸不以辭爲費也今觀雷尚書之諸孫長仁書其女弟適黃氏貞節事皆閨門變故而始終一慮非其兄不足以知之非能文不足以發之集筆硯荒落長仁之子以此卷相示感而賦之

貞婦初年遘百艱每將忠厚對傷殘死生家世心無愧終始閨門義所安信有高風隨地化不營華表與皆看

賢兄送慮皆眞實爲報鄉人在史官

送阿里仁甫舟中作

送客江邊醉似泥漁邨留宿已雞栖風平山影搖舟檝雨急灘聲入鼓鼙故老別來誰尚健新詩吟罷更重題卻因農事催歸去臥看浮雲逆上溪

鎖曰三四寫景之工能使虛實兼到

題高彥敬竹石

疎篁幽草澗邊生羣玉參差若弟兄更待拂雲栖紫鳳何年臨海掣長鯨尚書蕭散今摩詰子墨淒涼舊客卿風雨夜來家四壁龍吟微應讀書聲

鎖曰彥敬人品之高筆墨之雅俱于言外領會此繪水繪聲手也

南浦遐觀圖

房山避暑何王宮古木蕭森多畫風平生江海毫素裏日暮鄉關魂夢中孤雲斷處更野水五絃揮罷又飛鴻高情千仞一倚杖莫怪尚書雙眼空

古木圖

晉人筆法成中絕奇崛縱橫見米家手書斷崖分鐵石意求古木帶雲霞龍鬚解出空中雨鴻爪能留雪裏沙近日尚書高彥敬高懷尤足共清華

趙伯高所藏高彥敬吳山夜景圖

吳越蒼茫咫尺間尚書能畫夜看山塵銷海市露初下

皆積江山潮始還座上賦詩誰絕唱夢中化鶴忽臨關
高情已逐年華去秋樹寒波愧妙顏

百馬圖

楊柳生烟草色薰川原錦繡動成羣百年海宇無征戰
一幅圖書有見聞日夕吹笳歸別部天寒潼乳奉將軍
當昔校獵誰能賦白髮揚雄思若雲

周昉畫

島上雲生日轉檐海風吹雨暮寒尖春明玉色遺鄉澤
夜定珠光入鏡奩織得鴛鴦隨綠綯敎成鸚鵡啄紅咽
試令鼓瑟應無語目斷歸舟思未淹

天師菴壁間墨竹

憶昔臥起修竹地當林日看風生白雲皆來衆仙降
皓霞如瀉孤鶴鳴吹笛江深星斗動釣竿樹老浪波平
何皆寘我北極下獨倚高壁聽秋聲

從子曰欽賓賜金至山中次陳溪山韻

橐金萬里來天上舊賜新頒拜受餘去國棱遲慚補報
榮家歡喜度空虛孤臣淸淚三生夢一寸春陰數册書
更買靑山可終隱不妨投老得安居

謝子棕雨笠

歸弄江波白濯纓白頭徒步一身輕蕭蕭白雨荒陂晚
恰似黃鸝夏木淸杜甫豈於詩更瘦遠公許以酒相迎
野僧三四同來往此日先生戴笠行

題王秀發薛玄卿戴笠圖卷後

偶然戴笠過前山天賜高人一日閒薄有神情留卷裏
漸無名姓在人間毛公吟罷庞眉古薛保圖成鶴羽還
無限好懷今總得松雲千疊爲誰關

止家人製衣

故人遺我布單衣寒暑相仍服不違地僻少塵撋濯易
身閒遲破補紉稀樵漁總識循常好魚鳥相忘作念非
請看江頭木居士雲來雲去本何依

荒唐

齊人野語楚荒唐野死幽囚祇漫傷往二闕文誰復及
悠悠沒世詎能忘百年有道開新盛千古遺言發耿光

維石巖二氣象超俯憐培塿獨岩甍八風不動盤空軸
一柱高擎切斗杓江岸暮雲留遠樹湖陰積翠上春潮
便應從此爲霖雨直向中天絳節朝

錤曰江岸一聯畫不能到

送艾友文之靜江

竹所詩爲馬照磨作

蕭二修竹倚闌干幕府高秋獨坐看龍化欲隨清佩響
鸞停長共碧梧寒幾年冰雪培根節一日雲霄見羽翰
聞道武公方壽愷永歌淇澳報平安

送揭子尚之京師

縣北之亭山水幽玉堂故人懷昔遊錦囊五色起雲霧
華衮一字驚林邱賢才洛下共青鎖久客襄陽成白頭
誰向灌園棲隱地下帷觀象玩微辭

送劉元補淮南漕司書吏

羊公沈碑聞近出文章垂世何悠二

送李伯儀

老來多病山中住誰復能吟過客詩賈誼豈無前席夜
終軍曾有棄繻嗤沈香亭北花圍錦太液池頭柳舞絲
初到長安還有賦東湖閒看綠淪漪

送吳志淳

古道樓遲與世違高才誰可共襟期揮毫妙得中郎法
倚席長吟老杜詩滄二春風湖水詠蘋二夜雨竹枝辭
明朝何處還能賦驄馬金溝結柳絲

送劉仲禮遊浙

于今南斗聚文星博士空慙老復丁杜甫文章驚四海
男兒今古平生事未把丹心一寸冰

送僧歸俗

孰謂儒冠多誤身昔年聊作小乘僧春風花影疏二月
夜雪松濤滄二燈巾帶便應歸賈島鉢衣從此付盧能

題河東李集賢倜詩後
集與昭德別二十有餘年相見清江之上出故
集賢河東李士宏學士重遊舊詩蓋李自守郡
至作詩時已二十餘年今去李公賦詩時又幾
三十年矣俯仰感歎追和附卷末
觀王繼學參政贈臨川艾庸詩有感
世儒退相淮南使羨爾華裾早及門授館終年供白粲
探囊一日試黃昏漢廷議禮諸生起魯壁藏書幾簡存
最憶龜蒙雲氣重舞雩新服試春溫
題陳維新詩卷
才子清華孰與鞏古詩秋興浩如雲海中夜月珊瑚樹
江上春晴錦繡文深水釣魚辛少府武夷放棹杜徵君

及西巴鄧公語之子慶長者不勝悽感道士
張伯雨亦善此相別亦二十年矣寥寥此音在
天地間何可斷絕賦詩寫懷書贈元云爾
寂二虛堂月上遲劉郎為我鼓冰絲秋聲在樹誰能賦
夕露霑衣有所思荷賀過門良久矣乘桴浮海欲何之
呼童明發酬佳興三勺清泉饋石芝
陳立持所畫山水及酒饌來求詩法詩法無之
得與齋中朋友一劒之樂
拙疎生理歎蓑食粥何妨飢慶空驚見殺雞供季路
喜看載酒問揚雄畫圖乞與千山雪詩法傳來滿袖風
令子讀書誰得似高閒甘旨不憂窮
與趙伯高論詩
莫道幽人有意吟緣情生變苦推尋奇雲映日書成字
靈響盤空譜作音春風雖二天廣大秋蛩鄂二雨陰沈
性情平澹隨時見禮樂何曾繫古今

歷觀卷裏襟期士鳴鳳朝陽與世聞
題劉伯温行卷 原序
監憲伯温劉公出示館閣諸君子送行詩文兩
大卷其一自中臺出佐浙省嘗賦眾仲題其端
有以見朝廷選任之專職事之難者後一卷則
自宁廷持節江右之賦也伯温跋其左具言述
作之暇道西北形勢古今之跡經覽之壯有重
會講明之約一代文物之懿備見于斯何其盛
哉集感別欣遇又知監憲公深有得于大易智
崇禮卑之旨庸述鄙懷敬答盛意不勝惓二
西極山河轍迹通載馳江海視民風帝王漸被知今遠

秦漢經營歎昔雄憂國早聞生白髮濟世誰識信丹衷
斯文一縷通微顯隨地成能造化工

題黃智仲詩卷纏燮御史黎僉事詩後

彈鋏何妨鬢漸疎侯鯖偏食武昌魚故人江漢浮雲盡
歸鶴城樓落木初御史青春懷舊意郎官白首寄來書
解囊爲說經行處歷二晴川畫不如

書莊武公遺事後

莊武勳名汗簡書贊書錫爵自明廷嘗傳令德連三世
家有高年過百齡胄嗣蓋官原學問封邦獻禮纘儀型
周詢還奏澄清效衮職從容奉日星

自題爲危太朴作

大地微塵海一漚取之無用棄無由日高睡覺惟聞鳥
雨足歸來但牧牛冠帶衣裳明日月陶匏木石老春秋
何人寫此閒中意獨立晴空詠未休

故人

故人爲別十餘春夜夢相逢面目眞世外音書遺鴈羽
壁間圖畫潤龍鱗可憐白髮寒仍短待得黃花晚更新
誰有高才如屈宋九歌江上樂明神

孟莊

孟莊同世不同風縱使相逢亦不同豈以高明分彼此
總于衰晚共豪雄奇才別出羲皇上大業難忘舜禹功
無位無眥千古逝誦言忠辯愧愚蒙

吳先生壽日

承明三召意勤渠歸老從容問燕居凡杖雖塵無倦色
經綸不用有成書春深雨露多霑渥慨畫永風雲妙卷舒
華蓋浮邱漢儒行千年高並翠芙蕖

寄壽楊友直

恩詔來頒擁節旄壽尊酬獻畫堂高郡人傳寫登高賦
野老驚看侍宴袍契闊舊交多老大澄清能事屬賢勞
鳳池綾步歸猶早鄉社耆英接譽髦

寄友直楊君

山林十載便幽趣城府連朝謝故人前席漫言宣室事
小車且看洛陽春舞停紈扇清樽側醉插花枝白髮新

人爲邨疇農務急不辭鈴閣度江津
十載浮沈老病侵曳履相迂青鎖步下帷傾聽白頭吟
多才政有江西客衣錦歸昔好寄音

寄陳溪山

坦之幽貞夏日清高槐千尺自秋聲孝友外觀眞逸
洛社春中憶舊英雅論圖書酬太守素交簪佩列諸生
丹成有道傳中表歲把芙蓉獻壽觴

寄楊臨川

五月新涼似鑑湖吏民爭候使君車稻田雨足臨流水

靈沼雲生對客書疲瘵遠人訴獨得文章列郡竟誰如
寓耕封內宜修敬老病衡茅禮節疎

寄蒙古松巖

驛舍相逢已十霜每懷高節倚雲蒼星辰劍佩趨黃道
風月圖書侍玉皇萬壑秋聲回浩蕩九霄春夢入微茫
垂絲到地苓如玉擬斸青冥頌久長

寄費無隱

清朝自寫玉宸文冠帶芙蓉著錦裙碧落開圖垂五采
素雲引練事三熏羣眞定錄渾相識上帝臨觀密自聞
書畢綠陰方數畝長如窗戶宿春雲

寄趙中山

清鐘徹曉轆轤乾十載霜蟾獨自看護法老龍思淨梵
化人孤鶴報平安相逢歲晚頭俱雪慰見春陽氣若蘭
欲辨芒鞋求靚面晴虛雙景共清寒

用聶御史韻贈忻都兼寄張伯雨

尋得山泉可枕流搴茅爲舍就中洲故人春月多新夢
遊子秋風足暮愁楊許有書留玉洞松喬無跡到瓊樓
亦知李白因貪酒頭白無緣事遠遊

次韻陳溪山

積雪柴門晝不開行庭無跡興悠哉深根一息先天氣
平地橫陳幾劫灰潮候夜中隨月滿斗杓天際挽春來
溪翁定有扁舟興晴昊繁花開遠梅

絳萼深期又一新忠厚敢忘嘉樹賦沖和思廣北枝春
若爲稱子猶堪教三祝三加望大賓原註來章末句有屬幼兒之意先生屬望小子皆人不之
雪後孤根發暖雲栽培本自一人身紫薇遺意成千古
繁英未落須頻到翠實金盤尚及賓

次韻答楊臨川

歸興秋光晝寢高使君詩瘦怯宮袍東湖微雨生顏色
西日浮雲見羽毛橘柚園林誰共弈蘭蓀洲渚或容舠
誰家此日樽無酒兩鶴翩翩二過九皐

舟次臨川用趙壎韻

文公經濟入襟期陸子高明自得師投老幸依賢者谷
興懷況在歲寒時爲邦孰與從先進擇善誰將覺後知
十載郡樓遺訣話扁舟江上感君詩

從來年老喜逢春宇宙中開自在身鬢髮還如杜下史
胸懷仍似洛中人春雷起處耕雲外曉雨晴時釣水濱
況復歸與清晝永坐聽童子咏雎麟

次韻曹子貞

宦學三年不自歸從人飢食復寒衣蒼麟一出春秋畢
黃鳥重來城郭非靜對風雲觀變態閒因來往玩神機
乾坤自是無今古不用窗間惜寸暉

舟泊安和阮宅次黃志高韻

十月東歸下石滘郡公促膝共輕艖蕭雲故宅多喬木
阮籍清樽對暮江方駕肯來良馬五尺書先寄鯉魚雙
欲求深隱何山曲雪竹霜鍼共一窗

舟宿湖口

沙汀如雪水無聲舟倚蘆花雁不驚霜氣隔蓬纔數尺
斗杓插漢正三更拋書枕畔憐兒子看劍鐙前慨友生
尚有乘桴無限意催人搖櫓轉江城

長年人海混潮聲水宿荒涼卻夜驚月照空巢烏繞樹
風吹短草鴈知更要觀此地秋濤壯更待明年春水生
不比蜃樓多變幻綠雲初日擁層城

次韻劉桂隱

懷哉歲暮扣重關寘我高堂俎豆閒達道無窮緣已老
凡情不斷若爲閒徐行歷二皆平地滿目青二是遠山
莫怪邱園待春雨扁舟先愧逐雲還

謝廬陵雨劉君

扁舟已作渡江雲回首高年憶兩君坐客頗如韋刺史
詩人猶拜杜參軍總看玉樹當春晝長對青藜過夜分
他日聚星如可畫愍勤垂白更論文

次韻孟天暐典簿佐奉使行江西所賦

帝念蒼生不鄙夷任賢清問載旌馳山川舊履車書會
草木新春雨露私十道悠二分楚粵四門穆二出宣慈
舉頭見日天光近老去無憂託啓期

山木閣一首送人之京

山木閣東初日生梅花照溪人欲行玉杯在手山影入

瓊精載道霜氣橫故人天上今白髮賤子山中常倦耕
憑君問訊金閨下羣賢朝迴春日晴

送撫州推官于夢臣改除吳興別駕

撫州那得似湖州千頃鷗波可放舟別駕老便公館靜
高門長憶故園幽綠陰青子人家曉古木疎篁水墨秋
幾欲暫爲江湖客百年耆舊記風流

送陳繹思歸會稽讀書

右軍高致絕清眞況復東牀玉樹春上馬詩成誰共語
讀書燈永互爲賓落花飛絮紫歸思流水遊龍接暮塵
無限當昔觴咏意尚疑身是會稽人

送祕書也速答兒大監載書歸成都

連舸載書三萬卷雪銷春水上成都列仙歌舞成烟霧
世將旌旗屬畫圖定有鴻儒堪設醴豈無佳客共投壺
子雲白首歸無日獨抱遺編汎五湖

送晉從昇驛史調廣東

秋露垂珠枸杞叢海天火齊荔枝紅飛行萬里青驄馬
指顧千夫赤羽鴻虎帳夜傳文字密蛟波曉貢語言通
一門諸父吾親舊待爾歸朝捷奏同

送成彥舉奏差遷湖南

莫憶幷州是故鄉江城十載簡飛霜賓鴻不及馳車遠
語燕還迎舞袖長下瀨未休連舸飽觀風頻上奏書囊
雲開南嶽多來往應有高情聽九章

送人還鄉用魯子翬僉院韻

東門有客上歸船舍弟過從歎昔年清譙翠帷明諫草
高談羽扇動江漣湖南賓客今誰在湘外蘭蓀自可仙
珍重太常臨別語毋忘餐菊飲寒泉

寄監郡敬齋

華蓋天風八月高使君於此重遊遨亭雲每約松間鶴
載月同登海上鼇人愛桐鄉留繡綺道尊柏府薦賢勞
柴車已是輪生角那得黃花共濁醪

仲秋二十一日雨後聞桂香柬竹齋諸友

曉來滿院桂枝香仍歲秋閨第一場明月堂樓天廣大
疾雷破柱雨琳瑯鬼神幽遠驚雄辯草木欣榮被玉光

於易已占觀六四眞儒不數漢文章

訪羅元亷隱居

春溪回曲抱郊墟新見幽人水竹居車馬不知行樂地
漁樵常近讀書廬一川風月閒來往終日雲雷妙卷舒
獨究塵編誰得似同遊爲記暮春初

憲副宇顏鐵木兒行部過訪

六月馳驅使者車城南詢問野人居韋編猶記成均舊
玉聲親分尚醞餘師友道存風義重山林歲久禮文疎
但期荒隴霑霖雨課子躬耕理故書

與易小雅

雨過橫塘早擊鮮西鄰宴罷到東園醉吟明月花枝好
坐對涼風桂樹繁玉雪汎甌留夕語銀絲分椀約晨餐
壽朋總憶城南老每採芝苓過遠郵

憲府集後書與紀長之

歲暮賓筵坐席深衰顏何足重爲欽有嚴佐史加邊豆
於粲升歌備瑟琴佇想虛煩求舊隱聞風實啓好賢心
誠孚德合生民慶往昔誰容只在今

與陳維新

新公家在觀橋濱茅屋蕭然不染塵通夕跏趺光炯二
經昔佛閣火勻三一杯秋水留仙客半嶺春雲共野人
借問如何參絕學破除妄想不求瞋

答劉無作

南園隱者劉無作古木陰中戶不開惡客任攜琴徑去
化人又送館孟來吟詩窗下猿供筆振錫林間虎臥苔
二十七人老尊宿夜深相對語如雷

答毛南楚惠書

華峰迎對浮邱伯故憶毛公共說詩良夜挂巾松上露
微風揮麈竹邊池近來有夢如春雪重到人間識鬢絲
此去相望三百里皆因歸鶴問幽期

答陳明復

城頭雲重雁飛過憶得江南夜雨多茶樹嶺前雷破石
稻秧田裏水盈科何皆短棹鱸蓴菜盡日長松蔦女蘿
賴有仙翁知此意不同樵唱卽漁歌

保同監邑送桑本

樹桑親教縣庭隅分我深根四十株老客遂居連野綠
使君重到兩輪朱寒窗機杼依鄰曲春服兒童出舞雩
願有薄田衣食計暮年歸夢在成都

鎭曰結聯是用諸葛八百株桑語非漫然寫景也

陳幼德送竹本

竹似陳家好弟兄淸陰秀色滿林生八龍天矯同瑤席
雙鳳參差和玉笙土潤已如含雨氣夜深便可聽秋聲
他年爲作靑二簡待爾明光獻賦成

謝董子道參政

再世門牆五十霜扁舟風雨渡滄浪少陵生理憑黃閣
孺子高亭歎豫章文學舊遊成宋寬朝廷新刻更琳琅
惟應垂白江湖外北望風雲古柏蒼

謝馬昂夫總管

歲晏相看雨雪深一尊春酒故人心曾陪鵷鷺俱淸迹
晚托漁樵得共吟天上鳳毛還禁直人間鶴髮更登臨
畫圖三友題名字漢隸還須老華陰

謝陳溪山慶生朝

自笑靑年說學仙衰容那復更芳妍詩書塞坐忘謀食
風雨長齋過禁烟有樂從教兒輩覺無言可與世人傳
高情惟是希夷叟長住蒼松白鶴間

謝劉伯溫

世外高情與道謀欲令斷木出寒溝終身不敢窺韓子
病目誰能念左邱生晚見聞慚禮樂業荒文學感春秋
未忘垂白從耕稼鳴鳥高梧詠不休

謝胡士則

舊學都忘耄日侵故人千里忽相尋坐依敗壁生蒼術
手撥殘編墮白蟫五色蓬萊前日夢一窗風雨百年心
羣賢列坐書連屋至樂無餘祇在今

謝魯元起監縣

雨足皆和縣事稀彈琴學道一儒衣塵編得意常終卷
匡坐思憂只掩扉壽母平安聊一喜古人高遠類多違
文章於世眞何補每過城南晚詠歸

謝楊士宏爲錄居山詩稾
少日辭章浪得名歸與樸學補餘生揚雄執戟能遺淨
庾信凌雲愧老成遊目山川誰妙識興懷河洛獨高情
殘編久棄知無用爲錄幽泉絕澗聲
畫戟高門對碧岑公孫才思在登臨少陵不盡山林詠
季子偏知雅頌音貞觀詩人同制作太平樂府入沈吟
明年何處聽鳴鳳春晝梧桐滿院陰

酬吳彤暨諸友編文
知愧空言惜已衰煌煌三秀感靈芝山前雨過那堪記
水面風來祇自怡遠使徵書傳盛意良朋定錄副深期
塵編盡淨遺虛几何補斯文與世知

贈義上人赴京
瀟灑澄江對寺門講餘江上看朝暾白龍起聽經函祕
紫鳳來朝佛像尊召見天神扶履舄還歸帝釋賜幢旛
故人十載靈芝秀春雨山堂誰共論

贈張元朴
黃茅岡迥少人行目送飛鴻又晚晴塵尾每懷張伯雨
鶯巢今屬葛玄卿天風浩蕩高眠起夜半空明老鬲輕
黃石祠前好孫子莫教塵世苦知名

贈婁竹所
三歲京華憶母歸一邱岑蔚感春暉瀧岡墓表非無待
澡水哀吟恐自違疏食一簞嗟遠道送車千裏念征衣
中間名勝多知己屬筆何由到草扉
江上飛花已暮春朝中憶爾渡江人共看傳燭分新火
更與臨流祓舊塵使者獻書歸館閣尚書薦士到絲綸
斗牛儘有光芒在緩步行聞接鳳麟

贈道士
神寶誰開白洞微紫烟爲戶玉爲扉春容澹蕩胎仙舞
夜景虛明脈望飛繞指風雷龍睡醒滿囊雲錦虎馳歸
猶嫌長物煩聞見更上高臺一振衣

贈彭致中遊廬山
手持數節羅浮竹直到棲賢三峽橋錦繡烟雲隨鳳起
珠璣淙瀑作龍跳陶潛菊徑須頻往李公松巢亦易招
我與山人俱有約秋風更待海門潮

贈高文舉
志士猶思及物功尚施仁術簡書中江湖隨地宜秋色
桃李成蹊任化工執轡幾嘗觀逸驥揮絃聊復送飛鴻
塵編舊業應無厭八月明河九萬風

贈道士鄒雲山
一片春雲萬仞山六鼇載向海波閒金銀樓觀蒼龍戲
日月旌旗白鶴閒換骨有丹宜早服虛心如水及秋還
九重元與蓬萊近看爾仙衣遶玉班

舟中書贈吳彤
輕烟冉冉日曈曈好友相從一舸同白雪夜吟蘇武慢

晨動楚王雄天寒洲渚多嘉樹道遠江湖有暮鴻不是新知相啓發歸歟恐負菊花叢

贈徐元度 原序

昔昔三公丞相掾有賓客之道焉參決論議皆國事也掾之有禮行之有道是以君子信之也國初爲丞相掾特文書論事可否職事有不得不然者其後三公官備掾屬甚清簡昔人尤貴之然而禮貌輕重之間存乎其人矣毗陵徐君元度方弱冠昔學於吳中鄭明德氏文藝穎出識者有望焉集於豫章見之則從事師垣出掾浙省而至於斯也蓋二十有四年矣雍容有文

進退以度識大體不汩於流俗愼言敏行名實孚於上下鴻漸之羽翮翔於天亦維其昔也哉至正乙酉正月上吉將爲外宰相報政於朝若夫方物之獻貢賦之數有司之常事也在元度優爲之矣明良在上願惠遠人外將有問焉羣賢方以文學治道佐明昔當有知元度而進之者賦詩以送之

玉華山

何處清江擁玉華手題名榜寄仙家光凝石殿千年雪影動銀河八月槎藏藥寶函騰玉氣說詩瑤席散天葩奎章閣史無能賦得似新宮蔡少霞

天峰道院

眾峰羅列總名山更出岩巒紫翠間上直文星天一柱中含道氣玉重環臨池水月清秋老繞屋煙霞白日閒

起家辟掾三公府拄笏西山度歲年故舊總懷天下士風流更重幕中賢香烟滿袖遊絲夢春水如天上計船三月看花鶺鴒裏題詩還向遠人傳

贈敬上人

溪上望香海遠客令人思與鶴飛還

次韻寄題象外道院

至人還作采眞遊海外何妨更九州雲氣低回依寶劍
月華臨照是瓊樓舊家孤竹清風在今代三茅碧澗流
凝望蕭臺環日月不知何處問丹邱

寄題三益亭錄呈仲美參謀

公府蒼松六百尋古梅修竹共亭陰歲寒先覺冰霜重
春永還知雨露深每得瓊瑰三益友同堅金石一生心
坐令方丈凝香地千里嘉名起自今

題梅仙峰與彭致中

羣仙山上共神宮漢尉藏丹別有峰日下旂旛來碧落

雨餘鐘磬出深松蓬萊秋近雲常接芝草春生手自封
山木閣前閒拄杖解尋樵逕遠相從

題新喻吳氏浩然堂

古木澄波月色新高亭攜手兩幽人請圖樽俎猶清夜
屋壁金絲幾暮春白髮諸孫隨草逕寒泉一掬薦溪蘋
神交何必曾親到莫望高車一幅巾

湖西憲郎官武子宣監試秋闈

試官往二得鴻儒可以觀瀾左此都憲在優遊從事後
貢闈閒暇校文餘虹光西起燄雲氣東來隨問俗車
古者八元宜在世復明還見謂宸居

魯國趙公世延哀詩

西北聲名世節旄簪紳特起擅耆髦百年憂患神明相
世務頻煩志慮勞春雨歸舟江水定秋天一作風遺劍雪
山高東瞻松柏分茅重盛德終聞有顯褒
早歲江東接令儀中朝晚得近論思永懷王母傳經訓
直保孤忠結主知經濟尚多遺策在勤勞空復大名垂
每翻翰墨神交遠惆悵西州鼓角悲

故贈奉議大夫太常儀禮院判官廬陵范公哀輓

名家積行子傳經書接風雲對大廷一日文章驚海內
九重恩錫貢郊坰奉常天上新題字處士江南舊列星
何事瀧岡遲有待翰林翠琰倚香亭

題楊友直步鶴圖

羣仙玉殿早朝迴獨向空山步紫苔雪色羽毛千仞下
天門風露九重開碧梧空老人間實瑤草元非世上材
眞侶相求寥廓去徐行更待鳳凰來

錸曰詩意別有寄託

春雲亭

石上春雲向晚生隨風映日在檐楹莓苔翡翠千年潤
芝草琅玕五色明鶴爲迎仙香冉冉鹿能留客露盈盈
深紅重碧長千斛細詠清歌奏太平

寄題鄱陽李氏適軒

豫章出地已千尋仙李盤根接翠陰曲水橋分雲錦麗

老人星見華堂深衣垂五絲看春舞劍化雙龍聽夜吟
借問高軒何所適一門眉壽里人欽

虞文靖公道園遺稿詩卷第五

紀句五言

漁樵耕牧四詠

漁子正垂綸烟江曉色新扶笻過渡口眥見武陵人
我本青城樵偶然嬰世網谷口夕陽多高歌成獨往
淋漓春雨足綠野逐躬耕尚有泥塗者山深獨自行
寒林有歸牧隱約牽黃犢一笛晚風清吹送滄浪曲
鍒曰詩中有畫擬以右丞便覺去人不遠

題子昂五馬圖

虎革裹干戈華陽春草多天閒五龍子隨意浴晴波

趙大年小景

野老江頭住重二落木坡驚鴻隨雪起獵騎晚相過
江上稻粱熟滿川鴻鴈來飛鳴各自適落日在高臺

題黃西麓扇

石上松千尺橋西水一灣杖藜從此去隨意看青山

題柯敬仲雜畫

玉立一長身風前倚翠顰茂林頭白盡賴有李夫人
舞影變二月歌聲翦二雲恐隨風力去留取翠綃裙

著色蘭

采秀此山間風來翠被寒三清降瑞露盛以紫瑛盤

墨蘭二首

霜風委蔓刺獨秀騷人國世多名白媚吾玄尚吾德
玉蘊不自獻清高伴幽人芳榮此豈殊中有缾邊春

子昂桃花馬

一匹桃花馬飛來不動塵銀鞍教鞴好踢與虢夫人

鍒曰與唐人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語

刺又別

題馬學士詩後

雨露春無際風沙盡日寒多憂能賦客空老采詩官

京師秋夜

風竹撼秋聲天寒夢不成如何今夜月偏照客窗明

題雜畫

白芍藥

金鼎和芳杜灤京已麥秋當堦千本玉看不到揚州

山茶

萬本老空山花開綠葉間渥丹深雪裏不作少年顏

荷花

澤國三千女西風擁翠寒誰能卻高蓋正面與君看

著色竹

高節琅玕直長梢翡翠低東風數根筍早晚與人齊

著色蘭

采秀此山間風來翠被寒三清降瑞露盛以紫瑛盤

墨蘭二首

霜風委蔓刺獨秀騷人國世多名白媚吾玄尚吾德
玉蘊不自獻清高伴幽人芳榮此豈殊中有缾邊春

西子遊湖

步屧微風動停橈落日低夜深歌白苧思尺越前溪

簫史鳳臺

明月在高臺雙吹紫鳳來天高風露冷銀燭畫屏開

襄王夢

夢尋巫峽雨雲入楚王宮何以永今夕倏然隨曉風

梅梢月

斜月在闌干疎花共歲寒同來攜白鶴不似玉堂看

幽禽

老石爲誰媚幽花兩清麗春深不見人聊爲五禽戲

荷葉雪姑

雪羽雨飛鳴輕一不自驚荷盤滿載露更立不成傾

梨花靚妝

翦水作梨花東風日未斜不馮青羽使那望五雲車

荔支山鼠

紅塵八千里始得薦金盤汝點獨無畏輕紅啄曉酸

並鵲

雙鵲報朝晴花梢墜露清永懷書閣舊春日繡簾明

天鶩

校獵上林苑回身太液池白雲去不返雪影下荒陂

鴈

戢羽橫烟暮遺香折華秋衡陽千頃水汾曲一荒邱

鷺

夜雪軍聲急春池筆陣高波清翻茜掌沙淨臥霜毫

鴨

亂啼疑將鬥能言故不烹秋江寒並影春水綠同生

烟浦釣舟

依約米家船疎林泊暮烟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編

荷鋪圖

天地一醉鄉今古有誰醒拚死劉伯倫令人發深省

題何玉泉錢塘詩卷後 原注玉泉精堪輿術

青山到海盡盛氣欲天浮宋窶春陵叟蒼梧雲正愁

地寶不敢愛人工毀天完開闔大呼噏生氣方盤桓

楊友直湖亭

東湖亭子上太守醉嘗歌爲問花千樹如何洛下多

六言體詩

題江山烟雨圖

千邨春水方生萬里歸帆如羽不知誰在層樓臥看江山烟雨

柯博士竹樹古石

江潭木葉盡落巫峽竹枝更長翦取微風疎雨橫吹殘月清霜

石帶苔而蒼翠竹垂雨以珠璣藉玉五紋之組析旌六羽之翬

趙承旨蘭石僧日觀蒲萄

天人漱滌芳潤野老沈吟屈蟠南國烟生玉暖西涼酒
熟霜寒
趙承旨畫松
灑罪烟之餘馨見蒼龍之一體森紫髯之如戟激清風
而直指
題聶空山扇
客來山雨鳴澗客去山翁醉眠花外春雲鵲二竹邊秋
葉娟二

虞文靖公道園遺稿卷六

虞文靖公道園遺稟詩卷第七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 原序

伯長歌竹枝以促歸棹且言僕故鄉與竹枝古調相近約同賦以發它日千里命駕之意因用其韻

江水江花無盡期安得同舟及此昔燕山春鴈更北去南人休唱鷓鴣詞

竹枝歌奉陪諸公送舊而歸暮聞短歌江上其竹枝之遺響乎因成四章

江上婆娑作大招行人見者爲魂銷使君若愛桐江住莫道上江無暮潮

銅雀臺中朝暮思褒帷作伎望君遲江頭只是須臾別何處多情更有詩

憶奉君歡伎未成不承恩澤儘留情凝思卻恐傷明德不敢人前哭失聲

使君魂魄已飄風那復恩情更及儂自是人心多冷暖不辭江水濺衣紅

題秋日蜀棠

野棠青子來青鳥霜日清妍欲近人忽見嫣然紅數萼故鄉情思不勝春

摘芙蓉

聊寫山川作畫屏

橫塘寺留題

扁舟風雨暮投僧蓑笠敲門七尺藤知我自來無所往一龕留共佛前燈

洞庭湖

楚澤吳山千里遠丹崖碧樹九秋高何由身似雲間鶴橫絕江湖一羽毛

晚過金山

雲連山樹二連郵數筆元暉水墨痕吟苦不知身入畫更泰白鳥破烟昏

趙承旨蹲躅畫眉

山鳥春深不自由曉聲併作杜鵑愁東風絳筆都題徧
不到離鸞柱影秋

宣和馬圖

凝神殿裏晏朝回閒繫青驄照紫苔一日長安春事老
可能無意看花來

王朋梅東涼亭圖延祐中奉勑所作本也

灤水東流紫霧開千門萬戶起崔嵬坡陁草色如波浪
長是鑾輿六月來

方壺臨董元山水

雨餘千澗共潺湲老樹橫橋任往還盡日春雲生不斷
道人共對董元山

息齋竹二首

西清閣老蓟邱翁愛寫疎篁弄晚風玉殿不扃秋夜冷
好看棲鳳月明中

書帷畫捲下西清奇石幽篁步晚晴誰憶他年風雨外
渭川蒼玉釣竿輕

寄張伯雨

湖中春水白鷺羣長齋默朝三素君楊許寫經屋滿雪
人間長史冠如雲

寄薛玄卿

碧落曾看沈侍郎旋簪冠玉謁虛皇風流外史渾相似
澹月疎星上建章

寄訴咲隱

無限江東日暮雲天宮說法夢中聞散花得見文殊相
雪蒙玻璃手自分

寄恩斷江

娑羅雙樹曉森森曾對袈裟坐綠陰十載雲門那得見
若耶溪水向春深

寄王本齋

揚州何處好吹簫海闊天空碧樹遙故遣湘江孤鳳去
長吟休負月明宵

寄鉢克莊僉憲

爲懷同館西河客不寄駝囊枸杞紅豈想往來江海上
虛憑歸鴈問秋風

答鉢克莊惠白氈

白氈裁成鶴氅衣大茅山下向秋歸故人淮海應東望
雪影翩翩入翠微

別變玄圃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登臨首重回夜聽雨聲知水長
滿船明月幾嘗開

恭華道院納涼

陳郎大扇大於箕欲使清風四海知應是遣花峰側畔
捫天仙掌舊攜持

手持道書入山館長林無人月落半松花拂衣清露深

長嘯他峰起巢鶴
松風滿天山月高躡雲一似駕海濤不知身是浮邱伯
細哦四言吹鳳匏
虹玉通天閣夜章不啻揚上付仙郎一首誰解騎雲者
乞與龍瓢灑下方

書蘇公帖後

蘇本空聞蜀賈舟贐材還復望袁州畫又猶是黃岡竹
細和陶詩飽卽休原註坡翁謫黃州首月用四千五百
賓客蓋歲計六十千耳今謫惠計歲用二百千蓋三
倍矣日食萬錢者何人耶不過百五十而猶有餘以待
區畫亦盡人事皆中禮之所為也夫子在陳蔡以子路
之質不能無慍見於處約之道君子小人之分見焉微
子路無以發聖言矣觀蘇公此帖
思當皆之為此屬偕者
之三歎

書先參政與黃浮山賦紫薇再花遺墨後
春服初成念子孫紫薇堂上列芳樽當昔高興無人會
兄弟通家迹尚存

書晚宋諸名公題墮淚碑詩後

峴首亭高故國詩臥龍無復更驅馳諸公盡向江南老
遺恨長題墮淚碑

銕曰此卽公詩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酒淚昔
意也

題宋淵聖宸翰

倉皇內禪計全疎貞觀其如積蠹餘不敢身先君父死
慈寧猶上問安書

跋劉光遠湘川行橐後
白露橫江木葉秋故人相國況同舟賡歌自是當昔體
不許湘漁話暮愁

書子昂延祐間墨跡後

奏畯宮中感遇深一首千載託微吟主家歌舞今誰在
爲憂春衣淚不禁
細柳飛花拂曉風步隨輕輦過橋東道傍石馬迷芳艸
百囀流鶯入夢中
曾學知章乞鑑湖恩深無分得蓴鱸扁舟一棹頭如雪
芳草連天路欲無

吳興公所書出師表

心許驅馳奉計難書成揮涕試師干臥龍菴裏閒風月
頭白王孫異代看

訪溉之不遇書壁

城南不逢李太白壁間獨見蔡元眞方池古石淨如玉
野鶴隔窗長似人

丁卯禮部考校次韻

先朝親擢總眞儒列坐春官席不虛白首子雲天祿閣
校文寧媿食無魚

禁城鐘鼓已隆二把卷猶看燭影同願得眞材充國用
庶聞質行化澆風
憶昔鑾坡接錦袍深堂披卷効微勞三年重得同清夜

宮燭風簾見月高
袍鵲鎖二赴曉闈分廬陳藝別東西憑教紅杏休開徹
早晚開關蹋雪泥

固陵寒雀圖

當年宸翰寫蓬蒿飛躍無踰四仞高阿閣鳳凰都不見
丹青能使聖躬勞

閭子規

京國春眠日未低故園花落子規啼常年五月居庸道
愁共行人踏雪泥

自述

每懷衡岳讀殘書猶記青城舊隱居萬一天恩憐賀監
江湖何處結茅廬

東家四昔詞

臨流洗硯見長身白苧寬衣短葛巾紈扇自題新得句
水亭分送倚欄人

摩挲舊賜碾龍團紫磨無聲玉井寒鸚鵡不知誰是客
學人言語近朱欄

澄波千頃擁高鬟手折芙蓉月下還解憶高堂風露冷
衲衣先送碧雲山

賀雪宮門上表歸貂裘猶帶六花飛海南新送攻香鳥
轉覺清寒入翠帷

絕句

城南尺五野人居六月清涼八月如一色琅玕三百箇
猶堪裁作殺青書

寄金蓬頂道人

喧宋隨方接有生豈將欣厭係高情一瓢玉井清冷水
霜月晴虛候履聲自註道人聞步聲知某客至

劉正甫周孟瑄遊華蓋回見訪

纔嶺吹笙月色新玄都幾度碧桃春剛二如雪雲林鶴
雙引黃茅訪野人

贈毛拱辰

袖有題緘二十年攜看存歿重淒然神仙果得長生者
合是身逢列宿躔

贈蔣子中

東州春水漾晴波誰序新分進士科好種梧桐千樹碧
湖邊人識鳳凰過

送夏大之教授還鄉

禹憂洪水稷憂飢千古悠悠兩鬢絲誰與山鄰同白日
行雲流水赴幽期

應物紛紛興自高不知官服是何曹歸歟耆舊遺聞遠
莫憚登門弟子勞

題黃晉卿上京道中紀行詩後

少陵入蜀路崎嶇故有淒涼五字詩供奉翰林遵翠輦
固應同調不同辭

題開元宮來鶴亭

羣眞終夜降華陽曾聽仙音近玉牀語罷是誰留別鶴
待君寥廓共翱翔

亭前春雨長蒼苔海上長鳴一日來從此琴心三疊裏
月明長見影徘徊

題明復菴

玉杵擣霜月當戶竹窗映雪書滿牀客來竟坐不交語
自撥爐火燒山香

皎二霄鶴立齋廚靜二風竹鳴庭除窗中有客自高坐
堂上眞人方讀書

清泉舊隱

春雨初收水滿田邨二桑柘綠生烟隱居聞在東皋下
長見沙頭喚渡船

題贈葉梅野原序

近代楊補之作梅白負清瘦有持入德詩宮者內中頗不便于逸興謂曰邨梅補之因自題曰奉勑邨梅集嘗見故家有藏徐熙墨杏花者用筆圓潤有篆籀法亦恨楊不能知此也今監書博士丹邱生忽用此法寫生大快人意存渾厚之意於清眞去姿陋之氣於纖弱所以爲佳也譬如少陵繁花晴昊之雄壯視昏月淺水爲如何邪樂平鍊師葉凱翁舊號野梅予曰以野標

梅未足盡梅之趣以梅名野庶乎廣莫之風請
更曰梅野而以丹邱之畫冠之永作證據使錢
唐臨江二君聞予此論猶當俯首歎服也虞集
書

昔結絲絇侍帝宸青鞋今許向江津憑君先對梅花說
白髮相看意更親自註初凱翁先欲南還欲僕作詩送行而僕今先有行色故爲題此爲他日一笑之資也

雜題

湘江風捲白蘋波北渚雲深帝子過欲採瓊芳渡江去
青衫輕翠晚雲多

江上青山生白雲鷓鴣啼處有湘君行人來截昭華琯

日暮青林玉氣分

西村山水

一段雲山一段秋蹇驢尋壑更經邱他年投老終南去
應向松閒覓舊遊

西湖畫景

五雲樓觀日華東每蹋紅塵氣若虹誰道小橋流水外
數竿烟竹弄秋風

蒲萄葵花

蒲萄翠帳絡明珠前列千葵旌節如應有南柯殘夢在
一池鼓吹夜涼初

池塘秋晚

華蓋仙人漢殿臣厭朝朔望往來頻上方留鳥秋江畔
只有雙鳧臥白蘋

天藻亭舍下生竹枝
堂上不合生楓樹舍下何緣穿竹枝人間風日不到處
長養鳳毛當及時

青山白雲圖
獨向山中訪隱君行窮千澗水沄沄仙家更在空青外
只許人間禮白雲

僧巨然山水
晚烟橫樹轉溪灣何處漁舟罷釣還門外東風吹雪盡
幽人同看巨然山

畫竹

不見高人王右丞岐陽石刻尚清眞鳳毛染得春池雨
數尺新梢已過人

題戈叔義墨竹
江頭雨裏寫娟娟更作新梢入晚烟還有數竿題未徧
龍吟清夜渭溪邊

墨題龍門寺
頻採葛蒲石磵濱住山不厭亦無瞋先生尚有貪生意
更憶松花問道人

枯木寒巖絕色聲吟詩亦足未忘情不須更問臨川叟
作得胡笳幾拍成

寄謝臨川王正則錄事
少陵不待草堂貲風雪空橋話舊思別去幾昔春夜暖
五峰燈火馬爭馳

酬吳子高
諷爾宮詞十二篇小窗風雨正蕭然悠悠春夢無歸著
黃竹遺墟雪滿天

題魏雄卿齋壁
晝雨灘聲銀燭懸秋聲滿屋陸成川赤鬚大士譚經藏
白首尚書草太玄

題畫
黃葉飄零澤國秋烟波無盡使人愁騷人欲賦湘妃怨

折得幽花寄遠遊

南浦圖
魏公幕府多豪俊文雅相從一舸中山雨浦雲都寫遍
湖東更有灌園翁

柯博士畫
拔地參天獨老蒼幾年雨露更風霜新篁搖動多生色
更待空庭月影長

千年老蛟化爲石蒼蘚枯槎角三尺亭亭玉立好兒孫

秋江圖
長倚天風動秋碧
欲採蘋花隔遠汀舟橫不渡倚空青何由得似雙鸂鶒

長覽秋光共畫屏

紅蓼雙鳧

五湖烟雨一扁舟況二聊忘去國憂最愛數枝紅蓼畔
一雙文羽伴人愁

畢公濟掀蓬梅

摘葉拈花夢不分誰能健步覓晴雲不須更待掀蓬看
全體東風舉似君

題王仜所藏歐陽文忠公遺墨

盤谷尚存初刻字淮西無復斷碑痕琅琊幽谷花如錦
恐有遺書臥竹根

雙禽圖

天上碧桃春再二人間翠竹晚娟二雙飛不是青衣使
何處東風一信傳

臨王摩詰畫竹

岐山鳳去已千年遺跡疎林翠羽鮮一段風流何處似
終南秋色晚晴天

千枝萬葉翠交加影落殘碑月映沙侶是前身摩詰在
紫薇花下角巾斜

畫馬

楊補之蘭

九畹參差紫玉叢清江健筆總春風大夫宗國多憂思
手把瓊瑰送斷鴻

商德符畫

晓陪劍履上楓宸霜葉青紅日色新誰見江上烟霧起
行吟澤畔老靈均

子昂古木

洞庭木落楚天長澤畔行吟最斷腸可是曲終人不見
丹楓離立照滄浪

子昂墨菊

落木疎籬事二幽流傳墨本使人愁故宮風雨歸來晚
眞見吳興一段秋

畫梅四首

繁花千樹倚晴空不比疎枝冷雪中只爲玉堂天最近
儘將才思付東風

老身如鐵心如水長與空山積雪期待得紅塵吹紫陌
羣仙歸去已多時

綽約肌膚迥出塵摩挲銅狄是何人已看天上千年雪
不作人間一日春

門戶重二玉數枝娟二靜好稱家兒舊昔東閣多能賦
說與揚州何遜知

畫馬

魯史曾聞兩驌驦開圖獨見一龍驤驕嘶飛逐落花去
沙草青二塞柳黃

次韻王繼學題太乙

山木深二晝掩扉嘗從高處望雲飛幾番春雨還秋草

送盡孤鴻獨自歸
共騎黃鶴過蕭亭明月華星列畫屏記得當昔祠太乙
安歌疏節玉充庭

送柴高士南遊

遍入名山採紫芝只餐秋露已忘飢東南際海羣峰盡
欲向羅浮更覓誰

贈傅若礪

水玉容青不易求蘭若翡翠擅清秋才情豈是人間少
不到高唐夢未休

贈盧生錄詩

盧生來寫老夫詩老去深慙與世違華蓋白雲三兩句
等閒莫與俗人知

題范德機墨跡

凡骨蛻餘清似雪高情起處一絲輕玉堂只在人間世
回首蕭閒愧後生

種橘

庭前嘉樹種來遲霜實經年未壓枝寄語巴園好相待
商山更有一盤棋

彭致中送松花

幽人歲二送松花指與吾人老已加欽學彭翁年八百
鼎盛金粉養黃芽

喜雨寄郡中諸官

仙馭東行應望霓吏民迎拜若雲齊到城慰滿三農意
喜雨亭成太守題

題表姪陳可立雜畫

山崖巖二澗嘈二四圍芳草亂青袍中間有箇支離木
曲折無知壽最高

蕭二翠羽動晴虛知是南山長鳳雛莫道玉階風露冷
要看千尺拂雲衢

清江二上倚扁舟寫得琅玕一尺秋歷亂風霜如鐵石
世人偏識老湖州

蠟房如山禦潮汐鐵網珊瑚浪中出何處龍孫好頭角
亦玩明珠美風日

南枝楚二復娟二此處枯槎更可憐石角莫令牛礪角
高柳金絲積雨晴桃花灼二隔溪明尋源若是忘機者
灘鵝鵁鶄總不驚

百頃汀涵落日明稻田間水與堤平白頭想見荒陂去
無數鳴蜩管送迎

江潭木落鴈初飛已有秋聲動碧虛佰是洞庭張樂地
微風鷺翻立疏二

雪滿高林水滿畴冥鴻亦為稻粱謀此皆最憶江南岸
一色蘆花著釣舟

玉色臨池靜不言翛然翠袖共黃昏玉堂清冷無人到

且對江南烟雨邨

葛子熙欲往吳越售長安諸碑以危太樸書來求詩書尾餘空尚多紙佳極宜於書不忍劃絕之因題此詩贈子熙兼寄眾仲提學亦欲故人知吾得太樸也

子熙養母極艱辛馳走東西又幾春我欲相留田舍近白雲不足療清貧

漢唐妙刻出長安誰贈茅容具曉餐應有醉翁方集古千金不惜買琅玕

浙都提學三年別我向山中每夢之定是盡拋書卷卻綠楊紅杏樂清昔

流水窈窕窗中畫檮杌蕭條袖裏書太白山深空積雪蓬萊海闊自晴虛（白註子熙三歲而孤鞠于舅氏長而為養其母獨悵貧耳然苦節亦難能）

集書

寄朱環溪

賢郎肯為諸生出不厭閨干苜蓿盤為有平安花燭豪齋居日二共清寒

高堂修祀灌園翁白髮清樽見古風曾得遺文窺隱德猶今視昔後人同

悼亡

買臣不綰會稽章井臼終身愧孟光縱有他年千石酒窀如當日一杯漿

地中代我奉慈幃一去無由再見之欲覓音容須夢裏鰥夫無睡已多嵗

十載思君久別離歸來忽作死生期孤燈夜雨深二坐正侶燕山恨別嵗

比侶燕山恨別嵗鬢邊添得雪絲二祇今心事眞如水淚酒空房又賦詩

次陳溪山韻

山深松竹俱成長溪迴蒲荷各自花隨分樂天無一事擬求齊物註南華

枝有蒼筤實有梧何年鳴鳥下晴虛惟應長共希夷叟日見朝陽浴海初

獨為相求出戶庭

荷葆圖

道上相遭荷葆翁殺雞留宿甚從容如何不及乘桴意明日重來更不逢

李陵別蘇武

老氐已乳鴈書傳去住初分哭向天明日節髦歸漢地將軍應是獨潸然

羲之觀鵝

剡溪春雨曉生波道士扁舟肯見過換取黃庭歸別館人間長憶鳳文羅

孟浩然

風雪高堂破幅温七人圖裏一人存昔昔者舊那堪論
獨釣槎頭最斷魂

和靖行吟

擁鼻微吟午夜清心空與月共圓明無端卻作梅花想
舊影緣香夢不成

陶穀煮雪

煮雪風流祇自娛高情何足語名姝果知簡靜爲眞樂
列屋閒居亦不須

醉翁亭圖

醉翁四十漫稱翁賓客相隨樂意同前引朱衣垂白髮

花開山谷幾春風

原泉圖

九天飛瀑下巖陬去作江河萬古流倚杖不知春雨過
青山如洗暮雲收

贈王白得

江上秋風日夜深丹楓烏桕總堪吟可能阿閣承朝日
玉笛參差學鳳音

送余道士

憶昔遊京最少年等閒詩句被人傳君今侶我當皆面
玉雪春風上客船

諸老愛賢飢渴如才華誠美豈容虛何當徑上蓬萊閣
徧讀人間未見書

應有多情問故人爲言溪上一船頻春來雨過清如鏡
照見蕭二白髮新

延祐三年過金鴈欲訪詣公以王事不果今二
十年矣

昔禮巖頭諾詎羅寶香猶在石磐陀上人幾歲離金鴈
海月江雲弄碧波

寄謙上人

不見謙公二十年石橋依舊駕晴川定應和盡寒山集
儻許聲聞世上傳

寄曇芳笑隱

優鉢曇華一度開梵天帝釋自拈來人間讚歎那能盡
慙媿文殊大辯才

寄光雪窗

杪欏軒中少塵事恩公昔共雨青藜主人畢竟還相憶
風雨扁舟覓舊題

宿天寧寺

丈室千函貝葉書疎篁幽鳥在庭除道人久不到城府
愛此渾如溯谷居

閒白雲上人自吳中來訪表姪陳可復畫其像因題

徧繙寶藏晝垂簾三載歸來白髮添萬斛春泉盤石坐

龍宮又擬借華嚴

題瑪九淵墨龍

曾乘雲氣九天行振撼揚髯海岳驚變化已隨雷電遠
作成霖雨慰蒼生

題了堂上人所藏雲屋圖

鎮日秋風草屋敲海潮聲上接天池白雲捲盡青山在
破衲蒙頭總不知

題袁誠夫所藏山水

十百相連底處山雨雲皆復到人間山中草木自寒暑
長與幽人相對閒

海外誰云更九州駕言從此汎扁舟垂綸未必悠二者

滯雨看潮散暮愁

墨梅

霜月清江一棹過誰將疏影照寒波浮雲日暮長安遠
莫羨宮妝插翠蛾

孩兒桃

畫樓春晝雨繽紛一樹桃花思不羣彈指樓開當日面
莫教童子足靈雲

洪崖橋

澄江如練碧悠二一色蘆花覆遠洲無盡春天歸鴈急
月明寒影不曾留

橫橋攜手躑躅流無盡清流意自幽天外浮雲飛鳥散
柳陰猶有釣魚舟

五絃琴詩爲劉子雨賦

海上微風動五絃九嶷蒼翠雨餘天仲尼昔日聞韶地
肉味都忘思悶然

錦瑟無端五十絃五音繁會亂春筵不知簡易高人意
目送歸鴻碧海天

次書巢雜韻

北巷高齋滿硯冰柴門惟許小童應幽人自得延年術
不信昌陽是靈苓

坐上清樽曰不虛長歌誰歎食無魚主人何物爲生計
五尺危巢萬卷書

一盆金粟長靈芽不待春風自放花收拾黛煤和玉屑
昔皆眉嫵是君家

客來相對飲無何客去杯羹手自和未許旁人空笑老
誰知小屋得春多

題畫

銀鼠爲裘著來早八月逐兎陰山道衰草蕭二風露寒
將軍鬚髮皆一皆老

畫松

天池昨夜風雷起千尺渴蛟餐石髓神君叱之不敢飛
影落吳淞半江水

漁樂圖

江上青山列數峰千重樓觀楚王宮爲雲爲雨無朝暮
臥看當年屬鈞翁

捕魚圖

數罟臨溪晚不收遼廬三尺抱寒愁金鱗影落江湖表
烟雨何年買釣舟

百牛圖

妙手精思畫白牛田家犢牧總堪求一牛耕罷無人飯
野水桃林盡日流

畫虎

目鏡耽耽鎖牛閣高堂白晝走睢盱良工不寫凡毛骨
驚世文章斂若無

息齋墨竹

江上秋風已滿林玉階夜色自蕭森幷刀翦得瀟湘雨
獨上蒼梧墜鳳吟

秀出千林思不羣獨含春雨對江雲平津若有歸來劍
定化雙龍起夜分

蘭

水生澄浦畔二沙際修叢浩蕩春莫怪山林蔬筍氣
清芳端合屬閨人

雨竹

木落湘潭江水秋雨痕都付竹竿頭黃陵廟裏猿啼夜
何處能銷宋玉愁

郵夜上元作

滿城簫鼓暮相催田父郵南醉不回野廟殘燈燒未盡
霏霏山雨逐人來

送艾幼清歸臨川

幼清手錄唐文藝吟誦寒鐙過夜分秋菊春蘭隨物轉
獨臨野水拾殘雲

畏上人盆竹

粉筠一寸筍如針亦有蒼然冰雪心還憶道人分棰日
瘦筇八尺度千岑

我憶蠻叢萬竹叢吳中還見小玲瓏居然風露千林曉
猶稱行吟白髮翁

題夢良梅原序

夢良墨妙近倣清江昔出晴昊之繁梢以充潤其清苦此卷乃又澹泊相遭之極者也把玩久之夢良自稱錦屏山人蓋與予皆蜀人也歲月相望雖久密無故鄉之思故倣爲賦之

汀烟冉冉竹重重老樹疎花吹曉風壯遊燕薊今頭白憶蹋江船若夢中
茅檐曝日歸來晚野水荒雲誰是伴一枝已見故人心
三尺未愁橫幅短

述懷

青鞋蹋遍莓苔迹萬里橋南風瑟瑟一襲三鷺老多情

隔岸飛來如送客
畫橋南畔行人立蘆葦蕭二船去急雲連北闕與天深
月秋一作落西山和露白
玉顏惆悵江波隔夜二流塵空掩瑟可憐蓬鬢已驚風
老去葵心猶向日
菱花半夜無消息腸斷城頭秋月白故園能隔幾長亭
羌笛一聲歸未得

虞文靖公道園遺稿詩卷第七

古香書屋

虞文靖公道園遺稿詩卷第八

樂府

獨影搖紅

淮南故將軍家有歌姬才色自許善度曲歐陽守淮陽姬爲將軍願一見公竟不及見而卒客有爲公賦此曲者

雪映虛檐夢魂正繞陽臺近朝來誰爲護熏籠雲臥衣裳冷應念蘭心蕙性對芳年才華自信洞房春暖換羽移宮珠圓璧瑩　板壓紅牙手痕猶在餘香泯當惜待醉翁來教聽鷓鴣啼引可惜閒情未領但雕梁塵銷霧暝幾迴清夜月轉西廂梧桐疎影

蝶戀花

故遼主得其臣所獻黃菊賦題其後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二月下濕與楊廷鎮陳眾仲觀杏城東坐客有爲余誦此者因括檃其腔令佐酒者歌之

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　滄海塵生秋已暮玉砌雕欄木葉鳴疎雨江總白頭心更苦素琴猶寫幽蘭譜

賀新郎

五月中以小疾家居陳眾仲助教言乳燕飛華屋調最宜昔連度數曲病其辭妙則聲劣律穩者語偪適有友人期家人到官所而弗至賦此丹荔明如火想江城薰風乍透繡簾青鎖睡起葉底流鶯又過等幾度思歸未果欲翦冰綃憑誰寄恐腰圍漸減愁無那臨岸曲命輕舟蟾墮望清輝千里照人霧低雲躲準擬雕梁栖飛燕早晚新巢定妥數曾少離多侶我留滯文園頭先白念琴心久爲芳塵鎖將舊恨賦江左

風入松爲莆田壽

頻年清夜肯相過春碧捲紅螺畫檐幾度徘徊明月梁園迴無復鳴珂門外雪深三尺窗中翠淺雙蛾　舊家丹荔錦交柯新玉紫峰駝長安日近天涯遠行雲夢不到江波欲度新詞爲壽先生待教誰歌

鳴鶴餘音

全眞馮尊師本燕趙書生遊汴遇異人得仙學所賦歌曲高潔雄暢最傳者蘇武慢廿篇前十篇道遺世之樂後十篇論修仙之事會稽費無隱獨善歌之聞者有淩雲之思無復流連光景者矣予山居每登高望遠則與無隱歌而和之無隱曰公當爲我更作十篇居兩年得兩篇半殊未快意也昭陽協洽之年嘉平月長兒之官羅浮予與客清江趙伯友臨川黃覲我陳可立

游東叔吳文明平陽李平幼子翁歸汎舟送之
水涸轉鄱陽湖上偶舉遇風雪十五六日不能
達三百里清夜悉臨危坐高唱二三夕間得七
篇半每一篇成無慮鄙歌之謁尊師天外有聞
能乘風爲我一來聽邪春明舟中又得二篇併
無俗念一首後二首仙遊山彭致中取而刻之
與瓢笠高明共　吳之樂也道園道人虞集翁

伯生記

蘇武慢

自笑微生凡情不斷輕垂釣走馬長安聽鶯上
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金鑾陪宴屢草九重丹詔
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段平岸　天賜我萬壑雲屏
五湖烟浪無限野猿沙鳥半舟紫閣日晏玄洲晞髮太
霞林杪蒼龍騰海白鶴衝霄顧倒一皆俱了望清都獨
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
掃盡風雲抖開塵土落得半肩藏拙青松爲蓋白石爲
牀一切物情休歇幾度蓬萊袖長劍閒對海波澄澈
是誰家酒熟仙瓢邀我共名明月　歸去也玉宇寥二
銀河耿　鐵笛一聲山裂花高擁九烝彌羅縹緲秦
清瑤闕手把芙蓉凌空飛步今夜幾人朝謁便翻身北
斗爲杓徧散紫甌香雪
山月來普海風不動平地玉樓瓊宇柱子瓢香露華如

水自按洞簫如縷杳　冥二冷一歷　青鳥解傳芳語
太空中鸞鶴相依盡是舊曾眞侶　君聽取列豹重關
鼓雷千吏上界更多宮府白女馨花木人勸酒爲我此
閒聊住高唱微吟揮毫萬丈塵世等閒今古看江山一
色空青何意斷雲殘雨
浩月清霜釣舟如葉問渡小溪澄碧銀漢無聲玉虹橫
野斗柄正垂天北半幅烏紗數根華髮一綱野鳧飛舄
與瓢笠高明共　笑之樂也道園道人虞集翁
問回仙城南老樹能見幾何今昔　西華頂十丈蓮花
九天秋露結就翠房珠蕚脫雁何難凌空非遠三咽雪
融冰液辟穀神方餐罷與歌一去更無消息笑人間長
住虛舟誰似一輪紅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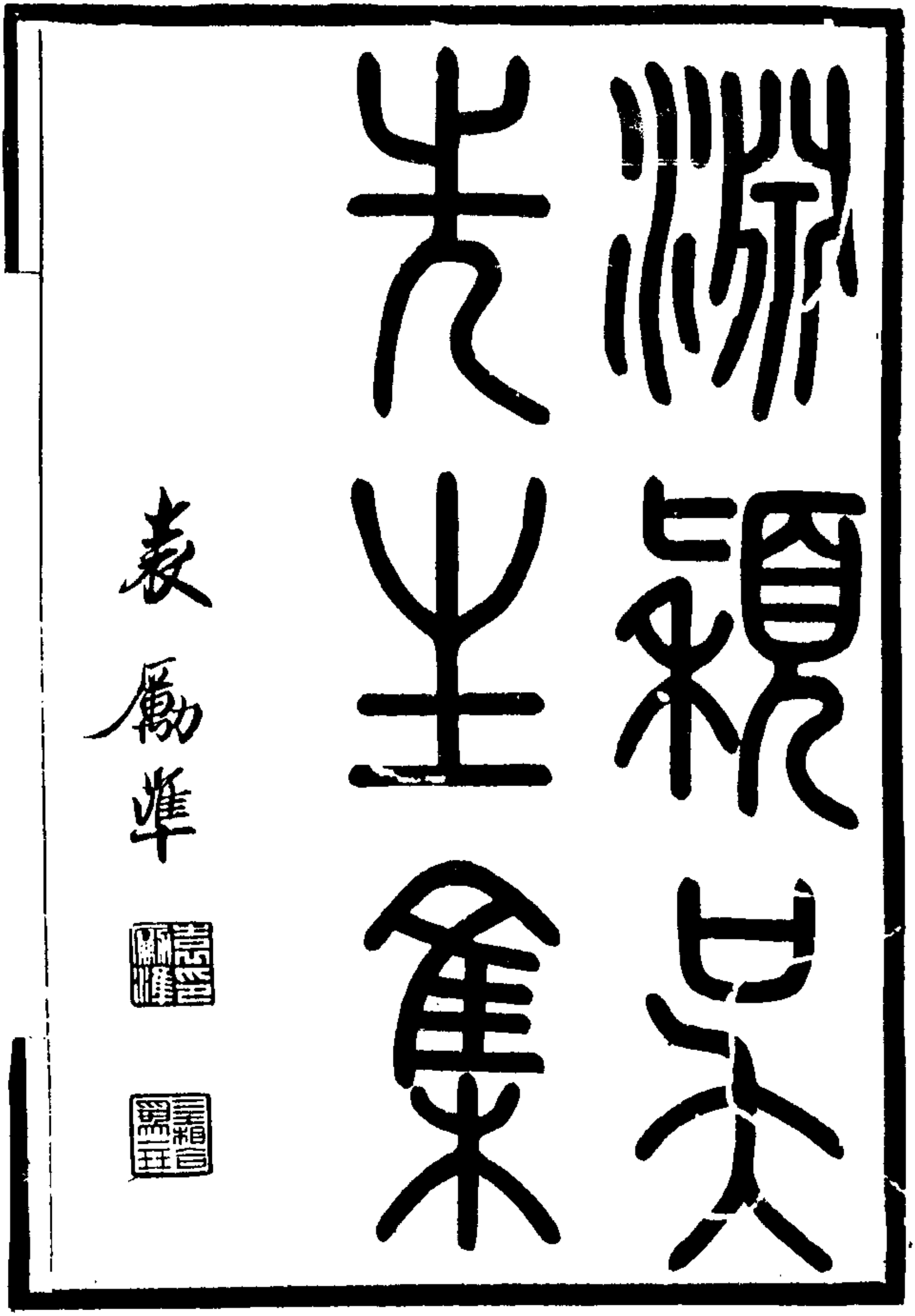
放櫂滄浪落霞殘照聊倚岸迴山轉乘鴈雙鬼斷蘆漂
葦身在畫圖秋晚雨送灘聲風搖燭影深夜尚披吟卷
筭離情何必天涯咫尺路遙人遠　空自笑洛下書生
襄陽耆舊夢底幾昔曾見老矣浮邱賦詩明月千仞碧
天長劍雪霽瓊樓春生瑤席容我故山高宴待雞鳴日
出羅浮飛度海波清淺
對酒當歌無悉可解是个羽人標格好風過耳皓月盈
懷清淨水聲山色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曾爲客
盡虛空北斗南辰此事有誰消得　曾聽得碧澗胡僧
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掣取鯨魚風雷變化不是等
閒奇特寒暑相推乾坤不用歷劫不爲陳迹可憐生忘

卻尚年長件小兒嬉劇
憶昔坡仙夜遊赤壁孤鶴掠舟西過英雄消盡身世茫
然月小水寒望大何以漁翁不知今古簡傍蓼花燃火
夢但逢羽服翩翩來必此昔非我　誰解道晨晚江空
風帆日力橫槳賦詩江左清露衣裳晚風湖渚多少短
歌長些玉宇高寒故人何處眇予懷無那欸乘悸浮
海飄然從客未知誰可
十載燕山十年江上慣兒半生風雪對雪無舟泛舟無
雪不過並昔高潔斷港殘沙今茲何夕一似剡溪歸棹
但掀篷數尺梅花人跡鳥飛俱絕　君不見五老危巔
浮邱絕頂笑我早生華髮返老還童易鐵爲妙定有九

還丹訣竅景浮空天光眩海一碧更無分別便堪稱六
一仙公千古太虛明月
歸去來兮昨非今是惆悵獨悲途未遠晨景熹
微乃命導夫先路風颺舟悵候門童稱此日載瞑衡宇
酒盈樽三徑雖荒松菊宛然如故　聊寄傲與世相違
舊交俱息更復駕言焉取琴書情話亭經邱倦鳥岫
雲容與農人告我有事西疇孤榻賦詩春雨但樂天天
命何疑乘化任渠語去
六十歸來今過七十感謝聖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飲飢
餐自己了無星事數卷殘書半枚破硯聊裹秀才而已
宵月雲去雲來無定相月亦本無圓缺非色非空非心
非佛教我如何說不妨跬步蟾蜍飛上銀闕

虞文靖公道園詩遺稿卷第八

古歡書屋


秦公鎛
秦公作
龢鐘
秦公其
萬年
秦公
嚴格
秦公
秦公
秦公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不同句有一焉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而無愧於爲人矣自世之言者陋文章之習而高德行之士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其意將以遂夫末流之弊云爾非所以顯道神德行也古之聖人德脩於身矣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脩也天下豈惟天下皆如吾身之脩哉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脩也天下盡乎人矣吾身可以及之後世非止乎今也吾身烏得而及之是則吾德之所被而吾功之所樹者亦斬矣然聖人必欲使天下後世皆有以及焉則立言其可少哉六經聖人之文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非細故也由是以降苟非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功利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楊朱墨翟老莊釋氏之淫辭邪說則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其於人心世教豈盡無所裨益哉翰菅諒賈誼晁仲舒之文而恨當世不能盡用及觀揚雄之太玄法言又嘆時人少有知者以爲豪傑之不遇大率如斯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而深爲有國者惜之南北混一以來朝廷太平之治垂及百

年仁恩福澤結在人心而紀綱法度寖不能無弛先生當延祐天曆之間嘗慨然有志當世之務矣其擬論日本書蓋其十八時所作也人謂其有終軍王褒之風其論守令鹽茶楮幣事逮今十有餘年執政者釐而正之往往多如其說先生析解指事援筆頃刻數百言馳騁上下要不失乎正雖處山林未嘗忘情天下使其在宜守言責之列推明古者所以立極成化之道爲吾君吾相言之當不止是也而先生命不與時偶器不求人售棄又羸弱多疾未中歲而蚤卒今之著于篇者殆猶未盡其蘊也初浦江有宋儒者曰方鳳先生師法爲學者所宗知名之士如侍講黃公待制柳公皆出其門晚得先生尤奇其才而以斯文望焉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得於天性少嘗從族父幼敏家竊取書觀之族父知而叩之靡不成誦博聞强記與之游者皆自以爲不及會有司舉進士遂以春秋中鄉試北至燕東浮于海好爲瓌奇雄偉之觀見人固守章句意頗陋之然則先生之所負抱者爲何如哉惜其學不見於用而世之知者祥也門人宋濂懼其泯而不傳迺彙次其詩文爲集若干卷俾翰

淵穎集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道德以爲之根榦文章技藝以爲之花葉華枝葉生而知之者間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矣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醫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用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歧路雖抗其心神贏其筋骨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必諧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之以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搏土爲尊而畫之與儀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鉤陶也削木爲弓而漆之與形弧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檃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子嘗悲今之爲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而心服之嘗爲叙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歎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漠乎無有繼者而與圖之廣生養休息非一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干卷示予

子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灑灑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子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得偶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知浙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故竊自慶而爲之序且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哉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前進士青田劉基序

浦陽仙華諸峯蒼翠萬仞其嶄絶峻拔之形瑰詭雄特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傳鍾爲秀婉壺碧蒨而鎔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寱先生吳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絶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爲文如雲興水湧二先生深所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曆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侃侃泊泊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獄也如千兵萬馬銜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鳴呼壯哉他人恆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蚤世莫得少見于時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講學從遊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于司馬子長劉向揚雄

之間者是果孰爲失得哉必有能辨之者今門人高弟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序引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僊華山下有光燭天者必遺文所在也尙何患其不傳哉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謹序

第一卷
大游賦
雞浮鳳賦
起病鶴賦
定命賦
索居賦
第二卷
觀星君像圖
送鄭獻可幷寄周公甫
早秋寄宋景濂
胡仲申至
觀鄒嶧山刻石墨本
送鄭氏叔姪北游
自錄
題富春關將軍廟
題寶津騎士校馬射圖
問五臟
白髮辭
覩林建致日經
時儆
望黃明遠墓
六祖藏髮甕子圖歌
北方巫者降神歌
題醉搏虎圖
觀明皇羯鼓錄
卯山石螺子歌
劉無雙歌
題劉現雞鳴舞劒圖
觀日賦
歎疾賦
狙賦
尚志賦
貧女賦
讀列子雜題
觀宋季崖山事蹟
泰山高寄陳彥正
觀景拄杖歌
讀謝玄卿遇仙記
應仲章寄書至
題張麗華侍女汲井圖
題姚文公草書杜詩
題清節處士卷
黑海青歌
大食餅
大人自嶺南回
宜濛子解渴水歌
聽李仲宏說石門貪泉
花藥石筆架歌
題巴船出峽圖
觀古鏡記
觀龔氏所修古棋經
倭人摺疊畫扇歌
讀書
飲酒
夜觀古樂府憶黃明逕
紫綵盛露囊歌
憶方子清
宋度宗書慶壽宮扇
憶吳伯雍摘阮寄歌
第三卷
蜂分
陳彥理以石經見寄
題紫芝圖
題東坡載酒堂
得大人書賦寄宣彥昭
效方子清儂言
送宣彥昭北游
寄吳正傳
送樓彥珍幷寄宣鄭二生
送俞觀光赴調京師
登卧龍山望海亭
詠小兒高馬圖
雨晴
劉龍子歌
聽客話呂安撫夏貴雜事
五洩可築室賦此屬陳彥正
雙林觀傳大士頂相
游金華山三洞
黃布憎歌
觀沈玢續仙傳
題蓬葉舟及海樓二圖
椀珠伎
觀吳中雜詩及博古圖
客夜聞琵琶彈白翎鵲
見園丁縛花
題張節婦卷
貞女引
次柳博士五洩紀游韻
題承氏家藏古錢
白鼻騧
宋景濂游五洩
題潘節婦卷
喻東泉學道止酒
觀禹相圖
賦補怛洛迦山圖
送宋景濂樓彥珍歸里
賦掖垣日記
觀打象

秦皇繫獲石
謁王右軍遺像
次胡仲申雲門紀行韻
讀趙江漢曹事
題畫墨梅
第四卷
宮人戲嬰圖
聽楊元度說宣和內宴
閱李鐵拐本末
題温日觀蒲萄
明月泉
病齒
閱先賢圖及漢雜碑
題鄭北山雪竹賦
觀管子內業
和陶淵明咏貧士
次定海侯濤山
次韻姚思得
初海食
觀張循王戰處
讀參同契
聞虞紹宗爲文學椽
題韓蘄王湖上騎驢圖
山中人
畫馬行
柳博士訪宿山中
柳博士示鬱金三脊茅薝蔔三物
江南曲
參寥泉
陽明洞
花園老卒歌
讀穆天子傳
題林塘秋晚圖
粵山白鶴
寄喻國輔張宜之
讀漢武內傳
懷戴子濤寄翁君授
吉祥寺
王滲南太山石室
寄陳生
西域種羊皮書褭歌
題漢一字石經
望會稽山
泊道隆觀
泛海書所見
望馬秦桃花諸山
人問海上事以詩答之
傳子建夢得句爲續此詩
杜鵑行
夢崴南老人
尋釋子若空不遇
效梁簡文宮體
送俞子琦赴鄱陽
孔子不貶季札論
與黃明遠論日夜食書
荔枝行寄正善父
寄張子長
姑蘇臺歌寄方養心
觀梁四公記
瓊花引
婁約法師玻瓈瓶歌
古俠客行
東吳行
揚子江頭遇仙行
烈婦行
秋日雜詩和黃明遠
都城寒食
嶲州
次韻傳適道虎陂閒舟中
乘月渡荊門閒
皂角林觀劉錡戰處
送方養心踏餘姚
寄柳博士
一笑
烏震古錢
題青山白雲圖
形釋
改元論上
改元論下
秦誓論上
秦誓論下
與黃明遠論日夜食書
第五卷
第六卷

與黃明遠論左氏二事
讀戰國策
讀公孫龍子
書張良傳
哀張生辭
李仲舉岑向周哀誄
哀趙子有辭
第七卷
與黃明遠論樂府雜說
伯夷辯
甬東山水古蹟記
古職方錄序
關子明易傳後序
跋箴
三墳辯
樂正子徵鼎辯
周正如傳攷序
古職方錄後序
妄箴
敖箴
與傅鼐父論杞
讀韓非子
讀孔子集語
哀喬生辭
哀趙季良辭
哀史生辭
朱氏新注陰符經後序
第十一卷
石塘胡氏文鈔後序
唐律刪要序
春秋傳授譜序
范氏筵算卜法序
僉解
春秋世變圖序
第十二卷
桑海遺錄序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急就章解後序
春秋釋例後序
春秋折衷後序
春秋通旨後題
附錄一卷
淵潁先生碑
誼讓
第八卷
釋迦方域志後序
胡氏管見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大蜡樂歌辭
情箴
庸田箴
秦坑銘
碉溪銘
蚩尤贊
季子觀周樂頌
百里奚讚
古硯石辭
張定傳
盟官箴
韶石銘
春秋臺銘
試劍石銘
盜跖贊
漢武帝射蛟頌
接輿贊
許先生哀頌
春秋繁露後題
黃陰君哀頌
第九卷
古琴操
潘生傳
書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第十卷
讀唐太宗帝範
哀宜林辭
馬仲珍誄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三彭傳
韓蒙傳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詰玉靈辭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
春秋胡傳補說序
石陵倪氏雜著序
第十三卷
春秋舉傳論序
宋鐃歌騎吹曲序
孟子弟子列傳序

右　先公遺稾以卷而計者賦一詩三文則八總爲一十有二而目錄附錄別又各爲卷先公平生鋭意立言雖疾病纏緜而未嘗一日廢其業故其簡編日盈而月繁先公之歿至是蓋二十六年矣中更兵燹之變士誇恒負之以竄山谷間然幸靈物撝訶單牘片劄皆無實墜今干戈稍定士誇與弟士謐年皆半百筋力日衰恐一旦即死懇或致泯沒輒謀思有以刻諸梓先公之門人唯金華胡翰仲申宋濂景濂從游爲最久仲申遠寓太末莫克致之適景濂抱疾家居因稟其稾以屬焉景濂遂摘其有關學術論議之大者以所作先後爲序備勒如上餘未刻者其多不啻三之二物力單微而不能俱也復繕謄之以藏于家嗚呼先公之文可謂至矣語其深厚則海涵而地負語其變化則風霆行而蛟龍升語其雅且古也則商敦在庭而竹書出冢四方之士類能言之有非末學之所能盡贊唯刊隲次弟不可不知也因借陳諸篇首

以詒夫後之人焉男前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士誇再拜謹識

大游賦 并序

吪陵道士盛允升東游會稽予間其風神韻異被服譎爽蓋將自是而汗漫六合者也張君子長約同送之賦用是作遂題曰大游

夫何一高士兮獨曠視乎八區朝吾車之夙駕兮夕予至於滑都仰天路之迢遞兮挾陵陽而與俱遡剛風而頼倒景兮浮杭瀣而驂青霞褰麾起而前導兮鼓雲霆使後驅素蜺天矯而爲纓蒨兮神鳳離褷以揭旃恍大游之所歷兮撫四海其無家惜塵濁之不可以止息兮吾將抵乎崑崙之遺墟睹東轅之我顓兮採宛委之畝宂帝禹告予以所藏兮發溝江之漲雪登桐柏之嶄巖兮瞰赤城之嶕嶸飛蓬嶠而我欲停到兮恐蜃樓之明滅欻南轉而弭節兮過瀟霍之層峰放盛唐之匯怒兮樂魚鼈而躍蛟龍倚巫峽之臺觀兮莽峨嵋之雲松訪丹丘予定不死兮踏羽國以從容留浩歌而西邁兮適金天之沃野遵黃河而跋石室兮王母被髮以嘯處尋泰一與九嶷兮貫華

陰之幽岨招韓衆而許度世兮固肉人之弗逞遽觀迺北折而亟去兮出雁門之嚴寒恆嶽縣亘乎不絕兮繇碣石於瀰漫搜赤鳥於遺榛兮鯈船乎狂瀾候鷄鳴而直上日觀兮吾特痛夫僊學之艱難伊天地之晦冥兮倏陵谷之遷徙遵女媧之陴阜兮顧嵩少之崛起經陽都之酒家兮嘗王屋之石髓披河上之靈筌兮摘滌圓之奧指惟小別而千齡兮復一瞬以萬里劃狐鳥之丘垤兮洞蠔蛤之年紀心委蛇而自神兮形曠蕩其離滓信吹萬之不同兮恆抱一以終始胡人居乎寰內兮欲絕出於大荒扳建木而與俱陟降兮紲鐵鎌於無傍瞻帝車之中運兮闖閶闔以上征屈軒轅之跨伏兮耿招搖之燿銓引弧井之壘落兮炫奎壁之圖章繙龍漢之寶曆兮徹鬱縕之神鄉幸寘身於一氣兮卒齊壽於三光宜凡夫之穢濁兮又孰契夫大道而翔翔自放懷於天外兮眇累塊於千億惕世途之嶮巇兮瓦鑿蟲之營役豈耽名而嗜利兮或酣酒而媮色諒金石之銷澌兮竟丘壟之堆積唉吉雲之鉅數兮徠步景而我服歎甘露之靈馨兮和

蟲之惛亂胡乾極之牽掣兮儻機軸之翕張固陰泉之歙煖兮爍燔之奮飛煒踆烏之燀煬燭兮渴喙解羽翼以迭碭鹹爐龍之燬炳颯昱兮燉顥炟其方驤縣燔鏡之熒灼炭焙兮鮫人泉客劘擢有光振頫鼓之焱熾炫煇兮北落壁壘嶅嶙前行指綵虹之抱戴珥璚兮璀錯爛繆繆通皇想朱鳥之次舍軌度兮豁達衢轢御閶耀銛乘寒勝潮水之偃倒推盪兮散曉搬震氣之轇轕彩章迺盡騰於寥霩兮竟瞑眩於混茫繁高抗乎氛曀兮恆抱一以終始之廣熠兮遽羣動之盡躍川后潛棲而窟藏兮海童覿曜以奔愕鯨鯨山而晝其燧也閶羅浮之嶂井兮滉蜃穴而夜其燸也迅奔娥之枝策兮憚追逐而莫之跡遠也怒魯陽之揮戈兮怪盤磝之弗吾規轂也惟圭臬之可測兮奈欹駒之焉託恆鞠明而究曛兮遂壯凋而老鑠昔聖賢之有法兮寔蓋渾之同天矧錄石而凝質兮復斷鼇而鎮淵將勃澥之鑿鑿兮淪谷底而迭燃抑崑崙之巉峙兮繞巖腹而

互旋豈文身黑齒之倫遐所出今貢琛壤以相連或崦嵫濛汜之遠壓所沒今罄以國之窮壃歎嚴冰與黔雪今曠古莽之鮮覺常昵惕惕重蒸與疊褻兮煩炎丘之毒瘴霾烟諒衆人之憯慴兮特蜂蟲之撲緣偉小兒之辯智兮雖容哲而刻宣彼凡俗之多故兮遇曙朝而即競誠旦晝之梏亡兮犨胸昏而暫定紛仕學之攘爭兮集農商之闠逐淫末作以相資兮侈利心之百弊偏桑榆之不復滅投兮靡奪時而力政願鬱儀之恆若振萍兮庶保躬而固命鷄曉籟而催關兮瞽眚析而告靜信舉筴而深省何覬瞻之不足兮重徙倚以盤桓光已通於一躍兮影窦侯於三竿遂層谽之畢露兮屹東霍之巖巒念列仙之獨往兮扼羨門於波瀾劃孤嚮而陟降兮撤蒙蔀以忻歡願秦越之遐不相及兮又焉論夫遠近於長安

羅浮鳳賦并序

羅浮鳳者海南小禽也家君自嶺嶠回挈之北上予嘉其身負文采拔去幽阻而欲自售其羽儀也是知士之抱道德懷文章無微不聞

澗頴集卷一 三 賦 邊 廣

無遠不達豈肯久滯於天涯海角之墟而遂已乎雖然予愧多矣乃爲賦曰

惟海邦之異產挺羽族之光華育火德而有燿挾離垣以爲家迺赤土之重潤毗丹丘之僻遐顧性命之淺薄特殷桓於烟霞原夫自南自北載蜚載止蜚不妄集棲必倒跱青飾衣矜紺流爪紫信鳳藪之多奇類龜臺之所使吮夕秀於紫芝嚼寒香於瓊蕊雖斥鷃之同羣固鵷皇之等美於是本山川之迢遞羨體氣之自然胡虞衡之弗及隔瘴癘以能全戒羅氏而弋舉命鳥夷以籠遷望上林而奉進戕神獄以增妍念安期之蓄養受抱朴之矜憐守一枝於嶺木得數粒於崖泉習獸圈之可近任蚊微之長捐尚蓬蒿之改觀何鼎俎之容羶當其緇南國之蒸燥訴古龍之沈陰宜棄賦之爾殊豺狼暖之昏昧裸黑質而無繒蠻鱗軀以弗嘖奈屋居之何有望魚鼈而靠怖胡鵠鵠之種族獨觿觼以藻繪剡鞦莎而脆蘭匪距金與羽芥獻麗容而自媒炫璽表而罔害將尤物之移人豈凡禽之一概若乃考黔贏之

雷之嗟呀窴頭顱而上時兮象山嶽之巍峩聽肺臟以中居兮通脉絡若江河蓋全軀而至貴兮宜攝性以享遐肯飾宣之乖遊兮悉榮衛之愚訛搏羽苞而覓婗兮殆燒痛之見加揚液椵以攪滯兮雖金石其謂何彼衆人之豐碩兮胡衰我而徵瘠舉世競於途隘兮獨脉脉以栖息別一旦之即安兮置事功而弗獲恐後日之併無此身兮虛名實而罔績緬嵩少之有隱兮曰烟霞之高肯指龍筴之可簪兮懷椒醑而降祥彭祖僊僊而下窺兮尚援籐乎若驚接輿蹉跼以自鑒兮窘霖雨而留滯兮感封禪之從行唐傑黽而悲憤兮賦棠梨以惋傷顧眞材之豈不爾遇兮恍景燿之弗彰斂鑾鋼而使飛兮綵驥足以待驟況我躬之蹈蹬兮愈遲暮以潛藏惜脩名之未立兮笑髫髮之先霜抗龍文之鼎鼐兮攄虎首之盤囊吾尚擬夫列仙之可學兮佩丹訣而不敢忘

起病鶴賦 并序

予少多病嘗作病鶴賦以自況蓋言吶然如不出口身退然如不勝衣後雖稍自振於時亦不克出也然其棄已不存矣嗚呼予病久且痼其尚可以未起乎起之在我而已於是復作起病鶴賦并以示知我者

伊元造之播物有九皐之靈禽棄幽心於藻質散縞翅與玄衿擡嵩丘之石室瞰蓬島之清潯眇八紘於一舉曠千里之遥臨然而山多歲陰野積冰雪老松無柯百草肅殺圖吭塞喑脰摧折赤精眵昏纖趾蹙蹵胡志向之殊卑倘光儀之迥潔陋平林而幕迷歷巨壑之衍裂是以前詹悅檄後顧慘褵投蹬攉木慙影妙坻靜非馴擾動若馬羈徘徊蕭索躑躅險巇奈世氛之混濁憶天路之孤危望鴻鵠而不及慾燕雀之陵欺俯爭枝於斥鷃遠絕軌於長離顧雲悔之曰隔窘稻粱之恆飢幸樊籠之匪羈豈繒繳之來施亦何恙之不已迺歷年而留茲至若高步自怡嘯呼同侶拉颯思奮踉蹌起舞風生則虛曠露愒則淒楚揩青田之故巢睨華表之遺柱夷采薇於嵩谷憲含櫝於環堵馴蹇剩而罕逢鴻歡亢以多忤啼胎化之倘然瞰帝鄉而

延竚抗衆彙而不羣懼終身之畴旅於是輟養既夕栖跱載寧土木內蓄火金外形梳理碎玉剔除殘塵養門許其彳亍玄俗惜其蹄蹶摛武丁之寓篆發緣嶺之藏經服仙人之上乘搴太古之遐齡故能一洗塵滓直邈寥廓仰拂紫宮迴翔金闕過夷羊於南維窺壁壘於北落濯長河之奔流凌倒景之照爚導紫蜺之飄揚攄鶉鳥以距搤躩建木之絕標曒神芝之奇藥然後希一眞而永固超無極而磅礴曰復子之本初竟誰辯其所至之埏鄂惟天地之一指忽古今之紛更人何簡而不達物何悴而不榮將人物之多變豈禽鳥之異情苟相時而能動雖處困而必亨是故邦治身出身顯道行奉周廬於旦夕覩萬乘若友生負文章之綺麗馳論議之崇茲一賜則明珠白璧再寵則三事九卿方解茲之舊縶庶息我之前鞿可無心於簪位終不日而翬鳴大舜來鳳於樂奏宣尼致麟於交成聊援毫而興起又敦不仰德而聞聲

狙賦

我觀世間何異厥狙狙公執技役我庭除投瓜齕果豢養飽腹牽縄拽鏁奮躍嘯呼倒身酣酰恐懼足跗頻項曬曖變幻首顱動因頤指靜類槩株悅慴錯愕滿堂盧胡粤自童幼被彩弄雛長跳短躍嬉戲有餘忽然壯强精幹猛軀急操襲取智慮畢輸亦復病苦頷頊困臞佯顯詐死靈藥在壺豈或老衰涕洟垢涔曲顱僵腦鳩杖給扶相彼仕達綽有時譽巧張鄉評雄跨宦衢文馳厩櫪武執戟殳橫施爪距犢碟牙鬚高門縣薄伺侯趙超豪賊勢卿語話囁嚅白虎獻議銅龍握樞模稜唐手霹靂漢符升堂踞坐呵喝擁驅弄律舞法鞭梏刻剝神奸出沒拉颯抵巇頑貪集戾盜鹿攘羶貴與利期貨貝其儲籠則驅至踐躓同塗膠目塞耳蹶冠裂裙行遭僇辱泣刑辜載觀富盛擅爾里閭經營家室粉飾體膚連檐白粲負郭黃淤沼池魚籠堋檻鳴豬業可必得事在必圖姣奢服屨衕液杯杆窮聲絲竹極色麗姝弗農崇眥匪賈積帑自晨及暮鴻七兔孳分房割奧誶帚德鋤齒霜頹鬢舌電磬墟侵貧併弱欺脅侮愚春花秋葉更菀遞枯先矣後號

去車載徒胡然比附竟作駭孤餓哉氣力執不丘墟當其爲人尙有以娛殘骸歟蓊蓊蝗鳶烏或者爲鬼抑又可獻鱗飢毋鬣魑魅麥魑一時之項幸不汝拘衆人盡然殆不我誣周公之衣勉强曳婁吳王之矢巧捷速殂身何置網羊且將荼疇云智謀有是勤劬假靈木客通怪山都雖則多幻盍忘爾初呼嘻茲世莽矣一區視其有作意在覬覦悲驅交薄福禍並趍小哲可略山獄弗殊治安何玩兵亂卒瘡暴秦殄楚勁越戚吳三國鼎立材勇與俱龍虎鳥蛇陽陣陰謀五胡雲擾羌羯相屠弓弩甲旗北騎南艦椎殼敲批却察骨瓠攻戰圍槩駭箴令曾不逃關與婁庶幾出而野死分鳴嘐嘐鳳之形勢亢虛塞關在前愼不可踰衰孽在後淪胥以鋪時風哀樂史筆賞誅醫國無術籌人曷模天開地闢四海遵廬人消物盡萬世斯臾惟狙拔已盤跔自如昔非刻狗令豈乘狐我思世故何計有無組之成賦用戒溝夫

定命賦

昔岐周之懿哲兮垂末躅於句吳延州來之閎博兮秉世德以作孚尙志賦

惟太區之寥廓兮紛庶物之叢生蔽予身之中慮兮謇子志而不得遑窮獨嗜此古學兮揩前哲以作程味詩書之醇粹兮猶道德之精燕閒兮夫何晷以自疑

尙志賦

美惮世俗之馳騖兮吾何有乎我行將歲月之不我與兮兀滔冒而無所成沈憂以氣索兮却立而質疑攻蠹蘚而狹步兮守盯廓而眞窺瞢瞢目以霧披兮叙奇肱而風扉墮泰華以施錢兮縮長河約之帶翔禹皇之暗寫兮叱麒麟使承蓋神若唏而莽騰兮忽招屏翳予掣帷兮斬崑尤以賽施折建木以指麾兮遵將欲往彼鴻濛兮授予策乎霄漢亦或悲此骫懷兮發商歌於達旦遠世氛之溷濁兮噓天精乎崖嶽薄高丘以闚遠海兮極憺怳而不顧返何傀佪以難進兮曰啟敎而則然顏子默而樂道兮曾不滿夫一簞原生勝其居貧兮尙遵蕭之沒垣彼豈不該王術兮甘窮櫚之藐趣乘中心之歡日兮輕外物若浮雲諒當時之清儁兮羌其賢陋吾生之沈抑兮將有繼乎古先炳予室之虛白兮纏予文於太玄莽歙欻與時化兮希嚬呻而道存棄騏驥而蹀躞兮登蹇步之不世出兮又何乎前軒注桑漢之嘈雜兮九韶嘆焉無聞固泰豆之見夫榮獲彼何人哀時命兮每嗟卑而嘆屈昜不尙子之志兮仰孟

氏之遺則繁老農之力田兮且多種而鮮穫剞奇士之環轍兮雖凍餒其奚鄙增螢爝以日晶兮積埃壒而山聳向汗泥求夜光兮極劬火見垂棘惟傅險之阪築兮扳南軼以興國亦有猶厥確溪兮擢赤鯉以予眞挺爾貺之豪蝠兮肯受人之羈勒悼鄧禹之雅言兮建燕趙之跨節棘瓊廡而我餐兮羅翡翠以爲服秉剡刻而制裁兮鏘和鸞以游息撫鴻荒其若今兮觀六合爲予窄齊窮達於一塗兮與聖賢而同域關丹穴之凰鳳兮餐九苞之翕赩將乘之以覲舜文兮執知予情之至極

索居賦

粵吾生之寡好兮恆孤陋以索居步中庭以自念兮心抑鬱而不舒貼予身之冗處兮撫萬化之迷途豈寰區之汝陋兮查不知其所趨惟世氛之溷濁兮尙蓬蒿之藏蹊將奮迅而激昂兮又遭遇以沈默去衆人之佻巧兮膺泰樸以堅節紛荊棘之梏行兮謂邛峽其繩直肩重任之迢遙兮固邪軒之不力儻忘駕之有求兮策罷駑且焉止

息巡簷隙而詠歌兮撼戶欞以悲惻何初日之成言兮乃棄予而不我卽彼昔游之爲豪舉兮曾同處乎險蹟羌結交以鼓勇兮肯羈囹之遑安抗沙塵而志得兮魏弁冕之星襍既文蔚之炯燿兮嗤薜蘿以爲寒仰睇蓬而弗及兮莽浮雲之瀰漫俯聽幽而若來兮哀風激夫溪湍泪參辰其無景兮廿崦嵫以此蟠徒離羣以蕭颯兮庶神氣之我完折松枝而拂石兮又植之以青蘭宜道義之攸嗜兮肯肥癯之異觀董生之談王兮且有稱於不遇賈誼之明治兮講長沙而徑去將居販之汗下兮恐紛紛而改度逮曲學之肆行兮使吾儒之愈素古固有此憚肴兮矧予今之馳騖窮達之措懷兮曰美人之遲暮循自然之天運兮芳草薦其發榮倚曦旿之絕壁兮臨萬仞之潭泓款淺清以濯足兮樂儵魚之不驚構危巢其惴慄兮忧若聞乎鼯鼪非山林之忘反兮奈世務之所嬰手不得以堅指兮目又何能以逃睛因排散之乏用兮託考槃之遺聲永言抱此幽獨兮庸詎釋夫我怦

貧女賦 并序

予春秋二十有二當僦室不得志因讀史記感甘茂貧女分輝隣燭之語故作是賦以廣之

伊太鈞之块圠兮孰動植於八紘茲女室其居貧兮乃困苦而不得生惟室家之蕭索兮屬多難之來并空展轉其寤寐兮魂惕惕如有驚願借石之不儲兮支墻屋之欹傾印屐跡於牀塵兮網蛛絲於門楹胡藍縷而不完兮又機杼之無聲寒風之中人兮感促織之宵鳴拂敗奩之殘鏡兮舊黯以羞明銅釵折其半股兮亂髮髻之縱橫拈竹筐之素縷兮猶欲經而不行亦何心於組紃兮況鴛鴦之能成挾故絮以假暖兮耿寒焰於孤檠誰哀吾之窮窕兮幸自保其堅貞嗟父母之鞠我兮美裳衣而藏匿矧櫛風而沐雨兮身乃罹於荊棘忍須臾於蒲璧兮豈敢休乎蠶織欲一眩其盛年兮縱粉黛而無色羌鏘穴與踰垣兮謂善淫之爲惑庶容德之可全兮雖陳饌其奚食邨彼隣姬之纖巧兮日靚妝以登樓綴木難之充耳兮插翡翠之搔頭騁茲心之妖冶兮學趙舞與秦謳偕蘭以求媚兮祇怨憎之懷憂信怙寵以取樂兮盡夙夜於會裯飛瓊簪以嬌醉兮秉銀燭而擁遊恨兀兀以獨處兮欲從妝以爲謀細娛聿其可託兮重桑濮之貽羞寫予心於滿水兮恐年華之遲暮甘蓬葆而不恥兮豈蛾眉之見妬且絕世而特立兮逮傾城而弗寤酒蕙萃之或棄兮縱效顰而罔顧紛采彼之柔桑兮輕擲金於行路苟力操乎井臼兮徵隱德吾誰與繫二南之發政兮由夫婦之所推化尙及於草木兮獨不撫乎婢婢利遺秉與滯穗兮豈年登而啼飢僮卒歲之無褐兮何功裘之足爲慨茲道之愈遠兮指古人以自期聊援瑟而一鼓兮遂竪之以爲詩詩曰有美一人兮東鄰子耀金珠兮列紈綺弄姿飾髻兮匪桃伊李朝爲春風兮暮則流水曰妍曰醜兮孰云誰之使見肘決踵兮我樂乎此樂吾之樂兮勿傷吾貧窶之一失兮金屋生塵固榮豔之匪望分又何必怨夫陽春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一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象圖

大圖杳何極釐柱屹不傾日月光最耀衆星莽縱橫周天二十八錯綜各有名荒哉審厥象晃煜奪目睛東垣青龍嵲西圍白虎獰翻飛鳥隼狀偃伏龜蛇糾紫宮自然拱銀漢無復聲五行所經緯甘石知性情上界足宮府神人居穆情韓曄逞幻怪類類振鏗轟跳踉鬼脚捷跚跂獸面頫裘衣互騏驥角觿紛披擊豈其太白變嬉戲頻孛彗或者炎祲動威怒流欃槍照臨多芒角曜次在縮贏揣摩過人料綵繪逃世程伊誰篤一氣得以導九坑想像陵倒景觀游撫層城虛空何宮宇蒼莽孰節旌毋寧秉筆際遠此埃風征凡夫本狹見四顧惟寰瀛夜久冰漏所羅列炎微瞳駮女買綃出狗夫衙筋爭祗疑列宿質郤混殊方氓山神對我博刻石華山陲海神斬我畫浪揩滄海鯨天神詔可識萬古欺聾盲星占世有職書史吾奚評

病起讀列子冲虛至德眞經雜題八首

大道無崛曲多歧竟忘羊窮通偶然值倚伏焉可防柘梧元若險白犢詎非祥乘車儒著盜墜鼠俠攻倡情慾心不滅宦婚姑相攄君臣道未息服食竟犇亡日暄疑狐貉芹枲勝肉粱宜哉爰旌目喀喀死路傍

各以正動植悉根天公輸制雲梯壓翟獻飛鳶微矣執規矩彼夫惡得賢

神巫善相人壺子如懸友屬譌巧發藥季梁病弗治一形荷脫落純氣固委蛇隨火出石壁泳珠妝捏隈彼或蜕翼得此猶漏鳥疑中心既休殆外物塵坑窮幹殼即木葉皮膚類墜孩違矣列姑射吾爲榮歿期

古人合神物蜴慝悉將迎蠢蛾亦棄至鷹鵰即旗旌分屬通異類會歇解音聲牧正得虎心狙公識狙情巍農狀牛蛇聖德怕無名廉來挾犀象暴行恣猜爭惇曉日以散物我兩相忘後世自魚肉傷茲橫目氓

此日忽過隋居人恆鮮歡毫毛悉爲我體節欲求完大監竊名爵小廉捨豆簞能魚徒兩得利義肯兼安馬醫自不學燕技毋庸干時勢苟未至事功良獨難蒲柳白庶屢慘憺青蘋冠長嘯答鳴鶴北風江水寒

送鄭獻可南歸莆田寄周公甫

自昔道術本一原後來雖沓乃異轅學從西漢始立傳獨守章句稱專門唐人疏義不改舊宋代理學交相敦吾知衆儒此間出遂指簫韶爲雄藩當時莆田有先達信爾夾際好弟昆發揮聖賢本根殖評駟還固枝葉繁典禮會通尚可志儀章器數曉能言居然韋編塞篋笥旋用束帛徵丘園惠施五車却陋隘方朔干檻徒飛騫公車奏上欠大用屋壁藏在傳諸孫世家相承幾譜系宗廟所重眞瑛璠馬圖陰陽太極祕麟史衮斧天王尊文苑儒林各突奧父風祖德猶光皦一朝便遴列宿次何事覆隔勾陳垣歲晚東游幸我接江城極論餘空樽海上山川恍可到閩中耆舊嗟無存考亭遺從郎關里麗澤講

習或艾斬至正須求妝墨骭大和定許吾篦塢微蹁翻翻剔橋鑿積
霰叫贖招梅魂別懷未盡苦竹雨歸路亟趁扶桑瞰周君故人我同
病名郡重席特爾温尺劍毋令紫氣隱寸膠曷救黃流渾子魚舟通
牡蠣浦丹荔樹暗桄榔村摘簽送客復有慷卓矣人物撐乾坤

新得南海志觀宋季崖山事蹟

故國今安在新營忽此山藩王收末燼義將扞邊關典禮存周祉威
儀復漢班開衙旗幟動結寨舳艫環節制通江遲棹牌集洞蠻瀧濤
多舉磯嶺嶠牛樣營置陣移宮港惟宮泊女灣狗流疑尾掘龍殞莫
等攀莫殯須求繼驅馳獨任鋸搶攘殘戍屋殺僇居圖玳瑁洲仍
隔珊瑚島併詮亂餐炬竈滅廚飲轍軀慳道斷無前援民哀有老餘
颶掀雲赤嶂鯨闢雹朱殷大業從舟盡元戎棄仗閑炎丘朝服龔貝
闕御弓彎替僕隨冠冕婿孺拉劬鐃駛覩衛柵象檣衙避籠鵾敗氣
徒延喘英颱欲起屏一忱知有快再縛懼何顏去矣會青蓋行哉彼
翠鬟城危嗟唄鬧井辱痛脂斑出督空懸令迴軍却算錢蜀遽家失

輿裏漢國忘懷月照丹心苦風揚白骨頊訣儒輕戰勇穢史進降奸
世遠神終在天高淚或滂綺羅歸北府疆理混南寰毒瘴悲潺內烟
氛看莽間一時磨石處萬里凱歌還

早秋偶然作寄宋景濂

我病三月久問言此何時山林日搖落草木欲變衰忽來臨青鎮何
故摘白髭千里復萬里遠哉鴻雁期
去年憶吾父官屬大長秋漢宮殘服御周
典進膳羞惜茲不得去曰麟五城樓
西風吹梧桐一葉兩葉積故書翻有塵雄劍掛在壁時非合窮困事
到即揮赫除却雙鹿行門前少人跡
故人兩三人江北久羈旅尋香古徑風步屧脩廊雨尊罍最有味稻
蟹紛難數我欲往從之巒潮正掀舞

門寄幽夐子來尚予思嶺路踏蒼蒼當軒坐南定笑語起我倦新文
十餘篇筆墨擅百錬口傳發秦壁竹簡鑿胥篋考論無差爽風雅有
正變世傳弄俗學雅頌極斐衛羣羊雖胃虎草悅豺則戰誰其制橫

士欲知自重今人猶古人馬肭志封燕揚子流美新當時文字問萬
世寵辱伸董京不可作愁絕靡平麟
北山有古寺脩竹炎天涼蛟龍娠雨潤鸑鷟鳴層岡心臺月照白鼻
騶烟通香可思未可到誦此招隱章
陳生愛神仙百日常病十手摩琪樹枝口誦黃庭珠笈山衣縱橫披石
廩僊傳入何如一尊酒自解憂思集
自來閑作詩瘦島與窮郊瘦將閟梁肉窮或潛榛茅水流苦問石花
絕頂路已斷石穴上出鐵鎖下絕歷趾相鉤連誰敗愛奇者步步喜
亞竹外消聖愚總灰滅何苦發笑喇
往者東人海飄然任所如大風戕波浪飛雪灑酒坤雄壯志昔尚少狂
游今併無誓登盤陀石重望扶桑墟

泰山高寄陳彥正

泰山一何高哉極青天世人欲上不可上層巖峭壁徒攀緣望中
絕頂路已斷石穴上出鐵鎖下絕歷趾相鉤連誰敗愛奇者步步喜
若癲一心不顧死隻手捩長烟毛羣驚迴少虎豹羽族點墮多烏鳶

浩氣剛風搏結虛空作世界瞿龍捷鬼鑿開混沌巢神仙道逢四五
叟舍笑使來前黃冠皓髮傲几榻野菜素粥鋪盤筵自非爾願力何
計此留連當知仰扣曖昧雲霄有頂慮得不倦懶巖筍棲無窮淵
嗟茲大凡夫行尸走肉眞腥羶段碧思家最可惜李紳癡俗終難鐫
舉頭告神人苦乏風馬與電鞭藤蘿束縛即絕下但見松柏欏椽數
萬仞石棱突屼橫戈劍古來秦漢東封不到此惟問梁父併蕭然日
觀嵯峨我恍在下蓬萊浩渺空樓船彼云鯨可射此謂狗能牽安期羨
門一往不復返文成五利受寵驛貴祈長年仙人自有眞至道何由
傳悤焉龍漢延康紀去授金瑞玉珮篇

胡仲申至

自予與子別三載不幾見白雲日高飛恍若覩子面我病久不出衡
門寄幽夐子來尚予思嶺路踏蒼蒼當軒坐南定笑語起我倦新文
十餘篇筆墨擅百錬口傳發秦壁竹簡鑿胥篋考論無差爽風雅有
正變世傳弄俗學雅頌極斐衛羣羊雖胃虎草悅豺則戰誰其制橫

潰或者廖眼眩牛毛獨不多麟角時一現朝廷方太平炎海忽驍箭人材需更急巖谷遺乘傳終然務涵蓄可以待推薦問子古丈夫何人久貧賤首戴遠遊冠雙眼燭如電西上石頭城大江流一線神羽獵賦雲氣擁宮殿燕山去子思萬里障冰霰壯哉子此志我喜手脚旋撫劍爲子歌張燈趣子宴俄其送子歸賠子端溪硯行行恐自今宛轉異鄉縣天霜被四野老馬困嵩岐聖人猶待時中道匪狂狷

盧魚不負子饑架三萬卷我豈靳競徒東勞復西燕

觀陳彦正觀景杜杖歌

山人杜杖手自携滿杖刻畫類土圭春秋星辰本不錯彼啟我閉噣能齊日出扶桑照濛汜南北廣輪定幾里老蓑奉駕何太速三足神烏爲之使旦朝舉杖向天移插表測景少參差騏驥過隙不踰晷蟾蜍吐波同報時世間惜把天機洩杖底强梱量日月蚊螭變去甲鱗生霹靂搜來光彩滅自從宣夜無法傳紛然周髀與渾天嵩高窺候剩屹相望山嶂插烟霧潭級跳冰霜蠻蠻小窟穴蜉蝣亂飛揚終然尚一律二極隱見仍分躔日南交愛通海陸海中諸星却未覩雁門

袁蔚絶龍沙鐵勒須臾羊腑熟天高地遠涉八紘章亥豎亥腳力爭出人安窮足議論經營鮮洛空機衡我朝華戎早一統山梯海航萬國共火嶠尾閭侵暑熱骨橋魑魅歷冰凍古今陽城一岳臺三十六度增減來郭公新製十五表天下日影無纖埃吾知渾天爲中國東南海際殊傾側周髀本因勾股得崑崙當中標四極茫茫堪輿一氣浮鄒衍九州復九州蚍蜉蟻子託大樹大樹所託終難求陸哉局渾說未定杜杖在手與日競一行曆術久成書康節算學知何如

觀秦丞相斯鄒嶧山刻石墨本碑

鄒嶧之山在何處始皇立石改名號史籀古文相斯變蛟龍盤嵓獨椅到自都咸陽制六合曰教黔首烹强暴整深壇更秦新法繁縟盡刻周末造掃除井田設斗角盪滅封建廢圭瑞收兵鑄鎵銷凶器斥塞築城斬梟騖營時大開阿房殿萬世永載黃屋纛胡亥矜慢不改轍趙高指鹿豈謂孝四極巡游何功德羣臣刻頌直羿羿金虎淪亡竟不守白蛇劒死徒驚譟荀卿著書本性惡弟子承學愈言毒古今

嚴長應仲章自杭寄書至賦此答之

故舊何懸絕閉居欲反招幽弁風雪緊楚越水雲遙短褐糲塵破長鋏寶氣銷門垣成隴遠筆橫到晴樵道旅呼燈夕脩閨徽林朝蠻聲遲蒼蒼發論獻芻蕘舌焰真專稟灼胸兵劇銀敍乘軒南國鶴解組朝庭鵬幹運天垂斗聲膽海作潮荃蘭騷地變楩柚貢年凋色采黃朱徽音聲微角韶潛身甘蟄蟄賦命類若鶩筮仕龜無兆攻經教有保秦灰完竹帛漢柏味簞瓢畫品劒毛貫鴞爪距驕文章通政理道韓勝官僚歲月嗟悠久湖江耐寂寥花濃携酒榼柳薾賣餉箭制虎亟死水明月跨馬勞追亡程朱學衛此萌糵姚許論次極審詳立館搖金錫驅電駕蒲橋流連光景賞播蕩別離謠世笑烏非鵲吾憐狗貊貂呼號三明璞杭慨五陵鑿落落山中桂叢叢澗底苗依然百將略付與霍嫖姚

富春新創關將軍廟成吳子中携卷索題

吳生病起有怪聞夢中議得善將軍香火乞盡自此揭廟門釀酒楔桐雲我曾人讀名將傳紫金焰眼赭玉面漢梟仍離強分割楚鋒劉項集

題姚文公草書杜少陵詩手軸崔仲德所藏

彭蠡東流白決決匡廬五老青開張我公宴坐展詩史盤下搦管草數行目瞭手熟快掣電筆銘紙搏明含霜鸞鳳盤遒恣舞躍蛟龍蜿強高騰驥當知所貴務道德況復不朽傳文章中州故家胄子出累代君壽員儒光揖挺端紳尚色正操飄染橫仍謀長藉令鍾王可追讓勢與董賈同翱翔大兵昔者潰漢鄂南士何處潛茅篁北風被髮亟死水明月跨馬勞追亡程朱學衛此萌糵姚許論次極審詳立館過庭竟兩得蒐經據傳疇殫聖朝混一闢海嶽勳武雄遷銘旂常麟閣鐫詞照百世鴉林定價駕殊方耕宇琳宮鼎負力豐碑鉅碣戈垂鉾英華燦發永不滅翰墨游戲聊徜徉崔君妙年幸侍坐安睦遺棄會取將牛掖丹綸久舒卷滿幅縈紆苦龔藏吾觀河汾數來往政愧藉湜或汗僵脩柯短柄未收拾已矣我公今棟梁

問五臟

我問昔生我繫胎果何神上顱下負趾五臟交錯陳胎經已不足乳逕復不勻黔靈不我職粉飾強爲人白宜多當害無以保命眞元氣日詆敗客邪作艱屯彼何弧而肥言貌勇若震此何徵而瘠肢骨弱不伸嗟失賦命問豈不汝由因我誠不汝懷羸醬胡不均五椅被我惱訴我蒼蒼旻恍然欲我答天道汝當遵粵自汝有生踰次逆星辰矧從汝生後戕賊逮汝身心兮本中居與汝相主賓汝何不祇敬狂役類風輪坎離漸運行龍虎起戰嗔一元貴不守散入萬微塵惟脾制水穀四體承華津肴藏禦汝口酒漿粳粘唇司祿不上計畀汝黎藿貧飢腸常九回苦吻添荊榛何天不汝錫服用無箱囷抑汝弗事天寢食失鼎茵天本不病汝汝實使病臻汝仍不耐病虛躁復善煩內腐但外養衆藥聚毒芬金石草木蟲亂投劇參荏五精恆不寧乖診積相熏寒增熱或壯頊刻異冰薪當知汝五臟獨不與汝親何膚汝反詰鬧我似越秦吁哉一臟損五臟遞不醇萬牙漸凋蠹膚肉遲

削簽汝徒職汝職躯殼有君臣天留盡賦汝思化匪不仁我聞五精
言鑿鑿總有倫曰人本之天脾若泥在鈞一時巧捐值萬物混無垠
聖恩且同羸毛介與角鱗我惟有心肝是號橫目民心肝既屬我榮
衛盍網組徧歷燥濕滑備膏酸醎辛虐汝重役汝汝得我糯磷蚯蚓
尙無臟靜夜解唱呻蝴蝶亦復然翾飛媚陽春彼寧心肝具物性各
有循璆納戍上化死生僅昏晨自今我卽安無往不能珍忍令百歲
後銷變爲烟燐曲肱便完尊就口取麋鵬五精速歸腦大宅麒靈氛
張殺喜幹走熱中果如斐翬約好容顏饑虎特汝隣二者乃天道我
將何所云作詩示同黨聊以抃笑忻

題永嘉唐氏清節處士卷

永嘉古郡控海隈東望萬里連蓬萊龍湫噴天作雪下雁蕩拔地穿
雲開自宜逸人此遁跡衣以清節無留挨吾知出處本一軌肯使物
我長相猜昔人可仕最解隱圭竇不掃藏崔嵬醉閭騎驅戎市過吟
逋放鶴終船迴今人可隱獨願仕驚馬並鶩驅暄厓蘭臺文章與世

越山山有黑海青長拳快眼健羽翎三年籠養未得飽萬里驍俊猶
飛星黃蘆老暮日摧折白鷺文鶴君碌裂腥沾石積吹遲風髓擊寒
岡散輕雪伊人貌手本凡禽蔵晚連條到上林銅奴素賤多侯骨駒
士虛豪卽俠心晉宮馳廢身欲死燕國雲銷草如砥嗟非鸞鳳高杳
冥望盡狐狸衆披麾當時奉使探巢兩微驅兵閒勇壯甫土誰知
此鷙猛北州縣兒爭驚號天我薦海天垂爾翼入極無不通函谷何問關西東

小至日觀三山林霆致日經作

昔在江左國閩人有林霆白衣召上殿口誦致日經卦爻遽可驗聲
樂洞吾冥熒調久不職民物將何寧前朝百喪亂四鄙長擅腥屺王
眞贊旅兵疊劇建瓠著龜強占決福極矧兆形一元不汝體萬璽安
能醒自今發孔壁茲欲論漢廷春秋紀舊事河洛推輿鬯日星本照
耀川嶽恆流停靡騰狗吠野播盪鯨翻溟於世或問有匪天誰所令
天功巧旋斡聖造務德刑勾萌草茇甲氂鳥羽翎和風足氣運化

景多年齡私疑彼磬錯否者此鐘莖徵冬卽花綻羽夏因雪零陰陽
特揮霍律呂暫聽熒毋庸凝室琯便叶茅揩黃嗟予偶攄卷默坐但
空虛亞歲鼈層數祥雲滿郊坰義和不可作臺簡猶餘靑董生尙爾
溺寔也吾銘銘

大食餅

西南有大食國自波斯傳茲人最解實厥土善陶埏素餅一二尺金
碧燦相鮮晶熒龍宮獻錯落鬼斧鐫粟紋起點綴花毬蟠蜿蜒定州
讓巧薄邛邑圜滿堅脫指滑欲塵凝疇冷將穿逖賈胡刀直致斂
鯨涸常嗟古器物頗爲世所捐蔑衫易冠衾盤盎改豆籩禮圖日以
變戎索豈其然在時苟適用重譯悉來前大宴幸混一四海際幅員
縣度縛縄組娑夷航革船鑿空發使節隨俗混民編漢玉堆積筍蕃
羅寔鞍鞴城池信不隔服食奈渠還輪囷卽上據鼎盆噣能肩插葩
尊豔治盛酪添馨膻當筵特見異博識無庸詮藏之或論債裹此猶
吾氐珊瑚尙可擊磧路徒飛烟彼還彼互市我且我梧圜角徧獨不

出記取征西年

時儆

古人重儆疫時俗事禳蠲歲暘欲改律與鬼寢耀鉦鼜神乃悉辟魑蜮併猖狂倀倡幸成列巫覡陳禁方虎頭眩金目玄製炳永宴桃弧棘矢珍豆碟籩瘴剛入靈悉震慴六合高褰張清寧信不害動靜維吾常世達顛險墊人魅更跳梁狐鼠戴介幘裹魑竊香囊煎熬到膏髓擊剉成疣瘍乘風作囷囤抵隙爲民殃自從九鼎設誰使百怪藏寐寒服被席饑饕食閉糧廬花敝妝體橡栗饑吾腸地膚竟捲去天擊俱凋傷神荼欲呼啖蠕木莫不長蒙俱强顏貌枯竹無耿光聖言謂近戲五祀徒驚惶惜哉六典廢述此時儆章

歲初喜大人回自嶺南遂携兒諝北行送之

乍喜吾親返還携稚子行風沙千里道雨露九重城舊帆江潮遠新裝嶺瘴清長秋官屬盛去可接簪纓此去知何處飄然惜爾年塵飛馳馬埒雪擁讀書氈日觀蹲攀外雲園憂從茲斥聚斂剜彼畜羊牛馬拔空慧苡王陽但衣裘百世不易

奎獻納遷文圖寧久病要奏上林篇

溪行望故友黃明遠槐塘新墓

往代衣冠日已賒故山棺槨此爲家經荃義闢中州僊樂調辭議下里巴涕淚無從餘宿草文章可惜等風花嗟茲便欲酬鷄絮目駐前溪有落霞

嶺南宜濛子解渴水歌

廣州園官進渴水天風夏熱宜濛子百花醞作甘露漿南國烹成赤龍髓棕櫚亭高內撤餐梧桐井壓滄江乾柏觀金莖擎未濕藍橋玉臼擣空寒小璽封出香覆錦古鼎貢餘聲撼寢酒客心情辟酒兵茶僧手段侵茶品阿瞞口酸鄒得梅茂陵肺悄誰賜梧液奪胡酥有氣味波疑海樓無塵埃向來暑殿評湯物沈木紫蘇聞第一

嶺南六祖禪師菩提樹下藏髮甕子圖歌

新州黃梅峙佛場新州獦獠識水香菩提樹間好宴坐五色頭髮騰龍蛻幽窟古硯南披黯淡灘摩挲鴟眼映豬肝低窺墨池渤澥碧仰倚書鎮嵩峰寒滿案眉鬚何處所宛陵老兎論功緒錦繡心腸吐肓雲苺苔面貌凝爲雨翰林學士花生筆京洛新來花樣出浮花浪蕊毫光金刀剔落受怯戒瓦甕瘞藏傳不壞淚迴萬夫蠭梁棟陶冶千

操鳴呼我賢侯

北方巫者降神歌

天深洞房月搽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梁鐵鉦懸半空塞向壁戶跡不通酒肉滂沱靜儿席箏琶朋指撥霜風暗中鉦然那敢獨塞外祆神喚來速隴坻水草肥馬鞏門巷光輝煌狼藉卑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棱鼠鴞妖狐聲音共叫嘯健鶻影勢同飛翻顱脫故王大獵處燕支廢磧黃沙樹休屠收像接秦宮于闐請騶開漢路古今世事一眇茫楚穢越女幾災祥是邪非邪降靈場麒麟被髮跨地荒

天台高山屹蒼空山神染石填青紅巨工琢之手運風鬪我綵筆虛玲瓏幻芒香動土膏發蓬萊髓流花作骨一雙粉蝶迷宿魂五色斑龍蛻幽窟古硯南披點淡灘摩挲鴟眼映豬肝低窺墨池渤澥碧仰倚書鎮嵩峰寒滿案眉鬚何處所宛陵老兎論功緒錦繡心腸吐肓雲苺苔面貌凝爲雨翰林學士花生筆京洛新來花樣出浮花浪蕊

一掃閒嘆息揚雄白我玄

題南平王鍾傳猝搏虎圖

南平酒行山險巇日暮猛虎相抱持僕夫辟易不敢近雙手現出十殺猊口乾大喊眼光爍腰無寸鐵起徒搏沙飛石走風爪牙草折林攖不動玉躅鬧呴聲有身尚變化無翼欲飛行恍然百世後流落汾陰城高士觀卽賞胡僧識還驚金鉉抗脊澤蘚碧穿屋楹墻垣照可徹臟腑爛能縈涕泣念鶗鴂悲酸逢豹生一朝忽屏跡六幕黯不明狐貍遯隱現魑魅莽縱橫皮膚峻刮削骨髓窮敲榜雷風儻有作鷹虎敢紛更嗟吾幸居山猿鹿與我爭嗟吾願渡海鮫鰐恐並迎楊氏雀環在張公龍劒幷因茲訪洞穴得不振冠纓

葉天師松陽卯山石螺子歌

松陽卯山屹嵯峨滿山靈蜂攢蜂窠化生形模但土石融結渾沌空江河天高地老忽古色海漲桑淪千載黑蝸兒舍窄雨舍螺螺女泉枯風隕翼岷峨切灰本島湄上黨亂敲寧流澌依稀巖妖弄伎倆想像洞孔堆蛟螭元造出生還入死百萬蠹那得似神仙道術徒銷解螺蟾烏鳶盡殘骸鳴呼靈蜂定終天葉師法筵尚幾傳問何不種

危檣開能行終淚落嗟茲舉目無不然直愁平地卽山川至喜亭邊聊酌酒長年三老好攤錢

觀唐明皇羯鼓錄後賦歌

上皇天寶全盛年花奴抱鼓踏御筵頭如青山屹不動手似白雨敲圓棬大聲嘈嘈忽放肆都鬘答臘列敢前小聲籠籠復嘌殺邠婆色雞最可憐風吹宮墻欲罷笛月照遲逝徒揮絃纖羅不起見秋爽萬杏爭發催春妍雅琴清商却衙叱番部坐伎還相宣招來燕薊有巨盜打破河渭無人烟古先聖人本淡薄堂上堂下俱宿縣音和氣順遘感召鳥獸率舞殊踰躍後世辟王寢廢朝歌北里因師延迷魂淫思苦宛轉鐘磬散亂終沈淵吁嗟西京正宸極脾望兩海際幅員金甌一缺遂不補寶鼎大震幾於遷心貪音伎日蝕甚坐劇藩限空莊然一時戎夷共莊席滿耳鼓樂皆戈鋋宋公守正好宰相磨山花蓋閭獻繇百年治亂總由天揚鼓鑒聲傳不傳

觀隋王度古鏡記後題

王家有古鏡軒氏昔鑄成太一來護治玄冥與儲精日月鍾璀璨龜蛇助威靈萬靈吐眞水全體洞豁清綵奩出未半冰片弄光晶寶匣收不動玉躅鬧呴聲有身尚變化無翼欲飛行恍然百世後流落汾陰城高士觀卽賞胡僧識還驚金鉉抗脊澤蘚碧穿屋楹墻垣照可徹臟腑爛能縈涕泣念鶗鴂悲酸逢豹生一朝忽屏跡六幕黯不明狐貍遯隱現魑魅莽縱橫皮膚峻刮削骨髓窮敲榜雷風儻有作鷹虎敢紛更嗟吾幸居山猿鹿與我爭嗟吾願渡海鮫鰐恐並迎楊氏雀環在張公龍劒幷因茲訪洞穴得不振冠纓

葉天師松陽卯山石螺子歌

松陽卯山屹嵯峨滿山靈蜂攢蜂窠化生形模但土石融結渾沌空江河天高地老忽古色海漲桑淪千載黑蝸兒舍窄雨舍螺螺女泉枯風隕翼岷峨切灰本島湄上黨亂敲寧流澌依稀巖妖弄伎倆想像洞孔堆蛟螭元造出生還入死百萬蠹那得似神仙道術徒銷解螺蟾烏鳶盡殘骸鳴呼靈蜂定終天葉師法筵尚幾傳問何不種丹丘不死草人世食之無死槁

觀淮陰襲翠巖所修古棋經

淮陰老人古棋經廣陵大幕青油廳一江對壘靜晝日三楚結陣鏖流星東南賓客少馳檄白黑紋楸朗強敵坐隱縈迴建旌旆談勞磔藏矛戟世間風雨長百變身佩安危知幾戰崑河割破半藩籬揚海掃空全局面樂矣軍中有此娛攻城掠野類兵書宮殿寢圍終草莽旻旒章服到鮫魚君不見驪山婦姑三十六破屋數間昏不燭夜來教得王積薪滿眼長安胡馬塵

觀唐薛調劉無雙傳戲作劉無雙歌

劉家無雙妙春華雙眉楊柳臉蓮花父母衣裳惜不嫁黃銀壓繡鴛鴦紗涇原軍動霜刃起潮渣塵場奔騎止宮闕迴兵掃荊棘掖庭數罪輸桃李富平押衙老有心句曲道士藥如金託車開幕望陵樹絳筆髮賸聽苑禽一時刎頸空來送中路臙髏還掩慟收魂召魄秦地愁說姓藏身楚鄉夢古今俠者天下聞當風灑血卽功勳手摽長劍

重死許薄命佳人淚零雨

東爽倭人小摺疊畫扇子歌

東爽小扇來東溟粉箋摺疊類鳳翎微風出入揮不停素紈巧畫含光熒銀泥蚌淚移杳冥錦屏卷畫散紅青皓月半割蟾蜍璽紫雲暗慙殺魚鹿徐市子孫附飛舲育然家世雜梵經文身戴弁舊儀形對馬絕景雨浮萍殊方異物須陳廷富貫巨船窺天星祝融噬火時所丁島潰寶雙送清泠白龍浸皮暑欲醒玉階涵水夜撲螢蓬萊僊人降鵷班扶桑藹絲結蘇絕祖洲芝草釀緑醽窮鼇巨龜動遭刑海神暫寶轟雷霆鄙夫卧病臨虛扇蒲葵百柄稱使令冰漿蔗液但滿餅石榻被髮氣自寧新羅一念終飄零塗修雉尾吾何銘

題晉劉琨雞鳴舞劒圖

我行洛陽大道邊一雙蒼鷹飛上天惜哉春水禍溝去化作胡兒飲馬泉前山鵾鳴夜欲半古劒隨身舞凌亂白光虎躍騰雪霜神氣龍蟠貫星漢望中沙漠衣正寒舉手儻倒髮衝冠鹿盧蹈動即千里薊子歲成徒七盤人生豈無志事往僅有淚疲兵猶困守劇虜翻強弩孔融才踈不足多袁紹衆盛空黃河代公士地仍同患段國風塵謾勛戈世間壯士但老死凍鐵沈埋何處使子秋萬歲青金虬根不錆

得劉弁州

讀書

我病久不出滿牀攤我書困仍枕書卧醒即味道腴上下千百載景然猶貫珠夏商既相因秦漢漸不如辭華日已勝理義幾精粗但要務眞實何心成畫魚古人有精力常欲開廣塗聖文尚埃滅鉛槧寧復餘誰歟志氣銳或者事功趣數行史家帚隨作黃土壇吾誠不及此矯首歎以歟撥書寘牀上所愧爲世儒

飲酒

昔我不解飲病來持一觥一觥亦已醉二豎敢相攖忽然秋毫大況乃泰華輕豈其陰陽足妄使龍虎爭冰蠶冰爲山火鼠火烘城一元本同氣萬物却異情機關有大運稟受通羣氓轉移苟不定顚倒尚何嘗百年足幾時愁賦空餘聲跰躋起自壓面目吁可驚試攀松樹枝復攬芝草華但當盡此酒不在學長生

黃布幬歌

吳中女兒工治莎織成黃布輕騎羅裁爲黃幬四角起覆我病體清涼多平生受用白木枕人參草席闢花錦長吟或似閣攻戰大隱全勝好官品上天下地我中央崑崙海水瀉四傍南通炎丘日色熾北委寒壑凝冰霜彼哉寒凍此炎燠穿透皮膚蒸骨髓招徠獨鶴風有聲掃退羣蚊月如水流金爍石況可逃磨牙吮血尚呶呶心煩欲待竹奴麾背痒詎得麻姑抓我曾無術蔭天下天如窮廬蓋四野困來一覺少行人夢過十洲猶走馬君不見黃布幬昨日夏去今日秋珍重少陵詩語在微軀此外更何求

夜觀古樂府詞憶故友黃明遠明遠會作樂府考錄漢魏晉宋以來樂歌古詞

憶昔黃君美如玉老屋青燈兩問宿起翻案上奇倨詞前後千年樂家曲予方窮冠學誰歌去問詩騷法若何儻茲欲繼三百五佗盡蝦蟹此蛟龍就中齊代及秦楚巾拂鞭鐸爭傳譜清商雅部粲然文駟吹簫鐃雄者武心力涵泳到手力抄撮來口力有白醭目力無纖埃時時弄筆便著句花木禽魚古今趣北岸垂綸楊柳枝東鄰著展樓桃樹自此相逢二十春一朝門巷閒生塵殘蓬墓凍螳曝荒廬寂寞妖狐嘯人世本無金石壽簡編零落安能久藝文著錄數百家一二僅存誰不朽一二不朽終崢嶸歲遠寢恐山淵平嗟君尚愛古樂府夜半松風知此聲

觀唐沈玢續仙傳

手展仙書向此朝起予俗病對芭蕉窗間半夜雲擻動崙縫千年雪髓消閑說茅龍騎太白膰聞木鶴降仁嬌秦車漢輦窮天下望斷蓬萊俯寂寥

華山仙子紫絲盛露囊歌

華山西望屹蒼空甘露曉降相葉中紅繅絲囊挹在手赤松鶴馭翩

長風太平天子千秋節花萼樓前百觴歡擊羽含光映凍酒紫霜結
杯杓甜雪問囊經緯何所成桑州蠶繭五色明問囊噓吸何所似相
親剖掌抗高聖誰歟獻蛩非螂爐或者貢雲合溟溟神仙可學僊沽
壽祿無期還笑樂古來服食乃若茲一掃穢濁餘肝脾啖蛤踞龜
何處覓伐毛洗髓到今疑秋月泓泓露泚泚華山玉漿起人死彼哉
薛胡彼渴羌朱顏綠髮安得常

諸暨張敬仲家有太一眞人蓮葉舟及海上人槎二畫軸胡允
文題予亦效作二首寄之

華山青蓮搖上清白玉巨藕浸碧泓太一眞人來降精黃鬚紺葉浮
滄瀛手披素書悄無聲坐陽明月逆雲行蓬萊鴛羽巖風輕宛渠乘
螺島雪縈芰荷裳衣挾仙瓊魚鱉膠御神媧迎大游小游按層城君
幕臣慕鎮威獰九宮五福莽縱橫祠官修俎靈爽閟殿留鏞光嶽
爭欃槍遁芒天路平蛟龍捧蚊怯上征卯金校雛鬱萬櫟藜杖吹煖
奪目晴扶桑暘谷曉曜顏龜臺石室暮飛霙東公西母擁迴旌望中

滅沒習若驚海祇稽首西南傾昌不從之學長生
郢郢臺上望海門西厭潮洞尋河源神遊入月吐復吞靈槎萬里擁
蛟黿風號雨蝕硬輪囷苔蒔枝節蟲蟻根海人愛奇踏飛掀墳纓玉
弁秋縮緗乾糒熟脯歲奩飧黃龍叱作蜃蜺集天吳拔首懼即蹲前
窺倒景放光燉高攀鐵鎖拓藩垣彼牽者牛孰烏犍彼織有女孰嬋
媛簧斗龜龍蕩若噉雷公霹靂慘無魂老石支機頻搖琨客星犯漢
極怪愕周伯蓬萊歷劫存刪蕪浩氣蕩爾痕上帝焉怒罪厥闇叱下
直瞰扶桑瞰蜀莊大笑手欲捫及早來歸到崑崙

憶帝方子清時子清久留吳中
一別嗟何處相思撫舊踐月明施顏北雲起蠶巖西陂涉舟車動渦
從笈簏携隣光因借燭道味肯吹藎好學螢分照論交雁擇栖丘圖
心薛荔海國氣鯨鯢卷帙鐵翻藁誼吟視發鑿經筌參老易樂府錄
鏡鞏拾法推周稼淳風仰漢緒談玄知野馬考字守家雞土域標覲
象天圖拼輝編通文多慶墜妙契極端倪獨樹盤桓久平蕪眺望低

宋度宗御書福王慶壽宮扁

漢家諸侯奉大統會稽故邸王封重歲周甲子壽筵開賓客滿堂宮
扇來披庭嬪御侍圖史聖筆逶迤變風似清風外摸龍阜花明月中
涵鏡湖水南國爲家日已微禮官考禮是耶非前殿君臣朝玉笏後
宮父子曳珠衣火德盛時尚有扇金商振處無兵戰兵頭老鐵化降
雲扇底生納沾淚霑自從一葬息婦原恨身不見孝崇園越州司戶

眉脉雪舊僕凄涼那忍說

方景賢宋景濂夜坐觀吳中雜詩寄及宣和博古圖爲賦此

壯歲何心老一傷東游飽食有江鱸詩宗魯勝蜂腰體禮象議頭豕
腹圖三十操琴知何逢八公遺藥忽吾雁吳中勝處多明政話盡寒
宵燐葉煖

寒夜懷吳伯雍摘阮寄歌

綺席吳蕭善四絃茆平太守舊曲傳音人風流百世後鏗我手指抱
膝前卿歸孤桐斲美玉神螭拔首蜷蚊腹屈蚊鬚香稀一摘再摘秋風微三摘四摘秋月嶺頭輝五摘徘徊南國
泣羣女歎湘妃六摘榆楊古調韶咸象箾聽來稀七摘八摘復九摘
乾旋坤回羣龍百怪盡屏跡高如海門潮水飛勢壓逝似天河瀉出
大荒零敷滇驟如昆陽戰鬪犀象虎豹股栗亂按機絃似句曲燕飲
雲璈洞簫宛轉降瑤席恍兮滿角恐清夜驚鷹度伐檀斧以起悽兮號
鯨修鯢泉折陽黃花空嗟然信哉阮咸出入琴琶造此法豈用蓬萊

海上騰梭萬里求成連妙得伶倫律呂玄中玄粤從東都官大予洛
陽焚燒到蘆簧杜夔柴玉各有主宋識擊節餘歌舞西朝荀勗親校
來杜夔舊律多不諧阮咸却趁太樂論新律樂節高厲民風衰當時
謂咸神解勗暗解土中玉尺短一米古來成均雅樂竟沈沈幸爾故
塚阮琴傳到今嗚呼今樂與古樂辟雍老儒悲絕學桑濮巴渝日已
繁會純繹俱縣貌南風久不生鳳鳥久不鳴欽君四絃我耳清天
下耳根無正聲

蜂分

白日照我牖羣蜂亂飛颺胡然立國邑意各擅侯王細腰峙窟宅修股負橐糧搜尋百花叢吮飲靈露漿長雄據要劇孫子孕蓉莒班茅寧建杜姬隊欲列彌秦年態親感強壯遽分張唐朝富丁口寬狹或徙鄉嗟茲大寰內豈是爭鬨攘物生豈不微翻擾遘其常龍伯數千丈巨軀果何藏鵠人僅三尺么麼具冠裳肖翹本殊異性命可比方中心苦見役外患復難防當時一到製存處遂披猖梧圍實酖毒突吳發刀槍龍號聲殷雷虎關齒嚙霜紛紜彼楚漢彷彿此燕涼螻蟻尚有知槐檀互相攘螺蠃視它蠢銜泥穴柏桑夫機久已滅世網孰爲羂委形混衆萬覩物詎能詳歲寒野草死寒菊弄餘芳羣蜂我爾恤矯首慨以慷

客夜聞琵琶彈白翎鵑

白翎鵑東海來十里五里何攘攘一飛飛上青霄際再飛飛墮黃沙

堆少年曾名鷹齊出跨駿馬放鷹一馳躍與鵑相上下身佩木弓射必命中中疊雙蹀血芟毛天欲雪摩雲壓草地多風衝突三邊有意氣指揮八極無英雄白翎鵑西海去千里萬里何軒翥一飛飛上賀蘭山再飛飛過鐵門關少年頓強兵乘勝即轉戰戟頭吹火光旗幟舞秋棘手持生鐵刀空城馬作羣死塵麋鹿窟處避角貓躑躅向人號收拾鷹輪奠郡邑蕭清早獄靜波濤白翎鵑東海西海都馳霸太常召見日月山治定禮行功成樂作大雅清商久寂寥鶺鴒遶逝多弦索上林花開早浮鹽榆塞葉落終洞海一聲高一聲低一聲懾懦百虎豹一聲束縛千鯨鯢白頭漢士問先拍青眼胡兒聽邪啼君不見東崑崙羅黑黑開元絕藝傾一國若逼睹我白翎鵑二十四絃彈不得

陳彥理昨以漢石經見遺今承寄詩索石鼓文答以此作

積山先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魏公世藏資州本金石錄中遺散亂當時愛奇巧收拾筆畫照回映雲漢流傳到我乃不遠虬甲鳳

華五嶽都玄黃赤白擁趾髓列仙山澤或瘞靡瑞不爲孝徒區區天
寒歲暝霜霰踈愼終追遠在我儒匪丹伊青緬此圖後有過者倘式
車

題天台山張節婦卷

古人重首教夫婦係民彝自從初御輪禮有親結縭百年主家室中
儐務倡隨溘先苟不待從一幸無虧世遂日趨下貞節誰肯拮於焉
見萓蒯早歲哭總帷荼毒守几席惡笄毀容儀旦夕執酏奠春秋動
悲思病姑坐堂上躬養我尼匝稚孩倚牀側慈訓我書詩奉老當以
終撫孤敢如遺白頭誓不爽黃土詎有知我生何惻惻我死迺吾期
惜哉歡娛際捐我少艾時鸞鏡塵已蝕鈿金淚還細史曾獨不煒春
裳忍爲私因之念三季似此實女師谷風或棄背行露且陵欺詠歌
可勒諷開卷益嗟咨從來桑濮地不廢柏舟辭

題彭雲溪南安節新建東坡載酒堂

南粵故墟望竹鄉東坡舊遊海渺茫疊山礬水環爲疆生黎熟獠共

翔翔良辰勝日銜柸觴踐蚰茹蟲螘腥蒭前列荔丹與蕉黃我媚英
氣壓四方自來金馬與玉堂豪邁絕俗觚槧將雄跨九州若毫芒唾
視一世孰雁行顏馳蹇剝白首郎趙壹坎壈抱剛腸天欲勞爾使望
洋一身去國不得藏山川烟霧與取尤詩名道價極煜煌有美一人
婉清揚俛仰陳跡闊新堂崴時桂酒酹椒漿殽輪羽蓋顧蒸嘗和丘
鳳鳥翼方驟汪野龍魚負聲囊嗚呼使君漢循良鳴呼使君唐辭章
高山景行屹相望一時短矣千載長超然被髮下大荒

貞女引記予所聞於蘭溪錢彥明者

北方有達者官守託閩墻一笑侍盟樑千金得嬋娟晨歌雲母幌夜
舞荔枝筵春桃獨不豔秋柳遽無年於焉榛笄毀遂以槓櫬遷音容
詎可睹涕泣空餘漣墓隧但未殉牀第更誰妍越鸞悲掩鏡齊雉痛
鳴弦人子當盡道妾生敢移天手澤尙不忍家風豈其徵吾何惜吾
在水富豪僅藏蓄官府更急糧貧窶徒黧餓妻子易荒鄉散行向淮
江下流滸疏淪久無人淤汙與海絕東風一鼓盪暴雪如頹城屋扉
蚌蛤上旺吠魚龍爭嘉種不得入種亦悉爛死民事何所成食天俱
客來自吳土示我吳儂言吳儂歲苦水謂是太湖翻太湖四萬頃三
江下流滸疏淪久無人淤汙與海絕東風一鼓盪暴雪如頹城屋扉
在水富豪僅藏蓄官府更急糧貧窶徒黧餓妻子易荒鄉散行向淮
壩陋處拾稻粟雖然這鄉土恐可完骨肉東吳本富盛數歲偶凋殘
世非欲薦絲官曷任虎冠國家自充實財賦有淵藪給復當我及安
時時數釵珥處處開稟氓心堅務玉白鼻截愧瓦全指波著重誓抗

寧到雞狗何人識河渠荒政固有典水利後有書龍蛇
方未蟄鴻雁尚在澤縱令可還定何計免溝壑何時木幸退我得刈
稻禾水退泥盡出草屬更撈蝦我思告朝廷來歲不可待毋庸水爭
地便放江達海客今聽我言我欲解儕憂所爭但一水民氣庶今瘳
自從唐季來吳越無兵械至于宋南徙澶淵此都會大阜連阡陌居
第擬侯王錦衣照車騎玉食溫酒漿居然甲東南遂以侈濟侈捄克
自此多凋瘵亦以起天寧不汝恤有此木瀆涇要令沃土瘠民得生
善心豈惟生善心且用戒捄克采詩覩民風願跡太史職

題毗陵承氏家藏古錢

我觀泉志頗識錢古今錢品不一傳歷山鑄金史雒紀泉府職幣開
其前五銖半兩日以變榆莢鷙眼爭相緣重輕子母信有制周郭肉
好俱完全吾知聖人利世用要在百貨得懋遷農夫紅女寘不易尺
布斗粟儲為淵藪哉後王弊自此竟使匹庶握利權剪皮鑿鍰僞莫
禁執籤隄麗慳稱貿國儲何當調度足民食剜是蠆盬先澄交鬼神

欲著論臭銜窗貴仍開廊冶卒銅工各鼓鞴偏爐盜鑄多煙娗一朝
變通別改幣餘盡沈朽徒埋船承君好古此收拾實玩有若編珽然
大貝南金特醬厚元圭博璧同映鮮漢官受一漆盤晉士掛百酬
栝棬白水眞人笑有識上清童子猶非儻古錢勿用幸久聚古貨難
責空精甄時能撫摩却穢蒙伞與饕餮收饞涎世間萬物褒可盡牀
脚一發跡欲顯試看營室鍊星處何似揚州騎鶴年

送宣彥昭北赴京師

北年春風來我已送子兄今年春風來我復送子行大江多波浪雨
雪塞路程老河貢粱楚忡凋割蜀清梁山匪為粱荷藕欲抽莖漳流
直達海葭茨莽縱橫飲饌去鄉異市逢寒食錫遊從到處闊騎驄上
林鷺帝都示四方賓客聚百城白獸耀戟厥紅纛擁旗旌仁見須壁
馬再談遷公卿終然鳳鵷集恥作鰕蟹并況子昔我學自期可俊英
平時擁硯匣盡夜對遨檠古今更成敗舉舌即深評北南幾水陸肆
意勿遐征子兄特精幹胸次有甲兵被服抗俠窟蹈攀接侯鯖笑披

知爾能携一短笻寺前突屼定何峰九天鴛鴦來飛鶴三島樓臺守
蠻龍閑欲嘯敢先目往病嫌登陟轉身憐西源山石東源水豈但渠
家有赤松

諸暨北郭潘節婦卷後題

天地昔立極聖人本有防辟之制洪水漭蓄以為常不然遷汜溢隨
處恣披猖終將大節撓淫我彝倫傷南州彼何人北郭得新嫦盛年
喪所天臨鏡毀舊妝春秋奉饋祀暇乃治蠶桑豈惟育稚幼抑且禮
尊嫜尊嫜日已老稚幼儼成行託孤生當盡從一死則滅乘時或棄
背倪嫁更衣裳疇悲膏沐容畢命松栢崗世人如輕塵風至即飄揚
我身類完玉火烈愈耀光自來營葬送會不異姬姜毋寧窈窕化孝
敬著一鄉一鄉尚謂狹千載願不長吾其撫野草可但感嚴霜起操
縢閒瑟彈作雙鳳凰鳳凰不再下寒月照屋梁

送鄭浚常北游京師浚常浦江人其家自沖素處上游至今九世同居人以一家三代稱焉

治世日少事朝廷正求賢信哉男兒志觀此萬里天一行本不易當

路即翩翩規朋送糗糧儻從戎舟船自裁適時服年貌逞餘妍起吟俠游傳賓客務相先功名抗雲表氣概貫斗躔心馳上谷翠望極黃河壩向來全燕地碣石遠相連只今帝王都閭閻儼在前嵯峨廣寒殿嶕嶫神嶽鎮金陂水流雪翠嶼花滿烟楊柳十二街人家競鞦韆騏驥入尺龍宮薗燿鞍鞴炎煌許霍勢燦爛春嘗權傾身斷風動炙手遷電庭奏書善衛翼希寵巧舉緣匪文設禮律伊武學兵鍛牛毛豈不多麟角獨爾專屠狗或隱市探驪盍忱淵世方重孝義瓜瓞況綿延家規既建立門榜復旌鐫族居且百口儘指亦及千跡茲乃政令得不貴貂蟬吾知魯儒生文物但炳然美哉萬石君惇樸最可傳須令便編棄勿直待覩穿歸乘使者傳踏封別時筵嗟予日以倦一夕三四遷病餘兩足弱無異夔憐蚿治田徒欲疏服賈特羣犖里閭不過此磨滅晴能鐫

愉東泉學道止酒自書止酒詩座右戲寄

何故欲止酒自吟止酒詞酒何負於人杯杓還不持我雖不解飲見

飲輒喜之何疑酒亂性屏去無醇醪乃言執道要危坐息葬馳行思駕羽輪久矣夢肉芝風鸞守爐鼎龍虎擅崛奇狂醒不我毒痛飲非吾師終然彼先酒昔者祀狄儀笑揮金巨羅倒著白接䍦常人溺妄境世慮動棼絲爭如醉酩酊得旨慁希夷神仙劣多幻狡獪無不爲遊遊市合長調謯酒家姬唱歌便嬛嫚冠珮任傾欹吾知麻姑過解與陽都期惕哉學仙侶身若槁木枝云胡千瓢蟲政類斷乳兒歡伯却恨訴麴生亦嗟咨丹室尚恍惚醉鄉終棄遺萬一君上天酒星恐君疑抑且君得封酒泉併須移竹溪清風處栗里落照時二子覓不飲千秋長若斯

柳博士寄詩張如心朱仲山方壽父蓋憫鄉紛之洞痒而嘆友道之寂寥也借韻和呈

憶昔戲賦蓬萊宮蓬萊聖人日月容雖隨賢材集北闕竟與隱逸歸東蒙朝耕暮耘但力稿糞藿飯菽空尸饗俗方同流晁踦躅圄有歷騁聞颯颯遨遊自知喜俠行學業何得親儒宗多年僅守薛荔兩昨夜寢臧梧風私嗟洋芹幸可采況復鄉梓宜吾恭斷然祓滌洄異鵠爾孰謂靈光同略去皮毛馬埒貴買餘角距雞塒雄似公謂明特造理愧我篆刻眞雕蟲前修近自數粵謝大耋達或傳淮冀與胄終推道德富銘功更許辭章豐惟其草玄志準易肯以乞巧比送窮孫康雪槃敢我廢雷煥星劍須相從當今耆英詎幾在獨不教載緊吾逢千里黃河屹砥柱一聲霹靂鞭羣龍

韓吉父座上觀漢陽大別山禹相圖

大別名山如伏鼇大別古相如立猱蒼聞夏后手所植直軋南國無蓬蒿洪水曾當滓洞極聖躬乃此胼胝勞乘舟荊衡地可盡作貢雲夢天爭高一時栽樹託所歷千載摩撫緊其遺本根盤拏屹鼎扈枝葉挺拔森旌旄礙日吟風聳楚阻欺霜傲雪鑪秦鑿夜行夏首影弄月曉饑鄂渚聲吹濤信哉冥靈欲等壽材比杶榦終稱豪屏除榛棘虎豹泣鎮斷夔魍蛟龍逃匠石徘徊却喪斧簫工聽罷不忍伐嘉木辨爾雅但惜芳草遺離騷平生環轍苦未到幸此畫筆何從操

豈非神明讓正直使在方漢雄城壕樓桑出牆高久特巨櫟蔽社猶堅牢惟茲所重有聖德坐見餘物眞秋毫自來劉李富宮室命下荆蜀刮土毛一榮一枯驗世道勿翦勿伐臨江皐瑣瑣常人溺妄境世慮動棼絲爭如醉酩酊得旨慁希夷神仙劣多幻狡獪無不爲華慘淪蒼梧號逖然萬古萬萬古西望嘆息同霑袍

寄吳正傳

日晚天寒攬轡袁西南目盡灘江流養生有論空成嬾招隱無騷却好游雁鵠吟風燈照几蛟龍躍雪劍鳴鞘平生自笑飛騰暮幸矣心猶與道謀

觀莆田劉公掖垣日記後題

炎正昔中隕王者遂南服四明有史氏三世秉國軸人君恩稠疊沮父勢熏焫傾家幾攀附快意即誅戮幸茲遭大變何苦圖起復雖然承天寵得不覆公餘諫官奏疏上胄子伏闕哭所當終衰絰弗許觀黃屋時惟我劉公草制方僵宿掖垣備日記宸聽煩再瀆相門恆出相耕釣亦可卜國事非家事孝忠同一躅北風吹天地滄海翻岳瀆

浩也議不戰長江境彌賊彼萬乃弦强名閫將鹿逐夾攻既通使懷
算豈遺鏃指麾及燕晉洗蕩到疆穀兵威偶小振相業竟難續宴安
爾江沱顧擅我茹執人材遠如此王氣合終鎌從來論國是獨不懼
禹復蓋棺久自定荆棘忽蔽目望斷入公山功高九州督回首百年
間遑哉遷固錄

樓彦珍北游京師予病不及往餞歲晚有懷并寄彦昭浚常

日晚北風起少年方遠遊徘徊上谷窄眺望黃河流崢嶸十月冰朔
色壓九州熒煌大明殿御道接龍樓時巡向鑿水臘雪擁薊丘前驅
鸞鳳旗後乘貂鼠裘倘食豐宴飲教坊樂笙篌百官散城邑駝馬盡
歸休自今帝王都想爾觀覽周却疑書傳問不謂秦漢優何家非許
史無客不枚鄒投轄即雨集揮袂遠雲浮東航扶桑陰西笮崑崙阪
變化指顧異勿羹立言收文物彼洛祓土晉吾越謳私將竊祿志勇
赴隨陽謀隨陽即澤雁竊祿豈梁鷟美玉獻劍攜精金鏤希轉出門
亟裝束行路肯滯留布華謾老臺鄉里惟田疇功名幸一遇蠖蝗尚

公侯學問敢强飾黍稷待勳耀當令竹帛上直與先達作毋使螢燈
光肅然寸草秋嗟予久抱疚餞酒弗及簿念爾忽萬里征夢或見求
宣生顏俊逸鄭子復綢繆趾高有捷步胄正無昏眸早看拜家慶共
許動宸旒傳車定不礙關鑰便若抽杏花開郊錦楊柳滿陌頭去時
小兒女來詫眞驛騮

偶閱昌國志賦得補怛洛迦山圖

甬東東際控東荒蓬萊北界跨石梁天風吹來黑水國海雨灑過青
龍洋寶陀山高此孤絕善財洞近爭巉裂黃金沙土結香雲白玉樹
花飄瘴雪扶桑島上接鰲人棋子灣頭望馬秦安期先生脫赤舄羨
和女子扶朱輪晨鵠鳴聲日覩立老蜃樓臺潮候忽釋迦方域舶船
通婆竭世家宮殿濕君不見海人稽首扣海鮫鮫鼈不動護仙衣紫
竹旃檀何處所毗陵頻伽獨飛舞

送俞覲光學正赴調京師

昆崙東南馬九州山高海闊峙以流齊秦相襲一分丘梁魏何有眞

炙手既可熱重李果何光史文幸明白忠死斯不忘蕭然北風樹爲揽鐵石腸

脉望

天地常育物爾何爲蠹魚形不在澤蠹我萬卷書於茲亥豕間偶值神仙字咀嚼以百餘變化何容易多應直如髮亦或圖中規天星必降氣卵望固不移惟人萬物靈耳目鼻口具會不如彼蠹政由不學故童牟使有智白首尚難精人書兩無涉物我每相爭誰其希聖賢竟白雄双虜聖人不汝棄使作蠹與蠹太虛但一理元造豈停機竹蜩因雨蛻橘蠹得風飛神仙非凡人物化乃罔測何哉我瀛蓬獨不插羽翼張郎不解事强欲學神仙醉生且不悟夢死更茫然起看蠹魚飯明月秋滿几攸毋聽我歌笑倒抱朴子

同吳正傳詠龔巖叟小兒高馬圖

北平爰臂久不侯伏波髮鬟空持矛弁州小兒十歲許雙足捷走真驊騮金鞍玉勒絲轡絡肉鬃風髮雪斷鬐郊衢一躍自矜驕血氣未完先蹴蹀漢皇神武駕英雄西極飛來入尺龍城東鬬雞爾尚可積外鳴劍吾無功初陽却照長揪道白髮奚官泣枯草悠悠翠蓋與旗老矣驊騮那得知

浦陽十景

仙華巖雪

手倚晨扃一渺漫山神擁出玉嶙峋光侵道者祠星室跡破樵家斷藥堙石笋埠空穿宿瞑天機織素掛餘寒俄然喚醒西南夢怕作松州徼外看

白石漱雲

獨上南山最上頭朝隮一點便成秋巖腰動石風初起海眼輸泉雨欲流蜥蜴舍珠光照夜蠹蠹捲鐵黑沈秋明當去挾騎龍叟直到扶桑第幾洲

龍峰孤塔

老眼前頭尺五天眞龍角上正攀緣規模白馬馱經過想像玄鰻護塔眠梵唄將回知磬絕神珠欲隕見燈懸何妨寡坐初禪界蠛蠓紛揽鐵石腸

脉望

天地常育物爾何爲蠹魚形不在澤蠹我萬卷書於茲亥豕間偶值神仙字咀嚼以百餘變化何容易多應直如髮亦或圖中規天星必降氣卵望固不移惟人萬物靈耳目鼻口具會不如彼蠹政由不學故童牟使有智白首尚難精人書兩無涉物我每相爭誰其希聖賢竟白雄双虜聖人不汝棄使作蠹與蠹太虛但一理元造豈停機竹蜩因雨蛻橘蠹得風飛神仙非凡人物化乃罔測何哉我瀛蓬獨不插羽翼張郎不解事强欲學神仙醉生且不悟夢死更茫然起看蠹魚飯明月秋滿几攸毋聽我歌笑倒抱朴子

同吳正傳詠龔巖叟小兒高馬圖

北平爰臂久不侯伏波髮鬟空持矛弁州小兒十歲許雙足捷走真驊騮金鞍玉勒絲轡絡肉鬃風髮雪斷鬐郊衢一躍自矜驕血氣未完先蹴蹀漢皇神武駕英雄西極飛來入尺龍城東鬬雞爾尚可積外鳴劍吾無功初陽却照長揪道白髮奚官泣枯草悠悠翠蓋與旗老矣驊騮那得知

浦陽十景

仙華巖雪

手倚晨扃一渺漫山神擁出玉嶙峋光侵道者祠星室跡破樵家斷藥堙石笋埠空穿宿瞑天機織素掛餘寒俄然喚醒西南夢怕作松州徼外看

白石漱雲

獨上南山最上頭朝隮一點便成秋巖腰動石風初起海眼輸泉雨欲流蜥蜴舍珠光照夜蠹蠹捲鐵黑沈秋明當去挾騎龍叟直到扶桑第幾洲

龍峰孤塔

老眼前頭尺五天眞龍角上正攀緣規模白馬馱經過想像玄鰻護塔眠梵唄將回知磬絕神珠欲隕見燈懸何妨寡坐初禪界蠛蠓紛

深裏江源

半遶山根但一窪眞源鑿破杳無涯清澄蘸或於陵圖窈窕靜猶博望搓積雨衝隄竭自國微煙罨渚鷺專沙欲行復坐皆雲水只屬騷人與釣家

昭陵仙跡

一掌嵯峨是玉京連峰欲向鼎湖傾高張繡座龍隨下靜擁珠軿虎

獨石白雪松扉雙立影青風藥井倒次聲長歌爲問西王母却把荷花與送迎

雨晴

久雨雨不絶長嗟春暮時梨花一片雪楊柳但青枝日出散我步閒雲結幽姿山嵐撲小屨調水激中抵對景且歡樂逢年須軫飢蕭條併日食暝息東門慶抔掬幸可拯移栗將嶕移更商自有計錢虜巢何私物情正懍懍淫潦乃見欺窓瓿本汝舊美夢尚今茲我生頗好古當務獨不知毋寧坐復起得誦書與詩古人不我待去矣安能追我不識古人陳言果爲誰撥書既自笑撫席更深思逖逖千載後此心誰我期

盜發亞父塚

楚王昔尊楚亞父楚人今發亞父墓南山鑿石下懸棺寶氣燭天知劍處當年奉劍重瞳光左右縢走諸侯王劍鋒指秦柄奪漢梁楚鬪作馳兵場起撞玉斗唉豎子戰因烏鳶骨螻蟻烏江得死不得葬憤膽終不死東陵老盜曾膾肝丞相摸金仍置官大儒揮椎小儒唱奇寶拔岩蛟龍寒君不見秦皇一死驪山改亞父猶能數千載我今豈識亞父誰鳧雁秋風散銀海

劉龍子歌

劉龍子龍子出山龍母死一雙赤鯉腹來多玄黿獨戰翻天河山頭一種楓高不得楓葉落波秋正黑潛游蟹斷島無人飽啖蝦鬚攸作國巢湖龜眼看欲紅邛都魚頭鬪爲宮絶磴懸梁但一勺雲綃霧穀餘長風劉龍子龍子爲龍猶念母梧江沼海歸何所硯中墨水吾乞汝

昨夜蛇醫送飛雨

劉仲卿上昇歌

金華山金華山有古洞天遥聞射聲何校尉憶從修煉得神仙神仙之人本英傑老弱移家家洞穴乘軿曉結芝草實擊節秋飛鶴翎雪溪間白石齒齒韻畔赤松無枝呼鹿不逢玉女收羊乃見小兒嗟淵高兮高若崖嗟洞深兮深若井中心一念能滅情夾脊雙關遽朝頂

七月十五神仙來天樂自響石廩開風伯吹塵萬萬里月光幻出瓊瑤臺玄霜寶露瀉一杯麒麟鳳皇兩徘徊上壽等天地下壽直到考與台扇然被髮游蓬萊

簷下曝背聽客話呂安撫夏貴雜事

老翁曝日坐頭髮亂如絲歷言前朝事恍似震業時東南立國久天子重西陲長江一戸限鉦鼓破干熊羆呂家好兄弟身擁襄漢危圖深救不至望絶但孤師戈兵空鶴鄂部伍何魚麗居民併胥戰結束類鮮卑敝車燒樓櫓斤斧遽已施摧場謾互市軍壘竟登陴夏貴本小校戎行早驅馳當街苦醉酒祖戰受鞭笞雙瞳夜照路面刺鬪鋒旗積功到大閫綾詰疊若抵休憩乃得見感激有涕漣英雄顛川術血死剏敢餅上流忽以潰淮遽屹不枝終同祖約走恨比劉琨雖無湖十三萬鉦鼓且棄之人力不至此百年知者誰

衛將軍歌聞有得漢衛青玉印者賦之

昔聞衛將軍起自衛子夫妒爲皇后弟爲奴親提漢兵北擊胡旌旗劍戟羅熊貔指麾六都良家子輪給三邊幕府租血流余吾斷斤候魂駭老上燒穹廬天子召見錫印符行行歌騎吹凱入都椎牛釃酒啟鞠羊饗士論功縣爵頴平陽故侯丈二受寡主恒悵膝走趨兩兒佩綬光耀軀外城內煽絶代無荆玉寸方溫且腴古文繆篆姓名俱蝸尾壓紐巧盤拏楯鼻麼墨急撥書史傳數紙長山如王侯樓蟻但須臾土花苔葉空粢糈何人手會秉釣磯何人身已返隸拏昔貧今富鼠作虎昔富今貧鵠化鳧感時撫舊嘆以可淮陰鍾室彭越菹良弓狗烹不誣衛青玉印千載餘珍重漢皇宏遠摹

五洩東源有地度可十數畝後負山前則石河如帶幽負深窈蓋隱居學道者可梁室偶賦一詩屬陳彦正

越中五洩古名山東源峻嶺空雲間老石峻嶒欲見骨天河瀉破蒼苔灣蛟龍縮身似蜥蜴魑魅出沒司神姦雷公一聲忽下鑿鳥跡不到猶垂閟青華仙眞舊治所碧落侍從登清班穴疑綵發據一柱戸想鋼獸銜雙鐶鳳啄鼈鞭白羽璀芝樓蘭閨朱壁殿梯梁未絶或可

值洞府淺遠多愁顏鄉會蓑衣得揭涉別擬鑿徑通茅宮覓弘願占
十數畝夏靜粗覺非人簀瀾流帶縮玉簟繞砌翠聲擁花爛嬉截斷
豎崖與世隔構成棟宇寧吾慳陳君孝常有道力況此跰步臨幽溪
虛室光明白不動寶爐温養丹將還丈夫出處我已定馳字早寄孤
飛鵬休拘鳧鴨併漲海遇有勝處同躋攀

樓光遠家觀宋紱景德鹵簿圖

東朝盛文物四海極豐富粉飾郊祀間馳驅漢唐舊奉常夙有掌鹵
簿列前後車騎麾飛黃戟盾服錯繡啟胠龍虎動罷衛鸞鷺嵯峨
屹丘岳灼煸羅星宿陳兵吉利隊擇馬駒駿厩嚴須呵入神喜欲抃
百獸祖宗所繼承宇宙徧包覆上公敬執鑾天子親獻酎靈光旖旗
林縣典禮樂圖威儀一以整瑣碎無不究時惟正垂拱國幸息戰鬬
玉策恐人聞舟書疑鬼授紛紜務欺阿制作窮刻鏤老幼咸駭聾穹
元總欽臭中誠遏根本外貌特膚腴封寧重磁繩饗或貴型簡居安
昧危機致治啟飢竇文華終耗財武弱益招寇雖然喧一朝孰得燕

親入室操戈攻喙吞蛾驚厭埋家難遠鳥慳囚辱兵氛昏人天小果
豈不有宇宙缺醫時能藩一朝佛出救不得獨海擾作黃河渾傅公
家居白天屬時復耕耨不憚煩朝廷聰明顧不及塔廟湧出如雲花
長干空迎佛爪髮滿國欲飽民嘗犍羣僧無功併仰食我佛獨不憂
黎元惜哉後王永不寤前後喪亂可一轂後民皆鵠復未已拱手禮
跪騅肩跟呪曰波瀾豈視蛣禪心寂默猶拘猿終然百欺幾一遇世
俗瑣瑣若何論

題方景賢護法寺壁枯木竹石

山從崑崙西北來北經黃河積石到湟石南亘青城峨嵋萬里壓南
獄天台南狹山頭夜見日天台絕頂下視東海如一杯林仙奕壇門纖
篁掃雨翳翳神丹鼎冷老檜拔出號風吼雷就中一片頑皮凍骨
老石塊勢若千百歲後突兀偃蹇角起相礎山人前身本在南嶽祝
融峰下住踏上天台石橋看瀑布東峰月上學寫影山梅野魅哀號
涕泣愛惜枯樹白道猷杜杖莊開蛇口起不得蛟子龍孫盤旋糾結

蹇滿行路視泓一瓢淡墨水漲作玄雲黑雨歸無處槎牙矛蒙蒙
茸茸蜻蜓翼薄但如穀蝗蜮腎碩欲張弓盤根錯節蝕倒千尋樓櫟
蠹枝大葉蔽殺三尺蒿蓬崑崙山前回龍顧祖有此勝絕景覩史天
上天光照著下土境界缺觚鑿鑿不辨西東東海老仙笑上面桑田
海水海水桑田翻翻覆覆眼曾親見秦皇漢武修宮廣室盡寫巴蜀
材大如梁柱小似薪標何嘗識遍帝令混沌七日死天下盲聾兒卓
悅見射戰未罔神龍有力時飛入長安城中戴宮殿

金華山游雙龍冰壺二洞欲往朝眞洞晚不可到

金華三十六洞天高崖巨壑多風煙老石斗竇寒鳴泉鑿花鐵樹森
戈鋌鳥獸絕跡鬼魅瞰清茲窮篠巢神仙虛泓嚙壯墓顧然怪鑿新
落闥屋甍涼颸倒輔喻欲穿凍乳冰髓偃就船榮光燭冥竹疽糞積
蘚蹬層跋却趨危棟結宇深扃鍵曲房密閟極遷延困倉欲稽列町
曛檛架輔捲冠裳懸鐘樂鼓簨此不遷形霞寶蓋燭熒鮮裴幢舞節
恍後前乖龍天矯角鼈全穹龜絡蛇白以玄狻頭象腳伏獅豬蟠蛉
誠恩愛生離寬臺城羅天或死守虜騎乘豐眞游魂幸災樂禍却圖

蝕月因車滲窶霜霰雪凝貞鉛靈溪流潺截中邊祕穴漆黑蹋背肩神開峻拒亟我旋暗井瞰腹抱豁圓仰竅斷絡喝或顛妖蛟產蠅滑吐涎冰簾洒空萬琲聯馮夷海國諸爲淵窺覘欲下手足拳脈懼咋舌恐有徂谿其奧室別據顧鳥蘿藤蔓亂糾纏蝙蝠翅股卄復翾蜥蜴弄電窟宅專梵質蕃仙蜚踔蹋蹇纔珠珞窮雕鐫犄英象物得氣先上踞下伏總一甄鑿磴陟絕愁攀緣嗟子學道苦未堅起寡昌陽望延年乾堪坤輿自方寰稟生受有吾拘攣羽毛鱗介正或偏飛潛動植過百千宮居竄食頻蟦蜂酸醎淡澁朽臭羶揚鑑照面盆削嵏運劍割腹猛潸瀺貪羸醬厚務死權息黯補劓吁誰賢我疑神仙住瞰瞷黃庭鬱璘內景蜕关蓉城關麒麟騁蓬萊樓閣魚龍鞭服闕賣瓜俗骨痊道華啖棗彭仇捐白何炤燔踏斗躔滄海脫碎覩桑田盍獨罔此使世癲找上我笳還鍵延尊鴞開三洞薄八埏翩然面鴈鶴與

景陽宮登初陽臺謁抱朴子墓

人生擾擾問頗覺天地窄我憶抱朴子高臺睨空碧初陽山山上照破萬古石丹光動鼎鎔霧氣浮冠舄遺書上下卷道妙或黃白老衰及病瘦辛苦爲形役豈伊鳳變姿終以狐兎宅尸解本無形肉飛寧復跡鄭君會有傳勾漏忧所歷棹子倘可問稚川特未隔幽林來魍魎缺井守蜥蜴神仙果何人海岳長戲劇世傳老聃死吾謂方朔謫虛墳誰所爲怪樹獨悲激滿前湖與山秋色落几席因茲些爾魂目送雲邊翮

大佛寺問秦皇繫纜石

手撫一片石昔爲滄海濱始皇或繫纜萬里浩無津世聞本妖妄何處有仙眞蓬萊不可到弱水空颯輪徐生忽以去方士先避秦童男童女五殺雜貨珍島嶼止不返蛟龍化其民非惟長年藥永閟戰馬塵人君却未悟望望轉東巡山鬼覺將死海魚祠作神侯生奉圖籙誡諫極所陳驪山閟鼂雁金槨竟沈淪措茲鑒不遠遺跡留千春會載樵石齒亂鑿午紺花吹濕香琪樹動幽幕何哉廊落洞得不精靈聚長吟空久我曠視渺今古候神軒轅久藏簡宛委暮老簷雲倚

仙多謀人

湖北岸小寺問參寥泉

古寺湖水上寺門但菰蒲一泉湛如玉巖骨早不枯粵從參寥得與蓋壖俱東坡或茗宴西嶺猶松竽人誰問詩佗世頗笑酪奴瓦鼓縱然在木瓢知已無汲古宜汲深塵心非轆轤別譯勝別味俗舌空醍醐老宿久不識香灺冷宿孟卓哉郡太守遺像擁眉鬚閑來試我酌霧雨變須臾尚持金芙蓉便踏赤鯉魚

戒珠寺後登葴山謁王右軍遺像

小立天地窄前登萬山阻越王采葴處秋綠空榛莽古祠復何人遺像寄梵宇棚老題扇橋荷香弄鷺浦典午當衰亂神州淝淮楚經略欲馳兵保障期按堵姦溫多大志誕誥却浪許護軍曾參綜牋疏極心膂廟謀不可勝野戰徒爭武內外未協和英雄豈豪舉泗口聊進屯誰城遽雄沮事勢日趨吳朝廷孰撐柱去官寧忤違誓墓獨酸苦父子但法書功勳總塵土青綃每收拾絲筆餘圖譜草隸俱入妙雲

龍蛇掀舞崔蔡須抗行羊殷特奴虜一慨或有識野鶩紛雜數平生

破布被謾以指畫肚起扣故墨池長鰓戰風雨

射的山龍瑞宮問陽明洞天洞蓋是禹穴

意行得古洞忽到陽明天人傳是禹穴愧我匪史遷上摩青冥出頳作芙蓉巔下開巨石窟鑿以藤蘿纏自昔乘四載於茲理百川岳瀆通脈絡蛟螭被拘攣眞長或可待宛委空風烟衣冠竟一突簡札猶遺編世間後百世龍鬼巧相挺安能洗滌盡却見鴻荒前惜哉不及恐此復偶然黃庭或祕景絳府尚靈仙精英倚怪木狡獪戲神泉無論鳳文鳥肯降狐鳥筵長嘯望天末白雲亦年復

次韻胡仲申雲門紀行

會稽多名山乘興我欲去忽携一日糧便踏青蘿路前峰如鴻鵠後嶺類鵝鸛吾知杖藜問昔負鞋韤句有湖但一曲天影餘秋宇有涇會載樵石齒亂鑿午紺花吹濕香琪樹動幽幕何哉廊落洞得不精靈聚長吟空久我曠視渺今古候神軒轅久藏簡宛委暮老簷雲倚

龍冊誓當凝[illegible]亭了如初筆塚將化土同拠若窟泉靜藝相壚務
荒涼相依安結願賣[illegible]紛其塵路改世[illegible]
縱太迢迢私[illegible]路北作國深且阻關新苦或憂軍練剪如赴復疑
始皇時名師李紹使鮫鼉具尚求僊蛇妖徒也廼沈埋九寶鄙笑儌兩
芒屨交子支道林但我許玄度興亡鳥呼風富貴鬼瞰而機壚幸有
遭盤谷誰爭所行從舊徑坐泊苕溪浦白鶴杳未攀紫騮驕可伍
搜奇木門茲濟勝吾已屢秦嶺或西枝鄠江猶北渚鏡虛忘往來輪
轉繫波住平生幾心期終夜眞夢語桂修方招隱芝蔬不藥癒身尤
出處難地以鄰通塞一目須兒羅門鈸節如樹推材宜鄉里選德固
庠序修名實之者[illegible]動靜有主人思佛可使我謂儒非腐山岳何屹
然事[illegible]急先務執與五周流沮溺却問渡信茲我孔孟直不老鄒魯
遠游吾儕俱滄海視東訴

韓蘄王花園老卒歌

蘄王手種紅錦花十載不掛鐵鋌鋸花園老卒守花樹睡著花磚聞

曙鴉白頭白盡身無事古塞沙塵戰餘騎多士如雲足健兒一奇在
腹終憔悴青銅萬緡滿地光寶函矯節賜夷王宮妝粉豔上酣酒海
貨珠琛歸壓檣王家舍兒驚吐舌御府珊瑚碎飛雪口猶乳臭却帳
前雙鐐一翁嗟無捐君不見天下英雄本奴虜左鼻成龍右鼻虎頸
血淋漓思舊鼓史傳沈埋誰比數花落花開幾風雨

觀姚文公集記趙江漢舊事

江左一丸國北兵臨鄂城鄂城小不敵圍墜亟孤婢趙公本儒士皓
首困機槍老身念未死勢肯聚降旌坐隨清野民虜入驕騎營淒其
盡忠義憤使聾鼓鉦長揖上堂階五弦偶鏘鏘獨黃鬚何鮮卑指下倘
正聲中原眞有人大將世豪英幕府喜致汝軍師豈徒驚終然類脫
冤夜即葬修鯨雨日噴欲裂汨羅我同貞和門遽出令還卒復縱橫
扶持返舊路慰勞賜冠纓古今多分潰光嶽極戰爭千戈自有責補
哭合祔京演疇庶不憚經濆孰重輕從知道在已詎用死易生水土
久不守金源遂交撲紛紛戎馬間務以儒術鳴遺經益南徙義理却

後睹繁章僅共往禮樂要抗衡平陽賈瓜畫立教繪國風詩書得箋
疏江漢界律程當時乃世運何士非我槓楚材仍與晉漢學特逃贏
藏劍或徵氣鼓篋須播精熒煌一王事卓犖千載成陸機但辨語庾
信空哀情我且用我法呼嗟我仁卿

讀穆天子傳

我聞昔日穆天子身騎八駿走萬里左驂右服疾風起參百周爲爲
之使巨蒐鵠血飲至齒王母戴勝破奇說春山燭銀燭光煜赤水瑤
池望盈咫白雲歌謠樂忘死西極化人形廬徒清都帝居騰迺止日
月河海眩遠遨變幻疾徐過一指積蘇累塊慌下時室宮狐鳥饌螻
蟻彭虛覺實知者幾蹋天蹐地焉可使我謂儒非腐山岳何屹
著本紀秦皇漢徹睎逸軌燕齊衛士從風靡目熒耳聾狹聽視攻譎
皮膚遺骨髓蟠桃花開照海水生不諧樂死空誄稟生受質鼻口耳
插牙戴髮肩股趾纖毛緝繡鬱芹臬馳騁快意恣游履明璫擒魚發
笑喜彈箏酌酒鏗角徵天眞自然絕憎毀上摩青冥蕩若砥剛風倒

景列星曇下臨厚壤疊若壘桑麻冠帶際龍鬼一身榮子等衆秕四
維上下劇迤邐圖居勢處因虜比東貧縛病動牽掎輦揚恨不鳥兩
翅踟躕恨不百足多浮滬里開曷時已願瞻形骸吁可鄙我披我書
我欲礪思爲穆滿執鞭弭泰山滄海步我跬歲月邁矣我搏髀游俠
者非仙者是流蕩忘返獨不恥長釣化龍機化鹿芝草琅玕森花蘿
我來丹臺迓仙史迄觀八極從此始滿天白月無塵滓

題畫墨梅

北風吹倒人古木化爲鐵一花天下春萬里江南雪

題趙大年林塘秋晚圖

老景青黃筆底收晴鳧冷雁共汀洲王孫畫學空花竹不到銅駝陌

上秋

古屏上宮人戲嬰圖

我愛古宮掖岩巖凌碧空美人掃卧殘月愁籠小鬟捧香立飄作烟篆弄嬰偶一笑舞鶴邊來同新花正茁書側手砑繁紅亦有雙蛺蝶踉蹌撲深叢豈其聖賢書行曼曾未通儼然祕笏具憲紫早稱湖云胡歟汝內但取華厥躬塵凝孔鸞扇綉盤鸚鵡籠縹紅爭旗鼓出大雜冠童凡諸戲玩物色色各論功太平忽已久天地迴春風能琴禮序雁絕茹詩歌盍常嗟汝齒壯得不苦乃公却令十六院弗及少從戎心知一以痴鼻息徒長虹世故多變易家居果癡聾惜哉歲月老干羣吹篙蓬爲撫腹下玦烏啼洛城東

粵山白鵠陳彥理同賦

粵山白鵠何銕銕今所驟見古所談滿地蓬蒿出復沒凡禽豈或同披戒涼秋黃鱗雜赤虎旌幟鄧蜘蛛上元三角輦閶命亦來游玉女鴻鵠邪何天然有此潔面以日浴無餘黔金精煉成向月窟編夜飛列左右容睥睨如流神光乃上燭衆樂發空謳益易尚可化奢淫直過陵霜潭靈須駕河恍若一靜欲繞樹驚能三玉曰藍橋質已蛻霓裳仙

雲水嚴神猶酣休徵不使畢弋得翼羽未許樊籠詣性玟終隨處士傳音和盍趁彌陀龕鴻雁塞門但鄉北鳴鴻裸壤空思南晉人禽經此或載蕭氏瑞志吾將參倚如太古至德世謂巢可俯驚可採投詩與君且一笑幸勿細湟兮渠慰

夜聽楊元度說宜和內宴雜事

北風吹庭柯秋士慘不悅頗炎德衰一旦幅員裂當思付畀重但卒驕恣蠻中宮呂沈湎內伎增舞列聖大自鳴箏丞相奏按節奇花入綱運法捆從流徵盡圖恍有見帷薄知甚褻辭寧迴波奏賦豈好色設君心既已蕩國步驚欲蹶妖狐空獻擾倖鼠不塞穴盍令祚河冰變作燕塞雪玉鉉乃一震金甌可無缺由來治亂間一是興亡轍豐侯早著戒褒姒竟爲厲乾坤獨不大甕盎相起滅於茲閱十葩得不仰前哲

寄瑜國輔張宜之

手披殘編已盡塵山林著我最閑身槁梧可據瞑須熟華泰雖亡補欲真危坐但看燈作輦遠游還覺劍生鱗相思正是多風雨滄海無涯可問津

檢故庋得故洪貢叔所書李鐵槍本末寄洪德器

大地昔未一朔南遂分疆中原久喪亂白刃睒如霜李全本峭強手擁徂鐵槍山東數十城叱作古戰場茫然即斷指設誓如刳羊一朝與旌節正面將假王云何引盜賊遽爾升堂陛豈其弱能立當彼驕則亡日落山海暗羣龍血玄黃陳安偶從吾侯景徒禍梁於人欲使詐在國須謀長大福豈無妄佳兵終不祥誰令送死處竟以抱甲僵漢盤忽已折周鼎那能常吁茲摭舊墨我涕徒爲滂俛仰千古意悲風嘯枯桑

讀漢武內傳寄戴仲游

我問學仙子神仙何所求翩然王母使特降五城樓白雲起復滅丹披戒涼秋黃鱗雜赤虎旌幟鄧蜘蛛上元三角輦閶命亦來游玉女列左右容睥睨如流神光乃上燭衆樂發空謳益易尚可化奢淫直過陵霜潭靈須駕河恍若一靜欲繞樹驚能三玉曰藍橋質已蛻霓裳仙

難拙從知扶廣受或用相梁收五嶽形已祕靈飛籙仍幽毋將劉備命但欲返諸柔一洗狐鳥沮長辭嘯蛄丘向時恍有見方士殊悠悠平準暴海內發兵困遐陬琪花栖倒景瑤草隔玄洲終成泄道要寢使增愁尤鄙夫忽自笑顏俗矣其媮機鬧出鬼蜮利欲生嫫姆昆嵩一萬里得去那能留爲爾追此什麈簪早須投

同瑜國輔題人溫日觀蒲萄

佛者本西域蒲萄亦來西奈何此善畫無或渠所携我曾考其故初與漢使偕上林乃有館葱嶺何須梯天時自不同地氣忽以迷結子且磊磊懸藤更高低先幾日已露薄德不及稽終令白髭像違從雙狡猊從茲故國木伴爾禪家栖幽心恍有得爛墨研爲泥宜哉一揮灑灑若無町畦依稀可少莽變作天投蜺萬古空朔色南山竟朝踦畫工何遑品游戲徒筌蹄豈伊吾無人何往非耄倪豈伊吾無物桃李總成蹊此皆外所產敢與中州齊爲爾撫此卷長歌欲驚嘶

歲晚懷徽子壽就寄翁君授

東南大海吹長波亂山幾疊堆崔嵬我所思兮欲如何戴子謂我不
我過四明學官列象犧書則稽古詩猶那六經聖髓工漸摩倉頡字
林考棻科斗書燈掛壁豈有他黃蕉苦澁餘醯醯平湖流潺足芰荷目
力可及發詠歌慈溪先生雙鬢皤小出乃爲禮所羅曲臺淹中却不
頗攜嗜道眞衛者多先生昔曾舉漢科我亦同往超江河仰窺天門
光可劇豁然叱落千丈坡就中乖龍卧爲梭拽雲噴電輸蛟龍呂梁
懸水無盤渦況肯遽數蟹與贏彼哉貧女凝秋蛾地窄袖短空僂僂
邵鍾毀釜不必和靈談鬼嘯衆所呵北行何有塵沒靴南歸詎可夢
駱駝一朝竟撤碼碯珂獨立吾今衣薜蘿芝餐竹飲皆沈痾十載未
復仍委蛇先生一再來揮戈坐將挾箸嘗其膚大巡偃蹇徒高歌小
草樂有倘嘗我滑廟梁柱可堅磨萬世學術從丘軻文風自振祛頹
苛士論況辨佐與番分正句讀墜吾說丘園歲暮猶婆娑明當沐髮
陽之阿從公共飽天山禾更不去理牆頭莎

浦陽舊有明月泉久而不應今乃疏道其源似頗與弦望晦朔

之間相爲消長者遂作是詩

大區何渾淪元氣乃潛洩忽然爲山水無往不融結遥天偶一照厚
地空餘洌盈將光共生涸與晦同滅玄機自消長至理誰圓缺發揮
雖有在窺測尚未決枯查會幾棲斷洑遽中裂半倚嵐翠雲微通海
潮雪昔人來推求於此得表葅虛亭矣其敞靜蛩獨不嚙歲年竟悠
遠沙石漸填咽寧加疏瀹功肯使見聞褻恍疑合圖經環坐到稚耋
日就滅委棄隨烏鳶別茲丹青筆巧類造化甄惟心却不死匪繪尚
能專豈伊視畏豐仍似畫淩烟衣冠從代改組豆與周旋前人後所
哀後者復爲前展轉哀未盡蒼茫但長川我今已後古古竭宮餘錢
木石久欲泐蛟虺起相纏當風遽隨淚詎減峴山篇庶以行德任終
爲日星懸

寄陳生

落日未落山谿谿我所思兮杭巖巖豈其徒行固不可亦有健馬可
著衙胡然獨處不我即坐以魯史攻詁誦更疑弄筆發古帖先漢歷
碣求錢劉於茲孰不我傾倒但或嗜好殊酸酲結交似子乃有得肯

使槃屬非旅縲分年一出本渥戰滿地插棘疇能監鹿廬大劍匿治
鑄靈鬼夜泣蛟龍面早是鉛銛不我葬彎弧底用窺熒撓縱爾奇文
聚怪鴞政如絕力鞭神嬴邯鄲道上倘故步我要我讓空餘槭毋寧
容刀與墨水枉使衆口相爲讒秋風吹江晚正急薄暮徑去懸蒲帆
自期共作制勝策酷類田父收虛獲杏花一色直不遠繅線巧歷行
春衫黃精苗枯不足惜白木敢負吾長鑱嗟哉鹵莽又滅裂但有羨
古人不可作雪竹有奇思鄭公詠騷詞或者攻繪事向來拈筆問才
士巧相值誰從歲寒窺便得珊瑚璉器東國正擾擾靖康吏元二上天
忽同雲大地惟朔吹玄陰知已疑積羽忍不墜狂曾驚炙求凶及蟻
類饋離明乃煌煌勁節特一致秦闕收甲兵蜀閬擁旗幟每疑一寸
別深襄深處多松楸臨篇草草遽報我愁思滿臆何庸縅

寄相仲積求觀鄭北山雪竹賦并畫卷

古人不可作雪竹有奇思鄭公詠騷詞或者攻繪事向來拈筆問才
士巧相值誰從歲寒窺便得珊瑚璉器東國正擾擾靖康吏元二上天
忽同雲大地惟朔吹玄陰知已疑積羽忍不墜狂曾驚炙求凶及蟻
與中郎隔唐人試書學小學發光贖魏公蓄紙本六紙忍捐釋糢糊
千莓苔糾結萬蜥蜴聖文空往遺聖髓尚餘瀝粤從秦以來儒術經

四豈詞射中腦利源魚鹽開兵武劍戟接私疑聘莊言或混孔孟鬼
鬼神通幽奧詩禮借光曄操存性情常食飲精氣淡於焉聚天人不
獨膝齒頰楊朱說力命列子亦已雜管氏役權謀聖門詎容躡芒芒
大江流可望不可楫朝來有微雲却倚青發巢

陳彥理有漢一字石經云是王魏公家故物予得其六紙蓋石
文剝落者太半紙尾猶存蔡邕馬日磾字
先聖去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漢章
句攻指摘八分自爲書刊定乃勒石太學諸老生講論頗充斥遠方
競來觀摹做無不獲東京忽喪亂盜賊恣跳躑古碑四十六兵火空
餘迹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
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覩北都如遷鼎西國頻藏璧
砥柱或淪亡隨宮猶作碣於茲特隸科早已等瓦礫寧知一字遺不
與中郎隔唐人試書學小學發光贖魏公蓄紙本六紙忍捐釋糢糊
千莓苔糾結萬蜥蜴聖文空往遺聖髓尚餘瀝粤從秦以來儒術經
五厄到今厄者幾日月愈輝赫甚哉石爲經爭似經在壁此石不獨
存吾心竟誰惕

和陶淵明詠貧士

長吟望天地宛轉無所依豈不有達者窮櫚少光輝此心未能信何
力求奮飛生雖百夫特死共一貉歸行尋靈芝草不救歲晚飢去矣
甕石竭焉知溝壑悲
大道忽已喪翻然念義軒今我去之久十年躬灌園存者取日月餘
如飄風烟身名易汨沒文字勤磨研何所事光覺有遺言楊朱
談力命列子亦稱賢
山日淒以夕起彈綠綺琴清哉積雪曲自昔無知音世間紛且擾貧
與儒相尋春江變作酒野鳥令人斟倣衣時所棄華駟衆爭欽不有
丈夫氣徒爲行路心
上天無停曜日月會降婁山林少過轍二鳥鳴相酬亦有五采鳳飛
來爲岐周姬公世不作白屋多懷憂逢時倘一用華士非吾儔函谷

空逐客傳巖乃旁求
人生自沈靜豈得非意千宜哉揚執戟三世不徙官窮冬無完褐晝
日止一餐美芹終不獻晨曦尚餘寒手種老松樹蒼然霜雪顏政爾
有佳思清風吾掩關
舉世尚馳騖飄如風中蓬上書爭眩聲言語自稱工誰敢持清節乃
見楚兩龔黃塵隨手掃白月與心同有榮方覺辱無屈豈求通誓追
遊海鶴插翅以相從
少小負奇志常思覩九州垂成捨冠冕去結巢許儔朝餐秋柏實夕
漱醴泉流長貧士之常獨往非我憂求馬但得骨何能千金酬日望
芳草長毋煩怨霾修

望會稽山

自我行至越因之成越吟會稽乃巨鎮雄拔天東南誰開闔大
禹世所欽外夷島嶼接支子祧廟臨磐郡或聲誅樵橇惟力任收功
黃熊化書道應龍深衣冠千年空玉帛萬國況荒烟專車骨落日望

狩心盛德蔑以過遺祠尚茲歆渤澥斂餘潦蒼梧分遠陰前迎蓮花
峯後擁竹箭林猶迴刻曲棹肯鼓王門琴秦皇舊時躅散亂何可尋
欲去不忍去追遊更來今

次定海候濤山

悲歌忽無奈天海何渺茫放舟桃花渡回首不可量南條山斷脈北
界水盡疆居然清冷淵枕彼黃芽岡朝滲日星黑夜凄金碧光蹲虎
巖荷伏鼉雞石乖張磨壟越溟虛盪泊吳餘皇幽波視若歙巨壑深
扶桑招徠或外域貿易叢茲鄉嘔咿燕國語僊倒龍文裘方物抽所
寶水犀警非常驅鯨作旗幟鰲爲橋梁似乎萬里眼徒倚千尺檣
稍疑性命輕終覺意氣強寄言漆園叟此去眞望洋便携學仙子被
髮窮大荒

登岸泊道隆觀觀有金人闕海時斫柱刀跡因聽客話蓬萊山
紫霞洞

我舟半夜發舉目流滑滑倏然風萬里誰謂水一簣幽島不可辨亂

出雲霓後晨珠登岸身靜心實勞小徑通沮澤東都昔奔遺南海紛
爭走穴徐步拥朱蕤怪花粉瑞璞陰木森蒼顯東都昔奔遺南海紛
顯榮橫偶清伏節伍爭遒奚將旋攻城火何見斫柱刀黃屋祉
駿翠華渥秋濤運往龍蛻久人來鶴飛高曲攀迷丹鼎清沼煽柄毛
尋煩屬幾竣自此辭塵敖

度行海東洲重險忽已渡由來產神奇政爲孤絕故幽芳岩巖搜修
巒高猶赴荒烟漫暗潮旭日照晴樹似聞蓬萊山去此特踰步蟠根
乾中立發乳森外請紫氣蒸作實玄浪激爲落古穴通若與靈文讀
不句未玉扃者誰貴全開何處常疑方士說未省仙子遊芝草空滿
廷餘魚壓寒路復猶莫能得今我獨何據馮夷開水宮鑿寇控風鼠
復巢指盧舍此計悉遵事

次韻羨思得

日子北渡黃河洞春秋大法孰敢幷謂書未成復學劍徑去有若屬
冥然少年結束多孤綺酒酣擊筑忘宮徵悟歌揮淚望諸墳子載玉

龍吟不死中州小立交游絕夢落蓬萊天海闊乖蜿倚石氣猶雲老
蟬淒波光亦月逕人浪說文字場人矣相馬悲疆黃薛蕩紈衣白谷
裏蓁葭拂棹滄洲旁荒塵滿眼誰知已子獨來看能蹤倚試裁五色
綢紋機杼無聲幾寒女涼風鵬鶉居復高力掃培壞增岩巖仙槎
一往割河漢肯踏人間金背鼈

夕泛海東尋梅岑山觀音大士洞遂登盤陀石望日出處及東
霍山回過翁浦問徐偃王舊城

山月出天末水風生晚寒扈舟剡然往萬頃相渺漫星河白搖搖島
嶼青屈盤建康壺暗接深已雲夢吞蟠木繫子纔扶桑纓我冠寸心
役兩目少試鯨魚竿

起尋千步沙穹石塞行路怒濤所掇擊徒以頑險故卓哉樟子眞與
世良不遇上書空雪衣燒藁還烟樹玄蟬時側行鵲鵲一迴顧從之
指義門滄海豈多羣

七花瀛海岡海岸此孤嶠飛泉亂垂懸險峭森削鐵天香固遙聞煮

相餓　醬魚龍互圍猿仙鬼驚變滅舟航來旅游鐘磬聚禪悅笑揖
水白花秋潮落如雪
長嘯山石裂我今在東溟游目出重微拳衣夠絕陘奇氣抱珥赤蓮
蕃其極天幹雜玉扇授已遠桑田變難期蓍追淩波步行折拂日枝
影摩空青想像暘谷水徘徊燭龍形晨昏相經絡稚耋不得寧豈若
柯斧燭看基了干齡

遥覩杳無極宛與東霍鄰悲夫童男女去作魚鼈民紆嶼徇餘聚蓬
山寧爾神古樹苔駐跡仙柸竹祛塵垢禍徒爲拂飛檝溯難覩好擄
支機石去躍織女津
笑揮百川流東赴無底壑青天分極邊白浪屹爲郭卉裳或時來椎
髻亦不惡投珠鮫人泣淬劍龍子愕海宮眩鱗纏商船豐貝錯盡不
呼巨鵬因風泝寥廓
老篙迴我舟沙墨晚烟起蒼茫魚鹽場寂歷鼓吹里人民悲舊王歲
月祀遺趾終捐玉几研不挼朱弓矢東西八駿馬今古萬螻蟻此事
如或然須溯會稽水

澗頌集卷四

初海食

年秋冒重險增我愁恨端故人喜我來爲我具杯盤盤中何所有海
族紛攢攢肓風吹衣慘霍雨洒席寒春魚白如刀小棹凌碧湍淡菜
類山結匝鑽就石澗水母或潮捲婚蛑乃泥蟠蛟鼈惜不得況間龜
與龜其餘亦項碎充此一日歡洗濯烟瘴氣磨鶉沙淤瘢非歟嗜土
炭否則殊醎酸珍須壓狍鶩異且輕馬肝褒味分罩網脛涎雜瓢簞
奈何齊魯邦徒設鄒莒餐對之輒棄置誰謂吾腹覓川澤禮當爾勿
云行路難

望馬泰桃花諸山問安期生蹤處

此去何可極中心忽傷悲亂山拍滄海千疊壯且奇信哉神仙宅而
爲霊雲霧姿銅鍐鬼斧斵刮濯龍湫移坎窖森立劍槎牙割靈旗微涵
去家幾五旬恍若度一歲豈不道路艱周流東海濟故人喜我返來
問海何如所經何城邑相去幾里餘我言始戒塗尚在越西鄙隨波
到句章滿目但積水人云古翁洲遥隔水中央一夜三百里猛風吹
倒檣初從蛟門入極是險與惡白浪高於山神龍留以躍似雪復非
雪倚檣欲上看舟子禁不可使入舟中蟠尋常重性命今特類兒戲
信哉昌黎言有海無天地掀掀終蓬岸鹽鹵間黃蘆人烟寄島嶼官
府猶村墟水族紛異嗜魚蟹及蠃蠬我寧不忍食捄爾相吐沫荒鹿
栖于髮旭日照我身似聞六國港東壓扶桑畔或稱列仙居去此亦
不遠蟠木秋更花蓬萊闕眞館我非不願往此險何可當天吳布牙
爪出没黑水洋於奇豈易得似足直一死方去徒自驚既歸亦云喜
珍重故人言勿以險爲奇茲行已僥倖慎勿疾平夷雖然此異鄉固
是難久客聖出風且恬時清海如席我猶愛其然恨不少淹留爾毋
爲我懼遭此千丈虬試看塵世間甚彼大瀛海衣裳日沈溺篙艣相
奔潰奔潰孰能救沈溺將奈何口呿舌不下聊爲故人歌

夜讀魏伯陽參同契

大道如大鑄人誰撞寸銓音一以振俗耳喬能聆伯陽嶠且異眞契垂光炎文詞信博贍緯候兼通靈此功水火鼎泄元龍虎經元象既自育化機那得停金砂漸合質玉液初流形鴻漾鑿巨竅太一臨玄扃易繫本羲謬闢雎仍丁寧孔子或尸假文王猶夢齡庶聖雖不語神仙豈徒冥下愚等蜩動塵骨多羶腥彼殊不我卽異學遂蝗螟夜寐恍一接譬思轉拘圄入石搜燥烈胡厥擷芳馨漢祀窮五時秦游伺滄溟非麟尙絆足類鳳甘鼓翮似此期不死哀哉幾時醒鄙夫亦素隱妙語思黃庭勿爲兩高第僊倒迷日星徘徊化鶴柱想像屠牛礪茨苓儻可煮笑倚長松青

去歲留杭德與傳子建夢得句云薶骾滄海賦龍馬赤文書問以語子及其卿人董與幾山空歲晚恍然有懷爲續此詩却寄

董

觸目懷招隱興歌託遂初俗塵多汨沒天籟幾吹噓晚景翻濛汜秋

淵穎集卷四

潮洩尾閭祥雲旗鳳鳥遼雨弩鯨魚酒淚殽人望漂魂建木墟龍鼉滄海賦龍馬赤文書上谷空豪舉西河久索居蠻琛遺翡翠魯價掩璠璵遠矣鳴髀箭悠哉薊笨車影搖青薜荔光瑩白芙蕖自昔攻佔畢子今載耒鋤彈冠身有待鑄硯志非虛鮓子從橫衍韓生四外儲乾坤瞻魏闕日月夢周廬炫燿蟠雕珮蹁躚集建旗列衣騰朔漠膠棹入黃淤趙女絃鴻鵠奚兒賀駈驢詞林應聘汝俠窟肯愁予結騎閭弁窄掄交楚越疎奇功生鼎鼐猛氣死遺餘藥物金鷲採兵鈐赤鯉漁中條分雍豫四序出堪輿小榻琴心展長纓劒膽舒按圖稽獬豸酒笑鷄鶵野寢偏求蠟山中尙著棘賓猶思承仕老不廢畊畬卓踔才終用猖狂習未除文章同一默歲月或三餘策竹登玄圃然藜問石渠定須迺樂毅端爲謝曹蜍

得杭州書聞虞郛宗新爲文學掾歸建安

起籌千里懷雲物轉窒邈想像閶橋間虞生寔超卓自云後雍公光彩動南朔昔曾郎孝廉今乃掾文學私悲窮時命念欲從先覺詞章竟韜晦意氣終堅確栽培信梁柱剪截徒檀樸準繩縱不顧斤斧虞加窮大將比伊周小或希管樂毋然樣杜散木勿牛山濯猶思浪奔走豈料俱屯剝搜林拔鳳毛掠野則騶角春撞航大河舉嶠屬看燄麻衣半塵土綵筆紛電雹駿馬恆苦飢蛾眉復謠諑心迷燕士金淚盡楚臣璞彼賢猶重鳳雖聖且獵載長疑返舊隱稍見蒙新渥泰壇禮尊彝清廟歌箾箹行乘德輝下逮忍雛鶩啄貧居予辭蘿友道爾簡藥青燈供繆悠白屋許敦朴才疏世不用達者議數數有暇姑治田相看在帷幄

杜鵑行

南山北山啼杜鵑杜鵑花發山欲然千枝萬朵情未得中有一抹巴陵烟休說銅梁弁玉壘搖蕩春光餘淚水五丁鑿路少人行石鏡生塵妖骨死東風青鳥來何處中官移植銷魂樹不如歸去便歸家誰其友者楊州花

題韓靳王湖上騎驢圖

秋風泗水沈周鼎淚漫吳天荊棘冷黃河北岸旌節回信誓如城打不開怡邊撒備無人守機蝨塵埃生甲冑散盡予兵只童騎餐來斗飯空壺酒西湖楊柳烟波寒照見從前刀劍癡宮中孰與論頗牧塞上寧知無范韓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猶能爲公起勸人莫問故將軍身是清涼一居士

夢巖南老人

文章餘耿光耆舊日儀型盡思見其人夜夢如識路悵惚疑存蒼茫皆難據青山眞隱淪綺髮老韋素修名可千年狹世空日暮何哉白玉理肯有黃金鑄從知蕭散姿已是神仙具閶闔摩日月蓬萊拂雲霧玄鶴來頡頏赤虬下馳驟車輿清冷洞洽風糧食沆瀣露憐予此流落愛我終游豫云胡榮苦心爲不縱退步巖香返梅魂嶺物輸桂蠹經其弄琴書儼若陪杖屨淒涼根棘叢寂歷芭蕉樹我淚無處傾荒

白日出復没胡獨勞我生所務在卒歲朝夕强嘗嘗當春治農器土
脉亦煇盈薄言藝黍稷庶以觀其成涼風一披拂場圃如坻京凍戸
猶臥首康衢或歌聲於茲尚不給野有荣色垠毋寧拾橡栗起視牀
頭斫

貧賤素所有豈能辛與勤清晨腰我斧往伐西山薪高巖屹巨壑蛇
虎氣逼人衣裳與不完出入在荆榛日日一接漸釜甑恆生塵白
石幾時爛青烟空滿隣家徒四立壁冬令方行春亦有倥侗子脩然
爲世珍

歲晚筋力倦長歌守窮廬塵函散縹帙且復少囓噱文章信小技世
故交相駈掇書置牀上我豈爲魚自從童習之白首愈紛如卓彼
先聖人欲開後世愚文繡豈不佳與臺同一軀但當樂道義肯憾吾
身癯

去經十數里霜露淒枯田簪笠既挂壁桔槹亦倚垣相從盡隣曲言
笑仍喧喧惟此老瓦盆酒漿稍羅前忘何不解飲而喜鯨吸川有如

善泅人觀者乃在船寸心久已醉雙眼方醒然世俗正馳騖悲哉東
西阡

仙華巖麓尋釋子若空不遇
仙華山高高岌嵲峭壁攢峰飛欲墮之人辟世此結廬林末蕭然見
烟火來穿幾路一何危攲出蓮宮茲亦夥青蘚生堦木不斐白雲著
戸元無鑰麋鹿能游侶豈非鵝鵝易足巢應可泉經巨石沼分瀣花
亞修篁篩映朶屈伏心機入幽險安排位置歸平妥私謂海鷗相頡
頏竟類春蠶自纏裹鄙夫多病每栖遲奔走十年增坎坷徒思一枕
學吐納甚似同川讌租稞紫芝舊曲歌尚憤黃獨長饑種仍惰功名
欲達擬烹鮮道路雖遥寧剿襲晚彩凝霞谷倚笻朝光出日湖移杖
信哉神仙最疏曠悲矣晉俗眞叢脞嘗今大隱招已久或者玄居到
還頗云胡虛室却栖塵矧肯縱談能衆轅糾結蛇蚊翠走根熒煌火
齊香懸果假饒人境不相關題破芭蕉知有我

畫馬行

柳博士出示太原鄭金江陵三春茅汝寧書草

柳侯往京國十載却歸泳自言守奉常朝夕近黃屋乾包暨坤涵上下俱滲漉從知敬神人豈止蕃草木鄭笵本晉產始祿已芬馥菁茅楚所貢既奠酒以縮酆著上蔡來五十備一束九疇乃稽疑初筮會不瀆恭惟當寧聖永錫中國福廟堂有垂紳邊境無折鋄禮經官並舉宗祀物皆足陟降假如在馨香薦惟肅夏后列包匭周家用圭玉方修四時祭定取柔日卜八佾陳羽籥犧刀割駢犢郊丘遞云講柴望隨可復幸茲敦孝理久則變風俗似渠不世見焜燿騰我目旃那特不墜綿蕞何煩錄太平此其符有瑕發汝櫝

江南曲寄周公甫

東風吹人千萬里青蘋花發前湖水江南女子木蘭舟却採蘋花汎流水水流花發春光好失時不採花應老年少吳儂歌懊惱白皙容顏半枯槁倏然來矣雙彩鳥化作汝烏穿雲衢汝珮復解江妃珠龍宮蛟室本不隔相期更有瀟湘客

徽鞾行寄趙季良時趙留京邑

京城寒食來沽酒城北城南映楊柳人家歡笑踏歌鞾杏板綵繩相對懸宮錦翻衣眞富貴俗驅走肉盡神仙徘徊宛轉當風立春晚多風吹汝急鞾鞾已墜蹴踘空華鏡翠鞁擁青驄軒轅臺前日月近無終國裏山川回遠方輶旅紛馳逐燕趙佳人美如玉燕歌趙舞歡未足去年芳草今年綠

讀諸子

嗟嗟父后師下及周公政豈待戰無爲戎衣天下定 尚子

何年守藏吏默默與道居玄牝儻不死青牛空著書 老子

大道終自然王家始多難益人不在賢十鼎年已半 文子

不仁爲人害仁反愁我身毋爲小堯舜有愧猖狂民亢倉子

不忘中御鉤解縛堂阜下徒知領一卿劍戟試狗馬 曾子

徒聞處士議未有救時功爲賢倘不尚淪沒草萊中 愼子

同異既莫辨堅白何由分徒將臧三耳驚倒平原君 公孫龍子

三光正分裂世事有不遇雖通百家言尚著六合賦 劉子

續書不到秦元經猶數魏徒操虞氏琴孰識河汾意 文中子

項微論之妙欲獻哀之深五代干戈際千年鄒魯心 韓陽子

荔枝行寄王善父

炎雲六月光陸離人在閩南餐荔枝荔支日餐三百顆紅綃亞林欺衆果絳羅繫樹纍封蒂尚食擎盤獻青瑣陪州歲貢與此同意欲移根來漢宮天生尤物不用世沾酒蜜雨吹蠻風蠻風雨振林藪西域蒲萄秋壓酒勸君莫近楊太眞傳說驪山塵汗人

明月行寄傅嘉父

天上有明月來自滄海東繼湖夜捲馮虎宮海門一線鬱欲射江面樓臺聳千尺冰岸雪崖屹不動水犀組練背勁敵越人善泅技已癢明月光中吾得賞飛來白鶴晉清角跳出長魚漢疏網北風吹起蘆花秋笑撫錢王鐵箭頭襆衣枕斧此何處烏鵲無枝空繞樹

寄張子長

世豈無推挽人誰有典刑稱懷南國彥逝魄北山靈鴻里麻衣敝千年竹簡青義文先索象魯頌或歌駉兄梓備林庭魚龍俠窟鯉塵埃完結緣粉黛飾嫫婷脫略蘇張舌漸摩管樂弧道塗餘雪層巖穴但雲扃本擬陳三策吁嗟守一經跡卑淪燕雀跡遠及狻猊種菊行荒援看松俯絕陘仙棋閑度日旅劒願占星故里青楊巷雙溪白鷺汀交游多握手歲月此忘形志氣需來哲才華塵妙齡秦坑收末燼漢粕漫奇聲正器陳鼒豆專門識鼎鉶華騰鞭用駿袒裼割分腥卓立擇喬嶽孤流混濁涇鵲飛持或布鮪吼扣非莛別秩逢秋怯鄰燈入夜炙沈沈猶在野憲憲欲揚廷舜殿瞻儀鳳堯階數層蓂蜴劫文錦稠歐闐紫金釘列微瓊霄漢游罕發震霆紬書官命史吹律樂求伶迅奮君須競栖遲我未寧簪風歌警枕井雨泣羸餅古陌垂楊柳空山老茯苓只今馳尺楮何所問南溟

二月六日雨瞥都城衛兵事

燕南趙北吹黃塵九天宮闕生紫雲十二門衢路直軫輪馳馬多

行客歲寒殿外柳纔青金水河邊冰尚白雞人傳漏放曉朝文石分班押百僚南陽近親最舞蹈京兆耆舊爭歌謠教坊供奉飾玉女鐘能鏞聲鼓能鼓錦來西蜀被玄駝肉出太官餐猛虎初日扶桑稍照入內庭錫燕杏花春沐犢驛牲泰畤祀鸞旗翠蓋驅山迎東風萬里飄寒雨我昔所聞今不睹快然呼酒擊酒壺茂陵徐生曾上書

姑蘇臺歌寄方養心

姑蘇臺南閶閶開姑蘇臺北鴻雁來春花秋月幾時好步屧尋香去如掃宛胥憤血空海潮老澤妖妝又烟草少年爲客誰我令千里汝猶談一經黃龍挾舟夜有兩白虎司劍天無星山中昌蒲十二節未肯落盡青頭髮姑蘇臺上愁殺人身在句吳望句越

遣兒謁初就學

超犖青桂枝高蹈素所仰嘗言天下事歷歷指諸掌滄海杳無波泰階貞有象辛勤餘十年耋不覩吾黨童髫著尚予曾稚齒已在襁儒術云世傳聖功要蒙養豐芑務詒謀宋苗寧握長還游且今非多學肯

運笠空挑土浮隨心得池衣付劫燒斷碑問士塔飛鳥慮眞橋已矣
成長往悲哉掇大招向來吟息處秋氣日蕭蕭

贈約禪師玻瓈瓶子歌秋晚寄一公

玻瓈瓶子西國來顏色紺碧量容杯老婁禪師澡身處秋水浸空菱
葉開大身無邊小無礙天地山河等塵墟收藏霹靂歸坎窞束縛蛟
龍作澎湃浮屠善幻本黎軒同泰伎佛多衣冠壺公樓宇猶魂夢媚
兒綢繆絕胝癡北山杉槽定漏室梁皇肉眼徒屈膝松花玉露洗遍
香柏子金烟熏欲徹靈瑣閣前逢一師手親傳玩到今疑尙箴肓
起廢疾稽首乞師楊柳枝

昭華琯歌

咸陽宮昭華琯白玉琢成三尺短美人南國遙輦來齊謳趙瑟巧盤
迴洞房更衣待月上音伎逐色穿雲開天光搖地勢動山林冥海水
湧奔騰萬騎壓城破錯愕雙矛鏖敵慄臨洮舉杆送役夫碣石挾弩
射鯨魚酒亭夜行老嫗泣斬澤秋成妖狐呼一吹吹向樂中變再吹

吹作寰內戰天教漢祖見還驚可惜秦皇驚不見豈伊伶倫斬谷法
鳳鳴節節足足人無聲豈伊後庭伴侶戒亡國壁月瓊枝樂不得自
時厥後日淫荒立部坐部陳絲簧花奴羯鼓打漁陽祿山舞馬登舞
牀昭華吹秦不吹唐嗚呼昭華落何鄉宋沈何及萬寶常何如聽風
聽水奏伊涼悔不去問龜茲王

古俠客行

長安天闕制九州河北列鎮類諸侯私劍縱橫常滿路錦袍結束耀
珠璫初月三更動千里紅線女郎勝男子金合書名斗柄高繡幃被
髮心神死使臣單騎急叩城脅齒兩河休用兵帳前盜賊在隣道脾
睨强鄰君不見馮婦來下車衆中無人尙負嵎又不見裴將軍出
外旌旗無硬營浩歌置酒紅線去夜乂飛天渺何處昔日驕鷺曉雨
花今朝脫兔秋風樹當筵一笑却生塵累賜千金豈顧身磨勒蹈垣
奚犬伏水精縋海蜃龍嘆世上出沒幾紅線織夫細兒徒股戰不盡
英雄草澤聞教人恨殺虬鬚傳

觀唐昭陵六駿石像圖

汾陽帝子天下雄起乘六駿卽六龍掃除關河玉腕雪交刃龍坂花
霞風長安渭水開前殿梟推猿豺關酣戰餘料登植徵鼓征陣衆著
鞭傳弓箭人馬驟矜一代豪治功底定聖躬勞羽林旌旗驕色靜沙
苑監牧秋雲高磊磈拳毛騧奔騰特勒驃武周金剛驚走趙雲煌眞
雲紫錯愕什伐赤建德世充憑辟易最好青騅骨相殊魁奇更得白
蹄烏千官盡堋山溝域萬騎齊瘖石像圖九嵕寢園壓崗阻太子奉
更題贊語形容迅奮銀甲鬪汗雨沾濡鐵衣舉周王入駿但周流王
母桑蕝崑崙丘漢家九駿空逸軌神駒遠產余吾水壯哉六駿古今
稀金粟堆南乂一時後代子孫曾不墜詩人腸斷望雲騅

東吳行

我愛天地開闢初乾動坤靜焉能踰女媧斷鼇立四極鑿足峙時交
相扶豹山絕谷總一水千里萬里澆蹲墟就中積陰不得愧日劇月
豈淫爲滯似聞東吳薄海際天欲少界蛟龍居驚鼉捲浪類鵬沒振
霧破石疑鯨呿大田黍稻一以盡寧獨岸葦兼江蘆規模西方失塔

廟想像北里移笙竽甚哉善崩不可築哀爾民物空號呼碣石苞淪
豈或有洪圖下櫬渾如無人言白圭過夏禹歲晚多凍猶徵夫爰居
避風亦已久精衛銜木徒區區又聞杭睦二州境前者淫潦忍見屠
戚憐吾嫗視鼈眼孰使汝頸眞戴魚洪範五行竟不講春秋災異何
其愚從來妖德不相勝幸爲秦階陳六符

女殺虎行

山深日落猛虎行長風振木威拳拳父樵未歸女在室心已與虎同
死生揚睛掉尾腥滿地狹路殘樵苦遭噬豈非一氣通呼吸徒以柔
鞿捩强鷙君不見馮婦來下車衆中無人尙負嵎又不見裴將軍出
鳴鏑一時鞍馬俱辟易丈夫英雄却不武臨事趁趄汗流雨鬪東賢
女不足數孝女千年傳殺虎

揚子江頭遇仙行

晻沙猛獸吹林莽日晚南奔命如飄延秋門上烏更啼揚子江頭暗
風雨就中五馬一馬龍獨攬滄海超河宗塵侵扈節不復飢鬼瞰實

玦雜爲容蓬萊仙人按城堡薗國芎藭何足道氏族無憑指素波刀
圭不用投靈草萬里蒼茫豈所閒須臾變滅但覺雲東南王氣今滇
漢夢入三山見樓閒

送楊文仲典史歸餘姚

楊君東去山龍從白髮三年餘種種我來相送出江郊飛絮撲舟烟
霧重回思始見色可捫豈恨屢往門能踵美蓉映幕雲氣生苜蓿分
盤日光動信知邑舍頗清淨時謂民壓極單要芳春有景僅桑麻儉
歲無秋徒結總徵科得考寧敢問案櫝持平終不撫閒因武具治救
鋸恆敢刑書更楷葦惟其巽入混瑕垢直以優游做榮寵素鷗久蓄
衣共潔瘦馬多騎骨尤聳香凝圖畫居自閒味絕葷羶食非冗且將
厚本植根莖何況推仁完毡氈嗟哉世事更變化眼識兒郎盡珪珙
皐比據座早私淑筆墨專場乃眞勇劒馳梁宋或操鐸弦擊邳郯行
繳繯交游已定肯論心學習相符須貫統曩曾大海泝空闊聊擬翁
仗深三月宜春多別館百年正始自遺音相如縱有千金賦未必君

笑青年伏明隴道逶宿宵身更遠勳業悠悠志仍篤送君便欲東過
越龍井泉頭着晴湧山杯一酹復愴然古曲何能効羅隃

烈婦行

落日沈海雲壓城官車多載婦女行大弓勁箭自山下顏色如灰愁
上馬我生不慣生馬駒存者吾子亡吾夫併室完身出玉雪忍使餧
肉當熊貔青楓嶺頭望回滿血指畫巖心獨苦老螟扣地救未及芳
草迷天淚零雨卓哉一死可百年此事已過永泰前黃沙野塞多降
骨忠義傳中收不得

月出東林客窗上疑梅花影

朔風何處哀梅發江水悠悠路超忽逢花不語疑見人對影非眞却
因月縱使無花意自同誰知有影色俱空回頭不見東林樹猶勝羅
浮是夢中

秋日雜詩六首和黃明遠

京露幾時白朔風吹雁寒游俠豈不樂山林已摧殘晶熒龍尾劒銷

落虎皮冠寄謝五陵子禹知行路難
明月出東山流光射窗牖美人曼聲歌舉袖拂南斗別離終不常歡
樂詎能久笑折青桂枝涼風吹我手
黃塵滿天地滄海悲鵾沒從來學仙人不在豪俠窟豹鳥既飄飄蜆
雖何負忽四之把酒杯坐看青山月
西風拔白頭楚客自枯槁攀龍恩上天勳業苦不早還心隨落鴻短
髮等衰草亦有夫容花嫣然爲誰好
寂歷林下扉春苔日應積少年非騰倫南陌事行役書劒稍猖狂衣
冠多煊赫何用擊樹枝空山歌白石
代有遠游子出門獨徘徊自託羽林籍誰領鸚鵡杯塵生走馬埒草
上呼鷹臺極目滄海聊紓千里懷

次韻吳正傳觀柳林罷獵

又見天星動羽林東風罷獵總髮髦麟鬃剪扇雕菰密翡翠翻裙彩
伏深三月宜春多別館百年正始自遺音相如縱有千金賦未必君
雲南太平天子回中望齊國先生稷下談猶有七香車幾兩曉來風

王青幸臨

次韻吳正傳都城寒食

悠然獨酌舞春衫手障黃塵客未諳鐵騎引駝沙草北雕弧驚雁塞
盈芒樹長美人素手行瓊觴清歌豔舞調絲簧鳳舍金蠟粉醉有香燕
丹邊俗今則常倘城孤塔屹寶坊天仙夕降飄鳴鐺清奇旗絳前後猊
牀凌冬翠栢列兩行下引碧寶跨虹梁誰歟造者完顏王奏年上壽
面生光第一齋僧無諫章九州四海遂不康寒煙蔓草吁可傷蕭然
極目捎平岡燕南趙北天茫茫快騎黃鵠歸故鄉

湖州

四月一日尙縣衣知是故鄉花片飛白頭蒸毋倚門久目斷天南無雁歸

數株楊柳弄輕烟舟泊瀟州河水邊牛羊散野春草短敕勒老公方醉眠

滄州

荒亭貰酒壯心違目極東州霽雨微百里齊封滄海接千年禹跡濁河非暗塵掉馬呈金轡衰草看羊著錦衣猶記上元鳴鼓夜滿船燈火越歌歸

次韻傅適道虎陂閘舟中

少年解唱邯鄲曲惟有垂楊夾堤綠夜來誰弄焦尾琴彈作東風雅

登木虎陂閘裏水生烟荊門山頭星照船爭似楊州春十里一雙鷁信待君傳

方養心欲游泰山用前韻作思仙詞復和之

浩歌起作游仙曲黃鶴無期瑤草綠神人結屋泰山顛手拂浮雲攀

北斗杓東指海天風吹斷蓬萊船還上高丘看遠海有書莫遣麻姑傳

夕乘月渡荊門閘

建本一笑齊州九點烟天風吹斷蓬萊船還上高丘看遠海有書莫遣麻姑傳

夕乘月渡荊門閘

初更渡荊門觸眼舟楫亂堤吏時一呼舉篙類魚貫野雞悄無聲行子空扼腕絲樹烟籠沈清波月光爛分涼短衣披習靜單憤岸崎愁本難祛美景聊此散荒荒東原平泯泯魯濟斷崴儉背蒯繁時康荏苒散秋槎別星河曉夢窺日觀懸知平生奇歷覽天下半長裾紅塵腥古調白石粲徒聚幾州鐵肯餐三斗炭人生空自憐歲序忽已換出門更呼車春澌冰未泮

新開河口同方養心望東嶽

羣山突兀來良嶽縣亘萬里如兒孫云何泰山壓東魯峭立獨作羣山尊高摩蒼穹幾千仞倒入巨海相吐吞風雲欲納制水旱日月隱見開晨昏嘗思一舉小天下俯視人世爭諠諠鄒嶧如錐指遠翠黃河若帶澆餘瀋白從無懷講封禪金繩石磴半不存文圖草文亦已

彈無聲徼衣不得結詣鄒誰學經者趙幾奇節商歌敲樹枝漢禮表茅能向時曾買舟一往脫羈縶埃求道帝老臺微煙錫囊鮮宿露瑤草苗故國尚遺雉前王多覆轍夷門迷戰區民嶽守狐孽輕鞍小騎殘勁矢大狼折脅動箕子歌虛節晉人吹從來識時務往往在俊傑神仙眞繆悠民物正騷屑茲游固云佳所學終不竭綸髮寧恕人寒燈謎明滅歸夢赤城幽坐視滄海波遙空飛胥壽厚地坼禹穴窮冬息山樊長夏仍擣鼈那能事輕舉但可容疏拙一笑同越吟毋煩用燕說爲君看白雲還記此時別

至杭聞胡汲仲先生沒去秋奉柩葬建昌

我舟東至杭直下追落鶻悲風吹白蘋胡子聞已卒昨秋載柩去素綿照揚粵上茲建昌城無地可位骨上天果何心者舊半已沒英豪氣俱凋盡壞名獨兀斯文西漢來大旨六朝歇其間雖振之與世每摩窣紛拏曲學阿碌裂淫辭掘獰飆劍劇縱幻彩衣繡鬻聖經亂日晶賢傳顯烟炷終無萌蘗生就此斷菑壁嘻公追古先曠視眇窮髮

陳言去如遺至理昭若揭違時神汲黯孤撐植杭舜韶資搏拊殷斧賴剖剔以茲白谷遺而有金鑾謁調琴空貓帷揆賦止錢駭征塵恆碣濛教雨淮海淳守儒終勳剛從仕類標發漉鹽數泥銼飛撒招島筏幸焉楠民垢殊莫裨土閱年時負韋素晚節老佔畢佳友將米醪野僧獻衣襯盯聆耳鶴泉眼曉目鯨月生爲列仙耀立謝豪俠窟似予本疏庸爲士非說嗤打衡乃藻鑑泛駕略銜槳同門溢江漢共道耀參伐將令異蚖肆肯使增獸戕于今我多慚固已遺一刖悄結餘舊趨軒寫豈黔突將來杳微茫逝者眞咄咄宜哉貞耀證稱彼甘棠勿公往知我誰翻然採蠙蜬悒悵西北雲從以泛寞淳

寄柳博士

試續儒林傳南州定幾人清標騰鳳翼素手截鯨鱗卓犖初覲國軒騰早致身燕秦爭騁俠鄒魯共稱醇旅劒渾如淬家氈在一振於焉徵有道自此教成均學術諸生識才名六館親士林然燭夜茸帳深餐晨上下笙鏞間縱橫俎豆陳岐原周鼓老闕里魏碑眞白日需前

席青雲仰後塵山林稽猛駿文字到祥麟豈獨呻佔畢猶應逐稻紳討論抽秘典扈從得良臣絕漠幽洲暗滄波碣石鄰鸞旗飛蒨蒨革轄壓輪囷御苑材官集離宮突騎巡赤狐翻逵譯黃鼠制時珍法酒蒲萄熟天花芍藥春邇風沙鶻健衝雪野騶馴北海誰求隱東都或對賓三闕寧設儉八極總歸仁帳望慙今古鹿歌遵等倫短衣曾見寵長鋏每忘貧共往仍聯騎同吟更接茵玉山森巨石金水濯芳津本擬追枚乘終然愧郤詵鹿鳴來已再鵬擊去何因色挹淮王桂香生楚客蘋聖朝初薦士江漢有垂綸

寄吳正傳

自昔携手燕南門長風酒雪衣不溫向來所見夢一覺今殺欲語舌復吞日斜吭慨與子別斑馬跳躍東西奔色摩中州翠嶽鎣波濯列壤黃河渾指麾奏肅肅快鶻凌層楚撲捆枯龍彼雖失矣幸得此英氣挾酒猶飛騫常憶仲春大羽獵九衢絃直歸乘轅綵女紛行引樂伎材官夾道羅弓韣須臾紛騰一萬騎足所未及塵爲昏中使討功

促筵秩昆裔玄圃惟日存威鳳文章儻能集祥麟郊藪將不諠信知天邑自壯麗誰使游士爭攀援悲哉小草有遠志隨卽大挫梱丘樊恢奇俊偉莫子若便可上拂句陳垣來乘東楚又一載此地聞舊稱雄藩居民雜作他郡劇治道小試牢生言秋行荒塗翠稻實夜鼠巨濕明珠燉定應矯首謂予懶青桂無花能返魂幽屐穿林癭鵲唳大瓢挹海魚龍掀達須出仕窮且隱肯以一腐終乾坤

一笑

一笑長竿折徒憐大海魚文章猶醬瓿塵土只鹽車白日燕臺劍情風禹穴書上林誰獻賦嘶驥馬相如

范蠡宅

淡淡寒雲鶴影邊荒山故宅忽千年大夫已賜平吳劍西子還隨去越船白日撐空留罔象青松落井化蜿蜒徒憐此地無章甫只解區區學計然

烏震古錢

烏震何年自鑄錢偏爐發冶尤煽天方國內好本不變百萬戍卒橫戈鎮鎮州城南塵霧起雖有忠臣無孝子殘膚毀鼻遭還軍老母孱妻傾淚水一時富貴千載兒慕爲騎將空英雄天子眞傳內藏竭小臣別賜銅山銅似此頻期邦國活却因貨利專生殺但能擲地作金聲九府終存太公法

聽客話熊野山徐市廟

大瀛海岸古紀州山石萬仞插海流徐市求仙乃得死紫芝老盡令人愁就中滿載童男女南面稱王自民伍蒼劒凌天化曉雲鐵船赴壑沈秋雨琅琊臺上望欲空日出未出扶桑紅魂源三神入夢幻淚洒萬鬼爭英雄眞人獨見阜鄉曷奉使通傳鎬鎚壁桃源草樹同一香紆嶼蛟龍散無迹古往今來亦可憐世間何處有神仙文成五利猶應說不惜秦年惜漢年

題米元暉青山白雲圖

一簇空濛杳靄間崑花六葉闕斑斑若爲看盡雲生處還我青然萬

古山

題李西臺眞蹟

去矣昭陵痩帖空西臺筆力到江東知渠尙賴毛錐子氣壓長槍大

創中

論倭

臣愚不佞揆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底于海邊率多輕悍其兵又多鈲利性習於水若鳧雁然又能以攻擊爲事而吾海道之兵振甲而重戍無日不東面望洋而嘆使其特強不服雖盡得而勦之擢枿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嘗一懼非特險也何敢若是吳嘗浮海伐夷洲矣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強隋嘗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何也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爲今之計果出兵以擊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之聖王務脩其德不敎勤兵於遠當其不服則有告命之詞而已今又往往遣使臣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有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謂辛毗曰昨張掖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曷若幸毗對曰聖王惟德之務四夷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今不若罷我互市從彼貿易中國免徵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徵之雖不煩兵猶服也何以知其然也漢建安中鮮卑軻比能稍寇遼東三郡其後來朝則詰之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擇美水草以居況我人乎哉前者守臣數徵我以利使吾不得蓄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法吾故來又況倭奴之人稍知文字豈反不及軻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者此臣所以日夜扼腕切齒爲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傅介子班超之所爲慨然嘆息使天子不自棄於絕域未免爲田里之匹夫功或不成於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世臣自揆不能如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於死幸而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敕者又多臣恐其有効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躭羅不遠今戍高麗躭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比歲水敎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蒲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絕大海之險以故間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大魚陂屋驚觸篙桅勁弩不暇發嚙舌相視不幸而有覆舟之虞衣衿粘聯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舷手指可掬雖親戚不相救援生死倘未能保何暇較勝負哉昔者隋人統五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

倖錫天下無利纖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燒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無以應追至大洋且戰且却風鼓濤洶湧前後失於指顧相去不啻數十百里遂無奈何喪士氣虧國體莫大於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强兵徒以中國之大而使見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觀仰哉唐太宗擒頡利而躭羅來朝太宗曰躭羅遠來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於突厥遠甚若其內屬如躭羅者又多臣恐其有効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躭羅不遠今戍高麗躭羅者當亦不下數百萬戍塵元海道者當亦不下數百萬比歲水敎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蒲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絕大海之險以故間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大魚陂屋驚觸篙桅勁弩不暇發嚙舌相視不幸而有覆舟之虞衣衿粘聯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舷手指可掬雖親戚不相救援生死倘未能保何暇較勝負哉昔者隋人統五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

兵於遼非有愛於海東也鄉者王之衆航海而來驚我海道之兵且戰且卻王之輜重喪失者太半而我曾不損一毫三軍之士忿然含怒甚唯寐忘之當處元海道者莫不被堅甲踔勁弩帶利劍飛艦駭海而東超足距躍輕風濤萬里之險決死生以問罪於王兼之高麗既羅之衆其識海道習水性與王國同是王數面受敵也然迄今未即加兵者意王猶有人心欲以禮義服之又不忍煩兵以苦王以故遣使臣來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郎略朝鮮可以置城守也雖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寶珠金帛積如丘山不恃外夷之貢獻也殊方異物來獻于廷又不假王之重貨也罷我之互市從王之貿易是吾土地之所產王反得而用之也然王之名物不譯於舌人也久邊隙一開市易且有禁非王之利也且夕大兵且來王必悔之王若聽使臣是得劾順之美名而免受敵之實患也此臣喻之之說也

形釋

客有問曰生故倦游也頗有聞於今之世乎泰階既平滄海不波仁

漸八荒德被邇遐東取渤蠔木西紀沂流沙麒麟鳳凰毳襍襍禽獸瑞平山谷神芝朱草句萌甲坼納辭于水涯上又招賢良選廉茂訪遺逸舉孝弟開承明廣內之廷設金馬石渠之署高者登公鄉大夫次猶補文學掌故遠方鄙人詹望歌詠以需進用之日者久矣又豈有卑汚連蹇局縮齷齪不少遇乎生嘗竊志於是少始知學長又益加義理析秋毫辭章採春華亦既絕江河略青徐東掎齊魯之郊北睨燕趙之都英豪間出俊造交驅指南文苑擣嚆道腴蓋將追蹤乎三五而方駕乎羲蓬然且名不躋仕版身不離樵蘇口不攻辨智足不利走趨誠不能與世之豐衍博碩輕便修汰者比數乃若此之拘也是何昔者元造肖形之過乎子則應曰唯唯否否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乾清坤濁交錯紛紜吹陰煦陽塊比無垠洪纖高庳曼嬰短而臨富安趙武哂而故絳理沈尹將而屈折白公孟嘗酌之不仁輸氣運雜遝形質鳧短鶴長烏黔鵠白卒不可變已尚能復逃其眞乎然則大有所不及小有所不取材有所不任力有所不

庳豁有異於恆人者乃足爲國家之用稱天下之珍則予之不足也知已甚矣今夫予志氣不剛筋力不強容貌不通於世俗衣冠不合於康莊空洞扮塞而無統繆悠迂誣而不得當處閭閻則心勸形瘁望山林則獸駭鳥驚忼慨而長嘯踑躋以自蹙且謂夫元造肖形之過也則客將閔宋人之苗而揠之使長乎不然世固有是者矣速肩而干技攘臂而百變拳栝則凌冰霜膏車則犯雪霰蓋已前鼓金張之虛譽後攀許史之密援王貢彈冠而肯慶蕭朱結綬以互薦是固先聲之所及無論乎么麼眇小血肉之軀而上不許之見也客乃逌然笑惕然謝曰古之人不云乎形之厄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然卒以是致敗而不復振子不敢復相天下士矣是故鯨倪湯而失水雖蠛蠓之細微或爲之制麋鹿介而離山雖文豹之拳捷或肆其噬曼嬰短而臨富安趙武哂而故絳理沈尹將而屈折白公孟嘗酌而招徠多士斯豈非其人乎姑欲激生而使進於此也生今上希道德申効儒墨巧匠之手無曲木而惟其器之用聖人之門無棄人而

惟其材之得不究其學之是非乃徙汝形之爲哉是且輕詩人之忠厚掩說士之嘿吟捨莊蒯楩樗於戰國之澤而不收櫟梧槭樸於成周之林也不亦左乎

改元論上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尙以新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者也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爲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僭數而明詔於人哉抑魯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必宜誅絕於夫子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爲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既衰秦興列國爭稱王其初卽位時猶以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是豈班班

然播告於其國者哉徒以書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矣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爲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爲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恆曰爲國君者卽位之明年必告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卽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爲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爲嗣君之始年始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祗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

紀之以世而已近者詳遠者略也非必曰以周之衰而諸侯各自改元推春秋之義此尙得爲大一統乎蓋古之王者無改元惟用舊歲季冬頒來歲十二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東周既不頒曆故魯亦作私曆猶私史也若諸侯固自有日御矣秦以僻陋之國邊在戎夷於是始有史官始創閏月則猶魯曆也然三王之正不同而獨夏數得天商周革命且改正朔以示不相沿襲巡狩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數故周官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夏正正歲周正三正之通于民俗尙矣汲冢竹書雖用夏正以紀晉事抑何嘗有改元之說哉若曰東周諸侯皆改元則此晉事上起殤叔殤叔晉穆侯少子成師也別封曲沃是時文侯猶在殤叔比晉一大夫耳無緣改元特武公卒併宗國不數文侯直推殤叔以繼穆侯徒志其始封與卒年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方天下大定奉漢法度行漢年號固也又況孝武新建元而輒自改元可乎淮南鴻烈亦糊

推南元年許慎註云推南王安始封之年也特爲史官者欲著每國之名爵年代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於漢者如此則所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

秦誓論上

秦穆公因杞子之謀以伐鄭鄭人知之既還而晉人又敗之于殽內愧蹇叔外爲諸侯所笑咨嗟痛惜發言自誓且以咎其聽言之失而已欲戰之心固白若也修而車賦徼而師徒還其憤怒求以報復非不欲詢老成棄新進也言猶未已而兵遽出於晉郊然則夫子何以獨列之書乎將不取其悔過乎曰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悔然後能改改過君子之心也以君子之心行王者之事將已亂非生亂將寡怨非積怨穆公有一於此乎今徒信其區區自誓之言不察其無道用兵之罪雖說春秋者亦不敢少責於秦反以深賢於晉是不知秦猶晉也且曰吾人三敗秦師秦之見報人之常情也未至如晉之甚晉因秦之見報人之常情也未至如晉之甚晉因者在乎禮其所損益者在乎制度文爲小過不及之間耳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烏知周之必併於秦哉聖人不作諸子雜說並起左丘明國語載史伯之言亦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姜嬴荆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禋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於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末有興者周衰將起矣又曰武王之子不在應韓必在於晉且使鄭桓公勿偪焉而別寄帑於虢檜然亦何以異嚮所云哉夫西周之末王政舛錯史伯知其必亂則當矣齊固大國也雖晉文侯帥師以救周難猶次國耳楚亦蠻夷蔑爾子男之邑秦仲方入仕于周尚未得岐豐地未列於諸侯豈特與諸姬代干也哉必周之東遷齊始覇晉亦相繼而覇秦則榮驚於西楚則暴橫於南而鄭也適居四方之會交南北之衝彼四國者恆思兵釁未嘗解不顧義理之是非而專以干戈爲報復夷狄之道也春秋且以是而狄之矣穆公爲有以基之者也烏在其能悔過乎雖然自其言而論君子不以人廢言此夫子所以獨列之書也自其事而考二帝三王以來世變至此極矣是未可以王事待之者也齊宣王伐燕而敗慚見孟子而陳賈乃教之以文過

於魯也若夫素譽則吾前論及之亦詩之取魯頌商頌也如是而已矣

孔子不貶季札論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椒素衛一例而書耳說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曷爲貶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特託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爲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終不肯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苟不顧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魚劍之變驟起於肘腋之間哉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闔

廬之謀王僚之弒且知季札必不受成國於賊手僅以先君傳授之次第藉口於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況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奔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不返豈可殉周家已成之業哉若伯邑考則且爲御於商兒殺於文王之世矣使太伯返則季歷不肯承西伯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於不讓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賢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爲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有其國盍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乎惠公欲以桓爲嫡禮之所不得爲也惠公猶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藏以自禍而已哉夢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何何公心之足云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殊不知使有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於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肸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爲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因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於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於中國後日楚子之使

蓬罷君以爲大夫以名氏楚殆盛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寖盛故也又況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爲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爲善札賢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衛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蓋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強附他義且貶爲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頃見舉穀梁春秋違失有日夜食之辨及觀劉氏權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錄不應書日夜食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強爲文過耳矛嘗考之日月之贏縮有常度則日月之薄蝕者候之亦且有常聖人之作

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莊之十有八年書三月日食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足以知日之有夜食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食以故寧分穀梁之過而不辭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脩其業以攻其術孔子爲春秋之故亦修殷之故曆夫曆春秋之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遵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必先推考日食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北凡行當其晦朔之交或食淺或食深或類月迭食或曠歲不食是皆後世善算者所能及也何休難曰春秋書日食不言月食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君之說知日之必有夜食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次月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晨明爲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朝日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日始出傷則可謂夜食耳夫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畸者而論之天平運

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爲不及一度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畸以日之速用月之遲遲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食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爲晝食日之既沒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爲夜食乎徐邈曰日夜食衆星無光蓋衆星託日以爲光者也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闇闇猶故也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又安得不曰夜食乎子嘗違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動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晝草澤陳夫獻言日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況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矣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所載詩書禮樂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謂春秋非孔子作可乎襄之二十有

八年書春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螽不宜有螽而有螽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以爲司曆之過魯曆差矣則殷曆庸有不考者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長曆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食雖然元凱長曆晦朔參差甲乙舛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誤是雖未始明言日食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則必知日之有夜食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長曆大概劉洪乾象曆乃知三統最疏固不肯因而用之以著長曆長曆大概劉洪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殷曆斗分粗故不可通於今姜發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曆乎今而又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爲晝夜若日出而已虧傷便是晝食不必言夜故且則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然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蝕之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鳴呼天文曆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可以度數求者而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曰日夜食經本無明文惟見於穀梁子穀梁子魯學也至漢鄭君信之晉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主胡氏胡氏亦信之予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傳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歆之緒論是徵故又敢始終辨之

與黃明遠第二書論左氏二事

承示舉傳論左氏誠有可舉者世言春秋之義蓋有不與齊侯之專封者今而曰使諸侯而城之將如城那邪書齊宋曹之師或如城緣陵書諸侯楚丘之師則否豈非霸者命魯獨任其責乎左氏乃以魯會之後而不序左氏非也自今考之左氏誠非也然欲謂爲魯之自城則尤非矣方狄之伐那三師有攝北之救那亦自是遷于夷儀然後三師因其所以救之者往城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又爲徐莒所脅齊也且爲東略之謀夏既有會于鹹次年之春乃往城其所遷之緣陵此二役也那杞之遷猶得其國家以往雖使救而城之未見其爲專封故齊與諸侯可書也若夫衆澤之敗鄣武見執既而楚人復之爲楚屬國諸姬之陷於蠻夷者自敢擅邑之處徧也國破君死遷男女流散遷轉莫之底止於是而救

之於是商城之豈非所謂專封者歟故齊與諸侯不可書也今而又曰楚丘在徧小穀在齊均之以魯自城書也蓋莊之二十有二年城小穀左氏則謂魯之城也爲管仲然魯亦未嘗有自城它國之邑者杜預注小穀管仲私邑今在濟北穀城穀城別是齊之穀邑魯與齊襄會會其地而漏叔就朝之處不曰小穀小穀本魯邑也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孫明復魯人也考此當矣未可引以證楚丘也且城楚丘之上年齊宋魯鄭曹鄫爲會于扈將此六國城之也又況亡國之餘豈魯一人所能獨任其責者哉戍鄭虎牢非魯之獨戍也歸粟于蔡非魯之獨歸也皆霸者與諸侯爲之也僖之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陽穀之會齊之霸者幾三十年左氏則指陽穀爲伐楚之謀近世儒者亦多從之何則楚之僭號稱王嗎陵中夏齊之所當憂者門庭之寇也其欲聲罪而致討者計已久矣兵不正勝師出不正反不有以周詢於始則何以善處其成功哉蔡潰遂伐楚蓋齊之伐楚因侵蔡而遂爲之又不用江人黃人之師也陽

穀之會果何所謀乎是不然齊桓創霸制之兵也兵有聚而爲正亦有散而爲奇先之以文告之詞而耀兵於陳者齊及入國也示之以掎角之勢而按兵於境者江人黃人也樂毅將伐齊則先約韓魏以分其與國之援諸葛孔明將擊魏則申好江東以定其鼎足之勢蓋楚今爲江陵江黃今在汝蔡光黃之境自江陵及於其國者不啻千里然楚之與國也熟諸楚事而樂告於齊此一會也齊之所以敢致力於楚者獨不以江黃之謀乎及召陵受盟齊師老矣陳轅陶塗實誤軍道使陷沛澤之中討之誠是也江黃二國全師守境未曾出戰故又使魯主之而後用之於陳不然陳豈有獲罪於江黃者哉今而又曰左氏欲蔡人之嫁蔡姬故侵蔡豈先以伐楚謀乎以是知陽穀之必不然矣雖然蔡姬未絕蔡人嫁之若曰齊以侵蔡之隙不足以令諸侯而欲以伐楚召之此近譎矣孔子又謂之正者何也竊者蔡自竊之敗盟武見執既而楚人復之爲楚屬國諸姬之陷於蠻夷者自方崛起之吳未有能制其死命者始會于鍾離又會于戚又會于柤又會于向屬會之矣然未嘗與之合戰於楚楚之崇亦會于柤之歲有吳師實晉使口也豈非晉之所以用吳者亦得於齊桓之約江黃者乎抑此二事又齊桓霸業之特盛者也楚丘封衛也陽穀伐楚也春秋之大節目也此而不辨則無貴乎知經矣它如鄫儀父非字也當與鄫子克別是一人近世黎氏亦有是說然莊王之弟王子克實字子儀又一證也如單伯魯大夫左氏謂周大夫則深致其辨然魯邑有單父單伯是魯仰卿周有單子則姓苑言成王少子臻封子單或周別有單邑歟未可定也餘卷帙尚多又當有待於面而後盡焉

與傅嘉父書論杞

春秋列國惟杞最難考足下確主左氏謂杞本侯爵或與足下辨者又謂杞僭爲伯謂之伯者公羊氏之說也公羊釋經桓二年來朝之

杞侯爲紀亡二年曲池之盟而杞侯亦爲紀其後止見杞伯耳用此
故也是不然杞之本爵公也當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存舜之後於陳
則胡公滿也存夏之後於杞則東樓公也存商之後則微子之在宋
也地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以
備三恪故傳曰王者之後稱公是則杞本公爵也盛時諸侯之
封爵甚嚴也微子微仲雖用商之舊稱至二世皆蹟宋公胡公滿之
後則有相公孝公而杞自東樓公西樓公十世至惠公皆稱公無異
稱也是則杞之本爵公也而又謂之爲侯之封爵益亂
周道之敝也自杞之入春秋桓之二年稱侯莊之二十七年稱伯僖
之二十三年稱子文之十二年又稱伯襄之二十九年又稱子昭之
六年又稱伯自是終春秋稱伯凡六變春秋之書他國未有如此者
後之儒者釋之不曰杞用夷禮春秋貶焉則曰其國創弱而自降也
不曰時王所黜則曰霸主擅爲之進退也由此觀之則杞之爲公爵
也明矣安得主石氏曰侯爵主公羊氏曰伯爵乎然子猶竊有疑焉

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杞宋王者之後
也桑林之樂公侯合伯子男之禮猶班班然僅見於宋杞無有矣信
乎其用夷也然春秋狄秦者有之狄鄭者有之狄晉者有之夫以其
行夷狄之道也特以號舉而未嘗一黜其爵爵者先王之所建也今
不能用先王之禮而用夷禮狄之可也聖人又豈以意升降諸侯之
爵乎若以杞之用夷則已貶稱子矣而又稱侯稱伯且曰雜用夷禮
則降一等純用夷禮則降二等將以其偏近淮夷也春秋之初杞即
淳于之邑也而非雍丘之杞也嘗以來朝不敬而致討矣曷不於此
時貶而獨貶其卒乎此一疑也春秋之世非先王之世也諸侯恣行
淫亂不帆樂陵寡大侵小信受封疆之狐鼬也杞之自降則吾不知
也且當時之能弱不特一杞也又何杞之屢降乎然春秋之末諸侯
之賦嘗直矣子產詬之於晉則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懼弗
堪也爭之不已卒以減賦夫鄭固自降矣春秋未嘗以男爵書之若
杞以其刀之不足禮之不講僻陋在夷不能日列徒以削弱而貶號

致杞又百餘年而始同盟于蟲牢若之何而擅爲之進退乎鄭大夫
卒晉人將治其室鄭人不許豈不曰以大夫之在鄭而晉得以制之
是遷鄫鄭也不可爲國大夫且不可專廢置於都國又況同爲天子
之蕃臣乎若霸主之擅進退者誠以甲兵之強弱幣玉之厚薄也而
僭其等秩則於載書之際以莒子則先薛伯以曹伯則次許男或有
之矣而未始敢變其爵也且杞之來盟也晉人方帥諸侯以城之固
將尊顯之不暇安得賤而細之乎此四疑也此四說者必有所是亦
必有所非其曰杞本夷禮而春秋貶之未盡其義也則又曰其國削
弱而自降也又未盡其義也則又曰時王所黜而霸主擅爲之進退
也是則杞本何爵乎公爵也夫既公爵矣春秋曷爲若是而貶之也
夫子之作春秋必關於天下之大故而後書蓋文武之褒大封而杞
爲首東遷以來彼且扶傷救死之不恤爲天王者固宜發憤于上面
振我周家之法度乃徒霸主僅假其大義以專封弱國以聳動天下
且禹之功及民也遠人之見柯袷者猶思之況其子孫乎爵不足道

也而杞爲稍大夫子蓋嘗惻然有感於心而特子之以王爵之不正者且以志其日就衰滅之痛是心也異滅國繼絕世之心也故曰杞之本爵公也杞之公爵吾於西周見之杞之爲侯爲伯驟生驟降吾則於春秋見之見之於西周者正也見之於春秋者夫子特示其變於天下及變之既極又以子稱之當其卒也惟夷嘗病杞矣緣陵有城而齊以不覇當其來盟也東夏嘗不寧矣淳于有城而晉亦以不覇有覇非美事也無覇非細故也於是王道之不絕者如綫人皆曰杞先聖人之後也今弱矣而春秋屢褒其爵將使天下之諸侯少懼焉則周室猶幸也夫豈上繼夏下存周而果如公羊氏之說乎否耶足下既主左氏而學又熟昔漢董仲舒與胡毋子都同業故春秋之教大行此不無望於足下也亦惟有以折衷焉

讀戰國策

春秋戰國之際齊先覇晉次之惟南方之楚最大與二覇相出入秦則耽然一變於西戎終之吞二周併六國類非昔之所謂彊者乃今

西望而悉輸之秦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嘗求其故矣春秋之時齊晉及楚既彊地廣則主驕兵勝則民疲民疲主驕自顧無能敵已者亦不能以敵人然後秦以戎狄辟陋之國決起而驟勝之又況山東之主年未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孽后貴弟位重權高嬖夫細兒專兵握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秦之敵也游談捭闔託秦名以自快盟約戰攻挾秦勢以爲解不然上無以催存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曾不旋踵皆以爲秦築帝宮比郡縣之民未始有一寤者惟夫山谷險惡蠻飯豆之人言之也切慮之也詳且有以深中齊楚三晉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荣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出東非能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韓人者曰山東相合爲小人儒荀卿子則曰大儒天子三公小儒諸侯大夫士猶稱君子小人之辨然又非也夫儒者本學士之稱也荀儒矣雖其居一國大

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孟子所謂鄰敵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卒而不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擯秦擯之是矣而又事之何哉秦交之不能與國之不恤縱橫游說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自亡之也是故曹操爲國賊而吳蜀之不道宇文爲鴟梟而陳齊之相擊亦終於必亡而後已豈獨戰國乎哉

讀韓非子

予讀韓非子書蓋法家也至顯學篇乃言八儒三墨皆足以蠹國而害政必欲盡去乎是而後能治墨不足言也儒者之學通古今徹上下有國者無不賴之而非獨不以爲然是又荀卿子弟子也一何迂誣怪愙若此耶豈以荀卿子之學猶胥於戰國之俗而不純於堯舜周孔之道或有以召之故耶昔者孔子嘗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荀卿子則曰大儒天子三公小儒諸侯大夫士猶稱君子小人之辨然又非也夫儒者本學士之稱也荀儒矣雖其居一國大

夫之職而其爲天下平治之器舉在我惟治有廣狹則其德之所及者有遠邇今也大儒之效必以歸之周公小儒之爲害若子思孟軻且譏之或言王或言霸或言强國務使世主擇焉以爲政則又時變其道以曲從之道可變乎是徒苟冒而竊情緣學而飾說既病乎人且屬已也仁義必堯舜征伐必湯武子思孟軻之道將不粲然明白爲後王法乎奈何欲法後王而反譏之也當周之衰也孔子自其先代廢壞之餘修衣冠正禮樂明文章而以之教七十子也未始曰吾儒者也猶曰是有君子有小人一義利之間耳又豈有大儒小儒云云者耶然以戰國之世去聖日遠而諸子之說紛起私意揣摩强辨相勝荀卿子號爲儒者而夫純於聖人及其弟子又自叛去夫然故人視儒者之學輕而非也亦陷於刑名法術之末且曰八儒三墨皆足以蠹國而害政至欲絀儒生去經籍自以其刑名法術之學而施之於天下此其罪誠不在李斯後矣荀卿子豈或有以召之故耶雖然先王之世先王之道無非儒也所以爲儒之名者

緌也非失出也則已補苴其訛闕鉤撥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徇名責實爲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殘奏至於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聖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楊惲蓋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徇名責實之治哉嗚呼白黑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殽後世之治爲不及乎宣帝遠矣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一說也言治道者可爲永嘆也哉

讀孔子集語

自孔子殁學者言人人殊當戰國之時遂有孟氏之學荀卿之學世子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蓋惟孟氏之學本於曾子子思而

獨得其宗至於荀卿則知一反孟氏而復以人性之善者爲惡豈不違吾聖人之道哉然而周人世碩又謂人性有善有惡而恆在乎所養且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寔出於吾聖人之門一倡羣和而告子勝復持與孟軻爲辨雖以漢世大儒董仲舒劉向揚雄徒能反覆乎善與不善之間而終無以究吾聖人之實然者聖人之道則已久爲天下裂矣孔子在時東郭子嘗問於子貢顏淵聖人之門爲雜子貢則曰夫子之設科也以待天下之學者衆楚之間多曲木砥礪之旁多頑鈍是以雜也然則聖人之門有以德行進有以政事顯有以言語行有以文學著門弟子各以其性之所近學之所就而往教於其國聖人在時固不至如東郭子之論其雜也然而聖人歿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吾於是而後知東郭子之論蓋出於聖人既歿之後而深慮夫戰國諸子之自相矛楯也自相矛楯非聖人教之若是其雜也學者自雜之也嗚呼一曲而邪說百家橫矣豈不哀哉輔韓之故公子哉留侯之力誠有所不及者故仇楚而臣漢非實委心於漢王也又欲爲韓而報楚耳挾楚橫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然當楚漢之末快又立六國以衆其

城鑿空而無所繫著傳會而徒爲蔓衍聖人之道豈其若是聖人之遺言佚語則已參差四出而不可致詰是故名家苛嬈而煩碎言聖人必先於正名法家深礉而慘刻言聖人可以殺而不殺漁父盜跖肆爲譏訕識圖卦辭過於妖誕將其心自恥其文辭之怪妄義理之虐淺吾不託之聖人則不足以信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又未必不以此而或疑聖人之門爲雜也老聃言道德世之清淨寡欲無爲者多託之老聃蘇秦張儀言縱橫世之游說炎蠹世主者多託之蘇秦張儀此其僞亦何所不有宜學者反以是惑也然而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是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又豈戰國諸子所得而易雜者哉雖然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愼之也況今承嘉薛據所次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嘗以識之苟或謂吾如劉子玄之疑古者吾知讓焉而已矣

書張耳傳

或謂子曰留侯之先相韓者五世而韓滅故留侯欲爲韓報仇咸陽復建韓國之社稷既項羽殺韓公子成則又歸漢爲漢畫策以圖楚及漢王與鄷食其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後韓將再封而留侯乃借前箸以奪其不可爲漢計則善獨不爲韓地乎又嘗秦之初亡蒯通三代豈誠古法哉秦先王之與籌漢興豈反是道留侯才智明達素書兵法僅託之圯上老父豈無以三代帝王之道而一言之歟此皆其可慨者也予曰不然方秦之亂天下豪傑並起非大家豪姓其宗室父兄日夜謀舌扼腕攻一城下一邑以務立其故主來以勝秦秦既滅而楚覇宰制天下立十八王又殺故韓王而改立他王韓失職矣豈不哀哉輔韓之故公子哉留侯之力誠有所不及者故仇楚而臣漢非實委心於漢王也又欲爲韓而報楚耳挾楚權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然當楚漢之末快又立六國以衆其

說使天下游士各事其主漢無與成功漢之勝負未可知又況項羽專制之餘山東河北九江昌邑猶有故王有不可以紛更而變易之者使韓復得而存鄭昌之死非楚意也韓其能久存乎田僧魏豹儀耳陳餘之流皆不足以復存故國故寧寢鄭生之謀而就漢之天下天下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孫矣韓之再封又未必非留侯力也若夫楚漢用兵之後高祖自謂以馬上得天下而陸賈叔孫通皆故秦之儒生要之皆辨士非眞儒留侯既以兵法決勝而素書又明黃老黃老之學簡而靖且與漢初除苛解嬈之法同一意何有於儒術也孝文時雖以賈誼之通達國體稍稍施時務辭侯盡罷且沮爲洛陽少年喜功生事孝宣亦謂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當世果有儒者亦將以是而受譏焉又未可責之留侯者也嗚呼漢承百王之弊而終不得以上繼三代帝王之隆者實一時將相大臣使然是又何獨留侯也哉

亡友喬生哀辭

自予少居山中每踽踽四顧無一與交者言語趨跪動輒見笑以爲木訥人也人亦未嘗樂與予交東陽喬生光庭素善予光庭世醫也性耿介欲以文墨自奮拔予每推戶造之從容文史間且引琴以自娛嘗得趣塵市若無行人神思悠遐指宮納羽驚飆入絃聲在指外嘗爲予製山居騎氣引等曲騎氣者蓋曰以是騎天地之正氣云爾人或謂生此與俗鮮好盍已之君則曰此吾癖也今年夏予北歸自燕而君以久病不得見病日劇自度必死比死猶耿耿不亂自世道降中人以下一溺於異教而已苟能充其力於細黃而顧不能盡其心於棺槨亦獨何哉賢者卓然有見於古將曰吾有先聖人之法在毋柔異必務於正否則豕鞹誕說之是徵亦何所不有以至羌胡不憂其死惟恐不焚之俗得移於中國蓋舉世莫之悟也而生獨有可稱者焉予世之羈民也進將不能有所用於世退又無所藉以自治其身交友於是乎盈鮮遂爲之辭以哀之是歲至治元年也辭曰

嗟乎我覩我人均是庶物或厚而豐或佻而窒垢氛作私乖鑒爲疾豈予劇兮可達恍昔壯兮今老歲月歟兮如奔山丘零落兮不自保嗟妻孥兮託棄指貨貝兮浮滬雖茲身兮亦贅矧外物兮將焉求諒吁吁兮跋丸狂隆隆兮倚杵大海波兮塵飛三山蹈兮六鼇起舞何人寰兮無覺曰氣化兮則然道能存兮常默名可朽兮不以年朝顏冶兮桃其華暮齡殘兮烏鳶之食古今兮同流天地兮罔極嗚呼悲哉兮白雲坳林木沈沈兮野獸嗷嗷嗟夫人兮不可見奈逝者之如斯兮滔滔

亡友趙生哀辭

趙生季貞家故宗姓也矛少與之交者若干年自言妙推算星曆所直星宿甚有力又自奇其容貌壯偉言諸秀拔且喟曰某生以文歎歷州縣某生以刀筆起佐臺憲某生以文學升進館閣士無志則已有志事竟成吾北行決矣及行予呼酒與生別又作序文一通以壯其志曰董古之豪士多圖偉瑰築自異於常人然固未易遇也遭世急於用人然後遇耳任少卿田仁漢名士獨在扶風西界小邑時自以無豪易高及來長安求爲衛將軍舍人貧不能給粹衣玉具劍或爲家監騎奴所屈辱當天子選材衛將軍家富兒賈豎妄庸傀偉如木偶被文繡外美矣中則枵然無一有卒無以易此兩人者久困

者必益伸暫晦者必終顯且世之艱飢羸苦窮厄無所控告古何嘗無是人哉今生日論天下士之賢否時命之窮達口不告宗黨足不別僚友北行慨然如必有所遇者然本其平日所願欲欲以措諸事業且落落難合及朝上書夕則召見一息肩弛擔問則華衣駟馬或隨之矣夫又何慨於古人哉此殆生之所自信者久矣雖予亦幾生之必有遇也自生去二年人從燕趙間來言生英銳之氣窮窶之色日闢於胷中猶懵然不爲之動終以是而客死豈世所謂豪傑有志之士人方譏其爲狂爲妄天又若是憨之者耶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洪州司法參軍生喜讀書庶幾復振其家及是乃以喪歸三子傑然也有足使予悲哀慘怛於心者又從而爲之辭辭曰

嗚呼趙生才非不足用而命也數奇學非不能博而力又不得自進於時奈之何哉吹律本以徵聲操頡篇以畀瞽斯奇材與劍客日切齒扼腕而不可悉數紛衆人之異嗜莽時俗之披猖爭繁華於趙李壙抑似通而實塞終睽我之素樂嗚呼使多妒之材淑汝之貌膚艾而大耀仰黃鵠而巢老吾何敢爲此二人者戚不然使汝見於帝鄉也競翕豔乎金張郊坰羅車騎第宅溢酒漿此生之所欲見於帝鄉也

或者窮櫚下俚槁項黃馘生未嘗睹城郭死不殊於土礫上猿猱分下蛙黽儀耕鑿之是力烏能窺出日乎泰華之頂固已快雨零於留滯之水亦既忘其所以爲生死者矣尚何言哉嗚呼

耶

李仲舉岑尚周哀誄辭

初溧陽李士良仲舉餘姚岑士貴尚周蓋延祐間予同薦于鄉至杭見尚周舟中年二十餘美風儀善言論傑士也及來燕邸乃與仲舉相見其年不後尚周貌加廷言若不出諸口雖士也李本故家仲舉幼病母愛之甚及上禮部欲行乃閉諸戶使不得出泣目盡腫且曰我家左江右湖魚稻豐給子故多病又忍以風霜冰雪鋼吾子雖不仕進無損吾事宗黨親戚力勉使去猶屢遣介致佳米善藥不絕于道仲舉歸將之官餘姚竟以丁母艱毀死岑自設科以來兄弟數人鄧黃彥實授之以學彥實故儒家子材高而學遂嘗夜夢坐岑廳上聽能四設尚周年最少前拜跪乃脫身所被緑衣之覺而尚周至拜

汝村不良弁馳小於魏關僅屏跡於東岡吾恐大冥之岡亦不得而汝奔也秦淮之水赤城之山豈復有如昔之往還者乎赤城之山秦淮之水亦既忘其所以爲生死者矣尚何言哉嗚呼

徐杭史生哀辭

諸暨方鈞子清每言餘杭史生之賢生名坦字履仲自童亂時性敏而氣溫遇書即善誦知義理及長學爲文則又中充而外若不足必欲求其至焉然生今其死矣生本世家子當其先自敬思宏肇父子間三世有汗馬之勞用異姓疏王爵至近世猶前後絡繹爲王公者數人及故家喬木一壞於朔風陰洞之餘故生自爲撑植門戶計不得不力當其與子清友也居常矜以自持不妄言笑與衆侃侃有得則相告有過則相規信乎其有益者也然生今其死矣蓋予索居者久嘗欲就今求其人薄紛華暢道義與之友則庶幾乎古之絕學可復也若彼生者未死尚可得耶夫天之生物也不常是既旌而顯之矣還反而敝焉故雖僅見其句萌甲坼而不究其實此固子清言之

未已而悲輒隨之者也予因子壽之所友又得其所未友者可不悲乎乃從而著其辭

茫茫兮堪輿靜者誰喻兮動則或殖神媪立極兮老鼈斷趾黃土肖靈兮壤蟲與俱清濁雜糅兮孰賢孰愚出生入死兮孰幹其樞嗟史生兮美且都三十未有兮二十餘汝目光炯兮汝頤欲頦汝衣汝冠兮張拱而趨古之世祿兮今則無汝守伊何兮家有其書王綱之正兮聖髓則腴播濟惲顓兮發揚芬敷中則已殖兮外不我誣苗而不秀兮汝非童烏天門開兮雲龍躍躍朝陽之燭兮鳳翩于梧文則記笏兮武或記父學當其用兮不汝少須用違其學兮謂鼎挂車前歌後哭兮愉胥以鋪世之人兮我其睽孤黎丘所呼兮我亦忘吾狂身既猷兮徧走而驅彼蓑不禬兮匪歌曷葅夸毗是利兮鬼瑣相扶遞球毀璧兮孰我瑕瑜嗟史生兮徼不汙世之悅兮我則吁雖曼爾脅兮不易我膺一朝之短兮古人與徒超然以往兮淇洋之初堯桀是非兮孰毀孰譽天荒地裂兮莽爲丘墟烏鼉蟾蜍兮孰得而踰北風吹人兮積霰羃塗誰歟尸者兮我索其居汝友所悲兮我聞其粗我摛我辭兮曷奠其芻華蓋之山兮列仙有儒望之不見兮從以虎貙嗚呼惜哉兮獨踟躕

亡友趙生哀辭

子友趙生良佐字子有宋安康郡王六世孫子少子有六歲喜兄事之子有喜讀書善行草及鼓琴畫竹石爲人不類其貌與人交必盡其情當酒酣或登山遠望慨然將有四海之志焉他人不識也子有未病弟良傅病已革遂爲文以祭癏曰吾父老吾弟病若不救是遺老父憂幸遄我乎祭已體痒痒欲病既病而弟死後五日子有亦死且屬其父欲我鶴氅衣鬟角牲足道書一卷殉於是年二十有八矣尙未娶此皆其可哀者也爲之辭曰

山姥始章句解釋蓋甚怪矣自言神農氏衰蚩尤暴橫黃帝三年百戰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以兵機賜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者筌又別著太白陰經闡外春秋以輔行其說强兵勝敵豈必務貴於此經而後能然耶廣漢鄭山古曾語蜀黃承眞蜀宮大火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之陳而不受汝當死世天秘也已而蜀王不聽而承眞死孫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經本寔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乃筌務用兵而山古又欲務禁兵此果何耶夫老聃本道家之祖而其書多寓於術自其一心之靜天旋地轉陽噓陰噏而世故之萬變者縱橫錯竪恫疑禁格悉出於其設而莫能逃乎是也是故世之言兵者考諸道術流於讖記洞乎飛伏孤虛察夫龍虎鳥蛇此殆孫吳韓白韜略機謀之所尙者然非儒者之正論也新安朱安國當光堯南渡之際每咎當世用兵講武之失故注是經雖然天下之時勢日殊而兵難險度苟取古人之糟粕而强謂我知兵是卽趙

括之不知變也自太祖始得天下太宗即慾五代藩鎮跋扈之亂急於偃武而脩文降及數世搢紳逢掖之士寢耻言兵兵日弱矣遂至故都淪夷三鎮隳没君臣將相跳奔潰散夷夏盜賊蟠踞糾結卒使王業偏安於山海崎嶇之間不復自振此誠有可慨者然而撫摩疲民收合遺燼猶足以守此三百餘年之命脈而不遽至於泯滅者豈在兵耶是故承桑氏以文事而衰有扈氏以武功而敗文武二途要皆可以亡國賠家而天下時勢之所在不以兵强而存不以兵寡而亡者抑可睹矣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薛白韜略機權而言兵孟子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懷仁義荀卿論兵於趙孝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擊秦人之武力胆文之節制成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雖使黃帝玄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術千變萬化出無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況李筌鄭山古道家狡猾之流耶惜乎安國儒者自有正論何獨用是而後爲言兵者耶

與黃門建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慶絕未有憮然致力于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爲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爲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爲主聲之爺者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闋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鏗鼓鏘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部爲文始武爲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

其聲與樂家低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爲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爲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爲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正左雖若淫哇鄭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舞辟雍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於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京龜茲樂倘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會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反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倘何以樂府爲

均譜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爲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問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三墳辨

三墳書近出僞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象文辭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爲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連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

初巽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是已又何析而爲二乎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世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尙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尙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踵吾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爲用者而今三墳書獨不聞焉方孔子未刪書之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典矣太史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尙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苟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東漢以來說者所指三皇之號又不一劉恕乃謂古無三皇五帝而周官特出於漢儒之手耳此其書果何賴乎嗚呼三墳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爲一也外有紀姓者敘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

史泌乃據丹壺名山記呂梁碑及輶軒使者方言却疑三墳書膚淺不可徵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者何非括提合雒連通敘命之類乎姓者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一姓之類乎大率與路史合也泌又雜引春秋河洛圖緯及山海經等書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膚淺乎莆田鄭樵且謂東漢諸儒尙喜議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愈於議乎乃引柴霖之傳而上寘諸古易經之列以爲非後世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僞也嗚呼孔子殁天下言人人殊荀卿子激焉至言性出於聖人之僞卒併詩書六藝之正者一舉秦火而雜燒之又豈不以其僞之勝乎古人嘗有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掁鹿之世亦未爲不知學也哉

伯夷辨

予讀呂氏春秋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卒武王卽位使召公奭盟微子使周公旦盟膠鬲由是伯夷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豈其然乎當紂之世天下紛亂伯夷之欲爲聖人恨者久矣聞善養老而往就養岐巢之間固不在文王將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又

夷列傳有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此又以爲不見文王而遽去胥失之矣

樂正子微鼎辨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盍使樂正子微之使樂正子樂正子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予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夫信者本一夫之私行而欲以應天下之變天下之變萬不同且使其拘一曲執小諒者以應之鮮不自賊者矣蓋此有所謂權焉權者何義是也行苟合義雖言不徵不害爲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以直行是則尾生之抱柱也今夫齊魯相攻擊危急旦暮耳一鼎豈敵一國家哉然而宗廟之重器不敢輕以與人也彼方以不義徵吾信吾則以贋奪眞亦兩相當者何必若是憨憨然哉設或求鼎不已又求割地與求斬大將首與求太子爲質而後退師於是使樂正子徵之且一一徇之乎抑違之也夫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而欲徒以執一行之是則用吾拘滯膠固之

見而徵夫無所稽考之器且不可又況欲以聖人體道之大權而維持天下之變故失之跬步則憂在千里之外矣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之言也彼棄正子非孟子之徒歟其相魯也孟子喜而不寐人問之則曰善人也信人也嗚呼是亦信之小者耳今也不信一國之信而惟信棄正子之信則棄正子見重於齊魯也久矣既自信其信而君又愛鼎不若以寶告齊曰鼎固贋也然是鼎吾先君之分器將以是蔡犧牲供祭祀而周公太公實與享之不然則二公之盟不云乎後世子孫毋相害也吾先大夫展禽嘗以是言却君師矣夫吾國不能下人以禮而至用其世守之器君亦不能以禮服人而欲奪人之所有皆君之所惡者也爲此計者內不取乎一夫之私行爲戰然棄正子儒者其爲人也好善且善改過惟他書載徵鼎一事不類故深辨之否則戰國傾危險詐之士踵相接也孰謂棄正子者非賢哉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南到今慶元城三百五里泰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桃花渡覓舟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筋輒刈以瀹鹽東偏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來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會就臺瞭弩射夷人矢洞船猶入地尺又別作大筒曳鐵鏁江水夷舟猝不得入前至峽口怪石嵌險離立夜曰金雞北曰虎蹲又前則爲蛟門峽東浪激或大如五石斗聲躍入空中却墮下碎爲零雨或遠如雪山冰岸挾風力作聲勢崩擁舟蕩蕩與上下一偕云此特其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北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所在獨帆檣上指潮東上風西來水相鬬舟不能尺咫一撞嶕石且靡解不可支持又前則爲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釘鐵或近山則膠制不動昌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頗居篁竹盧舍間或散在沙嶼非舟不能往來田種少類入海中捕魚蝦蜂蛇毋彈塗傑步腥涎山山出白艾地多蛇東到梅岑山梅子眞煬棄處山荒書所謂補袒落迦山也唐言小白花山自山東行西折爲觀音洞洞敞海外曦中裂大石壁紫黑旁薄而雨歧亂石如斷圭積伏蜱結怒潮擬擊晝夜作魚龍嘯吼聲又西則爲善財洞峭石巉足泉流滲滴懸飛不斷簷入海數百步有樵士人云曾有老僧秉燭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孟側首睨之寬弘深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山北轉得盤陀石山巖怪益高壘石如堞東望窅窅想像高麗日本界如在雲霧蒼莽中日初出大如米徧海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奇然鮮明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僧伽黎衣或現或滅南望桃花馬蓁諸山欹空刻露屹立巨浸如世疊太湖靈壁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山多大樹徐市著蓋駐舟此士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泉山四圍時立旋繞小嶼屹如千尺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山爲鄉中畔通明方如大

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攫則罪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且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徑其下西轉別爲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爲舟山山岱山石蘭山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爲徐偎王戰洋世言偎王既敗不之彭城而之越棄玉凡硯會稽之水又南則爲黃公墓黃公赤刀厭虎厭不行爲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乃屬越曰甬句東越王句踐欲使故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三山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特未始深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近則風引舟去蓋妄說也東晉人士每愛會稽山水故稱人會稽者爲入東把朴子亦云古仙者之藥登名山爲上海中大島嶼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昌國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國回姑疏山海奇絕處明晉人之不妄時一展歎宗少文臥遊不是過矣

周正如傳考序

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以別夏殷也及壽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識緯孔子初無明說後之儒者顧用黃帝以來七曆求春秋時曆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曆反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異哉蓋曰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於湯武而遽革之哉世之說者嘗謂當周之世春秋必用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卽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然而前徹乎商則元祀爲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爲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則曰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天時而已自今說者之說則改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月亦假矣當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爲說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巡守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爲顓頊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正月非春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召誥二月上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秦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書注且以爲孝武時改太初曆後乃追正前代亥月爲冬十月者抑難信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爲正則皆可以爲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爲春也亦可矣魏景初時楊偉造新曆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爲孟春次年三月爲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民時又不常有一月二月之參差哉今之說書者蔡氏父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爲無藝三代之改正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之月以爲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也春秋之正雖用周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載前冬月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是則據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冬十有一月而聖人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從也或者又謂三代之世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魯用周正吾於春秋魯史見之曲沃用夏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左氏雜採諸國之史以爲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之三十三年十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元年正月又曰會于狄泉是重出也魯太史辨火出之候亦曰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又一證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代之間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昔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世蓋異建矣次而數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甘誓且載其怠棄三正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月自當以人爲紀先王爲是推筴迺日冶曆明時民之祈因夷隩鳥獸之孳革琥璜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輒因之而

不敢變也意者秦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興或又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三代之改正特改人君卽位之初年爲元而已雖然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之重事也將是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番陽董生始出夏時考正三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晏淵而淵又授業于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幽風之詩又皆以人爲紀是則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尊論春秋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已說最爲明了考正之作寔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註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洽朱門高第春秋集註且謂周正建子卽以爲春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考正之意哉矛蓋歸而質之黃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從左氏信矣若夫幽風之詩周公所作是固追述公劉居豳之事當夏世用夏正者也未可以說春秋乃作

古職方錄序

鄭子嘗治春秋左氏傳及太史公書稽覽黃帝以來王者都邑及春秋諸國交爭時分地山川城邑較之禹貢已多乖盭不可徵自孔子作春秋傷君子左丘明爲之傳丘明魯人也尤識周魯典故莊僖以前特言齊鄭襄昭之後特舉晉楚餘大國頗及宋衛陳蔡若燕秦又以絕遠無赴告甚略太史公采世本戰國策作三代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其云舜稷契皋陶伯夷相驩之裔詳矣垂益夔龍則曰其後不知所封又曰滕薛驕小不足齒周武王時侯邑尚千餘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計故弗采著然則周制害已諸侯悉去其籍雖曰頌魯與祿孟子猶不能詳況他人乎方堯遭洪水使禹平治州分爲九及舜攝位冀分爲三青分爲二至禹而後合堯之舊班固云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九州計之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黃帝之半說者且疑九州之外黃帝亦嘗畫野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猶此也然周禮自王畿而次之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方而計者則爲萬里漢地理志亦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紀山川大抵與禹貢不異何其里數若是之贅絕哉或曰尚書據虛空窮路方直而取之漢志乃因著地人跡屈曲而堪之或曰禹之聲教所及地盡四海其疆理所治制止五服若夫荒服之外則又有區讀者存非若周漢且盡其地之所及者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制四海之內截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故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蠻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予每謂封侯國當從王制百里之國不加多也州域當從禹貢五服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宋仲幾嘗言滕薛卿爲宋役而薛宰竟不從焉記附庸者朝從於衛夕入於鄭西通於秦南屆於楚蓋有之矣當世舄嘗以此爲疆界之侃離者哉然又有一說焉夫冀禹之所都實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實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爲男服蓋實順流極便而鄭則成皋虎牢之險夫豈五服之制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遷於碣石而共工流於幽陵舜遂於衡山而竄舜狩若謂周之斥大土疆又皆不出於蒼梧碣石之外不然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僅千八百國毋乃夏后之盛猶愈於成周之盛乎將此萬國者特舉成數而言非實至萬也然鄉所言黃帝方制萬里而得百里之國萬區者夫苟一國而方百里矣至於萬區則不止方制萬里以謂方制萬里則萬區之國每國以開方之法計是亦不過每國四里而已何有百里哉且國猶邑也鄭取十邑河南卽虢檜等小國楚敗四邑郊卽隨絞等小國方里而井井四爲邑故小曰邑大曰都萬區猶萬邑也舉不及百里之數者凡以一邑四里也齊魯之初封也孟子亦稱儉於百里儉者不足也不足於百里也戰國時乃方百里者五必曰當在所損以復於先王之舊若明堂位言魯七百里出於成王之特賜是徙漢儒習見戰國之魯非成周之魯也漢儒所以言此者由周禮公地方五百里之說誤之也然周之西都僅四百里東得洛陽六百里乃合千里三公公爵也采地將不方五百里乎苟方五百里則天子亦無地以自容魯一侯爵耳藉令成王末賜亦當得四百里以一州千里計僅封侯國二而有餘三而不足將以何地而給千八百國之君乎是豈魯之侯爵百里而止非七百里也周禮又討論於漢儒之手故以其封國之誤者攙入之遂變而爲斥大土疆廣爲封建之說殊不知禹服猶周服也黃帝之萬國舜之十有二州亦猶周服也若謂盡其地之所及而疆畫之者恐不可以論周止可以論漢漢之盛時東置玄菟樂浪北度陰山西盡西域南窮交廣儋耳且有非古九州之域者故書無可徵於是本禹貢采周職方用敘前古帝王公侯名氏都邑之

不同者餘及四夷種類未繁夥奚合之足綜攷以來希冀且志其底歟與誠之竊知者詳之否則或闕俟後之博古君子覽觀焉

後序

自古者帝王公侯都邑名氏興滅之故紛乎夥矣予少時嘗疏其一二曰古職方錄且序之然猶有可疑者蓋孔子之序書也自唐虞始荀卿曰五帝以前無尊人其文野及孔安國書序又言古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徵楚左史倚相吾誰信哉信聖人而已矣夏后氏承唐虞之盛望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殷湯革命存者三千武王克殷大封同姓餘蓋一千八百是果何以驗其然耶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綏夏武王資八百諸侯以伐殷何不思之甚也湯始征自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及有事於桀雖亳衆尚憚於征役且論之以市伐之不得已又況其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武王豈得因六州之衆以往脅於君哉及大會盟津陳牧野亦用西人不曰西土有衆必曰我西土君子下及庸蜀八小國耳他又見也夏

之是說又因王制周禮之異妄言之耳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禮大司徒公侯之田則以一男當之推而極於五百里之廣及總天千寰內與八州所建之國無地可容鄭康成云自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增加諸國之地故禮與王制不合王制又殷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公侯伯三等而已至周乃更立五等然禹貢所設男爵小邦已在侯服之內寔有出於殷人之先者春秋亦未嘗不書五等之爵也孔穎達云馬融依周禮包咸依王制各有所據難以質其是非雖然王制豈殷制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左氏傳曰列國一同或據算或論算自實其所載九百一十七國求其大者纔十一二附庸小邑夷狄雜種悉充其數特以是而爲建國之率不得過也鄭康成不察於此乃謂周實有千八百國每國實有五百里至一百里之地非斥大九州之界則亦不能容是若子國也此其失也蓋惟子朱子嘗謂孟子班爵祿之言已與周禮王制不合而王制又自與周禮不合近世說者乃曰馬融之本周禮者自其軍賦而言之也包咸之依王制者自其田賦而言之也制田制軍縱橫準算必使周禮王制之不合者而必合於一也蓋

以孟子當擾王之際周禮已不復存王制之作本出於漢之博士而周官又出於劉歆歸朱子亦固不能無疑矣闕之可也予故特附其說於是錄之後併以俟夫知者而就正焉

闕子明易傳後序

予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載關朗子明事後得天水趙撝所注闕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概易上下繫之義疏耳首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別爲一篇似皆出之王氏中說本於阮逸閻氏易傳肇於載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傳統言消息盈虛爻象策數之類獨與張彝相問答彝嘗薦之魏孝文而王氏之贊易世傳閻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書歟夫易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使其學豐蔀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空虛守象數者或流於議緯此豈聖人之意哉蓋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理故推而爲七八九六之數非苟畫焉將以著其未嘗之妙而已後之儒者苟遵其理而遡爲其畫之求太玄準易

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玄之數起於三而洞極之數亦起於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賓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於萌而實於陳正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載殆未嘗及此蓋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欲自當建者以爲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洙泗遺集之教復明於斯世毋乃徒託於此而侈言之歟至於考之以興禮稽之以龜策卽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闕氏之學蓋深於易者也雖然昔年子張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所卜之數裏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爲其說者尊周漢屬介鄰且以明眞主正統之所歸後世議禪之流耳楚亞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誥天孫皓亦命尙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君者曾不悟其已之不脩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命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概耳元龜以下爭奪攘攘乃若均

參親睹其事無有少差忒者張彝之殺亂諸貝矣曾不告之以辭禍者何也其數也耶銓削選格排沮武人不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法自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關氏每拳於天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爲而爲者終至於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關氏之學殆亦矣吾故欲削其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質夫人焉

妄箴

我相我心圜中竅外一身之主百骸之會孰心弗眞乃以妄害孰心弗正不與妄對倏而氣盈忽以質饑衛爲機張溝作鼓鞴貪將急富梁肉猶嫌賤欲速貴姬姜嘗刪窮思何益巧算何賴本根不守萌蘖徒拔撮日出光螢爝猶昧塞耳有聲暴若雷礴一眞尙迷衆妄弗退卒與妄居毋俾正敗我曰不然職用自劾勗言敬茲永佩妄戒

躁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民多欲理反不足當其躁起熾彼炎熇不躁則藏積爲酖毒豈心爾恬念在奔逐豈貌爾夷陷若谿谷狐狸啣呼聾鱔跳曲匪屨薄天匪浪陋陸何能爾動動則相觸豈不或靜泳爾迷復內省耶幾童牛之牿外停正行贏豕弗蹢緊抗與冥不自表襮雖躁勿躁敢不欽束昭然陽明室爾陰濁惟是躁心我告匪瀆

敖箴

人可敖乎敖不可長孰使子敖敖其焉往惟昔孔孟豈不或然敖其所可乃入之徑既辭以疾又鼓予瑟留亦不止元隱予几哀今之人欲一以敖詆欺窮陋矜說華好狂歟點歟自謂過人過猶不及迄喪其身毋謂人言無足去取吉人之辭不在頰輔毋謂人行無足是非守之以正動與俗違人寧敖予予必自省彼何人斯敖焉是遑

惱箴

惟我之惱我何以生我生之微曷敢荒寧莫僵匪天晝夜不息繫之星辰厥有贏縮人之一身從幼及老疢疾憂患惕焉以保人寧幾何開口笑言曾不儆戒日趨宴安周公作書非閒無逸求其艱難務在

豪猪窦墻朽木當賁宰我聖人尚云夫豈我可念慮之萌情或弭之事爲之著情或弛之我告子情情乃不改習與性成後愼丹海

鹽官箴

廉惟東南瀕海之府乾霾輸波坤奧孕鹵熾之炎上焉以澗下五味之長百殽之主豈伊廣斥禹服有貢物因天產利許民共豈伊虎形周官有職禮存國容醯佐王食時惟晉生乃始權之圖覇何急奪民所資秦盆其侈漢承其酬將衆是擯豈吾之私舟車交載水陸間道牢盆斯給擯輓斯考口稍養人家具竈婾苛碎已甚惸焉不保卓哉冀昭亦或罷榷云何可徹議在文學拙如張弓利若孤刃刃銛則傷弓滿則窮貧以近寶寶不可即富以欲怨怨何能克吁今之人汔可小息敢告所司敬之毋慝

庸田箴

惟林其生亦夥斯植凡厥庶民我蓋黍稷祇命農父舫是揖人幷田之畫溝洫以均均以其流畫以其絡仁施嘆乾利化磽埆在山者撤

淵穎集卷七

過顏斯搏寧順其行勿私汝鑿胡水之澤微禹其魚胡水之污陸海以腴曰漳曰涇克釐汝渠曰史曰白史不絕蓄胡可涸蓁田畯之功水庸與享厥有牆屋汝謂撤之厥毋輒民民乃邦本生養必遂務在薦蓑愼毋去食食乃民天儲蓄必贏否則瘠捐自利利民豈止川瀆非汝之苛我民之足我民不足其何能穀世無無召父誰踵其蹟

韶石銘

遜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于南曰至蒼梧有巉者石炭彼海隅我奏我韶者定爾區或搏或拊或鼗或擊從之則純成也以繹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我臣我隣來汝之舞我功之敘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三代上居百王首孰強非嬴式訛人心孰淫非鄭卒瞶古音峣峣斯深潘潘斯廣魚龍不波鳳烏焉往有巉者石雙闕之峨誰使洞庭不張咸池丘曰盡善札云蔑加非帝之思我銘謂何

惟嬴之虐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曰以墳竄曰以跌竹帛煙起干戈流血遡矣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羲繼天肇造書契智如蒼頡文字轉熾啟我混沌闔陽闔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揆微言如綫橫議益摩鈎鎩析亂不撲益熾出王入霸儕疊相駁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譏收合遺燼顯倒是非汝塋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澈銘嬴氏我將遵從

春秋臺銘

惟汝之東古稱中都其西匪如鉅野所滀於昭魯侯言出于符曾不登厥聖聖應在藪彼夥者于乃獲斯醜繄聖是惻愚者以走嗟嗟宗周炎炎業業禮墜樂壞兵戈日接齊强而墳晉悍而讎頑夷相賊弱邑就壓惟理與欲夫既析之惟亂與賊不其戚而其褒伊何畀以緒續其貶伊何齊斧弗貸彼瞽左生史編是徵惟高及赤口說相承一之弗協式用沸騰夸矛譽盾執鼓以興屹異者臺緊聖是慮豈圖跡肉角復出榛莽徘徊顧瞻逝矣中土嗚呼吾銘永鎮鄒魯

碭溪銘

有瀏斯溪惟石之碭誰歟漁者伯夷之孫自彼東海曰徂周原我志非魚我人之完天錫有周君臣相惟爰底于牧爰取厥殘我咨我謀皇旅嘩嘩既定周鼎却開齊藩方翰汝尤如龍之蜿我獵我人非畋之盤既顯諸用如鷹斯獲發揚蹈厲亦總其于惟古之道執測其端勿謂伊人漁釣是奸我懷于今不古是覩已雖不能民之艱難有碭斯石惟溪之湍我勒我銘昭示不刊

試劍石銘有序

吳故吳墟也自閶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闔閭試劍石在焉悼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崚之鐵惟鈺之許山靈奉鏄白虎司鑄神威勁剛殺氣纏錯攻堅瑕破發邇遠略汾洮乘輶郊郢殛析風斯輕剽志用驕虐戰然兇蹙

老死誰憐

接輿讚

古有狂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祿身以趨放言鬼行神則內居鳥篆鳥書楚是眉採時斯亟從政者殆矧鳳未衰歌詠雖聖弗徒聖人于行期何鳳之湖昜違我眞迄受世書繫聖所可彼稻不然曰父曰母曰人曰天執心既一抱道弗權親哉大誰獨不天洞夫何山谷卒遁名姓蕭青是食駟盜枉聘聿和其光克性爾性高飈不羣隱德之敍我友者厚會弗服裳豈無汚濁識我踽涼既鬼且騖滿圖若狂古狂不作俾也可忘

古碣石辭

古碣石者本禹貢冀州之域蓋今東南海運自海而北達漳河實出乎北子喜其上符唐虞之舊制也勒之以辭

惟聖建國寔曰冀都北極之運萬邦作孚宮廷煇赫峙彼中居士女和會盛鄙塞郛江檣白槳淮帮黃淤聿官有漕竟海其舟惟偉哉碣石

救我海隅表此水道長鬻委輸上蟠乾奧下結坤區劃流稹養被秀普圓日月播澄星辰盤盪怪神罔象鼉鼓龍魚鳳扶翼守翼奮鱗驅羣鼈國用來通帝家自國有貢或河而渠或砥斯壅或絕或踰蒲絲執帛金寶象珠捜毫竭纔滿稱歷車矧益米粟誠係藏儲得一圭撮繇萬命臚漢詎鄭巍唐兄征需於穆我后仰承唐虞按之圖籍實以德符普天率土曠載罔渝偉哉碣石厥狀屹如若柱斯植若甬斯塗漢漲如席濁漳以趨創巍勒辭永代是模

白雲先生許君哀頌并序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得嗚呼經師豈易得哉自嬴秦焚滅經籍之餘漢以來老師宿儒失其本經不惟口以傳授則或新出於風雨壞屋之所藏是以惟傳經久而不差者爲最難至於人之所以爲人示之以德義道之以言語則之以動作威儀是將使人親咸興起而易至於不自覺者無非教也雖然捨經則又何以爲人師哉然以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迭興而師道之所自來

聞言者也君諱謙字益之世爲婺之金華人家居教授凡若干年年六十八以沒子適以事不及哭而君平日遇子極厚於是特疏哀頌一篇以洩子情此子所以深痛夫人師之難遇而經師之尤不易得也嗚呼悲夫頌曰

夫天下之生也衆矣其生如醉而未醒其死若夢而弗蛻何經籍之可問豈聖賢之能對倏焉蠛蠓之起滅曾蠅蚋之攢喙將一歸於斷盡奚無涇其厖昧惟古之大衢君子涵養省察戰兢惕厲道不遠人則天理民彝之所存經以載道則王綱聖轍之攸賴宜身名之並立獨不與年壽而俱壞嗚呼許君博學無方篤志不懈上追洙泗之本原前派伊洛之宗派昭日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閒荊棘之途則辭達而罔礙剡肅容而正襟恆睟面而益背學徒纍來賓客滿座咸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其車轍之同門戶之正者發之於難疑答問之頃形之於動作威儀之際實足使人心悟而神會吾固知其人物之標表經學之淵源識識亦可以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已而天

不勲遠會不使之多有壽考而奄然長逝庭巷兮虛閒書籍兮塵榻
會稽先賢失予砥柱襄陽耆舊奪我著蔡宋屈殺之孤剖而無窮則
渡者日溺鄭昭文之琴彈而無聲則聽者斯輟此蓋我許君之所以
警新學鎮末俗者遼乎邈矣自不可求之於一時而欲馨之於千載
者也嗚呼青山如屏流水如帶惜哉遺烈閟此幽隧死而不朽烟然
若盡死而可作則已莽兮黃土白雲之蕪穢矣奈之何哉其亦有可
悲也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張定傳

張定者諸暨人初以武學優等賜第從軍建康歷清流潛江令端平
間史嵩之制置荊湖孟珙帥軍夾攻蔡州奉香朝謁入陵定以受給
錢糧從守鄧州時河南始通豪傑義士歲食官廩者僅萬人及兩淮
進兵攻湖北制置司計議官出江陵指置邊防團結水寨權守峽州
將扼卒萬餘對壘生擒回紇頭目夷梓公奪馬五十四騎俘數千人
遂以功換閤門宣贊舍人知泰州累疏論清野利害不報去職復江

東總管建康駐劄兼沿江制置司計議官召守融州廣西經略司言
左右江有警融據其衝欲調外軍定曰本土自有峒丁數丁耳日便
攘器械銳利若能團糾調用皆精兵也可以應敵外軍懸入不諳水
土惡弱不熟谿洞險阻無適於用坐受罷弊乃大置酒教場亭上鳴
鼓一呼萬甲蟻集經略司問而大驚遂劾能定吳潛當國起知通州
改守德安府開慶間賈似道開都督府定往謁曰德安地小不足展
輕銳橫擊深入殺溺蔽江圖籍印符悉已遺失軍資器仗狼藉不可
勝計丞相賈東走揚州孫夏並降當是時定言悉驗然定死已久矣
或曰葵與賈不協故置定死地或曰定使間到北欲翻漢陽城誘覆
其衆失期一日故棄城出奔葵殺之也或曰賈至鄂許納歲幣而北
兵退復有陰謀懼泄故欲殺定託之葵也嗚呼當滄海橫流之際人

爲之用且欲彷彿平荊軻秦武陽之遺風非其進矣自是北兵南下
由鄂之沙洋攻陽羅洑直渡江至鄂南門丞相賈統兵扼蕪湖孫虎
臣前鋒對陣夏貴挾戰船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丞相賈將後軍殿亂
射北船執縛邏騎且挑戰北兵集將樹砲擊其中堅雷鼓大振呼曰
宋人敗矣丞相賈即倉皇失措舳艫簸蕩作分乍合北兵麾小旗率
輕銳橫擊深入殺溺蔽江圖籍印符悉已遺失軍資器仗狼藉不可
勝計丞相賈東走揚州孫夏並降當是時定言悉驗然定死已久矣
或曰葵與賈不協故置定死地或曰定使間到北欲翻漢陽城誘覆
其衆失期一日故棄城出奔葵殺之也或曰賈至鄂許納歲幣而北
兵退復有陰謀懼泄故欲殺定託之葵也嗚呼當滄海橫流之際人

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足以發之唐藝文志載其目予於傳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焉基之矣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始從學佛者游願究其所爲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煌祁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邛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爲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惑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

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盧砠里數至於數千欲以誇漢使爲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特疑之也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氎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蔥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爲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蔥嶺以西乃爲塞種蔥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爲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一直接突厥塞王所君罽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歟或後人附會之歟傳稱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今猶載湯問郊祀一事若夫求雨止而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之所不能及者吁怪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耽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爲其徒設也吾頗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爲紀地理者述其概焉

春秋繁露後題

昔予自京師還過棗陵問董仲舒所居處無有云遺廟在河壖廢者三十年或云在平有別廟廟有元赫問碑未知在平何以得祠也時會新御史上章議揚雄不當列祀孔子廟廷林宗起者閩人頗訝予是未能刺舉當世乃剽竊先儒緒餘欲黜死揚雄耶然漢儒獨仲舒未列從祀不宜後雄竟未有言者仲舒所著書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多說春秋事得失公羊之義疏也今具存又總名繁露而章第或標玉杯竹林且雜取所對制策語是豈對制策時徵諸所著之書歟或後人附會之歟傳稱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今猶載湯問郊祀一事若夫求雨止而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

捏巫醫史所爲非純儒之道矣董春秋一經書雩書大雩書大水蓋用牲于社于門是皆實事非欲使後之說者因是以推災異之變而且流於術數之學也漢之諸儒乃相承言之豈或求諸聖人之過歟京房之於易劉向之於洪範五行亦猶此也吁仲舒有以發之矣然而推明孔氏罷絀百家使學者有所統一卓然漢承秦滅學之後歷千載不可泯滅又何待乎從祀與否耶

胡氏管見唐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爲公天下之大端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於無窮又不可以一概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畋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絕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彰彰然具號於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綰又故人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於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於奔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兗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譬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成王滅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康叔以之圖於衛微唐而唐又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叔以之國於衛微子以之國於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繼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綰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荊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舂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於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於乎自于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於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爲郡縣也尚可得哉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卿子北遊京師閱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

氏奉其樂器北遷燕都燕都裏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而東平嚴侯
得得其故樂部人圖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
奏觀乞增宮縣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
孫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拳拳於黍尺指尺之同異及乎大
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尙有胡俗之雜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
前代議樂自和現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豚
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俄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
工冶卒且深厭其煩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加銅齊以
揩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
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黠卒爲造大晟
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
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爲一體聲則爲律身則爲度故夫
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
定黃鐘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爲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
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
遏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
制豈復有加於和現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
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
爲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相爲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
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
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
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
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之
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續琴操哀江南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
嬪御北征從之宿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承
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醵酒

振陽興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嘗泛舟
死矣客有感之者爲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跋涉戎行靡歲不暑
鞏毅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倫生有感就死無罪莽莽黃沙
依依羣華我皇何在忍恤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載淮及楚起兵海隅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憤不顧身我跋
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汝糜爛哀鴻心寮健兒膽裂黃河萬里
冰雪峨峨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四之一

我操南音發酌我酒風擢我裳冰裂我手薄送于野曷云同歸自貽
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爲別淚昔也姬姜今爲憔悴山高水遠
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爲期

澗穎集卷八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游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裴回舊鄉江山
不改風景忘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沒吞聲踴躍
悲風四來哀非遺民何獨不哀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舅人謝翱作讀其辭甚悲因
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翱作不可也當宋
季年大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故老言慶宗在宮中常以壺觴
自隨盡日不醉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
弭寇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偃偃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
於酒藉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爲一籠茲
國哉梁簡釋時江陵戒嚴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謀者言魏
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緩幕雖拔刀
斫柱不得悔嘻宋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爲
鄒忌必爲雍門周歟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立若

人更用棄禮且有若是者明堂位載魯有伊耆氏之樂而周官籥章
掌豳籥者鄭玄又析豳風七月一詩以配之或祈田祖或樂田畯或
息老物籥豳伊耆氏之葬籥者乎自秦始置臘漢魏之間二禮並行
魏高堂隆曰古之王者各用其五行之運盛者爲蜡終者爲臘及隋
開皇乃停十月之蜡而但行十二月之臘唐貞觀初因之前以寅蜡
百神則祭社宮辰然後臘宗廟近世則蜡臘又特通行於一日矣夫
以夏正十月周正爲十二月由周夏之正所建不同卒致蜡臘之禮
相襲無別呂不韋月令孟冬之月勞民休息臘先祖五祀鄭玄注曰
此周之蜡也然而蜡之爲蜡未嘗及先祖五祀豈泰制已混之乎於
乎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尚存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
作草木歸其澤樂則無可考者欲補是無益也雖然載戈貁祀聖人
之經已吾猶後世之復古者補焉庸不有十鼓轟簫寂寥之末音者
乎遂從而錄其辭

於穆泰鴻俶降嘉穀神莫帝隆育靈之鞠經營標野改薦腥熟休哉

皇監下民云胡其稱夥生厥瞀克用封殖協風鳴條墟土揮發嘉禾
天常式保爾極　司商二
惮彼田畯人遺阻艱茅蒲稷穎銍鎛以完率育稚耋告成萬宗趙晧
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
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朔日辨日夜食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之變
春秋據見而錄故言日有食之不言所食蓋愼之也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傳即是夜食是以經不書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
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爲晝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所不見而即書之經耶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曆家之算天度必
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曆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曆者推之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聞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
豈不反爲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晦出日當是而食朔夜食乎抑晝食乎予謂古人之占天象當晝則測日景當初
昏則驗中星自帝堯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瑣聞雜說

與死不取有害　昆蟲八

田居子青陽君哀頌辭

始予弱冠時從青陽君游陽君字明達世爲婺之浦江人自
幼敦樸而悶悟及長公車五舉諸子詩賦百家之言最甫公嘗一再
揚子謂陽君質春秋陽君則曰曼守是非初不可以章章矣已而子
授其孫遵學且盡發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
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氏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
闕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遵賈傳說舛誤闕不敢較也辨周正
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則
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庚辰朔又曰
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
鄭之災爲五月它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桓有以見
失夏周數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
凡朝覲會同建時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暘

而輕議聖經者乎自予嘗時觀其辨日夜食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
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
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析支極多此最
其善持論者嘗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于六代陳隋
而止唐以來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錄也間則致書嚴南公有古
今體樂府之辨曰夫古詩三百篇之外後人所爲準者惟漢魏爲古
體之宗而唐沈宋則始爲今體之倡然樂府解乃具古今體何者漢
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梨園之伎悉
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
陽關詞復是今體絕句它如古挽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爲挽歌者必
可考漢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爲挽歌者必
以今體五七言四韻爲之何耶又如古樂府題胡無人釣竿等篇唐
徐彥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體爲之何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
言二韻爲之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絕句者也果何耶唐人詩集每

有標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少陵集中獨無樂府舊題
衆論而擬疑之蓋夫古人之詩一章一句動合律呂被之金石鳧趨
播之羽旄千威與夫唱嘆於工師瞽瞍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
府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此爲四言此爲五言此爲七言此爲古詩
此爲歌行此爲琴操嗚呼陋矣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
孟德召李堅爲鞞舞辭欲以間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从廢不悉
古曲子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摶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就題立
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爲猶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吾可得而盡錄耶欲觀古今體樂府之變考吾之所自錄
者概可見矣隱君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詞凡九章一章曰耕
田二章曰抱甕三章曰灌園四章曰桑日五章曰候櫂六章曰倚鋤
七章曰聯簑八章曰醵酒九章曰開徑每一客至輒酣飲擊節高歌
超然自得翛翛然顧自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老猶親自
剛述不已且曰吾毫矣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吾又豈得與

夫文士書載於乎楊雄法言書鄭子眞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子雲
吳君高子眞名動京師子雲身爲五侯之客仲元非不有隱德君高
非不有文輪而終以不顯奈之何哉此殆當世逢遇之不同初不可
以士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疏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以祭
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之所以哀隱君與夫隱君之所以自哀諸
矣於乎悲夫頌曰

於乎自古皆有死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溝之未息既往頹
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犖崢嶸佔畢聖賢合席迫其晚節僵蹇浮
濫里閒漁釣爭服生而無譽沒而無證直隱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
存道之所統則或前有千古後有萬世內有中國外有九垓子嗇親
其書書成筐揮筆成雲將以窮經而致用猶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
無以自見於世眼光流月舌音轉雷修焉榮華茲固不能必料其播
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書幾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舉者若是
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蓋今玉汝頗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先注意
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類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以盡總古小學然皆
於乎就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後世而悉驗雖使投壎分赴賜冶

精微可傳予壹序是語已復還其書光亨泣且請曰書幸序已墓上之碣獨未有表者敢重賜以銘按君樓氏譜有成字玉汝世爲婺之義烏人曾祖昌祖琰父建中咸業儒君自宋季早以善詞賦有聲會江南內附而君遂老家居教授江淮提舉司聞君名就徵君無爲路儒學學錄君竟以不覩聞達卒家寔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八配童氏子男四人長曰則仁次曰彌老幼則光亨也孫男十三人曰慧曰用曰性曰韶曰祐曰武曰行曰善曰興曰均曰璞曰珍曰建曾孫男六人致寧致康致愷致中致和致怡光亨等卽以卒月三十日葬君子智者鄉梅曰山之原自墓去家不越百舉武而近予觀宋季以來東南學者多承故家文獻之遺彬彬間出而義烏何茂恭喻叔奇兄弟最爲翹楚曾未百年文墨寂寥簡編零落可以使人長嘆而於邑者光亨每言君輯古今字書年已衰耄然猶日夜發聖經賢傳諸子雜書而誦之隨得隨鈔遂成卷帙嗚呼其老且勤也若是豈宜使之泯沒無聞哉是可銘已銘曰有嚴斯裁有巇斯諸誰歟咨者曰老一儒奚衛魂魄勿爾室廬爾嘗爾烝子孫靡不承

古琴操九引曲歌辭

始予少嘗學琴學之數日曾不能布指爪而辨徽角甚矣哉琴道之遠也蓋予每思古人之去我者久不可復見徒欲想其遺聲遺韻而庶幾或得其心術之所存情緒之所託終以不克而後止是以常咏歌之或亡而存者類出後世之傳會漢蔡中郎及唐韓吏部曾作十操不復採用故今特因琴操九引復補仙襄陵且以其繫於樂工琴師不其曲辭是數曲者頗本於婦人女子仇離羈旅幽憂抑鬱之懷君子猶得以少返於古是則所謂琴道之遠者誠有異於閭閻下俚折揚黃華聽之則噬然而大笑者矣夫何遠哉遂從而具錄其辭

漚嶺集卷九

列女引楚樊姬作

詹山分崔嵬又江水分委夷草木分芬芳鳥獸分號悲孟冬十月分森然樹羽野火霓揚分祖湯暴虎君王躭樂分妾心獨苦妾心獨苦分無人莽莽分雲夢有洲甘酒分厲生淫歌分禍來君王躭樂分棄捐沛妾處深宮分焉知外野鹿與女分自古戒之君王亟歸分匪妾之私

伯姬引魯紀伯姬作

北風分喈喈雨雪分瀌瀌我心分殷憂東海泱泱分大邦爲仇平原何有分廣澤有樹鴻雁哀鳴分麋鹿騰驚兵車轔轔分在彼行路翼翼弗靖分委儀章而謀去我生而存分日蹙我國我死不瞑分憩血食父母既沒分歸又不得周公有鬼分昌發予福我泛分柏舟蕩蕩分中河時哉不與分可奈何遺此鞠訩分奈若何

貞女引魯漆室女作

春木分含英野花分幽香我何所嘆分我何所憶主少國懷分使我

悲側嗟彼女子分婉婉令姿盛年不出分老將遲之嗟彼女子分無非無儀內食者謀分汝何憂爲我蓺我葵分我藩我圃過客馬逸分莫之或禦藩拔葵踐分飢哺無所廟堂失策分婦女爲虜悠悠蒼天分天道惡盈知我謂我分秉心獨貞陽和幾時分霰雪其零保貞見疑分昌其可徵

思歸引齊衛女作

麥秀蔪分禾黍油油彼有鳴雉分啾啾道周朝陽烜然分雲霧寒天中道徘徊分褒我好逑紅顏摧頹分欲飛復止痛衣入弔分既悲且戕毀禮有未答分不敢徇死先王之懷分敢辱王子父母我分胡然棄之宮庭嚴邃分迴閟於斯身微節大分湟不可繼創巨痛仍分陨命爲期我思古人分我敢失正天命早寡分匪汝予聘我歸之思分眇哉河梁誰謂衛遠分歸我其航

霹靂引楚商梁子作

步出郭門分一何蕭蕭念彼古澤分與言來遊山長水闊分曠無儔步出郭門分一何蕭蕭念彼古澤分與言來遊山長水闊分曠無儔侶天地晦冥分霹靂儆予玄雲分泱凝急雨分滂沱泳雹分交加蛟螭分湧波捷捷業業分天何我賊軒轅軒轅號分道不可以思危鯨疾蹙分物無不靡側身顧行分庶無罪悔神龍之歸分蕩然川坻雷公上天分挾輈以馳昔何醫噓分今何怒爲巫咸去我分誰其得知

走馬引秦樓里牧子作

白楊刀分宛魯子杭戈待旦分思報父仇父仇既報分義不共戴亡命不出分遁我於隘山高無人分上無日星夜閒有馬分繞屋嘶聲天不祐我分思追我兵橫屍都市分國有常刑我倘以徨分莫履我發沂澤瀰漫分道路超曾我啼斯溓分我軀斯膺所處何危分命幾一髮追兵既遠分執知其然馬蹄在地分莫辨東西父不可見分我志獲伸我死得死分嗚呼終天

箜篌引漢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浩浩分洪河有叟一人分擣壺且波我急爾止分無渡分爾何所苦龍伯分馮陵鮫魚分參差戕風奔騰分霧雨瀰漫磨

牙吮血兮剿汝殛屍爾死於彼兮我亟從汝兮我死其可毀容惡服兮志不可回埋魂隈岸兮委命黃泥碣石巖巖兮望不可測精衛銜石兮曷海之塞曷海之平知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琴引秦屠門子作

山嵯峨兮我車之將水洪滂兮莫之或梁世而溷濁兮黑白不明干戈日尋兮武夫顛行天寒而煖兮瓜朕上賤以拘兮不敢容悅黔首之愚兮爾乃自愚謂儒可僇兮儒則何辜長纓兮纚胡瞋目兮諂讒蛲舜遠而兮旦不復旦豺虎咬人兮潔身去亂商雒有山兮曄曄紫芝嗟彼美人兮政予望之何世之不偶兮曰安其危而利其菑天道至此兮我命之衰

龍丘引楚龍丘子作

春花兮亂開秋葉兮滿階時不再來兮我憂用老夕行懷思兮我歸無所鳥則有翼兮魚則有鬐兮滿罾有岳兮江漢斯陂徘徊不進兮尼彼路歧僕夫告病兮飢馬齧其我夢之歸兮吾鄉我里門閭依俙兮墟墓則邇魂神惝怳兮一夕九徙從父母何在兮敢及妻子天陰巖莫兮北風之寒曰我無衣兮坐不能餐我拊我膺兮摧我肺肝閔天嗟嗟兮喟其增歎

三彭傳

昔在天地未判之初混混沌沌玄玄黃黃載滿載實陰陽水火交運日星乃光爰有神人厥名曰炎寔生其間吞吸元精孕胚巨靈上顧下盻肩髀成形口味鼻擅目色耳聲一機既關萬化則行次有三子受氏惟彭孟堪仲質季矯是名相其居處託彼衆竅私其喜樂游觀默爭吉凶糾纏禍福搶攘無有停時能人類用殄鬼怪爲朋天下雜擾而欲以聽直於明庭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問曰朕治天下嘗以爰而寔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世之所有天之所宜是以人爲萬物之靈之卑省翹蠕蠕蜚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宜但知性情何有規矱名車駟乘鞍韉轡絡芳醪美饌鼎飪羅枸奇聲異伎絃箏粉澤任口饜鮮隨身煖燠此殆臣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憂讙者獨童狡黠昏頑純惟鄙機心日滋嗜慾鋒起是何人情之大不美也不怡起顧天老復極其辭已而彼三子者逶迤拱立錯愕失次同辭而進曰惟帝清問下民繇寡無益臣雖不言帝之視聽可盡蔽與蓋臣聞之人生一世本自化樞孰不百年我謂斯須倏其童幼馴至老枯何頭不禿何體不贏貴榮賤辱利害爭驅死喪病瘦悲嘆囚孥開口笑言能得幾娛經情恣欲益我過踰方其賦形我有軀幹日怯美目清揚雄髯俊大肩背豐厚手足輕快語音如簧容止若畫市童與嗟隣嫗縮脰是皆自然罔有過害至若疲癃連蹇病瘻盲瞶步趨如孰顏面弗醜視臣之全生而抱形者百不逢一孰可倚賴飢贏危窘非惡困殆弱衰不充蔡藿弗嚘視臣之順適而惬體者千不遭一復何怨悔古人嘗有言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則用之山丘之高川澤之卑省翹蠕蠕蜚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宜是以人爲萬物之靈而寔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世之所有天之所樂但知性情何有規矱名車駟乘鞍韉轡絡芳醪美饌鼎飪羅枸奇聲異伎絃箏粉澤任口饜鮮隨身煖燠此殆臣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憂讙者獨童狡黠昏頑純惟鄙機心日滋嗜慾鋒起是何人情之大不美也

也陛乎人不可以無權權高則鄂權降則鞭人不可以無勢勢盛則燎勢傾則縛惟泉澹陽而必達惟火燎原而必灼順臣者得志而相矜自度無所得矜鬪臣者逆天而自蘊是故思之不得而至怒怒之不已而成僇臣猶恐其未足以竭平生之志騁一已之欲徒大期俛仰而向盡此所以終歲奔跳而蘭輾者歟雖然彼兇而暴世之下愚罹法受戮蒙辱狗猪當其生存恣意所如此通而睿聖人之徒黃馘槁項飢餓體膚虛及其沒身併盡丘墟是蓋天下之雄擾者或修或短或黔或皙或壽或夭或寤病忠或遇禍謫各有天命弗勞人力恆曰孤於昏睡反謂臣之讒賊而彼泉人方欲以是而蠱直於帝庭也孰爲而歟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告曰朕之治天下帝綸無道佞欲諸侯畢充郭起兵亂冀州太一奉符天一獻謀一戰而勝涿鹿是都僧巢營窟風雨漂搖果蓏蚌蛤臭穢腥臊民人告病我是用憂利彼蒸餘務爲民逑彼三子者叫囂雜遝兵之不可藥之不及雖欲本其致亂之故用以變之毋乃天下終末能盡治歟天老對曰臣聞上古開物之時天高地下風氣漸張醴泉讚注地膚馨香上飛下行身有光芒歲久念食靡稂穢穰民有爭心變生稽磔爭之不已殊廢井疆天人既離善惡乃彰彼三子者始得以自肆其姦而莫之或攘然臣嘗稔其言矣瑣瑣也多思宜於却願而長慮質也多怒宜於憤世而嫉邪矯也多殺宜於徑情而直行是誠有害於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臣則請帝杜其寠安之毒欲其麾痍之機浣其腐腸之食齏其伐性之媒則彼三子者之致亂猶可及止已何謂天下之未能盡治歟於是黃帝乃即齋宮累月不朝政事經年不遘聲色悅兮憮兮而或與方鬲朋等問道具茨合符釜山且又神游於華胥氏之國天下大治由是三彭不振遂至於亡

爲說者曰予聞祝融之子厥有大彭寔居彭城是爲彭姓至周有彭人別居庸蜀微盧之間非其後也蓋今三彭氏本在於黃帝之世則又異矣雖然大彭之後有彭祖會以雉羹享帝帝錫之壽考至八百歲而彼三子者乃幸人之有過出讒于帝以求享而人用是禍患殃

札者相籍此則又與彭祖者果異歟悲夫

潘生傳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閒出與人執塤篪治筐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壅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盡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卽以母屬兩弟子自傭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旣回鶻人得轉運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成虎北口會上有詔江淮丁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給過所道遇一女子惟襓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儻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卽操瓢道乞夜泊茅葦中雖顧沛流落親覩日久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盡送我到莊乎及女了上堂見父母擁泣起相抱持詰問外因來者何人卽引生東衣其酒炙樂飲酒半執酸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死罹霜露盜賊君

韓蒙者禾豐人家本江東大姓善賈至蒙益蓄善田踰數萬畝計性
樹惇常低首下氣類懦夫女子未嘗敢出緦芥語鉗制人視歲貢羅
鶉餽給鹽米炭死或給棺蒙鄉里待蒙舉火者或數十家蒙每售田
田必過直與錢且追舊券自算曰某售某田彼欲速我貨今我入款
田實上腴我欲久有我業又乘人之時詘恣贏於已毋乃爲過貪已
乎復召與錢蒙既老謀卜山以葬鄉人有山最吉卽獻山蒙不可蒙
諸子遮割園田與山多勞垺蒙又不可曰我死歸我骨免烏萬免蟻
蟻山泉樹木悉爲我有且彼豈或不能自爲竊顧藏我乎復估山所
直與錢鄉人不肯受召與飲强授錢乃已自是鄉里童耋見蒙出必
讙曰吾長者凡在東阡西陌田芃然茂園菀然蕃池孳鮐魚山養嘉
木蒙曾不待防護程督利日歸蒙然蒙頗以財自衛無有妬蒙而思
欲撓奪之者故蒙卒以富饒終其身嗚呼世所謂大富家者豈盡蒙
比耶自其乘暗射利血牙腊毒不致於鈐鍵屬厭不肯已終不免自

陷其身爲刑僇之民自蒙處之誠不肯嘖刻安寢食彼方亟肆其術
肥家而蔣鄉恫疑禦喝持鄉社輕重搖唇鼓舌挾州縣短長徒以爭
强競得於一時不郵其後或一世二世三世子孫旣已凋喪廬舍旣
已摧落田園易主丘木斬伐罔有遺蘗至使鄉里衆人追數其旣往
之愆尤曰天定者勝人視蒙猶不可愧耶嗚呼吾每觀數十年來世
衰俗下田力頓耗泉脈涸竭歲無美禾山恆蒿然池多窄蹙不得孳
鯽鯈是豈天時人事相爲上下本其人一以貪殘剽碟之行自戾於
天不有天菑必有人殃而天特有以默勝之耶然而天下多故閭里
益騷糜耗不充口裳褐不掩脰悲憤姦悍而欲競賤其毒以逞莫之
底止是果世無富民長者耶嗚呼幸使吾鄉里知有蒙也可以勸

爲說者曰予聞潁川白晉言如是晉嘗宦游其鄉至蒙家蒙具水陸
鱻薧時新蔬菻醯醬蔥保烹繪調齊執酒漿獻酬拜跪恆中禮一發
言必及於善毋衊過客盡然此殆富而好禮者乎晉北產悖樸
不妄人也故蒙之行事實可傳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讎刊注刻在會
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
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
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
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竄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
宜守之而不敢有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蜕之且
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
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
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爲主而氣
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闔一闢暑焉而土山焦爍寒焉而川澤凝涸天
下肖翹蠉蠕根荄浮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
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爲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

行之不敢少違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
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闔一闢而固非我有作爲
於其間焉一有違乎此而天道遠爲之變一言之發與其休協一事
之動與某咎應春秋洪範家頗能言之而後儒或談其泥者此猶鄉
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遠逸矣乎
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
時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孤子秋食耆老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
是謂經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
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
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撤之而理
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
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
可以非時而暫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
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爲

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爲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寶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概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斂則築室藏冰觀其所以彌綸匡贊郎宣調燮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爲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況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時平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緩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廢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不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左州郡析置不一至唐即以南海郡立廣州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爲東西道廣爲東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宋初而後平今廣州上路領縣七番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隋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紀者夥矣粗載其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黃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云黃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制黃鍾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鞭精緻鄭重藏廟中宋鎮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鞭精緻鄭重藏廟中宋鎮宮遂隱此山

南貪者力鑿得泉達磨曰是可鉢雨計哉今海水鹵鹹泉故冽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雜龍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葬輒車四出棺塘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玉嬰齊帶珠襦玉匣玉璽金印三壙若龍文悉螭玉押金飾後瑜携劒經襲上飛下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內吳度翻移交州時有園池

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廣坦有菩提樹房相國融譯楞嚴經有筆披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般剌蜜諦曰廣譯經出此硯堅潤可愛藏殿內有屈眴布西天衣繡內相大如兩指

越井崗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葛稚川妻嘗行灸南漢劉龔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討南越先將精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貪泉晉吳隱之刺廣州酌泉賦詩處隱之北

歸家人攜沈香一斤覺投香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晉白不羣晉隆和中太守袁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發卒千人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每風雨晦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處今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鱗藤竹爻有龍戶一曰蜑戶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水蜑戶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寇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釣得金絆牛從絆出見人復沒歐其絆得一尺義熙中周靈南勇擊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白西北百餘里築堤潴水給城中南湖續集卷九

漢劉氏開甘泉苑泯林池南有陸公亭故基夾溪種刺桐木綿花開殷豔如畫

博矣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城循竹海與吳隱之戰立烽處山下溪有神鼎周劉道錫刺廣州還入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執係者耳盡痛

馮益墓山在新會北益世爲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涼聘譙國夫人沈氏實死沈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紿洗鼓吹麾幢至益三世武德中嶺南未臣衆附唐

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請以黃金萬鎰市也發寶藏刺史韋明曰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爲越溪唐景泰禪師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發現石屋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鐘並藏寺中

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白山出如金輝映衣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銅州山有三十六嶼山民業魚鹽不
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北置水軍鎮聚逐城其地今有數百家徙來種
薯芋貯糞壅時載所有至城易醯米去
爲就者口東陽李生白海上回爲言南越事山川風土悉有可考者
夫南越本一別地自秦漢以來婦通財佗之自王劉龔之專制亦嘗
自爲中州雄强數代至於天下盡一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
險遠故哉當今廣爲大府自江嶺而上經大庾關隘之高峻自閩徼
而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湘灕而下則又將歷灘江湟水龍石之
嵂嶵黃茅青草炎瘴襲人違去蛇猛虎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恆未
嘗願至至則常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苟且塞責之心然而畸天
勝景自羣儕而海氣伏珍禽嬰鳥異草叢生花有紫馨朱槿果有荔
支龍眼檳榔蒟醬之屬芬香鹽治鮮甜爽脆魚雞蜆菜堆積於市酒
女數年而能順其風氣時其馮適宜若無聞於中州至於控制山獠
壓服海外大蠻東啟咄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
賦幣藏蓋不下鉅萬計又必賴末流花邊金之吏而後有以傀夫輕
生好貨之俗庶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得以
其險遠之故毒瘴乘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世之仕者勿以其
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之珥勿以其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
天子堂陛之間即爲廣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路以還
南越幅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爲五府
廣府寔大山深峒惡民頑俗獷草搖風動常必德懷而威懾之然後
自已問者一時山峒額無所覺知之堠弭兵濬池假息惕釜至使
父兄子弟脩城栅繕壕塹晝夜鉦鼓鳧鴈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
繼之朝廷以是而厲法令徼盜賊修馬政禁兵器是雖一指挤瘍之
微而痛身猶或爲之不寧者蓋久而後克有定此豈可以輕視而越
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
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追矣遂因及其風土政事之概者著于
末簡尚有觀者曾可謂爲詩宗少文之卧游云爾哉予故得以具論之

讀唐太宗帝範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獲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予間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爲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惰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馮藉不致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而修欲定爲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蹴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羣夷適足以爲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詰玉靈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痴且惜其志之或不我遂也於是假龜蓍龜用以卜其出處行藏之決者而玉靈無所徵雖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詰玉靈辭

予昔日之有事兮曾端策乎元龜庋揭我以吉繇兮曰遠行之不疑志因循而弗立兮年儻鬖以失時祇自貽而復蹶兮豈玉靈之獨吾欺惟玉靈之神聖兮諒天道之秉爲練時日之臧否兮佩國家之安

危何嘉林之養壽兮撫芳苓以赴嬉遊清江之援節兮竟豫且之見罻將靈繹其果獲兮爰眠高平上師列梁米及夫梯黃兮幸鑽燧而無遺眞古今之至寶兮寔誠敬以自持曷玉兆之可信兮匪巫咸其孰能詰斯嗟童髦之我悕兮展素菁以延竚歷壯志之未及少試兮遑環堵之恤處彼周路之砥平兮喜掉鞭而騰翥此嵩谷之險幽兮閟蓬蒿以晦旅況卑汚而蹇淺兮久屈蟠於泥土迺虛奏而誕慢兮謂音節之協夫宮羽言無徵而惡合兮行無實而舉舉用靜作之在人兮何寘頑之不悟告語綳天高而地下兮率依附以相成倘祁寒與暑雨兮或怨咨以爲聲當耘耨而務植兮迨負擔則貧贏匍匐號而衛鑠兮競馳騖以交爭紛燕南而越北兮特踟躕而不行顧秦肥而楚瘠兮忧肝膽之相擾窮心思其恣橫兮罄利欲之捲攘使太虛之日以百變兮曾不足以應夫萬有之異情寤陰陽之雜糅兮肇品庶之馮生宜洪纖動植之散殊兮實豫定其翅足與根莖何自知之不澈兮卻曩祓乎厥靈苟厥靈之伊赫兮僅枯骨之我鑒胡文章之倚綳古莽之睡矇兮復皇落之誤領豈紀

是歟吹燕平死灰兮恍撓淆於正水雖形接而謂夫皮膚兮竟神通於骨髓何今魚而昔烏兮且我蝶而彼蟻方雲霧之倏爲飛滅兮又雷霆之鳴熾貧何愚而或盈倉廣兮賤何辱而遽躋朱紫信苦樂之相乘兮固勤靜之可弭謂靜定之可以自勝兮卒勦勞而弗已誠道眞之不至兮故徒與世妄而同軌自我病而盜病兮匪宜楙其誰尤肆操存而不舍兮收視聽而與謀儼聰明之不我壅蔽兮愈洋奠而優游要虛懵之盡黜兮俾窗蓼之日瘳惟眞人之無夢兮在一默而何求縱我夢之或可少徵兮吾又何得乎黃帝與孔丘盼睛熊而笑傲兮發盡簡以歌謳願宜楙之一寤以不復兮用稽首于玄都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道洽矣而人民屢乂樂是用作始教人操牛尾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至音也然而樂辭不傳後有博古閎覽者惜古樂之日閼不顯託而補其辭凡八章

載民一

於赫顯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羣物興洽俗無上下親孰父子爾駭爾狂孰紀汨乎無名潛乎無聲天地無作聖人化成我民自化
帝不汝得是曰載民我民之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興氣以陽發質以陰凝玄鳥歸矣我民曰息靜安其性動職是職爾居爾巢爾啄獸蟲蛇爾食爾火蚌蛤果蓏我利我養
相時制宜匪政匪教尙安厥施

蓬草木三

邈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浮斯茂庶草彙生孰闢我區孰豐爾苗樑山砍川揉皮探賀火無燔炎水無焦浩洋菱蟲斯伏鷙鳥弗翔允哉樂茲
草木蕃廡嗟吾何思維聖之緒

蓋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出于田劬我勞勤思我瘠捐採木耒之剡鐵耜之天雨
洽之時風耔之維糜維芭維稻維粱弗爾穉秀亦弗蓺蝗五穀告熟
既來仆器乳有卧則哺哺食則吁吁飢則求食飽則棄餘於乎不顯
孰不念聽日監在茲奈何不敬

建帝功六

昔在泰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上昭天光鳥獸文章下協
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無幽弗燭無險弗砥黎獻共臣
蛟螭畢從匪帝之功伊誰之功

依地德七

我望雨海中有崑嵛天靈被跡乾曜合元孰來蜚龍孰度七圍人禽
並擾庶品蕃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甲曆既正機矩迭乘帝予何言
天地之德我民之依俾民弗忒
總萬物之極八

又知其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聲文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
雄之琴女媧之笙朱襄之瑟伊耆之籥前後相耀彼此相襲是蓋近
而英咸韶濩遠而巾拂韓鍾之所自出者也近古以降大樂官失職
古樂日廢然而五音七音六律六十律四清聲八十四正調之法度
猶有頼乎西域龜茲之所傳唐末五代之亂又從而殘缺不備說謬
失節至使蜀一點卒而欲立一代之樂府錦仝鏤石崇牙列簴足以
極衆工之選雖若名儒鉅子學不聞古樂無其師竟無有一舉口議
其可否而請以更張者於是古之所以吟咏其性情動盪其血脈消
融其渣滓者無復可見而淫藝邪聲騁慢輕剽之風日競月增亂不
之慨子女變優舉聲號叫杯盤狼藉頭足跳踊則已雜出於鄉邪聚
會賓客讌飲之間矣嗚呼古今之樂其信不可以遽同者耶此子童
有取乎葛天氏之樂名而特補其樂辭者也後有聞者得而歌之且
將惕然有感於古樂之不作矣又何愧乎樂辭之今也哉然以黃帝
以下六代之樂與夫成周之九夏唐元結皮日休乃得而盡補其缺

嚢乎鼓之軒乎舞之或者嘗百王之末造而猶可以得返太古之遺聲乎嗚呼遠矣于是以特錄其辭而又論之俾庶幾乎大樂官之採擇

嚴陵馬君仲珍父誄辭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珍父卒家凡歷六暮始克葬于新亭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慜其遺行之不昭於時乃作茲誄用相其哀誄曰

於戲馬君厥姓維嬴是曰造父別封趙城趙之既王奢也善兵爰邑馬服開國秩卿世降炎劉北州籍名掾介咸聖融振儒聲逖焉鉅唐重績治經孰揚天朝燧捉節旌信茲苗胤何代弗榮播爾宗譜百世一程故汴之遷視杭作京靖念爾祖策科膺英聲歷州縣執持憲刑鴻蹌鳳翥玉潔冰清徑踰法從領神明廷端紳揖挺實棟國傾維言維行流風盛行曰孫曰子軨有馨纓世祿日遑家連相承如何君子異我編氓維君自幼鍾厥豐偉長而好學眩覽史昭茲六經卓有根柢老儒後先搜摭章指孰主非細孰聖弗體發揮義旨談論鑿起忽覩百家涉獵衆技儒墨交機德刑迭煅鴻荒迄今王霸臧否薄海內外華戎遐邇孰賦鏗合宮徵或玄或竺虎別邪詖我常謂多君謂道爬沿君既壯聿有時譽矧學之弘弗據要路緬爾祖德敢慢我故風靡自君既壯聿有時譽矧學之弘弗據要路緬爾祖德敢慢我故熾爾學業肯墮我素名場大開百郡充賦匪闖伊楚矜慢奔慆彼哲此黎揮霍吞吐聚焉風雨散若雲霧孰主張雕孰金弗鑄匠般何人文梓弗遇唶哉數奇得此遲暮誰非退鶂誓不脫冤我擔我簦發告我渡我吏其儒律我章句彼賢非賢孰妬弗媢孤城雨里雪浪煙樹人皆儒顯我獨儒誤君何不淑復奪君遽豈無文學尚寒無貉干載一朝昇彼丘墓伊昔大化乃形爾身既具四體孰儲爾神何言何默既笑既顰何冠何履破服僊僊孰嘉爾學使爾有聞孰嗇爾仕忍不少延維其生之天閟弗完豈如無生智漠自然我問元宰孰司其權紛綸變易孰是天淵愚蒙者壽智勇則顛卑汚者寵藻麗弗宜飄泗

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曩余嘗論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說於正傳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而爲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爲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曾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皐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典禮經曾不復赫然張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亦莫能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吾嘗焉而嘗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要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消移前郤必得其宜要之堯舜文武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世之學者猶議法

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換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因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世會無妖孽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哀世聖人且以爲舉國不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秦人恃法而寖濫乎嗚呼二或之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春秋乃廢詆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爲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爲傳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不知其復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爲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挾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眞議法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紛然雜出宏綱大指既無其統徵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之疏略近世縮雲鮑彪乃復分析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禁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寖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會不一同南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强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誤之疏略也宗人正傳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敞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求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蓋頗費乎誤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其眞戰國君臣從橫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而風俗一世之有賢材學業者修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德舉或以言獻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或敢爲僥幸變亂而情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且以爲舉國不處焉蓋日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讒人傷羣善人之事震駭眾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矯僞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將無所往而不盭於道苟謂世爲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爲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有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夫然後世之有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積而無慊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騁於天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惟摩厲其舌肆爲議說莫之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裒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屏

君弱將繼兒倭妾劫之以敗降殺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巧爲文飾勢欲離合强相傾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實日就淪亡而後已嗚呼讒邪之說有可畏哉善乎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徒謂其言行之僞而不由於誠學順之非而不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遁不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斷然惡以爲古之讒說可壅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乃從而是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爲不可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爲之有變至於排難解紛成彊取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秦弟代厲之流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洸乎若鬼神之不

可端倪雖其譏邪之說罔知義理而偏倚創錯繆之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世膚見謏聞者之所可遽及嗚呼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爲於邑矣然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尙爲近焉已不能盡及宅則曹魏鼎足而制據李唐參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衡相傾議臣鑾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之讙動一文辭之譎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倣而爲之亦且羞澀長懦哀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辨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目爲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石陂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帝王覇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

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薄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圖爽頴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釁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徙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爲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願出爲

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固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爲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虢之間遺民襁負義士鼓篋尙不爲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蜍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弱乎義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句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

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哦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淵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障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爲同竊其殘脣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舖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偈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尙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覇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利武夷謝翱皐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爲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蓁蔓兒牧豎悲歌蹴踘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

夫

淵頴吳先生集卷之十

石塘先生胡氏文鈔後序

鄉予嘗見永康先生胡公鐵庵寓舍每嘆古今道術之異及今覽其所論著則尤得其父兄淵源師友講習是非取舍之或不同者蓋自近世閩邵二程始推聖賢理數之學以淑諸人然而學者秘之則閉其學之所出者違有端緒不言師承而今說者乃稱濂溪之所授受蓋本於壽崖佛者之徒先生至為論辨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士君子之所深感者也夫以周程理學之盛而邵之數學且不能以並傳於是朱子乃以東都文獻之餘一傳於閩之延平而又兼講於楚之嶽麓誠可謂集濂洛諸儒之大成矣當是時也二陸復自奮於撫之金溪欲躡孟子脅不以循序漸進為階梯而特以一超頓悟為究竟今則至謂朱為支離陸為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為學自謂為陸責即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爾等得無頗有惑尤者乎傳之曾祖父本學於陸亦喜談陸者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盆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証其祖乃舉堯舜以來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道而悉謂之禪耶惜乎予年甚少僅得一再見焉而不得親扣其詳也雖然春秋戰國之世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天下之雜治方術者不為不多是故老與易並稱儒與墨並譽世之學者或欲援儒而入於彼推彼而附於儒卒無益也然亦用是而日雜矣流及後世秦謂方士儒漢謂治黃老者儒晉王弼遂用老氏之說以注易唐韓愈至謂孔墨之道同道不同則不足以為孔墨然而佛者徒以西方之僣戎暴入中國言語之不達被服之不合趨向之不正而今乃欲一混而大同之不幾於蕩然而無辨矣哉必也天下人心之義理無古今無彼我無華夷無內外雖欲一混而大同之亦可也此其道術之所在苟或不契於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曉辨讒咋者不能違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為已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夫自江左始平上即遣使重遷南士之賢者士之一時幸脫兵禍擾攘城郭墟莽之後當天下大定懷才抱藝不肯一出而少試焉是亦終於潔身亂倫而已矣先生蓋自宋季為渝酒人因得陪四川大幕府末議號稱南中八士及宋內附或以先生姓名薦遂召見意謂失生且大用復出而教授廣陵月歷數任儻爾沒沒於州縣之下僚不至甚顯然觀其所至教士也必曰嚴恭寅畏其教民也必曰孝弟忠信此其道術之正仕處之合文章之懿政事之著誠有大勝於今人而且不後於古人是豈苟然之故而遂已者誠當予初見先生時先生嘗語予而眉黑而多黠眥齗掀而不閉默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胡易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蠶之盛酒者乎夜蠶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乎攝生養氣之道者及予自燕南還予又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翼生建安虞光祖及金谿傅新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曰世之觀人者自夫出處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論矣爾等得無頗有惑尤者乎傳之曾祖父本學於陸亦喜談陸者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盆見其為學術之弊意者其幸發金谿之故墳而少灑其心耶會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嘅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槀而且繼之以涕泣不能自已嗚呼臨長川而後嘆逝者尚可得耶尚可得耶

范氏筌筭卜法序

筌筭卜法者本楚越間小術也自楚屈原始稱有筌筭之卜越相范蠡頗有其書然今特類後世術者所託要之亦必古有此法矣當卜時自其所向得草木枝初不計多寡左右手一縱一橫揲之以三而數用其仍然後一時之吉凶從違休咎昭昭立可見者達賢君子或棄之而不道或時有可采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禨者乎蓋昔越相范蠡會與大夫文種事濮上計然計然世所號文子者也而蠡種實為楚人而往仕越悉通天地陰陽之紀察日月星宿之會明鬼神幽顯之理達龜筴鈐決之奧治國臨政謀敵用武莫不如其所願欲越以霸強何蠡種之能有以盡乎其術也予嘗考之大抵本出於大

一六壬玄女遁甲風鳥雲氣之道越王句踐官吳吳將赦越蠡占則曰王聞喜時日加戊時加卯功曹爲牆蛇青龍在勝光是謂時財其日用又助之事不利而有傷已而子胥諫不果赦及越王句踐歸國越既滅吳而蠡去種占則曰王勿追蠡蠡去時陰書六陽書三後入天一前將神光是謂玄武天空無有止者言則死視則狂已而蠡去勿復追吳越春秋具載其事而史記特推蠡種之術乃出於計然然自越王句踐之還臨明堂悉練時日又類後世五行堪輿叢辰等家脫有不合則指爲事犯五門初未審所謂五門者果何術也吳越春秋載輯於東漢趙曄或時漢季顧以天文讖緯九宮八卦占候之書爲內學而曄自以其說勸人之歟不然史記之言陰陽多忌諱而太史公詳者蠡種毋乃酷似之歟是故世之學爲天日計神孤單閉杜奄迫關格制客主別勝負之術者每託於蠡而行之筵算之卜特其細也然則陽至而陰陰至而陽陽節制強而力疾陰節安徐而重固又且游觀乎天地四時贏縮進退以爲常是豈但古之善用兵者爲然哉

雖一恆人之欲卜其動作云爲亦不過此而已夫然故徵而思慮之所形著而言行之所廢至以天地之靈變鬼神之幽瞰而吉凶悔吝之來若有應焉誠有不容揜其僞者雖微端龜正策旋式布算人心之皎然常足以先知而預定矣又況達賢君子出入起居造乎與天同運發號施令嘗乎與神俱化然且不能不假是以示諸人也筵算之細時有可采豈謂其果足以盡乎天人之道者哉雖然越王句踐之陰謀譎術苟他無所徵纖毫瑣末類出於陰陽時日之占而後用事吾猶恐其未必致霸必也五穀蕃金銀實府庫滿兵甲利然後用是以定王心之疑動越民之所欲報讎而成敵者則庶幾焉是故今一恆人之所卜雖以民俗間小事亦必天地之氣應與人事相參乃可以見其成功不然則龜爲枯骨蓍爲朽幹猶不必泥況筵算之細者哉予具錄之又足以通知古之多異術矣

唐律刪要序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頭難省故頗刪其要且務觀乎古今立法之

民命傷蹶國脈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尚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焉鄭諸儒會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爲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効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儒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儒尚德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爲後世之龜鑑矣

儉解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嘗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上惟聽衣綢綿紵布圓綾紗綃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國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而齊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蓄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貲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爲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能殫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夜馳驅民人困瘁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兩無其實又何獨異乎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孝武承之而益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游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事之臣疲民困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矢鏃之警宮庭無丹臒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講封禪而虛務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羨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氈罽青齊之縑纊江淮之粳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夫何大家士資中戶破產小民嗟嗟會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末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爲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裒是故奢侈不法每形於上杼柚其空日因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教天下之俗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豈聖人君子之所得爲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咸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蓋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老無徭役閭丘生獨不拜宣王怪之閭丘生曰臣聞大王來游來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廩空虛賜臣無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閒選廉紬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爲抑橫政修農事之本焉是謂知本是卽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卽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道本於一孟氏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十百家之學學日繁傳日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也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學三變也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成曰庶幾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白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嘵嘵譁咋雖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

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謂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識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序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道理愈甚則其失之也春秋之勢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

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欲自川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不霸夷狄弄兵大夫而起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亡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爲此論者哉又孝文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比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春秋舉傳論序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

授則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成斷之於聖心高第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詆諆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各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慶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之語世謂生齊語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者非齊人也奈何若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苟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況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儻誅其既死篡弒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二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智悼知伯之誅在春秋後孔子卒已久或扣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左氏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未興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諸和之爲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爲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爲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爲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孟子弟子列傳序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東淳于髡慎到荀卿騶衍淳于髡慎到荀卿騶奭列傳序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東

溥愚昔備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者如此又況鄒衍奭淳于髡騶奭以下諸子遷離怪誕者甚衆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第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宋鐃歌騎吹曲序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滄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爲外舋然而禹跡所及但自蜀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墳之域不及江南春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封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國大江以南半爲山海險阻無人之地北天地之氣化所以極爽於古而併盛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國勢達時務哉春秋之世吳最强越乘其弊而蹙吳越王句踐乃能無事於霸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彊方聽戰國游士之說而欲覇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盡吳越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能難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祲十有餘年不散南偏江淮湫然淚下已而嘆曰天災異若此徒諭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競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翺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爲鐃歌騎吹等曲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間斯亦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別事大樂氏失職唐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魏晉末及鼓樂府今朋又擬夫宗元者也鐃歌自日出至上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至郎吏謁故士凡十篇云

顧亭林先生集卷之十二

桑海遺篇序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間募義徒畊貯制了造幟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寶爲驍將大衣冠指麾衆若前鬬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詆用兵帥無宣論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催令守始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棄聊攝拔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之寓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乃興魯太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則曰古詩三千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導其言語之所發或本其直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以其

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溺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雹霜髮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指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爲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爲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古詩考錄後序

予嘗從黃子學詩黃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篇詩之作尚矣蓋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於聲今之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寓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乃與魯太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則曰古詩三千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導其言語之所發或本其直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以其

辭哉制氏世世在大樂官蓋頗識其鐘鼓之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調猶得爲漢雅樂之所肄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言古今義理之極致一也自其聲言則樂師矇瞍之任未必能勝夫齊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雖然古之安樂怨怒哀思之音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之故當時之閭謳者則從容和緩觀武者則發揚蹈厲是獨非以其聲辭之俱備然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望古三百篇至於上下千有餘載作者間出如以其聲則流休文之樂志王偃虔之技錄自能辨之苟以其辭則今無越乎黃子之所集者吾猶恐古之言詩不專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主於辭也何則古之言詩本無定韻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取其協平固未始嘗爲平仄固未始不叶爲燭燭固未始不叶爲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四聲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棫材老乃用是而補音補韻先儒亦嘗取是而叶詩若是哉龔蓋古今之字文不同南北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

待於叶而自能叶焉者也故當觀其辭然則古之言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采詩之官不設吾無以聲爲也若夫今之言詩既曰古近二體古體吾不敢知而近體乃謂之爲律者何也又安得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爲至哉考乎古者考此足矣試以是而復之潛子序于末編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凡天下之物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始於一有一而後有二二者奇二者揲而後有陰陽老少之變七八九六之策策三變而成爻六爻變而成卦此聖人所以觀變而立卦考象數而建卜筮之說也苟曰乾坤開闔莫非一造化亭毒之妙某言必有某徵某事必有某應喜樂好惡出於人之情饑寒泄瀉興於天之治天人兩間似皆有以潛回其機密運其軸而無難者是亦嘗窺鑒測而已矣自劉向言皇極之建不建京房又推易卦直日用事董仲舒睦孟之徒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之驗或身遭以死或國隨以蹙迄

爲之說也是何世之喋喋者然哉自秦滅六經易以卜筮故存漢儒林傳孔子六傳　商川田何易道大興魏郡太守京房則又受學外黃焦延壽不則何同漢初河內女子始獻易說卦蓋與老子同藏於風雨屋牆之間京房之說互相出入故世之稽古凶剌休咎者徵焉是果吾聖人之遺意哉它則進退以農而爲一卦之主者爲世對待以世而爲其主之相者爲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所肇者爲飛輦乎所配而陰陽終不脫其本者爲伏起乎世應周乎內外終終始始而後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人自以爲能探河洛圖書之賾家自以爲能發周孔爻象之蘊餘則或入於淫瞽方技之流與易太相遠矣先正蓋有見焉必以名理論易而或不以象數論易雖然是又可得而盡廢者哉括蒼陳生舊出大衍易數一卷間爲予占考其法則曰聖人之立卦者入故天下之物苟囿於數者亦不過入吾有變也然上初即位天表已多變闚東大儀風赤如血齊楚二十九山同日崩考之人事則猶未有可感者變何自作哉將人予未嘗有殊或以宇之所晝測其向背俯仰之異入而已矣自入而六十有四自六十有四而四千九十有六用此道也嗚呼生之於易勤矣要之者也豈彼生者希夷氏特京房之法耳生則又曰是固本之希夷氏者也豈彼生者希夷氏之遺畜歟先天四圖吾聖人之學也生盍歸而務求其要歟一中造化心上經綸盡在是矣

泰階六符經後序

泰階六符經者本黃帝有熊氏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方朔始陳其說欲以觀天表之變定上心之修者應劭仲遠又疏其文頗類甘石諸人所爲託之者也蓋古昔聖人之論陰陽五行者尙矣幽贊乎神道發揮乎天理是豈無其故乎特未嘗膠於多忌之學欲肆其一定之說也苟曰乾坤開闔莫非一造化亭毒之妙某言必有某徵某事必有某應喜樂好惡出於人之情饑寒泄瀉興於天之治天人兩間似皆有以潛回其機密運其軸而無難者是亦嘗窺鑒測而已矣自劉向言皇極之建不建京房又推易卦直日用事董仲舒睦孟之徒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之驗或身遭以死或國隨以蹙迄今少救然而天文月令讖緯術數百家雜起不曰龜龍河洛洞幽靈之府必曰鈐決窅奧霧禍福之源鑿談而角辯敢突而鑿牖祇足以長姦僞而其不足以祛邪惑者大率漢世世主以是論政儒生以是論學何其泥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庸詎有若是云云者乎當東方朔陳是說時上始爲微行行暴肆修越制亡度舉盩厔鄠杜陸海之饒廣上林苑東征西伐軍旅數起黎民失業父子相食斯其爲人癡也酷矣天人一理也吾知脩吾事以畏天可也曰蝕地震冬雷夏霜蒙氣還風旱乾水溢天之爲也人何與焉天地若世之小丈夫然哉悠然喜翛然怒人人而欲應之以吉凶妖孽之決也一日之項雖千妓百變而爲之亦不足矣要之天爲天人爲人毋相瀆也至其所以兼統而一貫之者昭昭冥冥理無變氣有變也然上初即位天表已多變闚東大儀風赤如血齊楚二十九山同日崩考之人事則猶未有可感者變何自作哉將人予未嘗有過父母乃先作色以待其有過罔不可也使朝廷多欲之心一窒文

景當庶之政未改是且委之天運之適然者歟抑亦君德之勝爲足以斡天變之迭至者歟不然未可知也而今乃欲以庸學諛聞者盡之則非矣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嗚呼伎而上者此非黃帝書也甘石諸人所爲託之者也雖然觀是者又可無異乎哉

玉氏範圍要訣後序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鈔略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初李弼乾文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士蔿世係之星暦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爲經日月五星皆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與之爲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躔次乃若有一定不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多術之異不亦末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在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然無名爲務至其道乃曰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無它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誕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憍山之禍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卦候爲內學而爲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左慈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又況後世之迂誕怪譎者可必得而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誕怪譎者可必得而惡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滇滓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出函谷紫氣臨關亦是氣祓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爲餘神首尾僅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斯經者婆羅門伎術也李弼乾寶婆羅門伎士而曹士蔿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爲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督之草木春榮秋而槁

隱無名爲務至其道乃曰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無它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誕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憍山之禍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卦候爲內學而爲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左慈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又況後世之迂誕怪譎者可必得而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誕怪譎者可必得而惡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滇滓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爲異老子之

不死者豈或則有其衛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爲一人且爲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壯洲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誠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爲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暗子遠矣吾將東往海上廣桑而問焉庶幾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

歐陽氏急就章解後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蓋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唐失其御天下分爲十數子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世之土宇會未幾何南北虎爭光焰氣裂兵戈日尋生靈塗炭於是我朝興焉一鼙而克有中原再舉而底定江左然當大軍百戰之後閭里蕭條荊榛滿目戶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昔日大藩列府控制局面今則徒類附庸雄城壯縣顯著故籍今則不問建置之始者至以東南財賦之區而往濟西北之不足顧獨何哉嘗問古稱秦雍爲天府齊地負海亦號東秦唐世顏稱揚一益二而東西參寇後爲不及宋承唐季亂離之緒內總二十三路外制四國重得燕雲三關之險更制置武河西之饒大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農習於兵不假自救一旦南遷畏會荊襄兩淮又爲邊面而應敵而已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爲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爲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

易而兵農益分過歲一倫都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廩空虛而都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將至閭里蕭然農民染色而都縣且不能以賑救而坐致流亡是以言治事而事權不在於都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出於郡縣在於都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都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出於郡縣尙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嘗求其故自我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宮屬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關乎上已而山東猾子地富兵强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殘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關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治政理財治軍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苟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此予所謂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者蓋視唐宋之故典爲然實當今之急務也於是本歐陽子之所集爲疏其古今郡縣之沿革與夫政令之設施不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意也予亦過論矣哉

樂府類編後序

初太原郭茂倩次古今樂府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紛亂叢雜羣疑盜襲層見間出厭人視聽今故就茂倩所次辨其時代且選其所可學者使各成家又從而論之曰古之言樂者必本於詩詩者樂之辭而播於聲者也太史采之太師肆之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詩殆難言矣乎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欲脩之燕代荆楚稍協律呂街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馬相如之徒徒以西蜀雕蟲不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之樂府傳及魏晉流風寖盛而其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呼今之去漢則又遠矣故今或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爲古辭雖其淳涅鄙俗不敢茂夷殘訛缺漏不能附益顧獨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降蓋惟唐人頗以詩自名家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年江左齊梁宮闈粉黛之是永嘉時猶未尙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

矣乎今之學者深沈之思不講而講爲麤疏鹵莽之語中和之節不諧而協爲寂寥簡短之音此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不惟趙孟知之是皆見誚於朱沈者也子故論之使後之讀是獨而欲學是詩者可不愼哉

春秋釋例後題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爲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爲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爲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尙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

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囊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
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
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
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頴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
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爲歟愈也今
經例具在有劉炫序蕭太和中對賢良策讓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
激學一本春秋與漢董生天人三策相爲上下蕭亦自謝董生且曰
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夫盛者今臣復爲陛下言之壯哉蕭乎至
爲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
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殷侑新
注公羊退之欲爲之序幸得掛名經端以靳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
其抱遺經東二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問見一二亦未甚爲學

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
生病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沖也與子厚同
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二帝三王法至
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指等書苞羅旁魄轇轕上下一出
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學往子北游京師始從國子學見
陸氏纂例十卷是金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
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指二卷而集注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
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爲一已自見
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慊於嘽助者
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
於蔑離閫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難於讀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
解是或未之思也夫

春秋折衷後題

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舊說

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
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儒壯古傳而世
亦取後出者爲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
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
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爲左氏忠臣哉休固
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
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
甯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氏釋痾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
三家之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
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
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之也說曰以說解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
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
歟幸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
儒嘗以春秋斷獄子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
哉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藁多遺
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赴告故又博採他事以附經今劉
子乃據閎休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
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即墨子所稱百二十四春秋乎東遷以
來晉有乘楚有檮杌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紀事王
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
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韋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
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
豈悉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
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丘明觀史記自隱公訖于獲麟要之春秋

固魯史也因麟出而盧其應故取而脩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覩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晉故覇國也閻趙簡子殺竇犨鳴犢至河而弗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靳不可又轉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乃以辟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唯古之官名得之劉子它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朱衛交齊桓輦伯而魯事齊晉襄昭以降伯統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之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閱因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矣

春秋通旨後題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讎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寢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概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盡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啟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遁據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斬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稷尸間見其解髮脫冠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獲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爲當代儒宗仁甫爲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平對曰宋父毋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淵頴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頴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沈雄奇絕之文閭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酢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閒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駁之言嚴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羣童敎私挾一編以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問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異之讀嚴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嚴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

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查皆可迎後卻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興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貴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緯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榛荄蒙籠似不類人世先生日歙咏其中暢然自得或至暮忘返遊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發書既得其情而曲直自判無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奭淳于髡愼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必使宮商相宣

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恆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鄰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衰風挾疹血交襲顏面壅黑兩脛罷屓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重汪跨賛覺謂人曰汪跨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謐士謙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盉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詞貞敏也私謚曰淵頴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絕人以古

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爲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刻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縟麗觀者驚以爲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集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眞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爲低昻其推古之作者則曰雄渾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爲然今之從事藝文富唯有漢之文爲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爲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眞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愧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尙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大火焞焞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紛輪囷敷爲品彙成亭於燁其光寂無聲也明積之腴不顯其施返于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爲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奫沄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門人前史官金華宋濂撰

謚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圓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彝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爲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爲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爲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歧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詁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薌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敝六藝之芳潤爲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脉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眞僞而極其言於三史則折

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元至正十一年刻本今久佚余所見一爲明嘉靖壬午十月胡鑒翻刻本名淵穎吳先生集以所作先後爲序卅錄厘稗及諮議兩篇一爲明萬曆四十年壬子春九世孫邦彥重刊本名存心堂集一爲清康熙庚寅秋九月裔孫煩與其弟蓮谷刻板心有豹文堂三字卷數悉符惟編次以文體分類卅錄又多友朋酬酢之作與明刻本異康熙辛丑錫山王邦采刊有吳淵穎詩箋亦十二卷退補齋金華叢書暨永康應氏所刊皆據此本先君子晚歲得元至正木藏於家未及上版余斬竟先志鈔校一周列入續刻中季

永康後學胡宗楙季棠校

卷一

大游賦

炫奎壁之圖章存心堂本壁作壁是今改

觀日賦

歎嚴冰與鰷雪兮存心嚴作巖　遇曙朝而即竟豹文堂本竟作競是今改

狐賦

頑貪集戾存心集作鴻戈冤學存心戈作弋且將茶豹文將作將是今改

定命賦

揩山丘其峻峭兮存心揩作諧

仍輒軻廿所屏存心甘作其是今改

索居賦

撼戶壜以悲惻存心壜作謝非

貧女賦

庶容德之可全兮存心全作塗非

豈蛾肩之見妬豹文肩作眉是今改

卷二

觀景挂杖歌

我朝華戎早一統存心我朝作緊茲

挂杖在手與日竟存心手作乎非豹文竟作競是今改

送鄭氏叔姪北游

惜不往餞空罍樽存心往作德

黑海青歌

腥沾石磧久遠風豹文久作吹是今改

晉宮鄉廢身欲死存心鄉作邱非

時難

述此時難章存心此下無時字

望黃明遠墓
嗟茲便欲酬雅絮豹文酬作酹是今改
北方巫者降神歌
楚挽越女幾災祥豹文幾作機非
花溆石筆架歌
仰衙書鎮嵩峰寒豹文衙作摘
巴船出峽圖
前夫疾挽後夫摧存心同豹文摧作催是今改
揖盜書扇歌
棉屏菴書豹文綿作昌演賣逭豹文逵作遠是今改雨浮萍豹文存心雨均作雨非
黃布幅歌
人生受用自木枕存心枕作椷
采度宗背殿騎宮扇
會稽故郡王封重存心郡作邸非

憶吳伯雍摘阮寄歌
潮冰豹文冰作水是今改按拽豹文存心豹文拽作安樓今曉鐘豹文曉作號是今改出琴琶存心豹文出下均有入字是今改南風久下生不是存心下作不是今改
卷三
陳彥理以石經見寄
青桐堅壁手脫擊存心堅作壁非壁作璧非
貞女引
榛笄毀存心豹文榛均作素
效方子清儂言
采詩觀民風存心采作悉非
題承氏家藏古錢
偏爐豹文爐作壚
送宣彥照北游存心照作昭是今改
上書令自衛存心令作合衛作珍非川海棠豹文存心棠作堂非垂瓔豹文瓔作櫻

白石漱雲
騎龍叟存心龍作龍
聽客話呂安撫夏貴雜事
千熊羆存心豹文千作十非均作十非乞不枝存心同豹文乞作訖
雙林寺觀傳大士頂相
未及渡存心及作得徒費餐存心徒作從缺醫豹文醫作醫是今改湖國豹文存心湖作國均作圖
題護法寺壁枯木
白道猷豹文白作帛回龍願祖豹文願作願是今改東海花仙豹文花作華老是今改鼓宮殿存心鼓作鼕非
游金華山三洞
掛復翻存心豹文復作腹
卷四
粵山白鵠
鴻雁寒門豹文寒作塞是今改

閱李鐵槍本末
天地昔未一豹文天作大是今改
寄柳博士
懷戴子壽寄翁君授
疑秋蛾豹文悄郤鍾豹文鍾作癡非郤鍾作鐘
王濬南大山石室
兵氣豹文氣作氣復厄龍勝餓豹文存心厄均作尺非
題鄭北山雪竹賦
元二豹文存心元均作无非
觀管子內業
一理能足攝有心能作宰
傳子建夢得句爲續此詩
貧猶思祿士存心士作仕是今改仙華嚴龐尋釋子若空不過作蘆是今改又
存心屬作偶非
畫馬行

森嶋壯存心壯作掘非
送俞子琦赴鄱陽
閻職仍宣贊存心豹文贊均誤作輦知夜半誤作如
讀諸子
勒兵既有令豹文勒作勤處戰豈無權存心豹文處均作號
書都城舊事
沐幘豹文牀作牧怏然存心豹文怏作快
古俠客行
紅線存心線誤作綿
秋日雜詩和黃明遠
別離終不常存心終作落豹文終作苦
皃角林觀劉錡戰處
扶腕豹文拊作捥曰被播天險豹文播作擂
送方養心歸餘姚
稱彼甘棠芻豹文甘作十
寄柳博士
卓犖初觀國豹文犖作遠非軒騰豹文應作謇結餐晨豹文結作潔是森巨石豹文石作柚初薦士豹文初作郤
卷五
論倭豹文下有代友人作四字
地絕大海險故之以間往征之存心同似應作地絕大海之險故以間往征之今改
形釋
曾不得以施廊廟豹文廟作廟非遄怒則秋風流潦存心豹文風作駭
新豹文新作駪
改元論上
此殆爲史官者存心豹文殆均作始非始待其明年告廟之際存心始作姑是今改
秦誓論上
兵釁未嘗解存心豹文解均作綴豈不遠矣矣下有哉字是今增

與黃明遠論日夜食書
何緣以夜食書乎豹文夜食書作安書食
卷六
與黃明遠論左氏二事
方狄之伐邢存心方作考豹文無寶晉使口也關字
讀戰國策
材不逮中人豹文逮誤作遠
讀韓非子
蕩然無餘豹文然作焉
讀孔子集語
密子賤豹文密作宓學以所就豹文以作之
亡友張生哀辭
葬之女氏塋存心塋作本非
李仲舉岑向周哀誄

及來燕邸存心脚作邸非

餘杭史生哀辭

狂泉既歇今徧走而驅豹文狂作正編作徧

卷七

與黃門遠論樂府雜說

秦論慘悽隨河湖豹文慘悽作慘悽峯中洲流舟中流豹文作峯昔唐史臣吳競豹文作撰

三墳辨

伯夷之欲爲聖人氓者久矣豹文氓作民魯以其屢往存心往誤作牲

樂正子徵鼎辨

何必若是慥慥然哉豹文慥慥作悾悾不信一國之信存心豹文信字均作君夫既自信其信存心豹文自均作以

甬東山水古蹟記

輒刈以薪鹽存心薪作薦是今改

考異

周正如傳考序

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爲顓頊告哉存心豹文則均作與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存心豹文王均作正

古職方錄序

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存心豹文二均作三當撰古國志五十篇豹文十作千

古職方錄後序

王制公侯田方百里豹文田作日非定有出於殷人之先者存心豹文是均作是其所食者二百五十里存心豹文五十作二十

關子明易傳後序

次分卜百年數存心豹文卜均作千而著其合者豹文著字

春秋臺銘

曾不登厥聖豹文無豈圖踏肉角豹文豈字

蚩尤讚

爰使絕興豹文興九嬰乘城存心豹文均作觭非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簡琴師攜兮存心琴作瑟

挼輿讚

駉盤枉駃豹文枉作杜

古碣石辭

惟聖建圖存心聖作皇

張定傳

峒丁欵丁存心豹文欵均作疑盡徙居民存心徙作徙抵長沙豹文抵字

卷八

釋迦方域志後序

蜀布存心豹文布均作有誤

春秋繁露後題

崔平存心豹文同按崔當作杜

胡氏管見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考異

夫自夏后氏之衰豹文衰卦辭卦潅之依豹文作事高祀之不絕者豹文祀作祖

綫豹文之作衰

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加銅齊以濟之豹文加作和

嶺琴操哀江南

汪從之宿留薊門豹文宿作衍客有感之者豹文感作悲

我赴薊門

偷生有感豹文感作感非

我操南音

爰酌我酒作酌是朝□作存心豹文均作謝朝作是今改身困榛幕豹文榛作榛

黃隱君哀頌

說辨誣漏存心豹文漏作挂於乎悲夫豹文無則終身之願已衰豹文衰作竟

卷九

古琴操

敢辱王子存心豹文作辱王均作三軒轅驊騮豹文轅作軒驊騮豹文轅作轘
此今不如無土豹文和作知土江漢斯睢豹文睢作波僕夫告病今豹文告作
詰飢焉留箕存心豹文箕均非作其是今改

三彭傳

季璃豹文璃作瑞潛觀然爭豹文然作默是今改皐陶豹文作臯陶之裔字當作堆宜於長顧而却應存心豹文作宜於却顧兩長應

潘生傳

生追制服豹文生妄今姦佼存心佼作狡以非

韓蒙傳

園菀然蕃存心豹文菀均作苑蕃作番非罔有遺蘗豹文蘗作孽泉賊寢竭豹文竭作喝

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殆取其歲時之王豹文王作正是今改此猶嚮譽豹文嚮作響是今改春養狐子豹文狐作孤是今改秋食耆先豹文先作老是今改陰氣一歙存心豹文歙作斂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本羅山朱明之門丘存心豹文本均作木是今改釣得今鯉存心豹文今均作金是今改爛若龍文悉璃豹文璃作璃是今改飛上江水豹文上作下是今改堅牆司愛存心豹文牆作墻是今改渚水給城豹文城下有豹文字是今改執鄉者耳盡痛豹文痛係是今改而偏身猶或爲之不寧者存心豹文猶作由誤作編曾可謂爲晉宋少文之臥游云爾故豹文宋作宗是今改

卷十

讀唐太宗帝範

制基垂統豹文制作創是相挺而起存心豹文挺均作誕立經陳紀豹文經作綱

詰玉雲辭

泰龜存心豹文泰作秦王兆王存心豹文王均作五率依附以相成豹文率作達

寘宜琳辭

等百年爲一指今豹文指作措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

飢則求食有心豹文求均作來建帝功存心豹文建均作達

馬仲珍誄

賓棟國傾豹文棟作董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豈不以世之譏人豹文譏作機非日就淪亡而後已豹文淪作倫非豹文弟作第徙筠陽豹文筠作徙非遺民襁負豹文遺作黎

卷十一

石塘胡氏文鈔後序

天以周理學之盛存心豹文周下均有程字是今改且不能能以並傳豹文作且不能以並傳按能字冗今刪

范氏莛箄卜法序豹文莛作筵是今改

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機者乎存心豹文機五門均誤作三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機者乎均誤作機故世之學爲天目計神存心豹文目均作自誠有不容掩其僞者存心豹文僞者均無容字豈謂其果足以盡乎天人之道者哉存心豹文盡下均有善字天人字俱非

唐律刪要序

而一切該爲鼠竊狗偷之盜存心豹文盜作誘

儉解

齊王之衣紫豹文王是咱知本存心豹文知作恒

春秋傳授譜序

自其此心理而論之豹文心下有此字

春秋世變圖序

春秋之勢然存心豹文勢下均有也字務明君臣之大以義存心豹文義作誼

春秋舉傳論序

西狩之三年三作二

孟子弟子列傳序

疵子庸疵作疵是今改高第子存心豹文第下均有弟字

卷十二

桑海遺錄序

而沛蔡之藩離豹文沛作唐馬圖豹文馬作高

古詩考錄後序
古詩三百餘篇豹文百作千是今改
秦階六符經後序
董仲舒睦孟之徒豹文睦作睦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春秋之書星孛豹文星作彗列之以千百十零豹文十作餘附之以氣名體性豹文名作運
急就章解後序
於是我朝興焉豹文我朝興作有今日而東西秦寖爲不及豹文寖作寖吳會荆襄豹文襄作雍雖令之主一邑豹文雖作惟
樂府類編後序
秦號列地豹文地作疆場疆豹文作場是今改卒以歲處於邊豹文處作戍是而益爲寂寥簡短之音豹文益作協是今改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百二十圖寶書存心豹文寶均誤作實
春秋通旨後題
解疑脫履存心豹文履均作履
論議
於諸子則研覈眞僞存心僞誤作爲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３４
作者＝
页数＝７７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